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六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六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六三册目次

史部・詔令奏議類

敬事草十九卷 〔明〕沈一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一

内閣奏題稿十卷首一卷 〔明〕趙志臯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七年趙世溥刻本……六二〇

李及泉先生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李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李熙載等重刻本……七四九

敬事草十九卷

〔明〕沈一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敬事草十九卷》提要

敬事草卷一目録

為毋乞祭疏講筵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講筵掌院

乞假省親疏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在告

乞父祭葬疏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疏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辭入閣疏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敬事草卷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為母乞祭疏

日講官翰林院編修今丁憂臣沈一貫謹奏為懇乞　天恩俯賜卹典以光泉壤事臣係浙江寧波府鄞縣人由隆慶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陞今職萬曆三年十月內欽蒙聖恩補日講官竊念臣一介草茅學術迂淺備員詞林無所報稱誤蒙　皇上不次簡用俾待講讀甫及三月而賞賚駢蕃不可勝舉正臣竭力圖報之秋也不意臣母封孺人洪氏在家病故例當拜違　闕廷回籍守制虖叨　恩厚悲戀慚憤詎宜更有希冀但臣私念母氏生育之恩昊天罔極一旦永訣追補無由查得　講筵恩例舊從優渥而臣偶玷一時之任使實乃曠世之奇遘既已有例可援安敢縮恧不請查得原任講官范應期母陸氏病故蒙　賜祭一壇臣與應期事體相同如蒙　勑下禮部查照前例量給卹典則臣厚徼恩真出于常情萬不意之外而臣之感激思報亦與世世子孫共捐糜也臣不勝迫切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萬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上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覆奉

聖旨沈一貫係日講官准賜祭一壇

議王守仁陳獻章從祀疏

翰林院題為議從祀以崇聖道以勸來[illegible]月二十四日據禮部祠祭清吏司手本開河南道監察御史詹事講題請將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翰林院檢討陳獻章從祀孔廟該本部覆奉 聖旨從祀重典着各該儒臣及九卿科道官從公品騭議奏務愜輿論欽此續於七月初八日據祠祭清吏司手本該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師顏戶科左給事中田大年等先後題請

將尚書章懋祭酒蔡清鄒守益諭德吳與弼修撰羅倫僉事黃仲昭布衣胡居仁陳真晟王艮等併議從祀該本部覆奉 聖旨備行到臣臣惟從祀之典所以徵聖朝之表章昭學者之嚮往為事甚鉅而臣學術淺陋聞見寡眇何以應明旨然竊嘗誦其詩讀其書粗得其人之似敢試陳之夫守仁之學以致良知為宗謂心之本體即天理天理之昭明靈覺即良知惟戒慎恐懼而不使昏昧放逸則天理常存本體不虧和

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矣聖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工惟致良知三字尤簡易可下手此其略也獻章之學以無欲為宗又曰見大曰自得謂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有所滯安能為造化主必令此心無物乃運用得轉舍繁求約致虛主靜久之心體自露而以之體物理稽聖訓各有頭緒此其畧也臣按二臣皆當世大儒而所學自異然大抵以靜為主獻章開其先不如守仁之精

守仁起其後多發前賢所未發自國家紹明宋學諸儒勃興而求其造詣精深踐修明恪如二臣者何可多得躋祀孔廟輿論所歸無間然矣顧有宋之學程朱為之宗獻章雖不盡為朱而未嘗自異于朱乃守仁則直異于朱矣似不可無一言以祛學者之疑蓋聖門之學要在誠意而藉格致以啟其端為誠意而格致者聖學也不為誠意而格致者俗學也即為誠意而不由于格致雖非俗學要非聖學之精者也昔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於敬者是知格致所以誠意亦必誠意而可以言格致所謂格致者不出于窮理之十言此程子意也朱子祖其說謂必窮天下之理以致吾心之知故其爲學則主敬以立其體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內外合養本末兼致君子以爲集諸儒之大成信不誣矣第其傳流既久漸失本初或以硜執爲居敬或以飫

祖爲踐履或以訓詁爲窮理甚則困於呫嗶以爲記誦說釋之資所求乎外者勝而所以養其內者微則學者之失而非朱子之學本如是也乃陳氏出稍異矣獨信其養靜致虛之學然猶未遠王氏出而增異矣直持致良知之說以出於簡易之途謂聖學在於誠意而所謂致知者非多聞多見之知乃致吾心之良知所謂格物者非窮天下事物之理乃存天理去人欲而正其事之不正以歸於正朱子窮理之說近於義

外不可用顧朱子實非義外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理同出於天命而散見於倫物事事物物孰非此理之呈露求事事物物之理孰非所以明此心之理而惡謂之外也故程子謂觀物察己不必見物而反求諸己物我一理纔明彼既曉此而朱子亦曰吾之學非不求之內而求之外蓋聖人設教使人黙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學問思辨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

養無內外精粗之擇也必以爲淺近而欲藏形匿影別爲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使學者莽然措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則佛氏之詖淫邪遁耳是言也所以預爲後世憂者深矣我所謂窮理非窮汎濫無用之理也亦窮身心之理而已所謂先知後行非盡知之而後行之也方格物亦方誠意方誠意亦方格物而已今痛俗學之敝而必謂理在於心不在事物知行合一初無後先不幾矯之太過乎蓋程子之門已有樂持

敬之要而厭觀理之繁者矣朱子辨甚力然則
易簡之說豈待今日而始有哉故今之儒若羅
欽順王廷相黃佐陳建諸人咸立一家言譏王
未徹心性之旨詆以為禪然王自謂非禪禪之
虛無無用而良知之虛無即太虛之虛無日月
風雷山川民物皆太虛之發用故非禪也顧王
非禪而學者不能不疑于禪於是乎有玩景相
弄精魂者矣不可謂內聖之體於是乎有信心
獨往不顧天下之是非者矣不可謂外王之用

蓋爇無窮理之功以至于此議者謂陳王復起
當必易術而語諒哉夫學者患不為聖不為聖
人不必出易簡之途以為便而厭窮理之勞窮
理何妨於為聖哉務內而遺外守本而棄末即
狂如曾點而不知所裁見大如漆雕開而患於
未信若道可以頓入聖人何愛而不為學者言
惟道不可以頓入而序不可以不循則胡可因
已之厭勞而并疑前人設教之為非也然王之
所以可祀何也格致異而誠正同也所謂致良

知者蓋持孟氏擴充良心之義陸氏先立乎大
之旨指切人心妙應之機以為學者求端用力
之地意既易感悟而加以機員語捷善于作人
發揮誠正之要殆無遺蘊真可以愧俗學而歸
聖途為人光明直截所向無前必行所學以致
于事功之間一無底閡使儒者釋迂濶之譏可
謂聖林之儁豪吾黨之賢達無論近世所難前
古亦罕其儗矣故可祀也愚衷過計直恐學者
不察朱子之學又不察王氏所以牴牾朱子之

心而拘於見聞謂朝廷且尊尚王氏輕鄙程朱
之說妄捐窮理之事既失于朱又失於王為孔
門岐路　祖宗表章朱學以為制科之意亦從
此晦不敢不為之慮竊見祭酒張位議祀二臣
而併請祀胡居仁洗馬陳于陛議祀二臣而併
請祀居仁及蔡清蓋居仁清皆遠宗程朱平正
通達居仁雖無著述而履繩蹈矩不減薛瑄清
持躬約已動準古人所著書盡發朱子未發之
旨為學者指南取此濟彼如參苓佐五石之義

亦猶臣之意也臣何人斯敢為大儒折衷竊意學之道宜以程朱為正而又惜陳王一代鴻儒不宜泯泯伏顏 勅下禮部再加斟酌以王守仁陳獻章及胡居仁蔡清一併從祀明詔天下無以二臣廢朱學則聖朝之所以尊禮儒先與學者之所以講明道術並行而不悖矣其陳真晟羅倫章懋黄仲昭吳與弼鄒守益王艮雖皆聖世儒先然念宋儒如游酢呂大臨謝良佐羅從彥李侗胡宏之倫視今之儒猶當過之而未

能盡知之已難矣知而以言暢之又難以心重之則又難臣愚寡昧無識不足以中肯綮而慰當世惟不敢枉其所知故直抒心胸以備採擇

奏

聖旨禮部便看了來說

乞假省親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聖慈俯容辭任給假省親事臣聞古有格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臣不肖謬蒙任使拔置講幄復預銓次闡陳之道罔聞程衛之功又闕頃茲大計分甘黜幽而過蒙貸留以責後效臣雖至愚豈不感激顧寸忠未效而天倫已虧身蹈不可贖之罪亦無用此不肖臣矣輒敢披瀝血誠于丹陛之前臣少多疾病撫養最艱家本貧賤拮据就學曾未幾何而

臣母先逝號天擗地不可復見自萬曆六年臣奉欽召再補講官至今則臣遠臣父膝下已歷十年而臣父八十有五風燭之期既不可測陰陽之患亦復時有日夜馳思瞻望莫及雖魂夢之間亦抱頭捧手哽咽而不已也去年臣欲請告緣京察在邇義當待罪今計事已畢偶蒙見容臣之前心若坐針氊無論臣之思父臣父思臣尤甚于臣數月之間四遣家人來促頃又遣親姪來切絮之言不足為 皇上陳說大抵老

年情景思得聚首一語以慰餘日耳京官見例
六年歸省而臣到京十年於例已過臣父八十
五歲喜懼交并之意莫有甚於臣者臣不及養
毋思及養父如户部左侍郎王之垣禮科都給
事中王三餘皆蒙恩歸省則又臣可以陳情之
日臣又查得見行事例凡給假省親者皆作缺
間有一二不作缺令依限前来供職以私請而
廢公事大非臣子所安況臣職專講讀兼佐銓
務皆不可一日懸缺者伏望 俯鑒臣悃容臣

辭解前職給假歸省少寛鰥曠之誅臣父聞臣
歸必頂戴 聖恩歡忭踴躍蒸為和氣以續餘
齡自今多一年皆 皇上所賜之年而臣鄉里
及經過之處又因知 聖朝崇孝惇倫不忍絶
人父子之意亦厚風俗隆治化之一事非特遂
臣之私而已也無任結軫跼蹐瞻睇待命之至

奉

聖旨沈一貫日侍講讀效勞年久准給假省親馳
驛去賜路費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還依限前来
供職吏部知道

辭免起官教庶吉士疏

奏為苦情難割劇病難痊懇乞　聖慈容辭新
命以畢子道以延餘生事八月十六日臣接邸
報該內閣為作養人才事推臣教習庶吉士馳
驛前来供職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臣聞　命
惕驚不知所以冀土餘息何蒙記存斯蓋閣臣
謂臣尚備詞林之數而過舉之　皇上嘗見臣
供事講讀而過聽之也狗馬無知亦能戀主臣
猶人也能無涕零但臣父衰年日索而臣亦病

患日增有不能發跬步者敢披控于丹陛之前
臣自萬曆十五年給假省親困感濕熱蘊蒸欝
噎之疾於是從前舊病一時盡發又因奉命赴
京與臣父別悲慘萬狀病益加深所以屢疏陳
情請假調理伏蒙　聖恩允臣回籍如涸魚之
始得水也稍有生氣焉今父子相守者纔一歲
所而此一歲中半在牀笫可强而任洗沐攝衣
冠者不能數日今六月間臣父病脾不食秋來
滯下彌劇諸醫視藥無可入劑盖臣父今年八

十七矣攻其標則元氣益虧治其本則見症難
去難得兩無所傷而穩收其效者用之臣心益
憂臣體益憊因患寒熱嘔瀉瘧痢等証方寸既
亂諸疾屢更腑臟皆虧群醫袖手一溢米一勺
水盡成仇敵第疑無醫不庸無方不假祇有望
空默禱以祈天幸而已臣父子正危計無所出
而召命俄至彌益倉皇臣竊思之臣出身而事
主謂有身耳今臣之身不可强如此臣移孝而
為忠謂有孝耳今臣之事親不盡分又如此若

不自諒而遠親事君恐臣父感念生離卒增他
變臣亦晨思夕戀竟無痊期則父子皆斃之道
也即偶不死而一行絕裾不孝之罪上通天地
亦何面目于人間而為諸俊髦師豈不辱明時
污玉堂乎伏望　皇上哀憐臣心別選賢才以
充教習臣獲免任使之日即臣父子更生之日
亦臣可以為人臣為人子之日延結德音若枯
望雨孝治之朝必蒙　矜允臨疏哀泣不知所
云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通政司進初八日奉

聖旨沈一貫學行素優簡命教習着遵旨上緊前
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乞父祭葬疏

奏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賜䘏典以廣孝
治事臣猥以庸愚謬叨任使侍講幃者二十餘
載又蒙 皇上念臣父子情深許假省親憐臣
狗馬病甚准就調理因得遂菽水之歡修藥餌
之事秋毫皆 皇上賜也今年十月十六日不
幸臣父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仁佶病故臣竊自揆無萬
一分補于明時而前後恩數至優至渥豈敢復

有陳乞顧復維念國家所以體恤臣下之父母
者載在令甲盖教天下以孝而人臣不嫌于自
請者也會典一款凡兩京三品文官父母曾受
本等封者照例祭葬又一款凡文官以侍從等
項應沾䘏典者臨時禮部具由取自上裁又一
款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若妻先故已
封照例祭葬臣于萬曆四年以編修丁母憂因
預講筵蒙特賜臣母祭一壇今臣父已封三品
臣母洪氏贈淑人似于前例允合及查萬曆十

八年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張
位乞毋祭葬欽奉准給并賜伊父同祭葬臣比
張位事體亦同輙敢披瀝血誠援比上請倘蒙
皇上俯准臣奏勅下禮部覆賜臣父沈仁佶祭
葬并賜臣母贈淑人洪氏並祭合葬庶九幽枯
骨猶被日月之光而萬死遺孤尚圖環草之報
萬曆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禮部覆奉
聖旨准照例並祭仍給全葬二十五日工部覆給
銀三百兩自行造葬奉

聖旨是

辭起南京禮部尚書䟽

奏為病厄餘生誤叨新命懇乞 天慈俯容辭
免以安愚分事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接吏部咨該本部題為缺官事奉 聖旨沈一
貫起南京禮部尚書欽此寵命及門鄉閭動色
而臣心自省若臨淵氷驚悸交仍莫知攸處伏
念臣一介草茅粗通章句幸際 聖明之世叨
居侍從之班洊歷清華至忝銓政請省親則許
請養病則許比為父請祭葬則又許 皇上之

恩充于天地而臣之報誳于秋毫有慚幽獨有
媿神明而不能揜也豈謂甫及禫除輙蒙清記
亟俞在廷之請有此不次之擢臣非木石豈不
知榮獨念臣學術迂踈行能中下於講筵無啟
沃之效於部事無賛襄之功向所以屢䟽陳情
而退就親闈者不獨終烏鳥之私亦逃尸曠之
罰也加以賦質綿薄多病侵尋居常優游尚不
自支至于幽憂以来精耗神索所存者皮骨耳
而以此居官任職不度德不量力顛仆可待矣

我國家稽古建官六卿爲之長名位甚峻而兩
京並設雖有劇易之異係于瞻望則同在宗伯
典司三禮叶和神人必文學優長夙夜寅清者
方稱必颺歷多年老成諳練者方稱如臣才識
於在廷既無能役而前爲侍郎通禮吏二部歷
俸二十九月未滿三載一旦踰躐臣心知不可
雖欲冒昧人其謂何伏望亟收成命容臣以原
職在籍養病歲時率父老呼嵩祝壽勸輸奉公
受賜實多感恩實多無餘望矣萬曆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通政司上十四日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
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

辭改禮部尚書兼學士總裁國史疏

奏爲恩重難勝分踰宜止瀝懇 聖明俯容辭
免新命事臣在籍服闋蒙起南京禮部尚書上
疏懇辭因途遠未及到京隨蒙 聖恩改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國史副
總裁臣前疏上聞奉
聖旨卿學行素優國史重典方資裁定已有新命
宜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到臣臣不勝惶恐不勝戰慄伏念臣學淺行凉

無所比數自知甚審而過蒙 聖獎並增跼蹐
先奉典禮陪京之命已甚踰溢又何敢濫新命
辱朝廷哉世必有踰恒之人而後堪踰恒之任
北斗之司宗伯之任無以正史大事屬之裁定
萬世將徵信焉非才學識三長烏稱其選苟忘
其拙而妄引爲任已之不亮何望其論著評隲
之審乎臣本庸迂初無實學徒以筆札剽獵濫
竽詞林雖嘗預修兩朝實錄副裁大明會典或
分任一曹或受成前輩即有謬誤而討潤有人

為職猶易為責猶薄且臣此時意力猶勇用勤補拙所謂跬步不休跛鱉可遠者也今力因歲索學以年衰舊聞尚荒新知彌寡縱令優游閒局時陪議論之末猶懼不勝而以正史見畀不勝明甚伏望　皇上諒臣愚誠非假妝田成命容臣仍養病原籍則臣免鰥曠之誅而國家亦無誤用之失誓當夏秋輸公以供軍國之費歲時讀法以為閭里之倡臣之分也不敢諉也萬曆二十二年七月初十日通政司上初三日奉

聖旨卿以碩望新膺簡命政本重地方資贊襄宜上緊前來副朕咨求之意覽奏知道了該部知道

辭入閣疏

原任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今行取臣沈一貫謹奏為披瀝悃誠辭免殊常恩命以重政本以安愚分事臣養病守制服闋在籍今年正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起南京禮部尚書四月十七日改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充正史副總裁起家再遷大溢涯分方具疏辭免續接邸報節奉　聖旨沈一貫著兼東閣

大學士在內閣與同王錫爵等辦事欽此欽遵到臣殊恩洊加道路駭視實難冒處覼縷上陳竊念臣性資褊陋才術迂疎偶以書生章句之學誤蒙　先帝作養官之詞林繼蒙　皇上簡拔置之講幄由此侍燕閒承恩賚者十有餘年謹奉責難陳善之訓夙夜兢兢而學無本源不過牽綴往說復習舊聞曾微鮮顧之功豈有沃心之益其間周歷坊局詹翰等衙門左右吏禮二部典司教習纂裁之事禮樂銓衡之司又皆

碌碌因人悠悠寄坐靡所建竪有忝生平每謂
朝廷若綜覈名實大黜群僚如臣不才所宜首
黜雖天幸不至斥逐豈可不自揣度早引避乎
故當丁亥京察旣竣之時乞身首侍蓋自附于
量力之義耳五載庭闈三年苫塊祇祈耕田鑿
井歌誦太平以苟延其多病之軀無他望矣不
謂甫及禫除再叨起召拔于稠衆人中徵于數
千里外而寄以輔弼極重之任孤踪去國久違
日月之光野性宜山永絶風雲之想未審何自

而辱記存豈非 聖心至厚不忘簪履之遺
聖學日新猶念旃幃之舊故雖踈逖被此隆施
天地高厚豈足喻深恩父母顧復豈堪比知遇
臣不勝感激至于涕零然亦不勝震駭至于股
栗矣恩愈大則報愈艱榮愈加則憂愈厚他官
不稱妨廢有數如閣臣之職看詳題奏評駁文
章參預機宜典司政本仰贊 聖德俯儀百僚
寄國安危為時輕重臣居常旁觀為人難之豈
今謬及敢以為易耶史事尚憂難舉不敢苟承
此天下第一難舉之職宜用天下第一殊流人
臣何人斯而敢冒此夫形之所拘雖尺寸不可
展力之所局雖銖兩不能加使駑駕車駑固僨
傷車亦凌震自知不稱而受之以至僨事者誤
也知其不稱而使之以至失人者亦誤也事惟
求當及汗何嫌伏願收回成命容照舊在籍養
病別遴大賢以充斯選則美錦不壞于學製之
人良璞不傷于拙工之手於臣則容貸之仁優
于甄收掩其素短全其晩節恩更萬也萬曆二十二年

七月十三日差義男沈安投通政司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性行端恪學識淵醇政本重地特玆簡任
宜上緊赴召殫竭忠猷以贊化理不允辭吏部知
道

論倭貢市不可許疏 草成將上得羅封貢之命而止

奏為倭奴貢市萬不可許懇乞聖明酌審中國安危大幾奮乾斷以消隱禍事臣聞宋臣范仲淹守制時不忘朝廷屢上封事臣雖非其人而頃承召命頗辱記存又事關柔梓而為國家安危大幾所係欲默不忍輙此疏聞頃者經略顧養謙力主倭奴封貢一一當許且欲就寧波開市以饜其欲臣鄉老幼聞此如兵在頸失色相吊以為今日何為開此一大釁也臣請言倭奴始末以明其不可謹按史乘所載自有中國即有倭奴豈無侵犯不過如蚊䖟之着體驅之已矣獨自嘉靖壬子来蹂躪我浙直山東以至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直入腹裡淮揚徽太杭嘉金衢之間至窺南京裂國家幅幀之半而焚掠之所在為墟於是用兵以百萬計費金錢不計其數殺人如麻棄財若泥幸以　祖宗在天之靈自壬子至庚午二十年之力僅而除之此可謂宇宙以来所無之變矣致此者何則以自古倭奴無貢貢亦不過數十年偶一来不知吾土虗實所以禍少自永樂来有貢貢輙數来則限以十年一貢又不遵約或數年一来涉吾土若故鄉識吾人如親舊收吾寶物諸貨如取諸寄尤嗜古今圖籍凡山川之險易甲兵之朽利人性之剛柔國紀之張弛無不熟知而吾民之頑黷者利其賄負其債反為之用嘉靖中兩以非期拒還因泊海島經歲奸闌出入益生心焉是時謀國者昧大計以為貢可以示廣大明得意其悠悠小民又不恤遠以為貢可以利金錢得異物雖倭之始貢豈遽有他心而勢之所漸不禍不止其病中人如蠱䘗之食心而不覺此見事也言之使人於邑今復可以議貢市乎貢市一成臣恐數十年後無寧波矣無寧波國家得恝然而已乎何也貢市成則吾之于倭當客之也苟吾方客之而彼實以盗自為吾推心以置其腹彼剸刃以嚮吾腹于斯時也不防則有患防之則示以疑將防之乎不防乎喪亂以来上

下講求沿海數千里兵者四十年矣士氣始奮民生始安貢市成則此兵直當撤去將撤乎不撤乎又豈將增兵以衛貢市乎海上之兵非有他防獨防倭也而今既客之矣客之則不當防防之則不當客防之不已則客之不誠是召亂也大抵防之是正理客之是權術權術不可久正理不可廢如養謙計則治天下獨恃一禮部足矣安所恃兵部哉殺倭之術于陸難于海易故須出海遠哨而扼之于門户之間雖失無大

患衆寡相當即勝之矣一登陸則彼跳梁咆哮之勢非我兵所及即吾之衆不能敵彼之寡也貢市成彼儻以選兵數百來出吾不意則吾數萬兵皆失勢披靡無用又況彼戰于死地吾戰于生地勝敗之勢懸可知矣嚮也吾民與倭通勾倭為亂四十年來民與倭絶亂本始拔貢市成則民復與倭合寧獨倭也王直徐海之流草莽之戎且伏危矣危矣從此言之臣所謂數十年後無寧波猶遠言之也恐不待數十年之久

也夫天下事有履其地而始決者有不待履其地而可決者若貢市之不可許此不待詰關白之情履朝鮮之境而昭然具見者也關白之求貢市何不于朝鮮而于寧波朝鮮無可欲而寧波有可欲也關白得其欲則寧波失其欲矣一寧波何足惜端恐移之社稷耳夫朝鮮雖屬國外臣也寧波雖裔郡王土也為救外臣之危而危王土以從事養其一指失其肩背而不知知者不為也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當念之矣

當念之矣今倭止在朝鮮境上我師又大得氣而輒為所恐欲俛首以貢市啗之假令倭破殘我江南蕩搖我沿海折將損兵不能支如異日事養謙又當以何策啗倭也養謙亦可謂畏倭如虎矣畏倭如虎正當格之于境外不當延之于閫内曾不是思而聽一浮浪沈惟敬之言以敗國事素負安在養謙又可謂愚矣夫此事易決而廟堂亦非乏人然而久未聞詔止之命意者朝廷將畢群議以服衆心乎今臣不敢隱其

議以為萬萬無許理即怒倭之心不過勞海上師一戰耳而國家業待之久矣洪武間無歲無倭患無歲不與倭戰　高皇帝之待倭亦止此矣況今海上法彌密兵彌練將士日索倭而奏功何憂其来若放析就緒毀壞成策而倒持太阿以予狡夷啟無窮患愚人知其不可也伏望
皇上勅下兵部并詔當事者毋以小畏致大憂毋以私諾誤公計毋苟且圖今歲之安而忘明年之危務奠宗社于磐石之安處置得宜而四夷自服矣臣無任瞻望之至

敬事草卷二目錄

到任疏 以下皆內閣
兵部考選軍政降謫科道部屬等官并追崇
請補吏部堂贓物申救揭帖
救科道部屬等官疏
乾清宮災自陳疏
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
乞免差科臣封日本揭帖
救御史曹學程揭帖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妻亡乞假疏
妻亡加恩謝疏
請補吏部堂屬疏
經理朝鮮疏
救本兵揭帖
皇長子冠婚揭帖
處沈惟敬揭帖
止尹英請沒官塩引揭帖

言兵事揭帖
三殿災揭帖
條列修省事宜揭帖
言礦店揭帖
催發戒諭詔赦揭帖
三殿災自陳疏
停史館揭帖
再自陳疏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救樞臣及首揆揭帖
言禦倭總兵揭帖

敬事草卷二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到任疏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沈一貫謹奏為感激隆恩恭陳謝悃事臣於本月初六日見朝初九日恭候面恩遣遇免朝隨該內閣照例題請到任奉
聖旨是着即入閣辦事欽此謹于十一日午門前謝恩即到任辦事訖伏念臣本無學術幸有遭

逢拔侍經幃日荷光華之盻聽歸子舍時承駢渥之恩方慙頂踵之無酬更荷腹心之見寄播明廷而渙號馳節使以趨行若此隆施真踰愚分將圖報稱敢不拜承恭惟 皇上躬乾至剛御豐永曆四方多事獨塵淵䖍展轉之思衆正彙征未覩明良喜起之効固臣子分憂分事任怨任勞之日也望主張于上容臣等宣効于下合精神意氣之交以通隔礙布公平正大之體以定紛披以深思遠慮請諸邊以廣愛深慈安

百姓庶竭區區之願以酬眷眷之懷若爲身名之私莫逃天日之鑒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上

兵部考選軍政降謫科道部屬等官幷追崇信伯寄匿贓物申救揭帖

四臣題本月十一日臣等在閣辦事該文書房官濇朝用發下兵部遵例拾遺本

聖旨昨覽兵部考選疏留中錦衣一衛內如何以副千戶未行題奏輙署四品之職該部附結市恩泛濫授予爾該科通若不聞職守何在好生尸位曠官吳文梓等與該司官韓范都降雜職劉仕瞻曾偉芳着降三級都調極邊方用不許朦朧催陛昨區大倫張同德二畜以有君命的故屢行瀆擾似如此欺罔擅冐的並無一言況前者俞价强思頻章以指實之事參劾黨附結納至于該部司官趨媚假官的亦無一言公而忘私何在區大倫張同德俞价强思也着降三級調外任用且兵部近来詐冐賄買之官屢經東廠獲奏尚無憚愼堂上官姑各罰俸二個月着策勵供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刑部接出

聖諭今日覽科道會參武職本內劾崇信伯費

甲金隱匿逆犯客用家財好生欺君玩法着革
了任間住仍革去禄米三分之二爾該部還嚴
追所寄贓物觧收其原奉　旨官王坤覺大義
提問擬罪来說宋金着革了職為民王之楨等
姑降一級照舊策勵供職東廠及該衛東西兩
司房陸綵及五所掌印官都革了職為民與宋
金俱永不許敘用該部知道欽此一日之内兩
奉　嚴綸雷霆之威震懾遐邇大小内外衙門
官員罰黜過多臣等不勝驚駭竊惟兵部考察

官員容或一時議擬未精無以仰當　聖心自
干譴罰臣等豈敢為之伐辨但念五年考選係
國家重大之典而品流猥雜無如武弁一途令
年賴尚書石星殫精竭慮章而竣事矣乃蒙
嚴旨詰責似於體貌大臣稍有未盡且星素抱
忠藎秉公持正何至于負特知而區區市恩濫
予于下乎惟望　聖明俯加體亮俾星得以釋
恐懼之懷而專報稱之圖至于該部屬官該科
長貳官及科道區大倫張同德俞价强思等官

祗因一事牽連遂致相尋降罰在諸臣固宜自
咎而責之太深處之太過似于政體亦為未妥
臣等不敢不言蓋毀譽之言類多增餙輦轂之
下尤易風波往者每遇大察則被考官員或以
見黜不甘或以求用不遂往往挾逞私忿煽搆
流言以無為有就實駕虛千態萬狀不可究詰
崇信伯費甲金持身欠端守官不慎科道官交
章拾遺豈不允稱至言匿寄逆犯許多贓物風
聞之詞安可便以為據且客用一事久蒙處分

株連不已在　皇上固出于惡惡公心而天下
望風餙說以快其私者不知其底關係風俗不
小此又望　聖明照燭情僞而不待臣等之畢
辭者也傳曰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
禮重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臣等叨備股肱
荷蒙恩遇若畏懼而不言與言之而不盡皆為
負國輙敢不避煩瀆冒昧申請伏望　大弘聖
度曲賜優容將兵部司官及該科道官量免降
級以安尚書石星之心其費甲金寄匿事聽法

司從公問理不枉不縱以昭 聖朝明允之治則在廷諸臣將服威頌德感激踴躍以圖報效矣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救科道部屬等官疏

奏為歲紀更新懇乞 聖明乘春令解嚴網以隆泰交事臣惟天地交而後萬物生上下交而後德業成自古及今未有君獨運于上臣無應于下而能成治者也今三陽啟泰萬物咸亨雖在草木亦欣欣有發生之望而朝廷之間乃至臣下懷忠不能自達主上屯膏不能究宣若地氣欲騰而天不下降則何以成宇宙之泰乎臣備員輔弼一年于茲未敢以專疏上塵而頃者

公揭未行私心難釋乘此新正之時輒冒昧以泰交一言進臣惟人君之治天下必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臣非為備員所以資輔理也猶人必有耳目手足而後心有所寄以為之用人心無不愛其手足耳目者人主無不愛其公卿大夫百執事之臣者愛之則信且任之矣頃因內臣之不職與軍政之失察大彰 天威屢下嚴旨責言官之緘默部臣之私徇而槩加斥降至四十三人此先朝希有之事是以縉紳掩色道

路煩言受譴者未明其由旁觀者皆痛其枉豈但惜今日之政體有關抑亦慮將來之孼孽當滋彼科道諸臣身在事中既不敢自鳴其冤又不敢代人鳴冤故臣等閣臣及九卿大臣各聯名上章以申救援誠萬萬不得已之舉亦人人跂望俯從如寒谷之回春陽者也乃一無所貸人臣豈能以一言塞責臣侍講幄最久伏覩

皇上嘗薄唐太宗而不為然唐太宗能受諫聽言豈以　皇上而讓太宗誠意未孚而轉移無術人臣責也今于科道非責其妄言乃責其不言但不知所謂不言者為其不能救補闕失耶為其不能探承意指耶言而不當不如不言責其不言則妄言者多適恐他日又動瀆擾之怒不若虛心而待據理而觀之為愈也夫萬幾至煩不能無失小小違錯昔人猶謹之而至于舉朝不安者必無因循之理不能無失于先而能更之于後如日月之食光明如初天下之頌聲咸作四海之瞻望如新矣伏願俯從臣等及九

卿之前請特霈恩綸將降黜科道部屬等官加以切責分別罰治許其自新如謂未盡其辜或降俸級管事以責後效則小臣既被無覆並育之仁大臣亦蒙恩禮信任之賜一舉而衆美咸集矣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

聖旨知道了已有旨了

乾清宮災自陳疏

奏為因災自省佐理無狀懇乞 聖明特賜罷免以重政本事本月初九日伏遇上天示儆乾清宮災臣等屢奉 御批一則曰乃朕失德一則曰是朕之咎言言痛切無非罪己之詞蓋皇上敬天勤民之心素勤于昔而恐懼修省之意感發于今乃臣目傷殊變口誦明綸省己多慙容身無地即未加罪詛能自安伏念臣本以謭劣久遯山林遭逢特奇過蒙超置不自衡量

妄意馳驅今一歲所矣 皇上學二帝三王之道而臣無格心之功 皇上圖駕漢軼唐之治而臣無匡時之略議論迂濶而莫裨誠意微淺而罔孚以致群策廢而不收輿情湮而不達天工多曠天意多違頃歲以来諸告疊見天鼓鳴火光動旱乾水溢之虞相仍于奏牘至于禁籞之内地震有聲今春風霾四塞歲星逆走太陰朝蝕而鬱攸之厲遂告譴于寝宮矣此百年所無之大變也變不虛生天當實應而樞機之人乃有不職如臣者安所逃罪戾蓋內閣為輔理之官今之政府而臣愚備四輔之數義均股肱彼四體之內而有一痿痺則持行為病乃四輔之內而有一不肖何疏附之能下不當于人心上不容于天理策免之令竄謫之科是宜交集臣不敢逃伏望亟圖新政大奮乾綱法行自近庶幾政本肅清天工人代而嘉祥善應答于桴鼓矣謹具奏聞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奉

聖旨天心示儆朕競惕方切卿當分猷共念亟圖

修弭實政豈可因此求去宜即出供職用副眷倚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催行取及補科道官揭帖

臣陳于陛沈一貫題昨日臣等出閣到朝房接見吏部左侍郎孫繼皐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衷貞吉左副都御史張養蒙皆言科道缺人未有如今日者行取一事不容再緩六科中見在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此外守科僅有四人十三道中並無一人掌印只得借巡視京營御史一人暫帶其外止有巡視光祿一人巡視五城三人夫以科道緊要兩衙門而見在止有此數

人空虛之極一至于是綱紀豈有不廢弛乎往時科道滿朝尚不能無奸回汙暴背公行私竊權亂政之輩寥寥如此作奸犯科何顧忌而禁戢也今行取命下尚慮其晚蓋奉旨之後猶當查發訪單行文徵取不五六月不得考選考選之後御史試職三月方得實授欲得其力尚須展轉一年臣等竊以為行取之旨不當一日遲也先該部院應臺省乏人查有告假起復者催取前來乃數日前給事中羅棟御史馮應鳳趙標到部題補原職又未發下夫來而不補則人益不來而官益少矣原任都給事中邵庶待補踰年題補禮科未下起用劉為楫等數員亦未賜允夫人臣之義貴于趨事急公奉職守法不許其偃蹇久卧於家今不收録恐漸啟避事自便之端而不以尊主趨朝為急竊謂此數臣亦宜俯從補用吏部又言科道缺不補則中書行人推官知縣等缺不出而選法益礙職掌所關不容不請伏願留神覧察一聽納間而所以弘

敷德意明肅紀綱收録人才修舉政事諸美皆在矣臣等不勝惓惓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上

乞免差科臣封日本揭帖

臣趙陳沈題昨日臣等接得兵部揭帖內言差科臣往封日本于計未便乞改遣楊方亨為正使沈惟敬為副使又石星偶患痰症戰守事宜乞改命左右侍郎會議等因除改命會議似應允許其改遣使臣一節未敢擅便臣等看得舊例冊封遣使必用正副二員蓋慮正使儻有事故則副使可以代攝是副使者本所以為正使不虞之備也今李宗城既已出營而楊方亨尚

在彼處以副代正於理為宜況今倭情傳聞紛紜實難預料若尚屬恭順則一楊方亨與沈惟敬亦足完事若真有變動則前此正使輕出已失觀望萬一今次差去更有遲延國體所傷益多故臣等以為兵部之議似宜允從就令二人在彼充使於事為便伏乞特弘轉圜將兵部本裁定批發臣等幸甚 萬曆二十四年五月初一日上

救御史曹學程揭帖

方今朝事闕失不少臣不敢一一固諍蓋謂得失參半之間也若曹學程之獄則大傷國體大累聖德臣不敢不言 皇上罪學程豈非以其妄言耶學程誠妄言但自古雖堯舜之世不無妄言之人今一妄言而罪之至斬此自古所無非盛世所宜有 皇上臨御之初豈無妄言之人止于不用而已自數年來或罰或降或黜或戍亦已甚矣又可坐之以殺乎古語云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又云興王賞諫臣殺諫臣未有不亾其國明訓如此可不惕然今中外人心切切惶惶願一轉移無非忠愛誠懇之意也臣等于學程何私而敢為彼請命哉惟略其過失曲加原赦非一御史之幸乃國家之幸

請許套虜求款揭帖

題前月二十八日臣志皐臣于陛皆因病註籍

臣位偶感風寒暫回私寓調理獨臣直閣該文

書官史賔發兵部覆議虜求款一本臣即恭擬

票進至今未蒙批發盖邊機重大也但臣擬票

之意亦不敢輕茲敬一一披陳之臣惟本朝天

下原取之虜虜之怨心無日無之嘉靖間虜萬

騎至都下九門戒嚴三日始去終嘉靖之世無

一歲無虜患　世廟為之終夜遶床不能安寢

隆慶間天幸俺荅以愛孫來投之故邊臣處之

有策貢款之約遂成至今近三十年而三易虜

王恪遵前揞烽燧少警邊民得生此國家莫大

之利也止因邇年朝議相攻好立異說故有罷

款主戰之論乃令邊臣雖竭蹶從事時有斬獲

然軍士之損傷者不知幾何馬匹之耗亾者𥨤

餉之縻費者不知幾何沿邊男婦之殺傷者産

業之荒蕪者又不知幾何以國家之兵計財計

言可為寒心以邊方之生靈性命言可為痛哭

若于此時尚執前說而以必戰為快臣謂此失

計之大也今將士奮力搗巢虜情亦加畏懼乞

款之情必出真實況虜王為之請于宣大軍門

者已及一年其為可信無疑不乘此時許之更

待何時夫此一款者若有損于國威則不宜許

今虜王為之代求諸虜久已貢馬則國威可謂

尊矣若有費于錢糧則不宜許今款賞之費不

過戰守十分之一簡少易供錢糧又甚省矣如

此而不許坐失機會最為可惜自用兵以來邊

臣之受陞廕賞賚者甚多宜其戀戰詘款而督

撫李汶劉粲等乃諄諄亦為請款此必備見邊

方殘破兵事甚危而勝敗之難定故耳今兵部

所擬與臣之所票亦非罷戰但許其一年恭順

則一年與款若不恭順即便决戰雖云許之而

未嘗盡許令虜人常懷不敢敗盟之意令邊臣

常懷不敢恃款之心虜如守款雖百年可款如

不可款即時决戰張弛在時不膠一定予奪由

我不制于虜宜若可行伏望將前本批發庶令

邊臣有所遵守而疆圉之計可安臣又惟今日
國儲極匱今日民力極竭連年用兵皆係額外
加費不係正供區區之愚欲戶兵二部將陝西
各邊及東方倭事歷年用過錢粮總計簡明數
目查實進 覽使所司知節用之意使百姓知
愛惘之仁輒擬諭帖一道上進伏惟 聖明採
擇

妻亡乞假疏

奏為乞恩給假治喪并冒昧循例請卹事本年
正月初三日臣妻張氏不幸在寓病故竊念張
氏係臣結髮妻室備歷糟糠相聚多年遽令淪
沒不勝悲痛所有後事須臣料理臣于此時即
欲具奏請假緣元旦元宵令節本係恩賜假期
不敢瀆干 至尊之前權宜在寓未遑進閣玆
亦不隱但今含歛雖畢尚欲發付臣子輿櫬還
鄉瑣屑多端有冝擘畫懇乞 俯諒臣不得已

之情特准寬假以便發喪臣再思臣妻曾蒙
聖恩封為孺人安人淑人舊年進封夫人閨閣
瑣流四叨綸命而恩卹有條載在會典如前輔
臣余有丁今輔臣張位皆因妻亡喪歸蒙賜祭
葬朝廷彝章第假一命之榮以畢槀裡之掩臣
夫婦之倫無復遺憾況數千里回籍涉歷江湖
非得人夫船隻不可行行儻蒙 天慈垂憫
勅下該部查照前例恭候 聖裁萬曆二十五年正月奉
聖旨卿妻亡逝朕心惻惻准暫給假治喪特賜齋

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以示優眷照例與祭差官
造葬還加祭一壇仍給夫船應付回籍該部知道

妻亡加恩謝疏

奏為感激殊恩恭陳謝悃事臣頃因妻故乞假
治喪并請卹典奉有
俞旨隨蒙欽遣文書官盧受齎到銀五十兩紵絲
四表裡新鈔一萬貫齎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
臣謹於私寓焚香叩頭祗領訖切念臣仰受隆
施未申寸報遘遭亡妻之戚因祈暫告之恩何
幸天心俯從人願許輟絲綸之直俾伸衷絰之
情復屢憫惻于 宸衷申錫駢闐于望外精鑿

分㳘于禁廩纑麻出篚于尚方重楮精鏐寶氣
蔚其揚采長纖紈裏天機燦若呈章馳中使以
傳宣即私居而賻慰更詠故典超霈殊恩芬芳
已浥于焄蒿載益加蘧之賜封樹既仁乎枯朽
尤勤命使之行且憐歸路之遥特給傳符而去
竊念臣妻以裙布荆釵之賤糟糠井臼之微生
累拜乎榮封溢踰已甚沒侈叨乎異數銜結何
言信 聖主之軫念臣私同慈親之過憐愛子
居災猶福被寵為驚感激難名涕淚俱下儻未

盡之年稍賒于同穴則匪躬之志誓竭于糜埃
臣無任仰荷感戴之至除見朝時另行廷謝外
為此謹具本恭陳謝悃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補吏部堂屬疏
奏為敬陳政體緊關要務乞　賜乾斷以光
聖治事前者吏部尚書員闕已經奉　旨再推
近日侍郎孫繼臯被論已經屢票恭進臣等又
具揭屢請未蒙　批發竊惟人之可用可舍當
去當留簡在　聖心總候獨斷臣等即不敢妄
預惟是官不可闕乃政體所關治忽攸判此群
望之所最迫者臣等何敢不言盖　朝廷之所
恃以分理四方共襄庶政者全在內外大小官
員各得其職而內外大小官員所以銓敘得宜
黜陟有次者全在吏部有官以為之統轄也天
下無官朝廷雖有法度不能自行於下矣吏部
無官天下雖有人才不能獨用於時矣故用人
天下第一緊要事吏部天下第一緊要官也若
吏部官有狥私受賄不公不法與夫放肆怠惰
不勝其任者進退之權握於朝廷何難于黜其
不肖者而用其賢者苟因其人之不稱遂謂官
之可虛誠所謂因噎而廢食非治天下之道矣

今吏部掌印無官四司諸務停閣昨冬十二月大選遂致罷廢臣等連日見候選諸人自進士舉人監生吏員人等數百人紛紛咨嗟號訴具言官有大小皆替朝廷出力而某等困守出身或至數十年始望一官廢棄不收情極可憫又有內外官員待補　闕下其人之多不下六七十其時之久或至一二年每來見臣叩問　明旨何日當下京師芻米僕賃費用不貲又責臣等特不肯轉聞于上耳儻聞于上　明主至仁

至聖豈不為某等一動容體恤乎至于內外行取官員積俸年深致令舊者不陞新者無缺咸睊睊觖望之甚況臺省差遣十分缺人狐鼠豺狼置而不問神奸弄法大盜殺人朝廷憲法從此大弛是不當一留　聖念乎各處司道郡縣官員懸缺未補者甚多錢糧詞訟莫適主管代署者茍簡推諉護印者閉門高卧以致吏胥虎噬百姓魚爛是不當一垂念乎凡此數者總因吏部無官事事停廢以至此極臣等今不憚煩

冒昧以請非為吏部一衙門惜實為朝廷政體惜也惟望　俯採芻蕘速　賜裁決天下幸甚

經理朝鮮疏

奏為攄陳經理朝鮮事宜以備　聖明採擇事竊見倭入朝鮮以來　皇上廓如天之仁授之一封罷戰息民至恩也乃倭自絕于天復渡海來則廷臣交言朝鮮當救我師當出矣顧師雖當出而用兵方略尚宜講究昔漢臣趙充國有言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兵法言善戰者先據不可勝之地以示敵之可勝則所謂以全取勝也否則佳兵不祥易動難靜國家之力專于一隅

脫四夷內外復有蠢然而起何以應之前者屢奉　明旨勑朝鮮自行修備中國決無數千里轉餉為屬國防禦之理令朝鮮既不自強而必恃我以為強倭去復來知我虛實亦必念前計之未工加後謀之益狡非可以虛聲下偏師克者當作萬全之計絕僥倖之意多官所議但詳言設官遣將出兵處餉之事而於戰守機宜進止緩急尚多濶略或欲擣釜山據全慶守鳥嶺恐有輕進玩敵之虞或欲扼旅順守鴨綠屯寬奠恐有隅遠遲誤之患臣等以為兵欲爭利當為自固之謀為自固之謀先當擇要害適中處所以立根本不拔之基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戰則必能制勝守則必其無敗我欲戰則戰非人可迫之而戰我欲止則止非迫于人而止其峙如山其聚如淵如此始為萬全無憂之計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為王京鳥嶺之援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

利與倭決勝勢不便則虎踞此處足以壓其邪心而禁其無橫逆須得實心練事才力兼全者為巡撫司道而專任之聽其便宜行事中國之人欲以功名自見于萬里外者不少不問品流願從者聽就中選其才能者數十輩分署各處為之長帥即朝鮮之人雜之以漢人齊之以漢法教之以漢戰變其偷惰之風作其敵愾之氣因而務農勸織通商惠工廣樹蓄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即山鼓鑄以資軍興一年之後

本地之錢粟可以為餉本地之士民可以為兵中國之轉輸歲減一歲本地之威力歲饒一歲但資以火藥利器供其所乏而不必一一盡仰于朝廷直待夷氛悉淨然後議撤如此則賊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鳥驚魚散朝鮮知我之久屯不去必且景附嚮從以朝鮮防朝鮮不煩中國而藩籬可厚倭奴可驅矣中國之大無難于一倭所難者道路遠而費用多往返艱而人馬敝彼為主我為客故也今倭屯釜山數年且耕

且戰已握勝籌吾不能然第欲以一旦之調發千里爭鋒利在速戰不利持久勝負之數恐未有歸倘因糧于朝鮮而不我繼求戰于倭奴而不我應一乘吾敝禍不可言即善能相持而軍無固志士有歸心勢亦危矣惟倭有屯畜吾亦有屯畜倭有轉輸吾亦有轉輸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並以朝鮮諸道之力乘瑕避堅可緩可急休息待時雖不速進蓋已不為退計矣況以吾之步卒加之以馬騎而當倭之徒步以吾之兵矢益之以火器而當倭之徒兵則必勝之術始制于我開平既定得一步則進一步次第取慶尚忠清黃海等處而屯守之又如前法日逼月削倭可立盡無疑矣凡舉事必先為久計而偶值其早完則可苟先為暫計而若不如願豈不終可慮哉今談者動以滅此朝夕為言徒求快心不念危計不若從長計議設置巡撫司道帶領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以立根本仍明示德意不責捷於旦

夕之間而經畫長久鳥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鳥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務使事舉而國不告乏兵出而人不知勞倘朝鮮人不為吾使朝鮮財不為吾用又須更奏別議勿誤大事庶奏全功也既定此策即當通登萊入遼之海路從此轉餉以資軍興從此渡軍以講水戰使往來之人不疲于陸二鎮聯絡可以相援又可以通朝鮮之黃城島涉釜山而規對馬此為良策當急行者也言者欲轉浙直舟

師從海入遼北海風高少山嶼無棲泊所且船各有宜宜于南者不宜于北以不習之卒涉波濤之險又經萬里之遠大是危事若從内地至登萊駕登萊之舟以入遼此最便穩計登萊舟雖不能猝辦從令議造亦未為晚又今言兵者動稱南兵夫南方久不用兵所稱南兵非經戰之士盡市井少年耳慮有其名實須教習且南人風氣柔弱不耐寒苦體力之强亦不能過北人獨其攻殺擊刺之法與器械戈甲之利本為

制倭設者不可不循倣而用彼方老將猶能言之臣等以為招南兵不如求南將以南將教練與所募南兵參而用之此亦長久之計也昔趙充國欲困先零則屯金城諸葛亮再出師伐魏則屯渭濱羊祜圖吴則屯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蓋以兵非嘗試之物不得已而用兵則當老成持重長算而行之今忠猷滿廷臣等亦試陳其愚雖機宜未必中而意則昔人之意不可

無采伏望 勑下兵部再加酌議施行 奉

聖旨朕念朝鮮屬國藩籬豈宜輕棄但用兵重大遠征轉餉事勢甚難心切思慮覽卿等所奏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使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動中機宜始為萬全無疑之計深合朕意具見忠猷為國誠可嘉尚這所奏内一應事機着該部便看議來說

救本兵揭帖

題頃者東封不成石星被論憂憤成疾屢疏求去未蒙　皇上乾斷中外人心輙多疑言夫人臣謀國不効固難逃罪但星本意原出忠誠惟欲省餉息兵以封了事不覺過信沈惟敬之言而至于此然二三年中亦未嘗耗糜錢糧損折兵馬但未成功不可言罪也伏想　聖心慎重蓋深鑒其為國勤勞不可泯沒優禮大臣冝全終始誠帝王盛德事凡在臣下皆當仰承但揆

今時勢星既為衆所攻一日不去則一日不已必將造設難明之言多舉不根之語以為星累則留之適以害之而後来之人又皆以星為鑒誰肯出身為國家擔當大事者臣愚以為不若早賜　恩綸令其致仕仍明諭在廷不許復行攻擊員缺乞于會催六臣中早點上緊籌畫兵機毋致悞事謹攄一得畧以上聞因擬諭旨一道附進丁酉三月初七日上

是時　聖意淵深于石若眷若否外廷疑上不欲去之有為與主者在也余以為善去之則兵寄早有歸而國體亦無損卒之不然渠逃死愈切為計愈左冉濡遲則朝鮮必失幾壞大事至下獄後愈益左矣

皇長子冠婚揭帖

題近日禮部疏請　皇長子冠婚大禮臣等查得　大明會典　皇子冠禮年十二至十五舉行婚禮以十五十六為期今　皇長子年十六矣揆諸典制不可更緩若不預傳端恐愆期且冠服儀物等項宜早造辦而民間女子待年至十五六者甚少選擇賢淑尤宜及時也謹擬傳帖上進具題以聞萬曆二十五年

處沈惟敬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發下工科給事中楊應文一本臣等擬票恭進復蒙發下命票出取回沈惟敬臣等竊詳惟敬原無身家根蒂但以口舌差遣謀事無成為中外所攻已入倭營必然懷疑懼罪不敢西還若持之愈急愈堅其逃命之心反將國事賣與倭奴為天朝大患臣等前票不欲指出明白正此意也伏惟　聖明鑒裁謹具題知萬曆二十五年

止尹英請沒官鹽引揭帖

題今日發下金吾左衛副千戶尹英等一本為澣濯丹衷捐軀報國少助大工以盡鄙忠事內稱揚州沉匿沒官鹽引請逐季挨次副搭變賣一年可得銀六萬兩進獻臣等竊惟我　朝鹽法專備邊餉國計所關莫此為重累朝之講畫諸臣之條議取盡錙銖無遺策矣大約欲其上不虧　國下不病商則法可久行而不廢一經變動必致商賈不來國課減額蓋商人先納糧

草於邊然後許其給引賣鹽後以積鹽過多製單有限鹽日堆積而商利日微加以餘鹽新增以致正課益壅鹽法之弊今日為甚若沒官鹽引可以副搭則巡鹽御史久宜舉行不待尹英之請矣奸商惟圖自利故求越次搭單徇其所言恐壞大法大抵鹽之委曲非頃刻所能盡談商之謀利則百計必求巧中今特一面之詞豈敢遽謂可行所以前票擬下戶部看議若果可行該部必能仰體　聖心以裕國用倘事體有碍亦望曲諒俯俞庶幾成法不廢壞邊計不虧損伏望　俯從仍照前票或竟寢不行

言兵事揭帖

二臣題連日廷臣紛紛請易本兵 皇上特加愼重未施乾斷臣等深以不能仰分 聖憂為愧然竊維之則謂外廷臣之言雖公而亦不能無過宜 聖心遲回而未俞也蓋兵凶戰危損民耗國而又有勝負不測之虞往者封倭之議本兵力主之廷臣協贊之 皇上俯俞之本非失計顧以好事難成夷性叵測當時亦姑試為之而未嘗不疑其反覆是以每一下旨輒以覊

縻為言而令我沿海沿邊實修戰守又每言倭若有變用兵未晚如此申飭不啻再三正恐其有今日耳設使封之而成則國家享其利生民受其福星之功當何如賞令一不成而言者遂以為大罪得無過乎 皇上之心公平如天地臣等固謂遲留不決之為盛德也第星亦不能無失焉星之失不在主封而在恃封又不在恃封而在護封惟恃封護封故一切戰守之備盡廢而且裁抑將士使之離心隄防言者使之緘

口致令今日之兵倉皇無所恃今日之言鼎沸不可收尚又固守前說而益彌縫之徒覬倭奴一旦不來以為安愚亦甚矣是以人皆謂星不去兵必不可用而倭必不可退此又在廷之忠謀不可因其過激而置之罔聞者也臣等虛心揆度竊謂如星者當原其心之無他而憐其事之無成賜之善去以全終始則處星之道庶得其平矣其奉 旨會催六員之內即賜點用一員促令視事庶幾軍機無誤而倭事有托也臣

等書生本無意于用兵况逢好生之主未嘗不思將順而兵端已開欲罷不能豈敢膠執前說致貽後悔令易置本兵特目前緊要一事耳向後尚有調兵調食置官設將不知多少機宜當接續講求者惟望深維社稷之重留意安攘之術勿輕視倭奴為小醜而非梁强之賊勿遠視朝鮮為外藩而非門廷之災日夜圖所以撲滅之而後已海內幸甚

三殿災揭帖

二臣題臣等於今早五更時分竊見歸極門起火延至皇極門勢甚危急臣等當即傳示各衙門齊赴撲救欲趨問安無由也伏望　皇上保護玉體以防不虞臣等不勝惓惓之至謹具題以聞奉

聖旨朕正靜攝偶有此天變即默禱於宮中修省自責以回天意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切朕知道了

是日諭內閣朕在深宮靜攝今十九日寅時偶爾皇極殿等處災變實　上天警惕乃朕失德所致驚疑　聖母頼　列祖神靈庇佑朕心懼切不安卿等傳示禮部修省合行事宜謹擬來看以回天意 十九日

題臣等適奉諭札 云云 欽此當即傳示禮部除行各官痛加修省外竊惟天災異常宜上下修德共圖消弭　皇上此心正祗畏天戒之心臣等與百僚恭誦無不感泣但願　皇上恒持此心永懷敬畏上遵　祖宗之成法內奉　聖母之歡顏時時以愛人為實念念以勤政為常則轉災為祥之機端在於此若禮部修省事宜亦不可廢尚是彌文恐不足感動上蒼其一切寬恩致和條件容臣等與各衙門詳議具奏　聖心默轉則廟社延禧臣等不勝懸望之至所須諭札尊藏閣內謹具回奏以聞

題今日火災異常三殿告燼逼近　宸居臣等躬趨寶善門伺候禁密不敢前進心懸　聖躬

不勝惶惶伏望　皇上相度機宜珍重趨避所有各衙門撲救員役皆已齊集臣等身在督率惟是大內不能趨視援救人員俱不敢進臣等謹率文武百官向火叩頭祈禱又詣玄帝祠前叩禱以盡區區之誠臣志皐亦勉強扶病至午門外托臣等轉奏奉

聖旨　上天示警異常朕在宮中精誠祈祐各處分布援救覽卿等再奏欲面問慰且又督率群臣員役叩禱撲救具見君臣一體交修之義朕知道

了面慰免
題今日火勢由西北至東南旋轉延燒將及內
閣內閣與承運庫相連得內外諸臣竭力營救
令內閣西制勅房三間二披俱被火焚內貯近
年常行文書取出見存遠年稿簿在高閣封貯
者因火勢緊急不及搬取其內閣中堂東誥勅
房房屋及所貯書籍幸賴保全謹具題知
題今日　上天仁愛火災示警臣等伏念　皇
上祇承天戒兢惕不寧本欲面慰萬安緣奉前

旨不敢固請外謹率五府六部大小九卿諸臣
恭詣仁德門外行叩頭禮少盡臣子惓惓瞻依
之忱謹具題知萬曆二十五年

條列修省事宜揭帖
二臣題昨日火災初起歸極門由西北而東南
項刻煨燼臣等督率文武諸臣及兵工京營五
城等員役隨處撲救登高遠望見火勢直逼宸
居內外阻絕傳聞異同恨不能飛身馳衛豈勝
惶切後聞燒至隆宗門幸已救熄臣等心尚未
安及見遣司禮監官孫暹等出救文華殿始信
聖躬萬福蓋此一災天既大燹以警悟　皇上
猶遣百靈以擁護　皇上是所厚望于　皇上

者不淺而　皇上之所以仰荅天心者不可緩
矣漢儒董仲舒有云人主失德則天必出大災
異以譴告之此天心之仁愛人君也古之明主
見時無儆戒則曰天豈忘我哉其祇畏天戒如
此夫人主不召和而至于召災已為拂天既已
召災而猶不能修德則天益厭棄而災將益重
往往淪于亂亡而不可救今午門之內自朝堂
直至寢宮一望遼空瓦礫滿地深可痛心在
祖宗時雖間亦有灾而未有宮灾殿灾接年疊

至如今日之大者非政治失中何以致此除臣
等不職容各具疏辭免外而一念朴忠尤深有
望于 皇上之轉移焉昨日恭捧 聖諭一則
曰失德一則曰懼切臣等誦之泣萬行下臣等
媿非救時之才今但博采內外群情鬱結不通
甚者條列以聞誓不敢希名賣直欺罔聖聽且
亦止是歷朝相因尋常故事而非甚高難行之
舉在聖帝明王視之猶以為彌文而精誠感格
之微尚有出于此外者惟望 聖慈特賜允納

勅下部院覆議施行臣等又思舊歲宮災天旣
示之一怒矣而朝政無所改圖至有益甚不堪
之事故天又增加今日之怒旣再怒矣而猶不
省悛則他日之禍恐有不忍言者臣等前此不
能竭誠固請已屬不忠至于今日勢窮理極安
敢不言以貽無窮之悔且 聖明之主可以理
感輔弼之寄責在臣等不然臣等豈敢喋喋效
流俗之煩瀆為哉臣等不勝涕泣懇求之至謹
題請 旨 一弭災之道在引咎於已施恩于

民先朝宮殿有災咸須詔赦與天下更始今宜
各部院開款請裁施行 一上下交修可回天
意天以此儆戒人主人主亦當以此儆戒人臣
人臣各有分理之責不能奉行 德意甚有背
公營私壞法殃民者宜須戒諭俾知省改 一
聖躬至重固當靜攝但接見希少中外疑玩
皇祖久不視朝三殿並燬以今揆之前後一轍
竊想天心無非欲 皇上之勤政也今宜時御
便殿引見大臣商榷政務章疏即發無復壅隔

如人之一身元氣周流則百體無病此亦無妨
靜攝于 聖體不甚勞也 一親祭祀人君乃
神靈之統遣官代祭神必不歆前朝雖有間行
亦在宮中遙拜自今祭告 天地社稷宗廟望
皇上躬親一往庶幾神人交悅天意可回 一
中外人心所引領而顒望者在早定國本事久
不行人情鬱結 皇長子年已十六冊立大典
冠婚吉禮宜及時舉行以從人望 一中外大
小官員缺而未補者甚多官缺則事廢署印則

弊多莫若盡數除補遇有不稱則黜陟由上但令賞罰嚴明何必過為疑廢秖令待用諸臣各生怏望以累時政宜允吏部所請　一外任府縣官為朝廷分理百姓劾勞有至七八年者舊者既不去新者又無缺或官久而民玩或事壞于垂成抑鬱無聊行取之典不可緩也　一降黜諸臣年久自當省悔若終棄不用阻其遷善改過之門咸懷歎老嗟卑之意中間固有浮薄好名之輩實多忠直可用之才若用而不效國

典自在宜令吏部分別請裁　一大災之後群臣各欲攄其鬱結之心必有過為戇直之語者但當容而受之以廣天地之量不宜咈而棄之以塞忠益之途臣等慮事勢所激必至于此輒敢預為　皇上懇言之　一織造燒造常供原不可少但一時增額過多民力不堪若浙直江陝萬分窘急況目下軍興工作經費多端採木之事行當加倍百姓困窮恐啟亂階誠宜減其數而寬其期則民力舒而怨不作矣　一開礦

本求濟用今差官遍于天下而進供不及萬金則其利之無多可知矣乃官吏供給公私賠貱上所不聞者不知其幾至于奏官棍徒借此騷擾又人所不敢言者利歸于下怨歸于上最為失策莫若取回欽差官員而令各撫按官悉心講求利國之長策必不至于短少上供而諸騷擾供億之害已盡除去天下之民歡忭鼓躍稱聖主矣　一皇店所得不過數千兩其利尤少而差遣徵收之人巧立名色借此攘奪閭張家

灣河西務挑米賣菜之傭無不徵稅斂怨甚多亟宜裁革不然則但令部臣如數徵收解進取回差去內臣此近畿一大美事人人之所仰望感戴者也　一侍奉　至尊最為難事奔走承順豈能盡當　聖心教笞固不可廢過嚴恐有不測惟乞責其大而宥其細憫其愚而全其生則太和洋溢于宮庭百福駢臻于　聖體矣臣等不勝私憂過慮欲言久矣輒此惓惓　一近年刑罰踈于下而密于上宽抑頗多當此眚災

肆赦之時宜弘如天好生之德乞 勅法司將見監諸犯及謫戍諸人酌情法之中當罪者從輕當宥者釋放次第減等請俟 上裁則仁逾成湯解網之恩德邁大禹下車之泣矣臣等竊覩自古國家有大喜慶大災變事皆有德音赦文與民更始萬曆初年亦皆行之惟是邇來十餘年中久無恩澤詔書故寬大之意不彰仰望之心莫慰臣等以為雖無災變亦當請之而況天意如此豈可不思所以仰成哉伏惟特弘雨

露之慈以弭祲氛之咎寧過于厚以收一時人心勿膠于常使人猶有缺望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上次日接出

聖諭覽卿等所奏悉見忠愛至意其事關朕躬的已知道了須詔赦蠲逋負并戒諭百官卿等可議擬來看選推應缺官員着該部擬推來用其餘的知道了卿等亦思元首股肱之意僉攄忠盡任怨任勞克贊化理共圖修弭且致災之由咎在朕身非卿等之失宜勉勵辦事不必又行陳辭以慰朕心

言礦店揭帖

二臣題昨日臣等條列事件非敢為冒瀆緣天變異常人心洶洶 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等待罪股肱安忍坐視故擇人心顒望之切者一一開陳以備 聖明採用今日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云云欽此俯納芻蕘不勝榮慶事關聖躬者在 皇上必有洗心浴德之盛舉臣等拭目恭俟不敢再瀆若須詔赦諭百官容臣等開款具稿進呈蠲逋負及選推應缺官員容傳

示該部徑行擬議請 旨至于攄忠贊化任怨任勞臣等皆竭犬馬以報 皇上大恩不敢有負付託但其間有關係百姓困苦之甚臣等所為汲汲效忠者惟皇店採礦二事昨所進言非欲即請停止實欲調停于其間為善處之策使上不虧國課下不累窮民竊以為必可行而無疑也蓋皇店採礦擾一歲所進為數不多而官民賠貱之繁有什伯于此者加以奏官棍徒假公濟私侵漁國課剝削民膏 朝廷但見其進

解之來而不見其為害之大故臣等之意以為
採礦當責成于撫按店課當責成于部臣即據
見今所解定為常額每歲徵進不許短少民間
免于騷擾剥削之苦則欣喜愛戴矣其視今日
愁苦怨嗟相去豈不懸絶若以差官可信撫按
部臣不可信則國家財賦千萬皆托地方有司
徵解耳目衆多法度嚴密誰敢為欺其與無籍
貪利之徒漫無統紀欺罔侵隱者又豈不懸絶
乎此二事臣等日夜思惟籌之至熟故不厭煩

瀆切切言之更望　特發明旨將差去採礦收
店内外諸臣盡取回京責令該部奉行嚴勅專
責撫按部臣管領其事茲擬諭旨一道伏乞
聖裁發户部議行其自陳一節臣等奉職無效
終不能自已或止令在京二品以上自陳三品
以下及南京與督撫等官容臣等票擬止免以
省煩擾使知　皇上體悉至意　御札謹尊藏
閣中以昭令日　君臣一體交儆盛美伏候
勑旨

催發戒諭詔赦揭帖

二臣題頃因天災示儆中外人心惶惶切望謂
皇上必大發德音一新庶政霈鴻恩于四海通
久鬱之人情臣等仰體　天心俯順輿志布昭
聖德擬上詔條連日斟酌事情止是歷朝常行
之典不敢濫恩以妨正法至于奉有特旨及曾
經　聖斷之事又已傳示部院令其專疏請裁
不敢有一件混載入詔書之内臣等竊謂事事
皆可從而無疑矣尚未蒙　俞豈以文字繁多

披覽未竟乎但中外仰望切于雲霓以刻為歲
伏乞即賜慨發臣等嘗誦孟子有曰責難于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又曰齊人莫以仁義
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
與言仁義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
道不敢以陳于王前故人臣莫如我敬王也今
臣等以仁義之道事　皇上而未見俞則啟沃
未勤之罪以堯舜之治期　皇上而未見行則
輔弼無狀之愆安敢忘自責自咎而不懇懇切

切于　君父之前哉　皇上躬堯舜之資而臣等愧非皐夔之佐至于今日災變之極尚無一德澤及民以救危亂則臣等惟有涕泣籲天而已故不敢避斧誅再三瀆奏伏惟　皇上即將戒諭詔赦允發施行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三十日上

三殿災自陳疏

奏為佐理無狀感召殊災乞賜罷免以回天心以脩實政事臣聞家有幹子則父蠱賴以彌縫國有楨臣則君遠資其匡弼尸位而求天工之亮拱手而冀萬事之理事何能就罪亦奚辭臣備員内閣者三年于玆矣碌碌無所建明容容但有虛縻徵精誠以格主而天聽為高微奇節以感人而時論莫許文奏盈前僅取轉發職務填委不過文字何能斡旋墜紀補綴闕衣轉民生之戚而使之休振士氣之衰而使之奮然猶隱忍而不去則以有待為辭也而今無辭矣三殿之尊綱維人極上模乾象中應薇垣　皇上御之以奉天萬國瞻之以歸極虛而不朝乃繼以爨與兩宮之變僅逾期年靈戒孔嚴得無畏懼今既數日矣而臣經從其間見熏氛滿空瓦礫遍地不覺悲涕之被面而愧汗之浹趾也蓋臣雖亦忝稱一柱一石之寄而柱石不任遂成大廈顛覆之虞此固臣當褫削衣冠之秋矣

皇上縱哀憐而容之旋除而用之然無須臾之間可以竭盡愚志無尺寸之效可以慰厭群心雖依日月之際與一冗散何殊顧閣體舊尊稱為政本若有命世之大才支天之鉅力事猶可濟世豈乏人而臣性褊身孱智庸技短近遭家難疲憊怔忡必難任此自知甚審昨歲陳乞見留已為一誤今豈容再誤乎伏望

俯察臣不職之狀特俞臣由衷之請亟賜罷歸俾避賢路則燮和之地不虛而修弭之實可舉矣萬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上

停史館揭帖

題照得正史館原在皇極門左右兩廊今被火災書籍散逸官員人役無處安身合無將纂修事務暫行停止待修造完日另題開館謹擬傳帖一道伏乞

聖裁施行傳帖諭內閣正史纂修事務着暫停止待修造完日候

旨行二十四日

再自陳疏

奏為無功冒擢有罪叨留懇乞　聖明特賜褫罷以順人心以回天意事近者譴告叠見宮殿頻災臣待罪輔臣佐理無狀時即具疏以求罷免未蒙　垂察而曲賜之留則臣無所逃罪日欲再行披請而閣中文書繁沓方須整辦又不敢不勉強鞭策以圖後功逡巡至今祇有慚悚昨接山西巡撫都御史魏允貞揭帖內開閣臣多咎召災陛蔭非宜而謂臣權雖稍軋亦不可

不預儆此為允貞忠深厚臣而又大寬臣顧臣讀此不覺面赬體汗前日求罷之心戚戚在前有不能須臾寧矣臣惟古者設綱紀之官典忠讜之論上干乘輿則改容禮待旁及宰執則闔門惶恐時平世治猶且闕門懸鐸而招之況今災眚流行宮殿疊火而尚可無法家拂士之謀謨革故鼎新之舉動哉凡允貞疏中所陳皆臣等區區願忠之意固日夜禱祈亟見之施行者也然朝無維新之期民失跂懸之望則罪在臣

等復何所逃伏念臣賦性樸愚少無遠志閉門尚友束身自修為韋布則有餘居鼎鉉則不足守文臺猶自可當盤錯益不能無現瑋之行足以集合氣類無掀揭之才足以旋轉乾坤少壯之時已成虛擲況今齒髮已老肋骼不柔而何能日新問學觧調時政故其言迂濶而無用其功荏苒而無成比者恭繹戒諭之辭一字一涕無論其他即所謂至誠感發盡力維持臣實未嘗有也蓋纖線何資于補袞斗筲難假于斟酌

則惟臣為然矣且今同事之臣並能道義相信凡有擬議必詢臣以為何如而臣亦恃三十年雅素不敢不盡其愚斯其權固未嘗稍有軋也而臣自不能增光僚寀裨補國家又安敢以權軋為解誠欲撥亂反正起敝維衰自非命世大賢難以措手而臣非其人留之徒妨賢路耳至于閣臣之陛蔭特優不知起自何日即有故事而今之體輕功蔑豈容相沿不改兩年之中皇上再以邊功懋賞而臣等亦各竭力懇辭但

因控疏至于三四而上勞手諭亦至于三四恐
致煩瀆・尊嚴靦顏拜受空塵大位召殃致災
復何說之辭其在于今惟有悉剗銜名僅乞骸
骨庶可以塞天變謝天下伏望 皇上亟將臣
褫罷以為奉職無狀者戒仍博求天下賢士大
夫與之議大有為事業堯舜唐虞第在一反掌
間而臣終老山林呼嵩擊壤頂踵皆弘賜也臣
不勝跂冀待命之至 萬曆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災變交儆宜共修實政挽回氣化朕今日惟

聽忠言不信讒言其秉間挾私妄瀆的本當重處
前因卿等勸朕虛受姑置不究卿又何必介意遂
欲因此求去益宜殫竭忠猷協心匡贊以副眷懷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請設天津登萊巡撫疏

奏為島夷未靖謹陳戰守事宜以圖全勝事連
日接朝鮮塘報知東氛愈熾南原失守全州之
民亦復奔潰不知楊鎬麻貴能屹然壁立出奇
制勝為朝鮮作長城否方今救援之師取道遼
東者絡繹不絕而在廷之議莫不以守天津登
萊為內地計誠根本至論也然猶有可言者臣
敢攄其一得之愚臣惟天下有必不能已之役
則雖欲簡易有不得焉今救屬之手難措而震

鄰之患孔棘則固不能顧惜錙銖謹守舊局已
為天津登萊計者但曰催督保定山東巡撫各
移駐本地慎加防守臣愚以為事權宜一不宜
分天津與登萊同是一海不得分而為兩兵氣
宜揚不宜抑攻戰與防守本是一事亦不得分
而為兩若事權諉而不一兵氣損而不揚終至
于虛糜空費倭未來而吾已困又無救于朝鮮
之存亡儻朝鮮竟亡則倭氣愈張而吾之為防
愈難矣今為救朝鮮而至于萬里徵發從遼陽

渡兵供億無筭然且不惜顧不講舟師水戰于
天津登萊之間徒僅令兩巡撫移駐防守而已
舍其近而圖其遠舍其巧而圖其拙舍其易而
圖其難舍其長技而圖其短策非計也臣生長
海上頗知倭情倭長于陸吾長于水與倭戰于
水則得算在我其勝十九與倭戰于陸則彼勝
彼負尚未可知盖我船大而倭船小我能搶風
使帆而彼非正風不能使帆我火器多而彼火
器寡我能以船為家而彼特以船為寓此臣所

謂長短難易之別也從海道攻朝鮮則近而巧
從陸道攻朝鮮則遠而拙在北之師不得不從
北發今既發矣而餉不能繼又不可多發不多
發又不勝故曰拙計一船之載可三四百人少
不下一二百人可以多載師又可以多載糧故
曰巧計從陸而行日不過百里遠而爭利又法
所忌故曰拙計乘風隨潮瞬息千里易進易退
朝去夕還故曰巧計此臣所謂遠近巧拙之別
也今難且短遠且拙者且不憚為之而易且長

近且巧者乃置不為則有遺策矣以臣之愚使
兩巡撫分為之不如使一巡撫專其事而權易
行使徒自守而不言戰不若使之索倭而戰以
救朝鮮而守自固請于天津登萊沿海居中處
所設立一巡撫率總兵兵備叅遊總轄海道北
接遼東南接淮安臂指相使首尾相應多調浙
直閩廣慣戰舟師相度機宜進剿釜山開山及
對馬等賊與經理之師相為犄角救援朝鮮且
以護送海運往餉遼東朝鮮之兵儻若倭犯中

國則從海中邀擊與在鎮官兵夾勦其保定山
東巡撫則令其處置糧餉器械不時接濟各軍
衛有司官員俱聽新設巡撫隨宜調用一體舉
劾而本官仍聽薊遼總督節制如此有五便焉
天津畿輔門户登萊中土藩籬重兵厚防以戰
為守其守益固一也朝鮮自開山一失倭無忌
憚而并力進兵矣今我師在海而尾其後絕其
餉夾而攻之腹背受傷必當殄滅二也浙直閩
廣之舟汎汎而來無所棲泊為將屬之山東乎

屬之保定乎屬之總督與經理乎屬之山東保定則分屬之總督經理則遠令令其望天津登萊以為歸船有所繫而安餉有所出而飽匱乏則有所請而給進止則有所禀承節制而爾南望冢鄉在邇其心易以縻内去中土不遥其需易以繼北拱京師甚近其情易以達三也欲餉朝鮮則舳艫啣尾費可大減又以舟師相翼而行無盜賊之虞四也蒼福沙民等船有能仗義出奇者地近勢便令其就此受戍捷則為之代題海内趨功名願報効之人可四面而集為助當多五也倭患一日不除此地終當置鎮就令芟除有次不宜遽稱無恙若老師不戰空縻豪士之氣惟時有捷賞始有盡敵之日今迤北擣巢狂虜為卻宜倣此意行之于海以漸滅倭必此一舉如謂閙府事大而且欲小試之必不能奏樓船之勳矣如謂省直地殊而仍欲兩屬之必不能壯率然之勢矣如謂沿海皆當備而靳言調發則昧先着之明矣如以進戰為危事而

止言固守是亦待斃之愚矣臣熟計其便似當出此始可以圖全勝之功而不能為國家憚更張惜費用也頃者懷隆兵備萬世德亦嘗為臣言之語意大略相似今日事勢有不得已伏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如果臣言不謬設立天津登萊巡撫一員專管海道戰守事宜或即移保定巡撫于天津登萊適中處所專一管理前項軍務庶令此軍與經理之軍相為表裏在總督亦有左右手之相應而聯絡要會共圖滅倭内地之守在其中自無不固矣臣無任懇切仰祈之至 奉

聖旨卿言天津登萊設立巡撫專管海務以圖戰守具見經國遠猷深合朕意該部即便議行併推熟練兵事堪任的來看

救樞臣及首揆揭帖

二臣題令日蒙發刑科侯廷佩一本為看詳章奏乞正樞臣今日誤國之罪並追大臣先日朋誤之奸等事令臣等擬票臣志皐先行出閣臣等竊看疏内叅論石星因及輔臣志皐與宋應昌顧養謙等照得東封一事原為退倭今既不退而勢更倡獗謀國不効星亦何辭此事始末皇上極其留心毫髮悉所洞知臣等豈敢飾說今僭擬票語上進止其牽連非臣等敢有私于

同官而故寛之也伏乞　俯垂鑒納臣等不勝幸甚臣等竊惟王者之於夷狄其来不拒其去不追當時倭以被創頻来乞封則　皇上以天地覆載之仁許之一封亦未為失但夷情狡詐不可盡信兵備宜嚴不可輕撤故臣等每於擬票之時一面許封即一面丁寧嚴備正謂此也乃兵部盡撤諸兵不為防禦雖若示之寛恩而實則自貽後患星之失計乃在於此盖視明旨如弁髦矣臣等雖諄諄言之又何肯信耶況其為事既拙為謀益詭人心不與　天怒難逃罪之交通咸誦　聖斷若首輔志皐初心亦信其省餉息兵一言不虞有始無終至此即臣等亦在預聞未敢異同今科臣而詆之為奸斯亦過矣　聖明在上臣等豈敢為之解釋伏望　俯念當國之難曲賜寛容以免牽累臣等不勝戰兢仰望之至萬曆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上

言禦倭總兵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史賓口傳

聖旨兵部怎麼不見推防海禦倭總兵官來着內閣催欽此臣等即刻傳與兵部催其作速會官當即推上訖竊惟防海禦倭總兵係新設衙門百凡事務未有頭緒而倭患燃眉極宜上緊

皇上夙夜留神特剡屢應如此臣等聞　命不勝欽服今該部既已會催而　皇上尚未點發蓋特加慎重之意臣等竊聞外廷之論謂當今

北將易求南將難得蓋北將乘馬陸戰南將乘舟水戰才各有長難以通用今時則北方每歲禦虜故北將易求南方久不用兵故南將難得有知名者俱已取用欲求大將豈能出此數人之外況時勢迫促非取之近地不可故首催朱文達以其在于吳淞半月之內可望至也其次當數陳璘但在廣東非五六十日不能至其次則周于德見領浙兵而來一月之內亦可望至若侯國弼則在廣西須兩月餘方可望至其楊

文則已在總督衙門聽用似難奪彼任此若用亦可半月內至伏惟　聖心特加斟酌欽點一人令其作速到任料理戰守以固內地以防外虞頃覩　皇上因朝鮮小捷即發犒賞三萬以作士氣即臣等亦不勝鼓舞而況于三軍之士乎惟望推此意以督臣工使其無時懈怠則倭患始有平期也臣等不勝顒望之至

敬事草卷三目錄

諫籍没楊兆揭帖

言麻承恩不宜遼東總兵揭帖

回奏李如松可遼東總兵揭帖

冠婚揭帖

回監軍問揭帖

墾田東省疏

博求備用官員揭帖

請御朝宣諭入覲官揭帖

冠婚揭帖

回冠婚諭再請揭帖

催同官視事揭帖

冠婚揭帖

請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

次男亡乞假疏

謝疏

辨丁應泰誣疏

請乾斷疏

三疏

謝恩并告病疏

告病二疏

謝宣諭疏

告病三疏

謝賜猪羊酒米等物疏

萬壽節賜銀幣謝疏

萬壽節恭賀揭帖

告病四疏

告病五疏

謝宣諭疏

謝再宣諭守催進閣疏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諫籍沒楊兆揭帖

三臣題臣等在閣蒙發下錦衣衛指揮王之楨本內開楊新芳恭進重寶等事已奉　聖旨差官前去封解夫楊兆以一介草茅致位尚書家財至于百萬又擅造違式房墳若果有之重處非過至于扣尅軍餉部銀實乃百姓脂膏明旨森然懲貪罰僭仰揆　聖心固將處一以戒百

也但臣等竊詳楊新芳自稱為楊兆之孫而舉發祖罪似非人情必有別故況以家財恭進理宜明白具疏誰能阻之何至假粧做工軍人潛入大內蹤跡詭譎事尤可疑疏內銀至百萬加以珍奇重寶萬一未實必將挾旨旁牽累及良善雷霆之下誰能自明則破家傷命無辜受禍者將不可勝言且或借此一事更為展轉嚇詐騙財利已亦不可知伏乞差官會同撫按務要仰體　聖心從公詳審如果所奏皆實止將本家見在財寶細查解進違式房墳暫令折毀仍還其地土而全其子孫不得過為牽連搜括致令地方驚擾若所奏不實尤當馳奏將楊新芳重處且此延安府縣與北虜西番切鄰外夷觀望關係不小尤不可使之輕視中國以損威靈也臣等切思籍沒一事乃國家極重之法在死罪之上必須詳允奏讞而後處斷至于章奏雖科道建白亦必下部院看覆奉有　成旨而後施行令以極重之法止據一妄男子之言而不

加覆議迅速發行政體庬雜人心懼駭恐天下奸民從此聞風效尤懷私挾奏何患無詞以法禁之將無及矣更望深思慎重若再有妄端謀窺罔聽售奸者置之不理且加懲究不勝仰祈之至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上十三日奉

聖諭諭內閣覽奏朕已洞悉但餉銀是朝廷濟邊之費軍士披堅執銳殉身為國勞苦萬狀枵腹以望此輩肆志尅剝罔知體恤且部銀皆百姓脂膏以納公家之用公然侵扣職視法紀無所顧忌好

善惡惡朕固惄耳卿等此說意見欲何方今國匱民竭用兵用餉皆稱不敷官民搜括以盡誰知徑充私囊全不體上心其撫字何在况有沽直要名之畜動輙言君不恤民不欲裁這一事便欲停那一事似此貪肆異常歛怨遺害職司糾正緘口不言好生可惡且楊兆乃姑從輕處這所奏已知道了

言麻承恩不宜遼東總兵揭帖

二臣題今日兵部會催遼東總兵舉麻承恩張剛二人臣等竊聞麻承恩係麻貴嫡姪今麻貴見領大兵在朝鮮征倭挑選各處精勇在其掌握又用麻承恩于遼東遼東與朝鮮接壤叔姪二人皆擁大兵于一處萬一疑忌之人布有流言恐非所以安麻氏之心麻氏之心不安則征倭征虜大計不便此非用兵用將之機宜也臣等不勝私慮伏望着兵部另推或點用陪推而仍留麻承恩于宣府不用兵之處深為長便臣等謹具奏聞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上

回奏李如松可遼東總兵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冉登傳出兵部會推遼東總兵官一本并黑字帖一箇内開　聖諭與先生每說李成梁父子係遼東鐵嶺衛人父子久歷本鎮熟知虜情李如松年力尚壯到着他開着見今遼東缺總兵官就着李如松去先生每擬票來欽此臣等竊惟遼東孤危重鎮今倭虜並訌羽檄交馳河東之寇方歸河西之警旋至一切戰守全藉總兵　皇上令兵部屢次推舉未協　聖意今特令李如松往　聖謨獨斷非臣下所及竊詳外廷所以屢推而不及如松者蓋緣李氏功名已盛屢召嫌疑不知　聖明在御威福大彰制馭之方在于掌握自能使其盡力戰守保全始終何必過為疑慮而不竭才能智勇之用哉望　皇上曲盡鼓舞之妙深惟駕馭之術疆埸幸甚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上

冠婚揭帖

三臣題新年以來氣候融和風日光霽屢降瑞雪豐稔有期天意眷歆人心暢悅咸以為四海太平之兆　一人有慶之徵也當此陽春開泰之時宜舉吉祥大喜之典昨見禮部揭帖以
皇長子冠婚為請念此乃極大最喜之事惟望裁自　聖衷以迎宗社新至之禧　皇長子今年已十七歲茂齡不幼矣時不可復遲事不可復緩前已具請非敢多言望　皇上特渙綸音傳示禮部斟酌儀注仍示各衙門將合用錢糧早辦通行京城内外八府妙選淑女以應好逑臣等乘春伸祝因事效忠伏覬俯納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初九日上

回監軍問揭帖

三臣題昨日臣等接得總督邢玠塘報征倭奇捷臣等不勝慶躍竊念東征事大臣等廻腸焦慮日夜不寧仰想　皇上益軫東顧之懷正無能以一言奉慰而獲有今捷足以伸中國之威懾外夷之氣也文書官史賓口傳　聖問征倭原只一箇監軍本内怎麽有這幾箇監軍臣等看詳監軍之説蓋進兵之時分官軍為三協而軍門撫院及監軍御史及提督俱差有督陣旗牌官各一人在中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歐陽昭也在左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蔣應稠也在右協則監軍御史所差者李鶚也非有三監軍御史也伏蒙下問謹具回奏昨日臣等面審報捷之人具述進兵情狀大雪數尺山谿險峻寒苦異常官軍皆餐風卧雪經理楊鎬與總兵麻貴牽馬步行而進親冒矢石淬礪將士設奇鼓勇故獲此捷今總督邢玠亦由王京進發矣玠貽臣等書云蔚山城破潰散者萬人一半走江上爭舟而溺死一半奔投山島清正之處清正先聞我兵進攻蔚山急急来援而不及各浦乗舟来援者三四萬衆而我兵先據海岸架砲遠打不得登陸報事人来之時謂已打破島山頭一層柵得級亦多尚有二層三層此時島山或已攻破若果清正在内必不能逃矣清正若擒則餘倭不足平也臣等幷題以聞正月十三日上

墾田東省疏

奏為東省防倭方亟講求集民闢田之方以足財計以贍軍興事臣聞軍國之需景先足食生財之道貴在聚民頃因倭氛飈起海防戒嚴

皇上俯采輿言創設天津登萊巡撫以圖戰守更責內地巡撫計處兵食器械以資接濟今山東巡撫鈌特允以尹應元往整飭之事似可計日矣臣查其舊勑山東巡撫原有營田一事後亦具文而不行今日時務特宜重此臣請勑書

內特許便宜則可望山東一省不請户部不派小民而自裕其海防之資臣惟山東古齊魯地春秋時管仲擁魚塩之利通財積貨獨稱富强至今舉辟勝事無不服籍輔其君桓公尊王室攘夷狄為五覇首延至漢時尚稱十二之國餉饋關中冠帶天下何其雄也乃今則屢屢裁自給而司農之所以奏京師餉九邊者悉仰之江南該省甫一防海輙告不足求盈于內帑借資于兩浙甘棄沃饒坐視匱乏此豈無土哉無人故耳有人則有土而有財矣該省六府大氐地廣民稀而迤東海上尤多拋荒謂宜修管子之法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今日之事宜令巡撫得自選廉幹官員將該省荒蕪地土逐一查覈頃畝的數多方招致能畊之民如江西浙江福建山西及徽池等處不問遠近凡願入籍者悉許報名擇便官為之正疆定界署置安插辨其衍沃原隰之宜以生五穀六畜之利

必嚴輯土人而告戒之毋阻毋爭凡拋荒租逋一切蠲貸與之更始或聽和買或聽分種其新籍之民則為之編户排年為里為甲循阡履畝勸耕勸織禁絕苛暴罷免追呼止奢僭以養其淳樸之性興禮讓以厚其親睦之俗以錢穀為市使輕民無所覬覦貪吏無所漁獵或又聽其寄學應舉量增解額以作興之聽其試武科充吏役納粟官以榮進之毋籍為兵以駭其心毋重其課以竭其財有恩造于新附而無侵損于

土著務令相安相信相生相養既有餘力又為之洶濬溝渠內接漕流以輕其車馬負擔之力使四方輻輳于其間米多價平則嗚吠相應不煩遠輸而獲利已多海渠交通則商賈坌來魚塩四出而其利益廣不出數年可稱天府即不能如齊桓雄九合之師而本地自稱富庶亦足以省司農請發之煩免百姓加派之苦紓九重東顧之憂增環海長城之重矣第有司安循常而憚改作居民席世業而患分授必且曰地皆

主籍原無拋棄田皆耰鋤曾何荒蕪而不知東人之習為惰農也已久即所謂主籍耰鋤者悉鹵莽滅裂而與荒蕪正等耳高允有言方一里田三萬七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乃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三百二十萬斛况其廣者乎東土之貨棄于地東人之力蔵于身安能如新集者勤而相勸以復周漢之齊魯哉是事也宜專責巡撫之擔任而令巡按以時稽察之且重司道之選如近日楊鎬之在遼東霍鵬之在薊州皆以墾田聞豈乏其人可令召舉而用之以為率且精有司之選如先年申其學趙蛟楊果輩皆勤敏精幹治邑如家者豈乏其人宜不限科貢異流而器使之以為長又且明勸懲之典有績則加官久任以優之一有朘削不應或溺職不舉如鋤苗之莠不時盡法以處之又且鋤豪右之梗若有造作流言破敗成事可令搜捕時處重典不必別立農官就府縣見職可以責任不許別請錢糧就本省倉庫可

以通融事本不難得人即易蓋擁千里之地而患寡與貧者政不立也有千里之寄而不獲展試者任不專也數年前鄭汝壁巡撫此地有其志矣而被流言以去美業不終臣甚惜之今尹應元之才何難于此第恐委任之不專便宜之不假耳前日無成猶曰與天下相安于無事也不足深悔今日無成則燃眉之急無所捄露肘之窮無所濟安得遽已而已乎　皇上奮誅島夷海內方喁喁嚮風樂趨王事况招狹鄉之民

以就寬鄉人心所欲因民之利而利事亦不勞管仲之事功雖不足以為天下士大夫願而姑取救時亦當有奮然而任者且聞江北畿南可墾甚多又不特山東為然也以此風之利可益開矣望勅户部覆議如果臣言足採則詳立條格嚴加責成仍編入勅書令山東新任巡撫遵行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今財匱餉艱公私俱困地方官只圖那借别省搜索窮民全不講求地利生財之法覧卿奏具

見謀國忠猷務本正論便行與山東撫按督率有司着實修舉毋得仍前虛應故事還着巡按御史稽查勤惰以行賞罰都添入勅内永遠遵行户部知道

博求備用官員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與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清正尚在島山城中堅壁死守我師仰而攻之甚難為力四面援倭源源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不敢以一勝為喜實以未了為懼也顧隔越千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為者在于廟謨今廟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為孤注豈不危哉所謂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

之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諳軍旅夫美錦不可付學製之人美玉不可付拙工之手無濟于事念此慄慄竦骨寒心其在朝鮮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奨率諸將耳聞楊鎬躬親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依藉然在　朝廷亦宜預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差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邢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關係不小有備無患皆當預籌者也天下之常才甚多賢才甚

少若非妙選不得其人雖得其人亦當收羅于
朝端或移居于近地一遇警報之時可以被命
即發猶恐縮地無計不無嫌遲況可都置不講
而束手觀望哉今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孟子曰
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之甚必至顛仆智者
一思深可怵息臣等以為小臣所管者惟一事
未備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衛天子鎮國家下治
萬民制四夷領萬目之綱造多方之命必不可
以不補補亦必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
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
撫之選　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
世所當法伏望　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
愛惜名器而弁髦緊要大僚特諭該部將各部
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
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
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脩廢墜倉猝
有事可藉其才力而應勵勸不至有臨渴掘井
援木求魚之患以上各官或　勅吏部秉公竭

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節次所催斷自
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
以尋常才品徒取充位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八日上

請御朝宣諭入覲官揭帖

三臣題昨該刑部等衙門一本為糾劾事擬于二十三日請 皇上御朝舉大班糾劾朝覲官員之典臣等竊惟朝覲考察三載一行乃國家之大事評隲去留固假于銓部而面親詰諭必藉于 宸嚴 皇上雖靜居深宮之中而慮常周于四海之内第遠近傳者惟見警蹕之希御遂謂幾務之少疎以致神氣不揚訛言流布吏治日以怠弛人心日以渙散蓋非朝夕亟宜挽回今四方會同述職闕下臣等冒昧竊以為宜勉力一出臨御文華殿以昭德威使八荒識無逸之心萬姓弭太簡之謗臣等非不知聖躬至重攝理宜先顧此頃刻之勞亦非甚難之舉敢竭愚悃惟冀 俯俞有如玉體尚須珍調亦宜特傳一諭帖于各該衙門以明示天下來朝官員俾知憂勞萬國無少怠荒本欲延見偶以病阻之意使自遠方來者與面奉 天顏不殊而各相鼓舞以宣上德于天下庶幾不虚此一盛

典也

冠婚揭帖

三臣題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屢懇未奉
聖俞連日各衙門文武臣僚無不披誠敦請者
臣等恭俟綸音未敢隨衆進瀆今逾時矣尚邇
寂然中外遑遑來責臣等何不勤請臣等俛首
引罪無能開一口以謝衆人也竊惟天性之親
必不待于人言天倫之序必不可以人為　皇
長子為　皇上胤續之元倫序之始儼然成人
之日冠婚既行則諸皇子麟定森森吉禮皆可

接續行若　皇長子先已愆期則諸皇子必難
越次時日愈將壅遏儀章必且停阻錢糧難以
猝辦觀聽亦為未雅今文武大小官員不待約
會而合辭固請豈不畏煩瀆之譴抑亦因萬邦
萬姓交責于下謂其緘默容身而謟堯舜于有
過之地也可以情亮而心察矣　皇上至聖至
明豈不燭效忠者之深至仁至慈豈不愛　皇
長子之厚至英至斷豈不揆度彝常義理之精
勇決幾微牽纏之累又豈不知臣等之請無非

文武百官之請文武百官之請無非萬邦萬姓
之請試取舊年天下鄉試録觀之孰不以冠婚
為策者而士亦孰不以臣等
寧吐肝嘔心于　聖主之前而不敢得罪于天
下萬世之公論也伏祈仰體　九廟神靈篤生
元子之意深思先聖先師創禮維世之心副四
海之歡悰弭萬方之私議使聖名丕著而無闕
聖德益顯而不渝旦晩之間亟成大禮臣等不
勝幸甚（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上）

回冠婚諭再請揭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冉登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卿等所奏悉見忠誠至意且皇長子禀質脆弱年齡雖長血氣単薄況素問及衛生有曰弱男則節色必待壯三十而娶贏女則養血二十而嫁恐傷耗真元戕生趣死耳其歲數亦難拘泥必須陰陽充實不致後悔非朕不愛子欲早完大典以荅天眷祖德朕知道了欽此臣等恭捧莊誦仰見　皇上天性至愛保護　皇長

子睿體欲其充實免致後虞此慈父之情也但臣等紬思之古人有云男子十六而真精通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氣機之動正惟其時及時而婚不但廣胤祚之源亦以嚴淫僻之防先王制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意深遠矣人至十五六時血氣奮動如春陽發生鬱滯不通疾患必作不婚不嫁其害又有如此者素問為太古之書其時風氣淳朴與後世不同史稱文王十六歲而生武王當其求配之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周時聖人已不能遵此語況後世乎　祖宗成法歷代相沿皆以十五六為期天下宗室及民間男女悉循此期　皇上愛護之意在　皇長子必能仰體而冠婚之時在　皇上必當俯從目下選婚猶當遲至夏秋始可合巹可更緩乎所有原奉　聖諭臣等未敢傳出恐外廷更滋議論伏望俯念頒諭令所司舉行臣等不勝苦心苦口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上

催同官視事揭帖

題今日次輔張位與臣在閣辦事臣位偶聞科臣有指摘心不自安即刻趨歸候　命臣思首輔在告臣等二人直閣已苦拮据之難今迫廷試貢士之時典禮重大儀節多端二臣各歸私家止臣一身在閣不惟政幾任重難以獨擔抑亦讀卷少人有妨　盛舉況讀卷官舊例用十七員今歲僅有九員已屬不敷而臣位又該代首輔行事領班率先者尤不可少伏乞即賜

溫綸催其進閣庶典禮無關而臣亦免于誤事之愆矣伏候　勅旨奉

聖旨朕覽卿奏次輔位聞有指摘之者歸家候命其妄肆排陷的法當重治且恐其心不自安姑置之不理今讀卷典禮隆重次輔即着進閣辦事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冠婚揭帖　是時趙公又不入閣張公亦以被論不入獨余為此揭

三臣題竊惟　皇長子冠婚一事在京及南京各衙門俱具疏懇請臣等亦屢揭咨請不厭煩瀆之甚未蒙　聖慈俯允今各衙門又具疏申請非群臣喜為多事實緣　皇長子年已十七比之尋常冠婚大為過期天下同心愛戴　皇上者則同心愛戴　皇上之子默默無言即為廢職其誰敢乎臣等竊惟　皇上常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雖匹夫匹婦咸無怨曠豈有親

為　皇上之子而不加之意固知宸衷之真愛比臣等更切大禮之優隆必有萬萬出于臣等擬議之外者但　明命一日未下則天下一日未安中外諸臣所為遑遑也此在　皇上斷與不斷之間耳夫禮雖自聖人制而聖人之身未嘗頃刻違夫禮法雖自王者定而王者之身未嘗頃刻違夫法此禮此法其來已遠累朝遵行無敢踰越　皇上一舉一動皆于禮法若有留命何以教天下臣等辭不達意而諸臣之疏具

在豈無一言可以感 聖心乎伏惟少假清燕歷賜覽觀雖是芻蕘必有仰俾早發 明命以光 祖宗之德以慰臣民之望臣等無任瀝血之至

是日禮部署印侍郎劉楚先等一本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蔡國珍等一本掌前軍都督等府永康侯徐文煒等一本太常寺御范崙等一本禮科等給事中項應祥等一本十三道御史黃紀賢等一本俱詣文

華門恭進候 旨云必得命乃敢退 上遣司禮監太監田義諭曰此是大典但皇長子元氣單弱少候時月豈可以此要挾君上意欲何為知道了群臣各頓首退戊戌三月二十七日上

請修明政事收拾人心揭帖

二臣題臣等受 皇上特異之恩當有特異之報每日進閣辦事不過奉行尋常文書支吾目前至於治亂安危之機臣等每厪於心未遑吐露若以煩瀆為懼偷安隱忍則負國不忠罪何以解竊惟人主治天下不可不以治亂安危關心以治亂安危關心必當以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為急今人心離散政務廢弛四夷交侵兵革煩擾流言怨語內外傳布奸邪盜賊潛伺欲發

皇上身處九重豈能盡知臣等棘心刺耳安敢依違阿諛以為非所樂聞而不奏耶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多人無不樂聽者啟奸雄之心開叛逆之路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聳動蓋緣眾懷怨憤喜于聽聞耳 上以為威權在手不畏此輩然周書有言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蓋上以尊

而制下下以衆而抗上衆心一離則尊勢亦褻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堯舜之聖兢

兢於此安可忽而不畏也臣等日逐票揭無非

欲修舉庶政以為收拾人心之地然而微誠不

能上達天意未必盡從下民之謗訕盛行朝士

之紛紜日甚四夷攻戰擾攘未休勝負之機難

以預料損兵折將相繼見告遼東朝鮮尤可寒

心天下徵調日繁誅求日急若內地盜賊生發

與外夷乘虛交攻雖有智者亦難為謀臣等在

閣如坐針氊不能頃刻少寧今剖心瀝血敷陳

至尊之前若　皇上自信自恃謂不足慮則臣

等何所托以為命伏望深惟治亂安危之幾決

於此際一切當行之事當用之人聰明睿知之

主自然洞晰何待臣等一一徒滋瀆擾臣等休

戚相關萬不得已故苦心苦口幸勿以為空文

虛詞付諸一覽而已臣等不勝懇天籲聖激切

屏營之至五月初九日上

次男亡乞假疏

題臣禀受素弱年齒向衰常惟感荷　鴻恩勉

强供事茲因次男夭喪傷感頭目眩暈步履難

前不能入閣輒敢冒昧仰乞　聖恩容臣暫假

數日調理稍獲痊可即當竭蹶以效犬馬報主

之誠也臣不勝懇望之至謹題請　旨五月二十八日

上次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次男夭喪亦為憫惻但人生修短

天有定數勿得過傷以慰眷懷准給假調攝稍可

即出佐理

謝疏

奏為恭陳謝悃事昨臣以次男夭亡頭目眩暈具揭上請乞假數日奉　御批云云欽此臣不勝悲涕不勝感激伏念人臣許國義當忘身至于兒女私情喪亡穢事尤不宜上瀆　君父之清聽但緣臣素多疾病適遭此變父子恩深殊不能堪而家屬南歸無人代治不勝老牛舐犢之情身營斂葢掩狥之事非假數日難以訖此既有陳乞又不敢不以實聞方憂瀆聽之愆惟

以見俞為幸何至上廑　聖念曲賜慰綸軫憫惻之至仁視有同于入井揭修短之定數理尤備于披雲戒臣勿得過傷勉臣仰慰恩眷假臣調攝趣之佐理而況淋漓翰墨出于親灑彌徵注念有萬恒常惟此草露纖委糞土棄餘尚煩聖憐形之詔旨幽夜為陽亦足不朽敢不以義裁情捐家赴國昔人懷一女仁深死猶不忘結草今臣沐累世恩厚生敢惜于報桃臣日後報名廷謝外謹先具奏稱謝以聞五月二十九日上奏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速出匡輔以慰眷倚之懷吏部知道

辨丁應泰誣疏

奏為循職效忠橫被誣枉懇乞 聖明特賜𣙜罷處分以明臣誼事臣近以子喪身病蒙恩賜假調理條接兵部職方司賛畫主事丁應泰一本為貪猾喪師釀亂權奸結黨欺君懇乞 聖明亟正刑賞等事內㕘楊鎬李如梅麻貴而及臣張位臣一貫臣竊自思才庸德薄不稱輔弼則久知其當黜矣若應泰之所以罪臣者臣內自循省尚有可言伏惟 皇上少垂察焉臣惟

鎬等在朝鮮行過事有總督監軍之奏報有兵部之題覆臣預聞票擬但秉赤忠下有公論上有國法何敢為之欺掩而引他人之罪為己罪也屬國之存亡邊境之安危皆懸于此臣非喪心病狂豈能負 君父生成之恩不為 朝廷大事計哉詳應泰之所以罪臣者謂臣不宜令其早投揭帖又舉臣所言倭必不敢犯中國等語以為非是臣請一一辨之舊規各衙門下本于通政司即一面投揭于閣部該司上疏閣臣看揭發票之時始無阻滯循行已久非始今日自東事之興章疏詞繁或至數千百言而 皇上尤特加意隨到隨發又每命守票出旨而彼處賫揭人役往往視為泛常緩不投遞閣臣不曾經目倉卒票本豈能一閱而盡其始末究其源委仰當于 聖意而適中夫事幾哉比其揭到則票擬已過而空置之于無用矣故前此票擬之詞不能無未盡之情兵機關係思得早讀其揭而參酌商量以免于悔不過申明舊規慎

重兵計耳豈有本已封進揭已到京不過一早晚投遞之間而即有交結欺蔽乎又謂臣既知倭奴不敢犯中國何不奏聞 陛下一紓東顧之憂一畫國家之計乃與邊臣私通言之此尤有詞矣應泰遠在萬里安知臣不曾奏聞臣嘗建議設天津登萊巡撫惟願京畿門戶鞏固山東近輔無虞安天下人心以安 主人之心實臣區區微忠不足雖黄也若夫本章票擬經承人手數多臣實未嘗漏泄天日在上可表此心

臣每見 皇上憂勞東事夙宵不遑 詔旨惓
惓軫念将士欲作其忠勇之氣以收萬全之功
時加奉揚不敢隱默此則臣忠 君報國之職
分非私交也臣仰恃 君父鴻庥寵光優渥何
藉于彼而為私通必欲曲為文致臣身殆無死
所矣但臣孤忠無侶愚不保身致令指摘多言
慚負天日伏望将臣特賜罷斥處分以清政本
則朝廷之刑罰公而裨益軍國大計不小矣臣
不任戰兢衷懇之至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上 初五日奉

聖旨卿清謹端亮朕所鑒知人言不必深辯卿宜
即出輔理不准辭吏部知道

請乾斷疏
奏為聞言負慚席藁待罪懇乞 聖明俯亮心
迹亟賜乾斷事臣奉職無狀辜負 皇上任使
至意致贊畫主事丁應泰論列已經具疏陳辯
伏蒙 聖慈不即揹斥賜之 温綸命臣即出
供職臣伏自維念十年講幄三載綸扉空縻廩
禄無裨贊襄方自愧悚方自剋責即徼人言久
欲避路乃今横被指摘雖于中尚有可詞而生
平已甚玷缺在 聖主眷念之過盖為閣臣存

體而愚臣内省積愆則有日夜惶懼况聞科臣
趙完璧徐觀瀾交責未已臣頃見其疏大約不
出此意除前疏已辯不敢復辯以瀆 天聽外
臣惟閣臣之難不但今日自十餘年來無一人
得免于彈射無一歲不騰夫風波况臣孤根尤
易推折遭時不偶奉職不效夫復何言臣起家
受命之日已致此身為朝廷之身不敢私恷故
朝夕在公常效匪躬之節無一事不為尊主上
安社稷利蒼生固邉徼以圖報稱于萬一若徇

私朋暱實所不敢智慮短淺防患不密罪誠有
之而區區一念則皇天后土可表臣心仰惟
聖主上與天通孤臣可恃猶望在此閣臣係是
皇上股肱有罪自當　皇上處分伏乞　聖明
即賜乾斷臣無所恨惟復哀憐狗馬效力逾三
十年豈無一節之可贖尚有寸心之可諒賜之
骸骨俾得生還則又天地生成之至恩出于微
臣望外之萬一者也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上次日奉
聖旨卿公忠清謹朕素鑒知雖與楊鎬通書亦是

勸勉盡職原無別意着即出安心佐理勿得再陳
吏部知道

三疏

奏為佐理積愆過蒙矜宥省躬揣分跼蹐難存
仰祈　聖明特賜罷斥以重政本事臣近因患
病給假聞贊畫主事丁應泰論劾再具疏自陳
為聞言負慚席藁待罪懇乞　聖明俯亮心迹
亟賜乾斷事奉　聖旨卿公忠清謹朕素鑒知
雖與楊鎬通書亦是勸勉盡職原無別意着即
出安心佐理勿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臣奄奄
殘息似夢似痴惛憒之中尚知天日不勝涕泗

交集舉首擊牀以叩謝　君父再造之鴻恩也
伏念臣罪狀已著衆口交攻乃蒙察之于衆惡
之中出之于瀕亡之地公忠清謹既假過情之
諭勸勉盡職復諒無他之心雖慈父之護子不
能過矣自今以往臣宜何以報稱惟有銜結但
臣退而自思猶有一語良心難泯不敢隱匿輒
敢上陳于　君父之前臣與張位同在閣中大
小政事臣實參預謀國不效自當伏辜一去一
留難以明法况臣伎倆已竭筋力已窮家難頻

仍疫疾為厲生死旦暮不任驅策方今賢才濟濟悉堪簡任前事既拙當求後工若以具臣充位之故而久稽賢俊之登庸大壞國家之政務則臣罪益深臣之肉寧足食乎望將臣與位同罰亟賜罷免閣臣員缺前已奉 旨題請伏乞發自 聖心特簡堪任之臣數員惟復或諭內閣或諭吏部從公推舉與首輔一同辦事庶幾政本得人而安攘之績立奏矣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卿為國重臣清忠端慎朕所鑒知已有旨勉留何必再辭且國家多事閣臣缺人宜遵旨即出佐理以慰眷懷不准辭吏部知道

謝恩并告病疏

奏為恭謝天恩懇乞 聖慈俯容寬假調理以圖補報事昨臣具奏為佐理積愆過蒙矜宥省躬揣分跼蹐難存仰祈 聖明特賜罷斥以重政本事奉

聖旨卿為國重臣清忠端慎朕所鑒知已有旨勉留何必再辭且國家多事閣臣缺人宜遵旨即出佐理以慰眷懷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伏念臣自遭謗以來三蒙 温旨螻蟻微眇荷天殊

恩所不感遇徇知以圖報效者非人也臣用是忘其危病踴躍奮起願竭餘力以酬知遇之隆但臣染患已非一日前具疏時方抱慙請罪未暇言其狼狽之狀今蒙 聖主推赤心以遇臣敢陳一言以祈矜憐臣自少多病今犬馬齒六十有二矣頭白齒落足軟筋拳加以三年之中連遭室中二喪百苦交摧如在焚灼今春祇役科場以夜繼日盡耗心血因患怔忡又夭亡次子悲思哀楚而適逢嘖言憂悸慚悚一時並集

致感疫邪風涎上湧精液下遺腸氣中痞求醫速效倍藥攻治欲速不達勢反增加今頭岑岑不能起日夜叫號輾轉于牀蓐間嗌不能一溢米也臣素㨗效忠忘身徇國往雖有病未嘗不勉强進閣風雪寒暑不敢間斷況今國家多事閣臣缺人首輔一身獨力擔任過蒙　天眷豈忍辜負但緣病勢纏綿未得消減强起即仆力不從心茲不得已陳乞于君父之前伏冀　聖慈容臣寬假調理稍可匍匐即當趨閣辦事以

終　皇上任使之深仁也　十九日上　二十一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鬱成疾致有此請暫准假調理政本重地痊可即出匡輔以副眷懷吏部知道

告病二疏

奏為　聖恩極隆臣病加劇自料難起恐誤政幾懇乞早放歸田以安愚分以保餘生事頃者臣奏為恭謝天恩懇乞　聖慈俯容寬假調理以圖補報事奉

聖旨覽奏知卿以積勞多鬱成疾致有此請暫准假調理政本重地痊可即出匡輔以慰眷懷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以草茅幺麼之身際風雲嘉會之盛儒生至榮臣子奇遇匹夫懷德尚思

報酬臣雖至愚能忘戀闕況臣不能奉職而屢勤　聖主之保護幾微心迹昭察甚明不能攝生而屢勤　聖主之愛憐賜寬假期至于一再

聖主未嘗棄臣臣亦何忍自棄顧病勢至此天實棄臣此臣之所以不能已于哀鳴也臣自三月以来每日汗流如雨形容憔悴飲食減少其時但以趨事為急而未暇請假調理日深一日至于併發既有悲哀憂暢之傷其内復有天行時症之傷其外即今寛假以来又十餘日矣醫

藥不絕冀望回生為心愈急為效愈遲上膈下
澂前遺後悶熱氣不解黑痰潮湧始猶夜重日
輕今則晝夜號苦矣始猶憑人卧起今則輾轉
皆艱矣又且忽復起作忽復顛仆有如狂易不
能自持屢經多醫竟無一效皆言病入膏肓非
可容易療理若不辭免榮祿豈能苟延性命竊
計臣病有增無減度日如年致使 皇上一心
獨勞于上首輔在閣亦無無次伏乞 皇上憫
念臣不得已之意早賜罷免回籍以歸骸骨特

簡賢才二三員與首輔辦理閣事惟復亟下
聖諭令吏部會官從公推舉則衆賢弼亮幾務
有托臣雖存歿未期而子子孫孫百世頂戴祝
延萬壽無疆之慶歌頌一人有道之長也 七月初八日上本 日奉
聖旨政本之人朕日望卿入閣佐理如何又有此
奏幾務繁重倚任甚切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
即出臣輔以副眷懷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七月初八日臣具疏為 聖
恩極隆臣病加劇自料難起恐誤政幾懇乞早
放歸田以安愚分以保餘生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鴻臚寺卿張棟等到臣寓
所捐前恭捧宣讀臣聞命在牀不覺感激痛哭
草茅微賤何以蒙此殊遇也臣謹伏枕望闕叩
頭謝恩訖伏念臣心懷報主智昧養生一病顛
連衆藥不效自非萬分難强安敢屢瀆宸前在

聖恩彌篤眷留在愚臣實深兢惕非為自詛實
則自知伏乞 皇上俯念籲天乞命之誠始終
賜之造命祈生之路臣不勝感激哀懇之至為
此謹具本奏謝以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雖有微疾不妨再調攝
數日即入閣辦事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告病三疏

奏為患病危篤調理罔功三懇天恩放歸田里以延殘喘事臣攝身不謹致嬰重疾屢蒙 皇上憫憐寬假調理昨又遣鴻臚寺堂上官到臣寓所宣諭德意令臣痊可早出輔理犬馬賤軀何煩睠顧之殷如此臣不勝感涕隨具本申謝外伏念臣區區報國之心自為小臣已自期許況今遭際豈忍負恩實緣賦命淺薄叨冒過多天忌其盈致此奇疾百般苦楚一時畢集遍訪

諸醫罔知措手臣之病狀有難盡言總之痰火壅塞腹背如焚心志憒眊飲食隔絕每一痛發幾不欲生下體尤病足不履地日夜輾轉于牀第間氣咽聲微不能出口藥餌無效按摩罔功醫人朱法等共稱勞傷過度決非旦夕可愈惟解官就閑庶僥生路臣奉宣諭以來日思強起以畢報效之誠而沉痾若此 皇上不棄臣而天實棄臣臣心亦不自棄而身實自棄心熱徒炎淚盡無益臣素小心每上一疏遲回數日而萬不自由為此一可望豈敢復瀆呼天呼父母之舉也惟 皇上哀憐早賜放歸田里儻餘一線存活則尺寸之效尚有望焉如其終填溝壑他生必為犬馬以償今生未畢之願也臣無任懇激待命之至奉

聖旨前已遣官宣諭日望卿入閣佐輔如何堅詞求去暫准給假調理痊可即出以副朕倚任眷懷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道

謝賜猪羊酒米等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抱病乞休本月二十一日伏蒙　聖慈特遣御前牌子蔡廷須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臣謹于私寓恭設香案令典籍王益代臣叩頭隨該蔡廷進臣卧内臣力疾就床叩頭謝恩恭領訖伏念臣攝身鮮術病力不前無能為國分憂顧藉屢恩生色臚卿宣諭既銜温渥之天言中使傳恩更拜駢闐之法膳御廩之王粒

上尊之金漿牲無毛鬣之多穀有苾芬之備光輝蓬户充塞覍腸感服隆施唏嘘被臆愚忠未畢豈不望一起以效犬馬之誠丘隴在心亦願得再生以奉蒸嘗之事所恨病與身仇身與心左醫為病勝不能勝病舉事多違觸目生苦即今天恩滿庭先後再至而臣不能扶掖拜賜豈其冥頑至此誠亦無可柰何恐無多于延年願終聽其引去也臣不勝激切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慎加調攝痊可即出佐理以慰眷懷該部知道

萬壽節賜銀幣附跪

奏為恭謝天恩事本月初九日伏蒙　聖恩以
萬壽聖節特賜臣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該首
輔趙志臯分送到臣私寓臣病不能興謹于牀
褥間叩頭祇領伏念臣衰殘朽物荏苒長病宜
即棄捐尚蒙齒及昌辰大賚隨例並須曠廢日
多受之實媿恩慈天渥辭又不能輙爾靦承彌
深慚感儻狗馬尚能復起則髮膚皆所必捐縁
抱悚惶謹先陳謝臣不勝感戴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八月初九日上

萬壽聖節恭賀揭帖

題臣自給假以來經今七十餘日職守曠廢封
章瀆陳有忝請恭實深惶懼詎意洊承寬體屢
錫諭頒聖眷彌殷天恩駢渥溢臣涯分無以復
加銜感百千有難言述玆者恭遇　皇上萬壽
聖節天開景運神錫新禧歡聲倍暢于往年玉
帛咸来于萬國臣備官最近受恩最深身在屏
牀心非木石初擬痊可以圖報效既以棲遲玆
欲扶掖以伸賀忱又憂顛越如星在霧夙宵懷
拱極之思似水居泥日夜切朝宗之想彷徨戀
主誠無所施輾轉熱中寔難自處惟思望天而
致祝上祈祐聖以長春至期儻不能匍匐謹當
于私寓焚香望闕叩頭敬祝萬萬歲壽縁此悃
誠莫達輙預披陳庶儌鑒宥之慈少逭愆尤之
責伏願茂對天心德日新而不已丕凝寶命福
時萬以無疆長孚流虹遶電之祥永集祝華呼
嵩之慶臣無任欣躍仰戴之至八月十五日上

告病四疏

奏為病勢轉劇病可無期四懇天恩放歸田里以幸餘生事臣患病三月屢蒙　皇上備加憐憫宣諭頒賜寬假調理臣不勝感激日望痊可少圖報效詎期心日益急病日益增前月恭遇萬壽聖節海宇臣工奉表来賀臣為近臣受恩最厚分當力疾强起共効嵩呼然學步揖前腰痠膝軟稍見風日頭眩目昏幾至傾趺遂弗克匍匐宮門臣獨何心而能安此臣前具疏申賀

又不敢明言其狀肝膽欲碎而病益沉重矣醫謂繁火内蒸心脾兩竭寒熱交訌肌肉潛消即今瘦骨如柴惟有一息未斷臣又不勝悲憤三十年来受　皇上知遇一旦恝然以骸骨請臣復何心而能安此臣子稍長者為臣亡妻扶柩歸里次子五月病故今在寓者僅孩提二子耳臣病卧中止有一二童僕時見臣精神恍惚語言顛倒或晝卧瞑目而口中譫囈或夜分驚起而號泣達旦輙呼臣醒問臣所以似夢非夢若見臣先父母共處一室時覺傷心盖人之精神魂魄强則鄰於陽衰則鄰於陰疾病則呼父母臣不啻號呼且寤寐見之矣臣顛迷錯亂不避忌諱敢直吐于　皇上之前伏望憐臣苦情哀臣病悖特賜放歸俾臣得見父母墳墓少慰垂死一念萬一獲保殘喘圖報有日若因是而獲正首丘死且不朽臣不勝哀鳴激切悚惕待命之至（九月初二日上　初三日奉）

聖旨覽奏知卿情辭迫切但國家多事宵旰深憂

卿為重臣豈宜屢疏求去有疾着再加調攝稍可即出輔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告病五疏

奏為病篤待命五懇天慈曲憐早放以免誤國事臣自五月以来屢因患病乞身伏蒙　諭頒慰憐日月相續舉家早夜焚香告祈上蒼庶幾再起以圖一效也無柰病根極深醫工歛手前一月中累換症候五内自譬一骨空在身魂相離語言錯亂足不任地日夜涕淚至于兩目亦昏暗不能辨物因不得已于今月初二日具本懇放　聖慈以國家多事令臣再加調攝臣蒙

頭百叩感激增悲國家委為多事九重獨任憂勤臣素發憂國奉公之懵幸際日月風雲之側不一少效寧復稱人是以聞命之頃義憤鼓激顧命實不猶病適轉甚虚憍難久力盡神疲是夕心火暴熾丹疹遍體初痒後疼如嬰湯烙至于九日忽暴注不收頭脹如盤身暈如輪一厥之後半體麻痺氣咽聲嘶去死分寸無所衰控益自傷悲而不敢再瀆于君父之前也則時自觧慰以為臣身非臣身乃　皇上之身也既當不避寒暑晝夜為國宣力臣身非臣身乃造物之身也又當任其生老病死時至則行但念内閣非養病之地三月在告一痊無期國家多事而望病臣任事宵旰深憂而望病臣分憂如以跛鱉涉峻崖遠水救近火既不可恃又不能待若復遷延不過為前閣臣陳于陛之續作飄泊無依之鬼耳伏想　聖衷既已垂憫今臣又萬分危急必蒙痛惜輙敢冐威懇祈允臣觧職還鄉乘此殘喘未絶歸正丘首臣生當啣環死當

結草九月十三日上十四日奉

聖旨覧卿奏情詞迫切朕非不知體念方今國家多事宵旰靡寧全藉卿等同寅協恭匡輔國政安輯宇内卿乃屢疏求去殊非盡忠體國之念有疾不妨再加調攝痊可即出賛理以副朕眷懷不必再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今日首輔趙志臯一本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迫切豈不體念但今國家多事邊境弗寧朕心日夜焦勞正賴卿老成任事公謹運籌弼成化理豈可恝然言去宜益展忠猷以副眷倚至意不允所辭次輔一貫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即出佐理閣中缺輔着吏部便會九卿及科道掌印官公同薦舉數員來用該部知道欽此鴻臚寺堂上官張棟等恭捧到

臣榻前宣諭臣心恇膽寒汗流浸趾感激無涯悚懼並集不覺哀痛失聲游魂殘喘何當天眷勤隆至此也自臣伏枕以來今一百二十日矣屢蒙賚賜之厚復拜宣諭之殷 溫旨慰存至于五六寛假調理大破常格臣日夜望病患之少瘉圖犬馬之一效何期久滯膏肓至今未起
皇上不加譴呵而尚壓憫惻盛典再及近今所稀臣為 皇上臣子不自謹疾以致 君父之憂不孝不忠孰大于是茲蒙 帝曜之吉臨懸想災星之遠退苟飲食可以少進步履可以扶掖豈敢孤負鴻恩自捐丘壑顧 聖心雖甚慈惻天意未審若何内懷恓惶實難啟處臣無任涕泣悲楚百稽百叩之至謹具奏恭謝以聞 九月三十日上 十月初一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方今國事多艱閣臣缺人已久宜亟加調攝痊可即出佐理毋得再辭以負朕眷倚之意該部知道

謝再宣諭守催進閣疏

奏為再承宣諭感激異恩披瀝悃誠干瀆天聽事臣病卧中間首輔趙志臯具疏暫假奉 聖旨卿偶疾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朕聞次輔一貫前恙少愈還着鴻臚寺官傳諭守催進閣佐理所奏會催閣臣候旨行該部知道欽此鴻臚寺官張棟等恭捧到臣傳諭守催臣感恩流涕罔知所措驚魂靡息不能恭迎謹扶掖匍匐床下跪聽 温綸叩頭謝恩訖伏念臣已成

半廢之人僅存如線之命 皇上宵旰憂勞急資佐理眷懷舊物不忍輒遺傳諭至再即臣病少减萬分之一矣顧飲食艱難不能數粒兩膝怯軟步履不便臣心日夜苦楚願效犬馬而未能也茲聞首輔病告則又不勝驚駭臣年比首輔差少而一疾尚未即痊以臣之病知首輔之病實出至情但閣務劻勷而僅僅兩臣似不容皆在于告臣又思首輔前疏乞催閣臣伏望
聖明特簡以補一時之缺俾臣再假調理稍可步趨臣何敢愛尺寸之膚負 陛下生成之德也臣無任感激衷籲之至 八月初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今首輔偶疾調攝閣務繁重卿宜即出佐理以副眷懷所奏簡用閣臣候
旨行該部知道

敬事草卷四目録

報入直揭帖
請補閣臣疏
請假揭帖
謝遣醫疏
報入直揭帖
請補閣臣揭帖
請冠婚揭帖
回奏册立分封冠婚聖諭揭帖

報東三路捷請發犒賞揭帖
救傳好禮揭帖
報東倭平揭帖
請補閣臣疏
言京口儀真稅事揭帖
謝諭揭帖
京察自陳疏
言東功當賞不當罪揭帖
言考察自陳官擬去揭帖
請照推點陞科道揭帖
諌遣権使揭帖
催發會議丁應泰本揭帖
催允四川總督揭帖
諌變法征利揭帖
劾王官揭帖
救包見捷揭帖
謝諭揭帖
言徐觀瀾不可復遣勘揭帖

敬事草卷四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報入直揭帖

題在告五月所奉恩賚恩諭日月相望道路聳觀臣至孤子人莫矜憐獨蒙厚眷鴻慈超絶前後臣竭口不能言感摩踵不能稱報惟有銘鏤肺腑傳示子孫而已宣諭之時狂欲即出縁夕卧之後身弱足軟連日學步初見風日適又感寒熱往來齒痛面腫之疾加費調理謹于本月十四日赴鴻臚寺報名十五日見朝及謝屢次非常恩典入閣辦事矣但臣猶有縷縷至情不敢不言臣病多端向已塵瀆但言其大者則腹背之間常如火烙閉目尤甚終夜不睡性躁妄發又不耐思量恐致錯悖辜負　聖知此臣内病之大者也至于步履極其艱難腰膝以下似非臣有出入禁闥寸步千里又臣外症之大者也總因飲食日少脾胃否膈況以年衰弱甚益難滋養今未減十之一二但因　諭旨荐頒寵私過厚恩重身輕威尊命戢萬不得已扶掖而出冀藉如天福庇田春再生耳臣不敢愛身但恐誤國若孤　君父眷倚之意萬死何足塞責今首輔在告而臣以一病軀獨任更無同心資助只取給于胸臆之内夙夜戰兢顛仆不遠就使旦晚之間首輔即出而閣事繁重恐非二臣所能拮据抑且萬萬不便傳聞伏望將吏部推輔臣簡命數員共圖佐理今日第一急務臣犬馬尚可支持不敢推諉庶幾同寅恊恭共襄大業以酬今日泰交之隆遇也 二十六年十月十五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懇請亟補閣員以重政本事臣惟內閣缺
官自六月初三日欽奉
聖諭令臣等議詳題請臣等欽遵屢疏吏部奉
旨會推至今五閱月矣未蒙點用　聖意淵微
固非臣愚所及但臣以久病餘息體力不前因
首輔在告　聖諭諄切抱頭忍痛扶掖強入五
內越裂百脉沸騰獨身獨任自苦自知日夜懸
望首輔即出尤日夜仰望　皇上點用盖內閣

之職潤色絲綸看詳章奏備朝夕之顧問參密
勿之論思實　聖諭所謂樞機政本之處至鉅
任也乃若詔誥制勅之重及諸供應文字之多
修辭揆義考舊酌新紛至沓來又不暇給任大
職艱事繁責備即有兼人才略不能以一手足
之力辦此臣請以閣中故事言之遠不暇論止
如隆慶元年徐階李春芳郭朴高拱四人在閣
復進陳以勤張居正入閣是時同事者六人其
後高拱郭朴養病徐階致仕而趙貞吉入則同

事者四人四年高拱起用趙貞吉致仕而殷士
儋入同事者五人五年陳以勤李春芳致仕在
閣者三人六年殷士儋致仕而高儀入同事者
三人惟　皇上初登極時高拱罷去高儀亦卒
張居正獨在位旋以呂調陽入止二人至萬曆
三年張四維入六年馬自強申時行入閣中有
五人後呂調陽致仕馬自強張居正卒余有丁
入在閣者三人十一年張四維丁憂許國入在
閣者三人十二年余有丁卒王錫爵王家屏入

在閣者四人十四年王家屏丁憂十六年起用
十九年申時行許國皆告病趙志皐張位入在
閣者四人二十年王家屏去二十二年王錫爵
告病伏蒙　聖恩以陳于陛及臣一貫備員在
閣者四人由此觀之可見衆賢相聚乃克成功
大厦之材必非一木閣臣舊例多時至于六七
員最少亦不下三四員惟張居正擅權與呂調
陽二人在閣者年餘此則千古覆轍所當永戒
乃今令臣等二人獨當此任則是不戒前車千

古罪人也念此毛骨悚豎何能一息苟安況彼
二人者當時精力强贍作止自由羽翼相承不
致之絕今臣等皆衰老餘年精耗神竭值剛明
獨攬有難對揚逢國家多事紛紜不易調劑又
且一起一仆雖二人亦不同事知盲子失侶獨
行深山而責之負寶前趨刻期赴命雖在庸愚
知其危甚入則抱枯腸涸肺之患出則冒專權
獨擅之疑已則懷高位疾顛之憂人則致妨賢
病國之誚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寧不垂意悲憐

乎即罔為臣等悲憐獨不念樞機何地絲綸何
事安危治亂悉懸于此而獨委一二衰病之臣
是獨不大可憐乎不寧惟是臣聞朝廷者四方
之極大臣者萬民之鎮也朝廷立極大臣作鎮
內外相維堂廉相承則綱紀振修而盜賊屏息
若位署多虛法制陵替雖閭閻小民亦懷輕玩
縱恣之念而四夷聞之必謂中國空虛元氣衰
落且有不制之憂今以堂堂天朝濟濟賢俊可
備任使者何限而至使密勿要樞亦虛不補非

所以壯九重之觀杜薄海內外邪僻之心也誠
知慎重選用實古帝王進賢如不得已之意第
慎事太過更近于弛進賢太難更近于踈尤今
之所當深念而亟圖者臣受知最深圖報更切
伏望納臣言將吏部所推閣臣特賜簡用以資
佐理宣諭首輔即出辦事令臣得有所資承不
至顛隕以誤國家十一月初一日上奉
聖旨朕覽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元輔便着鴻
臚寺官宣諭守催即出輔政以慰倚任佇待至意

簡用閣臣知道了吏部知道

請假揭帖

題為給假事臣力疾勉强連日又加焦勞昨晚
半夜舊病舉發遍身寒戰如水難以見風伏乞
聖恩暫假數日即行趨閣辦事不敢偷安謹此
具題伏候　勑旨十一月初六日上奉
聖旨朕覽卿奏舊恙偶發准暫給假調攝稍可即
出贊襄還着御醫診視調理吏部知道

謝遣醫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昨臣以病餘强出旋至困仆
不能入閣已請暫假奉
聖旨云云欽此隨該太醫院院判徐文元羅必煒
御醫何子忠吏目許登雲奉命到臣寓所臣恭
設香案扶掖望闕叩頭謝恩文元等更迭診脉
共製醫方以攻臣病復備舉調攝之術以寬臣
心臣感激　皇恩不勝悲涕伏念臣久當退處
復此支離風寒奔走勞其形思慮危悚困其心
藥餌空以自隨飲食尚無餘暇盖病本在身而
但以心勝病心則欲强身何能從强跂不立强
跨不行理固宜然非偶爾也乃蒙予假已荷慈
憐更軫　聖心備加矜惻示一體痌瘝之意勤
問疾醫來之遺終臣此生何以報德既造命于
君父命或可延已致身于朝廷身於何有臣不
勝感戴拱荷之至十一月初七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目今國家多事政本缺
人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付眷倚之懷

禮部知道

報入直揭帖

題臣于本月初六日偶因舊疾感發請給暫假

伏蒙　聖恩俯允欽遣御醫徐文元等診視臣

感激隆恩即具本陳謝外今病稍可不敢偷安

謹報名廷謝入閣辦事惟茲犬馬之微軀至壓

天地之鴻造捐糜莫稱銜結奚辭臣不勝感戴

之至謹具奏聞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補閣臣揭帖

題臣逢時特達受恩弘深頃因病發請告即蒙
許可隨遣御醫診視因獲更生臣之微身乃
皇上再三生全之身也敢辭摩踵以圖稱塞除
今日已報名廷謝入閣辦事外盖内閣者 皇
上之内閣天下幾務之所從出也臣不敢以病
誤事又不敢以病推事前者臣屢造首輔首輔
具言欲得靜養不能即出今臣在告首輔又貽
書于臣囑臣早出卽二臣皆健亦當固請增閣

以圖同寅協恭之效今首輔既久不出 皇上
又久不增則豈徒苦臣一身切恐誤國不小盖
臣于今日有瀕于死者三焉以久病餘生而夙
夜繁劇不休必將以勞死一也才微德薄而加
之孤立無助必將以罪死二也禁中之事非外
人所知而獨任獨為雖無專擅誰則信之必將
以譏死三也此臣之所以寧冐威嚴而懇求不
已也即使臣身不病理亦當請臣聞之下臣事
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事君以身則一人之獨

力有限事君以人則衆賢之共擧無窮故古者
進賢蒙上賞蔽賢有顯罰臣今已病而猶不避
賢且至蔽賢罪又當若何意者 皇上謂閣職
甚重而人才難知耶凡所謂人才者必用之而
後知其為才不用不知其為才也其人若能讀
書循理守已奉公則今日之端士即他日之名
臣無不可用不必以未試而重疑之亦不可以
小嫌而終棄之也在昔 皇祖世宗肅皇帝深
惟 祖宗開設内閣與儲養翰林之意甚遠特

加睞于詞臣與百僚庶司甚殊朝夕侍從體貌
優隆文墨雅尚顧問不輟故嘉靖間彬彬多文
學名世之臣而留為 皇考暨我 皇上之用
遺民故老猶能津津道也臣隆慶二年進士尚
得沐浴餘化聞是時在閣者常四五六人在諸
曹者不但為兩京禮部堂上及吏部侍郎等官
至如羅欽順郭朴嚴訥等為吏部尚書趙貞吉
掌都察院事朱希周吳一鵬張治王用賓等為
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張邦奇為南京兵部尚

書雖兩京工部侍郎及太常寺卿亦用翰林若詹事府則常以尚書掌印而又用一人協理其盛如此衆賢彙征者英華聚國家有大疑事則考古證今靡有闕遺左庄右持多所裨助植縉紳之羽儀昭太平之盛治良有以也夫文昌之顯晦關世運之盛衰　聖主顧眄之間少有低昂而斯文顯晦之幾遂成懸絶兹者　皇上念大僚之久缺一時選補無遺而獨于閣臣及詞臣未即俞允臣愚惓惓不勝瞻矚　皇上動法聖祖而此事猶異亦臣下未嘗引故典為　皇上明言耳臣望　皇上念閣臣之關係匪輕與皇祖之所以儲養睠顧詞臣不薄少假燕閒早賜乾斷將前所推舉諸臣親加評品點用俾令入閣佐理推廣此意及于詞臣亦俾之及時同升不致淹滯空老以培一代文昌之脉以弘將来大受之塗國事幸甚天下幸甚臣性不飲酒病久絶葷僅以一溢米一杯藥為命當此朔風凜寒辰入酉出一日不可知豈可謂有臣在閣

而不置一副貳以為之備臣恐他時言之已晚不避冐昧之愆惟冀　聖慈俯亮而賜行之臣無任激切屏營待命之至十一月十四日上

請冠婚揭帖

題臣等竊以為天下之事出于天理人情之極者必不可不行又至於數窮理極之時者斷不容少緩況家庭父子尤為至情不待矯强無俟人言者則今日　皇長子之冠婚是也臣等間侍講讀睹睿容温粹玉體充盈問學日新聰明天啟慶吾　君之有子頌義方之懋勲惟是冠禮未成儀章弗稱好逑尚邈淑德愆期天聽轉高人心孔亟臣等職親地近幸無明諍顯諫之

嫌敢冀　皇上豁然允行令天下傳　聖明獨斷之美冬日維暮新歲倏更揆以勢情萬不可已臣等謬忝輔弼之司動關天下指摘即一事不妥群議沸騰矧大典久稽賛襄何在豈不聞客勿近臣格心為上待言而悟為術已淺累牘無當負罪益深萬一此禮再遲大小臣工紛紛煩瀆轉覺明時觀聽不雅臣等區區固不足惜而謂千萬年有典有則之熙朝有因十八歲不冠不婚之元子宣播外夷昭示来世甚非所以

為訓也披瀝已盡不知所云伏望俯從無任激切隕越之至謹題請　旨十一月二十二日上

回奏冊立分封冠婚 聖諭揭帖

題昨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況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國家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

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

皇上渙發慈衷布宣恩綍禮臣捧出中外傳聞

朝署簪紳舉喜色以相慶閭巷蒼赤亦矯首而

歡呼明 祖訓之當遵示長幼之有敘第緣中宮有待以致延遲到今茲及禫祥遂求嘉儷元良早定先徵六禮之儀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典卜云其吉肹宸宮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之訥誨言如金石事協典章臣等忝列樞機躬逢盛美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愉前此瀆陳翻自尤其過計竊惟本月二十五日時當長至日煇三珥占云大喜乃知 聖意方動于淵微靈貺已昭于玄象天時人事豈曰偶然萬祉千祥行當輻輳除選婚儀注禮部具題外其 皇長

子冊立加冠皇三子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加冠分封出閣等儀遵 旨俟二宮完日另行題請查得選婚該有 勑諭禮部一道謹擬上請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報東三路捷請發犒賞揭帖

題昨得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征倭東路總兵麻貴報清正因圍困日久十一月十八日燒燬巢穴上船逃去官兵已入島山西生浦城等因兵部覆奏已經奉　旨外今日又接塘報內開中路總兵董一元報新寨倭長石曼子墮我師之計十七日撤兵渡海我師搜斬三十二級奪下米豆什器等物甚多燒燬大寨五座倭衆已皆盡走又一通內開西路總兵劉綎報十八日攻

打行長巢窟奇兵由西北海口以草包土填塹登城內外夾攻倭奴望海奔走殺傷無算水路總兵陳璘因石曼子來援與之酣戰行長因得脫逃石曼子燒死等因臣連得此報不勝喜躍竊惟倭奴小醜自干天誅前者三路進兵不意中路見挫尚賴王師强盛廟筭不搖麻貴收功于東劉綎陳璘收功于西而董一元亦能因敗為功前雖見愚于石曼子而石曼子竟殺于陳璘清正行長雖以身免而倉惶渡海諒天不宥

此賊也今三路堅巢已拔八九惟釜倭尚在必然膽破合兵擊之指日可盡矣臣思參詳三路倭帥何為同日渡海又皆在會議之後此必密得關白死信共議逃歸關白之死似亦近真若其果然則禍本悉拔天意尤厚但倭帥相聚密謀而倭衆必不預聞我京師雖得關報而軍中尚未傳聞相持猶故竭力死抗諸將之力也且倭師雖萌去心非因兵竭糧盡力憊勢窮安肯捨十年之經營為一旦之奔竄此實我兵鼓勇

奮忠雖卻猶進之效所謂天運而人從時至而事起者關白以梟獍之資合六十六島之衆所用皆强力狡謀大將以數十深溝高壘連營八九十里其衆豈下百萬我兵纔出一年又不滿十萬衆寡實為不敵勞逸亦更懸殊而所戰克捷所守亦固圖促使盡竟收此功將士之奉命可謂殫竭心力而無遺矣今關白之死尚未可知縱令果死而成功猶非容易如其未死而成功彌堪嘉録此皆仰仗我　皇上寵靈赫奕聖

武昭宣攬獨斷之上謀不以衆囂而微動決進剿之長策雖嘗小却而彌堅疆吏有所依憑軍資有所請給功罪有所分別機宜有所秉藉以致窮陬奇捷超古震今恩覆屬藩威加天海罷兵有期不勝慶幸第倭情極狡尤宜慎防九仞為山一簣必往申飭將士不可不嚴撫恤勞苦當加優厚臣查得舊年蔚山之捷蒙 聖心特軫兩次發太僕寺馬價銀各五萬兩先行犒賞以致軍中人人感戴彌加激勵今三路奏功比前較大蕩平有緒更須鼓舞伏乞 皇上渙發德音霈宣大賚仍發大僕寺馬價銀十萬兩以示嘉奬犒勞之意使三路將士感誦歡騰倍力爭先剿絕餘寇以收蕩平之績惟冀 上裁臣忝備隆寄莫分 聖憂預覩盛美不勝歡忭謹申慶賀之忱 十二月初五日上

救傅好禮揭帖

題今日伏蒙發下太常寺少卿傅好禮一本為近郊之內假官抽稅辱國虐民乞賜拏究重處等事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不論大小事情挾制朝廷着實出旨欽此先是數日之前本官曾到朝房投揭于臣備言畿輔窮民被害之狀極慮旦夕不測之憂欲臣轉達天聽少回 聖心至于流涕哽咽臣亦因之下淚但因連日閣務煩冗兼之病體不支因循未上聞也不意傅好禮今日又行催奏致干

聖怒臣驚汗不已跼蹐難容竊惟傅好禮迂愚瀆言不當 聖意加之以罪亦復何辭但察本官之心無非為國為民非敢故為觸迕況其人已老資望亦深伏願 皇上曲賜優容以彰天地之量臣既奉口傳不敢有違擬票恭進然實萬不得已之計也儻蒙 皇上霽威霈恩有出于臣愚所望之外或改賜溫詞以安畿民之心或竟寢不下以示候行之意皆 明主之盛節

聖帝之芳規臣顒 皇上為堯舜之君輙此苦口臣無任千祈萬禱之至謹附奏聞 十二月初八日上

先是初五日傳好禮具疏為假官抽稅厲國虐民乞賜拏究等事 上未省發也至八日好禮復持一疏跪伏文華門請面對語甚懇且曰令候旨不得明當復来必得命乃已 上怒以為挾制謫其官是夕上又批發好禮前疏令廠衛逮假官抽稅者盖雖怒之而行其言矣然無何而復有逮固安人之命焉

報東倭平揭帖

題即刻接總督邢玠等火牌飛報內開為釜山一倭不留海寇蕩平事據總兵麻貴差人李功相口報三路倭賊俱聚釜山船隻千餘俱入釜山半在船上聲勢頗大麻總兵列兵圍守西中人馬亦漸東逼倭于二十六日俱上船去訖釜山一倭不留奪獲馬牛甚多等因據此又據總兵官陳璘差官左揚口報自曳橋直至南海閑山等處亦盡收取斬獲頗多俟塘報至日另行具報理合先行馳報等因臣不勝喜躍切惟釜山乃倭奴占據百年之地今一旦掃空不惟朝鮮永無倭患而登萊天津無路可入中國亦永無倭患矣此九九廟威靈 皇上英斷之所致也謹先恭賀以聞 十二月初十日上

請補閣臣疏

奏為閣務缺人辦理孤臣憊極難支懇乞 聖明早賜簡命容令退休以光新政事竊惟內閣缺官今已半載止有趙志皐及臣二員見在而遇病迭興又不全入志皐嘗具疏請補臣亦嘗具疏請補又經三次揭催未蒙簡用臣蒲柳質衰狗馬疾甚實恐人道之患與陰陽之患并于一身而無以謝天下安能避傾潰之咎不稽首于九閽之前竊惟神龍之所以布雨澤于天下

者有風雲為之藉也風雲之藉不厚雖神龍無所施其神矣人主猶神龍也而必藉衆賢為之輔輔理單子是猶微風薄雲何以顯神明之功我 皇上聖神獨運而大澤猶屯于天下輔理之藉不厚也朝廷之有輔臣猶車輿之有輪轂也一輪缺則車不行豈惟不行將有傾敗之虞今獨以二病臣為輔二朽輪耳而不能當一輪之用又何望其鳴和鑾駕大輅狀引重致遠之績臣又知其不可也往時四臣在閣每一事而經四手耳目心思稍有優裕而得慮其所未及舉其所未周乃今獨令臣為之舉四臣之事并于一臣而耳目之應接不暇心思之料理不遑遂有因循姑置溺而不舉之職臣安敢自誣以為盡慊而無憾雖臣本意亦欲策發而謀斷無侶輾轉生疑至增一事為數事之勞愈多愈棼所以病益深衰益甚而職益廢也臣性禀迂愚與世無適火馳四應原非所長晷短天寒尤多不給況素無學問復鮮夾持日暮途遠不免倒

行離羣索居慮難寡過一字有失萬謬叢生小犢僨車啜嗟何及終負任使其危可知竊惟聖祖立制大小官員必有丞貳所以預防人臣非僻之心而厚之以寅恭之益使不抵于悔尤也自古名臣不能以一身獨為而況至愚極陋如臣能獨為乎即在卑僚不可以一人獨任而況代言佐政如閣臣可獨任乎外人不知禁中事必謂閣臣素為上所倚信而不增者乃臣等專擅之由欺蔽之故非上本意不然于 祖宗

設官之意宜增于萬幾樞本之地宜增何為久不增也　皇上聖政一新修廢舉墜諸曹盡補群賢悉登閣臣尤宜增而何久不增也今臣獨策駑足獨瀝枯腸獨當危機獨受惡名惟此閣中夙為射的而以臣為招雖家置一喙其能白乎伏乞　皇上憫臣衰羸危苦之極俯賜骸骨免貽政本之羞尤念政本安危大機早將吏部會推諸臣點用數員若尚未當　聖意乞勑再推二三員以資選擇庶幾輔理無闕而新政有光有如不蒙允行而復需後命遂滋天下之疑而臣亦無所逃誤國妨賢之罪非所望也臣不勝披肝析膽懇祈之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次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祈請懇切忠愛敬慎殊可嘉尚自古國家政務君主于上臣任于下部俞吁咈唐虞賛襄之盛治及我　祖宗設立內閣樞機政本最為詳悉朕豈不知但今閣務繁重倚任尤切人之賢否遽難周知乃欲斟酌發行豈有不補之理便着吏部通將前推再推堪任數員開具來用卿宜

盡心佐理不必疑畏以副眷懷該部知道

言京口儀真稅事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傳出御前墨字揭帖開採橫嶺礦務錦衣衛正千戶鄭一麒一本奏白蓮坡等處採出礦砂陸續煎成餅銀一十六兩五錢恭進適有熟識南直隸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稱說京口閘清江浦等處往來客貨蝟集勅內臣高寀督同王國用等前去計貨立店徵收稅銀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銀兩交內庫收這所奏京口閘土著官民王國用等獻店徵租准着

差御馬監左監丞高寀督率王國用等前去會同彼處撫按官徵收銀兩觧進以濟國用務要奉公守法不許擾害地方店名與做廣寧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羽林左衛中所百戶馬承恩一本奏儀真等處請復舊稅理財最便特遣內府供用庫官暨祿督同徵銀類觧以助大工事奉　聖旨這所奏儀真縣等處舊制設立抽稅衙門令被勢豪奸商侵擾隱昧着差內府供用庫官暨祿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官照舊復徵稅課銀兩觧進以濟國用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到閣竊惟臣受　皇上極重之恩凡可以宣揚德意足國裕民者敢不將順顧思此事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知臣不敢不一言以罄忠悃臣惟我朝軍國錢糧絲毫皆出于江南今江南疲獘之極而又丁荒歉頻仍之際小民嗷嗷思亂甚可寒心況儀真與京口止是一江之隔不上一二里地豈有可兩稅之理徒令內官與外官政務棼雜棍徒奸黨肆

惡橫征商旅不行農民重困　皇上仁民愛物之意抑而不揚二十餘年鴻名盛德從此傷損南京根本之地與國家財賦之區因此搖動且此兩處稅銀不過十餘萬兩取之小民甚苦而國家視之所得幾何必欲取盈亦無難處今賴廟社之靈貺　皇上之洪福海氛既清東師可罷每年浪費可節者多儻宮用有乏雖令戶兵二部間或設處進用亦無不可在部之臣必當竭力豈敢抗違是不煩　聖心籌度而坐享富

饒之益且令群小絶窺伺之奸息掊尅之謀而
天下享安靜和平之福增光 聖德使人人誦
萬壽無疆也臣不勝忠愛欲 皇上繼堯舜之
後稱萬古聖明之主輒此惓惓待命 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朕覧卿奏情詞懇切具見忠愛至意連年以
来西討東征無發賑濟以致帑藏匱竭目今兩宫
雖已就緒三殿將次興工且有應行典禮若非設
處財用安忍加派小民所奏兩處地方不遠京口
閘已免差遣儀真縣等處照前旨行該部知道

謝諭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盧受傳奉 聖意令臣撰京口
儀真二税勅書臣偶有愚得具揭進奏倉卒置
詞蒙被採納即免京口一差臣愚下情豈勝踴
躍自古惟唐虞之朝有都俞吁咈之盛夫君曰
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是是非非此何
足以見堯舜之盛惟君以為是而臣執為非卒
能擇善用中舎己從人此所以為堯舜也益之
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
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
怠無荒四夷来王夫堯舜大聖人也何至有踰
佚法度與夫遊逸淫樂諸事哉而益惓惓以此
致戒乃知一日萬幾豈能委曲無失惟能受言
此所以為堯舜也今日國家財計因征討賑濟
宫工等費尚須有殿工典禮繁費所宜措處
皇上不忍加派于小民而欲取足于商税誠不
得已之心臣體國憂思未嘗不日夜念此而與

主計者相對嚬蹙也但財計惟用兵不可算今東氛淨息矣以後殿工典禮惟在　聖心　聖心體悉而容所司次第斟酌不致浮浪數年之内就緖何難不必過為預憂也孟子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臣不憂財用之不足而憂政事之不擧大學有言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故臣不憂財用之不足而憂民心之或離宋臣司馬光有言天地間財貨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盖銀錢在世其數不多散于民間則遠近

流轉子母相權而賴以養活之人衆聚于公所則積而不流毋錢日少而相生相養之利微通都大邑之中有千金之商數人本處數萬人家皆仰衣食于其間而成富庶之國管仲治齊專務通商以成霸業率此道也臣伏覩　皇上登極以来憂民之言不絶於口而近今以来似覺憂國之心過于憂民玆蒙轉圜仰見　聖心至仁初無今昔第當專責部臣不須多術在昔皇祖時亦有典禮亦嘗用兵更多厲患而　皇祖未嘗憂財之不足則以付之所司而委任責成耳　皇上惟法祖攸行高居安享而成無為之治尚何煩宵旰之憂正月十七日上

京察自陳疏

奏為遵例自陳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今年當
大察京官之期先該吏部等衙門題奉欽依令
大臣照例自陳去留請自上裁臣不肖猥居輔
臣之次容容步趨奉職無狀頃以首輔在告代
庖三月伎倆益盡罪愆益多況茲所察乃六年
中事而臣自甲午入京撫時揣物感昔傷今安
能以頃刻自恕乎臣嘗誦宋臣范仲淹之言曰
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

而成亂政夫仲淹所謂淺末之議者謂刑法之
絲毫輕重錢穀之錙銖利病此類是已久而行
之猶成亂政蓋以其為有司之一節牽補瑣屑
無關政體故也若夫遠大之謀則必言政教之
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賢聖之事業論文武之
得失以此事君貽百世之安造萬民之福庶稱
臣耳臣幼而誦讀三復斯語老而忝竊竟無一
成豈惟無成殆有甚焉自甲午歲臣未入朝以
前天下所苦者倭患之紛糾耳士風之縱橫耳
而邦域之間閭閻之下固晏然也從臣入朝而
天下多事刑法之重輕不知其幾矣詎止于絲
髮錢穀之利病不知其幾矣詎止于錙銖邦域
日以動搖閭閻日以愁苦而異時太平景象不
可復覩則 皇上久安久治之天下自臣為輔
而不免于危亂之憂矣即淺末之議尚不能一
補塞一維持而況于遠大之謀哉蓋臣墻觀局
見所識不大淺中弱植所持不堅鄙心未化無
以立準而標衡小器難恢莫克積誠而動主位

以德輕身偕心病每過廟門分為 祖宗所誅
殛每入闕門則待孔子之鳴鼓外揆公法顯黜
猶為寬誅內省私情褫歸斯其厚倖 皇上澄
清九流宜自大僚始作新庶政宜自政本始臣
謹引例自陳求身俟罪伏望亟賜乾斷先加罷
免庶本端表正而百執事淬礪承風矣臣無任
惶恐待命之至 正月二十四日上 次日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公忠端謹清望素隆朕切倚任
豈可引例求退宜益盡心匡贊以裨化理不允辭

吏部知道

言東功當賞不當罪揭帖

題近日朝鮮贊畫主事丁應泰有本臣未見其詳傳聞疏末言臣曾經露章不宜預票伏惟

皇上聖明事事獨斷臣雖擬票悉稟上裁應泰當論臣臣當引避豈敢復有參預但思此事乃軍國大務臣既在閣又適代庖而噤無一言則何以稱輔弼之名報　皇上特達之恩又臣之大懼也臣今萬不得已除不敢預票外輒效區區犬馬之忠亦不知其當否臣惟東倭發難已

經七年一旦蕩平此非常喜事一則　天地

祖宗默祐國家無疆之福一則　皇上智勇

天錫獨斷不搖之大功然而十萬將士披堅執鋭萬里遠征仰承威靈之重以伸撻伐之勳其勞亦不可泯也據奏賂倭賣國則將士皆當有罪不得言功矣此十萬人者久勞于外瞻望恩澤如農之望有秋也一旦失其所望而又加之以罪竊恐人心忿怨不可強制萬一激變為梗是一倭去而一倭生損國威重亦不可知賂倭

事情豈敢懸斷其有無亦何必曲為之庇護顧思　屢旨責成惟取蕩平既已蕩平當從功論即應泰之能激勵将士亦是一功所宜同録古稱功疑從賞罪疑從輕此聖王治天下之要道今日之事似宜務從寛厚溥加恩澤以慰士卒久勞之心以平各官相持之情且將天兵無敵之威　皇上廟算之神宣布天下而使夷狄盜賊絶其輕侮窺伺之意光于史冊震耀千古盛德美功垂之無窮此其所得為最大也若因人

臣之一節小爭而牽連無已以致功賞不速國體有妨不惟以後有事之時難以用人即今日十萬人馬未易收拾臣之憂也恐致悞國不忍不言輒敢不避形迹竭誠上聞伏惟　聖明不以臣之不肖而棄其言萬一臣言可採乞特降
聖諭令該部施行臣無任祈望之至（正月二十六日上）

丁應泰本幾惑　聖心已授意陳監擬
旨將批矣而此揭適上遽得停批臣聞之
感泣流血　上實明聖而浮雲蔽之一言

而可回敢謂吾　君不能哉

言考察自陳官擬去揭帖

題今日蒙發各官自陳本令臣票擬查得舊規在京四品以上自陳去留不下部覆竟票 上裁例當去其一二以昭 聖主之威福方今乾陽御天諸臣皆砥礪自效無甚不肖之人 皇上神明照察伏惟欽斷其協理戎政兵部左侍郎余立生平謹飭亦無可指但入官年久體貌頗衰屢曾乞休未蒙賜允似應准其致仕臣票擬以上此係詢之吏部採之公評非臣之私臆也恭俟 聖裁施行 正月二十八日上

請照推點陞科道揭帖

題照得各衙門官但以得陞為榮不分內外惟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門官地居清要以內轉為榮外轉為辱外官雖尊不屑為也故舊例考察畢後凡四衙門有汰處未盡者即從外補蓋因平時無法處之借此以為遣發俗語謂之明陞暗降又每年二月八月科道官有年例之陞亦是此意 祖宗良法相傳已久不可廢也近年以來偶有推而未允者被推之人心懷忿恨憑

恃要路播弄風波如舊年戴士衡恨白所知之推橫開禍端可以鑒已今京察畢復當推陞四衙門官儻又不蒙點發或點其陪推竊恐此人懷怨踵計又生事端以為明時之累伏望 皇上俯從部意咸賜照點庶幾要路肅清而煩言永息政體所係臣敢預為之請臣又思考察之後缺官甚多諸凡所推悉祈留神統發則遷轉接續而事無曠廢又大小臣工顒望之意也 二月初七日上

諫遣榷使揭帖

題近日京口榷使　皇上幸聽臣言即時罷遣臣感激　恩知徹于心膂不可以言盡也臣尚延殘喘莫非大造之生成未罄愚忠輒申不諒之祈禱臣早歲遭逢　聖明日侍講讀于穆清常欲致君于堯舜講大學終篇則深以財聚則民散為戒講孟子首簡又以後義先利進規蓋于當時未嘗不丁寧啟沃豈其今日乃可以依違順從也伏見比日言利之蹤不絕于御前搜

括之使四出于天下椎心瀝血抑鬱錯愕愧居論道經邦之官恥為容悅佞諛之輩仰天俯地莫置一身　皇上至聖至明頻垂省察臣且未暇悉數其餘即以市舶一事言之則知各處之言利者虛妄不足信矣謹按浙江市舶司舊在寧波府臣寧波人也備知其詳建置之時因日本番船進貢而設有內監官一人文職提舉官一人嘉靖初裁革內監官嘉靖中倭亂貢絕并裁提舉官今倭奴久已絕貢番船息影不來無

市無船定海一關不過本地漁船及近境商船出入軍門譏察非常因而稅之所稅實數臣不能記大氐不過千兩悉充兵餉之需利甚薄也忽于昨日有留守後衛百戶張宗仁言歲可稅銀四萬兩而蒙遣奉御劉成往夫此稅原無幾何而一設市舶即不足以充本監衙門公用又安得取盈而上供既不足于上供勢必遍搜各府巧征橫索祈免　皇上之譴責而不顧小民之怨咨臣恐利未得而徒褻朝命辱國體也當

初市舶為番貨買賣而設尚謂徒擾于民無益于國罷之今無船久矣復何稅焉　皇上試召張宗仁等而問其所謂市舶者何義彼且緘口不能對又何知其所入之多寡也蓋寧波府原係窮邊不通商賈所謂市舶者但以三年五年之間倭番一貢有海船來設置內臣鎮定之防其為亂而非以為利絕倭之後久已罷設而本地方無一市一船也安所得多銀而進之臣今請罷必以臣為庇其鄉里而不足信臣雖庇其

鄉里鄉里未必感臣臣欺罔　皇上　皇上必罪臣臣雖不肖擔不敢以鄉里之故欺　皇上也但臣叨在日月之際而不言則浙中撫按道府等官及鄉之父老子弟必責臣本鄉之事尚爾聾啞又何以佐理　聖明叅知幾務故不得不以實聞儻　皇上之信臣不加于信張宗仁則萬不得已又有一說見今織造有太監孫隆開礦有僉書劉忠皆在浙中皆　皇上親信之臣必不欺也試以密札問之當知臣言不妄況

設一衙門則有一衙門之費雖　明旨禁其擾害而地方自當供應皆民財也皆官帑也其所費又當數倍于進用浙之民豈不盡乎伏乞皇上俯念濱海地方土瘠賦繁民力久困有萬難支持之勢俯採臣言免差市舶臣之萬幸浙之萬幸不然乞將今差劉成停止而于織造孫隆開礦劉忠二人内改命一員令其就彼兼管前事仍命其或多或寡從實徵收不得分外搜索以滋民困則尚姑徐徐之小策也夫海内利病皆臣所宜陳說但知之未真者猶難深言知而不言罪將安往　皇上天縱聖明必因臣之所言以及臣之所未言臣惓惓忠愛彌無窮焉又非獨為一鄉請命便謂可以塞責也古語云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臣亦云民受一分之賜　皇上增萬分之福臣顧畏民喦增光　聖德惟恃　眷知輒忘觸忤不勝懇切祈求之至

二月初十日上

催發會議丁應泰本揭帖

臣惟國有大事則下九卿會議更大者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會議至于府部九卿科道會議則盡在廷之公論無復有餘矣議若有異猶似可疑至于盡同更無可疑矣自有東䨱来 皇上以聖明獨斷無不中合機宜爰收蕩平之績近日賄倭退兵之説起明旨謂七年狂寇豈五千兩銀能買其退敗此一言真天下萬世不易之定論中外咸誦 皇上明見萬里非虚語也

今覆議已上而未蒙批發則東師之功罪必不敢叙而將士之疑畏必不能釋臣日夜憂慮十萬兵衆恐其久而生變朝鮮君民恐其久而生疑此事十分美成獨此毫釐牽制不免稽盛典而留衆心早完一日則國家一日之福也盖丁應泰内失將士之心外失朝鮮之心萬無可留之理而其所奏蔚山事情有勘科係 皇上所特遣自當從公勘報必有定論惟是一斷之間于國體軍情大有關係臣且不暇多言只如兵費一節十萬軍馬在彼每一日該費銀一萬兩每一月該費銀三十萬兩若遲留一日多費一萬兩遲留一月多費三十萬兩夫善取不如善節空費府庫不大可惜乎又如朝鮮陪臣因辨誣謗帶領多人待命兩月光禄供給亦復不貲若早為之昭雪此費又省幾何以上特就臣所聞見言之耳若乃自薊至遼驛遞糧餉因東征未了而費者不知其幾自山東海路到朝鮮兵船餉船尚不絶運所費又不知其幾向無爭辨

則此時督撫已可奏功已可撤兵矣惟因誣奏不已乃復虚費無窮儻復致有意外激變之事其禍與費又可勝計乎伏望即將會議本批發并將前次會議朝鮮國王本亦批發二本一發則處置東事者盡善盡美全始全終而無一毫之滲漏真可垂之萬古銘諸東海與日月齊明天地並久矣臣樂觀成功惟欲輔全盛美俾無少缺不勝款款之愚悚息俟命二月二十日上

催允四川總督揭帖

題今日蒙發兵部奏請先撤劉綎兵馬防禦播酋一本守票仰見西顧憂勞至意除臣即時擬票外臣思前日吏部因科臣建言議改四川巡撫為總督兼轄川貴湖廣三省以便防禦播酋實為當今切要良策蓋楊應龍近日肆害三省殺掠無數屢經該撫按告急甚有難制之勢惟改總督則衙門不必增費而節制可以歸一庶便剿處之圖今巡撫譚希思已因京察奉旨調用正需交代之際官無固志而寇復跳梁事難復緩望即允發促部會推刻期赴任庶使逆酋知儆三省獲安 二月二十四日上

諫變法征利揭帖

題臣以譾庸誤塵輔弼元首股肱義同一體疾痛痾癢靡不相關伏見 聖明睿知動符帝王竊以為堯舜成康于今復覩而乃為群小所中競開利端日遣中使四出絡繹不絕至于上激霆怒逮繫守臣烈焰益張衺謀愈進盛明之朝豈宜有此關係最大夫天之立君非使之自奉適而已所以使為元元百姓主也百姓有顛連無告則君當為之拯救有貪污強暴則君當為之誅殛如此始為天心所享而人皆悅從可以長保其富貴不能為百姓主百姓必揚揚去矣頃年經費浩繁司計者日夜持籌苟有絲毫遺利誰肯漏隱而留與群小言者蓋臣工計其利復計其害能斟酌于利害之際而處置有方群小顧其利不顧其害但攘臂于掊尅之謀而攪亂無極故財賦之計必當與士君子謀不可與閭閻小人謀也昔劉晏為唐理財一切委任士人不任胥吏胥吏尚不委任況群小哉財者生

民朝夕之需性命所關一錢得失不惜破命而
爭其急如此人主以軍國之費不得不徵則必
與達國體識民情明義理知時務者百畨諮議
百畨規畫務俾上下無怨遠近不驚有恩以結
而使之樂于供有政以齊而使之不難于供然
後布其法于天下盖　祖宗于成法世世謹守
無敢以已意嘗試而漫為也今閭閻小人何知
民情何知國體何知義理何知時宜變法征利
何等大事而乃隨奏隨准星火促行不令閣部

議擬不許科道封駁不傷于太易乎理財之法
不可偏委一人　祖宗定制錢糧互相覺察故
弊源清而蠹竇塞今獨使一人專勑行事惟意
所為憑恃寵靈擅作威福以勢凌撫按使不敢
一問其出入以刑刼有司使不得一加調停彼
其潔已奉公耶人亦不得而知彼其侵牟無藝
耶人亦不得而知惟奏官是仗喇唬是用一人
尚足為害況于多人一處尚不能堪況于遍處
使　皇上二十七年愛民之心鬱而不揚雖諄

諄戒其不許擾民然不擾民何能得財卒亦付
之空言矣群小之嗜利也如蠅之附腥蚊之嗜
血而又使之有所憑藉此所謂虎而翼者也中
官生長禁內何知民艱況所推舉不出於該監
而出於群小此所謂虎而冠者也彼群小者皆
四方無籍不齒鄉黨之人或犯罪脱逃或遊手
乞食或强盜竊盜常思飛揚跋扈以亂天下者
頃因東事悉走京師會東事告成擯棄不收而
乃設此詭計以圖一逞皆亂民也安可與之謀

國乎群虎百出逢人跑跱寸寸張羅層層設穽
於是商旅必不行而賦税無所得且至于索居
民矣於是居民見索生理日迫而禍且至于尋
干戈為盜賊矣百孔千瘡良醫莫措其手土崩
瓦解良吏莫施其力是　皇上歛財之意本以
備不虞而反以召不虞也臣覩宮中費用甚儉
無濫賞無妄施竊計一歲所節當不下數十萬
此盛德也東師既罷又當歲省數百萬此亦時
也又如昨者群臣爭辨東事　皇上以一言斷

之早斷一日即省費一萬此聖政也可見裕國之術在留心政事政事既治國用自充臣請借此為例而試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中使衙門皆係創設並無舊緒可因又係特遣不比泛常差使大約中使一員其管家司房豈下十人在外直堂官吏書手須二三十人門厨皂隸更夫等役復當二三十人快手巡攔之類二三十人略計其數已百人矣至于分遣官員豈下十人此十人者各須百人之役則千人矣凡此

千人皆欲養其父母妻子僮僕每家但以十口為率則萬人矣每人日給須銀一錢萬人日給須銀一千一年須四十餘萬矣是創設一中貴衙門而每歲費官銀四十餘萬及其所進纔得數萬此不亦空費者多而實得者少徒養游手之人以竭官私之儲而斂百姓之怨乎計今所遣已二十處歲當糜天下八百萬倍加于征倭之費則倭雖平而餉愈增安得息肩之日也況其倚勢為奸橫征强奪者又何限小民何所歸

命乎　聖思甚密聖美甚精于此偶未之及耳伏願深惟治亂之源詳審重輕之辨掣回所差內臣遣發原奏官民仍勑以後不許再有瀆奏以杜亂萌　明詔內外各該衙門修舉政事無令冗耗以節財流舉天下財計盡責成户部俾令悉心籌畫以開財源則府庫坐見充盈而田里亦無愁病元元萬姓國本庶得復安　大聖人之鴻名盛業垂于萬萬世矣用臣之言而不效臣請伏妄言之誅二月二十七日上

此疏上後內差為之少止而河南山東蘇松常鎮皆併差于礦使蓋亦稍見採用云

劾王官揭帖

題臣昨出朝至端門外有一官揚揚而來以惡語侵臣臣謹避之及遣人詢問乃義勇右衛百户王官也臣是時以為小官無知宜加容忍不曾少露聲色始免其辱即有衆人攙扶而去臣靜思之王官于正月二十四日上本以防倭為名進錢一萬二千兩討南京黄天蕩地方設立營伍結黨販塩仍求朝廷每年費十數萬兩贍彼防守蒙發臣票臣思南京乃國家陪都江南

為財賦要地而兵馬錢糧皆軍國大計塩利又九邊接濟之長策防倭之兵宜在于海邊不宜在于腹裡況倭氛已淨正當撤兵息民之時何得更創營伍且南京武備自有營兵總之于兵部水兵總之于操江上下江又有會哨巡視等官何賴一小官建言增兵始為長策又以萬金之利玩侮　至尊進上甚少而費國甚多種種狂悖罪不容于誅矣竊詳其意蓋因黄天蕩在大江之中原係浩渺賊藪彼欲得之以為巢穴奉　旨給與誰敢制之因而恣行刼掠打塩賣塩聚衆起事東危京城西侵淮揚南窺蘇松北侮江西志不在小又自謂一呼之下即可聚數千精勇其為倡亂之首復何疑也當時臣恭票上進伏計　聖明必不以臣擬為非顧久未蒙發臣實關心觸事感衷義不容默今日若不處治他日滋蔓其費兵力財力又當不貲輒請批發處治以絶海内盗賊覬覦之心臣非褊量寡容而有此衆論誠以憂國深懐日夜不能釋

之故伏乞　聖明亮允實社稷之福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懇切思慮周詳深慰朕懐嘉尚不已宜益展猷為弼成化理奸逆結黨陰蓄異志同謀狂肆已有旨了特諭卿知　三月初二日上　即日

救包見捷揭帖

題昨見户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一本為懇乞
聖明罷礦市撤中官以弭亂本以安宗社事奉
聖旨朕恭閲　祖宗訓録已知國初各省直皆有
欽差内官鎮守監鎗等項與同該省文武將吏
協同行事體訪官員得失軍民利獘其間徵收
税課進獻土産以濟國用相沿以久至于嘉靖
年間撤回停止但令典禮相繼工作浩繁費用
不敷若不權宜措辦安忍加派小民朕敬　天

法　祖四海一家稍俟充足自有處分且礦店
税課屢旨已悉非王官等招兵立營陰蓄異謀
之比你每職司言責不諳時務黨護庇私要名
賣直好生狂肆包見捷這畜本當拿問重治姑
且降一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其餘的且
各罰俸一年若有再来激擾的一併重治不饒
吏部知道欽此臣俯伏捧誦不勝驚駭不勝悚
懼竊念見捷小臣上觸　聖怒見捷方譴而臣
不能以一言救解臣心不安　皇上方怒而臣
不能以一言將順臣心尤不安　聖意堅固開
導甚難少有磯激豈惟無益于救解而或反增
夫罪譴小臣之虀粉國事之決裂皆不可知此
固臣當量力審幾之時從容轉移之會也顧
皇上平氣葆和虚懐廣度俯思臣言必有萬一
之裨臣聞治天下有經常之法有權宜之術經
常之法　祖宗之所世守天下之所共遵可萬
世常行而無敝豈以一時匱乏而不可用也權
宜之術　祖宗之所偶有天下之所駭聞可暫

行于一時而不可以久行可止行于一處而不
可以遍行故生民視之為苦而不能無怨人臣
議之為非而不能無言經常之法辟之膏粱也
權宜之術譬之藥石也膏粱可以常進而藥石
不可以常進有人于此日以藥石為膏粱而其
子姪昆弟臣僕苦口諫之所不悦而從者希矣
今礦店等事非　祖宗之舊制非有司之常守
竭百姓之膏血貽社稷之大憂體國慮時之人
往往聚首而寒心盖不獨一見捷等乃滿朝文

武相率而固請于　君父之前者也　明旨謂
權宜措辦稍俟充足自有處分則　皇上之心
亦知此非經常之法但暫一試而旋當報罷者
也若是則言者固當言而未可盡非聽者亦當
聽而未可遽怒矣夫雷霆之威豈宜輕擊輕擊
則陰陽失和而萬物不生臣以為見捷此疏宜
溫詞開諭使知權宜之事偶一暫行如不可行
次第當罷則民心自安群言亦定遽降顯罰絕
人再言是以藥石為膏粱屏忠言于不信更張

無日改圖絕望臣等不勝大懼矣伏乞　皇上
念天下大事非胸臆可以獨制天下人心非威
嚴可以强服治亂安危之幾必使衆人共言之
而與衆人共圖之上法　祖宗務法其所遵而
無法其所悔將處置包見捷一　旨俯賜收回
以安人心以光　聖德或明示以權宜之意罷
舉之期使海內民心不驚不疑而大小臣工相
忘于無言天下幸甚臣又惟之事經于滿朝之
所言則天下人心之所同然不可違也臣為
皇上腹心之臣豈不欲將順而不能違天下之
人心則不得不出于直救臣顧　皇上亦毋謂
天子之尊可以抑拂天下人之心天子之所以
尊者以天下人共順而尊之也天下有不順則
不尊矣竊料見捷被譴滿朝之臣必群起而救
之若復遷怒于其間則人心益失而國體愈傷
是又臣之所大慮也伏望　皇上深惟遠計大
加含容和顏色而受之以昭天地之量以保尊
崇之體臣不勝懇懇預禱之至　三月十四日上十五日奉

御批諭內閣朕覽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已悉洞知
但怒此輩不諒上意逞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
已知道了特諭卿知

謝諭揭帖
題昨戸科都給事中包見捷等以言礦市忤
聖心致蒙降罰臣祈　皇上平氣葆和虛懷茹
納究經常權宜之殊術為輕重乆暫之異用經
常可以世守權宜難于乆行言者固當言而未
可盡非聽者亦當聽而不宜遽怒又恐自今以
後尚有言者儻有餘怒或加重處則雷霆終日
轟轟有妨雨露之澤霜雪不時凛凛豈昭天地
之仁懇切預禱乞賜優容庶使遠近民心不致

驚畏不但諸臣之幸而已也臣意如此顧情迫
才鈍詞不宣意大懼干瀆　尊嚴至今悸悚今
日文書官盧受恭捧　御批到閣諭内閣朕覽
卿奏忠君憂國至意已悉洞知但怒此輩不諒
上意逞臆煩擾姑從輕處了所奏已知道了特
諭卿知欽此臣循環三復流涕被面若拜萬金
之賜何勝銜結伏念臣賦命不猶煢然無侶居
鄉立朝皆鮮同志乃今復以一身直閣莫共商
求任性冥行觸情妄發自分得罪匪朝伊夕何

期乾坤覆露父毋鑒容雖于所請之事未即畀
春而藹然知遇之意已溢言外臣雖孤立而
聖眷若此天下之最不孤者莫如臣矣能不感
奮以圖報耶恭讀諭以忠君憂國四字許臣實
深褒奬顧臣自揣亦私以此期許而不敢過遜
蓋臣自登朝無一日不周旋于講幃之間親承
玉音屢沐賜賚自頂至踵誰非恩波臣父毋每
訓臣曰若負　皇上是負天地臣佩服此言涙
未嘗收揺此一生斃而後已况今奉非常委托

于群臣中更無比兩敢復有一毫欺罔懈怠推
托依違于其間哉第此心念念欲　皇上為堯
舜之君而少有同異即如疾痛之切體此心念
念欲　皇上之民為唐虞之民而少有失所即
如焚溺之在身故托之章疏竭其鄙愚不得不
有違拂之辭而非好為牴悟也惟賜採行是臣
得紓其忠愛之時矣臣見不忠之人若鷹鸇之
逐惡鳥决不敢為之救解為之救解者亦必忠
君憂國之臣不然臣豈忍以不貲之身為不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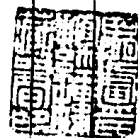
人出力共惟　皇上亮臣此意則孤臣有托矣
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昭泰交之盛謹欽
感激踴躍欣忭之意恭謝以聞

言徐觀瀾不可復遣勘揭帖
題今日偶感不能入閣然未敢瀆奏伏蒙發本
到臣擬票內有勘科徐觀瀾一本辨邢玠之奏
及言不能復勘等情臣反覆參詳難于下筆蓋
觀瀾與玠等互相奏訐讐恨已深有如水火之
異勢矣若不共聚一處尚可與之解和今既責
其共勘而使勢如水火之人聚于一處啟口容
聲皆是矛盾尚有何人居中調和而了此大公
案乎不至于相毆相擊反褻國體為外夷笑不
已也私仇為小國事為大固是正論但釋嫌去
忌先國家之事而後私仇自非上聖心腸不能
及此大賢以下非所望矣必責人以大聖人之
事了東方一大公案以成就不世之大勳業竊
恐觀瀾不能玠等亦不能也觀瀾去必不恊不
去必再辭徒令往返道途躭延日月是屢催勘
功而終無奏報之日屢念將士而終無恤錄之
時矣從来叙功決無不勘之理今監軍物故事
托勘科勘科趦趄又將誰托即使勘来必與玠

等大有異同兵部題覆又將安從若令再勘則
將士皆四方之人一散不可復聚從何質正若
欲不勘則戰者必欲從厚和者必欲從薄紛紛
爭辨何時可已朝廷處置不當何以服人心而
杜人口事幾之分在于今日不可不慎也欲另
遣往勘雖嚴限即行尚須一月不免拖延臣前
日擬將遼東巡按往代陳劾意正為此陳劾初
亦以遼東巡按而兼監軍者循此舊規故輙擬
也今若以遼按不可遣則及今另遣廷臣似猶

得策不然擔閣愈久而議論益多矣臣票擬不
難不過慰諭觀瀾令其釋嫌去忌仍前往勘而
已然于臣私計甚便而國計非忠何則終難回
觀瀾之成心亦終難回玠等成心而徒孤屢旨
催促之意或反釀東師不虞之變則皆臣今日
依違苟且所致是不忠故不敢也此事非臣下
所能裁斷不敢不言臣驚魂未定不宜復預東
事然頗知獨立未嘗預和亦未嘗預戰惟理是
從至于懷苟且之心以誤國家則萬不敢願少
輟萬幾一加展轉勿謂東事已了勘功小節而
輕之勿謂成命已須難于轉移而執之為將士
造福為軍興惜費保國家之威重鎮四夷之觀
瞻詳決善處以免後來之紛紛臣為此扶病具
揭詞不盡情將徐觀瀾原本封進恭候 聖諭
方敢票擬 三月二十四日上

敬事草卷五目録

偶疾揭帖
謝論揭帖
報入直揭帖
保劉元震揭帖
辭甘鎮大捷加恩疏
辭栗首輔加恩疏揭帖
再辭加恩疏
三辭加恩廕子疏
獻倭捷請御午門揭帖
救吴寳秀揭帖
御午門樓乞扈從面對揭帖
平倭請頒詔揭帖
請補閣賜閒疏
倭平言兵不可易動揭帖
論好貨好勇好色揭帖
請禱雨揭帖
録上萬曆十三年禱雨聖政揭帖

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聖政
乞大減典禮買辦揭帖
言太倉罄竭揭帖
催發吏部陞官本揭帖
乞止典禮錢粮揭帖
分别降謫官員揭帖
催點閣臣揭帖
催考選科道揭帖
又催考選科道揭帖
防虜揭帖
回防虜諭揭帖
乞罷廣西貴州税使揭帖
田奏揭帖

敬事草卷五

桂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偶病揭帖

題臣昨因感冒不能入閣辦事深慙曠職今日早起正擬趨赴眩運復作脚膝軟怯容臣再調理一日明當進閣不敢偷安臣不勝悚懼之至謹具題知 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上即日奉

御批朕覽奏知卿偶感微疾本送私寓票擬卿宜愼加調攝稍可即入輔政特諭卿知

謝諭揭帖

題今日臣因偶病妨直具揭陳情奉 御批云云欽此該文書官史賔恭捧到臣臣謹焚香叩頭莊誦恭領訖竊惟臣昨日病未入閣心期今日可入不意清晨起時頭眩脚軟嘔惡欲仆又復逡巡就寢念閣中更無同寅而臣至曠廢兩日負罪不小敢不奏知不意 聖慈曲軫特賜温綸且許本送私寓票擬尤為超踰體息如臣幺麽何以堪此臣身雖在寓而心懸闕庭日乾夕惕度刻如歲但病係痰火而時近炎夏誠恐發作無時有難决擬若再難强容臣遵奉特諭私寓票擬苟可扶掖决不敢怙恃寵私偷安自便也謹陳感激微忱恭謝超常恩眷回奏以聞 四月初六日上

報入直揭帖

題臣昨以偶病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捧溫旨慰諭臣不勝感泣當已具揭恭謝想蒙賜覽昨暮天涼臣獲一睡今日扶掖入閣謹具奏知但臣衰病侵尋拮据莫逮兩日少懈便覺閣務叢積人情玩弛乃知古之大臣日乾夕惕宜無暇遑而官盛任使實不可缺　皇上一日不棄臣臣一日不敢惜狗馬之力但閣臣員缺已久伏望早賜增補使臣有所銜藉以同心報國又臣區區狗馬之忠也四月初七日上

保劉元震揭帖

題今日日講官侍郎劉元震揭帖到臣告病求去內云已經具奏臣看得日講官每日撰進講章事關啟沃本官學問淵源視身恭謹兼管教習庶吉士勤于訓誨入官幾三十年清白一節今春自陳臣擬照舊供職實非有私惟因未蒙批發本官心懷憂慮不敢寧居故有此乞伏望皇上念其效勞有年俯留供職則講筵庶有裨益詞林亦不乏人伏候　敕旨四月初八日上

辭甘鎮大捷加恩疏

二臣奏為恩命踰涯措躬無地乞容辭免以安分誼事本月初十日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勑吏部甘鎮大獲全勝奇捷殊常内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臯加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五十兩彩段二表裡次輔一貫加少保吏部尚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裏各餘官如故都照新銜

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臣等仰被隆恩俯循愚分驚隨寵至慚與悚并竊惟朝廷欲行勸功之典則不得以特賞槩無功臣子欲懷立功之心則不得以冐功膺懋賞臣等佐理無狀罪愆多端慮高位之疾頗憂常職之猶愧朝夕跼蹐起處靡寧昨者賔酋畜謀甘鎮傳警邊臣合策驕醜就殲斬馘七百有奇招降五百餘口漢番憤悒朝野歡騰此皆　廟社凝庥神祇錫佑聖武昭于九塞皇稜暢于三垂自天降功誰敢貪此至於奉宣威靈獎率將士或運籌幕府或執銳戎行亦惟疆圉諸臣之力臣等優游巖廊偶逢盛事何忠之殫何謀之運何勞可敘何績可稱而與介冑勞臣分功受賞是大造不無偏予而近臣先被溢私也况前年因延綏之捷進殿加官錫綸延世至今負乘猶有餘慚乃又叨踰何所用恥秩太崇則傾仆易恩太重則稱塞難揣分揆恒其能須臾自遑乎伏望　皇上俯鑒懇衷收回成命容臣等並免陞賞庶繁纓

不至于見惜而斗量稍緩于毓傾矣臣等不勝激切祈望之至奉

聖旨甘鎮奇捷殊常朕心嘉悅不已卿等運籌帷幄匡輔贊襄勞績宜當首敘加恩示酬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票首輔加恩疏揭帖

題發下票本內有首輔趙志皐辭免加恩一本伏念臣等叨居輔職碌碌無功仰蒙　皇上垂念國體因甘鎮大捷並加異數臣等已經共疏懇辭未蒙　俞允為欲各言其情故志皐有特疏臣亦有特疏疏雖各具意出同然志皐此疏願　皇上特賜准辭俾臣亦得隨例並免以安止足之分不勝忻幸謹封還原本不敢預票惟聖明亮允乾斷四月十四日上

再辭加恩疏

奏為恩重踰涯揣躬難冒再瀝悃誠俯容辭免事伏蒙　皇上以甘鎮大捷加恩臣等臣隨首輔志皐具疏懇辭奉　聖旨甘鎮奇捷殊常朕心嘉悅不已卿等運籌帷幄匡輔贊襄勞績宜當首敘加恩示酬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除銀兩表裏先該臣候旨間文書官史賓恭捧到臣私寓不敢固辭謹叩頭祇領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其陞轉廕誥等恩實為踰溢萬不敢承乃微誠未獲上通而諭旨更加溫渥豈以臣等為例辭而已乎夫恩波浩蕩斯乃上惠人臣內揣尤甚分明首輔有懷亦既專疏自懇矣臣亦何敢畏避煩瀆不一畢吐乎臣叨竊大位頃復代庖正思薦達同升以廣茅茹之途引避微躬以逃鵜梁之誚而宜退且進無功受賞冒濫之風先自臣始靜言思之實難為顏今天下孽孽多萌災沴時作財用告匱致礦稅之紛紜法制陵夷縱豺狼之搏噬屢憂

猶大猶逆未芟疏鑿正勤採辦莫集臣方慚格正之罔效恨誚剿之無能而奈何因此一捷遽謂帷幄有人勞績宜敘耶且以閣臣敘邊功昔固有之但其時臣主俱榮信有勞績亦何慚之有茲 皇上獨運安攘之策邊臣交成撻伐之勳而臣之魔膚僅持文墨事任功效與昔懸殊何至論賞尚循彝典難為天下解矣伏望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成命容臣以原官供職用免官謗而責後圖則臣之所得已弘敢不夙夜臣

不勝惶恐待命之至四月十四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甘鎮奏報奇捷誠邊臣戰士戮力同心朕已鑒知陞賞俱從優敘卿為輔臣朝夕協贊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寔為舊典乃屢疏陳乞情詞懇切陞轉加銜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其廕子恩命宜勉祇承慎勿固辭卿宜益展謀猷弼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三辭加恩廕子疏

奏為奉職無狀冒恩增危三瀝固祈望收成命事頃因甘鎮奇捷加恩臣等臣不勝跼蹐謹奏為恩重踰涯揣躬難冒再瀝悃誠俯容辭免事奉 聖旨甘鎮奏報奇捷誠邊臣戰士戮力同心朕已鑒知陞賞俱從優敘卿為輔臣朝夕協贊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寔為舊典乃屢疏陳乞情詞懇切陞轉加銜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其廕子恩命宜勉祇承慎勿固辭卿宜益展謀

猷弼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欽此溫綸下布感涕溢零 聖心殊甚體憐而世賞猶然濫及顧反覆思維真有難于靦受者臣亦何敢憚于煩瀆而不披析以懇乎蓋西陲之捷仰藉我 皇上英略如神威稜遐鬯將吏效命爰奏成功臣德不足以干羽階庭才不足以折衝俎豆眇無籌策以奉贊襄前此兩疏已備此意抑臣所慚猶不止此臣職在輔弼事總綱維四方艱虞孰非臣責今西陲雖振國霊而海內實

多釁隙憂不在四夷而在中國患不在財貨而在民心邦之杌陧有若綴旒蹶起救之每苦無策臣方當貶秩以謝天下歛迹以避賢人又何腼懷冒玆優渥且膺子之命 聖朝以延世之賞厚臣下至恩也天下之民當子豈殊于臣之子當子乃 皇上推子民之意以及臣而臣不能奉 皇上德意以及民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臣今日之謂徒令賞罰失中勸懲失次而無以為磨礪人心之具整頓綱紀之資此

臣所為聞命縮恧而大懼隕越以辱朝廷者也伏望 皇上俯鑒微誠絕無矯飾將膺子恩命并聽辭免庶使臣得少逭毫末之罪以為朝著之率儻效尺寸之功再俟異時之賜臣無任戰慄禱祈之至 四月十六日上 十八日奉

聖旨敘勞加恩國家彝典卿宜仰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獻倭捷請御午門揭帖

仰惟 皇上神明踐阼二十七年文治既敷武功亦暢閒有幺麽竊發靡不旋踵芟夷始含蝥而跳梁終駢肩而伏斧然猶一方之小醜而非絕世之梟椎力不殫于經年事不勞于再舉惟逆酋平秀吉飛揚海外嘯聚夷羣乘纂國之餘兇肆啟疆之役計蹂躪屬國盤據釜山方弭耳以乞封忽磨牙而橫噬朝鮮百年之社稷蕩為丘墟八道之生靈悉塗草莽而我頓兵三路轉

餉踰年雖寧鎮哱賊甘鎮賔酋其毒未有如此之甚者也恭遇 皇上毅然獨斷大發六師黜道旁之煩言制幄中之勝算于是將士用命水陸交馳秉倭運之天亡暢威稜于日域馘俘無算蕩掃靡遺危國復存捷書飛奏天地為之開霽朝野為之歡騰宜遵典彝昭告成事伏望

皇上俯從部請親御午門獻捷獻俘懾邉圉窺覦之釁受朝受賀慰臣民仰望之心則日月增光大啟重昏之旦乾坤忻合永延全盛之禧臣

等無任踴躍祈求之至四月二十一日上

救吳寶秀揭帖

二臣題臣等聞知江西南康府知府吳寶秀被逮到京諮訪輿論委有可以哀憐者雷霆之下無人申救臣等若不為言下情終難　上達除李道所奏事情已有江西巡撫夏良心巡按馮應鳳各本諒蒙　慈覽但念寶秀係新任官到南康纔十六日罪過必少遽爾被逮殊為可憐又其被逮之日伊妻盡出簪珥得銀不及四兩付彼盤費而即感激痛傷自縊身死遺下七十八

歲之老母八歲以下子女三人離家七千餘里未得還鄉又無兄弟在家可依孱然書生若下詔獄必致糜碎種種苦情又可憐也臣等竊惟皇上聞此必加矜惻如蒙特賜貸宥實天地再生之德若不遽宥望乞從寬處分免發鎮撫司竟付法司擬罪或褫職為民或發配發落使其歸收妻骸送老母幼子還鄉以活一家之命亦昭　皇上曲全之仁應古帝王罪人不孥之意感　聖朝不測之恩也蓋此一事關係　聖政

不小茲者五府六部定國公徐文壁等會同申
救豈其滿朝勳賢而私一寶秀實拳拳效忠于
皇上為社稷長久太平至計也臣等忝為輔臣
不能反覆懇切引　君當道而幸聞忠計尚不
表章使憂危不關于　聖心亂釁遂起于今日
容悅偷安誤國大事臣等罪戾何所逃之伏乞
皇上法天行健賤貨貴德將徐文壁及夏良心
馮應鳳等疏虛心評覽不難轉移以延生民之
喘息以固國家之命脉臣等無任祈求之至四月

二十二日上本日奉
聖旨吳寶秀等抗旨阻撓稅課挐解來京本當打
問朕覽卿等所奏姑准所請送法司擬罪具奏諭
卿等知

御午門樓乞扈從面對揭帖

題臣忝充近輔久隔　天顏幸逢臨御之辰實
切瞻依之念查得萬曆二十年亭夏獻俘　上
御皇極門百官行常朝禮　上少憩煖閣輔臣
進面恩致詞奏事畢　上御樓萬曆三年遼東
獻俘先期　上命輔臣扈從無入班駕至皇極
門輔臣前致賀詞行叩頭禮隨駕登樓今者
聖駕既免御門臣欲面恩無地積年拱極朝宗
之意鬱而不申幸逢望雲就日之期不勝踴躍

伏乞　聖慈少垂降接容臣扈從登樓于未行
禮之前得賜面對一二以昭君臣泰交之盛臣
無任懇切仰祈之至伏候　勅旨四月二十二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正欲召卿面見以昭君臣泰交之義但朕
連日因祈雨澤未普焦思動火不柰勞煩且獻捷
大慶又不可曠行勉力御樓以成典禮覽卿所奏
具見忠愛免其扈從照常隨班行禮特諭卿知

平倭請須詔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捧出禮部獻俘儀注一本除臣已恭票上進外臣復查萬曆二十年寧夏獻俘時曽須詔天下咸使聞知自東倭發難已經七載徵師發餉遠近震動夷狄盜賊莫不生心如長昻屬夷也而屢犯遼東趕兎款夷也而妄窺宣大近稱虜王亦為西邊松酋所惑而有揺動之意楊應龍一土官耳而旋撫旋叛行兇于川貴之間雖中土無頼少年往往有竪白旗揺妖書出不遜語者彼皆謂朝廷方急東征無暇他顧故敢如此今既蕩平似仍宜須詔天下以昭聖武神威之盛然亦止是諭告咸知不加恩澤條款似屬宜行該部所擬未及于此臣謹擬諭帖一道上進伏候　聖明裁斷施行 四月二十日上

諭帖諭禮部東倭蕩平宜詔告天下着擇日具儀来行

請補閣賜閒疏

奏為曠瘝滋久衰病日深懇乞　聖明亟簡賢碩以重政幾早賜歸休以明臣誼事臣自舊年十月因首輔請告閣中空虛勉策病軀奉　命入直至今已踰半載臣不敢顧惜餘生以滋退託之罪扶左掖右辰入申出然以单力肩重任大懼失誤屢上疏揭請增閣臣亦既洞寫肝腸無復餘瀝矣而未奉　明命實切憂惶何　皇上愛惜名器之太重而顧惜神器之太輕不求所為共理之人乎今首輔未出閣中名為二臣而實一臣又以病不肖之臣充則名為有臣而實無臣臣之軀體委薾羸乏手足痺疼耳目眴或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乃若心思浸以閉塞不能轉目忽焉遺忘茫茫瞶瞶此謬誤之徵也必不可以獨任即使政體簡要率由經常猶恐有廢墜之虞況今紛至沓来支離轇轕調劑不易轉移甚難如救焚拯溺豈可後時今茲不圖又將無及伏計　皇上必不視閣臣為冗員必以

為要樞顯任難輕畀耳獨不念持之太重而反
近于輕擇之太精而反至于廢乎詞林才品久
在　聖心遲疑經年遂生揣議豈惟不利于臣
抑亦非國之福雖　皇上躬斷大事無賴臣隣
顧維軒轅至聖猶置六相虞舜重華亦資五臣
多士寔寧振古如是是用披赤投丹瀆干宸聽
伏望　皇上採擇僉舉斷于淵衷早將閣臣員
缺或從廷推或出特簡以資輔理以孚泰交尤
乞憫臣衷顙留之無益恩放還山俾釋重負實

聖皇始終曲全至仁也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四月二十七日上

倭平言兵不可易動揭帖

題昨日　皇上以倭賊既平須詔天下滿朝臣
子欣欣然謂睿筭神謨讋服四荒之遠洪福景
運昭垂萬禩之長莫不舉手加額而相慶相勗
蓋因今日之功而思前日之所以成此者不易
又思後日之所以繼此尤不易也是役也關酋
雖黠不過一人奴也群醜雖繁不能當我一大
郡也蟄僅中於一隅師遂勤於七省數百萬之
裹糧六七年之奔命豈惟大小臣工竭智畢力

即　皇上旰食宵衣亦不能一日康豫夫以國
家全盛聖主獨斷而成功猶若斯之難也蓋用
兵之事資費浩大徵發艱難虛內事外本非長
計而又勝敗之數最難預期反掌之間風雲變
色東功之成天幸不至乏絕耳痛定知痛至今
思之不能不為慄慄有如水火焚溺可復蹈哉
故古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從天下之未
亂未危而圖之一善言即可以結民心一善政
即可以弭民患為力易而取效大也至于已亂

已危而圖之即集衆思而未必濟事持衆善而
未必釋憂稍失筭于秋毫即貽禍于罔極衽席
之間瀚海再波部屋之下夷酋接踵憂勞不得
不萃于　聖躬財力不得不耗於中外成敗勝
負之數又不得不聽於不可知之天命縱爾善
收亦已疲瘁萬一蹉跌悔何可追故舉朝之忠
計咸謂　國家之武功雖可觀而文治實多闕
如礦稅擾民太甚閭閻民不聊生盜賊日夜窺
伺而有竊發之虞守臣竭力補苴而有難支之

勢孔子有言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
貧而患不安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臣每
誦斯言輒為震惕自古蕩析播遷之禍皆始于
上下不均民心好亂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居
高聽卑思患預防勿任一己之情而拂百姓之
欲勿貪沾沾之利而輕丕丕之基勿謂小民易
虐而刑法可箝勿謂盜賊易誅而甲兵足恃
聖心抑慎　聖斷清明常欽欽如倭患未平之
時而不少怠荒庶幾上下交利臣主俱榮盛德

成功傳之萬世社稷幸甚臣愚幸甚閏四月初九日上

論好勇好貨好色揭帖

題臣惟昔人有食芹而美者思以獻其君所懷雖淺意則忠矣臣今亦有一得輒以奉獻惟皇上垂採焉臣看詳詞臣所進　皇長子講章係孟子梁惠王下篇內齊宣王自言其好勇好貨好色而恐不能行王道孟子歷為解之言三者皆無妨于王道若好勇而好一人之敵此匹夫小勇不可好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文王之遏密武王之勝殷則為大勇即王道矣好貨

而與百姓同之如公劉好貨而使其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即王道矣好色而與百姓同之如太王愛厥妃而使其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王道矣盖三事皆人情之所有而不能無者惟推此心以及于民而使之各遂其情即天理也王道也王道豈遠于人情哉臣觀此意大有裨于今日輒敢引以為諭自平秀吉為亂朝廷封以王爵而諭之釋兵亦猶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大字小王道也而倭乃負固不服自絕于天於是　皇上赫然震怒一意征勦爰整師旅以存朝鮮以慰中國非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耶如此大勇民惟恐　皇上之不好勇也王道也若撫劍疾視而謂人莫敢我當不論義理但任血氣乃匹夫小勇非王道矣煌煌東功孟子不得見于當時而臣見之于今日臣不勝慶幸以為　聖明頌乃若好貨好色二事則臣頗有所疑自礦稅之令一出而天下皆疑　皇上為好貨臣竊謂　皇上甚節儉必

不好貨所以留意于積儲者備緩急之需耳第公劉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于是弛征勸農通商惠工其所以為民者無不至能致民有積倉裹糧之富而遂其建邦啟土之圖故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知天之天者王業可成民之不可不富如此今以礦稅為已私而使民生怨詛之心起反側之虞則與公劉之心甚異而去王道甚遠　皇上何不推此心以及于百姓而使百姓均遂其好貨之願乎豈有百姓饒餘而

人主不足者哉又如　皇長子年已十八而選婚之使未出天下又以為疑夫舊冬節奉　聖諭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禮部便具選婚舊儀来看欽此　皇上愼重於數年而特舉于一旦不由廷臣之固請而出于　聖心之獨裁孰不仰　皇上啟佑之深慈謂嘉禮即可覩也今八府淑女報齊久矣而猶未遣官刷選不知舊年之特諭者何心而今年之需遲者又何心夫以太王之聖而猶愛其妃是知伉儷之好

人同此情雖聖賢亦然惟太王推已及人而使無怨曠故王業從此而開　皇上至親　元子而尚不免于愆期不幾于所厚者薄乎　諸王子女婚姻莫不以時　俞允而獨靳于親胤之子不幾于所薄者厚乎安得不使人疑也易首咸恒詩首關雎桃夭麟趾王化所關周基八百實始閨門　皇上以此為念即王道矣夫剷平倭奴永清瀚海樹威異域之外至難也　皇上不惜夙夜憂勤費財百萬而猶為之莫安民生使無反側之憂　詔行嘉禮使無怨曠之感不過一　明旨耳至易也而顧久不為蓋　皇上急倭患之震隣而輾轉于思故處置適當而收成功不急二事而有輕視之心故惟意所出置人言于罔聞夫人主不可一日不使天下歡戴使天下歡戴此天之福也臣願　皇上於天下事皆如征倭一事力行王道以收聖神之名使萬方黎獻舉皆傳誦四夷盜賊莫敢生心豈非帝王之大業敢乞　宸慈早將冠婚大禮及礦

稅二事俯從所司奏請處分天下幸甚愚臣幸甚　閏四月十日上

請禱雨揭帖

題竊見春夏以来亢旱連月毎見雲合輒起大風間得微雨無救枯槁来年絶收成之望黍荳鮮發生之期自京師以至遼東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皆稱不雨米價日貴民心惶惶仰惟　皇上夙夜焦勞宮中祭禱臣等大小衆職不能罷勉調燮消災迎和深切悚懼前禮部題奉欽依行順天府官祈禱既未昭格宜加申命合無勅下禮部令其再行虔誠致禱以徼天佑以慰人心謹擬傳帖一道進覽伏乞　聖裁施行

諭禮部去冬至今亢旱為災已歷三時河井乾竭二麥枯槁民無所頼朕日夜焦思動火深維失德致此你部裏便具儀遣官祭告　天地社稷山川弁應祀神廟竭誠祈禱内外大小臣工着令痛加修省各勤職業以回天意毋得徒餙虚文閏四月十一日 上十二日諭

録上萬曆十三年禱雨聖政揭帖

題頃者六氣失調三時亢旱仰㕓　聖心焦勞深宮虔禱弁勅文武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以消天災臣待罪輔弼五年于茲燮理陰陽實惟典責災旱若此咎將誰歸因追思萬曆十三年四月禱雨未應　皇上親霈德音親御布素自武英殿徒步出大明門祗叩　郊壇虔申祭禱又召輔臣九卿諭以天下有司貪贓害民致干天和令該部慎加選用德音懇惻朝野歡呼三輔臣亦各引罪自責交相儆戒是時臣備員講幄記注起居竊窺　皇上於諸臣藹然如家人皇上於小民肫然如赤子也撫今思昔如在目前臣因恭閲紀載即此匝月之内　聖政極多不獨躬禱一事如親享　太廟詰責太常卿沈人种轉身輕慢復用為福建巡撫如念刑獄寃濫去熱審尚遠即諭刑部輕罪減等重囚情可矜疑者虔心鞫審如念燒造磁器屏風燭臺及大龍缸糜費難成即並行停止如念天下災傷

地方錢糧出辦艱難即傳旨蠲免一年并免先
年災傷地方帶徵錢糧如念户部婚禮錢糧難
辦即減三分之一至于並建衆輔召見煖閣君
臣唯諾究若唐虞美政多端史不勝紀匝月如
此餘月可知輔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
並以當代名賢濟濟在閣此謀彼斷協力贊襄
智慮周詳精神暇豫知無不言言無不行故上
下泰交共成盛治至今海内思歌謳吟使　皇
上循此不已堯舜何以過之迺年以来端居靜

攝朝講希御勵精軫恤之念不無少遜于前而
首輔趙志皐又抱病經年給假未出臣以衰庸
之才一身獨任智慮不逮于前人精神每眩于
多事倉皇救過然且不暇其於　聖政闕失安
能從容調護以時裨補致使盛美漸虧瑕疵累
見試檢比来所行復有曩時一二乎曩親禱
郊壇親享　太廟今對越久虗庭燎無光矣曩
詰責沈人种猶加器使今遷謫不還即考選科
道之命亦不下矣曩慮刑獄冤濫今守令無辜
被逮縉紳滿囹圄矣曩停止燒造今開採之使
布滿天下矣曩蠲及帶徵錢糧今皇店稅課朘
民骨髓矣曩戒剥害小民今無藉棍徒假官横
噬莫可誰何矣曩傳免婚禮錢糧三分之一今
冠婚冊立等錢糧多至鉅萬需求日急矣曩四
輔並列召對煖閣今閣臣寥寥晋接無期矣試
舉今昔之政虗心並觀豈不天淵懸隔若兩人
之所為者前海宇寧謐今安得不騷動前百姓
謳歌今安得不怨咨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即今

楊應龍以小醜敢為跳梁臨清貧販窮民敢與
中使作仇湖口儀真上新河等處所在為梗人
情騷動可知也中外諸臣懷忠極言者不知其
幾詞意迫切有非人臣所忍聞賈生痛哭流涕
長太息之談不至於此即諸臣之惋惻而天下
怨咨可知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開元天寶可
為烱鑒　皇上何忍以三五盛治而任其日頹
日弛乎臣上累新政下愧舊臣災沴頻仍救禳
無術躑躅徬徨徒有涕淚偶因禱雨省愆愴然

追感謹將萬曆十三年四五月中 聖政摘舉
畧節以干睿覽 皇上即不遠師帝王近法列
祖第以所嘗躬行者反覆思維恍然省悟如寐
斯覺如醉斯醒紹續前美蕩滌後瑕則勵 聖
德於廢闕之餘德愈光宣 皇仁於壅閼之後
仁愈溥騷動復為寧謐怨咨轉為謳歌人心不
搖天災可挽百祥並集萬福攸同 皇上直與
古帝王齊名而臣亦藉以少逭戾愆不至為前
諸臣罪人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謹具奏聞

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 聖政

萬曆十三年四月朔 上親享 太廟諭內閣
今日朕行禮時見太常寺卿沈人种於賜福胙
并贊回宮不行退遜輒便轉身是為輕慢着回
將話來先是吏部推福建巡撫都御史以人种
及光祿寺卿嚴大紀名上御筆已點人种而是
日人种失儀詰責奪俸留部疏三日不發遣文
書官李恩到閣傳旨欲用其次閣臣申時行等
附奏云人才各有短長人种任外官二十餘年

未嘗覩朝廷之禮容邇天顏矜持太過故有差
錯若為巡撫綽然有餘已蒙欽點宜仍用之以
昭器使之公有頃文書房傳旨云先生每既這
等說便用他罷部疏仍批紅發行

三日 上視朝

五日以祈雨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壇

六日 上視朝

七日大學士申時行等題查得節年事例立夏
以後令法司及錦衣衛審録罪囚謂之熱審目

令亢旱傷農正冝理枉申冤抜幽宣鬱無使愁苦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如先時擧行亦弭災一事也　上從之即諭刑部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通減二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鞫審并枷號的都寫來看

十一日諭内閣玆者三祈雨澤天未霈施朕心甚憂懼朕步行親詣南郊祭禱卿等傳示禮部查例來行

十二日發下御史鄧鍊條陳本文書官劉成口傳聖旨燒造磁器内有屏風燭臺棊盤花瓶已燒成的揀好的進不堪的變賣未燒的停止應該供用的照舊燒進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接得江西巡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者玆蒙採納御史之言特有停減之命視民如傷從諫如流真可嫓美　二祖超越百代臣等又聞燒造數内有新降式樣大龍缸一項亦屬難成尤為糜費如并將此項停罷則民間之苦俱為蠲除而聖仁普被和氣可回蹤入　上欣然從之

十四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

十五日　上致齋於武英殿以輔臣從詣　郊壇布服未備特賜上用布疋申時行青藍各二疋許國王家屏青藍各一疋

十六日　上以詣　南郊禱雨預告于奉先殿及　聖母前仍致齋於武英殿

十七日昧爽　上親御布素自武英殿至皇極

門御煖閣三輔臣侍太常寺請詣　郊壇致祭　上徒步出大明門百官皆前導　上數目輔臣使近前至南郊次昭亨門賜輔臣九卿茶恭詣壇位祈禱如儀禱畢出御幄次召輔臣九卿諭曰天時亢旱雖由朕之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官員貪贓壞法剥害小民不肯愛養百姓以致上干天和今後還着該部慎加選用都察院行文與他每知道務令着實奉行毋事虛文將還近侍請進法駕　上遜麾却復步至皇極門御座

時行等叩頭　上復詣奉先殿謁　聖母告至
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聖躬而　上
親擧玉趾無難色憂憫惻怛形于辭色者備至
百官萬民無不手額歡頌焉
十八日文書官李恩傳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
免錢糧一年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見年災傷地
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
徵錢糧是也蓋往歲撫按官報災該部以錢糧
蠲之則損額徵之則不堪故權擬暫停而帶徵

於豐歲然連年災傷帶徵愈多愈不能辦雖遇
豐年民窮如故臣等以為帶徵錢糧一節亦當
議處以蘇民困　上從之卽諭户部天時亢旱
屢禱未應朕思民為邦本今小民困苦各災傷
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惻然便查
各撫按官奏到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
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完者酌量具
奏定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二十三日　上視朝

二十五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
二十六日　發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乞罷黜
以息爭端本內有姦黨語大學士申時行等欲
將此本下六科問可立姦黨是誰次日奏　聖
諭朕昨日覽卿等所奏欲使羊可立明說姦黨
是誰但人急便胡攀亂指使彼胡發一言於國
體何朕今發一札子令後諫言之臣要存國家
大體不可逞己之私意致起紛爭淆亂國事諭
卿等知之時行等題玆奉　聖諭仰見　皇上

洞照羣情旣以杜妄指者之口顧惜國體又以
安危疑者之心聖見高出尋常萬萬非臣等淺
陋所及所有　聖諭一道謹尊藏閣中以彰
皇上至公至明之美政
五月九日發下户部户科請停買婚禮金兩等
項各一本文書官李浚傳旨准減免二分還買
八分大學士申時行等言　皇上以婚禮之資
有所費用乃因親廣愛之至情復以部科之言
計為量減尤納諫受言之盛德臣等叅詳部科

兩疏一則謂舊例本無而頓增不貲之費恐經用益虧一則謂召買已多又加以非時之索恐買辦不給一則謂買辦銀二十萬每年已如數添進不可復加一則謂蠲免錢糧百餘萬見今無處抵補難以別措惓惓勸　皇上惜財愛民詞極剴切望　皇上俯賜允行或大為減免以修應天之實　上使中官傳諭云先生每既這等說准減三分之一

十九日　上視朝畢退御煖閣召輔臣時行等

至前手授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本商量政務

閏四月十七日上

乞大減典禮買辦揭帖

題昨該戶部送到揭帖為庫貯萬分匱竭懇乞聖恩寬假以軫時艱事內稱恭奉　嚴旨召商督辦典禮急用錢糧查得太倉銀庫僅存銀七萬七千餘兩因商人繞泣盡作商價猶未敷數此外並無存積臣讀至此不勝駭愕臣向聞太倉匱乏每懷憂慮而不謂其罄盡一至于此萬一國家有不備不虞之事動作須錢何以應之將無錯愕倉皇而束手待斃乎此真寒心慄股

天下最大之憂蓋總計國家正賦每年不及四百萬而各邊年例常過于四百萬該部歲歲拮据不勝勞苦乃今　皇上所取大典金寶玉料珠香等物計算買辦當二千四百餘萬其數五倍于正賦非有神輸鬼運豈能給此縱將每年正賦盡充此供亦當總六年之輸方始能彀正賦自有正用固無可省之理況以一理之費至二千四百萬自古所無譬猶挾山超海苦人以難而終不能副徒為天下所駭耳蓋　皇上方

且愼重典禮而偶未寔及錢糧不覺允所司之
泒如此諒非　聖意臣下安可不言今邊餉解
官號呼以求而未能給發然萬不可稽以召士
卒脫巾之變東征將士尚有送供與撤回之費
方煩處給至于西播用兵四方災傷且置之度
外而未暇遑及矣尚書楊俊民日夜焦迫憂悶
致死則計臣牽補之難實為可憐而軍國關係
之重尤宜軫念也臣聞在廷之言皆謂　皇上
大婚止用十七萬豈有皇子典禮而可加于

皇上乎于禮為不順以前惟東征之費最大鋪
宮之費又最大今此傳辦尤為極大決難措手
于時又不堪若論户部職掌當急軍國之需以
防亂鬻仍須稍加積蓄以備不虞今帑藏既罄
而有此傳奉該部自合披誠奏請以祈減免
皇上至聖至明豈不念典禮關係觀瞻固不可
缺而軍需關係安危尤不可缺緩急先後輕重
多寡　聖心必有酌裁何得隱忍不言而直至
罄盡如掃然後言乎此臣所以震悸不寧懼無

以為國也伏望　皇上俯加照察惟懷永圖詰
責該部何不早言以裕國計仍督令後務須日
夜講求毋復怠緩尤望　皇上裁酌典禮之中
寧儉無奢將前項傳辦大加減省以立子孫萬
世常行之法使該部可以遵奉辦進不致妨悞
大典違拂　聖心國計幸甚臣等幸甚閏四月十八日
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奏具悉忠愛懇切已知道了

言太倉罄竭揭帖

題臣此月之内所上奏疏揭帖至萬有餘言自知冒煩莫此為甚秖緣心切憂惶不覺諄復不然豈敢妄瀆至尊為哉昨日發下山西撫按乞救異常旱荒二本此　皇上垂憐窮邊危民而欲推至仁以弘濟之上惠也除臣恭票上外臣連日有聞正欲入告盖臣近因戶部言典禮錢糧難措太倉所積罄盡為此驚心多方訪問則有惴惴其慄不獨為典禮未備憂而且為軍國

大事憂立不安坐不寧恐變起邊陲事在眉睫今雖亟處尚患不給者矣戶部題各鎮年例銀兩奉　旨准發即時起行例也訪得近日雖奉明旨悉皆空文無實解官守候一月至今尚未得行此類不止一處邊方軍士何所仰以度晨夕活妻子哉又訪得各鎮軍士欠糧有自去年秋冬至今未給者其為引領又當何如薊鎮管糧郎中於一月前被彼處軍兵圍討錢糧該郎中窘迫開庫與看盡其所有而散與之每軍止分得銀五厘幸而各軍素能體諒郎中亦善委曲請戶部早晚發來僅免于亂今尚未發此輩非孝子順孫必致鼓譟終當作何究竟作何收拾已上事情甚的而該管官乃上畏　聖明之督責緘口不言下圖苟且以儻來望各處解到而遠水不救近火近開援納事例一月之内又且掃迹無應目下給發已該一百萬兩日過一日益又增多而山西又來求賑當以何物應之即有題覆不過是紙上哀憐而已巧婦不能為

無米之炊非天雨錢粟必無幸矣查得太倉止有老庫銀二百萬從來不許輕動今豈可動乎即欲動之目下便當發一百萬餘能支幾時乎欲借之兵工二部二部自有急費且無多儲欲借之各省直各省直歲額尚稽何言額外事關安危時又緊急誠宜特煩　聖心勿以此事作等閒勿以臣言為過慮細加思繹早賜籌處以定國家呼吸之傾危臣不勝瞻睇之至閏四月二十五日

上曰

催發吏部陞官本揭帖

題臣昨接得吏部揭帖南北大僚卿寺曹省以至藩臬各官未蒙點發者多甚非所以重天工而勤庶績也我　國家官制乃　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濫員之弊親加斟酌至于晩年而始定星布棊置各有司存或總其綱或分其緒毎設一官必有一事原無剩餘冗冒之可缺也況今中外多故而藉以謁慶彌縫者比往時為更急如帑藏匱乏户部尚書最急大典在邇禮部

尚書最急吏兵二部樞轄文武豈可久缺侍郎至如南京吏部尚書乃百僚之長而虛矣南京兵部又叅機務彈壓根本者而堂上無一人矣南京總督倉場侍郎錢穀重任也而亦虛矣巡撫係一方總轄而鄖陽之缺又虛矣雖寺省之分猷司府之宣化何一官之可缺何一日之可缺缺則必有受其獘者蓋事有定曹則精人有專委則奮衆人同謀一事雖愚必明一人獨謀衆事雖智必愚一人止作一事則閑習而多得一人兼作兩事則倉遽而多失本非職掌而暫時署管已既有代斵血指之羞人亦有五日京兆之玩其積獘已多者必將諉罪于前人而釀釁方始者又將留禍于後人以故千瘡百孔左支右吾苟且目前而無終歲之計豈但官非其人人非其官亦為官不即工工不信度惰窳玩愒積漸然也若正推不可則陪推可用若原推不可則後推可用若見推盡不可則再命之推必有可用推舉在下簡用惟上凡此一代人才

孰不感知思報何為久稽登庸阻天下效忠之路也臣備員縻餼空度歲時身既妨賢鮮同升之雋而又坐令吏治不振官常不修明作之氣衰鹵莽之風熾大臣委之而小臣竊之士人委之而吏人竊之生殺之柄皆歸奸頑予奪之權盡制豪猾夷狄盜賊輕　朝廷之無人政刓國虛臣罪滋甚不勝憂惻不勝憤懣伏望將吏部前後推補總疏速賜點發庶百職皆得其序而德意有所導揚也臣無任鵠立待命之至

乞止典禮錢糧揭帖

題玆蒙發下户部計處財賦本章令臣擬票除臣恭擬上進外臣看得財賦一事不惟户部甚難設處即臣亦甚難擬票深恐所擬未合 聖心顧反覆思維別無善策 祖宗以来止積得老庫二百萬其難可知每歳天下進京止四百萬而出亦如之本無贏餘也而連年用兵及舖宫等費乃至加用六百八十餘萬則楊尚書盡力搜求于四方而本官亦因之以斃其不可復

繼又可知矣令欲一旦責成代署之人豈能神運兎輪乎擬 旨責成亦虚文耳豈惟虚文恐有實禍何則邊軍乏餉已久而濟之之策窮也夫典禮至大給商誠急但以軍情而論則濟邊尤急邊軍窮苦止靠月糧糧久不與變在目前一行鼓譟中外動摇此事關係宗社安危安得不凜凜危懼即就使觸雷霆犯譴責猶不至于壞軍國之大事彼不赦之惡名也此固人臣之所能權亮輕重緩急而自為計者故疏中之辭止有哀懇該部既不能奉行設處矣則不若霈發 德音慨賜停止亦可以收盛德之名而使天下萬世傳誦無窮不然以必不可能之事而責之以必能彼既難副此亦徒勞若夫各處可催可括之錢已擬 嚴旨催其徵觧不敢少為寛縱也臣觀東事告成 皇上之福甚大從此海内清平休養生息再更數年該部儲節必多以次進供源源有日下不勞上不匱且不至以空乏貧苦之形傳播夷夏使其窺知 國家虚

實此籌財之上策若舍此而求奇皆反裘負薪竭澤求魚財聚民散之事臣不敢也五月初九日上

分別降謫官員揭帖

題近日點發吏部催補京堂之疏一時增四尚書二侍郎一巡撫舉朝歡暢謂 聖心轉移恭和在即矣惟是庶僚多缺則中外尚傾耳而聽銓曹猶束手無措也昨者亦曾總催未蒙併發豈謂其中有降謫官員可疑者在乎夫降有不同有因觸忤 威嚴為 欽降者有因科道糾察為例降者 欽降者陞遷不可朦朧而該部若擅為混推罪也例降者原題不過懲創而該

部若抑遏不推亦罪也此兩者當有分別難以槩視槩視則偶挂彈章者永無湔洗之期而科道之權上與 至尊等是天地有棄物聖人有棄人不惟非曲成弘覆之仁抑亦非舍短取長之道人才實難安得盡無纖疵薄議者而用之乎臣查得今次總催元無 欽降在內即有一二人亦係例降非 欽降也伏乞 俯垂亮察早賜點允臣無任祈望之至謹題請旨 五月十五日上

催點閣臣揭帖

題自首輔臣志皐給假以来臣以一身直閣九月于茲綿力靡勝罔知攸措頃緣首輔十五疏乞歸 温旨勉留諭以國家多事內外艱難正賴同寅協恭贊襄不逮仍諭吏部閣輔乆缺便着會推在任在籍堪任及前推員數開具来用臣莊誦再三不勝喜躍以為 皇上留神輔弼原欲備官特因慎選而尚懷恭默今歷時既乆必為通時矣疇咨既深必得賢雋矣日夜望

新命之下而又復杳然若歲大旱雲方合而忽散若濟巨川舟徒横而不来不惟無以慰首輔之心臣亦何以為情也首輔尚病 皇上以六曹幾務總之于閣而寄之于臣臣不盡心則臣之罪但臣能盡心而不能强其才之所不能又不能保其身之必無病今國家多事內外艱難誠如 聖諭夫曰多事則千瘡百孔繭絲牛毛豈一身耳目所能周曰艱難則釁孽萌生蝟起蠭踊豈一手足所能支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

聲一心獨運雖㧖不明故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乂國家閒暇之時而明其政刑此治天下之常
也雖有賢能置之優閒而不用雖有政刑束之
高閣而不舉以此治閒暇之國家尚不可而況
以此治多事艱難之國家乎又況臣以衰殘之
年獨入獨出目不給視手不給披心不給慮紕
政日行而臣不能挽亂徵日見而臣不能弭痰
火中攻屢至眩瞶筋力外竭兀欲顛仆若不付
托名賢使之整理廢弛日久雖有善者莫能如

何矣 皇上業知政本之重而徒屬之一病臣
是 皇上以臣為孤注而以天下戲也臣業知
己之不能而徒防賢路是臣以身為孤注而以
皇上之天下戲也天下後世其謂之何望將吏
部會推總疏速賜點用數員俾其協力贊襄以
紓 皇上之焦勞以成首輔之忠愛使臣得退
歸田里以終餘年 五月二十五日上

催考選科道揭帖

題該吏部都察院及科道等官屢催考選行取
官員投揭到閣臣又覆看詳大約謂臺省空虛
憲法廢墜代庖者不便於彈壓無攝者多至於
曠鰥不晉詳矣臣又何言然臣又思之臺省之
官非他官比其朝夕論列則 皇上之耳目也
其中外巡察則 皇上之紀綱也耳目廢則上
孤而國危紀綱廢則下玩而國亦危此誠不可
久缺者故 祖宗舊制六科給事中多至五十

餘員十三道御史多至一百餘員遇缺輒選初
無定期而 皇上往年嘗命一年一選誠急之
也今南北差遣委實不敷而行取到京者乃博
采於四五百人之中勤咨於四五六年之內又
上請者不知其數而後得取可謂擇之又擇難
而又難矣待選已久奉 旨無期 聖意淵深
衆所未解臣愚伏思往時一年一選登進頗易
不無狂躁之士濫于其間溷淆正論是誠傷于
太數乃至連年不選登進過難屢經黜陟之後

零落已盡宣達無人貞肅罔藉是則傷于太跡
今此一時所謂勢窮理極不可復緩矣中外見
明旨不下則無端揣摩以為　皇上不無憾于
舊臣因曲防乎新進故是役也遲留沮抑以預
折其喜事之心夫具曰予聖詩人良規予言莫
違孔子深戒臣想　聖意必不其然何則臺省
之職豈惟欲其叩墀排闥光補衮闕抑又待其
發奸摘伏糾正官邪彼百司庶府藏慝何止萬
端四海九州隱憂豈但千計而惟科道官布列

中外此不言則彼言繼續後先甲失之則乙得
故能震聾奸回支持宇宙輔立良善纏綿邦家
是故大小臣工孰不妨其多口如臣塵忝亦難
保其不言然惟畏其有言故猶幸而無罪是固
儆戒相成之地也夫毒藥所以攻病苦于口而
益于身忠言所以觸邪逆于情而利于政故以
天下官吏言無不欲科道少而以天下軍民言
無不欲科道多正為閭閻之奸弊吏不能譏察
者惟科道能譏察田野之抑鬱民不能上聞者
惟科道能上聞故吏有所憚而不敢為則其害
除民有所藉而得為則其利興科道之有裨于
國家而不可缺明矣況今次行取皆歷久練達
之才而一時部院諸臣又無不欲仰體　聖心
精求細擇者乎伏乞　俯賜俞旨及時登用弟
令恪遵　明命遴選老成端正體國奉公之士
毋狃喜事沽名結黨行私之徒考選既定仍一
一開具履歷考語以待　聖明親點則顯陟出
于　九重私交絕于羣下虗浮者無所冐進忠

藎者必不見遺　皇上既待諸臣以腹心諸臣
必願為　皇上耳目庶幾紀綱有維忠益得廣
而襄天工成至治端在茲矣五月二十七日上

又催考選科道揭帖

題臣竊惟近日第一緊要政務莫急于考選科道今行取諸臣鱗集待　命久矣臣下屢以為請非敢為瀆誠有萬不得已者蓋　祖宗設立科道之意初非取其備員亦非不知聒擾之可厭也深維天下之纍虞當防而　國家之神氣宜振凡朝政有得失邊情有緩急官吏有賢否閭閻有苦樂上不能親以德意達之于下下不能親以艱難聞之于上必有寄夫封駁之責巡

察之權使其自大僚至于小吏一言一動皆得以摘擧自　闕下至於遐陬一利一弊皆得以敷陳然後官無留慝民無隱情雖有兇鉞之奸不崇朝而發露雖在要荒之外可計時而馳聞畏此　簡書戢彼越志官清吏肅盜息民安此設立科道之本意也故許風聞言事雖有激聒而亦加優容蓋惟恐其畏縮不言故耳即所言未必皆當而要之勝于不言言不當則擇而行之者在上不言則上雖欲聞而無由　祖宗所以多其員數而及時選補者為此譬于人家若無體察巡視之人則工不即事盜且生心一帷之外耳目盡塞而奸慝叢至又使以數畝之宮而但責一二人巡視則顧東失西跋前躓後耳目依然蔽塞奸慝依然叢至如此而欲家之無壞不可得矣夫治家如此而況于國乎今科道差遣不敷常以一人兼數人之事此特有兼攝之名耳考其實職必有不舉舉亦不能如一人一事之精蓋　朝廷以鹵莽苟且而寄官官亦

以鹵莽苟且而報事埶則然也無足怪者何則以一人而兼數事其時其力不能委曲周詳必將借耳目手足于官吏書役之流彼官吏書役之流守法者少賣法者多合其衆人之奸智以欺兼攝之一人雖勤如孔明嚴如包拯力必不暇擧智必不暇察矣一日誤數事百日誤數百事擧天下而論其兼愈多其誤愈衆於是庶頑羣盜與此輩合而國與民俱受其害矣然則久不考選是明奪科道之權而授之于此輩使得

以盜其權而行其私不知天下軍民受貪官汚吏之害者何限貪官汙吏之大幸軍民之大不幸故臣前疏云以天下官吏言無不欲科道少而以天下軍民言無不欲科道多正謂此也知此利害甚大得失甚遠則知激聒之事特其不堪之小小者亦可以優容而不計矣伏望 皇上取其大益而忘其小不堪將吏部都察院疏早賜 俞旨但令其愼選端良勿以浮薄進則耳目廣神氣張而官吏之儆戒有資軍民之受

福無量矣 六月初五日上

防虜揭帖

臣惟東征川兵近報不服發回四散東行恐其流落作賊心常憂念昨見兵部衆押兵游擊王之翰臣又不覺心動因而思之潛住都城窺探鑽刺者恐不獨將官有之近日奏楊應龍過犯之人皆係川兵川兵之潛住都城者必多矣又復思之川兵土官多姓楊必應龍之族其兵必應龍之兵則潛住京師者又不獨應龍之讐且多應龍之黨矣夫應龍今方聽勦而此輩精徤

矯捷登高踰險騰躍如飛流入畿輔又無紀律作歹何難況海內民窮奸豪不少向以東征會集今以事畢無歸指天畫地夜聚曉散今大工正興軍匠喧雜儻此中有乘機混入或為細作或肆狂圖驚動 宸嚴大非穩便雖萬萬無他而損威不小臣心懷憂疑不能帖席也伏乞 皇上愼重起居申嚴門禁令巡視 皇城工程等官比常倍加嚴謹仍申飭厰衛五城巡捕等衙門將京城內外亦比常倍加嚴緝一面催趲

工程早完以肅穆清以安辰極抑臣有言臣見近日天下人心大不安靜流言煽惑睥睨竊發之事安保必無不獨一應龍之黨而兵部堂上見在止一本兵京營之中兵皆市徒官皆僨帥無一足恃臣願 皇上加意于此多選謀略文臣入為侍郎以備督撫不時之用多選忠勇武臣入補京營以備將帥不時之用而又明正賞罰大肅紀綱使人有所嚴畏遵守其廠衛緝事乃國家緊要衙門官校人等别無恩澤止靠三

年類奏陞賞久吝不與無以為激勸之資并乞率循舊規恩威並用使其鼓舞効力此未嘗有費于朝廷而裨益者弘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儻不以私憂過計為謬推 皇上採用或特賜批答容傳兵部舉行六月二十日奉

諭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懇切籌國嘉謨誠可嘉尚大工建造謹慎門禁都着該管內外官員用心趲造嚴加巡視關防兵部侍郎京營將官便着該部遴推堪任的來簡用京城內外地方如有異言異服無藉奸徒指稱文武官吏潛住結聚流傳煽惑的廠衛城捕緝事衙門即便訪拏具奏其廠衛三年類奏陞賞乃激勸恩典偶因提督管事陞遷未定是以暫停着查照舊例舉行卿可還傳示各該衙門知道特諭卿知

回防虞諭揭帖

題臣前日私憂過計因川兵四散疑其流入京師大工未完門禁難肅具揭仰祈慎重起居厚防意外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見　皇上聽納之度保泰之懷不勝忻幸臣惟楊應龍乃豪奸劇賊足智多謀財富善能使人力強敢行稱亂今既罪彰見剿益將大肆狂圖神出鬼沒前者禁中累失門釘焉知非其竊去也古稱勇士一人雄入九軍如

荊軻曹沫要離豫讓之流史冊章章示人炯戒是以天子出警入蹕清道而行所居之宮比于上帝之清都蔽垣之辰極人莫敢望安可窮年累歲工作不休使丐兒乞徒游行無禁　宸居御寢歷歷可以指知寶閣珍臺昭昭在其目睹守衛捍圍之士在于其外而流離瑣尾之輩乃入其內譏察防禦不過數輩而操梃持錘乃至千百啟釁召侮莫此為甚臣實為此惴懼也雖有部伍然人衆而稽考難周雖有關守然日久而關防易懈如往有倒死在內而經宿始覺以此推之能保無潛藏隱匿為叵測者乎與其過于弛寧過于防宜上緊趲造嚴加關防遴選文武將吏激勵廠衛城捕　明旨既下臣當欽遵傳示但臣此揭原為楊酋而起事關軍機宜加秘密儻蒙特發一諭俾兵部遵行尤見　聖明孜孜夙宵圖治至意　六月二十五日上

乞罷廣西貴州稅使揭帖

題臣惟礦稅二事天下皆以為不便而　皇上獨以為便亂端數見天下皆以為危而　皇上獨以為安豈　皇上之心獨與天心通而能保天下必無事乎臣愚殆不能曉也　聖意堅定轉移未聞臣民日夜禱求庶幾少減而乃日甚一日使人何所歸命至於廣西乃窮苦百粤之地諸蠻巢穴控禦為難民無他業惟田是資猺獞出沒往往病耕地促賦逋一切官俸軍需皆

仰給於廣東　先朝設置總督兼制兩廣意正為此此地自給且不足而況可加一稅使乎四萬之征從何而出尤不可之大者也昨日奉旨又有貴州之差則滿朝臣子益驚怖而歎息矣蓋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渟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官戎歲給全仰於湖廣四川二省蓋本非都會之地從古不入版圖我朝但因雲南而自此借一線之路以通往来一綫之外悉皆夷峒鴟張豕突易動難安今云産有水銀鉛銅硃砂雄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徵稅銀三萬五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敢信縱使有之亦出蠻夷地方今蠻夷侵田奪貨逞欲無厭撫之尚難豈可復擾彼稅使安能從蠻夷征乎況楊應龍正肆猖獗　朝廷方議征討一新督撫鎮守等官而施為次第尚無可言昨巡撫郭子章交代以書問臣內設四策一曰戰二曰撫三曰先撫後戰四曰先戰後撫臣心

皆以為難不能對答蓋撫則損威辱　國而此酋又非撫之所能定前事覆轍已為可鑒臣故難之戰則須兵一二十萬餉一二百萬假以便宜寬之歲月而彼主我客彼守我攻難易懸殊勝負莫料臣又難之臣思督撫鎮按等官正是無米而炊徒手而搏千難萬難不堪展布之日皇上宜為之夙宵軫念發餉處兵以鋤此酋梟獍之心聯屬諸夷招採異類以削此酋羽翼之助庶可近安楚蜀遠通滇南而還太平之舊觀

何為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此一稅監耶臣恐彼處久困水火望救之民將避益深益熱之害奔迸林藪助賊為虐益難撫循益難攻討一綫之路坐致淪沒而雲南亦將永斷矣關繫
國家安危豈小小而已哉且用兵之法弱當示之以強饑當示之以飽貧當示之以富不足當示之以有餘今天帑所儲原無不足司農出入尚可拮据而必以窮乏二字遠播夷方兵戈之場亦皆刮取楊酋若信 朝廷窮乏則猖獗益

甚若不信 朝廷窮乏必謂方各兵費不能用兵而其猖獗亦甚非所以昭廣大富實而讋服蠻夷反側之心也妨於安攘大計又非小小夫各處礦稅臣每苦諫未即 賜允猶日庶幾至於貴州則萬萬不可所宜亟收 成命誠欲奮誅楊酋當示兵力之雄財力之富決不可虐示貧弱為彼所侮既不惜兵餉大發將士則宜先免此三萬五千以慰彼軍民之心權衡于輕重緩急之間所觸者甚少而所獲者甚多願毋以反汗為難安危之幾在呼吸間也臣不勝懇惕祈求之至六月二十五日上 三十日奉
諭次輔朕昨覽卿奏揭忠君愛國遠慮深謀嘉尚不已且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為貨財欲訪彼中軍民之利病起釁之由耳既卿這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兵征討之時勅諭留中未發已停寢矣況大臣義同休戚尤當仰體調停鎮靜何乃各衙門今又紛紛瀆擾其如國體何前遣内官張慶已不著去了特諭卿知

回奏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史賓捧出

聖諭云云欽此臣盟手祇誦加額歡呼　皇上從善實不難于轉圜而臣等庄時未有工于納牖言而當理無不允俞偶此遭逢何勝慶幸盖貴州合省八府不能及中原一大郡洪武初原未開設三司後因雲南隔在天末非此無所借途不得已而從百夷𤰞國之中開一線置郵之地其所需官軍俸糧皆資川湖協濟而本處莫能供給仕宦之人皆不樂往諺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宿情此其凉瘠不堪反覆難定之狀可知矣况今楊酋跋扈憑陵五司巡撫江東之輕率寡謀深兵浪戰以致喪沒官民土軍至七八千人酋益猖狂四出而地方無兵與糧户兵二部正難計處若加以榷使一往民心必將動揺恐三萬五千之說未必得而雲貴二省之地可先失矣盖地既不可時又不可取利甚微而貽害甚大又不可誠燃眉之急事反掌之禍機故臣未暇為各處危而亟為貴州危即在廷諸臣于各處有言有不言而于貴州無不言是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至誠也伏蒙　皇上洞悉政機深惟兵計念天討必加之地尤　廟謨宜謹之時特轉天心停差不遣昨奉　諭札即傳部科莫不欣欣喜色若獲天球衆心成城鼓舞若此楊酋小醜知不足滅矣七月初一日上

敬事草卷六目錄

請考選科道揭帖
言播酋反狀揭帖
言播事揭帖
諫礦稅揭帖
乞搜播酋賄黨揭帖
請增閣僚及選科道揭帖
請發鹺使敕草揭帖
救天下災荒揭帖

辭倭平恩第一疏
辭倭平恩第二疏
辭倭平恩第三疏
救曹學程揭帖
開刀揭帖
再救曹學程揭帖
言東餉不宜深求揭帖
三救曹學程揭帖
謝留曹學程揭帖

言遼東虜儆揭帖
辭倭平恩第四疏
辭倭平恩第五疏
救華鈺等揭帖
諫礦稅揭帖
請簡閣臣選科道揭帖
典禮揭帖
典禮揭帖
災異修省揭帖

言財計揭帖
典禮揭帖

敬事草卷六

桂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考選科道揭帖

題臣惟考選科道一事近該吏部都察院屢疏
上請即臣亦兩次具揭未蒙俞允今取到官員
守候半年而不得選科道官員差用日缺而不
得補兩下皆難莫此為甚夫在廷臣工孰不畏
言官之口者而顧同辭為懇豈非愛君體國之
公心有所激於中而不能已乎臣敢不忘煩複

為　皇上再陳之臣惟朝廷之大日有萬幾海
宇之廣動多釁隙　祖宗設置科道用廣耳目
雖其言未必皆當而必不可無此言雖其人未
必皆佳而必不可無此人擇言而行擇人而使
則聞見皆通而政事修舉若厭其言而空其人
是自塞其耳目也不可必矣政苟無闕何恤乎
人言如其有闕何可無人言惟有言之者而後
上之德意得以宣于下下之利獘得以聞于上
其言之所及既裨益于國事而言之所不及亦
有警于人心　皇上試思結黨欺君者固言官
也而發奸摘伏者非言官乎激聒煩擾者固言
官也而決疑成務者非言官乎特以發奸摘伏
決疑成務者順于心而易忘結黨欺君激聒煩
擾者逆於意而難釋故耳言及乖輿則見為多
言及臣民何厭其多　朝廷畏之政事自然補
緝臣工畏之奸邪自然退懾天下畏之盜賊自
然消滅科道之力不可泯沒昔在　祖宗列聖
亦惡欺黨亦厭聒擾而終不廢考選為其益故

也伏乞早允部院前疏或特降一札以示慎選
之意令其必公必明毋私毋濫則俊乂在官
國家之福　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上

言播酋反狀揭帖

題昨暮臣接四川督撫李化龍巡按趙標各揭言楊應龍已反臣面審各承差皆言應龍遣子朝棟領兵二萬出貴州而自以兵四萬圍綦江綦江縣去重慶府只二日程萬分危急承差行時聞綦江已破將官房嘉寵等未知下落必有再報等情總督書中言新到川中軍門原無一兵惟松潘防虜有總兵之兵若防播止有房嘉寵等新兵二千土司之兵急難調至此酋久雄

三巴漢兵心膽俱碎土兵狐兎有情必須調募陜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為主兵則蜀人氣振而土司可用乞賜早允又言軍機重務兵糧未充今　旨似宜且言防禦庶彼無必死之心而事可緩圖若或急之恐難轉手等情臣惟此酋可憂久矣不謂遽大發也工部侍郎趙可懷係重慶人昨與本兵同來會臣言酋實勍敵畜志不小為今之計一曰兵二曰餉川中皆乏戶兵二部宜破格處三曰官有事地方不可但用文墨之士宜將各司道府縣官就近選調諳練機宜者充之庶群才畢集地方可保統望

皇上加意密諭遵行楊酋耳目甚多機事易洩臣親書潦草更祈　聖明鑒宥伏候　勅旨 七月二十一日

上本日奉

諭次輔朕覽卿密奏忠君愛國誠慮良謀嘉尚不已心甚惕然朕居深宮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何乃倭方退遁虜即侵犯今楊酋又大肆跳梁官民受其慘害中國兵餉何以連年堪此其彼處督

撫鎮巡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卿可益竭心思籌畫緩急即便擬一傳旨來行特諭卿知

言播事揭帖

題昨日臣因楊酋作反具揭上奏該文書官盧
受恭捧
聖諭到閣諭次輔朕覽卿密奏忠君愛國誠慮良謀嘉尚不已心甚惕然朕居深宮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何乃倭方退遁虜即侵犯今楊酋又大肆跳梁官民受其慘害中國兵餉何以連年堪此且彼處督撫鎮巡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卿可益竭心思籌畫緩急即便擬一傳旨來行

特諭卿知欽此仰見憂勞邊事無時暇遑　聖心若此賊不足平矣臣本踈庸不足負荷既叨任使敢不拮据雖忠君愛國夙揹非虛而誠慮良謀自揆實歉今倭患雖平而太平未復北虜之驕尚可係羈播酋之微乃敢跋扈連年用兵公私交竭復有此亂其何以堪顧事不容已則宜處兵處餉選將選官而加之信賞必罰一如征倭故事處兵處餉惟在　聖心不吝而已選將選官與賞罰等事臣茲畧陳臣恭繹　聖諭謂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彼處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嚴督所及洞悉弊源臣惟督撫李化龍係新任官有難責備原任四川巡撫譚希思徒負虛名真同木偶楊酋逆計滔天了不知覺招兵之議久乞至今未補有臣如此尚何足賴若禍端之成實由貴州巡撫江東之貪功妄進致我兵數千無一生還召亂損威人皆切齒至于雲南巡撫陳用賓積有顯功而今春乃與希思東之一槩拾遺公道安在節奉　聖旨留陳用

賓東之致仕希思調南京別衙門用處分至當矣然尚有論用賓而不聞有論東之與希思者公道又安在臣愚以為江東之宜革職譚希思宜閑住而陳用賓宜奬留則賞罰始明也雲貴川廣原係遠方宦于是者謂之劣處今日之事大宜更調賢才特加激勵天下礦稅擾民即未能俱罷亦宜先罷四川盖採木之苦已深用兵之累益甚縱不撤還亦無所得反滋其亂亦不可知不如早撤以收民心也　皇上命臣益竭

心思籌畫緩急令各部院良策亦儘可採者惟
一一允行幸矣除各本到日臣當竭忠票擬外
茲奉　命謹擬一傳旨上恭候　聖明裁定施
行七月二十二日上

諫礦稅揭帖

題臣惟礦稅之事在廷臣上言者日繼　皇上
必厭棄不覽故寂無荅者臣備員輔弼宜裨助
皇上不宜猥隨廷臣但事勢至于極窮而　明
主可以理奪亦宜俯囬天聽舍己從人　皇上
但察諸臣之心何為而苦瀆豈皆沽名豈皆邀
譽若事不至於召亂啟釁不可一朝居必不忍
協志同辭强拂　君父而不止也合文武勳戚
六卿九列大小臣工盡天下讀詩書知古今歷

世故者無一人敢助　皇上即民間愚夫愚婦
亦不敢有助　皇上而　皇上獨不囬心盖未
思此事關於國家存亡治亂之幾若是亟耳且
皇上之積財也出於何意以為患貧乎焉有太
平　天子而至于貧乏者非所患也以待不時
供用之需乎　皇上天性甚節儉未嘗妄費分
毫無待此也抑為萬世子孫長久計儲蓄乎則
九州四海之供歲歲不乏源源而來他日之供
自足他日之用何必今日而預作萬年計殆非

也豈為深宮燕閒無物可娛以此充耳目之玩好乎窮人窶子生不見金寶者偶見則詫之為美 天子之視金寶習見習知亦與等閒物無異而豈以是嬰心遑遑求益不已哉又非也若是則甚非所急何為而汲汲求也昔我 世宗肅皇帝甚惜福一衣一履終年不換手不弄金玉口不談財賄故德流四海家富人給延福增壽積慶至今曷不仰法 聖祖而思所以惜無疆之福哉夫富有四海 皇上之祿也節用愛

人 皇上之福也祿不患其不足而福宜積於有餘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故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蓋財聚則民散民窮則盜起此理必然所不易者燎原之勢已在目前安可不改圖也前日貴州礦稅蒙 賜停止今四川尤急安可不停伏想 聖心必已感動惟早命一日則早受一日之賜楊酋介在湖廣川貴之間腹心之患猖獗不休則無川貴無川貴即無雲南此一事者關係三省存亡三省若失則內地若陝西河南湖廣皆當作邊境防禦危矣危矣故川省內使所宜早罷顧臣猶有憂焉姑無論中原民心搖動將有亂虞而大可憂者又已形之雲南矣雲南孤懸天末自唐宋不入版圖而我 朝乃比於內藩第以處置得宜故也今遣中使往彼夷夏交被其殃臣初猶恃彼撫按或能調停庶幾苟延作轉旋之計不意中使與撫按大相牴牾彼遠地之民既無撫按足恃而夷獠之性又苦中使誅求一旦變

告尤難措手播方煩兵又安能以餘力餘財越貴州一線路而為萬里雲南計乎必不暇矣臣中夜遶床而走謂四川似猶可為雲南必將無救不敢不早言也 皇上勿以臣為無端過計而藐忽勿以臣為黨助撫按而生疑撫按於臣何有苟可以歡 皇上則願窮天極地效琛貢珎臣之志也何苦而屢進煩言 皇上至聖極明睿斷有臣下萬萬莫及者天下莫不敬畏如神明倚藉如天地誰敢異同而惟此求利

一事斷之太過大拂人心患害逼前有如水火臣未暇為天下謀而且為四川雲南謀以救眉睫之急伏望 特發德音將此二處內臣比貴州事例即賜取回以保全地方臣才謭力微雖忠義滿腔而紙筆有限惟 皇上俯採非採臣一人之言乃採天下之公言也七月二十九日上

乞搜捕酋賄黨揭帖

題臣適接本兵揭帖言楊酋投賄事不勝駭汗嘗聞此酋之黨極多自四川湖廣江西南北直隸處處密布金錢寄於人家隨取隨用今敢巍言本兵加之汙衊此外何所不至若非田樂忠貞不二嚴潔如霜幾中其巧計矣伏望即差官校往任丘拏各犯來京盡法處治一面密勅廠衛等衙門嚴搜逆黨仍特獎諭田樂為國忠貞俾任事者不以汙衊為患以風大小臣工同心

滅賊庶幾破其陰謀狡計鼓我義憤忠猷而蕩平為期也臣手書潦草不勝戰慄懇禱伏候
勅旨八月初七日上

請增閣僚及選科道揭帖

題臣惟天下之治當與天下賢才共圖之百司庶府不宜使一日瘝曠也又況瘝曠滋久而治理有不病者乎閣臣久缺未蒙　簡命臣以一身拮据已十二月於茲矣夙宵惴慄恐負委托才单力匱踈漏實多輔理無状自揣甚明此瘝曠之一最大事也中外各官推補未蒙　批發者多妨誤不少而科道缺人已二三年近来零落殆盡無攝太繁耳目益為壅塞手足益為癃

痺尚誰能宣　上德達下情肅群僚貞百度者乎此又瘝曠之一大事也夫閣無具員而使臣獨受其敝諸衙門不能為臣念不能為臣請臣既數請又不見察空寘身于叢棘之中湯火之内而無補　國事空忝為　皇上最近臣而不能自達其最苦之情　皇上不一憐臣臣又何所憑恃以畢其報　主之忠乎科道久缺大小各衙門屢請之而未蒙賜允　皇上慎重之意諸臣已能仰體若非政事有大妨碍安敢合詞瀆請而不休如此也伏望　渙發天心俯納衆論将吏部前次屢推閣臣本　簡命數員以舉政綱将吏部近日覆吏科本亟允考選以肅政紀庶幾得人以任衆職而治平端有頼矣八月二十七日上

請發鹾使、敕草揭帖

題先該都察院題監察御史應朝卿接管兩淮巡督鹽課兼理河道并監兊漕糧催徵未完錢糧等差俱應請敕以便行事臣等先於八月十四日循照舊規擬撰敕稿二道進呈　御覽未蒙　批發二十五日照前復進亦未蒙批發臣等切照兩淮鹽課居九邊餉資之半而東南漕輓供京師官府之需至于漕河有沮洳之虞逋負無催徵之計以此四項極艱鉅之事而兼責

于一御史之身　朝廷即日夜程督猶恐其奉行不力而不免於因循玩愒之弊況可先為皐緩若不急之務乎若今年料理不先則明年諸事必誤京儲莫繼邊餉莫供運道或妨吏姦無儆追求誤始彼將有辭伏望軫念將前進敕稿揭帖二道　俯賜批發寫敕催本官星夜前去整理庶於轉輸不乏憲典無墜九月初一日上

救天下災荒揭帖

題臣忝備輔員義同休戚事至今日患已剥膚輒悃款進言冀回　天聽今天下可憂者莫如楊應龍陷没綦江毒鋒甚銳顧此猶川貴一隅事也又莫如雲南播與緬通而稅使撫臣不協若一動摇必無出兵收復之理顧此猶雲南一隅事也乃如西虜不靖嘯聚於榆林寧夏之間以十萬計此憂尤大幸彼將士力禦虜西北行則臣因目前之稍寬且置于度外者也今遼東

警報日至虜二十萬環視四境本鎮主客堪戰兵馬僅僅萬餘貼防不足何況於戰而將士以朝廷賞罰不明莫肯用心百姓以礦稅騷擾又生外心一有踈虞陵京震動此其關係不細臣之所甚懼也而又有大於此者則中原民心盡離荒旱又廣流移載道號顲莫憐人皆謂今年天下必有變告此豈特一方隅一邊境之虞而已乎據各撫按奏陝西則西鳳二府救死不遑三陲七郡一望皆赤矣山西自二三月前已稱

斗米價銀錢五分今當更甚矣河南則兩河皆災不下十六七年景象山東無處不災斗米價銀二錢至于畿輔之內直隸並集河間廣平尤不堪命矣然則江淮以北半壁天下無地不災而況迤南則湖廣又災夫湖廣天下魚米地諺稱湖廣熟天下足自大江東西皆仰給焉而荊岳諸郡委為巨壑國儲民蓄極目蕩然湖廣不足則天下盡不足各處盜賊必將蠭起矣臣為此懼如痴如懵而不能朝夕若不亟圖救拯斯

民安所倚仗乎及今救之猶難為計遲至冬春即當無及何也粟非天雨財非鬼輸民既乏食非二麥無以接濟而麥熟須明年四月安能相待當此之時而　朝廷若無哀憐之意賑濟之方則謂上棄我矣不去而為盜賊乎臣又不暇論九邊三輔之急而已也即京城米價殊可駭異往時京城米價大米每石不過銀五錢小米每石不過銀三錢即有騰貴不過量增一二錢今大米一石至銀一兩六錢小米一石至銀一兩四錢夫京師生靈何啻百萬而米價三倍何以度日米價如此他物可知秋成如此冬春可知貧人滿前亡賴皆是寧肯餓而斃乎必將奮挺持耰而為亂矣夫一處有亂尚可撲救京師四方之極而　皇上宅中圖大之地也是安可不孜孜焉思患而豫防乎今閭閻之人往往作不祥之言珠沉玉碎了不顧惜此等民心尚安與之共保金甌而長享太平也夫天運不能常稔而無災所貴聖人能補天運之所不及以為

萬民立命故必有仁心必有仁政仁者與民同欲之謂咈百姓以從己之欲非仁也萬曆十六七年天下嘗告災矣是時　皇上至誠哀憐極力拯救屢發御前之藏鏹而分遣使者四出賑恤故百姓雖餓而不亂有死亡而無異心然猶有劉汝國之變今天下之為劉汝國者比比皆是而動靜機括分於毫芒伏乞　皇上大發慈悲之心以救天下之急大渙王居之積以收天下之離亟下所司共商長策不惟出生民於水

火實安　社稷於泰山也即不發帑賑濟亦宜
及早收田礦稅內臣即不收田礦稅內臣亦宜
及早按問奏官奏民及匪人棍徒置之於法即
不欲盡停天下礦稅亦宜先停四川雲南遼東
用兵處礦稅即不欲盡停諸礦亦宜先停諸稅
即不欲盡停諸稅亦宜先將各處米糧一切免
稅以救溝壑之輾轉以息萑蒲之嘯聚蓋　祖
宗定制稅課司各色有稅惟米糧無稅不但米
糧無稅雖農具亦無稅所以厚民生奠國本者

如此今不遵　祖制一槩抽分四方之米販不
来而農人之生業蕩廢此絕民生而戕國本也
惟捐除米糧稅課使商賈通行脈絡流貫以有
餘救不足則　朝廷雖不能一一賑濟盡起瘡
羸而猶可緩其無聊賴之心以行其自相養之
術有司從此招糴勸分發倉煮粥尚有措手来
然而豺虎據市舟車絕踪竄突無烟揭竿四起
嚴旨雖日督而有司何策之展哉臣欲　皇上
為堯為舜宜以崇論宏時而每論愈卑至於設

此無策之策懷心甚苦若　皇上晉回好生之
心益光初御之政則堯舜在瞬息間惟祈斷自
宸衷亟覃聖恵仍　勑户部議所以佐元元之
急臣不勝極瞻遥盼叩閽籲天之至九月十一日上

辭倭平恩第一疏

奏為恩命踰涯撫躬惕息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昨日吏部接出　聖諭勅吏部東倭蕩平大獲奇捷内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八十两綵段四表裏次輔一貫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七十两綵段四表裏各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捧讀　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惟倭奴狂逞憑陵朝鮮　皇上憫念藩籬出師征討天威遐鬯戎捷全收其神謀雄斷裁自　聖心其轉餉調兵畢擧群力而間關戮力水陸齊驅又有諸文武將吏在總之師武臣力一人之靈天叶神符一人之慶也臣等官叨密勿職在論思不過忝籌於帷幄之中未有横草於疆埸之外而敢貪天之功與將吏分賞乎伏望　聖慈特停前命非止全始終

之遇亦以昭錫予之公臣等恫款由衷毫無矯飾必祈矜許庶幾少安九月十二日上次日奉

聖旨倭奴狂暴侵掠朝鮮勞師動衆經費七年朕在深宮焦勞勿息仰賴天地祖宗洪庥元兇殛滅文武將士用命水陸戡俘屬國保全東疆安靜卿等朝夕匡輔殫忠運籌功當居首況叙勞加恩原係彝典已有成命卿等宜欽承之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辭倭平恩第二疏

奏為備瀝危悃乞停誤恩以重功賞以明分誼事比因東征奏績録敘功次伏蒙　聖慈加恩臣一貫陞少保吏部尚書廕一子給誥命及賞賚銀幣除銀幣已領外其陞廕等臣即随首輔趙志皐具本祈免天眷深渥未許控辭感涕交零淵氷莫處夫明主御時嚬咲必惜衣裳在笥敝袴需功雖銀與幣宜慎所予然猶可曰至尊之賜無敢固辭也乃若三孤副台鼎之尊冢宰

樹簪紳之表延賞以裕後逮封以光前此超倫邁等累世一見之恩自非德冠中外功書旂常嘉謨俾入告之猷貞軌快巖瞻之意何以壓服輿論充當隆典如臣者寒素微生幺麽陋學濫陪帷幄蔑著事功方當譏斥以投閑胡乃靦顏而忝竊臣未嘗預封未嘗預戰亦不任責亦不任功嘗蒙疑謗幾陷不測賴　聖主神明出之於鼎鑊之中且假忠誠之譽昔弦高犒晉魯連却秦實有其功尚不受賞臣實無功而敢掩將士之績受極踰之賜乎今東藩雖靖而西播不庭一隅雖安而四海未測為憂方大為罪方多所加恩數實不敢承伏望特回淵慮俯照微衷追寢新綸俾循舊次國賞無濫臣分亦安尚容陳力以酬大造 九月十五日上 十八日奉

聖旨東征功成雖朕諭一意進剿斷定實文武將士七年暴露苦勞且會勘昭明悉寬優敘録普天同慶共樂太平卿忠貞輔佐朝夕畫謀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卿宜勉遵成命用表中外咸揚慎勿復

辭吏部知道

辭倭平恩第三疏

奏為隆恩難稱控籲莫回極懇　聖明必容辭免以逭罪戾事頃以東征奏績大賚及臣深揣無功再疏辭免申命再三彌彰睠愛顧自回環實難承領螻蟻微誠前疏未盡宜淵聽之莫回而　溫諭之頻及也輒敢復瀆臣惟昔人有言無欲者始可稱王佐臣雖非其人而既居其位則當心效之而力勉之諉則罪矣不可逃矣此番賞格似無可議而臣自處若不審亦議端也

盖東事善成上實　明主之功而臣無一功下實將士之力而臣無一力此將士之在事內者必且詫之為奇尤異勛賞不及格而懷觖望之心在事外者必且詆之為貪冒罔功賞過其格而生異同之說臣惟無所預賞使觖望者曰彼未嘗利焉吾賞不為薄可無憾矣使異同者又曰彼未嘗利焉心亦無所為可以諒矣是臣區區一平政息紛之愚計耳勘由于科覆由于部皆本至公而擬票由臣又不得不示之以無染譬如分肉者稍利其餘必疑以為貪愛珍嚮也誰深服者臣僻海寠夫委巷下士無奇謀異能而取大位於臣涯分不啻踰濫見今尸曠常思退休何更加盈以速顛蹶祖父皆有素風必不敢多覬封綸于地下子孫再蒙廕敘何須積組以貽之臣方嬰羝羊之危豈堪鼫鼠之厲第望朝廷無事海宇泰寧聽臣息機捐慮解職還鄉優游以終餘年則　皇上之賜極弘而臣之願永畢矣伏懇　聖慈俯亮亟收所賜逭臣大戾

貽臣以安（九月二十日上　二十四日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卿股肱贊襄逵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中外卿當佐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意覽奏情辭懇切至誠麽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門知道

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看詳覆奏本內有曹學程雖在情真之列而衆心猶甚矜憐臣思學程身為憲臣心高氣傲觸突天地冒犯雷霆理屈詞窮不能為解然而滿朝臣工舉救之者豈學程能為遍懇而滿朝臣工私一罪人哉蓋學程不足惜而御史官可惜為御史官惜者為 皇上之國體惜為朝廷之風紀惜也御史立丹陛間持綱肅紀而一旦棄市不免過摧士風大駭物聽天下人心

有所不安故忠君體國之臣殊甚憂之臣觀九卿疏中亦不敢言其無罪但謂其母老身孤而懇求恩貸於情於法未嘗不明晰而兩盡乞姑留以無拂九卿之情傷君臣一體之義蓋諸臣之為學程者正為國體而 皇上之從諸臣者亦為國體非為學程也今兩宮美成吉典具備東功又奏八表蒙恩倘 詔停天下行刑一年以昭大慶以迎嘉祥回殺氣於軍旅之餘消災沴於饑饉之日尤臣顒望之意普天率土咸從

萬萬歲無疆之壽九月二十二日上

開刀揭帖

題蒙發刑科三覆奏本臣謹照常擬票上進臣惟各犯雖係會審情真但歷查節年皆不多決例該閣臣揀其情罪尤重者開坐揭帖請自
聖裁臣今仰體好生大德謹於應決數内看詳得鄭國錦等十二名情罪尤重相應正法其餘皆可暫免行刑仍令法司牢固監候臣謹開坐應决姓名揭帖一本以備 御筆勾用處决再擬開刀本旨意一道伏候 聖斷施行再照今

年天下人心皆望 皇上停刑意實惓惓臣敢復為之請

再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看詳三覆奏本各犯情真但有甚與不甚之分耳其甚者臣已擬决不甚者悉祈 賜留
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也内惟曹學程之獄衆心憐之所以憐者非獨為學程一囚實念冠裳縉紳之類而懐免死狐悲之情倘 聖明之朝而戮及言官上損國體下喪士氣所係非小故衆皆惓惓為請非敢為一囚屢瀆也願 皇上俯察衆心出於公忠而非有私比為國體霽威

嚴為群心敷恩澤姑寛學程一日之死 九月二十三日

上 二十五日奉

御批覽卿奏情辭懇切知道了

言東餉不宜深求揭帖

題令日蒙發下户科李應策等一本為東征軍餉大欠綜覈懇乞查究併嚴諭欺昧臣工以重國計事欲嚴查士卒的數坐以侵盜罪名臣閲此議恐誤大事蓋諺有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自東事之興遇有請餉　皇上皆令即時允發故將士感　皇上之重功而輕財也無不效命至於成功詎以事成功就而與較錙銖致重罪乎必非　聖心矣即有善後留用及撤回補給

等費數亦有限與舊時之茫茫無涯者不同皆當處給不可少也武士不惜百死以奏大功文臣乃惜一財而舉重法人心其肯服否功未成則輕財而誘使建功功既成則重財而追論為罪仁者必所不為且令四方兵聞之孰不鮮體又何鼓舞也茲臣擬票謹奉宣　皇上德意寬將士之心而勸後之建功者於治亂安危之幾甚有關係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九月二十三日上

三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昨晚出朝房吏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會臣復言曹學程事欲再疏申救情意哀懇行路之人皆為心惻臣敢再以上聞臣之意非為學程惜為朝廷之御史惜伏乞　大弘天地之仁免其即刑以全縉紳之體以慰滿朝文武之望 九月二十五日上

謝留曹學程揭帖

題伏蒙發下覆决重囚開刀本　御筆勾决咸當其辜臣不勝欽服已即刻發行其曹學程舉朝文武官員咸為乞恩緩死臣因具揭懇請奉御批覽卿奏情辭懇切知道了欽此臣恭承奬遇感激忘身仰誦　恩綸連呼萬歲隨即傳示滿朝文武官員俱各在文華殿前歡聲如雷連呼萬歲叩頭恭謝而出臣惟今年諸福駢臻聖心歡豫但當東征西討之後宇宙之內殺氣太多災沴盛行宜更有迎和導祥之政而迎祥導和必自得人心始曹學程雖犯重辟而舊係言官凡在縉紳咸悲同類為祈一旦之命以增聖政之美伏蒙　皇上俯循衆志大普好生君臣之間應荅如響不惟恩威迭施使政刑無枉濫抑亦夫地交泰覩殿陛有都俞傳播四方忻忭可想人心若此嘉祥鼎來矣九月二十五日上

言遼東虜警揭帖

題頃得遼東督撫塘報言大虜自錦義地方入犯二十日二鼓入口至次日辰時始盡約五萬騎越大路南掠大凌河右屯地方首尾夾河而陣計二十里皆精兵有盔甲者我兵雖有備然衆寡不敵已嚴飭堅壁清野固守為主無誤大事等情臣據此謹奏容再探以慰　聖懷二十九月七日上

辭倭平恩第四疏

奏為瀝悃辭恩未蒙悉聽更叨特賜彌切慚惶固祈收回以安分誼事比臣具疏為隆恩難稱控籲莫回極懇聖明必容辭免以逭罪戾事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卿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中外卿當佐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意覽奏情詞懇切至誠靡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

眷酬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詞已竭　聖意未旋雖免延世之賞猶申晉秩之命况加蟒賜益煥龍光顧揣微躬若為啟處除蟒衣一襲該文書官恭捧到閣臣不敢固辭謹叩頭祇領隨報名廷謝外臣恭揣聖意盖謂東功告成宵旰甫釋諸臣盡賞難忘帷幄之功而七載匡襄亦有一言之助是則恩非誤濫辭乃勞謙也訓詞溫厚德音勤拳雖臣至愚庸不涕泣然臣實無勞亦非過謙詞臣之守筆橐常職也不可謂勞閣臣不預邊功前約也不可謂謙臣肝膈至情具於前疏不敢一字虛瀆此辭非例辭也例辭者可一而不可再再則誠矣三則堅矣於心真不安而辭有所不獲已耳人臣事主宜懷至誠豈可心實願欲而姑為退託之形乎夏間甘鎮之賞臣嘗辭之而終不能盡辭至今慚恧顧猶以當時事理似有可受今日之事與前甚殊而臣之堅決已非一日是區區之愚志而忠于事主之職分也且臣素懷微尚久玷周行意有難忘終

難遺釋即不能一旦遂初亦焉可竟負夙志幸捐牖下尚擬披緇猶立朝端自宜貶秩胡顏之厚可以冒斯　皇上曲亮臣心特優臣遇則早下爰立之命以廣進賢之途俾臣得藉寅恭共圖贊襄此恩之大視晉臣之秩不啻萬倍多矣伏乞　聖慈乾斷即准辭免以成臣勿欺之意以釋臣疾顛之憂仍乞早補閣臣以寬臣獨任之勞以付臣急公之望誓為犬馬圖報弘恩臣無任披肝祈腎懇求之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

辭倭平恩第五疏

奏為極寵難酬單詞未達懇望 聖明俯亮愚誠亟命辭免事項臣具疏為瀝悃辭恩未蒙悉聽更叨特賜彌切慚惶固祈收回以安分誼事

奉

聖旨朕屢旨卿運籌安東加恩國典原不為過卿宜勉遵成命勿復勞謙固辭所謂閣臣便着吏部通將推舉員數開具簡用該部知道欽此恩眷轉篤於臣甚榮退揣微躬終難冒醜伏惟

聖慈天厚諒不以辭瀆見訶輒復披丹必求矜允臣嘗讀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兮荷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夫候人荷戈而之子赤芾勞者不酬而酬者非勞誰其與之者鵜鶘不能濡翼求魚而竊在梁之魚以為食君子不能以德受服而竊他人之芾以為榮是以詩人譏不稱也臣亦有職職在論思舉職為功溺職為罪今臣溺職甚矣不自為罪而又竊他功以為功神明其許之乎臣聞之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臣之不稱蓋非一端略見前疏語猶未盡蓋不以安民定國為榮而以寵祿光大為榮罪也趨庭之時嘗服知足知止之訓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非孝也以辭始以受終虛言以誑 主上不忠也首輔之辭臣擬以允而身則受之不誠於其友非信也又不獨攘人之功不義而已也夫曩者閣恩之所以難辭者有由焉難於妨衆耳今首輔在告執辭甚堅

而閣中獨臣正可以自行一意之時此而不辭辭無日矣臣宜束身引退不惟不退而冒進不已又托之乎 明主之不聽辭以掩其醜百為其身圖而不一為公家圖何以倡師師之風成開濟之計哉以臣區區之私而屢煩 宸章諭勉抱歉殊甚惟君臣相與以心而相濡以道無所待於儀章之縟與夫往復之頻也伏祈 皇上亟賜乾斷免臣新銜而容臣以原官供職臣不勝榮幸其懇添閣臣實臣日夜禱求虔虔愚

欵臣不敢不為社稷計而　皇上亦宜為　祖
宗之社稷計勿謂有臣在閣閣中不為無人亦
勿謂　聖主在上閣中可以無人遴簡英賢早
賜登用俾臣有所奉以期寅亮之績以酬天地
之恩臣無任馳衷懸睇之至　十月初二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朕以國典酬功原非為過卿乃陳奏不已且
言忠孝信義為實情詞懇切出於至誠前項恩命
勉從辭免成卿勞謙光美後勿為例所請早簡閣
臣具見忠愛已知道了候旨行該衙門知道

救華鈺等揭帖

二臣題近者湖廣荊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
重被内臣陳奉訐奏蒙差錦衣衛官校拏扭来
京計期將到中外官員軍民人人哀憐而該部
院及科道等衙門咸為之具本申救又各来會
臣等具言無辜之狀欲臣等轉請於　君父之
前臣等竊惟礦稅内臣係出創設一時人心在
在驚駭陳奉特借鈺等以警衆耳未必鈺等真
有罪也夫撫安人心之道惟在處置得宜愈激

則愈不安　明旨屢禁不許騷擾地方諄諄戒
内臣安静行事意正為此陳奉處置既已有失
皇上必宜有所轉旋使　明旨信於天下而人
心免於驚惶實臣等願忠之意也查得四月間
南康知府吳寶秀等逮繫到京蒙　皇上至仁
大德竟從寛宥臣子無不欣幸天下無不傳誦
今臣等不揆愚陋敢乞將華鈺等二臣再敷
天恩一例曲貸豈惟寛容囚繫實以慰安衆心
即萬一不欲遽宥亦乞竟付法司擬罪發落而

免其鎮撫司打問則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並
施而中外之欣感畏服並切矣蓋孟子有言善
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欲得民財必當有善政
欲收民心尤當有善教伏願　皇上以善養人
聯屬天下毋令咨嗟驚憂傷積累之大德臣等
無任屏營懇切瞻祈之至（十月初七日上奉）
聖旨覽奏已知道了且華鈺車任重借意抗旨受
詎激亂好生可惡卿等如何也學群小浮躁濆激
其於國體何已有旨了

諫礦稅揭帖

題臣惟自礦稅使出而天下舉疑　皇上為好
僨臣竊意不然淵微之中必有非淺見所能窺
者或謂三殿大工急需在邇亦非也殿工雖大
群臣能辦之何勞　聖心經營為哉或謂頃歲
以來　國家多難倭虜交訌之餘楊酋又見告
矣脫復有變安可無防蓋為萬年無窮計耳顧
臣思之亦有疑焉乘多暇之時而為不虞之備
信乎思患預防矣然設聚斂之策而傷樂生之

民則亂未必弭而反以生亂憂不能除而反以
啟憂此未可為遠猷完策也　皇上亦過思過
慮而妨太平之業矣蓋圖治則亂必除就安則
危必去定遠則近必靖宅下則上必寧天子以
天下為家天下安則天子始安未有天下不安
而天子之家能獨安者故聖人在上必使政刑
修明德意翔洽中外相保大小相維盜賊自除
夷狄自服即有不靖舉吾大順之民而誅之若
是則盡四海九州無不為一人衛而無勞一人

之自衛故聖人之身之家與天下並安而傳世無窮也此道也帝王相傳之常道也　祖宗以來世世守之耶　皇上二十載以前無非此道是以四夷來王萬方頌德在　朝豈無諂諛之臣特唐虞所謂讒說殄行耳一滌除之而清矣域中豈無蠢動之黨特唐虞所謂寇賊奸宄耳一徂征之而平矣臣以為太平無象但常守此政即為太平至治無奇但常存此心即為至治金甌常固扆極常尊可萬萬年無他虞不必更

為一法以防亂而自無亂可防矣區區歛財以為備何為乎令不遵循已行之善政不保持已致之太平而徒歛財以為備是天下本無事而自為多事以開亂也為計左矣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懷反側之思人無老稺靡不蹙額家無大小靡不撫心日與中使為仇時與奏官為寃皆幸災樂禍而思盜賊誰為　皇上畫此計者盡改初御之善政而為粃政盡捐初御之仁心而為厲心今日之所為是則前日之所為非矣曷為百姓歌舞於昔而悲號於今哉臣聞鹽鐵均輸不足以富漢而漢由此耗瓊林大盈不足以富唐而唐由此危隋之末年洛口之倉如山而適為群盜之資唐太宗時御史權萬紀言銀冶之利太宗曰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籍卿以桓靈待我耶即黜萬紀不敘此貞觀之所以為隆也苟有善政雖無積蓄而國安如無善政雖有積蓄而國危若四海鼎沸即無一方獨稱寧土若衆心

皆離即無一隅獨可托身流人四起群盜交作金錢愈多愈為身累雖有穀粟不能獨食雖有臺池不能獨樂此時此際安知人主之為尊九重之為高恃此將安歸乎故不若使衆心成城共為朝廷守也不若使百姓皆足共為朝廷供也不若使盜賊不興無俟征伐之為大利也不若使華夷率俾胥歡然如一家之為大安也故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不成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昔人喻好利

而不顧其民者如割四肢之肉以充其腹腹雖暫飽然肉盡而身已斃矣又如竭澤而魚今年取魚豈不或多不知魚種絶盡而明年無魚皆善喩也伏望　皇上憬然深思渙然省悟修明自昔講行之正道誅絶今日曲賓之邪人如日方食而復明如天垂陰而復光即未能越堯舜超禹湯而增光于　祖宗第如萬曆二十年前之所爲亦還太平之舊觀爲守成之令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竊爲　皇上誦之惜之

臣忝備輔員義同休戚主榮臣榮主安臣安天下怨咨危亂將逼臣不啻慚憤何敢隱默不盡言臣不勝翹首跂足灑泣祈天之至　七月二十日上

請簡閣臣選科道揭帖

題冬深寒甚調攝爲難仰惟　聖躬至重幸萬珍愛臣狗馬賤疾初因感冒風邪隨加嘔吐頭疼背强五内如翻比来略可又患牙疼苦楚呌號未即寧帖欲强出則身猶蔌蔌慮病轉加欲且止則閣中久虚心旌難定伏蒙　天恩寛假頂戴奚勝爲國忘身微臣分誼數日之内得一稍可即當匍匐趨直不敢偷安也臣因有感敢以一言進諺云人命無常在呼吸間臣病甚之

時一語不能復出一思不能復措乃知古人作事常加預備王者建官必有副貳閣務繁重豈可專倚一臣念至於此心猶慄慄也伏願　早將吏部所推諸臣　欽簡數員俾與臣等一同辦事講習政體考究典常分管　制誥勅書文字及撰閲日進講章等件庶幾輔理不乏　聖治有光臣非敢避勞辭難爲推諉之計亦非但憂讒畏譏逃専擅之罰揆之事理合該如此極知煩瀆亦當力請臣又惟之行取諸臣待選都

門者已一年于茲矣記得舊年此時　皇上恩
許行取乃由天心之自啟非因臣下之請祈至
慈念也需遲到今尚未許選不審當時之允取
者何心而不允選者又何心諸臣僦居債馬羅
米買煤貲用匱竭假貸無所值茲寒冬為費更
倍臣實不忍士夫流落于　聖世而忝為縉紳
之領袖得不入告于　至尊祈一憐念乎今科
道衙門萬分缺人入選之後在科者猶可敘差
在臺者尚當試職而大小按差需代甚多中外

蠹蝕日叢一日後來整理用力更難　皇上軫
念政體尤不宜輕視而姑緩之也併乞　早賜
俞旨令部院考選以充差用實目下萬分不得
已之務臣不勝毣毣之極思十一月初二日上即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具見忠愛至意卿疾未愈宜
慎攝稍可即出輔政欽簡閣員乃政本重臣豈有
久缺之理已知道了行取還候旨行

請簡閣臣疏

奏為　聖慈深念政本　明旨極快輿情懇乞
蚤成大信以圖共理以拯孤危事臣以孤迹遭
當危機狗馬之病日沉幸不即塡溝壑秋毫皆
皇上力也一陽噓植無物不生枯槁回春敢忘
大造謹於十一月初七日叩首　闕廷入閣辦
事訖顧臣病告疏中乞　欽簡閣臣及考選行
取諸臣奉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具見忠愛至
意卿疾未愈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欽簡閣員

乃政本重臣豈有久缺之理已知道了行取還
候旨行欽此除考選一事各衙門析肸合請情
苦語哀旦晚之間必有　明旨惟是閣臣未簡
中外生疑幸渙綸音群疑稍釋而傾耳逾時新
麻尚客此獨臣之所急各衙門無能為臣急者
安能不諄諄以請夫政機繁重匪一臣可辦而
臣竭蹷趨事獨往獨來者一年有奇此古所未
有頃卧私邸閣中虛無人者二旬尤古所未有
也臣未病時顧左失右顧前失後剌謬舛錯臣

自知之獨賴鴻慈猶寛譴責耳而今大病新起亾陽更多形神恍惚若攝若離視聽徬徨若忘若憶雖黽勉自擡無敢茍且而心血耗甚則未了一二而輒眩瞀隨之矣定而復甦甦而復事時時抱頭摩眼抑心取氣日月遞來知非久理臣不足惜如國事何夫為君難為臣不易 皇上焦勞宵旰千難萬難臣亦人類豈不知勉修其所不易以少分 皇上之難乎當予告時宜百千申請仰祈 聖俞而近于要要則人臣之

大罪也宜百千隱忍恭俟 聖裁而近于罔罔又人臣之大罪也矧狗馬之病安知不復作復作則安能不復請時作時請勢自不免而閣中之虚又恐不止如前之二旬斯時也即免于要亦入于罔即免于罔亦歸于誤均罪也誤而勤皇上之斧鉞何若慮其誤而早請之且廷推堪用諸臣皆講讀侍從舊人久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堯舜知人不待終日况夫信者人君大寶 皇上謂無久缺之理豈以日後一日至于歳餘尚未久乎伏乞少輟燕閒亟檢部疏簡定數員俾同辦事臣情辭兩極不勝翹企待命之至十一月十四日上 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嘉尚不已政本重地豈可久缺原為甚重其任便着該部會同九卿科道掌印官通將前後所推閣員還再 公舉在任及在籍素有才望者勿拘員數來用以彰朝廷博采求賢之意其行取科道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卿可善加調攝弼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

典禮揭帖

二臣題臣等竊見典禮大事久稽日切于心不能暫釋去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
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國昨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

具選婚舊儀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宮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於時捧讀綸音手足舞蹈謂聖謨一斷則由冠婚而冊立而分封而出閣決於今歲行之父子兄弟極天倫之樂事朝野臣民騰快覩之歡心矣是以一歲之間跂拱聽命不敢妄有瀆陳也不謂選婚雖行而大工未就六禮易備而珍寶難完致令聖意之所欲行者尚無定日臣等不勝悚念竊惟 皇長子明年十九皇三子齡亦十五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皆以次漸長時難久虛禮當悉舉必俟兩宮之告成與禮物之悉備日居月諸需緩過甚臣等偏採在廷之議皆言禮貴及時道難執一稽累朝之舊典酌今日之新儀速下禮官早定時日所有儀物權從簡省一

可以昭 皇上貽謀立教之端一可以啟皇子敦朴還淳之漸惜福則福倍臻養德則德滋厚其所饒益莫數無窮况今户部錢糧實難措處而冏寺告乏邊餉日迫即 皇上親運神籌此二千四百萬之數必不可辦而三日一小催五日一大催終亦徒煩也伏覩 皇上新政罷三輔之加稅禁其疊徵睠四陵之龍脈不許開礦軫念災黎亟加賑救種種德音中外歡傳蓋聞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又聞聖人法

天地之易簡而成位乎中此往古之謨訓聖哲之芳規也伏願　聖心轉旋道從易簡　勅下禮部將舊歲　聖諭中冠婚冊立分封出閣等事次第擇日具儀舉行觀會通以行典禮使萬世有所法程臣等區區一腔血誠不勝跂祝十月二十九日上

典禮揭帖

題臣伏覩　皇上篤念天性至親真仁極愛顧復勤懇規慮周詳超卓于常情萬萬立教自家大普肅雝之化盡倫惟聖宏敷佑啟之慈臣不勝欽服　皇長子明年十九體氣既充實應舉大典　諭旨久須固無庸臣下之請但臣忝備輔員又獨在閣不能少釋于懷謹會同首輔志皐具揭上瀆輙再進一言臣惟今戶部錢糧甚艱于措處而　聖心斟酌極妙于時宜且皇三

子明年十五並可冠婚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肩次年齡咸當序及必導前而引後庶奉後以從前天秩既無紊施青春亦免虛度邦家胥願臣子同心但九邊餉銀乃士卒軀命所關而社稷安危所寄缺時甚久缺數又多如積火薪中勢誠危急比聞薊鎮軍士已有下臺者矣不守臺則不為　朝廷用不為朝廷用必將生他心此輩禦賊不足為賊有餘安可以無恤也兩淮塩課已借過二十八年明年無可借矣河東塩

法為小人壞盡又極難處矣而太倉出入歲止四百萬今年東餉只撤兵費過四十餘萬西餉踰一百一十萬大典金珠共費踰百萬此皆經制外事共費過二百五十餘萬則九邊正供安得不缺儻致士卒脫巾虜盜交發　九重之上能宴然而已乎古之念將士者解衣衣之推食哺之衣食尚可以減則邊餉之視典禮其緩急輕重可辨矣必欲冠婚冊立分封出閣同時悉舉則禮以財詘而財以時詘俯從易簡乃協時中天下方將欽誦　聖德而不以為儉如欲備物將大典分別先後次第舉行序有漸而期不愆財可供而國無詘也伏想　宸衷必有善處惟乙　早賜裁定或　勅下户禮二部會集府部九卿詳議長便恭候處分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災異修省揭帖

臣惟人主于天相去甚近天心仁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慎不可不敬承也邇歲之災甚多而今年雷擊太廟樹木遼東軍器被火浙江邑漂福建石飛以至陝西山崩地湧之變尤為罕絕荒歉半天下人民流離守邊軍士嗷嗷待哺播酋肆螯勤兵四方臨清民變建寧士叛皆非細故近日火星一逆禁内隨火感應之速可畏殊甚臣聞占家之說火性急疾故其應速金木水之性次之土性尤遲應各遲速不同大抵速者禍小遲者禍大要在明主修德則天意默回反災為祥亦易易也臣記萬曆十三年火星入南斗占為天子下堂走此非吉語而　皇上是時特發睿心躬親常禱應天若此遂為千古聖德豈但弭災致祥而已哉今災異甚多憂危不小皇上但寬仁廣義受諫親賢恤軍民之怨咨勤邊腹之隱慮整理初御遠大之志罷改頃歲近小之圖則乾坤道泰民物阜安而社稷之慶畢

臻福履之綏日集矣頃者火災修省之命未下諸臣不無少望乃年終類奏災異在邇望特發一札以昭敬天之誠顧此尚是彌文尤祈大新時政以安邦家庶有裨于實用也盖天聽至近天心至神决非禱祠可祈虛弭可塞晏嬰有言禳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言禱祠之無益于事也孔光有言天見災異以譴告王者欲其更改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言不懼則凶懼之則吉也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言應天之道在修德以及民不可虛也此皆往哲之格言明主之寶鑑惟 皇上省納 十二月初十日上

言財計揭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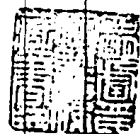
題昨晚接得戶部揭帖上請 聖明速罷礦稅以延民命以裕國計臣看詳此奏耿耿在懷人臣言不切直不能悟主所望 聖明茹納則政事始有調停君臣同德而中外安寧也今財用實詘邊供日匱戶部計窮為此苦口然所以匱者有故焉因以前北伐東討近日西征及大典諸費皆出經制之外難供固宜夫聖主以儉德先天下以仁恩育萬民厚下恤窮固帝王之美

意然亦須有良法以佐之不然而人臣但以空言求君人主但以嚴旨督臣何益之有臣愚以為戶部此疏切直有美處置尚疎似宜出旨督其集文武大小官員共求長策以暫濟經費之窮事畢則止必有善處豈得坐視以階亂 皇上聖德如天仁恩似海亦宜俯加採納少賜變通如礦稅等事屢旨不許困商擾民嚴禁利棍肆毒可更者更可止者止則君臣交修互儆而和氣自回財用自足矣 十二月十五日上

典禮揭帖

題恭惟立春令節一年首占天日晴明風光和煦應為豐稔之象太平之徵臣不勝欣忭顧惟冊立冠婚之典未行　皇長子睿齡日長在廷文武屢貢封章玆又叩閽冀聆　恩旨臣雖一身直閣四顧不遑而于此最大典禮最切政機安敢囁嚅不盡言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會同首輔具揭上請臣又特揭恭請俱未奉　旨皇上愛子之心出于天性昭然為天下所共知長幼之序屢奉明綸的然為天下所共信何為久稽此一舉乎伏乞體　祖宗眷祐之殷　念聖母顧懷之切而俯狥群臣跂盼之意渙發德音　敕禮部擇日具儀舉行蓋年長十九時逼三陽儀節繁多所當豫辦　明示允俞庶臣下有所遵守臣典司迫切竭愚進言無任懇誠祈禱之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

敬事草卷七目錄

敕程紹揭帖
再敕程紹揭帖
典禮揭帖
言湖廣當增設視師大臣揭帖
三敕程紹揭帖
請補科道并乞假揭帖
乞罷免簡閣臣疏
再催補閣揭帖
回慶魏巡撫揭帖
請舉典禮揭帖
言時事揭帖
再催補閣臣疏
回諭札揭帖
入直揭帖
言陳奏揭帖
催發引奏本揭帖
回典禮諭札揭帖

擬上典禮勅諭揭帖
催發典禮勅諭揭帖
回諭札揭帖
催發吏部陞官本揭帖
封還張忠議塩本揭帖
催發吏部堂官引咎本揭帖
言孫朝紊魏允貞事揭帖
謝考滿賜鈔錠羊酒疏
言龐澄宜賞揭帖

言征播功狀揭帖
辭考績加恩第一疏
辭考績加恩第二疏
拜命請添閣臣揭帖
請留蕭大亨陞李應策揭帖
回修琉璃河橋揭帖
催點發各省考官揭帖
請禱雨揭帖
擬諭帖
請處遼東撫鎮等官揭帖
回廟享諭揭帖
報平播揭帖
回諭札揭帖
請典禮揭帖

敬事草卷七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救程紹揭帖

題歲間吏科左給事中程紹一本為中官不宜輕信外政不宜輕假伏望　聖明稽　祖訓之嚴杜專擅之漸以正國體事奉　聖旨韓薰已有旨從輕處了程紹這廝又來黨救瀆激本當拏鮮究問姑且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吏部知道欽此是時逼歲將除方當恭賀元節臣不敢輕有塵請連日輾轉心猶未忘夫紹以不諒瀆言上激　聖怒小臣承譴復何所辭顧言官之職專在諫諍而人才進退事關吏科揆之事體似亦不得不言者心實效忠非有他也仰惟　皇上聖仁天育廣度海涵往時言官有被黜者輔臣救之多蒙　俯宥天下至今以為傳誦史冊萬古以為光輝今臣雖孑然一身亦忝輔臣之數而六科寥寥止存七人紹復見黜則辦事者益少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俯容

程紹照舊供職如謂罪難盡宥則重加罰俸以示懲創以彰恩慈今當三陽交泰之時萬物發生之候群心欣頌德澤臣亦瞻望光輝憑恃寵私萬申祈請二十八年正月初三日上

再救程紹揭帖

臣謹題年間科臣程紹一本奉　聖旨韓爌已有旨從輕處了程紹這廝如何又來黨救瀆激本當拏解究問姑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吏部知道欽此臣于時不勝駭愕亦不暇致詳倉皇具揭為紹申救于今年正月初三日上進後接各諫科道官公疏揭帖到臣臣再三披閱始悟　聖意似非責紹而所發為民之旨或為韓爌也蓋臣以孤身在直更無交資思塞神

蒙筆輕語失但知急救言官不知錯會　聖意自愧不已追咎不已伏乞　恩慈俯加鑒宥令科道二疏未發則紹方以待命為恭未敢遽出而該科事冗擔閣日多伏乞　皇上早賜批發慰留令紹得安心供職庶于政體無礙　聖德有光臣亦得以少逭不詳不審之戾矣正月初八日上

典禮揭帖

題臣惟昔之愛君者進諫必于無人之所蓋諫于有人之所者不無邀名之意諫于無人之所者乃出愛君之誠故也臣備員輔弼托在腹心凡遇大事必以揭請正倣此意今　國家第一典禮關係最大歲月已愆佳期甚迫有萬難再緩者無過　冊立冠婚群臣合詞豈其出于邀名臣之屢揭實乃由于忠愛必祈回天俯採非可姑置不行者也臣謹披心再陳之蓋　皇長

子長髮以來屢奉　綸音念睿齡之過期嘉體氣之充足篤愛真慈肫懇深至不由請乞霈發宸衷朝野傾心比往更切舊年冬禮部尚書余繼登等以為請吏部等衙門尚書李戴等以為請定國公徐文璧等以為請侍郎張養蒙以為請科道官以為請臣偕首輔志皐屢以為請連章累牘無非仰述　皇上之慈訓非能于慈訓之外更增一詞也顧候　旨踰時未蒙　宣示意者以建儲之典宜於春成婚之候宜于春時

至而事起耶乃今　皇長子年已十九歲當三陽時序更新倏已旬日日月易邁瞻望彌勤首輔及宗人府等衙門皇親等官又後先以為請矣前此猶可少俟于今寧復可俟乎古今有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皇上天性之愛萬倍恒情燕喜之春萬臻景福而　皇長子年登弱冠尚爾垂髫不得當成人之稱遂室家之願於體不雅於禮不安試揆父母之心能無惻然深動

乎易傳有之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夫定天下由於正家正家由於一家之人各得其正然則此禮之不容稽也就一家言父子之所以親兄弟之所以序夫婦之所以別者係于斯就天下言禮得而天下定禮失而天下違者係于斯關于治體甚非細也臣遭際　聖明本欲希都俞吁咈之盛而相忘于無言靜聽明綸用彰睿斷私心過計恐　聖意復遲則群心愈惑而多口復滋又恐

傳示不預則臨期驟行而所司罔措況股肱之義休戚惟同典禮一日之稽即臣愚一日之罪安得不披丹客言伏望　特下王音令禮官諏吉具儀早成　冊立冠婚諸禮則國本不搖人心慶祝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於此臣不勝懇迫祈籲之至（正月十一日上）

言湖廣當增設視師大臣揭帖

題今日發下兵部覆川貴總督李化龍本臣看詳本内言川貴督撫道将俱已近播彈壓惟湖廣兵将不齊餉又不備儻致失期咎将誰諉欲責成湖廣巡撫義在同舟一切軍興悉心料理俟川貴兵齊之日協同行事不得自分彼此一節臣惟兵部所言固是常理湖廣巡撫委宜責成但臣連日與在廷講求湖廣偏橋總兵陳璘因播亂而特設者也擁重兵三四萬而止令司

道一二人與之共事權輕不足以制之且全楚遼遠難周而其民輕心易動陵寢重地四達要區令令巡撫止備西偏移彼駐劄恐其顧彼失此憂虞不無若兼制彼此為力不專儻酋流突中原為患更大不如特差一大臣俾監視陳璘之師既制大兵兼處糧餉事寧與總兵一併裁革而令巡撫仍駐省城居中調度接濟兵食鎮安地方似為長便臣輒擬旨上請不敢擅便伏候　聖明裁定下部院議處施行 正月十三日上

三救程紹揭帖

題近者　皇上批發科臣程紹本處分韓薫斥之為民臣一時昏愚錯加理會謂　皇上斥紹為民上揭申救既而省悟前失再揭陳情敦請明示　聖意以便遵守乃今數日矣不惟臣章未下即科道官及吏部所上章亦未下使紹進退惟谷不敢入科科務叢積無人辦理則是紹本無罪　皇上亦未嘗罪紹而由臣之言使紹自引為罪不敢出也即臣初意本以救紹而不

審不詳一時妄發不幸反涉姤媢之疑何以自解大臣之義以人事君臣未能招徠薦達以重朝廷而又蒙此疑萬一上下不信雖欲少效尺寸其道無由命一刻未下則臣一刻不安撫心深咎咋舌痛懲實有遑遑不能已者伏乞　皇上俯垂照鑒罪臣黜臣惟命或諒臣無他而俯寛之亦惟命若紹則必祈明示淵衷早發明旨俾令照舊供職庶九重好徳之誠洞然四達而百工熙事之報奮迅咸起臣亦得明其區區留

賢之心過與天下共更而有所濯湔以圖後効矣正月十四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程紹屢次煩擾黨護瀆激有旨降斥為民卿乃再三請救具見敬慎休容姑念係該科程紹着降一級調外任用韓薰着降雜職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卿宜安心佐理以副朕惓惓眷倚至意吏部知道

請補科道并乞假揭帖

題臣昨仰恃　恩私累救程紹伏蒙　聖慈垂亮寬紹之罪止于降調知　皇上萬分為臣轉移臣不勝感佩六科止有七人而紹復降出人益寥寥有廢事之憂伏望　皇上早允行取之選以備任使幸甚臣舊冬感冒風寒乘春而發痰涎上攻足軟體乏無以近得家報有親兄病故哀泣過傷心神慌惚連日未能入直緣在燈節假內未即瀆聞今尚須調理數日輒以私假為請伏乞　俯俞不勝感戴之至二十八年正月十九日上二十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兄家逝哀泣過傷未能入直卿宜為國慎攝稍可即出佐理行取之選自有該部院題請何乃諸臣要譽沽名紛紛瀆擾煩激是以延遲非有他故也卿言科務寥寥恐有廢事之憂具見忠愛詳悉便着該部院查有候補赴復的分別奏用該衙門知道

乞罷免簡閣臣疏

奏為極陳曠瘝不職虗負　眷知仰祈　聖慈
特賜罷免亟簡賢輔以重政幾事臣迂會書生
素無遠略　皇上念臣講讀召自田間延之政
府七年于茲矣犬馬猶能戀主葵藿亦自傾陽
臣獨何心而忍言去今天下多事大異曩時悉
臣預政以來身自壞之而身自逃之縱免一時
之靈誅安逭萬世之史罰臣食多鯁饐往往廢
箸而歎夢亦駭愕時時撫牀而起心欲外嘔淚

從中流有不得不哀鳴于　皇上者　皇上躬
堯舜之資而治日逮于漢唐之季有君無臣臣
之愚不肖亦大可見矣廷推諸臣無非倍蓰什
伯于臣者而久未簡用天下必且指而詈曰賢
臣之未登以不肖臣一貫在也不知引退而空
自妨途無愧而不知耻莫甚于是此臣之所為
大辱也　祖宗設官自府部至郡邑孰無副貳
而內閣重寄尤備其人非徒藉其寅恭亦以防
夫專擅臣何人斯而獨久此即專擅大戒凜凜

自擅而負乘有日積愆必多雖無其心已有其
跡疑端所生危機所伏此又臣之大恐也夫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棟非一木之枝臣
昔與二三同官交相麗澤尚不免于謬訛迺今
左顧右盼莫咨莫詢即欲問諸所司而辰入酉
出日亦不足職掌異任接見無由以孤臣之矇
瞽應萬幾之紛沓一目而南北視一足而東西
騖其何能給諺云獨樹不林則臣之謂矣蕭曹
丙魏房杜姚宋之賢猶相輔仗以有成也今濟

濟諸賢悉置不用而獨畀一不肖之臣臣不知
皇上何為而忍此且美錦之裁不付于學製美
玉之琢必待乎良工初入閣時島氛雖未淨而
海內猶謐如也今奏牘紛紛無非愁嘆焉用彼
相誰生厲階德薄位尊公餗將覆語云小犢僨
車臣之謂矣昔司馬相而中國重李綱入而朝
廷成閣臣失職豈獨臣憂抑社稷之憂　皇上
之憂也臣之肉不足食而　皇上之天下寧堪
一再壞乎何為而久不念此夫臣之事君猶子

事父義無求去之理去亦將何歸第臣留一日增一日之罪留一月增一日之罪非徒無益不免于害留之無庸則去恨晚矣伏乞　皇上于廷推諸賢急點數員入閣辦事放臣歸田俾賢不肖各得其分臣情迫辭戇干冒　宸嚴無任戰慄隕越之至 正月二十五日上 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前覽卿奏已諭卿為國慎攝暫假數日今何又有此奏朕心甚為惻然方今國步艱難眷倚方殷豈可堅辭求去宜遵前旨加意調理稍可即

入輔政所請閣員情詞懇切便着該部通將前推員數開具來用吏部知道

再催補閣揭帖

題臣近日慘罹家難哀泣過深傷損心肺二經因感瘦嗽怔忡等疾舊恙并作終宵不眠飲食日減醫藥罔効久稽入閣之日滋多曠官之憂幸蒙　聖恩賜假從寬尚有容身之地又蒙允臣請添閣臣之疏宣取廷推職名恭俟　簡命以刻為年而于茲數日尚未聞　命則臣積誠之懇又似成虛而不能回天矣薄命至此能無自傷　皇上一舉筆之間即可登進群賢增閣

治理免臣專擅之罪寬臣拮据之勞而何為深靳乎臣口不能言身罔攸措時時唫囈獨語與喪魂失志之人無異萬不得已冒死再請伏乞少垂頃刻將吏部疏內諸臣　賜簡數員入閣辦事若眷注舊臣不忘起用亦乞傳示　聖意差官驛召庶賢才聚會政幾無曠而臣免于妨賢誤國之罪矣恩迴情迷涕泣不知所云 二月初二日上

田處魏巡撫揭帖

題伏蒙　發下魏允貞告終養本傳旨准去令臣擬票臣冝恭遵但思巡撫係一方重臣留則可留去則必于吏部覆本之內票去有難竟放臣謹照舊擬下吏部候部覆至日伏候　聖裁傳示施行二月初四日上

是時魏持稅使孫朝急朝屢譖之吾特保全魏以抗朝也　上為之留中

請舉典禮揭帖

題臣前次揭帖言人臣愛君甚者諫之必于無人之所蓋心膂之言密勿之議無沽名干譽之心皆愛　君體國之實則其納誨必如此矣是以　明聖之主每感而思思而採也臣再以一言進惟不以為瀆而　俯採之臣惟天下有必不可已之事有必不可緩之時時至則事起當乘時舉事不當因人之激而更生厭棄之心事至則言多當據理酌言不當因已厭聞而并置當行之事古之聖賢豈無事與心違紛紜䏿臈不如其願者乎又豈無言與心違抵諱觸忌不堪聽聞者乎雖大聖上賢諒有躁煩悁忿之情與人同矣獨計天下事當與天下人公之宜行宜止自有定衡而非一已能行止宜遲宜速自有定期而非一已能遲速於是平其躁心靜其煩慮破先入之見祛旁出之情意雖不得徐而度之以理已雖不快勉而抑之以人長懷却顧熟思審處要於當而後已此聖賢所以善成天

下之事也何則必有忍乃能有濟小不忍則亂大謀幾微之不制而天下國家之患將叢故聖賢慎之也今　皇長子典禮一事大小臣工奏牘日上臣誠慮之言多則聽必厭聽厭則心必煩雖天海包涵必有不快者矣然使事稍可已姑已何傷而此則萬萬不可已之事使時尚可遲姑遲何害而此又萬萬不可遲之時諸臣言之豈不自知其激聒彼亦萬萬不得已而言也皇上于此亦萬萬不可因言而厭因厭而置矣

臣虔虔致禱願　皇上葆和養中澄虛觀理盡融成心兼除意氣固不必徇物亦不必拒物以天自處以道自御上揆　祖宗之彝典下念父子之至情近察朝野之輿心遠維宗社之永計聰明睿智之聖通天徹地之明一裁度間諒有洞然而無疑惻然而心動者向也諸臣未言而皇上特諭所司舉行今臣下之所請特述　皇上之言耳非有所增加也　皇長子年十九矣去冬喜事臨近之　旨衆所歡承言猶在耳此而不冊立不冠婚終當何時舉行作何究竟總之必不可遲之事不可付之罔聞也臣仰勸皇上無厭聒擾迎和導祥早發　明旨令禮部擇日舉行以定國本以安人心惟幸原而俯允之臣不勝力疾哀籲（二月初七日上　初十日奉）

諭次輔朕覽卿奏揭悉見忠愛至意朕怒其煩擾離間不體上心頻數聒激且事體隆重屢旨明白所奏已知道了

言時事揭帖

臣舊年秋冬間見年穀不登物價翔貴民心嗟怨流言數興心恒懷憂謂必有盜賊竊發之虞屢次上揭乞　皇上敷仁政以收民心減征求以養民財既蒙　省納而臣又每與所司商求賑借恤濟之方詰捕防閑之具不敢少懈今輦轂之下雖獲安全畿輔之間掠刼不少至于赤地千里草木都盡死殍載道商旅不行殊可憐也殊可憂也近聞徐州上下有盜糾衆倡亂不

勝驚駭日夜靡遑訪求消息今日傳聞徐州兵備郭光復設法擒拏首惡孟化鯨等二十餘人明示脇從黨與准其出首免罪一時人心稍已寧帖但有元兇趙古元先已出游不知向往深為可慮此宜亟行各處多方懸購以絶禍源者也臣惟天下之亂常起于盜賊盜賊不除而至于蔓延則救之不勝其救矣山東河南乃天下腹心之地豪傑迭興之所近來白蓮羅道之教盛行妖言邪謀所在布滿談兵說劍嗔目語難因見朝政之有非借為煽惑之口實又乘民心之思亂遂興不軌之邪謀幸賴　祖宗在天之靈　皇上無疆之福及其未發一舉撲擒而巨魁猶在禍本未除安知死灰無復燃之勢此又各省直之臣所當同心密訪者除臣與諸臣竭力申飭鼓舞外謹先奏　聞更祈　皇上推廣至仁以保愛黎元敷求大道以計安國本脩初御蕩平之王道停比年權宜之近圖臣舊年又曾請　皇上多收練時務識兵機者置之京師

及近畿地方以備不虞此誠急務乃遼東又缺巡撫矣最難得人豈無可用之才正以在遠難待如臣閣中尤宜早簡以備顧問以立政本臣非為身謀實為　國謀大抵處置萬幾以得人圖治為要凡吏部推舉本章早賜允發庶幾群賢畢集衆績可熙也二月初九日上

再催補閣臣疏

奏為候簡閣臣日久未奉明綸力盡意危竭衷復懇弁乞　俯容休致以免曠從事臣惟誠有鬱于中而不得達則鳴力有乏于用而不得休則求誠大鬱而至于竭力大乏而至于憊則其鳴與求不得不哀然惟當其時肩其任迫於水火而不能逃者其哀鳴哀求最切從旁而視雖或憐之不能與之同也　皇上以閣事獨付于臣如臣之力足以贍舉方當詫遭逢之甚奇喜

左右之無掣惟恐人之分也又何大聲疾呼于九閣之前請益而不已不懼罪乎顧獨任所以榮臣也而臣之所最苦此獨也獨思則不用獨決則不衷獨聽則不徹獨察則不明獨處既久而莫聞規導之言日淪于面墻之愚善有所不及收過有所不及更或以心力不繼而略或以目力不足而弛明知其宜然而鹵莽者不少至于所不知者又何可勝道也　皇上幸寬臣謂可備員耳天下方憐臣偶未彈糾耳而臣以隻

影汙玉堂之署歲有六月前此已誤豈庸再誤日愈多罪愈積而懼愈甚何能晷刻安乎胡可謂閣中有人而不廣求贊襄此何地也而令單弱空虛至此極也有大物于此使數人共舉之則不勞而行其力分其知問其于事周以詳故也缺一人焉餘人必告勞矣盡去其餘人而責于一人豈惟不能舉且告壞矣抑此猶事也臣請更言食有食于此本以餼數人也而獨責一人兼之其人有醉飽以斃耳夫食尚不可兼也

而況于事又況天下之大事乎然則臣之所苦亦可喻矣臣嘗聞之人主之道與人臣異人主之權不可以不專而人臣不可以專故天下之所歸者一君而君之所任者非一臣若使君之所任者惟一臣則群賢不得進矣得亦此一臣失亦此一臣所得必不能如所失多百官必且無表兆民必且無望四夷盜賊必且無忌憚矣今以臣之不才孰如眾臣之才多以臣之不肖孰如眾臣之肖多以臣為才為肖而獨任之是

謂天下鮮任臣也四夷盜賊寧不輕　朝廷無人而薄中國為易與乎何則國有輔臣猶家之有督幹也家無督幹而盜有不決其藩窺其户者乎傳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此猶謂無仁賢也非無人也今并其人而無之三尺童子知其空虛思盜之矣且臣愚不識　皇上之所以屢推而未簡者何也事有妨于舉而言有妨于聽姑且置之猶有說也若簡閣臣惟　聖心之所嚮何所妨于國乎便于時而固持若此也如臣不肖則于國誠妨于時誠不便而又衰老疾病顛連困乏至于今之極　皇上因循而不俞其去何也臣之此請盖兩歲之間無月不有而比日遂以乞身讓位揭請隨之復東之高閣矣豈臣之所以瀝懇者猶有遺義乎雖欲逭煩瀆之愆烏可得已且臣之不敢獨擅亦區區之赤忠也不敢久妨亦惓惓之少效也非獨拔老求閒為自便之計而已也伏望大溥恩慈少垂憐憫早賜點用新推俾令入閣辦事而放臣歸山以

彰盖帷之義生當啣環死當結草　二月初九日上奉

聖旨朕覽卿奏屢簡閣員情詞懇切引喻更深具見忠愛敬慎誠可嘉尚已知道了卿告請日久政本空虛朕心朝夕懸望卿宜亟入贊襄以副眷倚至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回諭札揭帖

題初七日臣因　皇長子典禮具揭上請今日
該文書官張文元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　諭
次輔朕覽卿奏揭悉見忠愛至意朕怒其煩擾
離間不體上心頻數括激且事體隆重屢旨明
白所奏已知道了欽此臣力疾叩頭恭接莊誦
不勝慶幸不勝感激　皇上天性至親仁同天
地屢旨明白昭如日星佇當煥發恩綸嘉成典
禮臣先承優荅洞悉淵微其為踴躍比恒萬倍
若諸臣者其煩擾誠有之而離間決不敢更祈
聖明容納特示吉期庶使衆心皆安而群口晝
息也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傳永久臣謹
具回奏二月初十日上

入直揭帖

題臣正月間因長兄有訃不勝手足痛楚于本
月二十一日具揭乞假少申家庭繐奠之禮伏
蒙　聖慈俯賜俞允随因感傷致疾幸獲小愈
謹于今十五日廷見謝恩入閣辦事訖二月十五日上

言陳奉揭帖

題蒙發湖廣稅監陳奉一本內因楚中地方屢行鼓譟奏稱守臣朋謀逆　旨事下臣擬票臣惟陳奉係御前差官臣子敬事　至尊即宜推及　至尊所差之人禮也各官私多公少臣不能保其無　嚴旨切責亦不為過但臣反覆看詳上年十二月武昌既有一變以後漢口又是一事黃州又是一事襄陽府光化縣又是一事青山鎮陽邏鎮又是一事武昌縣仙桃鎮又是

一事寶慶府又是一事德安府又是一事湘潭縣又是一事巴河鎮又是一事民變連起如此之多則楚中幾無完土處處人皆不靖矣夫元元萬姓孰不願樂生于聖世者何為敢與　至尊之命使抗哉蓋其情急事危雖　至尊之命使不暇顧矣　至尊之命使尚不暇顧彼于一二有司又何能顧而能聽其禁戢乎竊詳陳奉之意亦無可柰何而姑卸罪于有司耳蓋礦稅二事實非民之所欲奉在地方實非民之所喜

奉即欲與民相安而不可得其身實孤其跡實危淋漓苦楚非虛言也何也奉命征收其職也急征則歛怨于兆民森森瓦石之間無所置身矣缺征則得罪于　皇上赫赫嚴旨之下身亦虀粉矣即使今日苟安豈保他日無事地方倘一搖動激變之罪何逃故不得不預鳴以為倖免計耳臣愚以為民情一變亦當致儆而況于屢變既已屢變而又窮治亂黨深督有司則民益無所恃而變益愈急不惟無俾于稅事抑且

速害于地方今楚中方征楊酋家家增賦處處添兵而又以此迫之適驅之使從賊耳誠非善計臣愚懇勸　皇上發仁言仁政以收楚民之心上策也不然將此本留中而另發　密旨令奉從寬行事中策也必嚴督之則楚民素稱悍暴而楚地又甚遠遠深山大澤易藏亡命盜賊一行嘯聚楊酋更難收拾而中原之事多矣昔高皇帝時陳友諒以楚中兵與我大戰數十鄱陽之役御舟為大礮擊碎　聖躬幾危而後勝

之　皇上宜思　聖祖之創業如此艱難而今日守成誠非容易毋謂楚氏可忽也臣久懷憂慮輒此布聞所有　聖旨未敢輕票惟俟　聖裁施行臣之所恃者　皇上也　皇上若不諒臣之赤心臣何所恃臣若不以赤心事　皇上臣又何為臣為國大事懇懇瀝忠二月十六日上

催發引奏本揭帖

題昨日刑部侍郎謝杰董裕咸來會臣言本部尚書蕭大亨一品三年考滿吏部查理已明引奏復職本未蒙發大亨不敢入部而侍郎又不敢代庖一應出入公文停閣十餘日矣臣聞此言輒自警省豈　皇上謂臣票擬有未當而留中乎臣請明之本月初四日蒙發票時臣查舊規部院正官考滿加恩如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楊俊民陞太子太保都御史衷貞吉陞太子少保皆就于引奏本內票陞例也今臣獨領閣務

恐不周詳又嫌專擅故不敢即擬而下部查例以明臣敬慎不專之義應與應否該部必不差錯儻謂臣越例市交則萬萬不敢伏祈　聖明鑒察早將吏部引奏本　乾斷批發准令大亨復職庶使刑篆有歸而政務無廢其恩典出自朝廷恭候　聖明欽定以昭優禮大臣之意三月十五日上

四典禮諭札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趙金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

朕仰承　天眷　祖德賜生元子暨諸皇子前
屢旨明白去歲以來卿等數揭上請朕以其元
子冊立冠婚之禮重典且原所居之宮俠小已
着該監將慈慶宮葺飾以備移居昨該監奏已
工完茲大典可挨次舉行其分封諸王悉照前
旨行卿等宜體朕意撰勅諭禮部擇日具儀來
聞還示諸官不得又来煩阻欽此臣不勝踴躍

忻忭當即舞蹈叩頭欽遵附奏外臣惟　皇長
子冊立冠婚諸皇子分封諸王　天地　祖宗
屬意已久　皇上斷自　聖心親灑宸翰諭臣
等撰勅舉行仰見　皇上至聖至神有典有則
慰　廟社　慈宮之望延子孫萬億之休荅華
夷臣民之心錫宇宙綿長之福此普天同慶率
土齊歡無不敬祝　皇上萬萬歲壽者也容臣
即會首輔志皐同撰勅諭上進其慈慶宮既改
為元子之宮舊懸扁額悉當更定容臣等擬名

上請諸王分封遵奉前旨亦宜即行冠禮容臣
等傳示該部臣再惟　皇上此舉承　天意以
弘　祖德至敬也建元良以定國本至仁也明
長幼以廣藩衛至公也順群情以寧海宇至恩
也凡在臣民無不思服豈復敢有煩阻者乎昨
小臣無知妄行聒瀆誠所謂螻蟻微物不知天
地之高深者也伏惟　皇上廣度弘包順神養
性臣不勝惓惓已即欽遵傳示該部令諸官恭
體　聖心不得又来煩阻外其　勅旨尊藏閣

中以傳罔極　三月二十六日上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忠愛敬慎但昨日畜物之疏
朕知出位效顰沽名要挾已置之不覽姑從寬處
了今卿奏勸朕始知之況此大典前有屢旨明白
實乃斷自朕心豈可聽其無知小人乘機聒瀆㦲
卿宜仰體朕意傳示大小群臣知悉

擬上典禮勅諭揭帖

題伏奉　聖諭云云欽此臣等不勝慶忭謹欽
遵擬上　聖諭一道恭進伏望　皇上親賜裁
定施行　皇帝勅諭禮部朕仰承　皇天眷恩
祖宗慶祐賜生元子曁諸皇子體奉　聖母慈
訓屢有諭旨申明朕以元子冊立冠婚典禮重
大且原居之宮狹小今將慈慶宮葺完以備移
居冊立冠婚次第舉行其皇三子皇五子皇六
子皇七子　併加冠分封爾部便擇日具儀来

欽哉故諭三月二十六日上

催發典禮勅諭揭帖

題前二十六日恭奉　聖諭朕仰　天眷　祖
德賜生元子曁諸皇子前屢旨明白去歲以来
卿等數揭上請朕以其元子冊立冠婚之禮重
典且原所居之宮狹小以着該監將慈慶宮葺
飾以備移居昨該監奏已工完茲大典可挨次
舉行其分封諸王悉照前旨行卿等宜體朕意
撰勅諭禮部擇日具儀来聞還示諸官不得又
来煩阻欽此臣等不勝欣忭隨查舊典擬勅進

呈至今旬日未蒙　允發在朝臣工接踵来問
或責臣等撰述稽遲致成擔閣或疑臣等擬議
未當有煩　聖裁臣等告以即日擬進並未稽
留但學識疎淺容有未當然累朝典章具在已
魯參考　聖諭又極詳明不必潤色若夫儀注
條目自應部題竊揆　聖明旦晚定發又謂首
夏清和成禮甚便竭誠敦請責在輔臣臣等又
謂　天性至親　聖心尤切宸衷獨斷金石不
移且　皇上方令各官無復煩阻而臣一貫已

曾再三面與滿朝言之矣宜當靜聽　德音不
遠茲又謂冊立大典舊規原該文武百官頻章
奉勸令　聖意獨斷四海皆知累朝舊規似亦
難緩此言則臣等頗以為然而亦未敢許也因
此密揭上請望　皇上早將勅書欽定傳發以
昭始終獨斷之意以免群臣勸請之煩且　皇
三子今齡十五諸皇子皆漸長成冠婚諸典接
續當舉前者有阻則後来必妨前既通行則後
亦無碍庶幾庭帷長幼之和氣充溢而社稷宗

廟之禔福無窮也臣等忝備股肱義關休戚撰
發勅書又係職掌謹齋沐同心具茲披瀝緣係
事幾不欲外洩臣一貫謹勉强手書潦草殊甚
更祈聖慈矜宥四月初五日上初七日奉
御札諭內閣　祖宗制度國家典禮朕審時察理
裁奪奉行昨以慈慶宮修葺完備皇長子暨諸皇
子冊立分封冠婚大典已諭卿等撰勅挨次舉行
偶有畜物謝廷讚乘機出位要功朕因惡其狂妄
以致少待使天下臣民曉然出自朕心斷定不惑

於奸小之聒瀆也今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慎詳悉
已知道乎卿等可傳示諸司靜俟移居畢即發勅
行矣不得逞臆又来聒阻特此諭知

回諭札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冉登捧到　御札諭內閣　祖
宗制度國家典禮朕審時察理裁奪奉行昨以
慈慶宮修葺完備皇長子暨諸皇子冊立分封
冠婚大典已諭卿等擬勑挨次舉行偶有畜物
謝廷讚乘機出位要功朕因惡其狂妄以致少
待使天下臣民曉然出自朕心斷定不惑於奸
小之聒瀆也今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慎詳悉已
知道了卿等可傳示諸司靜俟移居畢即發勑

行矣不得逞臆又來聒阻特此諭知欽此臣恭
繹　聖諭不勝喜躍仰惟大典定自宸衷乃
皇上奉　天法　祖之至誠建極明倫之盛舉
操柄未嘗移于下議論未嘗採于人屢旨甚明
臣民久喻昨奉諭旨謂修葺慈慶宮以備皇長
子移居已見　聖慈真切聖慮周詳今又奉諭
謂移居畢即發勑行尤見時日不遠益宜靜聽
大小臣工寧復敢有任逞胸臆以滋聒瀆者乎
臣一貫在閣辦事職當奉行已即傳示首輔及
該部科令百官恪加遵奉外其慈慶移居當擇
吉日伏想　聖明留意所奉　御札謹尊藏閣
中以昭謨訓于萬世　四月初七日上

催發吏部陞官本揭帖

題昨日吏部堂上官來會臣言本部推陞本已
上數日未蒙　允發欲臣具揭催請蓋舊規推
陞過後方因此缺可以大選今未允發則于大
選實有妨碍事非得已輙為代奏伏乞　皇上
早賜發票以通銓法十四月二日上

封還張忠議鹽本揭帖

題蒙發山西礦課太監張忠一本為鹽議已定
鹽課未定仰遵　明旨酌議鹽價懇祈　聖裁
永著成令事令臣擬票臣惟各處上本例有揭
帖致閣臣得預為講究尚多下部使堂司各盡
所長查例題覆然後臣從而據理擬票此舊規
也惟欽差內臣並無一揭到臣無由知其源委
張忠所奏又為鹽事國儲邊計關係非輕數千
餘言倉卒難解臣實愚昧不敢妄擬況欲酌議
鹽價永著成令豈臣一時片言所可輕預乞允
臣所擬下部看詳必有以仰副聖心者惟　聖
慈俯亮五月初六日上

催發吏部堂官引咎本揭帖

題臣惟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夙夜在公尚恐職務不舉豈有一衙門官至于半月之久而通不辦事之理又况吏部乃百司之長諸職之統尤為緊要而可以廢曹乎臣連日聞吏部尚書李戴等因科臣李應策糸論趙壽祖蕭大亨而波及其司官因上疏引愆閉門竢命自前月二十六日至今已十四日矣詳李應策之疏不過譏評司官於堂官無預而堂官深自引咎是

亦其小心敬慎之一端也人臣之道禮當如此聖心明見諒不深求然未省發則彼一衙門大小官員皆逡巡不敢視事矣遂使投文領文員役日以百數莫不稽誤出入下部本章日以十數莫不稽誤題行各處緊要缺官至有關係軍機者無從擬議上請其為妨廢尤非細故前日都御史温純特来會臣昨又移書于臣欲臣揭請臣職在股肱不敢坐視伏乞 皇上將吏部前本早賜批發令其即出供事庶百僚有所統率諸政有所振舉此合朝之心非特臣與温純二人之意也伏候 勅旨 四月初九日上

言孫朝叅魏允貞事揭帖

題臣惟今日政體有一時之低昂而關當代之治亂不無大煩　皇上之主持者則孫朝魏允貞之事也我　祖宗斟酌百王立綱陳紀詳審精密防患最深如設官分職布列中外内則閣部院司以至臺省百僚外則都布按司以至府縣各屬靡不相兼相制糾結維持有一官必有數衙門為之統轄有一事必有數耳目為之經承一口不敢獨決一手不敢獨裁一足不敢獨

行一心不敢獨制故當其任者雖似有掣肘之苦而事精物詳法行政肅規摹廣大體統公平君子有所依憑以效其忠小人有所忌憚以歛其惡國家二百年来太平無事者以此凡人臣之老于世故久于仕途者莫不抑心戢志以為宜然而不敢有所循越惟敢作敢為不知事體之人則忿其拘束而思決裂之此甚不可許者也一有偏信獨任則勢重于極而難轉毒鍾于隱而難治矣憂患之来豈淺淺乎如巡撫一官

祖宗所特遣以肅憲于一方者也於是雖無所不統而錢糧制于布政獄訟典于按察各差巡按又頡頏于一時未嘗不寓相制之意焉故足倚信也惟今礦稅内臣則體統不載于憲綱職守不著于會典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欲叅論即叅論欲罪罰即罪罰使中外臣僚不得寓一毫相制之微意而盡廢　祖宗之良法竊以為假之太過矣非惟憲臣不能制也且反制憲臣亂是用長屢奉　皇上嚴諭豈不望其會同和衷

而撫臣以安民為務中使以搜民為務職事既已相反調停何處得施理所難通必不能盈其欲法所難假必不能快其私水火異心終無聚會臣久已憂其有今日之紛紛矣夫　祖宗久設之官經制也　皇上暫遣之使權宜也以權宜而妨經制非久安長治之道也朝廷之所以尊而國家之所以安者惟恃此體統法度撫臣必不可廢而徇内臣内臣豈可縱而叅撫臣撫臣可叅又何有于按臣又何有于司道而又何

有于府縣盡魚肉之矣軍民何所恃以為安乎如此則百僚撫綏之計窮而四海更生之望絕内外低昂陰陽消長于此乎決　皇上不可無主張于其間也且臣聞之醫之用藥必使之相畏而相使然後得其用用人亦然使之相畏然後各懷小心而不至于廢法使之相使然後共舉職守而不至于廢事且兩重其人縱有一人壞之而尚有一人救之可無意外之虞既已相畏必復相制皆莫敢自為用而盡為朝廷用此

明主用人之術也今日之事即不能伸此抑彼以為撫臣重猶當兩存而兩制之使形跡渾成無所測　皇上之喜怒宮府一體無所竊　皇上之威權庶幾國紀無斁而民心無失也臣為宗社計久遠以效忠于心腹之前敢不危慮極思 五月十六日上

謝考滿賜鈔錠羊酒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以一品三年考滿伏蒙
聖恩遣御前牌子李虎賜臣原封鈔二千貫羊一隻酒十瓶齎捧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祗領訖伏念臣性資薄劣才術疎庸猥蒙特達之知謬辱贊襄之寄優游一品荏苒三年民有仳離蓋鮮阜安之策國多氛沴曾無爕理之方未遑逃祿以歸耕長愧尸居而素飽會茲考績顯誅黜幽乃荷　聖慈更隆晋錫逭靈誅而存舊

拜駢貺以轉新寶鏹累千分重珎于御府牲醪維旅流溫玉於天庖恩自中來益從外至念支離之已久憂責方深承拂拭之過勤感銜彌甚何以仰酬天地揞惟俯竭股肱以飲氷食蘗自將少圖尺寸第補衮調羹無術終負高深臣不勝頂戴感切之至除報名廷謝外謹具奏謝 五月二十日上

言隴澄宜賞揭帖

題今日蒙發兵部覆兵科本為黙師報捷滅賊有期諸路未齊糧餉不繼懇乞　嚴旨急集兵糧議殊賞以收全勝事除督兵催餉等情臣已票擬外其欽賞隴澄一節臣查得隴澄係鎮雄府土知府原名安堯臣即貴州宣慰安疆臣親弟同毋鳳氏所出也年方十七歲見領兵征播盖楊應龍與安疆臣接界聲勢相倚往来相通以為疆臣必當助巳又料前巡撫江東之衆論

疆臣疆臣必不為朝廷用故敢乘機跳梁而不知　皇上巳正江東之之罪收安疆臣之心近又有旨備言朝廷推誠布公賞罰明信微功必録豈負忠義之臣令疆臣奮忠討逆奉公滅私進兵報効毋生疑阻該督撫宣諭與知故鳳氏踴躍受命而傾心于國家矣初安兵直入大水田去逆巢止十里此時安氏頭目尚有暗與播通者三月二十九日楊酋報安營隴澄持鎗督陣大戰殺其頭目五十餘人斬級近萬殲其第四子楊惟棟而安兵亦多損傷隴澄即將中間隱情言于其毋兄之前疆臣遂傳令殺其目把羅鎮而鳳氏掃土起兵把盞送二子倫傳酒于各目復於四月十一日進兵近今又報隴澄計哄楊酋招其頭目尚義黄繼枝来營議撫賊果具降文備禮物遣尚義等二十四人来皆擒送貴州矣尚義等係賊親信腹心軍門懸賞以指揮募之者也今既被擒則賊勢益窮而安氏之實心益見故該科引朝鮮蔚山例請先賞隴兵

若干金該部議覆止賞隴澄一人金幣盖將結安氏忠義之心而絶楊酋交通之望且鼓漢土諸將觀望之意所裨不細也臣謹票擬幷詳始末以聞伏惟　聖明裁允五月二十一日上

言征播功狀揭帖

題臣今日在閣接得川湖貴州總督李化龍征播揭帖書札言王師八路進剿賊難應援亦難防守故只集兵關內以俟大戰三月二十九日戰水西安氏兵四月初三日戰我綦江兵此二枝兵在八路中稱最勁者然皆先敗而後能勝之可見賊本勍敵未易與也安氏損兵千餘大頭目柯阿箇之二子俱傷但土司恥敗不盡報耳初四日以後戰我合江兵連戰二日不分勝

負至初七日投文詐降總兵吳廣亦詐應之而嚴備以待初八日捲土来戰廣力戰敗之初十日賊集其衆苗而誓之曰爾等不為我盡力我今上囤任官兵殺爾衆苗曰合江手硬綦江銳狠委實難敵明日當敵南川至十一日詐降我南川十二日刼營先已審知而伏兵以待之復敗而去於是父子相哭而上海龍囤十六日川兵四路始會而約期十七日南川兵先至囤下各有殺傷日暮據其關十八日綦江合江兵俱至盡掃其囤下周圍之小囤苗兵有殺者有散者有去而投安氏者今囤下已無苗賊惟有保囤苗而已其黨田一鵬等五十一人謀為內變已領高推官執照內一人漏泄賊盡殺其妻子事遂不成然自此腹心盡潰父子相疑四面攻之不自焚即當為人所執不能逃矣右李化龍之言如此臣不勝欣忭此賊旦晚可殲以寬

皇上西南之憂但地方殘破已甚所宜極力撫摩官兵會集甚多所宜破格酬賞況聚兵非難

散兵為難善始非難善終為難官帑既空民財又罄上下告急凡事掣肘所以汲汲為之計者臣與部院憂責尚殷敢不竭力尤祈加意惠綏勵精振飭賞罰並舉恩威互行如天地秋殺之後繼以春生使臣下有所奉行億兆有所倚命也臣撮其略節以便 聖覽 五月二十四日上

辭考績加恩第一疏

奏為考課無功隆恩難冐懇乞　聖明特允辭
免以安愚分事臣以一品三年考滿該吏部題
奉　聖旨沈一貫簡任家勿匡賛忠勤茲一品
滿考勞績茂著着加少保改吏部尚書餘官照
舊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還賞
麒麟胸背服一襲欽此臣捧誦　恩綸不勝惶
悚除麒麟胸背服臣不敢固辭容拜賜廷謝外
竊惟考課之法總三年功過之實以行一時黜

陟之權勸懲攸存風勵斯遠載在令甲為法甚
嚴況閣臣乃九重之倚毗㢘府之瞻矚稱職則
天下蒙其福曠職則天下被其害功過視諸臣
尤大而黜陟比諸臣更嚴也臣自忝竊以來優
游送日爕理無絲毫之益經綸罔一線之長愆
尤叢生罪垢山積下慚所學上負　聖朝正當
及此省成明示幽黜　皇上寬其厚釁錄其微
勞特詔所司復其故處斯則如天之聖德甚弘
而溝澮之臣涯已溢矣何復謟不可循之故典
而假非所望之誤恩晉崇秩于三孤超先諸老
轉峩銜于首部統率百僚追寵其先人延賞其
後嗣宜黜而陟文過為功甚非所以貽愚臣以
安而昭至公之典也臣聞明主之敷恩也匪日
是計惟功是計今臣計日雖三年之滿而程功
無一字之裨老悖多昏自知猶審既已瘝職而
壞身矣雖欲名之為積資養望亦不可既已殃
民而蠹國矣雖欲名之為伴食充位亦不可蓋
易大傳云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

重鮮不仆矣臣德薄不能强而厚也知微不能
强而多也力小不能强而大也顧不能自强而
猶能自量如屠羊說之辭為三旌庶幾亦可復
不自量則螻蛾斃于多取螳螂糜於敢當必無
幸矣伏望　皇上察臣悃誠毫無矯飾收臣新
命俾緩顛隮如欲策勵其將来姑令率循夫舊
貫仍乞博採賢碩共圖政幾臣敢不竭盡狗馬
銜結環草　五月二十四日上　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碩德重臣勳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

宜體朕眷懷恪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辭考績加恩第二疏

奏為再瀝悃誠懇辭誤渥以少釋慚負事臣頃以一品三年考滿濫被隆恩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碩德重臣勲勞茂著考績加恩原係彝典宜體朕眷懷恪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仰惟 聖眷優崇恩綸稠疊感激涕泗誼當勉承但臣反覆思維實增慚懼若芒刺之集於背而叢棘之寘於身也心之神明已不自許敢不再三披陳伏祈憐察臣嘗聞伊尹有曰一夫不

獲時予之辜又嘗聞程顥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臣幼服斯言壯欲行之老而無成有不能頃刻寧矣蓋緣克己未盡忘身不真雖懷捧日之忱竟抱書空之悔經年姑待於時何所短長逐節支持於世焉能輕重見義無必為之勇懷情有不盡之嫌以 祖宗二百年泰寧天下而眷眷多事自臣獨事始然則人之不獲豈止一夫撻市之羞又將誰諉求去不得祈死不能不得已而托之於程顥之言

以為苟有濟于分毫亦庶酬夫萬一也然而燎原焚之勺水救之曾所餘之幾何福輕於羽禍重於地雖至愚亦知辨況臣有天下之任者也非一命之士也安得妄援而自解乎以故視日如年覩寵若辱首尾狼狽魂魄分張不敢覬祖帳之榮不敢希蓋帷之厚但得賜歸田里詠歌太平臣之願也亦臣之幸也比當考課意極逡巡閭閻中有前輔臣王錫爵不報淌故事竊欲傚之而或以為非制又復靦顏過部矣夫爵賞

朝廷礪世之具也臣豈敢逃之遭逢聖賢用世之資也臣豈不願之顧用以褒德而德涼用以報功而功蔑前人際亨履泰彰賜所以著恭今臣叢釁積愆冒恩所為滋罪且閣臣缺員久矣皇上甚靳簡用而專意於臣 皇上所以望臣者蓋倍而臣之所以負 皇上者亦倍見恩難報見職難供晚節未知後功莫料日復一日危而又危加之官高其危彌甚伏望 皇上察臣固避悉由悃誠心相體亮而義相成就特准辭免新命俾仍舊官策勵辦事部俞之朝寧需進秩不勝激切懇誠敦請之至 五月二十七日上 二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再辭恩命具見忠懇考績舊典原非過分豈宜固遜還遵成命以慰眷懷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拜命并請添閣臣揭帖

題臣行能無取奉職多愆詎以考滿蒙恩超踰過甚不勝惴慄再瀝辭免 聖眷特厚温綸洊須臣拜受誠懇控違似瀆謹已祇領于今日報名廷謝外但念臣壯不如人老尤無用繆當揆路復晋孤卿輕塵何增岱華之高涓滴何益溟渤之大况夙病纏糾新痾輳增不惟力倦筋衰抑且智昏神困誠恐辜負恩造罪戾滋多么麽便身萬死奚益輒恃寵眷因披禱求伏乞 皇

上垂念政本不可乆虚孱愚不可獨任親發藻鑑簡用忠賢庶幾贊襄多而政事理朝廷重而海宇安也臣不勝感激天恩之至謹具題恭謝並申懇 六月初一日上

請留蕭大亨陞李應策揭帖

題今日蒙發刑部尚書蕭大亨告病一本令臣票擬臣查得蕭大亨前經告病擬留未發近以一品三年考滿蒙恩復職繼因科臣李應策論趙壽祖而波及本官大臣之義引咎求去彼自為名節計也顧本官典刑署兵心力俱瘁姑無論功而勞亦可録通考非過已蒙 聖明洞鑑則今告病之疏宜蒙 聖慈慰留刑獄事繁杜門非禮伏乞批發以隆大臣之體以慰在廷之

心臣不勝惓惓再照李應策舉發趙壽祖私書公正可嘉已蒙 聖恩紀録聞應策曾經吏部推陞京堂近令又催未下則紀録之文似成虚典而非所以昭特勸也伏乞檢發吏部推陞李應策前本准其陞轉又臣所惓惓 六月初四日上

回修琉璃河橋揭帖

題今日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聞知琉璃河橋南北要路原是
皇祖時修盖過經今年久坍塌損壞朕憫念往
来官民跋涉艱難朕昨朝謁　聖母奏知　聖
心嘉悅欽降銀一萬兩并朕內帑積餘及各處
進助銀兩令命內官監太監何江前去修造卿
等可傳示該部選委勤慎司官一員與同一體
以董其事務要工堅省費作速完成此乃朕意

一應工費不得科擾小民還寫勑與他諭卿等
知欽此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開讀訖仰惟
皇上大孝承親至仁極物通居儲之泉寶造利
濟之津梁以世間珍錫世間福廓鴻恩于終古
流顯號于萬年願推此心加諸四海出民生于
已溺奠皇祚以如磐臣不勝頌禱之至除即欽
遵傳示該部遵奉外所有御札尊藏閣中以垂
永久回奏以聞六月十六日上

催點發各省考官揭帖

題臣昨接得禮部揭帖為議覆科場事宜等事
因浙江江西鄉試循例推舉考官上請　聖明
點用已經五次具題日期迫近跂望懸切欲臣
代為陳請臣至庸愚未測　聖意但思天下秋
塲皆以八月初七日鎖院行事而浙江去京師
四千四百里江西去京師四千六百餘里原定
出差齎捧等限浙江八十八日江西九十四日
今考官事體更嚴即令日夜奔馳亦須五六十

日該部若不催請必致有誤賓興咎責奚辭故
爾屢瀆伏乞即賜點發再照以後尚有湖廣山
東山西河南陝西及應天順天諸處并乞　聖
心一視同仁隨題點發庶昭右文之意而于盛
典有光矣六月十九日上

請禱雨揭帖

題令夏酷熱異常天久不雨諸穀焦枯物價盡踊即蔬蓏之類入市亦少加以疾癘流行瘧痢時作群心遑遑仰顲無所恭惟 皇上敬天勤民仁慈隱惻伏望 特諭禮部行順天府官竭誠祈禱并令張真人醮龍行雨庶幾天心默回聖澤溥被而萬民受更生之賜臣不勝懇祈謹擬 聖諭一道恭進伏冀裁定施行

擬諭帖

諭禮部今歲旱熯異常田禾焦枯且多疾疫朕心深用兢惕着大小臣工痛加修省順天府竭誠祈禱張真人恭詣黑龍潭請雨以圖消災霈澤六月二十日上

請處遼東撫鎮等官揭帖

題臣接得遼東總督巡按屢次書揭及巡撫李植自致書揭皆言巡撫與總兵該道意見不合事事參差蓄疑蓄憤日甚一日彼此之鬪已成不易釋之疑與不可解之讐今總兵揭誓詞于通衢以告神明矣此豈可下與士民見而外與夷虜知乎不但不能同心報國僇力防邊必且虜至而戰守乖方盜發而緝捕推諉釀成大變有不忍言全遼之危如同累卵此鎮兩年之間

兩易撫院三易該道五易大將更換一番則地方人心搖亂一番再不得人旦晚難保巡撫李植先經奉 旨回籍聽勘吏部廷推久未點發使植候代而不得去上下離貳展布實難總兵該道又當議處皆宜妙選刻期代任今虜零竊無日不有轉眼秋到益無措手恐內變外患一時並作雖有智者不能為計臣敢不避各官嫌怨竭忠為國上聞

回廟享諭揭帖

二臣題今日該文書官張文元傳出
聖諭諭內閣近因久旱不雨天時炎熱朕昨偶爾
中暑心胞煩懣夜寢不着目今頭眩身軟 廟
享親行恐暈踣不能成禮卿等傳示各官務要
虔潔恭誠供事行禮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謹即
傳示各該衙門欽遵外臣等伏惟 廟享當親
而未舉 聖心抱歉而不寧即孔子所云吾不
與祭如不祭之意仁孝之至誠也敬祖尊宗之
忱每切于內法祖紹宗之道必殷于懷不既其
文當既其實伏願事事以宗廟為重時時以續
繼為先則在天神靈鑒 皇上不得已之意而
錫萬世無疆之休矣所奉 聖諭尊藏內閣臣
等謹回奏六月二十五日上

報平播揭帖

題臣即刻接偏橋巡撫江鐸塘報逆賊楊應龍
已就天誅不勝欣喜謹以原報奏上釋 皇上
西顧之憂謹具奏知六月二十八日上即日奉
御札諭內閣朕覽卿揭奏偏橋巡撫江鐸塘報逆
賊楊應龍於六月初六日已就天誅此實仰賴天
地洪庥祖宗佑助大小文武將士溽暑之時成此
大功朕心嘉悅不已其赦宥無辜撫安地方合行
事宜卿可傳示該部議擬具奏特諭卿知

回諭札揭帖

題今日該文書官張文元捧出
御札諭内閣云云欽此臣恭捧開讀不勝欣誦竊惟此賊憑凶恃險敢肆跳梁辜恩犯威難容覆載王師遠征誠非得已但既進兵交戰理當刈草除根騎虎背上豈能輒下故于盛夏毒暑之候赫曦溼潦之中揮汗稱干冒死致敵亦文武將士分義宜然至于克收成功則天地垂庥祖宗賜佑　皇上又獨持威斷容運機籌故歷世跋扈之雄數月削平而盡不獨師武臣力能致此也　皇上一聞戎捷即念人勞高居九重思周萬里謂溽暑成功事非容易并加憐惻形于詔詞即此一言解慍薰風不異矣又令臣等擬議赦宥撫安合行事宜真所謂天地長育父母生成固結流離之心昭蘇溝壑之望遠近聞之誰不感泣臣即遵旨傳示該部欽奉施謹蔵
聖諭于閣中六月二十八日上

請典禮揭帖

二臣題恭惟　皇長子典禮前奉　聖諭冊立冠婚挨次舉行臣等欽遵撰勑上進而未嘗賜發累經大小臣工時来詢問臣等告以　聖意天定　聖愛逾深拱候　玉音旦晚可待九夏炎熱行禮為難不須煩言止當靜聽顧今伏暑已盡爽氣方臨臣等欲復因循不請不能矣時享期届　祖宗必且鑒歆　萬壽節臨　聖心又極歡豫矧大捷正報武功告成人心太和天意允洽伏乞　皇上特渙綸音以成慶典六月三十日上

敬事草卷八目錄

面奏典禮　聖諭揭帖
言遼東等巡撫當點揭帖
再催揭帖
請　皇長子講學揭帖
請補閣員疏
言朱選郎揭帖
礦稅揭帖
言顧編修揭帖
再言朱選郎揭帖
面奏御殿揭帖
典禮揭帖
佑聖夫人謚揭帖
面辭妖犯之疑揭帖
言川貴總督揭帖
請假揭帖
朝審主筆大臣揭帖
乞休疏

謝遣醫疏
謝賜猪羊酒米疏
請補閣臣揭帖
言典禮揭帖
乞補閣避位揭帖
請簡川貴總督揭帖
告病乞休疏
謝宣諭疏
催簡川貴總督揭帖
因王給事言調護中宮揭帖
面諭調護中宮揭帖
廷見後揭帖
起居揭帖
極言調護中宮揭帖
起居揭帖
時事揭帖
面奏揭帖
暫假揭帖

言張真人揭帖
言劉侍郎揭帖
寶鈔局火起居揭帖
入直揭帖
稟吏部本推陞欽降官揭帖
言劉侍郎揭帖
登樓受俘請扈從揭帖
謝賜揭帖
催庶吉士補科道揭帖
陳見求面對之語揭帖

敬事草卷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回奏典禮 聖諭揭帖

題該文書官冉登傳出 聖諭諭内閣朕覽卿等揭奏具見忠愛懇切典禮隆重皇長子素秉清弱盛夏溽暑慮恐煩勞誠重之故少俟耳朕心已定卿等可傳示文武百官靜候傳行毋得要譽沽名又來煩聒擾阻諭卿等知欽此臣捧誦再三仰見 皇上愛念 皇長子至情溫厚藹切不勝欣忭臣謹會同首輔趙志皐酒奏上言竊惟冊立冠婚典禮乃 祖宗家法昭垂 皇上天性繫屬在家法為世守不可已之事在天性為真誠不可遏之機展轉 宸衷必旦旦夕夕不能去懷而萬倍于人臣之所請者臣子似無庸言也然而不容不言則以時至而事起萬古觀瞻恒于斯君令而臣恭有司職掌恒于斯即如王府封婚之本日見允俞而 皇上元子之禮顧闕未舉相提而論羣情之不能頃刻寧

可知矣茲奉 聖諭以溽暑為慮以少俟為期
而今臣等傳示百官靜聽毋聒臣等敢不備宣
聖意切告諸司但事有行期則不言而喻若更
無定日將雖令不從臣等愚心竊謂百官實宜靜
聽不擾以明承順之恭 皇上尤當早斷弗疑
以光佑啟之大也除即傳該部科轉傳欽遵外
尊藏 聖諭于閣中昭示永久顒候 明定吉
期以慰群望（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上）

言遼東等巡撫當點揭帖

題項者仰藉 天地祖宗鴻祐 皇上聖武神
威楊應龍既授首趙古元又就擒人心肅寧斯
誠太慶然尚有最可憂者遼東是也遼東兵疲
民竭虜肆盜多而撫鎮道三臣彼此嫌怨舌戟
心刀攻擊無忌勢有不能一日容者夫遼之一
隅所恃惟此三臣耳而乖戾如此方自相傾害
之不暇而暇防禦乎絕塞軍民日夜憂地方破
裂將有寧夏之變故數日內吏部兵部都察院

及兵科及薊遼總督遼東巡按相繼具奏臣亦
上揭以請望 皇上亟點遼東巡撫往代李植
行事諸臣之心豈有一毫己私不約而同惟為
國家保全重鎮也望眼將穿而 皇上無發蓋
未諗遼之危急如此岌岌耳若不再請臣罪何
辭夫巡撫李植奉旨着回籍聽勘久矣特以無
人交代不得脫手而 皇上靳于易之豈謂植
尚可用乎欲保全植莫如待勘明後用之內地
以盡其長再留于遼不惟遼之災亦植之災矣

一又豈謂吏部所推有未當乎若謂未當則亟令再推可也更加遲回所損于遼大矣今天下巡撫有四缺皆當急補而遼東第一次則延綏次則蘇松次則福建皆勢窮理極不可更遲但遼尤其甚者以一點之難而貽四方不測之患後之噬臍當何所及伏望　皇上少假燕閒檢出吏部會推本均賜早點實今日燃眉急計七月初四日上

再催揭帖

題臣惟遼東之危如累卵今年決難保無失事但猶望其少失事耳該巡撫李植已經奉旨回籍聽勘候代之人安可責成而總兵馬林該道張中鴻與之牴牾為仇三人三心虜若一來誰與防禦　皇上不點新巡撫是棄遼也遼危則京師危矣臣已兩次進揭詞拙語劣不能感動聖心伏乞即檢吏部會推遼東巡撫本點發以保重鎮七月初六日上

請　皇長子講學揭帖

二臣題先於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皇長子講學因天暑熱自四月二十一日起暫免講學欽此照得輟講已過三伏立秋復踰一旬暑氣日消涼颷漸爽正宜及時講學恭候　欽示日期以便照常供事謹題謹旨七月初九日上十二日奉
聖旨卿等説的是但乆旱天時尚在炎熱且皇長子氣秉清弱恐致勞煩着於九月初旬題請講學諭卿等知

請補閣員疏

奏為極陳君臣事使大義萬無獨用一臣之理懇乞　聖明深惟遠計率循舊章博簡賢良以重政本事比者亢陽不雨　皇上躬禱深宮穆然齋居凝神靜覽臣惟恭默思道正感發肖象之時而憂旱勤懷尤敷求霖雨之日乃堂陛之亢無逾于今臣孤身直閣二年于玆矣即不敢自陳所苦以干矜憐敢不以君臣事使大義一颺言于　明主之前臣惟自有天地即有君臣有君必不可以無臣君則一君而臣必不可以一臣徒恃一臣與無臣同無臣則上孤主勢而下亦將有不細之憂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夫龍至神矣然非有雲為之乘則龍勢亦单而不能以自神虎至威矣然非有風為之驅則虎勢亦孤而不能以自威人臣者亦人主之風雲而所恃以乘藉驅使者也君而無臣則勢亦单孤而何以成神威之尊故孔子曰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此一悔者豈其臣之悔乃其

君之悔也遠稽上古自堯舜未嘗獨命一官近邇累朝自　高帝未嘗獨用一臣今閣中寥然幾於無輔無輔而能免于悔乎臣嘗以蹇劣請增矣而不見信嘗以病患請增矣而不見信又嘗以覆餗僨轅請增矣而不見信夫天下惟常理可以久行而出于常理之外者不可久行無論臣之不肖不可獨任雖有天下全德具才之臣亦萬無可以獨任之理何也天下之幾務甚大何可獨任天下之人才甚多何必獨任故古

有六相九官四輔之倫後世盡然使其相仗相資相監相濟以舉大物而不令偏用獨任禍不旋踵故曰偏用成奸獨任成亂此其初起于人主一念之因循與人臣一念之貪戀以至此也宇宙間無一物不可用而無一物可獨用穀之養人也而種有五是穀亦不可獨用獨用足以致疾也自餘皆偏勝之氣時至之味可以一嘗不可以久進故藥有配合制伏之法食有調和節宣之宜設官則有副同參佐之疇官人又有協

恭和衷之訓皆所以預防人臣之專擅以奉人主之威神而使無下移旁落之漸也臣奉職無狀　皇上幸退臣以授能者臣之大願儻未厭臣則無用臣猶可獨用臣不可此理亂之大防古今之通忌臣之所必不敢承也伏望　皇上紬繹臣言本于至誠而關于大計遠循帝王千古不易之定制近尊　祖宗一代世守之彝章無謂因循嘗試可以久行無謂苟且支吾可無大患鑒前慮後圖治防危即將吏部屢推閣臣

少假燕閒欽定簡命以佐萬幾以寧萬世此非但微臣之慶乃天下臣民之慶社稷國家之慶也七月十四日上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慎詳悉內閣政本重地豈宥獨任之理朕常繹思所以遲緩者慎重其職任耳卿可傳示便着吏部通將前後所推閣員開具奏來朕自裁定簡用方今國步艱難卿宜安心調燮弼成化理以副朕眷倚至意

言朱選郎揭帖

題本月十七日蒙發吏部尚書李戴告病一本内言文選郎中朱敬循俸深選滿例不復入并乞依擬陞授太常少卿臣即票上未蒙 俞發臣中夜自省心實無私擬亦非謬自来文選郎中止管六選郎出衙門其曾為考功郎中管過考察大事者五選郎出盖此官乃恩怨之府不可久居若多管一日便有貪權戀勢之罪臣詛官箴部規國制皆當如此至于選郎陞太常少

卿亦歷年舊例毫非有所優假也今朱敬循俸深選滿例不復入一一皆符真非虛語未蒙批發則戴必心懷惶懼益增其病而部務日積選事亦無管理擔誤不小伏望 皇上俯察將前疏早賜允發以慰戴心以通部事 七月二十三日上

礦稅揭帖

題臣惟朝廷之事非萬分緊要者大臣必不合詞以請昨日六部九卿公疏為中使釀亂等事一本臣願 皇上留神省覽盖此一事原旨明言權宜暫行乃令久而不收加而益甚害滿天下禍迫目前臣子於君均同休戚剖心敷肝所利于 皇上者甚大不止數千萬銀兩之利而已也 皇上至聖至明何煩臣下多說特欲從容詔罷耳然早罷一日則國家蒙一日之利而

皇上增一日之福至如程守訓一無賴光棍耳前南北科道各攻之今六部九卿合攻之再不拏問何成朝廷意者 皇上未見南北科道之疏耳疏中被害人名至有數百稍有資本輒行攫取贓穢鉅萬家怨人怒無不欲食其肉者皇上若檢出南科祝世禄南道程燧等本一試清覽自動震威有不待于諸臣之言矣自 皇上臨御以来德澤深洽只因一念未回以致紛紜騷擾逮官拏士戕民困商真非 聖明之意

特起於奏民之恣為奸黨而成于中官之聽信擬置故至此極憂國者不得已而設二策焉其一力請召還中官而罷礦稅以信權宜明旨上策也其一即不遽罷乞以見在定額責成撫按有司照數包徵轉送中官解進而盡逐奏民奸黨不許停留地方以除百姓餓豺饞虎之害中策也上策即未行中策甚易行乞斷然行之以收人心以存社稷今原奏奸黨無不起家發富立致萬金者轉相歆倣徒累益繁而流害愈亟民窮則變變即難救法窮則變變即可通惟俯察而善圖之至于中官典兵古今大忌唐之中業殷鑒不遠此萬萬不可之事臣知必不許允茲未極言臣無任披瀝懇苦之至七月二十五日上

言顧編修揭帖

題蒙發票本內有翰林院編修顧天埈一本為不能供命乞放回籍事臣看得此本天埈之意專為辭免考官而發令早投揭到臣臣以大義誨之言臣子之分惟上所使欽命既下豈有改移之理況明早例該入場期限已迫不得誤事獲罪非小本官感激鴻恩已欽遵前旨外茲臣擬票乞即賜發庶無妨明早入簾八月初六日上

再言朱選郎揭帖

題伏蒙發吏部尚書李戴等一本為大選益迫懇乞　天恩允陞選滿司官以便銓補事令臣擬票照得近年文選郎中最難得人多以被言敗官不足惜也今朱敬循管過考功文選颺歷多年恪供職業絕無浮議此爾來之所僅見循例擬陞足以示勸儻一槩稽閣則淑慝無分銓曹混濁而仕路終無可清之日矣伏乞准其陞授幸甚臣謹票擬上 八月十一日上

回奏御殿揭帖

題該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諭內閣明日朕壽節天下藩王諸司及文武百官慶賀来朝朕欲御文華殿受賀以成君臣尊敬之禮但其殿宇丹墀窄小駕儀排班侍從不便卿等可傳示禮部鴻臚寺輙免行禮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惟　皇上久道化成壽安萬國天地神祇悉呈符瑞王侯夷夏盡同車書正下土快瞻之期遠人利見之日臣等濯心引首

思效呼嵩祝華之忱而俄奉　綸音令傳輙免皇上回輾轉宸慮未嘗頃刻忘下濟之恩惟因便殿規模難展備禮雖未奉光儀而藹然君臣交孚之情已見乎詞矣謹仰承即刻傳示該衙門欽遵外臣等因思之今紫極久虛青蒲莫對朝廷之儀不肅上下之泰未交近日工部請先建朝門隨營正殿此聖帝明王之所以秉籙奉天握樞臨極上以集寶命而紹帝統下以開萬世而寧兆民至急務也若文華殿乃經筵日講

之常御九卿百執有定班令　聖體悅康　皇
情豫暢時一命駕引見羣臣商議政經考論道
德此尤臣民萬心所共祈仰臣等因事獻忠輒
附塵瀆伏惟　聖明留意所奉　聖諭謹尊藏
閣中八月十六日上

典禮揭帖
二臣題恭惟　皇上萬壽聖節以来連日天氣
清和　聖心豫悅朝野臣民歡欣鼓躍臣等碌
落無能浮游度日既叨祿位尤濫恩賜不勝慶
幸不勝慚愧茲因職掌攸關輒有上請竊惟
皇長子大禮久蒙　聖心乾斷諭旨詳明長幼
之分無淆次第之舉將斷乃今金秋薦爽行禮
正宜伏想吉期掄選素定惟望宣示中外俾諸
司恪奉爾將庶于臨期無所愆失臣等不勝惓
惓其慈慶宮已經脩完謝土宮名所宜更改恭
候　聖明欽定其餘殿門等名乞勅該監查數
到閣容臣等擬議上請　勅旨八月二十四日上

佑聖夫人諡揭帖

二臣題昨蒙發下佑聖夫人諡號命臣等撰擬臣等欽遵恭擬勤敬榮安二諡進呈請 旨點用一諡伏蒙 皇上二諡俱點臣等備查歷年夫人俱無賜諡間有賜諡者止於二字今蒙二諡俱點未知四字全用或止用前二字後二字恭候 明示發下遵行臣等竊惟夫人賜諡已蒙特恩即用二字其為泉壤光榮已多若加累字不惟于國典有碍而恩亦大褻非所以立訓

也臣等心竊未安不敢不再奏伏乞鑒定 九月初一日奉

御批朕恤佑聖夫人徐氏奉侍三朝恭勤懋著昨點諡號四字俱賜與他以示眷酬此係特恩不為例諭卿等知

回解妖犯之疑揭帖

題蒙發刑部為恭報緝獲妖犯事一本令臣擬票 聖意謂孟化鯨等彼處撫按既已問結今又何為解京欲出旨查明其故仰見 皇上明察詳慎至意臣惟孟化鯨等從逆謀亂罪在不疑原不必解京但倡逆首惡乃趙一平而遁為近畿擒獲尚欲輾轉恣辨故江北撫按解送孟化鯨等來面相質證以彰天誅之至公原非解來之意乃欲正趙一平之罪而非為疑孟化鯨

之獄也臣看詳刑部此本是請旨命三法司公同會勘謹照常擬票上進伏乞 聖裁 九月初二日上

言川貴總督揭帖

題播州之亂仰仗 皇上神明威武悉行剪除惟是善後事宜尤貴詳慎總督李化龍蒙 允回籍守制頃廷臣會推堪任者尚未奉點此事之不可緩者也昨本兵會臣于朝房績有一議敢用奏聞初廷臣會推之時皆舉京營尚書王世揚衆口一詞無有同異因不可無陪而舉貴川巡撫郭子章為陪以其在彼有功也適李化龍書来言宣慰安疆臣恃有前功安冀厚賞不

可無以裁之臣等因而共籌 皇上若用王世揚甚善若用郭子章恐子章于此有難處焉盖安氏與楊氏接壤世姻聲勢依倚楊氏發難之時天下疑安氏為助而安氏又與貴州甚近安若助楊無論楊不可誅而貴州省城亦不可保故當時定議務收安氏之心使之為朝廷用而不為楊氏用又不欲使安氏獨成其功致令挾功邀賞氣勢益張或觖望生心為患臣測故一面使郭子章于貴州竭力鼓舞推心結納令其建功以報朝廷而一面李化龍徵兵四方恭行天討以示朝廷用兵不可藉土司之力盖總督裁之以法而巡撫收之以恩兩相濟而後安氏始入掌握中也夫天下之理威之入于恩也易恩之入于威也難子章之于安氏方以恩收之耳豈可遽以法裁乎不裁必恃恩而多求裁之則生怨而啟事故子章之為總督勢不便也惟特遣一重望大臣往則可以據理而折衷奉法而定制即子章亦可因而操縱以行其控禦之

術此定西之長策也臣等愚意仰祈 皇上俯採僉謀點用王世揚俾往總督而令郭子章照舊巡撫與總督同心行事於計為便盖楊氏未滅則憂楊氏楊氏既滅則憂安氏天下之事善始不若善終 皇上宵旰憂勤以成大功而臣等處置一差恐後虞猶在不敢不盡言 九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奉

御批朕覽卿奏具見為國籌畫詳慎王世揚可用但協理京營亦係重任郭子章着照舊巡撫地方

卿可傳示該部另行會推忠實才望的二員来用

特諭卿知

請假揭帖

題臣于初五日趨朝出門偶為風寒所襲感有腰疼之疾不便屈伸步履痛楚呻吟求醫服藥淌望即愈未敢瀆聞今尚難期仰祈 天恩暫假數日調理謹題請 旨九月初七日上初九日奉

聖旨卿偶疾準暫假調理稍可即出輔政以慰眷倚至意

朝審主筆大臣揭帖

題照得朝審係國家大典欽定于十六日行主筆大臣尚未命下今日已是十三蒙發刑部本票乞即定發臣前次擬遣兵部尚書田樂為其加太子太傅也因未蒙允故用銜門為序将户部尚書陳渠及樂兩請或渠或樂皆可主筆惟聖明裁定再照今歲兩宮将成　聖心歡豫西播平定四海瞻恩該部以停刑請乃恭體　皇上好生至情而茂宣天地之和氣也臣敢不仰承弁擬停刑一旨以進儻蒙賜允尤不勝喜躍

九月十三日上

敬事草　卷八　二十四

乞休疏

奏為哀頽日甚任重難勝懇乞　聖慈准容退休以明臣誼事伏念臣禀氣不完受才最薄今年六十有四羸病侵尋加以家難頻仍遂感心悸之疾百體之中無處不病每一病發顛連移時累疏求休未蒙賜允拳拳愚衷亦欲自盡但惟内閣政樞職親地密　祖宗舊制必詢一時碩學重望之臣專職其事而又選三四人協同辦理不授非才亦無獨任臣以庸虚醜頽處此獨謀獨慮莫禀莫詢每至緻筆腐毫常恐失墜今心思竭多血氣衰甚涉秋以来怦怦動揺如坐顛車壊舟之中本月初五日感冒風氣腰疾乗之許告恩深調理未効若復棲棲貪禄不自揣量致悞政幾罪戾焉逭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照垂天地之仁察臣苦危特加哀憫容臣退休以延殘息以釋重負以避賢路早簡名碩以副股肱之托光佐　聖治輯寧邦家

九月二十日上

十九日一奉

敬事草　卷八　二十五

聖旨卿忠誠謹慎朕眷倚方殷偶疾調理稍可正
望入閣贊襄豈宜求退所奏情辭懇切殊為惻然
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去診視調攝簡
用閣臣朕知道了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遣醫疏

奏為感激遣醫特恩恭陳謝悃事本月初五日
臣因患病乞假并求退休伏蒙　聖慈矜憐遣
太醫院院使徐文元等六員到臣私寓診視臣
不勝感激恭設香案就床望闕叩頭謝恩訖竊
念臣賦氣最薄受知甚深待罪多年衰頹已劇
茲當孑身佐理之日無值庶政叢脞之時憂懼
銷其精神驅馳疲其筋力而臣調攝無術疾疢
遽嬰給假經旬已沐眷慈之渥乞身垂老大非

得已之心猥蒙天語之傳宣更遣國醫而臨視
發藥籠之劑將造命于刀圭分祕殿之春遂回
生於部屋有何微倖值此遭逢儻蒲柳之質未
凋敢辭韲粉杰犬馬之力已竭尚覬蓋帷九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政本缺員少俟簡用機
務重地豈可久虛卿宜慎攝稍愈即出佐理禮部
知道

謝賜猪羊酒米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近該臣以患病給假調理伏蒙 聖恩遣御前答應牌子邢忠齎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于卧榻叩頭祇領訖伏念臣邁以衰齡誤膺重寄七年竭蹶曾無調鼎之功萬苦侵尋遂抱採薪之疾仰勤慈眷特賜矜憐昨遣上醫已飲和於仙劑今頒中使更分貺於天庖味旨且多感深以泣恩深推食覺匕箸之

生春諭重加飡扶羸而起色儻未先於朝露尚仰答乎高旻 九月二十二日上奏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請補閣臣揭帖

題頃者臣因患病不能入閣每日御前章奏發臣私寓票擬臣心如刺頃刻難安乃于前月二十九日强出供職豈期力不從心旋復困仆臣伏枕而思閣臣乃密勿之臣閣務皆幾宜之務密之為言秘也不可洩而使疎幾之為言微也不宜宣而使著蓋軍國大計決于一言若上未發而下得窺其端事未行而人先傳其響啟奸召釁關係匪輕故內閣切近禁地與外朝相懸

奉有特旨不許閑雜人等擅入防宣洩也往時以三四臣同直一人偶病餘人尚多入直者代天之言不致曠官廢事在告者徼天之惠亦得安意靜養故二百年來閣門無封閉不啟之時閣務無私居辦理之日今臣孑然一身而獨任此職者三年矣一嬰霧露則閣門長閉遂成空署發本擬票經行長安街歷外朝而後至御前夫私寓非內閣比左右耳目豈能盡防長安街非禁地比往來經行豈能盡密易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萬一漏
洩機宜釁彰隙兆是國家受害成之憂而臣不
免失身之禍也臣之未病憂力弗勝臣之既病
憂幾不密力之弗勝既難勉竭幾之不密尤難
曲防勉而弗勝尚資睿斷之周防之不密將誤
國事之大臣心怔營而若碎夢錯愕而常驚日
夜不安職此之故欲强起入直則羸體難枝欲
請假調理則妨害日甚故不敢憂瀆擾之愆而
已于再三之請也伏望　皇上亟簡閣臣數員

入閣辦事在任在籍　聖明夙有定裁非臣所
敢僭擬儻蒙如臣前請就近簡用俾幾務有歸
不至屑越道路則于今日似為便臣亦得安意
調理少寬憂惶生則報國有期死亦幽魂不愧

十月初五日上

言典禮揭帖

題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　祖宗制
度父子天倫朕豈不知冊立冠婚分封典禮屢
有明諭靜俟舉行何昨者諸司不體上心不遵
屢旨又數來激奏必有群小之輩捏扯無根之
言故來要譽諫阻好生可惡卿等輔弼股肱宜
體朕意可傳示大小諸司靜俟旨行若有不遵
瀆擾的必待來春舉行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謹
即欽遵傳示該部科通行恪奉外竊惟大典一

事屢奉　明綸長幼次第既昭若日星三禮並
行復堅如金石臣等恭體　聖意傳約諸臣靜
聽無譁既無遺力矣乃復嘖有煩言恩干清燕
此臣等之罪也然天下之大事與天下顯然共
行之則人自無言乃者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皇上久斷之意繼之以需故天下久信之人轉
之為疑臣等備員股肱義同心膂猶能以肝膽
孚信至於諸臣則影響相驚口語滋沸矣諸臣
猶可以理諭至於天下又影中見影聲外傳聲

矣是以意想測度揑扯滋繁職此之故也語曰揚湯止沸不如絶薪去火今未見於事誰信臣等之心未踐於行誰信臣等之言臣等捧誦綸言進退維谷在　皇上必謂臣等不能委曲調護致生煩言在諸臣又謂臣等不能仰贊睿謨克光盛典此臣等之難也夫　聖意久定本無可疑何必啟天下之疑盛典將行本無可言何必招天下之言鎮靜人心之機懸於　皇上伏望旦晚傳諭禮部示以嘉期使天下曉然見　皇上之心將人人歌誦之不暇復何煩瀆之有　十月十五日上

乞補閣避位揭帖

題臣抱病多時幾務久曠屢欲勉强入閣柰苦於羸弱兼畏風寒日夜憂煎頻起頻仆臣伏而思之旣受　皇上深知摩頂放踵復何顧惜但頂踵徒損而無補于國不惟無補然且有損誤國之罪將焉所逃臣力竭矣前以偏用獨任有覆餗之患屢請增閣臣而不允近以私居票擬有漏洩之憂再請增閣臣而不報臣竊惑之古今命官之法無如唐虞曰疇咨曰枚卜人人而咨訪之人人而卜度之豈不詳慎然得其人則曰往欽汝諧即未得其人亦曰我其試哉未有遲延二三年而尚不決者今在任在籍諸臣睹于　聖心何難簡用推擇之旨不知凡幾下吏部之疏不知凡幾上似行而復止屢跂而成空雖云慎重其人豈宜遲延至此夫大車之載非一馬之任必多其馬力而後可若群駿在前棄而弗御而第責之于一弛隤老馬欲進不能求逸不得此馬折膝破蹄亦何足惜而僨轅折輹

寧非主人之憂乎事關客勿其利其害惟　皇
上與臣共之臣之利害止於一身　皇上利害
關於宗社臣業已委致微軀為齏為粉所惜者
皇上之宗社耳伏望　亟賜簡用無使政本為
虛位而　明旨為空言若臣真乃曠官廢人孤
恩負托久留已誤豈容再留再誤伏乞　早賜
罷斥以重樞機十月十七日上

請簡川貴總督揭帖

題臣惟播州之役自二三年來百方拮据始奏
此捷善後諸務正在目前不意總督李化龍丁
憂廷推王世揚郭子章二人代之乃世揚以京
營重任蒙留子章以制禦安酋難動復推賈待
問王象乾二人既一月矣尚未欽定昨得四川
巡按書揭云播中素稱沃野人人垂涎今當易
革之時原有地土者思欲多占原無地土者亦
思妄認四方流民充斥其間皆來占籍而各土

司指以楊應龍侵奪為名紛紛告爭邊界必今
冬清丈明白不誤來春耕種方可圖安若不耕
則千里無食難保不亂若妄認則彼此成賊亦
難保不亂故新推總督不可容其緩來也在貴
州按撫亦云破賊四月地尚無屬民尚無主地
大奸多復生後憂且五司愚其民曰仍立五司
有司號其民曰當為郡縣漫無統紀至相爭殺
黔既不敢問蜀又不復言日久月深患在眉睫
其言若此則彼處日夜望新總督之早至情甚

急矣乃今尚未簡用到任益無日期撫按聽總督而不敢區畫總督聽朝廷而莫為主張以百戰所得之地方而置之若棄以二三年憂勤之功緒而終于無成五司團結夷心日歸是去一酋而生五酋本靖亂而反兆亂機會輕擲再圖費手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皇上亟將吏部會推川貴總督本即賜點用令兵部馬上傳發刻期到任圖善後長策紓西顧之憂十月二十日上

告病乞休疏

奏為病臣曠職久誤政幾仰祈　聖明亟賜罷歸以逭罪戾事臣以虛庸獨承眷倚叨逾已極報稱未能頂踵可捐髮膚何愛抱病以来已經兩月前蒙遣醫授餐仰荷生成庶幾骨肉不意福過災生欲起更仆疾攻其外憂煎其内肌膚瘦而如削精神散而若浮聞人聲則承響而驚操匕筯則不寒而顫日奉御前發下章奏勉强票擬每閲一疏目昏花而屢拭每擬一票意稽

亂而常更無值天冬沍寒栗肌刺骨下床褥如離襁褓之難越階除如涉山川之阻盖臣賦氣既薄為年復衰受事多時馳驅已竭至於近日則舉手投足無非艱虞觸目儆心盡皆愁嘆日銷月鑠彌不可支蒙　皇上殊恩不啻赤子之於父毋何忍去國而徇馬力窮不堪於驅策桑榆景迫無望于栽培亮此身不復久在人間終無當于付托矣閣臣何官幾務何事踰六望七臣年何年兩月支離臣病何病　皇上雖垂情

簪履不宜以萬幾之重付哀病之臣臣雖心戀
恩私豈宜以垂斃之身玷　聖明之拓小則曠
官廢政大則釀釁兆危害于國家有不可言者
伏望　聖慈寬臣尸素之罪早賜骸骨還山使
臣數載拮据不至盡隳于末路而　皇上萬年
基緒亦不大壞于病臣臣不勝拊床流涕懇惻
哀籲之至十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疾未愈心甚惻然方今國家多
事正賴卿老成忠慎調燮贊襄安忍言去卿宜慎

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前去
宣諭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頃臣以抱病纏綿具疏乞恩
罷免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疾未愈心甚惻然方今國家多
事正賴卿老成忠慎調燮贊襄安忍言去卿宜
慎加調攝稍可即出輔政便着鴻臚寺堂上官
前去宣諭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該鴻
臚寺卿張棟等到臣私寓恭捧宣諭臣病不能
興謹伏枕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樗材既朽

駑力復窮尸位七年祇負恩于天地抱痾兩月
乃獲譴于神明憂幾務之寖隳徼寵靈而丐去
方祈憐允更荷眷留輝煌天語之丁寧鄭重臚
卿之臨況支離病骨壓繫屬于　聖心荏苒餘
年忍棄捐乎國事顧臣身承獨寄愈重則愈覺
其難效鮮一籌彌久而彌增其罪空有懷而莫
吐夢寐皆驚慶非位而循淹股肱盡廢昔也居
山林而思魏闕今則游廊廟而憂江湖竢罪未
詳祈死不得是以五衷結轖氣忿溜而生災萬

慮侵尋心猖狂而若醉大忝臣子之誼反貽君父之憂賜之老成忠慎之褒過情太甚責以調燮贊襄之效稱塞何由感極涕零憂深汗浹儻未填乎溝壑尚仰荅乎生成十月二十七日上

催簡川貴總督揭帖

題臣聞善作不如善成善取不如善收播州之事今總督李化龍丁憂無人作主雖得其土置之若棄內則五司爭界外則安氏垂涎若不急遣人代之是廟堂之計失而西南之亂未有涯也臣日前已具揭上催未蒙省納臣心若焚何能安枕上則 聖意之難知下則人言之叵測惟有候旨而已伏乞 皇上早將吏部會推點用一人催去以圖善後幸甚儻前疏難以尋檢

乞特發一諭令吏部寫來或令再推即賜點用庶軍國大事無誤而臣責亦可少塞矣臣伏枕憂思謹以上請不勝跼蹐之至十月二十九日上

因王給事言調護中宮揭帖

題臣適接科臣王德完揭言中宮事臣兢惶殊甚切思此等流言在一月前滿京四布日至于臣之耳臣仰信　皇上彜倫建極萬無可疑近聞　皇上宴游中宮必從尤無可疑每為人言而臣一口不能勝人之多今德完果有此奏正為謗傳滿衢而欲明　皇上之心光　聖德于萬古也臣伏枕思慮竊恐　皇上偶未下察致動　宸威使人益增其疑輒敢强疾草奏　聖

明舉動關係匪輕惟冀萬分愼重或因此而明示　皇上惇倫厚紀之意使天下流言盡息尤在廷之顒望也臣不勝披祈肝膽之至十月二十九日

上

回諭調護中宮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冉登傳出　聖諭朕覽文書見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不諳規矩妄言宮禁是非且中宮乃　聖母選擇朕之元配見今侍朕同居一宮就少有過失豈不體悉優容前准后弟王棟之襲伯爵實朕厚禮之意邇年以来稍稍悍戾不淑朕每隨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宮亦知改悟何嘗有疾畜物狂肆妄言惑亂觀聽卿等為朕輔弼股肱有君臣一體大義特諭知之

欽此臣等欽捧恭誦不勝戰悚臣等昨接王德完揭帖見其言及宮闈草野賤臣徒抱愛君之心不識告君之體則恐其上干霆怒矣但此等風聞非止於一人亦非始于一日自兩月以来道路喧傳遍滿都市臣等屢聞駭震不已惟仰見　皇上敦敘彜倫懋建皇極一言一動無不以帝王為師豈于宮闈之間而生得失又見　皇上厚禮王棟有加無已寵以伯爵隆以時賜則于中宮之禮占知無間始終每聞人言輒百

口爲　皇上解釋今奉　聖諭悉知皇上加厚
中宮之心真可示之天日矣然彝倫之重乃四
海臣民所共瞻仰萬世史冊所共記注得則頌
爲鴻名失則指爲瑕纇關係甚大視一政一事
之得失不同中宮伉儷　皇上二十四年于玆
朝夕侍奉日月久長中外欽仰人無間言　皇
上盖之如天容之如地禮遇教誨固甚優厚萬
一自今而後厚道稍減則天下見影生疑日滋
多口臣等雖家置一喙安能闡揚　聖心而天

下萬世遂成謗聲輔弼無狀罪不可逭矣　皇
上視臣等爲股肱而臣等自視乃　皇上之子
也　皇上爲父中宮爲母惟願父母安樂福祚
無窮人子之心始能即安涕泣之導何能遽已
伏望　皇上養性情平喜怒必毋使擧動少有
過當以保堯舜之鴻名以釋道路之妄語以靜
諸臣過計之煩言萬代觀瞻在此一擧伏乞
聖明特加留神臣等無任惶悚懇祈之至謹具
回奏　十月三十日上

廷見後揭帖

題臣抱病多時不能入直政幾久廢日夜靡寧
前具疏瀆陳懇祈罷免正惟曠官之是懼豈敢
退托而求安苟蒙　聖慈眷留遣官宣諭君憂
臣辱恩重命輕苟喘息之尚存何捐糜之敢避
謹於本月初二日報名廷謝入閣辦事訖但久
病衰殘之質不足以任天下之重憂懼交攻之
心不足以圖天下之謀則臣所以如醉如癡跼
天蹐地者也　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上

起居揭帖

題昨日文書官冉登口傳起居備知　聖體入月朔日以来動火害目連日進用湯藥未覧文書臣惟　皇上一身乃九廟神靈之所憑籍四海臣庶之所瞻依少有違和倍當靜攝既動火害目一切文書自宜暫停臣惟火因氣而生氣平則火息目乃心之竅心靜則目清怒發而不及制事久而不能忘則陽氣上升鬱而成火火多病目理之固然伏望養情性以中和懲忿慾

以清靜廓然太公物来順應如皎日之消寸雲如紅爐之融點雪則心君泰然百體從令主靜以制天下之動執簡以御天下之繁古先帝王之所以無為而治者其道由此法宮嚴邃未緣躬承謹具祇候萬安　十一月初五日上

極言調護中宮揭帖

題臣惟古之愛君者必于無人之所款曲進言臣千載奇逢為　皇上腹心之臣敢寄以腹心之言進前月三十日接得　聖諭具揭回奏比時臣病初起不能盡言然恐泄漏　聖諭除首輔外嚴密至今不敢使一人見也外廷言正紛紜若見此諭必又生出一番新奇疑議臣之調停愈苦愈難矣盖此流言之興非但今日在昔十年前民間即已鼎沸萬曆二十一年二月內

輔臣王錫爵指誓天日為　皇上辯白其揭帖中已有外人疑不利於中宮以為奪長之地者臣力辯之等語　皇上試取先年原揭一觀則從来人情險仄可知況遲至今日而典禮未定何怪夫紛紛也獨臣以股肱大臣心信　皇上恨不分百身百口為　皇上辯白而臣以辯白之故吞荼茹苦忍謗忍譏者亦不下于錫爵顧臣分也亦復何言若以諭札傳外外人必不謂皇上一時因小臣生怒而必謂果符前情不利

於中宮矣然則民間數年之謗本虗而反以為
實　皇上數年之旨本實而反以為虗臣所以
為　皇上辯白者不以為愚即以為佞雖欲再
開口何可得乎民間設疑以待　皇上　皇上
不知而誤墮其中此特紛紛臣尚可以辯白千
年萬載史書之中誰能為　皇上辯白者况今
天下處處愁苦人人造言到處粘帖日新月盛
各邊糧餉匱乏各處豺虎縱横不逞無頼之徒
常思乘間而起若大綱常大倫理稍有未妥則

奸雄必且借詞安危關係不小安可以無一辯
白也　皇上以上聖之資建彝訓之極必不肯
有一毫差誤臣讀　聖諭内有悍戾不慈之語
不覺惶怖欲絶及至亦知改悟何嘗有病驚魂
乃稍定耳中宮為　皇上元配選自　聖母體
統甚隆既二十四年矣歲時甚久見今朝夕常
侍同居一宮恩好甚篤被　皇上肅雝之化以
成柔嘉之美天下各王府以至萬國四夷無不
歲進表箋瞻依戴仰儻聞此諭而安加驚疑尤

為未便試觀臣庶之賤夫婦之間即有違言不
告鄰里矧尊儷於宸極言隱于掖廷一字絲綸
震動天地如之何其可輕也臣揆度　聖衷原
無纖毫芥蔕特以臣等腹心大臣不覺深言至
此耳所奉　諭札臣今既不敢發示于廷以傳
臣下又不敢尊藏于閣以傳史官擬欲繳進御
前未敢擅便謹此密請惟　裁許臣聞聖主
刑家之化以和洽為至美大臣格心之業以調
護為精忠　皇上之尊天也尊者意向衆目所

窺萬一左右顓愚未知大體不悟　皇上之言
出于辯白美意而或妄猜妄搆浪傳浪語幾微
之際不防末流之患非細則此諭非惟不宜昭
布于外廷此意亦不宜微露于宮禁也情之至
迫者臣不忍不言語之至深者臣尚不敢言衰
病餘息驚戰不已累思數日始成此揭惟　皇
上諒之察之臣草芥糞土耳尚自愛惜不忍汙
萬古史書為子孫累矧父事　皇上毋事　中
宮　宗廟社稷之依天地神人之主身為輔弼

受恩隆重安忍坐視不言少傷令名為萬古史
書譏訕天地不壞則史書不滅一字得失臣甚
畏之欲保令名請自愼發絲綸謹戒樞機始故
竭其區區之愚 十一月初六日上

起居揭帖

二臣題前日蒙傳諭　皇上動火病目數日以
来一切文書多未覧發仰知　聖躬尚在珍調
臣等備員股肱心傾葵藿不勝瞻依以日為歲
竊惟近年　龍體偶有違和多在頭目之間總
之皆屬火症火之為症由六氣之侵七情之感
相激而起水不上行則鬱而生火肝氣受害則
病移于心況今節交冬至乃陰陽相薄之時寢
膳不時腠理不密則風寒之凝[illegible]鑪火之薰爍
皆能為害故月令仲冬齋戒掩身去聲色禁嗜
欲安形性此古先聖王順時保嗇之術也伏望
皇上愼攝起居平衡喜怒使天君常泰元氣常
充耳目清明肢體强固宗社幸甚謹具題恭候
萬安 十一月初九日上

時事揭帖

題自初四日文書官傳　聖目動火未覧文書臣隨首輔及下僚恭候　起居至今文書尚未傳發臣心惶惶憂思天和或未盡回也宮禁遼密莫從請問百僚問臣無可置對中外人心同臣惶惶臣亦因之加憂增病再感風寒然不敢上聞則以臣子不能為君父解憂安可致君父為臣子動念故不敢也諒惟　天地錫祥　祖宗褆福增萬安之慶矣伏乞　宣示以副億兆

引領之誠臣再惟一日萬幾堯舜所儆今此違和乃　皇上夙宵不寧所致但恐文書未發日多則　聖心焦勞日甚而妨于調攝不小今最急者冬至大祀在十六日　皇上既萬分保重則遣官恭代原有舊規所宜早命凡關　郊壇及祭告　諸陵遣命之本俱宜早下至于水旱蠲恤本題留朝覲官員本題補川貴總督本皆係緊要而九邊軍餉本尤至緊要蓋邊軍缺餉有半年以上者矣當此窮冬儉歲何以聊生脫巾鼓譟理勢必有寧夏之變殷鑒不遠臣昨與都御史溫純商量純言必不得已且再借太倉老庫銀以救燃眉猶勝于亂若亂起而復救事益多矣臣心是之敢預奏聞伏乞寧耐　聖心靜養　聖目且將前項緊要文書先發臣不敢不竭蹶恭擬以稟　聖裁臣自恨才短不能代天誠微不能感聖致令君父獨勞可勝踧踖然區區愚忠揩不敢懷欺罔專擅之私存鹵莽苟且之心以負天地生成之恩若夫草莽微生有

何足惜狗犬賤疾亦不須憐稍可見風即當就日鞠躬盡瘁臣子當然不敢絮絮上聒于　宸聰也惟幸至仁少寬之耳恭惟　萬安并陳悃款微忠十一月十二日上

回奏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口傳

聖旨王德完因為大小九卿諸司官員救護瀆激着打一百棍發原籍為民冊立冠婚本欲舉行因大小臣工沽名市恩屢屢瀆激所以延遲又該司禮監成敬口傳　聖意大小臣工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激如為王德完重上本来故致延遲欽此二臣傳意甚詳臣恭聽諫繹謹即欽遵傳示大小臣

工恪加遵守仰惟　皇上天性至恩國本遠慮上邁　祖宗家法申言長幼有倫屢諭極明昭垂四表原不須小臣聒瀆致干霆怒乃其自取諸臣瀆救亦屬常事既蒙切責諒皆震懼拱聽德音以光大典　聖意久定不移豈以人言而早亦豈以人言而遲伏乞　皇上以聖躬為重培養性情迓迎和氣為宗廟社稷萬萬保重不必以小臣觸迕介懷臣不勝惓惓仰祝之至十月十七日上

暫假揭帖

題臣于二十日在閣辦事被風寒所襲至晚到家體如焚灼今猶未入一米蓋緣感而復感以致病之益深也臣自傷薄命痾瘵相纏縱獲安痊尚須調理伏乞　聖慈矜允暫假臣不勝伏枕叩祈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偶疾准暫假調理稍可即出輔政吏部知道

言張真人揭帖

題伏蒙發下大真人張國祥二本為乞恩優免差徭并乞免本山上清宮差徭事一為豪惡乘機侵塋祖塚强占山場事臣擬下部院此係舊制不敢違越而三次蒙發改票臣未測 聖意所在但思天下田土除皇莊外無不出辦差徭者今國祥恃恩祈免上比皇莊已非國制且其糧數二百八十石加三百五十石計田将有二萬餘畝恐當盡一縣境土矣安可悉蠲其徭耶

如此則縣官無寸土之餘而軍國費用靡出矣臣查得品官蠲免皆有定數即皇親勳臣之家亦無全免之理 皇上既欲特廣聖恩亦宜下部斟酌不惟通融民力辨理公儲且以防奸沮釁遏不道之源而弭專之漸也其侵塋一事已悉依其原奏行彼撫按勘問 皇上明見萬里伏乞 俯垂睿照庶政無偏黨而人咸悅服臣謹再改擬票上進仰候 宸斷施行十一月二十七日上

言劉侍郎揭帖

題掌詹事府事侍郎劉元震九年考滿已經具題未奉 俞旨照得本官真操萬行贍學長才直講多年日勤啟沃九載一官有難久滯該部擬陞尚書實係常格觀其遠引嘉靖中年張邦奇例則知自隆慶以来侍郎亦有待九年陞者矣無論本官之才可用即講幄近臣勤久如此諒蒙 聖心之嘉奬矜憐也但禮部尚書今雖見缺已經吏部會推未點本官雖亦預推宜俟

親擢今考滿本宜就見掌事府加與尚書職銜以為妥當既係日講仍宜帶學士銜照舊掌詹給與應得誥命伏望欽定發行庶昭典學崇儒德意而詞林預有光榮思靖獻矣十二月初六日上

寶鈔局火起居揭帖

題今日寶鈔局失火臣不勝驚駭隨聞救熄下情始安仰惟　皇上福履廣大萬神護持精祲潛消興居集慶顧兹冬寒風高之日倍當申儆內外慎加豫防庶幾有備無患也臣無任瞻依恭候萬安十二月初七日上

入直揭帖

題臣於十一月二十三日再感風寒乞假調理伏蒙　聖恩俯垂亮允因得詢醫治藥幸全微軀天地高厚之德頂踵無以報稱已于今日報名廷謝入閣辦事訖不勝感激十二月十二日上

票吏部本推陞欽降官揭帖

題前日蒙發吏部推陞官員一本傳　諭何喬遠逯中立係　欽降官員如何亦在陞內　命臣出旨臣于此時心亦甚駭吏部何敢若此今接回話揭帖始知　欽降官員有不許朦朧推陞之旨者吏部不曾推陞今何喬遠因失僉職名降者逯中立因救顧憲成降者既非觸尊犯上亦非有不許朦朧推陞之旨照常推陞亦可原也既已認罪伏望　俯鑒寬容臣謹擬票上

進恭候　聖裁 十二月十七日上

言劉侍郎揭帖

二臣題恭惟　皇上懋勤聖學命講官逐日撰進講章體貌錫賚素蒙優渥凡在詞林靡不感佩講官原用六員見在止二員殫心敷陳亦不暇給而侍郎劉元震近以三品九年考滿該吏部照例擬陞尚書未奉　俞旨臣等竊惟舊例考滿官員非奉旨復職者不敢管事今元震已離舊官未拜新命兢惶跼蹐進退無據所有詹事府印信及日講事務臣等未敢擅便處分但

查舊例九年考滿官陞授二級本官與例相合吏部所擬及臣等所票第循典故非敢私也伏望　皇上俯垂清照渙發隆恩准陞劉元震禮部尚書兼學士仍掌詹事府印信照舊日講或念其微勞給與應得誥命稍示眷酬庶掌詹講讀不至缺人而本官可申其靖獻之忠矣今詞臣寥落差用不敷臣等不得不為之惓惓 十二月二十日上

登樓受俘請扈從揭帖

一題臣以非才待罪密勿自甲午到京恭遇 皇上御門獲申一謝其後相繼免朝未睹 天顏之喜色者七年于茲矣念臣昔以編修侍講筵無一日不承清燕而今叨近輔顧不如昔之遭逢之為奇也饑渴之懷難以言喻茲遇 皇上以征播功成御樓受俘正天下快覩之期微臣媢茲之日查得萬曆三年獻俘輔臣有扈從登

樓之例竊不自揆仰徼 聖慈容臣是日扈從登樓一申起居以表瞻天就日之誠起居既畢臣仍退趨大班同群臣拜舞慶祝于 闕下用成大禮是不惟微臣竊藉寵榮而 聖主推心降接之隆有光疇昔盛世君臣同游之烈不減祖宗矣不勝髦髦之極思伏候 勑旨 十二明二十四日上二十五日奉

朕正欲召卿面見以昭君臣交泰之義但今朕近日偶感風寒服藥調攝不柰勞煩且征播功成獻捷大慶又不可曠行勉力御樓以成典禮覽卿奏具悉忠愛懇至免其扈從照常隨班行禮特諭卿知

謝賜揭帖

題今日獻俘伏蒙 聖恩念臣侍班風寒特賜臣甜食二盒伏薑一盒臣謹叩頭祇領訖恭惟皇上赫誅播賊武績告成凌寒御樓受俘明法正當萬國來朝之日四夷造廷之時臣在班行悉聽輿意或頌聖靈之遐暢國有明威或言反側之必誅天無遺討莫不震心悚目忭手歡顏衆堅忠順之心人戢二三之志 皇上六飛一御萬目改觀真如太陽出而氛祲消玄冥開而象緯合不惟欣逢盛烈抑亦快覩宸暉占祉籙之無疆信壽圖之罔極此臣之所以手舞足蹈有萬于恒情者也矧茲涼賤更荷匪頒銜寒臣分當然錫豈君恩持異誓當結草寧直銜環十月二十二六日上

催庶吉士補科道揭帖

二臣題照得戊戌科庶吉士蒙 皇上加意作養三年有成 命臣等考試散館內黃國鼎等十二名已蒙 准授翰林院編修等官其梁有年等七人例應授科道等官吏部二次題請未蒙准發臣等竊思各官已經散館無所歸着一時同學悉被恩輝而獨遺七人于心未忍今給事御史寥寥缺差數月以來零落尤衆以此七人塡補亦未為多伏望 一視同仁勅下吏部准其補授供職庶臣等得終教習之事而各官可効奔走之勞矣十二月二十六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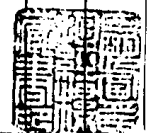
陳見求面對之語揭帖
題前日獻俘侍班蒙　皇上念臣風寒特賜伏
薑甜食三盒臣隨具揭奏謝　皇上體悉微臣
真同心膂有如不能展布四體竭忠殫猷以圖
報于萬一非人也臣前請扈從頗欲陳見所懷
既已無緣敢申筆札臣惟方今王靈丕振屢奏
武功哱賊授首倭奴遯踪北虜尋盟西戎歸土
今播酋又禽舉族為俘稱盛際矣然兵非佳物
武非善經費財損人塗原膏草內地之所傷者

亦不可以數計故曰不祥之器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上帝好生不好殺堯舜師仁不師暴豈可
嘗試乎譬之水火豈可屢蹈哉漢光武以兵定
天下者也嘗曰每一發兵便須頭白其畏言兵
如此臣願　皇上之念此而重此也惟是諸將
之賞不可不酬前此陝西松山之功再敘未下
臣竊疑之　皇上未嘗吝武功之賞而何為留
此豈視松山之功同于閱視歲修之易乎夫松
山拓地千里驅虜于絕漠之外至今諸酋未嘗
不望陰山而哭誠國家不易建之勳而近百年
未有之事與閱視歲修相去天淵不可以例論
臣固願　皇上之察此而無惜此一賞以收邊
臣之心也今播功又當敘矣望與松山之蹤早
賜並發不然將士缺望而異日何能驅使誰用
命乎臣固知　皇上加意于此必無所恡然不
得不先事而言也抑又有大者焉今天下朝覲
官員並集闕下既覩獻俘之盛典咸昂首軒眉
誦功德之巍巍矣而其聚頭竊語又願觀　皇

長子冊立冠婚諸皇子分封典禮之成為千載
一時之榮遇此事　聖心久定發一　明旨舉
行至易也目下歲已逼除數日即為春首禮官
之疏諸臣之牘又不容已與其待請而後行孰
若不請而自行以明　皇上天性獨厚之至仁
乾綱獨斷之至健曠然改萬方之觀歡然慰萬
方之願而蕩然釋萬方之疑豈不甚盛德哉臣
既蒙超常之視不可自視為尋常之臣日慮人
衆口多喧譁煩聒恐春來而煩聒又起是以惓惓

事而請及時而陳惟斷而行之即此歲內發
諭禮部俾令擇日具儀則萬世典禮萬心注瞻
而一旦裁定天下之頌　聖德者又當出于武
成之上萬萬倍也十二月二十八日上

敬事草卷九目錄

求補閣臣及禮御揭帖
再求補閣臣揭帖
糾劾來朝官請臨御揭帖
請允首輔歸揭帖
催考官揭帖
請補天下官揭帖
請補講官揭帖
言大禮揭帖
李成梁可邊帥及宣大督撫當補揭帖
再催邊帥及言罷斥多管揭帖
乞假揭帖
辭府江恩命疏
謝問疾賜物疏
再辭府江恩命疏
乞歸疏
三辭府江恩命疏
乞慮囚揭帖

乞歸揭帖
言楚亂揭帖
四辭府江恩命疏
大典揭帖
五辭府江恩命及乞歸疏
回諭札言楚變處置揭帖
又言楚事遣官揭帖
催點各司道官揭帖
票鄭國泰本附揭帖
言首輔病催補閣員揭帖
擬救荒諭揭帖
催補科道揭帖
言李頤當陞揭帖
救何棟如揭帖
再揭帖
催點四川巡按揭帖
救何棟如馮應京揭帖
催大審揭帖

敬事草卷九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求補閣臣及禮卿揭帖

題照得新春序入典禮將行又當會試殿試之年有考試讀卷等事一一繁重皆宜備官而首輔在告既難强起臣愚一身不給任使乞將屢推閣臣特賜簡命以供承辦典試之用其禮部堂上止有右侍郎朱國祚一員亦難展轉併乞檢吏部所推尚書侍郎各點一員庶幾衆職有供而典禮無廢緣時日近迫職掌攸關不敢不摘其緊要者冒瀆以請惟垂念而亮允二十九年正月初五日上

再求補閣臣揭帖

題照得今年二月當會試之期舊例命閣臣一員主考今首輔病已危篤止臣直閣無可承遣又禮部舊例該知貢舉官二員一員入場供事一員在部掌印今止有右侍郎朱國祚一員不免顧此失彼殿試事務尤係內閣專職往時閣臣四五員分理尚恐不給今臣豈能獨辦亦恐禮部之難拮据也直今冠婚冊立大典將成備禮備官需人尤急臣于本月初五日上揭恭請

久候未下輒敢不避煩瀆乞 皇上親簡閣臣二三員以資贊襄并于吏部會推本內點禮部尚書侍郎各一員以充任使臣素嬰多病近益衰殘年間屢告實非得已今月初十日詣午門前謝假俄觸風寒即發痰暈又汗又吐又下一時並集移時方醒扶掖還家調理緣係令節不敢奏聞至十三日因頒詔慶典强出供事今猶目眩耳鳴不耐辛苦君恩山重聖眷天隆委身鞠躬自臣分誼但恐力窮智竭僨轅覆餗憂不細也既無所推避又無所控祈且係迫切緊要之際安得不哀請于君父之前惟冀 聖慈俯留片晌之神不惜隻字之重命官分治以亮天工庶幾臣得藉手以報鴻恩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上

糾劾来朝官請臨御揭帖

題該刑部等衙門一本為糾劾事因天下大小官員来朝擬于二十三日舉大班糾劾之典臣惟朝覲考察國家大事既以黜陟寄之部院慎詳隲而明至公又以糾劾揚之大廷餙訓辭而昭聖意不過一臨涖一戒諭而激勵人心之大機實在於此自頃以来　皇上恭真清簾希傳蹕音而法禁浸踈人心浸玩則所以易踈而密起玩而惕者正在今日蓋此典乃三載一行非

常行之典各官又萬里遠至非常朝之官考察既畢雖薄有所懲而糾劾未行豈翻然知改非引之于至近臨之以至尊肅之以彈章需之以玉音則德意無由而宣達精神不見其流通計事雖成視同故事人心終無警吏治終難興也比者征播獻俘御樓受賀各官快覩猶謂奇逢若親以其職事而儼然睹天威于咫尺䩴然聆天語之責成其為濯磨更當萬倍伏願　皇上暫移天仗一御文華殿面賜糾劾處分不惟使来朝諸臣有所禀承而在廷在外爭自奮矜思宣德意于天下矣（正月十八日上）

請允首輔歸揭帖

題蒙發首輔病告本令臣擬票臣一向望首輔再起且避嫌疑不敢輕票其去比冬入春臣親見其病勢沉重而其二孫及諸家人皆向臣洒泣若擬再留則臣以不誠事　皇上且以不信待僚長矣為輒擬恩放一仰體優禮輔臣之意查例從厚臣不敢私惟　聖明裁亮二月初四日上

催考官揭帖

二臣題會試各供事官例以初七日陛辭入簾今已初六矣臣等推舉考官正副二員未奉俞旨時日甚迫伏乞　皇上垂念即賜批發庶不誤明早入簾大事伏候　敕旨二月初六日上

請補天下官揭帖

題昨吏部尚書李戴到朝房會臣言大察之後外任缺官甚多而最緊要者天下兩司缺七十餘員頃者推補未俞不勝懸跂臣惟布按二司官乃一方官之綱紀綱紀弛則條目廢簿書期會無所稟承貪酷縱肆無所稽察錢糧無所督催盜賊無所詰捕訟獄無所清理軍民無所安輯地方關係誠非眇小大察畢時　明旨令各官領敕之後嚴限刻期到任不許留京過家遠

者聽撫按官嚴參重處蓋宸衷之周于四海如此令吏部推本末下又上總催及職名脚色一本簡要明白便于覽裁伏乞留神點發臣愚不勝惓惓 二月十三日上

請補講官揭帖

二臣題照得日講官舊例六員後止存二員一撰大學衍義講章一撰通鑑講章今春講官劉元震考滿未經復職則僅存朱國祚一員撰通鑑講章而衍義講章闕人撰述因循日久曠廢滋深在元震則堅以未奉復職之命不敢朦朧直講此其翼翼之小心也乞命元震照舊日講惟復别有處分庶臣等有所遵奉不誤講讀大事 二月十四日上

言大禮揭帖

題臣自去年春夏之交入侍 皇長子講筵至于抄秋病告不出昨者循例入侍曠違一年矣仰見睿體益充睿學日懋聰明仁孝簡默端凝甚肖我 皇上真吾君之子也臣不勝慶賀臣惟冊立冠婚之典屢奉 諭旨昭如日月中外遵守亦既有年臣每抑按諸臣令其靜俟今春已過半而未聞嚚譁一則信 聖衷之無他一則諒時勢之難緩頃 皇上渙發天心特命移

宮又傳講學此中外所為安定也但衆口不齊人情難保桃夭之期甚迫而迨吉之命未聞其為激聒端恐不免伏望趣此諸臣無言之時接續發諭令禮部擇日具儀以成慶典以彰英斷幸甚臣惟我國家聖聖相承家法極正我 皇上至孝寧親至友睦弟至慈鞠子一動一作必于禮制皆可為萬世準繩緝熙光明正在今日以昭令名于海宇以軼顯號于帝王令索瑕指纇之徒不得輕弄筆舌豈不美歟臣又惟華封

老人之祝帝堯也一曰富一曰壽三曰多男子豈不以富而且壽始見福徵多子多孫方稱全福此盛德聖人之所克享而忠愛臣子之所共祈也臣嘗恭考我國家史牒 太祖開天立極壽考發祥時則二十五子一百二十一孫累朝以來本支日茂如 成祖四子二十一孫 仁廟十子十四孫 英廟九子三十孫 憲廟十四子二十一孫 皇祖世廟篤生 穆考光啟皇上所誕八子五女十一子女孫當其時龍種

滿前捧觴上壽衍皇派于不億奠磐石于萬方有親見曾孫而含飴嬉弄剖圭分封者父子祖孫白首與朱顏相映宮闈熙熙稱至樂已故記稱父母和順而本之于宜爾室家詩詠克昌厥後而繼之以綏我眉壽然則室家之樂正以醞釀太和而開 聖心之愷懌子孫之昌正以培養元氣而增 聖壽于萬年也今 皇長子既踰冠室之期諸皇子亦當長成之日繩繩繼繼宜子宜孫 皇上方以盛齡凝命厚德斂福可

以齋休　二祖而度越　諸宗令螽斯麟趾圍繞膝前而共舉萬年之觴此人間之至樂　聖皇之能事豈惟家慶實乃國禎何不及時而遂舉此禮也臣又聞之信鄙俚之談者閑理義之論狥曲小之忌者妨遠大之福故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惟德動天眷德自古談陰陽天人而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莫詳于易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夫以天人之助而歸之順信

則一德修而與吉會可以斷天下之疑矣今豈有以妨忌曲說進而致　聖心不能釋然乎明主舉事惟問典憲何如理義何如聖賢之謨訓先王之成法何如若浮游紛淆依托疑似非經非法之言皆絕勿進故禮樂明備道德崇厚而祿壽亦無窮也今臣雖愚所靠者　皇上所重者　君父所守者忠敬所願者吉祥日以福壽康寧為　皇上祈祝于　皇天后土　社稷祖宗之前即滿朝臣子賢愚不同而此心盡同儻有小小妨忌豈忍冒昧隱默不思一為委曲通融成全之計者乎　皇上聰明齊天諒無此等縈係有如不釋請思　祖宗時循用何道而康寧福壽則知妄忌不足信而良時不可失矣臣獨力承天無可推托故不覺率爾深言不知忌諱揆理度事稽古考今聖賢垂世立教之論祖宗光前裕後之蹟昭然不爽更無纖疑實非強辭借言為開道計　皇上信臣甚專托臣甚重而又正在少歡樂多憂虞之際啟心沃心釋

虞成歡真輔弼事臣復何人而敢懷情不盡是用畢其區區惟　聖明留神省察　二月二十七日上

言李成梁可遼師及宣大督撫當補揭帖
題臣惟當今急務莫有甚于邊防者遼師馬林
既見黜矣　聖諭令兵部早補是誠至計昨接
塘報言虜歹青等于三月初一日犯錦州方春
虜馬正弱而敢于入寇其蔑視中國甚矣幸我
兵偵探備禦無所失即出境耳遼之仕官及舉
監生員吏役人等連名投揭朝房謂昔李成梁
鎮守遼東二十年屢奏捷功虜人畏服自成梁
離鎮十年之内八易大將戎務盡弛戰守無資

遼事之壞已到七八分處還將成梁前去方可
整理不然日壞一日必無遼矣彼家在鐵嶺為
國為家必宜盡力況其威名夙著命若一下虜
必知懼非他將所能及也衆人再三懇臣奏聞
昨本兵與臣商量故俯順輿情推舉前去伏望
皇上軫念遼東國家肩臂陵京藩鎮准命李成
梁出鎮仍乞稍加禮數作彼忠勤勉以大義勿
許以老為辭國事幸甚臣又惟宣大與大虜只
隔一墻虜王雖安靜而別部小達子時時作歹
未可便置度外又況虜性無常安知不乘我懈
弛俄作叅差乎今宣府巡撫王象乾已陞川貴
總督而宣大總督楊國楨又遭丁憂二缺皆經
會推未蒙點用臣以為此又一大急務也巡撫
之篆可令總督暫管而總督又缺復令何人代
庖一切撫賞諸夷統率將士分布兵馬督理糧
餉緝捕盜賊安輯軍民皆非小務又無主管則
内而廢事外而損威諸虜聞之不益輕中國乎
此二員官比之天下各衙門官萬分緊急伏乞

早賜簡用斯幸甚幸甚臣考嘉靖間　皇祖
甚重邊計然尚有庚戌之事虜騎直薄京城烽
火照徹禁内　皇祖至廢寢食逮　皇考時俺
荅因愛子來降感　朝廷不殺之恩始受封爵
然虜王之所不能制與陽順陰逆狼子野心者
又何限也比來居安忘危玩視忽戒頗輕邊任
頗薄邊功如閱視之賞稽格不下饋餉之需乏
絶不繼豈所以慎疆圉而衛社稷哉有如虜一
旦狡焉逆我顔行縱有善救者起而撲滅其所

傷豈一二乎孰若明賞罰善廢置謹守成法不
費心力而永絶患虞之為愈也臣寄任匪輕憂
責實大敢不縷縷盡言幸而無他臣言猶為遠
慮不幸有警睫下便生近憂禍福之機寧可料
度有備無患古之格言伏惟採納毋言見之施
行幸甚三月初九日上

再催遼帥及言罷斥多官揭帖

題臣惟　國家大事莫甚于邊防而我　朝建
都與虜為隣朝發夕至尤為喫緊　祖宗列聖
經略備具至于　世廟親罹庚戌之變尤極加
意馬遼東近罹倭虜之擾者十餘年殘破疲累
危到七八分處今日再不整理必有不忍言者
總兵馬林既蒙革任内外僉論謂非李成梁不
可　皇上往年特用李如松固嘉成梁威名尚
在而謂其子必能制虜也今若即使成梁老手
展布視子更精必當不負任使矣麻貴亦一老
將威名不減但係西人必用西兵為家丁馬林
因用西丁攪擾遼人家家為之厭苦麻貴若不
帶家丁則無手足若帶家丁又蹈前轍不若成
梁即用遼丁為簡便也二人之外豈無他人皆
止因人成事僥倖成功者耳成梁雖老久無宦
情而其精力矍鑠尚稱謀勇廷臣推舉不敢孟
浪惟冀　允可至于宣大總督宣府巡撫臣前
揭已盡實宜早點又有薊遼總督延綏巡撫二

推亦宜早點邊寄之重萬倍常員因循既久不惟我軍懈怠抑使夷虜生心剝膚之憂所宜惴慄望勿以等閒例視也臣又惟帝王圖謀大事必講求長便講求長便必博採群言博採群言必舍己從人若一人斷制必有未盡小事有錯猶可改圖大事有錯悔之無及九邊之計豈但軍民生死所關抑亦社稷安危所係要使衆人各吐所懷百司共効其力頃見 嚴旨罷斥多官臣不能無疑焉臣今進言 皇上必謂臣為

救多官耳夫多官固亦宜救而得失尚小若邊計軍情得失甚大願 皇上于此虛心觀理睿威反汗實宗社無疆之福即不能盡釋于胸亦宜稍加分別兵科其職掌也事有不可得而辭者即言不當尚宜畱之容之況其言或有時當者耶職方郎中舉用大帥匪可草草倉卒為也其員外郎二員管督捕編軍主事六員除管山海關外其五員分管清軍驗軍九門存恤若推補將官係郎中專職同僚素不絫預一槩降調

此亦 睿思之所偶遺也夫恩施于不當施之處則褻威施于不當施之處則濫褻恩濫威而欲求治猶反冬于夏而易秋于春臣民無所托命矣昔賢有云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臣今亦願 皇上平氣虛心講求長便採臣芻言臣此心不欺可對天地惟 皇上照臨

三月十三日上

乞假揭帖

題臣于前晚出閣到寓為涼風所襲吐瀉兼作

因而遍身如焚百節盡痛呻吟苦楚本期調理

稍痊入直今雖三日未見有効臣心萬分不安

伏乞垂憫准容給假調理謹題請旨三月二十七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偶疾准暫調理閣務繁重稍可即出輔政

吏部知道

辭府江恩命疏

奏為驚聞殊命分難靦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

免事頃臣偶疾請告調理該吏部接出 勑諭

勑吏部府江叛猺蕩平大獲全捷內閣輔臣運

機調鼎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

兼太子太師還賞銀八十兩綵叚三表裏次輔

一貫加兼太子太傅還賞銀七十兩綵叚二表

裏各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

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移咨到臣不勝愧

汗不勝感泣顧揆愚分深切兢惶隨該文書官

金忠恭捧銀幣到臣私寓臣不敢固辭扶掖望

闕叩頭恭領容臣另行報名廷謝外惟是陞廕

萬分難居輒敢畢其區區之愚臣惟朝廷之所

以御世者惟賞罰賞罰當則人效其官而莫敢

逃其責人盡其力而莫敢愛其身故賞罰非可

以意輕重惟功罪是視也府江之捷介胄士之

勞也臣居內閣獨持文墨議論耳即有題奏之

經承大都皆職掌中常事非能運籌授畫如古

發蹤指示者比也武夫力而獲諸原文臣坐而分其賞人當謂何　恩命出于　聖心意常從厚而閣臣不預邊賞臣等屢言不可復濫也明甚臣聞施惠于人者當令其可受古者愛獎誇以待有功雖在金幣未可輕與顧　皇上體貌輔臣時加横賜而臣既忝其官敢辭其賜抑情而受猶有可言若加官廕子非常恩數疆臣之蹀血履腸者上賞不能過此而臣何人也敢冒領乎聽臣之言行臣之意所以榮臣厚臣者甚多臣之所得侈矣臣願　皇上推優厚輔臣之心徧及勞臣毋使人有觖望之嗟不均之歎又願　皇上推賞人從厚之心罰人從薄使皆游于光天化日之内以無傷其樂生之心則臣立下風竊得分光借輝逃咎塞責臣之幸也　皇上之賜也伏望俯鑒臣言非虗收回成命將陞官廕子誥命等恩准臣辭免臣無任懇切感激之至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府江大獲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協贊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實為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謝問疾賜物疏

奏為恭謝天恩事臣因患病給假調理伏蒙
聖恩遣御前答應牌子張瓚齎賜臣鮮猪一口鮮羊一羫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瓜茄一罈到臣私寓臣謹就卧榻叩頭祇領訖伏念臣拙于養生每處危而僥倖果與病會至伏枕而呻吟壓君父惟疾之憂拜御厨大烹之賜如枯荄逢春風以披拂似涸鮒獲江海而浸濡應知帝曜之所照臨定見凶蹷必為退匿肉骨有望鏤心

無涯 三月二十九日上 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再辭府江恩命疏

奏為殊錫難承小量已溢再懇 天恩准容辭免以分明義以俾生全事頃蒙 皇上敘録府江功次推恩及臣晋兼宮傳廕子給誥内揣非分具疏控辭奉 聖旨府江大䕶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協賛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實為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竊思人臣所畢世而竒遇者人主之隆恩所鞠躬而恪遵者人主之成命臣獨何心而敢固為

煩瀆之辭哉自量審矣維此府江之捷蓋緣惡猺作梗郡邑受殃鎮臣運籌武夫効力蒐獮芟刈以靖黎民其功固偉而比之禦虜禦倭征誅不軌者亦為有間故總督之酬止于量陞一階及銀幣之賞耳將帥以下尤其斤斤至于該部科道一無擬及矣夫行賞止于如此而臣則居中受成者未嘗費一札之書借一籌之箸也乃至反膺異數超彼督臣勞未嘗居衆人中而賞乃出于其上豈不妨公是失人心内何以質方

寸外何以對百僚寧非寡廉鮮耻而佗在得之戒戎恭繹制詞過稱臣朝夕協贊者豈以臣有奔走微勞假此以示慈惠乎則臣滋不敢當臣在閣八年三蒙陛廕一以考績兩以邊功邊功既是濫叨考績亦為溢賞撫躬省分常懷撲滿之憂循名責成更深覆餗之懼自舊年秋冬積苦勞瘵屏居三月始獲生全而入直以來連綿猶故曾無一日稍獲安舒自忖福分有限天命難知獨惟茹苦絕甘寶慈與儉或可將此償彼

稍延視息且以多病之軀當多事之日効無一二罪有萬千長思退閒舉賢自代而可躐進無已不知止足哉此所謂害生于恩寵𨫼為厲者疾顛速戾愈不能少待矣謹用百叩懇辭伏願俯亮臣言悉出衷素收回成命以遂禱祈則寵臣厚臣者大而感激鴻私益比于天海矣 二十九年

四月初三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朕以府江叛猺蕩平文武將士俱已敘功陞賞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勳勞茂著加恩示酬寔遵彝典宜遵成命不必固辭該部知道

乞歸疏

奏為積病轉增負恩深重懇乞　聖慈放歸田里以延殘喘事臣前以吐瀉兼作具奏乞假奉
聖旨御偶疾准暫調理閣務繁重稍可即出輔政吏部知道欽此隨蒙府江論功賜臣銀幣臣已目領錫臣陛餚臣已懇辭　皇上優眷近臣垂鑒微悃甚深極厚臣私惟終始相成之誼死生繾綣之誠溝壑未填捐糜斯稱而不意命與戹會疾又大作蓋臣稟賦原弱憂勞又過舊年

秋冬淹纏三月而始入直入直之後旋病旋強至于新春謝假僅暈闕下移時方甦此萬目之所共憐也無何以殿試大事係臣職掌竭一生之力而手口拮据僅以訖事然以積病積劇夙疾轉加醫家診視皆云病在骨髓感觸而見實非旦夕可愈臣展轉牀簀若癡若狂一聞斯言淚交頤頷臣本草芥豎儒受知　聖主荐陟穹階至膺獨任　皇上之遇臣太深矣然天下之責臣亦重矣　皇上所欲為者臣不能片言將順天下所欲　皇上為者臣又不能積誠感通是臣么麼微身上虧　皇上之知而下叢天下之罪也　皇上如天如地猶能容臣而天下多心多口孰能恕臣臣豈能犯天下之所不容而獨容於　皇上之側乎醫進死徵之言卜有游魂之兆臣猶遲回瞻戀謂螻蟻或將動天膏肓庶幾起日而不虞一旦委頓至此臣如不起負
皇上矣負天下矣惟此一息尚在就　皇上乞身而歸無論臣萬苦中首丘之念可憐　皇上

明與天下矜臣之餘生而天下亦及今明釋臣之重責臣即死固萬勝於生也夫昔之忠臣有浮以鴟革諫以牖屍終不忍生前言去者臣非不知此義緣臣股肱之分既不當以口舌為盡職而昏憒之中尤不能以心思期壽計抑而行之必發狂疾惟　皇上憫臣特放田籍儻藉藥餌幸獲生全是　皇上之再造天地不足喻仁臣矢有啣結而已　四月初五日上

三辭府江恩命疏

奏為懇祈乾斷必容辭免誤恩以安微分以示隆知事項者　聖慈因府江之捷加臣以陛蔭誥命等恩臣具疏再辭奉　聖旨朕以府江叛猺蕩平文武將士俱已敘功陞賞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勳勞茂著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宜遵成命不必固辭該部知道欽此臣惟昔人辭恩有禮當辭讓而為恭者若臣今日非此之謂也是恩也在　聖主可以施在臣不可以受臣之前

疏既已詳矣大約事在一隅役非再舉疆臣畢力臣微寸勞臣又仰體愛惜名器之心一循該部具題斤斤擬賞故總督戴燿止陞一階總兵童元鎮尚需吏議自餘更微略無優多也臣於諸臣尚爾而乃身受異恩豈非蔵身不恕而何以示公道乎臣夙稟庭訓頗知止足常憂薄福消受為艱今官已極矣恩太深矣手不執殳肩不荷戈而徒以筆札小技博金紫殊榮于臣涯素千踰萬侈夫捧盤水而加盈之必有傾溢之患乘駿馬而馳驟之必有顛蹶之虞臣得無是念乎昔晏嬰不受邶殿謂之幅利其既也又納邑與政而免于難始乎不受終乎不處乃始成一晏嬰臣竊慕之而又竊愧之晏嬰在齊能以君顯納約進規為後人法至今讀徵招角招之言而想見齊庭盛事然猶自處恒儉若此也臣行能淺劣無一足稱而位過前賢未知稅駕積憂成疾既瀕危殆尚可以冒誤恩乎　皇上厚臣以恩不若信臣以心寵臣以多不若貽臣以

安臣氣息不屬艱于舉筆如復未允又當搜索枯腸瀆聒天聽伏望俯加原亮聽臣辭免庶
聖朝無虛濫之典而臣亦安分誼之常矣臣無任馳情懸眸之至　四月初七日上　十三日奉
聖旨朕以府江大獲全捷敘功陞賞卿為輔臣朝夕調燮茂著勳勞加恩示酬宜遵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

乞慮囚揭帖

題臣惟舊年秋冬至今久旱不雨連日又有怪風昏霾民間二麥無望草木不芽衆口嗷嗷流移滿路兼之疫氣時行極可危慮仰惟 皇上側身修德密禱明祈無所不至而上天猶未昭格臣在床簣不能頃刻忘遑思所以少裨 聖籌無由也臣惟天子者天地山川百神之主也今之天地山川百神亦待 皇上之仁而始發其仁耳成湯以六事自責而大雨立應 皇上

亦嘗以步禱郊壇而時和歲豐此古今所交誦也臣願垂惻民隱發政施仁使實心著見 德意下流宸衷所注群臣自然奉行而霑被不患不遍真今日萬姓虔仰之意也臣又聞孝婦含寃三年不雨刑獄之濫能干天和今熱審雖近只循行故事發放一二輕囚以塞責耳未為曠然一至仁也臣願 特發大慈悲心于熱審前命三法司將見監刑部及鎮撫司犯人統加會審從寬奏請釋放如有情法俱重難以寬假者

亦乞量罪遣發免其久繫以散鬱蒸之氣以暢愁怨之心則萬口歡呼遠近傳頌實感和召祥一大事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欲祈天地雷雨之解先為政刑赦宥之解著之聖經恪可遵信臣偶有一得輒力疾草奏惟 皇上省覽採擇 四月十二日上

乞歸揭帖

題臣頃以百病攪心萬愁攻體內外傷感一時並作於本月初五日具疏乞恩准放回籍拱聽旬日至今未蒙批發徬徨躑躅時刻難居萬幾至繁不暇省察愚誠耿耿終當自言竊欲再具疏陳而心緒憒亂無分毫接續之氣不擇妄發又恐觸冒威嚴今只得仍寫前疏補進御前伏乞少留睿思特加哀憫准臣回籍調理倘未遽填溝壑猶當勉竭狗馬咏歌太平若遂棄捐誓

將結草以報高厚之萬一臣不勝涕泣祈求之至四月十三日上

言楚亂揭帖

題臣伏病在家連日訪問外情知楚事更多不敢不奏武昌之亂因陳奉既參馮應京去任即大出告示數其過惡詐張得意小民家家痛哭雖老稚亦追送馮應京如其父母因而互相殺傷以激此變陳奉見勢来危急躲入楚府若非楚府則奉為粉虀久矣巡按在常德地方未回巡撫在省城小民恨巡撫曲護陳奉隨車痛罵放火燒其衙門昨巡撫疏中但言失火諱之也

觀其引罪深切可見矣今小民群聚圍繞實未嘗散就使輯散安知後之不復聚而相擊殺乎不獨省城即通省大小軍民無不怨彼故道途皆梗消息不通衆怒水火不可嚮邇矣蓋武昌之民前年已作一亂冀奉猶有改圖今彼日甚一日決然不與俱生臣固慮奉必遭毒手奉不足惜如國體何為今之計宜早發一　諭數奉過惡而罪之另選一老成忠慎者往以安楚民以尊　國體不宜待百姓之殺奉而後圖之也

楚民素悍勇好亂陳友諒子孫極多今改姓柯在承天興國州地方滿山谿皆是從来不服王化有司不敢制憂其叵測兼以蠻夷雜居之處易動難安若亂而後收拾為力萬倍宜萬萬加意臣在床蓐千回萬轉頃刻難處輒草此揭以請若但責奉改圖恐其禍本未拔釀亂未已耳伏祈萬萬留意幸甚幸甚 四月十五日上

四辭府江恩命疏

奏為誤恩非典萬不敢當四懇俯亮微誠收回成命以免屢瀆 至尊事頃以府江之捷加恩及臣臣已三辭備輸誠款奉 聖旨朕以府江大獲全捷敘功陞賞卿為輔臣朝夕調爕茂著勲勞加恩示酬宜遵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欽此捧辭愈力天語愈溫徒令臣感激隆知伏枕號泣藉使可受則既叨顯榮又免陳瀆於臣豈不甚利甚便而顧有不可靦顏者非為例當

有辭讓故事也亦非但為閣臣不與邊賞一節也盖是役也一方之事數月之勞督臣奉將天威指顧而定故臣之擬是賞也雖本之部議無所與同亦謂計功議酬略亦相當是以謹守常格無踰越也夫既以常格律人即當以常格自律既以無踰越處人即當以無踰越自處安有施之人者一格而受之已者又一格是將托之于何典乎又非徒如此也凡當事者宜受上賞助旁者宜受中賞今以臣之在旁而賞乃出于

當事者之上本末不相稱倒置莫甚又豈可令人見乎若曰督臣之賞不薄則臣宜薄于督臣若曰督臣之賞尚薄則臣宜無賞以謝督臣又不獨如此也凡功大者敘及本兵敘及主計而臣今未擬及也敘及議科敘及勘道而臣今未擬及也所以不及者亦非忘之為功小而可略也既曰功小而可略何特于臣而異等豈于彼可略而于此不可略乎然則臣不但無以謝督臣亦無以謝廷臣猥濫名器紊淆典常立朝涖官何以施顏題書荅問何以置辭上以非倫之制詞誣逝者何以告先下以非分之廕敘誤後人何以貽穀執法得而褫奪行道得而吐唾有臣如此安所用之夫王者以榮祿砥礪人而未嘗不鄙饕餮之士人情誰不厭貧賤豔富貴而烏可希壟斷賤夫之所為臣三疏中已悉此意小醜備物危亡之符力不回天有此控擾若不獲命其能無再瀆哉伏願　皇上鑒臣之情纖毫無假亟准辭免俾安分誼若隆恩厚德則銘

之心膂有啣結不足語報者矣臣不勝徬徨迫切叩首叩首之至 四月十八日上 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以府江獲捷卿居政本贊襄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乃屢辭情詞懇切具見忠慎謙美誠可嘉尚陞官特准辭免廕子宜勉祇承方今國家多事卿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

言大典揭帖

題臣嘗揭請舉行大典而考我朝　聖祖神宗皆因時起事以至于後昆蕃衍福祚靈長言皆有徵意期啟沃不覺亹亹滿篇不知曾　賜覽觀否無論在廷之煩瀆可厭即臣亦自厭其煩瀆而終不能無言焉盖此舉自　國家盛典至今日又國家曠典顧為理勢之所必然古今之所同然如日用飲食不可缺之事乃常典耳何得視之太重持之太堅而至于行之太緩乎生

子而願其長長而願為之冠為之婚又願其及早成立育男舉女啟後光前自遠古以至来今自天子以至庶人誰不同此心同此事臣故曰此常典不足以煩　聖心之遲回也　祖宗累朝繼繼繩繩以及我　皇上　皇上二十齡而誕育　皇長子以及諸皇子今　皇長子已届皇上誕育之年而典禮尚遲則誕育亦且遂遲皇長子遲則諸皇子亦且以次遲然則　皇上齊天之福固不減于　太祖而　太祖有一百二十一孫　皇上尚未有一孫更待何年而遂此多孫之願乎青宮正位玉樹盈前環幄遶堦遞起為壽一派分支共扶國祚于萬世　皇衷有不悅豫而　聖體有不安康乎士庶之賤有三十歲而見孫者至尊今日尚缺此事臣固以為晚也臣比纂修玉牒恭計天潢之多至有一十五六萬位矣此皆從　太祖一身之所衍生者　皇上體厚氣完福隆慶備亦可期子孫有如此多當從今日早為之計　皇上寧無意乎

臣又思　太祖既有一百二十一孫而又享極高之壽此可見冊立冠婚無妨于聖躬而適足以致永年多福之驗也　太祖以無疆景祚開創于前　皇上以無疆景祚紹述于後仁覆天下萬福自集聖德益大聖壽益高　太祖未嘗疑子孫之多以為妨礙比類而推理亦彰彰著明矣盖唐虞之朝稱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凡假借禍福之言牽合徵應之語非存之典籍載之詩書者宜無聽納于耳芥蔕于心孔

子曰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夫曰令德曰積善曰惠迪修此道者諸福必從此理自然萬無一爽舍此之外皆所謂無稽勿詢而帝王之所逆棄者何足以縈牽心胸而撓誤天下之大事也　皇上幸秉此諸臣拱聽之時獨奮英斷成大信于天下　諭禮部將三大典禮擇日

並行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四月二十日上 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詳明具見忠愛敬慎已知道了但大典所用器具成造未備且昨覽文書見禮部與多官又共上本章瀆阻故爾疑遲所奏已知道了

五辭府江恩命及乞罷歸疏

奏為輔理無功有罪世賞冒濫非宜乞恩准容辭免仍乞罷放歸田以重政本事頃臣因病兩疏求歸未蒙批發府江敘功加臣以晉官廕子給誥等恩臣四疏懇辭奉　聖旨朕以府江獲捷卿居政本贊襄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乃屢辭情詞懇切具見忠慎謙美誠可嘉尚陞官特准辭免廕子宜勉祗承方今國家多事卿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欽

此夫臣之事主豈敢飾虛固辭大恩亦以誠難自欺而正不可改故也臣在閣七年獨任者三年矣去冬一病幾不復生今春以來顛踣者屢而不諒者尚曰未然人固有勞瘁愁苦不得志如臣而不病者乎金石將銷而況血肉之軀耶可以喻矣今臣未敢論病但論不職則臣之當黜不當賞明甚前疏所陳亦姑與督臣廷臣較而言其不可耳非原本之論也請復陳之人之責臣者皆曰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明主具可為

堯舜之資而不為堯舜則輔弼大臣之辜也既
不能矣亟宜奉身而退以付能者天下寧無人
乎臣深以其言為然生平伎倆竭于此矣虗擲
歲月于今極矣尚復遷延更何所待今日已誤
可再誤乎此臣之所以悚息悲啼而不覺病之
危殆也引罪求去萬不得已 皇上不孜孜政
事而獨拳拳以府江之恩私臣人以為上之所
以厚輔臣者如此寧不聽其一言乎輔臣能多
取于上如此謂不能得請于上乎典禮之未舉

也閣臣之未補也多官之虗席也考選之久稽
也礦稅之橫索也刑獄之滋濫也宣索之過侈
也放逐之莫還也有一于此足以罪臣而況無
此以責臣臣何所持以謝天下含垢忍辱而無
耻今古惟臣一人耳不能為國家畫一奇無分
毫功德報朝廷酬天下而身都大位不去既已
罪矣又復竊人之功冒人之賞且倍蓰焉尚有
人心乎昔齊桓公出行見老人而賜之衣辭曰
願賜一國之寒者賜之食辭曰願賜一國之饑

者令天下之為饑寒者多矣而臣不能以老人
之說效臣之罪可擢髮雖應賞亦當辭又況不
應賞乎臣既不能以正輔導而今日之賞安敢
不以正辭 皇上第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復萬
曆初年治平之觀則君臣偕榮河潤無限必不
令臣之子孫不立門户矣敘廕誠非臣願不敢
以污明命玷國章懇乞 聖明察臣危衷味臣
若言容臣辭免廕恩仍放田籍以為奉職無狀
之戒別選賢才以資弘賛之功天下未嘗無賢

才也惟選擇而任用之必有旋乾轉坤之策若
臣伎倆已盡空留無為也臣不勝哀懇之至 四月
二十二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府江大獲全捷卿運謀賛襄加恩示酬實為
舊典乃屢疏陳乞情詞懇切廕恩特允辭免成卿
勞謙之美方今國事多艱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
出輔政以副慰朕至望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回諭札言楚變處置揭帖

題該文書官盧受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以開礦稅課原為裕國愛民權宜之計何乃內外官員不能仰體恊恭任事殊負委任德意近湖廣激變軍民鼓譟異常該撫按官奏來昨東廠具奏傳聞奉差校尉有被變民綑縛投江而死者又有羈留不能回報者覽其各奏連日焦思雖係內官陳奉濫用匪人徵多解少致啟釁端其該地方諸文武官受朝廷爵

祿誦孔子教言既不能遵旨調停和衷於平日又不行忠君執義撫戢於臨時職守何在法紀奚存各處若皆群起效尤縱惡長奸辱國損威莫此為甚陳奉已有旨回京治罪而鼓譟之相戕其中喧聚猖亂必有指使首惡之徒卿等為朕輔弼股肱義同休戚作何安撫禁戢並查處該地方經管官員及正法首惡脇從姑免追治詳擬奏來特此諭知欽此臣捧誦欣嘉仰見

聖心加意楚事講求安撫禁戢仁義並施之術

臣聽聞滿耳前揭略具日訪夜思頗得機要臣思李道本處分發去彼處亂釁可解五六分矣楚中喜見天日必歡然呼萬歲矣此只是前一着耳楚中還看朝廷後着如何百姓不堪陳奉之害及衆隨人等剝民奪民淫民妻女不勝憤恨群然並起勢不俱生忿之所激不顧生死今聞　明旨取回陳奉治罪則百姓憤心漸平但恐自知有干憲典懼心未釋或尚屯聚未即解散耳臣之愚慮以為當先安人心而後以解散

繼之先散黨與而後以正法繼之總當先遣才望大臣往代巡撫之任密授方略按先後着數而行蓋楚人怨撫臣支可大極矣變之初起有坐其門呼名而罵者撫院之火亦百姓所為因按臣出巡在外撫臣一味諂隨全不禁約衆隨之橫故百姓恨陳奉而因及撫臣撫臣被百姓輕侮至此則臨事不足仗倚可知百姓於撫臣尚且罵詈焚燒則於各地方官不復顧畏可知臣記得萬曆初年浙江兵民兩變毆打巡撫吳

善言　旨意但歸罪於啟釁之人而以德意撫戢其軍民遣侍郎張佳胤為巡撫密授以意佳胤於是宣布德意撫安地方從容訪其渠魁一舉擒之奏報朝廷榜示天下不激不徐甚為得法今日楚事當畧倣此意而圖之蓋楚中治亂安危在此一舉得法則收拾甚易可止如浙江之變不得法則收拾甚難恐遂為寧夏之續矣

聖諭所謂首惡正法脅從姑免追治甚得定亂之法但倉卒之際尚未知誰為首惡誰為脅從

不但事有枉縱而恐百姓一聞拏治之意誰不自驚自疑彼首惡者反得挾衆人驚疑之意以自固又或至于逃江匿湖煽動蠻夷為患不小故臣請且慰安解散而以安撫禁戢二事並授意于新巡撫行之陳奉罪惡深重宜明示重處以洩衆憤巡撫支可大先事不能規正遇變不能彈壓當勒令回籍閑住而遣一大臣星馳代之許以便宜從事到彼宣布恩威分散黨與然後從容密訪致變之人與鼓譟之人務在的實設法擒拏為首者即以正法其餘姑免深究冐濫匪人剥民奪民淫人妻女激變百姓者亦各以其罪罪之本省官員不職者聽科道糾劾吏部分別處治大小缺官亟與除補仍徧諭天下撫按司道各以楚事為戒國事民生務要調停區處停當礦稅中官以陳奉為戒虗心公平與外臣共加調停毋得偏執己見大小一心中外共濟則不但三楚之事可定而天下之民舉安矣臣卧病私寓心神憒亂倉皇上陳其餘未盡

事宜容臣細加審處謹具上聞　四月二十三日上

又言楚事遣官揭帖

題竊見古人遇有難處之事必先擇一了事之人假以便宜則事功不勞而成湖廣軍民鼓譟一事臣引先年遣張佳胤之例以對　聖問因思群臣可以堪此任者亦少若外面遷轉則恐到任稽遲且朝廷密意無由指授在廷之臣未經事變者又未知其能辦此否若官階已崇及曾經用兵者又恐百姓驟聞或生驚疑而成他變臣反覆思維又與部院商確惟用工部左侍

郎趙可懷最為妥當本官曾任陝西應天兩處巡撫遇事善處迎刃立解不激不緩動中機宜若令本官照張佳胤故事往代支可大巡撫湖廣地方朝廷授以方略令彼便宜從事限五日以裡起身前去臣知其到彼必能宣布恩威解散亂民訪察不職文武官員殲除首惡放釋脅從不致枉縱不須焦勞而事可盡辦也往時張佳胤原是特旨欽遣不由部推故臣與部院議定始敢密以聞早遣一日則有一日之效惟復仍命廷臣會推候旨點用伏乞　聖裁其湖廣司道府縣等官有缺而未補者臣已密語部臣速推相應人員星馳赴任并乞　聖明密賜點用臣謹擬諭帖一道惟裁擇施行

催點各司道官揭帖

題頃接新簡巡撫湖廣侍郎趙可懷揭帖內言請補地方司道官員等情臣惟布按二司官員下以統領郡縣之事俾之可達于上上以宣布撫按官之意俾之必行于下故比之綱紀樞轄不可一日缺者也今趙可懷奉命出撫首以此官為請可見撫臣恃此如左右手之急矣以此推之天下之望司道者其情豈異哉臣思二十六日吏部題補司道官一本蒙 皇上已點三

十三員發臣票上而尚未允發臣惶惶恭候以日為年伏乞即賜檢下庶令海內皆知宵旰憂勤德意而所以消釁孽保治功者不小矣臣不任懇求之至四月二十八日上

票鄭國泰本附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盧受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見都指揮鄭國泰一本甚是狂肆可惡且大典之旨不啻再三何乃違旨又來奏擾且春初內外及諸司靜俟朕即擇日命其移居矣而隨着各該衙門上緊查例題造所用之物有何疑議況器物皆金銀珠玉即士庶富族尚且常用何乃帝王之家而不用乎諭卿等知悉捧到臣臣再三叩頭欽誦適又

發鄭國泰本令臣擬票臣看詳此本具見國泰小心敬畏之意戚畹如此可謂賢矣正宜嘉獎以成其美似不當與尋常奏擾者一槩而視也蓋國泰之意一則欲闡揚皇貴妃之賢名使無訛言一則欲保全已家之福祚使無後患一則欲解其母夫人之憂慮使之康寧壽考故違
旨奏擾有所不顧器具未備有所不知而不覺其言之剴切實與諸司無故而狂肆者不同也臣惟此禮天下望之甚久疏中所言伏闕跪請

廷臣實有此意但顒俟　德音未敢輕舉耳至云　太子不立天下震動及萬古綱常所係宗社安危所關等語尤為剖肝瀝膽忠愛之言皇上宜俯加採擇臣謹再擬傳諭一道上進伏乞　聖斷施行五月初七日上

言首輔病催補閣員揭帖

題臣惟首輔久病沉綿不省人事萬無再起之理滿朝不咎首輔之不去而咎臣之不以上聞今日其子鳳翀又来朝房見臣涕泗祈請代揭伏望　皇上早許致仕以全優禮輔弼終始之意臣又惟内閣四人獨臣猶在而支離百病負荷無堪徂以　聖恩深厚不得不勉強支持迷忘既多錯亂不少朝夕戰懼罔知攸措惟　皇上俯垂哀憐早下爰立之命或起舊臣或賜新簡吏部推舉已多　聖衷籌度已久得人必真有不待臣之贅一辭者惟在早斷庶幾國享多賢之利而臣亦免覆餗之誅臣不任哀懇之至五月初十日上

擬救荒諭揭帖

題臣訪得畿輔八府及山東山西遼河南荒旱極矣斗米銀二錢小米斗銀一錢菜蔬之類倍價無買四鄉樹木剥皮至頂野無青草載道流離盜賊群行正晝搶刦雲漢轉高炎蒸轉劇

皇上日事祈禱而百神莫應意者實政未布而

天意未回歟臣惟災沴之行在于時而救禳之術存乎政如有善政則天時不能使之害盜賊不能為之災雖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民無

離心治平之效不損也今南方猶熱而有楚憂北上甚饑豈無意外安危之計懸于 君父一心但發 明旨數行便可拯民命于既死銷禍變于燃眉伏冀 仁慈俯垂採納臣擬諭旨一道乞 賜裁定發行生靈幸甚社稷幸甚

催補科道揭帖

題臣惟行取諸臣到京已歷三年選後又經一年引領補官未蒙 俞發庶吉士題授科道官者七員亦經十月矣未蒙 俞發諸臣皆歷試中外以賢良著聞者委任責成必有可觀而既離舊官未拜 新命即同閒住又似羈縻甚為明時惜之今科臣止有六員南科止有一員御史處處缺差需人交代者不可勝數既經考選理當除授諸臣無可棄之罪而棄之則失人臺

省非可虛之員而虛之則失官稱職與否試用自見用之稱不稱而進退之惟 皇上命耳伏望 皇上檢發部院考選行取原疏及吏部題覆臣等散館原疏 俯賜允用 五月十五日上

言李頤當陞揭帖

題昨吏部會臣于朝房言薊遼總督掌 皇上親擢萬世德才地甚宜不勝欽服各官廷推原曾擬及但為總督節制巡撫而順天巡撫李頤已為右都御史二品官今萬世德以三品侍郎節制之有妨行事所以中止李頤歷二品俸已深屢推別用若得允陞則二官之心彼此皆安臣以其言為然今本部催請南京右都御史之命如蒙點用李頤遺下員缺以年淺僉都往李

順離任而萬世德可展布矣又講官劉元震滿考待命進退維谷臣前揭中請以南京禮部尚書處之俾其善去以明 皇上重學崇儒之意今吏部催題望加賜點豈惟元震之幸臣可以別擬講官以輸啟沃之忠也五月二十五日上

救何棟如揭帖

題楚民激變勢同滔天蒙 皇上渙發天心收陳奉回京治罪而彼處亂民漸以寧帖 聖心之至仁甫動而天下之轉旋甚神其機如此計算趙可懷此時入境必有次第臣日夜懸望尚無的音即楚人之來者亦少今襄陽百姓來保救推官何棟如棟如已將拏到夫襄陽之民不敢效尤抗違而來哀控闕下恭順之心良可嘉獎正當乘此善機縻係固結使武昌之民有所

感發則輯寧之事不勞而可奏矣今何棟如拏到臣竊窺 聖德深厚必加在宥之恩輒敢以一言將順焉蓋楚民雖有寧帖之機尚在將寧未寧之際趙可懷雖有安民之策非奉 皇上德意亦束手而無策故何棟如之拏楚民方以此探 皇上之心也如蒙 皇上輕處則所奉撫輯軍民俾奉安生樂業之旨真 皇上之心也楚民可以無懼矣若 皇上猶不忘怒則猶信陳奉之言而撫輯之旨悉虛也其懼心何時

而釋禍亂何時而解乎如此而欲責趙可懷弭之不能矣 皇上不難以數字處陳奉而遏其滔天之勢何難以數字宥何棟如而堅其望治之心楚地安危機在于此無論棟如有罪與否縱使有罪亦祈權從末減姑慰衆心況棟如係陳奉所參奉既有罪棟如宜無罪矣伏乞 俯採臣言特賜恩赦以昭 聖心不為讒譖之所欺以昭 聖心實憐萬民之塗炭使其欣然誦日月光天之德所謂宥一人而千萬人悅者庶幾楚事可全美也臣憂念纍廑寢食俱廢不敢不竭忠披誠 八月初三日上

再揭帖

臣惟楚民倡亂是天下觀望之機也今何棟如拿解到京又楚民觀望之機也機之所在而處置無差則萬事可不勞而定矣臣前日特為何棟如之事具揭請命未蒙 允荅臣不勝憂悶恐錯一機則楚民難安而天下不無效尤也 皇上縱怒此一小臣亦當為天下大計而曲加容赦況原無督過之意但因陳奉妄奏而致此無傷於日月之明乎在前諸臣被逮者多矣臣未嘗有此固請今何棟如一推官耳而臣為之諄諄禱祈蓋為 國家安危大機間不容髮實有不容已于心者赦一小臣其事甚易而可以安定天下其效甚大萬望俯加垂採 六月初六日上

催點四川巡按揭帖

題臣惟平播功賞未行將士日夜跂望皆緣勘功御史無人之故四川巡按崔景榮丁憂離任已經半年昨都察院題差一本望早賜撿發臣又惟播功關係三省彼此掣肘若必會同勘奏益致躭延無期不若使三省御史各勘本省兵部總覆為便如蒙發票容臣擬議上請 六月十五日上

救何棟如馮應京揭帖

題比日楚事之興臣甚服 皇上之斷易陳奉而下回京治罪之旨逐支可大用趙可懷剋期催赴使楚民有所恃而不忍為亂有所畏而不敢為亂真睿謨也今可懷往四十餘日矣再以疏來而一無 批荅竊恐可懷之心疑而楚民亦從此疑臣以為今後可懷疏來願不吝數字慰之至望也臣于初三初六日曾上二揭為拏到襄陽府推官何棟如乞恩宥赦亦未蒙 荅

竊窺 聖心似已有採納之意顧臣能自信而民愚安能如臣之信且臣未奉 明旨無詞以荅可懷而釋愚民疑畏之心此所為日夜跼蹐而不寧也今僉事馮應京又拏到矣未審 聖明何以待之馮應京在楚中甚得百姓之心去任之時老稚填街泣送至今家家設一牌位焚香供養遠近誦之如出一口此則楚地安危命脉所關係也處分稍失後悔難追 皇上凡遇軍國大事如征倭征播南北邊情一一至當無

少差失令楚亂不小　聖籌素定必無待于臣言但臣憂迫在心有不能已竊謂應京既得楚民之心則當即用應京以安楚民其事甚便不然亦當從寬善處赦其罪而別用之又不然亦宜無麗于刑而早為昭雪必不宜更露譴訶而引陳奉之過為已過也昔漢武帝時倪寬為三輔守以負租當罷民聞其當罷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功更最武帝以此愈任用寬使安三輔之民由此觀之小民

之心信可以德感若釋應京而還用于楚楚人有不感激而令應京之課為天下先者乎儻措置少失中和而使楚人不能釋其疑則彼所供養之牌位香火何年何月從何委棄將恐嘯聚不已而區區一趙可懷必無能以虛言解釋矣縱忘楚地豈可忘　顯陵而輕置之于度外也乞將馮應京併何棟如等一干拏來楚犯大開湯網弘覆堯仁免其罪而優容之則此一斷也更出常情之外而理亂定傾奠國脉于永永矣

臣托在腹心實同休戚不敢不極言備陳六月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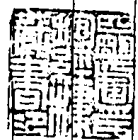
上

催大審揭帖

題臣惟自古帝王無不致謹于刑獄者蓋上帝好生不好殺帝王敬奉上帝必仰體好生之心而務思全活民命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蟻之微猶不忍也況于人乎　皇上天性至仁尤勤矜恤故常下停刑之旨用培仁壽之基盛德浹于人心非一日矣舊制每年一熱審五年一大審今年正當大審之期已屢奉　明旨而至今尚未遣官臣查萬曆二十四年于五月間[illegible]今已七月矣兩京瞻望有同時雨一日楚楚人致遺忘而翹首跂足者一日三秋也伏望　賜遣官之命使囹圄之人幸見天日則協氣四流而豐穰可望人心歡慶而嵩祝無疆矣六月二十九日

上

敬事草卷十目録

催允吏科掌印官揭帖
言項昂鋐揭帖
辭雲南捷恩疏
大典揭帖
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請皇長子講學揭帖
回大典聖諭揭帖
三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四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受廕辭官疏
萬壽節届請增閣臣疏
乞免蘇松欠糧官追罰揭帖
獨任三載請增閣臣疏
請舉皇長子大典揭帖
回聖諭催發揭帖
首輔永謝乞補閣臣疏
諭行典禮回奏揭帖

須三十年曆賀揭帖
請吉期進冊文揭帖
回黃河決責問揭帖
請上徽號揭帖
進冊立詔草揭帖
詔條三事揭帖
催允行取官揭帖
回徽號諭札揭帖
諫冊立改日揭帖
催發冊文詔書鑄冊寶揭帖
回補賜冊寶可權宜揭帖
犯諱自陳揭帖
謝揭帖
言查參之旨難發乞寬宥揭帖
請發徽號及儀注揭帖
催點河漕督撫揭帖
回聖諭揭帖
言徽號不宜四字揭帖

謝特賜揭帖
賀徽號禮成揭帖
請福王婚禮揭帖
大典成加恩辭疏
再疏
請出閣講學揭帖
拜命陳謝揭帖
言河漕揭帖
催存問輔臣揭帖
冬至謝加賜揭帖
言啟本不必批荅揭帖
請點總河大臣揭帖
請發新閣辭疏揭帖
請推恩補行取科道揭帖
言武職既予封當聽辭俸揭帖
歲暮代享諭回奏揭帖

敬事草卷十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催允吏科掌印官揭帖

題舊例官員新選必從吏科畫憑近因本科缺掌印官四月大選等官尚未得憑赴任盤費罄盡臣每出入朝門擁簇號哭情實可憐茲給事中姚文蔚等具本再請伏乞　皇上早賜允發七月初五日上

言項鼎鉉揭帖

題臣奉命會同吏禮二部堂上官翰林院掌印官考選庶吉士秉公絶私彼秫此酌亦已各盡心力今日拆卷列名上進臣等因公同將廷試卷取出對閱筆跡皆無異同惟項鼎鉉前後兩卷筆跡不同事屬可疑有難作養伏望　皇上將王陞等二十一名照例讀書項鼎鉉不許作養以昭至公之舉七月初十日上

辭雲南捷恩疏

奏為誤恩洊被薄分難勝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以逭憂戾事該吏部接出　聖諭雲南逆酋猛奉等逞兇肆亂撫剿全捷內閣輔臣殫忠運籌勞績茂著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兼太子太師還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裡次輔一貫加兼太子太傅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各廕一子入監讀書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移咨到臣臣不勝感涕

不勝驚汗隨該文書官盧受捧銀幣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叩頭恭領容報名廷謝外伏惟臣待罪輔弼八年於茲歲月空流罪愆山積獨以遭逢天幸屢覩戡伐之成忝竊恩私數拜頻繁之錫自撫多疚亦知控辭間蒙俯察微忱許安臣分然多申重嘉命弗克固違器滿當傾福過必累每于廷謝若罔容身今年三月內拜府江平傜之賚至是纔四閱月也臣頳顏未及收悸膽未及定而滇南之捷恩復下則雖甚貪鄙豈宜數數然攘血戰之勞而頑不知耻掩天功之誤而愍不畏罪乎臣輔臣也每遇軍書到閣不過以文墨議論奉將廟謨耳而　皇上所以任臣與臣所以報　皇上者宜不止此也假令臣黽勉夙宵積有歲月衮無闕事朝無曠官人無怨聲野無流殍典章無廢墜叢孽無萌生則雖微黼黻皇猷之隆業潤色太平之美功而　皇上或略其厚責録其小勤臣亦可藉手覥承矣今皆無之而徒竊飲至之餘津滋負時之朽骨則

士人之大懼深羞若為可以自解也伏望　皇上俯亮懇誠收回成命俾臣寬紓內愧苟免外譏則不賞而榮不爵而重即臣父祖子孫亦世戴天恩于無斁矣臣不勝力懇心祈之至七月初十二日上十日奉

聖旨雲南逆酋撫剿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寔為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言大典揭帖

題臣等竊惟大典一事靜聽已久而嘉命未敷疑端滋起伏想茲禮曷嘗頃刻不展轉于　聖懷而未即舉行誠若時有未至雖　皇上亦不覺其所以然者顧于群臣之請未嘗不心知其為是也良由父子天性本切宸衷　祖宗家法尤宜世守　聖主建萬古彝倫之極人情天理于是為至況　皇長子聰明孝敬景肖　聖躬睿齡二旬年期已過而　皇三子齡亦十六並

當議婚長幼有倫前後相待　皇長子之婚一遲則諸皇子皆以次遲總非便也今夏序已度秋涼正臨時既至矣至且極矣天孫鵲橋尚昭懸象而況人道陰陽之大義　祖宗繼承之丕典順天時行詎宜再後群臣遵　皇上之前旨未敢有譁頗聞此時皆聚首而交議矣伏乞
皇上及其未譁而渙霈嘉命諭禮部擇日具儀來行以信前　旨以慰衆心美成大禮以光
聖德臣等不勝跂立瞻望之至七月十三日上

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奏為隆恩駢集內省益慚備瀝悃丹悉容辭免以安薄軀以明臣誼事頃者　皇上嘉滇南大捷推恩及臣臣具疏辭免伏奉　聖旨雲南逆酋撫剿全捷朕心嘉悅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寔為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欽此臣不勝感荷眷知而未敢拜承嘉命也即日復接吏部咨奉　勅諭朝鮮善後事竣內閣輔臣家勿運籌忠勳茂著茲特加

恩示酬元輔志皐加少師還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裡次輔一貫加少傅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兼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該文書官冉登恭捧銀幣到臣臣欲辭不敢謹叩頭恭領報名廷謝外乃若忝竊異恩旬日再至如靈雨之注柔枝滋液之為澤膚無欣欣過當尚之為霖顛躋斯及一之不可何再之堪謹用控辭萬祈垂亮伏念臣少讀父書先臣舉古訓以教臣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所謂止足非有期限分數之可言也無時無處而不可足可止然後謂之知足知止然後可以免辱免殆若待其既足而後知足何時始足待其可止而後知止何處方止其殆與辱踵至而不可悔矣臣服膺斯語罔敢失墜多取為忌履盛為憂矧今甚足而猶不知足可止而猶不知止殆辱之来庸可免乎臣觀自昔人臣當其憑藉寵靈之時何所不得卒之滿以基覆高以召顛或得而不能享或享而

不克終亦何所不有臣遭際 聖明叨隮一品光于祖父施及子孫此窮巷布衣之極也府江之命甫下而滇南之恩繼之滇南之恩正新而朝鮮之恩繼之 皇上加恩於臣為榮臣也榮不可以無德而享則榮乃羞之媒也為寵臣也寵不可以無功而居則寵乃懼之階也履盛滿之極立殆辱之衝雖德懋功高猶當抱損況涼薄如臣而可無自量乎徼幸誤恩而洪忍不辭則欺罔耳為虛讓以博 温旨而終將受之亦欺耳非臣所以事君之節也家世清約祖父有訓而躐等過恒更不知止九原有知將不以為歆而以為駭又非所以為人子之誼也伏望
皇上察臣懇衷停免新命庶畢臣小心事君之願且以免不慎辱先之愆臣下情無任迫切禱祈之至 七月十四日上 十六日奉
聖旨雲南撫剿全捷朝鮮善後事竣卿為輔臣殫忠運籌朝夕匡贊加恩酬示寔遵舊典宜遵成命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請　皇長子講學揭帖

題本年四月初二日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天氣乍冷乍熱　皇長子講學四月初三日起免欽此欽遵隨因接連暑熱輟講至今兹者已過三伏時屬早秋不熱不寒正宜講學臣等擇得本月二十一日二十六日皆吉伏乞　皇上欽定一日照常講讀謹題請旨 七月十五日 十七日奉

聖旨溽暑未處天尚炎熱皇長子嘉禮在邇講讀且候旨行

冊大典　聖諭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冉登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皇長子冊立冠婚及分封諸皇子前已有諭候旨舉行且內外諸司遵旨靜俟未敢瀆阻即欲傳行但朕壽節届邇事體繁多況各該衙門所造應用器物俱未完備昨又有旨上緊成造旦夕傳旨若有瀆阻的嘉禮於明春舉行諭卿等知欽此臣謹叩頭即時傳示禮部令在廷欽遵外謹具冊奏以聞臣聞之昔　成祖時　仁廟

在東宮偶失　成祖之歡群臣悚懼莫敢進言適　成祖發一軸畫到閣命解縉題詩縉展觀之乃一大虎顧小虎圖也遂恭題以進其詩云虎為百獸尊誰敢攖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成祖覽詩而大感悟大歎賞父子恩愛更加于平日焉今　皇上深愛元子欲成大典而恐群臣以聒擾取遲發諭致戒群臣奉諭惟謹誰敢有觸冒　至尊者第顧　皇上深繹此詩而體　成祖之心篤顧子之情以延我　大

明萬萬無疆之祚是在今日臣不勝惓惓七月十七
日上

三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奏為政體宜慎濫恩當收懇祈 聖明並容辭
免以逭辱國重愆事頃因雲南朝鮮兩告成事
而加恩於臣臣再疏並辭奉 聖旨雲南撫剿
全捷朝鮮善後事竣卿為輔臣殫忠運謀朝夕
匡贊加恩示酬寔遵舊典宜遵成命不必遜辭
該部知道欽此部咨到臣愈增兢惕蓋臣之前
疏第言自揣非才恐速顛蹶耳而語未盡意亦
不中竅宜天聽之莫回也臣惟朝廷所操以礪

世磨鈍者惟是爵賞爵賞宜加則輕之若塊礫
而不為濫不宜加則寶之如珍玉而不為悋故
見予者知勉而不見予者知勸也今少傳崇階
也詰膺懋賞也自昔勳賢之得此者指未易多
屈也臣忝帷幄之寄絲髮罔裨而旬日之間焜
煌迭起人不平之感播告朝野又滋人觀聽之
駭矣方今曹署半空待次久滯奏牒每格典憲
多湮而未聞有一振飭之令一整理之方獨是
臣等加一官又加一官廕一子復廕一子渥恩

洋溢温諭頻仍人必曹起而議曰 上甚靳諸臣恩何為於閤臣甚侈此為泰乎抑干之也厥故安在又必曰彼持衡者不務平施而厚于自封也如是厥咎安逃然則此一寵榮固臣隕越之所為彌亟也且府江之賞在今年三月間耳臣以為不宜受故辭今雲南獨何以異于是而可受也東功昔當大敍時臣固辭賞不敢當今何為者而食其餘前日之辭是則今日之受非矣人臣事主惟是一心何宜屢遷而無定執也

伏望 皇上平衡政體愛惜名器將雲南朝鮮二恩並容辭免無令人謂國家賞功鉅典壞自微臣斯臣之厚幸而 皇上如天之大恩也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七月十八日上 十九日奉

聖旨朕以雲南朝鮮兩告厥功卿為輔臣朝夕謀燮茂著勳勞加恩示酬原係舊典卿宜勉遵成命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四辭雲南朝鮮二恩疏

奏為四辭恩命一不敢承懇乞 聖慈必賜矜允以成分誼以逭顛隮事頃臣奏為政體宜慎濫恩當收懇祈 聖明並容辭免以逭辱國重從事奉 聖旨朕以雲南朝鮮兩告厥功卿為輔臣朝夕謀燮茂著勳勞加恩示酬原係舊典卿宜勉遵成命慎勿固辭該部知道欽此臣辭不獲命危悚木集臣惟人臣之罪莫大乎欺所謂欺者非必懷諼挾詐不可比于人數之謂也

誠蓄于心而不著于行誠發于始而不竟于終見義而為之見利而遷之掩耳目之所不至托口語之所不及而苟私其身終懷愧闕皆所謂欺也心欲受而口言辭托名讓而實為矯亦所謂欺也雲南朝鮮之賞臣既三辭矣臣即為讓讓不過三自三而往豈宜更瀆所以嘵嘵而不止者良以心不可欺而誠不可掩故也湛恩汪濊釁骨驚心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此而可受則府江當先受矣府江不受而受于此也是遵何

詭哉借令可受則人臣之受于主上也何患無辭在禮則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而况于至尊乎雲南越在天末捷書自遠飛來是役也盡撫臣力也閣臣何力焉朝鮮之賞臣曩者已懇辭矣臣不敢任功亦不敢任罪言猶在耳而今竟受之夫不嘗臣愚而嘗一臠謂之未有嘗焉可乎是又臣之所必不敢也今天下沉淪者多而 皇上甚重名器臣在群臣中未有所見而獨享厚施滋臣罪矣願留未盡之餘官以還

朝廷願留未盡之餘福以還造化是用羅縷以明區區毫不敢欺絶無矯飾伏冀 聖明哀憐收回成命免臣再瀆渴望 俞音臣不勝披瀝禱祈之至 七月二十一日上 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雲南全捷朝鮮善後兩告功成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勳勞茂著加恩示酬寔遵彝典卿宜祗承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

受廕辭官疏

奏為瀆辭已竭渥命復臨悚息難居昧心酌領懇乞 聖慈俯容受廕辭官少安分義事臣頃為恩命駢加四疏辭免奉 聖旨雲南全捷朝鮮善後兩告成功卿為輔臣朝夕贊襄勳勞懋著加恩示酬寔遵彝典卿宜祗承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吏部接出 聖諭勅吏部甘鎮大捷二功內閣輔臣密勿運籌勳勞懋著特茲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兼支大學士俸還

賞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裡次輔一貫加兼太子太師還賞銀四十兩綵段二表裡餘官如故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該部移咨到臣臣伏地掩面有不能自容者蓋臣之四辭乃悃曲極陳而四壓溫答不安殊甚尚未蒙見俞不安尤滋甚又况前命未收後恩疊至臣聞之哽食不生哽舟不行又聞之兩三日以往謂之霖草木之所不能受也臣一月之間而三承晉錫雖古功德並懋之臣未易居此臣何人斯而得無

患哉夫君有命而臣恭承之君有賜而臣祇受
之禮也然必心安之而後可托于禮若今之屢
恩者溢典踰常於制為侈賞與功浮於理為僭
上行之固優借之私慈而下受之則貪昧之顯
忒是烏可托于禮而曲文其鄙心也臣屢貢函
章無一字不情實非惟未俞而更叨溢濫天下
耳目將震動矣臣何能愛惜肝膽而不剖瀝哉
心口徘徊必不得已則臣請受廕而辭官其受
也所以明臣萬分凌兢順命承尊之義其辭也

又以表臣萬分謹恪守憲遵制之誠既不能堅
持縷縷之前言又何敢盡捐硜硜之小節且依
且違滋慚滋悚盖大權固制于朝廷而公議亦
操于天下 皇上賞之臣受之而天下宜之諒
之靡所誰何則於臣為榮不然而有一誰何者
焉則於臣為辱臣忝輔弼之位而不免於辱匪
臣之辱國之辱也酬功之典莫大於廕臣今受
其大而辭其餘則甚溢于分而汰于德泚筆甚
矣諸所餘者竢 皇上叶神符于泰階霈大賚

于天下而臣然後恭率百僚祇奉曠典用以侈
示同朝增光先世視今無端受賞榮光當相萬
也伏望皇鑒臣微悃准臣受雲南一廕其加官給
誥及朝鮮甘肅陞廕給誥等恩俱容辭免則一
允有餘榮而九遷非所踰矣臣不勝蘊結祈禱
戰慄之至 八月初三日上 初五日奉
聖旨朕以雲南朝鮮甘肅三奏成功卿為輔臣朝
夕在公勳勞懋著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卿乃五懇
情詞愈切雲南恩廕准卿祇承其餘特允辭免成

卿勞謙之美該部知道

萬壽節届請增閣臣疏

奏為華祝騰歡班行虛左懇乞　聖明簡命輔臣以重國體事恭惟　皇上萬壽齊天祥光流繞貢琛獻費充盈閭庭萬國雲從四夷麇至臣比蒙三錫之恩叨承延世之賞與中外臣工恭伸蹈舞豈任欣忭惟是押班體重虛左多時無以增光儀鳳之朝首率呼嵩之敬代庖之次迺及于臣實滋忝竊之憂敢冒瀆陳之罪臣惟邃閣深嚴孤蹤寡弱不揣拮据已四年于兹矣輔

臣員缺屢懇　皇上之登庸　皇上亦屢以簡用許臣特因慎重其事需徐未果伏想洛詢必已加博掄擇必已加精日月之明容光畢照選衆而舉皐陶旁求而得傅說正今日事也凡海內之棒表而來者祝　聖人之壽觀上國之光堂堂天朝濟濟群彥而燮理寄之虛位嚴瞻移之薄躬何以慰夢卜之人情孚華夷之物望乎臣每逢佳節倍切瞻依際此壽辰尤深慶藉仰承殊賚有難縷數時蒙下採亦無吐棄儻俛鑒文亟簡二三名碩列在樞機俾臣得奉身周旋規隨從事庶幾大政大謀少所僨壞有俾九鼎之重長奉萬年之觴此臣所藉手以報　皇上而亦　皇上所以睠臣之最深者也祗候　明綸不遑朝夕惟　皇上憐念八月初九日上

乞免蘇松欠糧官追罰揭帖

伏蒙發下戶部查參蘇松二府拖欠金花銀兩自十四等年該任撫按等官職名令臣票處臣已擬上又命改票臣看詳得蘇松二府逋欠固多然自十四年到今其時不為不久日復一日歲復一歲積漸至此愈久則愈難完勢固然也朝廷錢糧取給于蘇松二府者居天下十之五六殊稱疲累今但見其所欠者多未察其所供者不少耳江南于萬曆十五六七八年間連歲

大祲救死不暇錢糧安得無欠自後元氣彫傷不能一旦而復帶徵安得不多今戶部缺乏有此查參然其疏中亦止擬同知以下等官任俸催徵蓋雖欲盡法而亦不能盡故也疏中所開官員幾及半百若盡行加罰則十餘年中蘇松官員不論賢愚大小俱被處置驚駭天下觀聽似為大甚無論其他即如趙可懷乃親奉 皇上眷知特遣輯綏楚地者也江鐔正征播有功又平皮林惡猺屢上捷音者也未有優異而槩以舊任追罰豈不灰任事之心而傷待臣之體乎即部疏亦言十五六七年等疊罹水旱災傷以致不能如數其意亦非過求臣從寬擬亦似非縱奔臣既奉命改票今擬二十年以後管糧官員各追罰俸半年使見任者知所儆戒其見任者仍各住俸催徵已為從重若其撫按司道均望 皇上推念姑免追罰幸甚惟或 聖明至仁愛育臣民止從臣前票施行臣尤幸甚八月十二日上

獨任三載請增閣臣疏

奏為獨攝政幾忽滿三載比感奇疾益增顛危懇乞　聖慈俯容避位進賢以重揆路事今月初八日臣奏為華祝騰歡班行虗左懇乞　聖明簡命輔臣以重國體事盖臣恭逢　萬壽聖節而因念古者三壽作朋之義思得耆英碩彦疏附後先共康壽域于無疆也秖候　恩綸未蒙垂示㠯任瞻仰㠯任悚息臣自萬曆二十六年十月首輔病告奉命典攝至今獨在于閣者

已三十六箇月矣臣子分誼詎敢言勞第以黜幽鉅典而例論之亦既盈一考之數矣此何地也臣何人也而日復一日歲復一歲以至于此由今追昔不自知其罪狀幾何愆負幾何毛骨凌兢魂夢錯愕七尺微骸不足以堪鈇鉞矣又非惟罪狀當黜而已也臣自本月來忽感奇病初左目頓生烟火光如飛星乃今黑青滿前大者如車盖小者如棋子盤繞蔽虧而不去甚妨於視兩足常無故轉筋痛楚難忍每一舉發非經時不解當其苦時雖欲撫摩無可着手此又甚妨於行也如此景象尚堪久視人世乎夫聖主舉事無不為長久計者為長久計必事事先有其備有備無患古今格言閣務殷繁臣身单弱安可無二三僚寀以為之備此非所以為臣以為國也而況時之久遠如此臣之衰病又如此臣不自言誰為臣言伏乞　皇上憫臣衰病瀕危再難尸位賜之特恩准容致仕及早簡用名碩以重輔弼之寄以光天地之交臣獲釋

負即死瞑目不敢煩辭冒昧直陳無任懇切之至　八月二十五日上

請舉大典揭帖

題臣聞之詩有既醉之篇者太平之雅也其詞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忠臣所以祝頌其君者也下文繼之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則願其子孫之多謂夫上天錫善莫有大于此也又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復頌得淑媛以為之配而胤生賢子孫以相從也有斯干之篇者頌築室既成之什也其詞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美新成天子之宮規模廣大戶牖或西或南居處甚安笑語甚適也下文繼之曰吉夢惟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當生聖子神孫於是室也又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言此聖子神孫者皆宜服朱芾之煌煌而有室有家為君為王享福祿於無窮也由是觀之自古忠愛之臣無不頌其君之萬壽無疆者則無不頌其君之子孫萬億者必如此而後快于人心故詩人舉以為祝今當　萬壽稱觴之時　兩宮美成之日在廷臣子祝禱

同詞誰不願以此言進哉然迎禧導瑞啟天之祥實自　聖心一念始臣請以人之至情而推言頌禱之義焉孟子云父子主恩又云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蓋父子之間非但人所難言即人子于父母前往往有心欲之而口不能言者惟父母曲體其心而早為之所此所謂至情也皇長子以聰睿之性近強壯之年血氣既充天機自啟非　皇上至慈誰其體悉親父親子喘息相通　皇長子不望之　皇上而誰望乎皇上大婚及時故得　皇子甚早然是時　聖母遣官祈禱已慮夫遲父母篤于愛子則必甚愛孫而愛曾孫也滋甚人之情皆喜玩弄稚子而春秋高者彌甚世人見孫易見曾孫難以其得之難也既欲見之早又欲見之多此皆所謂至情也　皇上為　皇長子大禮計過周必欲備其儀文羅諸珍異以厚之推念真情不如早諧伉儷之為適　皇上孝奉　聖母朝夕起居集九卿之朝竭四海之奉推念真情不如早遂

含飴弄曾孫之為歡則此一禮也上體 聖母之情下體 皇長子之情宜不崇朝而舉矣臣嘗攷之自邃古以至於今帝王之壽考昌後者雖多而求其壽最高子孫最多者惟軒轅黃帝周文王及我 太祖高皇帝三聖人而已黃帝二十五子唐虞三代皆黃帝子孫文王之子受大國封者十七人當時諸侯同姓半天下皆文王子孫我 太祖高皇帝有二十五子今天下宗藩載在玉牒者已十六萬位皆 高皇帝子

孫帝王富貴已極無復餘望所望者惟子孫之多聖人之生皆精明強固而此三聖人者心思更加精明神氣更加強固故子孫更加衆多此皆因時舉禮率孝行慈詩所謂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有室有家宜君宜王者三聖人寔享有之非虛詞矣 皇上體氣原充盛起居又善節宣爰際壯齡毓祥開胤若婚以時和氣周浹今年先完 皇長子大禮明春以後挨次舉 諸皇子各禮以篤父子之恩以示長幼之序以慰中外之望以啟祚胤之源子復生子孫復生孫坐見本支之盛享令名而集完福遠比黃帝文王近紹我 高皇帝自是 皇上能事何為久窒其源而不開屢讓其福而不受此臣之所未解也茲 萬壽稱觴之時 兩宮美成之日即天之善頌善禱者孰能加于此言之外惟 皇上細思而亟斷焉夫情至于必不容已不如明示之之為快禮至于必不可已不如早行之之為安此一大典者無論遲速畢竟當舉早一日則

聖心早欣慰一日遲一日則 聖心多焦勞一日臣不識 皇上何所猶豫于中而長此縈迴展轉也特不定耳一定即無復事矣臣為 皇上心腹之臣不敢不委曲想到惟 皇上細思而亟斷焉臣無任懇切祈禱之至萬曆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上 二十九日奉

聖諭諭次輔朕覽卿奏悉見忠愛誠懇至意深合朕心嘉悅不已前月諭卿本欲舉行但朕壽日禮儀叢多少俟即目降諭擇日舉行所奏已知道了

回聖諭催發揭帖

題八月二十七日臣具揭引詩人既醉斯干之義仰致頌禱祝頌之誠望 皇上早舉大典益隆 聖壽弘濬天潢比于黃帝文王曁我 太祖高皇帝之盛造次陳詞蔓延無次方深悚惕靡敢寧居昨二十九日詇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次輔朕覽卿奏悉見忠愛誠懇至意深合朕心嘉悅不已前月諭卿本欲舉行但朕壽日禮儀叢多少俟即目降諭擇日舉行所奏已知

道了欽此宸翰輝煌出自親灑 聖衷悅懌譪然溢篇臣叩首捧讀不勝感仰不勝慶荷臣惟帝王之興富貴其所固有聲名亦自灼然惟壽命之悠長與子孫之蕃博為出于天之所制雖窮富極貴盛德大業如帝王有不能強者然聖人修身繕性未嘗無延壽之方厚典敦倫未嘗無衍宗之術若不以葆攝為事而求年齡之自長不以鞠育為心而求本支之自盛猶不耕而求穫理所無也臣歷攷邃古以迄于今享遐壽而衆子孫者不可多得五帝之中惟黃帝三王之中惟文王漢唐宋以來惟我 太祖高皇帝宇宙貽垂獨三大聖此三大聖者不但鍾天靈秀握至道之真詮抑亦建人紀綱裕貽謀之善計故也黃帝之事遐哉邈矣然古今稱養生者歸焉而禮儀文明寔從帝始文王雝雝肅肅亦保亦臨與夫刑家御邦啟昆裕後者詩書所言甚多至我 太祖高皇帝身範之嚴動遵禮制家法之正宮庭秩如 祖訓所垂實錄所載歷

萬年一日也所謂至道真詮貽謀善計一顧諟而見于前矣以 皇上天稟之厚龍德方中天性之真燕翼咸正早成大典茂衍隆宗正在今日愚臣不勝惓惓願我 皇上光纂三大聖之後而超軼于百王之前者以此伏承嚮答慶幸可言目今 聖節已過宮闈多暇寒温甚適嘉會惟時跂立下風翹徯吉旦伏冀早發以慰群瞻臣無任踴躍抃舞凝佇之至 九月初一日上

首輔永謝乞補閣臣疏

奏為首輔永謝閣務無統懇乞 聖明亟簡元僚廣延衆正罷黜庸駑以重政幾事切照首輔志皐以今月十三日病故除臣已題知奉 旨傳禮部議䘏外臣惟自萬曆二十六年十月以来首輔長告獨臣奉命直閣屢懇增員未蒙聖簡乃其時閣事之大者臣猶得諮請首輔而行一應題奏臣綴名首輔之末語必稱臣等日夜望其再起而覩同寅協恭之舊也今不幸亦

淪謝矣臣真成孤立無餘冀矣疏附後先僅存形影規隨謀斷取辦胸臆即章奏文移之中更無臣等字樣實增股慄又可傷心若不及時簡命則流傳夷夏必謂朝廷之上賢才衰落無一可用之人如此政本空虛狎加凌侮豈惟百官無所表率萬民無所瞻依而夷狄盜賊且生無忌憚之心矣臣自揣庸疲奉職無狀代庖多闕當路非堪老成既已凋殘小醜行將顛隕徬徨四顧痫瘵轉加伏乞俯賜矜憐允臣致仕歸田退安愚分亟簡耆英以重端揆廣延諸彦弘資贊襄在籍在朝惟 聖主命庶全愚臣終始而國家羅有用之才起非常之績矣九月十五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愛懇切朕素知卿忠貞清慎且國家多事委任方殷豈忍恝然言去宜慎加保養調燮贊襄以副眷倚至意毋得遜辭簡用閣員已有諭了該部知道

諭行典禮回奏揭帖

題九月十八日二鼓時伏蒙傳出
聖諭封發輔臣一貫寓所諭內閣朕以皇長子及
諸皇子冊立冠婚典禮前已有諭候旨舉行即
今皇長子容貌充實書倣進益其諸皇子年齡
漸長前項典禮昨朝・聖母面奏舉行諸禮
聖心嘉悅卿便傳示禮部查遵舊制擇日具儀
來行欽此到臣臣即焚香北望叩頭恭領不勝
欣忭不勝鼓舞仰惟　皇上天性真純至誠高

厚念元良之濬瑞昭佑啟之宏圖發自淵衷斷
于頃刻皇纘帝範增　祖宗世守之光子繼孫
承行廟社萬年之慶除臣即刻傳示禮部欽遵
外謹奏　聖諭尊藏閣中以垂示罔極謹具回
奏以聞 九月十八日上

頌三十年曆賀揭帖

題臣聞聖人有言王者必世而後仁宋儒解之
曰三十年謂之一世王者以仁義禮樂教化天
下日濡月染必至三十年而後習熟于人之耳
目淪浹於人之肌膚舉天下而游于熙皥之天
可以稱仁此帝王道化之盛軌也　皇上神明
御宇今日廷頒萬曆三十年大統曆日臣見大
小臣工鱗集闕下莫不歡呼鼓舞以為　皇上
當昌盛之年成久道之化所御之曆乃古帝王

未有之盛際所成之化乃古帝王未有之極功
況時至事起天人合符禮備樂和宮府交泰自
今年以往　皇上萬萬歲壽則無疆之寶曆益
昭布于華夷無外之治功益磅礴於遐邇當不
特如今日所成臣謬玷班行側聽輿論私心慶
幸萬倍恒情自媿累塵不能增泰山之高累滴
不能增河海之潤惟願　法天行之健勵不息
之貞自今以前三十年如一日自今以後億萬
年如三十年則道化愈隆洪基永固大業冠百

王鴻名照千古矣臣觀堯舜之朝治定功成而君臣未嘗不交相儆戒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此臣敢誦之頌　皇上為堯舜之君而臣亦竊附為堯舜之臣是以頌不忘規惟　聖明留意十月初一日上

請吉期進冊文揭帖

題臣惟大典之行恭承　聖斷諭下之日臣民無不歡呼萬歲者今封號定于　宸筆悉皆美名儀注又蒙　允俞人人講習惟吉期尚未發耳本宜靜聽但各衙門備辦所須之事即臨期倉卒猶可取齊惟臣所掌冊文詔書等件必先撰稿進呈恭候裁定冊文則發臣督視中書官寫金冊進內府製造覆奏行詔書則發臣督視中書官寫黃箋進到御前覽發至期行輾轉經多非一日可辦若不預備臨時誤事不小謹先將冊文五道擬草上進臣學疎才淺語不成章伏乞大加筆削以光典謨仍祈早發庶得次第奉行不勝翹俟之至十月初四日上

回黄河决責問揭帖

題伏承　皇上垂問黄河事情臣聞黄河謂之
神河衝徙不常最難測度商時因河決遷王都
以避之者五世盤庚作書三篇以告諭臣民漢
時言河決乃天數武帝自臨塞河又言治河之
法不可與水爭地故治河譬之禦虜最難為力
先年所决之處又非今時所決之處意不能料
力不能防似難一一責問但當隨時補塞今見
任河漕大臣劉東星因此憂瘁殞身若前事有
失科道官及劉東星豈不能奏劾又若易于補
輯諸臣豈不能各獻良策而河臣亦何至于束
手待斃為今之計第宜及早命官不惜財力以
收後功乞將會推亟點刻期催任拯溺救焚此
之謂也十月初四日上

請上　徽號揭帖

題臣查得萬曆十年　皇子誕生彌月尊上
聖母徽號茲逢大典告成　皇上孝奉　慈闈
以天下養百順承歡超逾今古宜仍諭禮部具
儀行禮容臣閣中備辦册文詔書等件又查得
皇上請　聖母宴會有奏書致語今次容臣撰
進以備用俱候裁示庶便遵行十月初八日上初十日奉
聖旨朕之尊上　聖母徽號出自孝誠覽卿所奏
正合朕心具見君臣一體忠愛至意已有特諭了
其宴會奏書致語卿可照例朱撰具來

進冊立詔草揭帖

題昨蒙 皇上發下冊立冊封選定本月十五日大吉之期臣民頂戴不勝歡祝除冊文五道臣先已進呈外今擬合行詔書以進臣惟今日至十五日止有七日冊文尚須內府製造金冊詔書尚須中書官寫黃箋俱再進 御覽始發日期甚迫望 皇上早賜裁定十月初八日上

詔條三事揭帖

題臣所擬詔條與部院公同商確悉係常行事宜無甚增損至于赦罪一節臣今增擬云原奉欽依及詔獄罪犯開具奏請定奪充軍為民一節臣亦增擬云有奉特旨者具奏定奪此皆臣不敢朦朧之意外有三事必須發自 聖心臣不敢擅入詔內另開以請如蒙 許允入詔內行此三事者群心禱祈甚切萬代瞻仰在茲茍可少延歲月臣亦不敢輕瀆但今事勢窮極千載一時之賚恩首宜及此跂望之誠同于時雨降黜諸臣壯者老老者死含悲泯沒深可哀矜而四方百姓窮愁到骨若無以慰其望或生他變亦不可知臣尚未敢盡求起用盡求蠲除但調停酌于分數多寡之間亦易俯從者也 皇上至仁如天至明如日儻從曠然施恩廓然普惠盡撤內臣悉召起用尤出臣意想之外真大聖人之作為愚心未嘗不切禱焉謹題候 旨一大典既行先年有因議禮降黜者懲創已久

吏部開名具奏敘用其餘因事　欽降罷斥官員吏部訪擇可用者分别等第查開職名議擬
上請若奉　旨充軍者兵刑二部查其所犯情由議奏定奪　一礦稅原旨權宜暫行今已日久本該停止但國用尚未充足姑從酌處各差内官會同撫按官查看礦脉已竭者牢閉塞不得虐工包賠稅額太多者查實奏聞量情減徵行撫按催解若有匪人投充生事害民侵官者拏問究罪勿貸　一各處織造除額供毫不減外其加派數内有節年拖欠未完者該部查請量免補解以寬民力十月初八日上

催乞行取官揭帖

題竊惟行取一事自萬曆二十六年十月發自
聖心命吏部行取考選今已滿三年矣諸臣離任待命盤費罄竭而科道員缺太多差遣不敷政務廢弛奸弊莫清在彼則積于不用在此則苦于缺用故部院不憚煩瀆屢疏請旨臣觀近日温純題内但望酌量點除伏望俯從其請親
賜御筆酌量點用亦明曠蕩之恩而慰諸臣之意也臣不勝惓惓十月初九日上

回徵號諭札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金忠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以冊立冊封禮成天下須行

國家大慶　聖母在上鞠育朕躬恩同天地實自本源理宜尊稱徵號顯揚朕之孝誠卿可傳示禮部查遵舊制擇日具儀來行欽此臣不勝欣慶仰見　皇上大孝因心尊親至情惓惓罔極即刻傳示禮部欽遵外謹奉　聖諭尊藏內閣以垂永久謹回奏以聞十月初九日發下本日回奏

諫冊立改日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冉登傳出司禮監太監田義等一本內開冊立冊封等擇到十月十五日卯時吉合用冊寶冠服等項錢糧未完催各衙門無分晝夜上緊趲造等因臣已擬票上進再蒙發下改票傳諭錢糧未完着另改日期臣聞命之頃不勝震慄竊惟冊立冊封　皇上最喜慶之事國家極重大之典　成命既下　天地　祖宗百神咸舞蹈欣躍環拱而待矧伊萬方華夏

黃童白叟豈不日夜引領而瞻俟乎忽聞改日之命天下將謂非該衙門遲誤之罪必有他端更張之故此其疑議更多于前命未下之時紛然滋起中外橫溢自今以後殆不能一刻無瀆擾矣臣伏思之　聖主以儉德先天下教子孫即錢糧未備服御稍欠不失為帝王盛德惟是命令大信彝章大禮豈得有所二三　皇上素重詔旨未嘗一毫爽改安可以遷易之辭從今日大禮始臣于他事無不祇畏順從獨此事為

天地鬼神所鑒臨闢天下萬世之公論帝王一
言傳之萬古輕加擬改必陷　明主于有過之
地臣萬死不敢伏鑕待罪惟　皇上俯賜諒察
仍依前定吉期從儉從簡亦不為失遣足以光
揚　聖德也必不得已則請暫借該衙門錢糧
備用禮成之後容臣與在朝諸臣竭力處置嚴
督戶工二部刻期補還如不從時當與天下共
處以法亦足以重國體成大典有辭于　郊
廟百神而副海内蒼生之望矣臣不勝戰兢昧

死上陳伏冀　聖明鑒納十月十一日上
封上太監田義捧入跪振掉伏不能起
上親為取覽良久乃命曰傳語各衙門亟
辦具有一不備者聽打發南京於是局監
始議製造云時十一日暮刻矣　上復自
語云如改日無奈紛紛者當復起也

催發冊文詔書冊寶揭帖

題臣昨日冒昧進言不勝悚惕今日百官集于
文華殿演禮群心鼓舞皆呼萬歲　皇上命司
禮監官監視仰見　聖心歡豫吉期無改臣不
勝慶幸伏想　天地社稷宗廟之靈咸傒　皇
上祭告之禮而徽號早上一日則　聖母之心
早歡悅一日又昭　皇上大孝尊親之盛也臣
今拱候而甚急者冊文五道詔書一道俱在御
前未發冊文尚須發該監鐫字詔書宜發中書

官寫黃俱非倉卒能辦伏乞即賜發下幸甚幸
甚臣又惟金冊金寶宜勅該監一面將別項錢
糧通融借造一面催該部急進補還惟天語丁
寧着衙門日夜通融造辦即從淳樸亦昭　聖
德貽謀之盛其寫黃事不可再遲詔條之中儻
有未合　聖意者望且以御筆留起待徽號禮
成尚須詔條是時臣恭擬候裁亦未晚也臣不
勝顒俟之至十月十二日上即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已知道了其冊寶未有金兩該監

尚未鑄造且典禮隆重至期權宜或用冊文寶文
行禮造完補賜可否卿還詳查奏來

回補賜冊寶可權宜揭帖

題今日臣具揭上奏伏蒙 聖旨朕覽卿奏已知道了其冊寶未有金兩該監尚未鑄造且典禮隆重至期權宜或用冊文寶文行禮造完補賜可否卿還詳查奏來欽此臣惟 皇上冊立
皇太子冊封 諸王天性至情真仁篤愛立彝倫之極厚本支之慶甚盛德也夫禮有實有文冊寶雖重尚是儀文造完補賜有何不可在舊典雖無可查在聖賢行仁之術臣敢不將順奉行

望 皇上即發冊文容臣一面以黃箋寫就冊文寶文權宜宣讀以成大禮其 詔書亦乞併發寫黃及期須行使四海之內咸誦 聖明同呼萬歲幸甚臣又聞昨日戶部議進金兩不知足用否倘可并鑄或先鑄各寶亦完一事令上
徽號在邇當鑄 聖母冊寶乞催該監將前項冊寶上緊一齊造完至上 徽號之日悉行補賜亦所以歡 聖母之心慰 諸皇子之望也
臣不勝惓惓十月十二日上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敬詳慎冊寶辦造遲悞內
外經管官員都着該部查叅了来其未造完者權
用冊文寶文行禮還着上緊造完恭候　上聖母
徽號之日御前補賜該衙門知道

犯諱自陳揭帖
題臣檢詳　惠王冊文中用有一字偶犯　成
祖御諱臣實踈略罪何可辭今擬改為華蕚相
輝文義亦妥惟復　聖明欽賜更定臣俯伏俟
罪謹以原文并改揭進上伏候　旨勅十月十三日上
十四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慎目今章奏繁多卿宜用
心輔政以副眷倚至意既檢詳着改正行

謝揭帖

題臣擬　惠王冊文偶犯　成祖御諱具揭自陳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慎目今章奏繁多卿宜用心輔理以副眷倚至意既檢詳着改正行欽此除冊文當蒙欽定改正外竊惟臣踈略有罪自知難逃　皇上不但寛臣顯罰抑且賜以　溫綸豈勝慚悚豈勝感激自今一切章奏敢不殫竭心思圖副委任但臣才智既緣天限精神又逐年衰端恐悮處猶多終不自覺厪

蒙忠慎之褒而終蹈鹵莽之罪則臣所大懼也惟　皇上厪思精詳時屢訓勅庶策不敏之質免明時之羞 十月十五日上

言查參之旨難發乞寛宥揭帖

題今日　皇上冊立　皇太子冊封　福王瑞王惠王桂王嘉禮備成須詔天下天日熙和雲物昭朗百官萬姓及四夷之在闕下者罔不歡忭踴躍共呼萬歲此眞　皇上億萬永齡之符亦萬億多孫之兆也臣不勝慶幸不勝祝頌早間太監田義捧發臣所奏揭帖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敬詳慎冊寶辦造遲悮內外經管官員都着該部查參了來其未造完者權用冊

文寶文行禮還着上緊造完恭候　聖母徽號之日御前補賜該衙門知道欽此臣方以孤陋踈略自媿自咎安敢當　皇上忠敬詳慎之稱誠惶誠悚竊惟典禮以九月十八日命下內外經管官員咸宜夙宵恭事何至再旬之久而冊寶未成致　皇上殷念議以冊文冊寶權用行禮典守謂何臣允宜欽遵　明旨傳該部查參遲悮之罪但臣愚意旨中有數字似不宜傳外者輙此覆請盖臣此揭係十三日早上是時冊

寶委未造完故　皇上有權用補賜之旨至于昨日臣會同司禮監寫篆五冊寶俱全今日蒙賜行禮矣而尚云權用補賜恐外人不知便謂今日典禮雖行而冊寶未備將　皇上殷勤催督美善無盡之意遏而不明傳之天下萬世益致訛舛似為不便臣愚請　皇上另發一旨未知是否謹題候旨臣又惟典禮既成神人胥慶詔書須行有罪者尚在寬赦今冊寶已備但少精純而儻蒙　皇上俯賜含容將此嚴旨免發

則天下萬世惟稱　聖斷美成而纖瑕罔累豈不為盛德大業之至臣受眷倚厚恩欲睹唐虞至治不避㥘瀆竭盡愚忠惟　皇上涵亮十月十五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已知道了前旨免發收存閣中特諭卿知

請發徽號及儀注揭帖

題恭遇　皇上加上　聖母徽號臣謹欽遵恭擬二號進呈未蒙定發臣職掌冊文奏書詔書等項并各衙門應行典禮恐臨時辦理不前伏乞　聖明裁定并禮部擬上儀注發下令臣等次第奉行早成尊親盛典以慰　聖母之歡心以昭　皇上之大孝十月十七日上

催點河漕督撫揭帖

題臣頃得河南及鳳陽各巡撫報言黃河決于歸德地方盡趨東南潛入淮泗而黃堌斷流徐邳淺阻回空糧船不得回南明年新運已見稽悞漕渠不可收拾矣且不獨妨運而泗州 祖陵又有衝擊浸沒之憂此燃眉最急務也總督漕河大臣既缺已經再推望 皇上早賜遴用責令刻日到任趂令整理以遏汎濫之虞且防春水之發 祖陵幸甚運道幸甚 十月十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題臣十五日所上揭帖今日文書官冉登捧

聖旨朕覽卿奏已知道了前旨免發收存閣中特諭卿知欽此又奉 聖諭諭內閣冊立分封典禮朕遵 祖宗制度家法自然次第舉行祇緣 皇太子氣質清弱屢旨少俟何乃憸邪畜物故逞私臆沽名邀功意欲離間瀆阻今春朕見皇太子氣體充實書倣進益朕心嘉悅且又內外仰體靜聽朕命即於二月吉期移居屢傳

各該衙門查照舊例上緊造辦應用錢糧何以至期冊寶雖備中有尚未精純其餘器物等項遲悞繫可知矣科道言官未見一語催參公私顯然職守安在其造辦冊寶冠服內外經管官員卿可傳示便着該部查參明白具奏欽此臣叩頭恭誦備領 皇上舉行典禮之由一見恪遵 祖宗家法之誠一見體念 皇太子天性之厚一見旁鑒大小臣工靜聽之悟一見始遲終速各有所宜乾健之斷詳明周至具昭乎詞

又以內外衙門辦造悞遲特令查參無非為深
愛　皇太子而發臣即遵奉傳示該部施行惟
望　聖度天容聖慈海渙以成大慶之美以迎
滋至之禮所奉　諭札尊藏閣中傳示永久謹
具回奏聞十月十九日上
是旨傳示戶部尚書陳渠奏云罪宜坐臣安
能漫委諸經管官上為之留中不報

言徽號不宜四字揭帖
題臣所擬加上　聖母徽號有二請旨點一奉
聖旨朕恭覽卿擬尊上　聖母徽號四字俱全用
以顯誠孝尊崇之意欽此臣俟命日久竊疑
聖孝真切旦夕為遑而何需遲若是乃奉今旨
始知欲無用四字此真　皇上誠孝尊崇至德
但臣惟自昔徽號皆以二字遞加不為不尊矣
祖宗相傳著為成憲其在今日所宜恪遵臣職
司典籍不敢屑越擴禮執奏臣之分也儻　皇
上俯從轉移乃盛德事伏想連日遲回正由于
此欲加則　祖制有定而不可踰欲不加則
聖心已發而不可遏　皇上亦明知其不安矣
為孝而過于禮似不若無過為更佳耳臣如不
言必有議臣後者欺隱之罪何辭顧今時日甚
迫不得更遲惟即賜乾斷以便遵守謹題請旨
十月二十六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慎尊上　聖母徽號恭用
四字本自朕之孝誠還着遵旨行該部知道

謝特賜揭帖

題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諭元輔朕今日恭進　聖母冊寶意欲召見先生但朕連日動火殸音啞岔又且未便天寒賜先生伏薑一盒甜食二盒燒割一分特此諭知欽此臣恭誦　温綸肅拜腆賜叩首叩首何勝感激伏惟　皇上至孝尊親崇脩彝典重闈歡豫合宮喜慶斑爛五采拜起千行真世間希逢之樂事而人子極快之至情也臣竊在班末

仰窺　聖顏和豫如春喜見眉宇所謂孝子之心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昔嘗誦之今覩見矣久隔起居幸此瞻睹欣忭已極而伏承意欲召見之旨拳拳垂接出臣望外感極欲舞何幸如之況辱天寒之念多品之惠又辱先生之稱非分之寵宛然家人父子至情也身蒙殊眷捐糜何酬仰惟　皇上天儀玉表龍德正中元氣攸鍾陰陽所會顧保身大孝之本調攝自不可廢水火既濟則火不獨炎心清肺寧則聲音洪暢固不獨服食之力尤貴有靜養之功伏乞謹護風寒慎調寢膳以副皇天之屬望以慰　聖母之眷懷區區愚忠惟此一芹以謝如天大賜十月二十八日上

賀徽號禮成揭帖

題今日　皇上恭上　聖母徽號親獻冊寶百官萬民舉欣欣然快覩　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穆穆皇皇尊嚴和暢覩羽旄之美者若遊碧落而捧玉皇聆管籥之音者若張洞庭而御軒帝也衆心之愛戴如此萬方之謳歌可知盖　皇上三十年厚澤深仁淪肌浹髓而今者垂裕之令猷尊養之隆典周旋曲折罔不中禮故聞者誦德見者醉心手舞足蹈之間言語揄揚之際

自不知其所以感矣臣永願　皇家和氣天壤周流　聖壽萬年日奉　慈極瑤池之樂子孫千億長培　國家磐石之安更願舉親睦以協萬邦致中和而成位育時臨扆座延見吏民天聲玉表從發瞻聽湛恩明威震曜下土竊津津然希冀之焉古者謂內外輿治四夷賓服之類為人瑞品物咸亨四靈畢至之類為天瑞今典禮備成禧事交洽天人合應家國同禎能不拜手稽首入告于上謹具題稱賀以聞　十月二十九日上

請福王婚禮揭帖

題本月二十四日蒙發禮部題請　福王婚禮一本臣謹票擬上進伏候數日未見允行臣惟福王茂齡十七正及婚時今　皇太子婚禮將行宜紗選　福王賢淑次第成禮臣前恭祝皇上聖壽無疆弘開胤祚上同　太祖高皇帝百二十一孫茂衍天潢建封萬國今維其時似不可緩伏乞早賜批發使各該衙門欽遵施行　十月三十日上至十二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愛婚禮候旨行福王且着出閣講學擇日具儀來行禮部知道

大典成加恩辭疏

奏為　聖謨獨運大禮告成非分蒙恩靦難承拜乞賜收回以光慶典事吏部接出　勑諭勑吏部尊上徽號禮成冊立冊封告完內閣輔臣贊襄密勿勤勞懋著一貫加無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五十兩綵叚二表裏餘官如故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移咨到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惶悚惶悚臣惟　皇上萬愛　元子正

位東儲一體　諸王並分赤社加上　聖母徽號以表純孝誠敬上聖之完德垂永之顯摹也臣歷思往事締詳始終無幾微不本于定籌無毫髮不經乎神運小臣屢喧而不搖大臣亟請而弗咈天明日皦本絕他端岳峙川恒更無中異遂令疑心橫口旋起即消天性真機闡為彝典穆然永念劃然丕建雄斷行于一朝德業峻于千古並命之中而先後較若同冊之口而輕重有倫　皇極建而宗廟社稷咸安天敘昭而

父子兄弟足法上慰　聖母之懸屬下騰萬國之同歡罔極之報于焉而酬不匱之施于焉而錫實非臣一口所能揄頌亦非臣一詞所嘗贊襄者也夫臣不能贊襄一詞而　聖諭以贊襄行賞則　皇上素重輔弼延及微臣耳臣雖不敏自審亦明胡敢冒顏妄承貪榮取誚乎儻皇上以恩詔再須德施四洽謂臣旦晚趨蹌亦萬分一之勤勞也則臣請洪恩受銀兩表裏之賜于德甚弘于臣甚侈矣乃若加無進殿玷崇

峻之階任子誥親靡光裕之命揣分為累堅遜斯宜伏望察臣悃誠無少矯飾憐臣素志有萬凌兢俯容辭免俾守舊官庶杯盂之量不盈而傾覆之虞少逭臣無任瀝懇仰祈之至　十一月初二日

上　初四日奉

聖旨大禮告成朕心嘉悅卿居政本朝夕贊襄勲勞懋著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宜祇遵成命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再疏

奏為隆恩誤及内揣增慚再瀝懇辭伏冀俯俞
以安愚分事玆以大典告成　皇上推恩及臣
進殿加兼廕子錫誥及賜銀兩表裏除銀兩表
裏臣不敢固辭容恭領廷謝外其餘異數具疏
辭免奉　聖旨大典告成朕心嘉悅卿居政本
朝夕贊襄勲勞茂著加恩示酬實遵彝典卿宜
祇遵成命不必遜辭該部知道欽此臣素拙脩
詞不能自達威顏咫尺益用囁嚅誠不囬天敢

忘再瀆仰惟大禮之行出自宸斷臣第有將順
毫無贊襄前疏備陳玆不復縷惟是臣之愚情
有日夜兢惶迫切五内者敢一吐露於　君父
之前始臣遭遇　聖明起家赴闕時則有三輔
臣在前臣濫竽其間優游伴食尚未見短也不
謂數年以來三輔皆盡遷以次授俾臣代斵夕
而計過殆不勝書然猶謂暫時權攝非久息肩
耳不意　皇上遂倚以為真頃奉　諭旨有先
生之稱元輔之目人為臣喜臣為身危晉陞玩

有言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也每于恍惚之
中惝惘之際自謂必當辭釋理無久居又自謂
求多實難求寡良易而不意有今日之殊錫也
兼宮傅轉極殿廕符丞皆真首列之恩不惟不
可辭釋而復益以縶縻夙懷愈左行將若何臣
反覆思念俠士殉節匹夫許身臣以孔子為師
以　皇上為父義重恩深敢懷返顧惟是骨寒
福輕才謭德薄而據高增殆取多速顛下愧所

學上羞朝廷耿耿徊徨良非過慮伏望　皇上
深憫曲全收寢前命姑待臣績用稍彰粗逃譴
責然後次第量賜始為稱情於賞格非踰於國
恩非濫不然臣近在咨勿而獨取過豐非所以
示臣民光聖世也臣無任懇悃祈望之至十月初一
五日上初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慎大禮贊襄加恩彝典卿
宜勉遵成命益展謨猷弼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
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請出閣講學揭帖

題恭惟　皇上大德敦倫訏謨啟後冊禮冠禮相續舉行一月之中臣屢奉事于班末伏覩瑞靄與群情交暢祥輝及喜氣齊騰人文物采燦然有倫品式章程郁乎備具　皇太子睿姿宣朗雅度莊凝端冕垂旒允恭克讓　諸皇子龍光鳳儀金相玉節詵詵振振既衆且嘉仰見皇上種德甚厚積慶甚宏源深流長光啟來胤又見　皇上教家有素訓廸多方聞禮聞詩咸正罔缺況茲一時畢行衆禮少長咸在不煩再舉此滿朝簪紳所以為　皇上嵩呼萬壽而臣忝容勿尤舞蹈不自喻者也然臣區區忠愛尚有一焉臣聞之良玉不琢莫昭其采良金不鍊莫耀其光雖琢之而不磨猶之乎未為珪璜也雖鍊之而不鑄猶之乎未為彜鼎也然則學不可已尤不可懈故語曰愛之能勿勞乎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臣額繼自今以往皇上特命　皇太子嘉禮既成日懋講讀無忘

厥初　諸皇子春日載陽次第出閣以就外傅臣雖至愚敢不夙夜率屬敬進古聖賢之明訓以仰成　皇上垂裕貽嘉至意臣不勝慶忭祈望之至謹奉賀并請十一月十一日上

拜命陳謝揭帖

題本月初一日准吏部咨傳奉　聖諭　徽號禮成冊立冊封告完內閣輔臣贊襄咨勿勤勞懋著一貫加兼太子太傅進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五十兩綵段二表裏餘官如故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辭不獲命謹于十二日赴鴻臚寺報名令早謝恩訖伏念臣天壤孤生山林獨物逢時適合遇主太奇初無紹介之先容默契淵衷

之特簡歷颺華貫經邁孤卿首戴足騰莫非異數而又誥廕稠疊上及祖考下及妻子凡夢想不到之事臣皆于身得之如此恩知若為報稱臣每自揆度恨非其人而遜避雖勤拜承終侈徒存微抱竟昧本心是以令命下日再具疏辭非臣好煩誠有慚歉故也　皇上誤愛方殷答溫愈渥則臣欲復辭而不敢辭欲輒受而不能受連日徘徊罔知所措乃令則竟包負乘之羞靡顧在梁之誚矣感極涕零欲恭陳一謝而令甲廷謝之臣無本謝例則臣又不敢創起以開虛矯之端鬱此至情無由自達敢進此揭以表九頓之忱不勝佩結不勝依戴臣賦才不長值今多事因循故習恐無益于事幾稍涉權宜終有妨于禮法惟知事君者以安社稷為忠以陳仁義為敬不可告于天者不可言于君無愧于先皇斯無愧于萬世臣雖至愚心切慕此即微少效可自靖于國家誓此寸心必無欺于　君父所患狗馬病多令狗馬心左懷茲眷眷不勝

惓惓頂踵可損無言膚髮謹具題恭謝以聞十月十三日上

言河漕揭帖

題臣接御史高舉揭帖為直言天下第一要務等事內言河漕利害竊謂其言可采盖京師受天下轉輸歲以巨萬計上奉　至尊宫府下贍億兆軍民天下重務孰大于此而所經由路第恃一線漕河耳漕河既徙則咽喉就塞而有絕粒之憂今年春夏間徐州一阻而二十萬糧遂不入倉若不急圖妨害明年之運三輔內地所在告荒太倉之米不支二年至于銀庫罄竭如掃倘有揭竿而起脫巾而呼者何以弭之總河大臣已經屢催伏望　皇上早賜點用督其刻期到任廣詢竭圖以救燃眉之急舉所言治河數策二三十年中屢聞之而竟無人能為者非財力有限即任事鮮人苟取一切治辦事了止矣至于今而悔之何益或誠欲脩舉是在得人得人則功無不就而利無不興必特簡重臣隆之眷顧重以丁寧許以便宜始期百年無事若朝廷視為餘緩在下無復擔當矣觀疏中言在

朝會推則有推諉在外會題則有推諉可見當事者之情狀而深為國家寒心也臣不避嫌忌特用陳奏望　皇上少賜燕閒將高舉本省覽早點吏部會推仍嚴限催任處置漕事之急一十月二十日上

催存問輔臣揭帖

題臣於本月十二日遵奉　聖母徽號詔書存問原任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擬勅進呈未蒙批發臣茲另擬上請臣猥以庸劣遭際昌期獨受隆恩正深慚悚敢不敬奉詔書弘宣聖澤使前輔臣均受上賜少逭臣饕竊之譏齋心丐求萬祈原照所有恩賜禮物似宜令該地方辦備以免齎送之煩統候　聖明裁定謹題請旨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冬至謝加賜揭帖

題恭遇冬至令節臣詣宮門外叩頭慶賀伏蒙皇上特恩管待賜茶復賜伏薑甜食各一盒燒割一分寵私過厚晉錫有加曾微尺寸之能堪此殊常之遇惟思糜骨仰報推心十一月二十八日上

言啟本不必批荅揭帖

題今日早蒙發薊州永平山海總兵官尤繼先啟本四本到臣臣看詳前本係啟　皇太子本原稱啟知與奏題進御之本不同不煩批發本官遵禮部題奉欽依而行盖祖宗設立此制但欲　皇太子明習庶政以廣聰明使預聞之耳若聽斷則　君父事非所預也以後此類　皇上覽過似宜竟賜東宫存照謹封回奏聞十二月初三日

請點總河大臣揭帖

題臣惟總河之缺屢推至十人矣尚未蒙　點中外惶惶此一官者非一人所易為亦非人所樂為推而不點諸臣之幸非國家之福何也河道雖一職而關係國家最大者有三其一則黄水　浸淮水而泗州　祖陵被其患再緩不治雖鳳陽　祖陵亦當被其患夫祖陵國家王氣之鍾也　祖陵被患豈惟　列聖龍蛻之藏不安于地下而千萬年聖子神孫托根寄命于何所無厚培濬發之祥而有波蕩震驚之虞靈秀因之日傷福祚因之日衰矣彼庶民衣食之流尚恐傷其先塋而愛其一草一木况　帝王之家所係如何重者可不日夜寳護而泄泄然乎甚關宗社亦切　聖躬最不可緩圖者也其一則黄水侵漕河而運道阻塞南来千萬艘停閣不進京師之米糧日貴百貨日少三輔沙礫所出幾何何以供六宫廪百官餉九軍九邊而育養邦畿千里之民亂生輦轂其憂不細非社稷

之福也其一則河南山東徐沛之間乃中原都會之區譬之人身為腹心之位譬之人家為堂除之所此而昏墊為巢為窟耕耨莫施商賈不出則腹心潰而四支皆壞爛不收堂除榛而四隅皆阻格不通故中原之民尤當愛護中原之地尤當懇闢不可令其陸沉如海而無完土非社稷之福也夫一河決有三大患奈何不蹶起而救哉今歲已盡成蹉跎矣再復蹉跎春水暴發患當若何一患已甚况其三乎諸臣仰揆

聖心似不釋然于先任河臣故需遲也夫功罪炳于輿論威福制于至尊或究或容或遲或早惟 皇上命此一新命與舊臣何妨亟用其新而往治事徐議其舊而斟酌處之固未晚耳何為而緩其當務之急以滋燃眉之患哉從来此河道關係之大于九邉比河工責任之難于禦虜人臣既莫之任 皇上又不令任臣實憂迫如坐針氊若托之非其人或因之以為利不顧利害之切身而第取錙銖之快意割肉而飫口剖腹而藏珠此尤視國事若兒戲而計之至愚萬萬不可用者也臣為此懼竭忠盡言亟黜廷推之外更無要術專委河臣之外更無奇策早責成一日則早拯救一日使之講究利害之歸處畫疏塞之法事難遥度惟在得人此十人者已極一時之選惟 皇上選擇而使之耳十二月十五日

上

請發新閣臣辭疏揭帖

題本月十五日原任太子少保今行取沈鯉一本為再懇　天恩俯容辭免重任事該通政司封進未蒙發票臣惟沈鯉蒙　皇上特簡入閣同臣辦事　聖恩隆重不敢遽承再疏懇辭原係閣體今未覽發在　皇上萬幾未暇偶致稽留而在本官聞　命惕驚進退惟谷則來期逾遠閣務莫辦而臣益懷孤犢僨轅之憂矣伏望皇上即賜檢下容臣票上覽發促其即來以彰優禮輔弼之意臣不勝瞻望惓惓之至十二月十八日

上

請推恩補行取科道揭帖

題伏見慶典告成內外臣民莫不幸其為不世遭逢也獨此行取各官尚有向隅之泣為大造中之遺物敢請　皇上亦賜一恩蓋行取之臣其視尋常職任及循資遷轉又加一等論年資有歷十餘年與八九年者視他官更久論才品皆屢經薦達與累書上考者視他官更優乃自戊戌冬被命而來至今又三年尚不得一官則視他官為更後落拓都門不儒不俗薪水僕賃時亦不繼誠可憐也始猶慮其散儳外吏未識朝廷體而不無妄發之虞今聚觀闕下歲月積而諳練精矣始猶慮其驟登干進取膴仕而不無輕易之失今靜居待除人老成而事持重矣譬之藥材數經製煉之後郁烈之性都盡而精華之美獨存效可奏矣況考選之時有四十九員今見存止三十六員其人日少而兩京科道近益寥落其缺日多都御史温純每當換差那東補西疾首蹙額殊非官盛任使之典計今聖

政一新萬方歌頌無復聒擾瀆阻之患當資疏
附後先之力伏望 皇上乘此慶成普施德惠
特准部院所擬分補前缺則體恤周而銜感切
鬱積通而愛戴深必有體國奉公黜虛崇實之
臣為 皇上用者此真今日聖政第一之當務
也十二月二十一日上

言武職既予封當聽辭俸揭帖

題臣惟國家典制署職官止支半俸不准授封
署職而加實授者謂之陞半級實授則支全俸
許授封但文官惟郎中之下有署職其人不多
而其陞遷之時亦不論署與不署只論年資深
淺無大關係故恩詔中可得而許也若武官自
都督一品以下悉係署職非軍功不准實授實
授者不過百中之一二耳其官既尊其人又多
又當給全俸則費益不貲故屢次詔書多靳而

不許臣之擬詔遵守舊規非抑之也今馬棟等
陳乞之疏蒙 皇上准照弘治五年例行此至
仁至慈一視文武德意甚盛但出自特恩則可
而臣則難以擅許故前票中有此委曲惟 皇
上亮察夫各官一疏而既得封典又得陞官
明旨已下夫復何言但既實授即當改半俸為
全俸其人又多其官又尊其俸發自內帑費當
不止鉅萬豈得因一施恩而浪費無限不可不
聽各官辭免也且兩京武職不計其數其紛紛

援例許之則浪費益多不許則擾嚷不已雖
皇恩浩蕩內帑充溢不能塡無窮之壑而應無
限之求矣玆兵部一本為武職乞恩謹遵 明
旨參酌輿情等事正為此請不惟妨冒濫之抑
亦絕紛擾之釁乞即批准以明典制以絕釁虞
臣無任瞻望之至謹題請旨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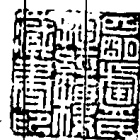
歲暮代享諭回奏揭帖

題今日該文書官劉宣傳出
聖諭諭內閣歲暮廟享行禮朕偶爾感寒見今頭
暈身軟靜攝調理卿可傳示遣官及各執事務
秉精竭誠虔行禮供事毋得怠忽特諭卿知欽
此臣惟 皇上一身乃百神之所擁佑 九廟
之所憑依自非陰陽能為之患第今嚴冬之候
天氣轉溫稍失調護寒邪易入至于頭暈身軟
又似屬火或久于靜處鬱而不舒鬱能生火或

過外營擾而不清擾亦生火惟願 皇上飲食
起居之間倍加節慎喜怒哀樂之發暢于中和
則外邪自消氣脉和暢歲暮廟享未遑親奉孝
思匪懈誠見于詞臣即當傳示遣官及各執事
俾其務秉精誠謁虔供事又臣昨為 福王婚
禮具揭以請伏蒙 皇上出閣講學之命不勝
感服并傳示禮部擇日具儀以請除 御札尊
藏閣中外謹具回奏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

敬事草卷十一目録

請補各官及科道揭帖
問安揭帖
紀召見 啟祥宮事
擬 聖諭揭帖
催發 聖諭揭帖
奉 聖諭揭帖
繳還 聖諭揭帖
録內降各差三十處咨旨

問安揭帖
擬上三諭揭帖
問安揭帖
問安揭帖
回 聖諭處南太僕留二卿揭帖
不傳 聖諭揭帖
言田本兵揭帖
請三事揭帖
趙侍郎司兵部揭帖
日講揭帖
辭寧鎮捷恩第三疏
言李贄揭帖
請講寶訓揭帖
救前任科道揭帖
謝前事揭帖
請加恩禮部揭帖
報入閣揭帖
言寶坻牧場揭帖

言田本兵揭帖
言黃河事揭帖
三輔臣存問録賡揭帖
請東宮講讀揭帖
廣東稅事揭帖
言稅契銀揭帖
言趙邦清揭帖
河工事宜揭帖
熱審揭帖

催發二事揭帖
陝西織造揭帖
言稅契揭帖

敬事草卷十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補各官及科道揭帖

臣惟人主以安社稷靖萬民為本務以設官分職率作考成為要務牧民之道譬之牧牛羊然今有牛羊於此而不寄托于人以為之牧則盜賊之所竊豺狼之所噬存者幾何而更望其蕃育乎惟民亦然人主不能自牧而分寄于百官以為之牧苟寄之不得其人與不得其法則閭

閻之盜賊山澤之豺狼盡是也而民何以生其究不使民盡化為盜賊豺狼不已也若是則萬民不靖而社稷將危不利亦大矣故有一官則有一官之職官不可使不備而職不可使不舉官闕而不備責在銓衡之臣職溺而不舉責在紀綱之臣而振率銓衡之臣與糾虔綱紀之臣是誠明主之事非可聽其因循敝壞而無精明暐曄之觀也比者 皇上建彝倫之極備孝慈之行奠萬世之本開有道之長天下臣民欣欣

思見德化之成而猶此跂望莫有慰心者惟是仁心仁政猶未周浹故耳今所謂銓衡之臣吏部是也所謂綱紀之臣都察院是也往之為部院者率多不職宜為 聖心之所厭棄自頃以來皆爭自濯磨仰承休德以愛君體國為懷以狥私滅公為戒臣樂與之共事庶幾治平故諸臣有違闕臣不敢不儆戒于下以相成而諸臣有湮鬱臣不能不道達于上以相助臣觀吏部之所苦者莫苦于推補之未盡而都察院之所

苦者莫苦于差遣之不敷此皆國家之忠計
皇上之所宜體亮者也盖推補者[illegible]為之委任責成而誰任司牧之寄差遣不敷則莫為之稽程舉剌而牧職亦不能舉揆厥所由部之失于銓衡而院之失于綱紀咎將安辭能不為 明主潰乎俯憐其心而允其推補各官及考選科道之請使百職皆充而牧養有寄誠急務也今正月丁巳夜火星逆行入太微垣占為兵起有災天下大擾臣覩茲憂懼啟處失圖今

東倭西韃幸已蕩平北虜納款甘涼屢捷遼東延綏亦就羈絡四方初脫湯火之危而財匱民窮瘡痍未起方當與斯民以清靜寧一之福何堪再罹兵災至於天下大擾臣中宵起遶階除不能待旦伏計 皇上為社稷萬年主宵旰憂勞更當倍蓰臣思所以觧煩釋結有備無患敢以此言進惟御墨一灑而恵澤普沾轉災虞為吉祥化呻吟為謳歌易易矣 二月初七日上

問安揭帖

題昨該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傳奉
聖旨召太醫院院使徐文元等進宮診視 聖脉
臣聞之不勝紆鬱隨從徐文元等細詢病原云
是積痰在内寒熱相激以致 聖體煩熱頭目
眩痛嘔逆惡心寢歇不寧宮庭咫尺阻奉 天
顏痌癢相通瞻依彌切臣惟 皇上稟氣甚厚
福壽齊天區區陰陽豈能為患但今仲春節下
寒沍之餘威未解而彊陽之游氣已升稍失調

護則寒熱相激鬱而生痰眩暈嘔惡皆由于此
臣聞之醫家痰火之症多屬于有餘而有餘之
症相乘于不足一切飲食起居嗜欲喜怒皆寒
熱之媒能生痰助火不可不慎伏望 皇上順
時節宣無令外侵隨事樽節無令中滑則無妄
之疾自然勿藥有喜而萬萬年無疆之筭等乾
坤而並日月矣臣下情無任惓切謹題恭候
萬安 二月十五日上

紀召見 啟祥宮事

三十年二月十六日以 皇太子婚禮成禮部
請 上陞殿受賀有旨免 皇太子奉命于文
華門受賀羣臣行四拜禮
是日巳時 上急召閣臣及部院等官至仁德
門獨召臣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煖閣時中宮
翊坤宮皆養痌不侍側 聖母南向立稍北
上具冠服席地坐稍東偏西南向 皇太子諸
王羅跪于前臣一貫叩頭起居畢 上曰沈先

生來朕恙甚虗煩享國亦永何憾佳兒佳婦今
付與先生先生輔佐他做箇好皇帝有事還諫
正他講學勤政遵制度以日易月行礦稅事朕
因三殿兩宮未完權宜採取今宜傳諭及各處
織造燒造俱停止鎮撫司及刑部前項罪人都
着釋放官各還職建言得罪諸臣俱復原職行
取科道俱准補用朕見先生這一面捨先生去
也臣呼萬歲 聖壽無疆何乃過慮如此望
皇上寛心靜養自底萬安因不覺失聲 皇太

后太子諸王皆哭　上遽起就牀臣再奏云六
部尚書求去者三望　皇上諭令視事　上曰
兵部尚書田樂户部尚書陳蕖俱令即出供職
工部尚書楊一魁不塞黃堌口衝動　祖陵着
革職為民臣復叩首領命即出擬旨以請

擬　聖諭揭帖

題今十六日伏蒙　皇上召臣于啟祥宮後殿
西煖閣面奉　聖諭臣謹擬旨一道傳各衙門
遵行以光　聖德以增　聖壽臣謹具題聞

擬上

聖諭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
權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着
停止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都着釋放
官各還職建言諸臣都着復職行取科道俱着

補用兵部尚書田樂户部尚書陳蕖俱着即出
供職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黃堌口衝我　祖
陵着革職為民該部院知道

催發　聖諭揭帖

題今日　聖體違和特召臣入宮面諭　皇上諄諄誨臣之言臣心以為萬萬景福無疆何至過慮如此惟諭停礦稅諸務釋放各項犯人收録建言諸臣補用行取科道留用户兵二部尚書而令工部尚書楊一魁為民等事此實　皇上如天至仁臣當奉行隨即擬旨恭進伏候賜覧即發幸甚臣仰見　聖容精彩略無滯氣聖恩周詳允皆正理占知微恙旦晚必瘳昔之

人主有發一善言而災星退舍者況　皇上一召見之頃而諸弊悉釐百廢具舉盡收天下之萬善天神福祐豈有量哉凡人舉一惡念則凶星煞曜將畢隨之舉一善念則吉星福曜亦畢隨之臣知今日　聖念一舉而天地萬靈皆當蠲災錫福　祖宗社稷無不呵護擁隨所謂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者此也伏望寧神靜養以承天庥臣今晚宿直于朝房以伸擁扈之私恭候諭旨二月十六日上

奉　聖諭揭帖

題今日二更時該長安門守門官遞到　聖諭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着停止其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官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着照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緞疋燒完磁器還着原差內官押觧進用如有奸惡截阻及驛遞應付遲慢者指名叅處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都着釋

放官各還職建言諸臣都着復職行取科道俱着補用兵部尚書田樂户部尚書陳蕖俱着即出供職工部尚書楊一魁失塞黄堌口衝我祖陵着革職為民該部院知道欽此臣恭捧莊誦不勝喜躍臣正對群醫遍檢醫書講求醫理歷舉　聖體所患以問之具言決無意外不必深憂蓋邪熱在內不食無妨四支疼痛夢寐不寧目眩頭岑皆一時邪火作梗不為危証但觀神氣如何若是凝定堅固即係佳兆臣言　聖

容和粹端肅望之儼然　諭旨字字真確有倫有敘且藹然皆愛人利物之心長久遠大之計群醫抃手稱慶共保無虞况今　明旨一下所以造福于四海者無窮普天率土黄童白叟歡欣踴躍萬口同祝天地神明有不聞聲感動而陰相扶助者乎臣得此群醫之言如獲萬金良藥輒敢奉獻以寛　聖懷惟　皇上耐心寧思靜攝温養脉理自調邪氣自退萬安之慶端有日矣所奉　聖諭臣即傳各該衙門布告遠近令共祈　皇上萬萬歳壽原帖尊藏閣中傳之信史俾知大聖人作為逈出于尋常也二月十六日上

繳還　聖諭揭帖

題昨夜恭奉　聖諭一道縁臣與各衙門俱在朝房直宿當下悉知捷于桴嚮已傳行矣茲蒙遣文書官取回臣敢不奉　命繳還但頃刻之間四海已播欲一一收回殊難為力成命既下反汗非宜惟望　皇上三思以全盛德大業以增遐壽景福臣不勝忠愛之至二月十七日上

錄內降各差三十處密旨

聖旨說與蘇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兩淮鹽稅等務司禮監太監孫隆知道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其各處礦稅織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待三殿落成爾等行文戶部請旨停止恐爾等不知旨意到爾即與各撫按等知聞如有妄造謠言准爾即時指名叅奏重治不宥該衙門知道

此旨竟從中發不由閣科

問安揭帖

題臣于十六日恭承特召面諭是時仰見 天顏充粹 天語端莊占知偶感易愈遄當復和願萬萬安心無勞過慮昨詣仁德門候問聞夜來寧帖不勝喜慰至于今日知益豫安此誠天地百神默相顯助之徵也臣竊念之九閽閟嚴百僚人衆不宜使之屢至大內且當人心瞻望徊徨之日尤宜鎮靜以安之臣今不敢復率諸僚入問但令各歸衙門辦事矣惟臣一念狗馬

戀主之誠不能自已伏望崇攝天和省思省事一意靜養以凝泰禧臣不勝惓惓祝願之至謹具奏恭候萬安以聞 二月十八日上

擬上三諭揭帖

題令日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朕前眩暈召卿面諭之事且礦稅等項爲因兩宮三殿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見今國用不敷難以停止還着照舊行待三殿落成該部題請停止其餘之事卿再酌量當行的擬旨來行欽此臣懸念　聖躬日夜瞻盻得見近臣恭詢動定知已汗解不勝喜躍捧誦諭旨輒此回奏臣惟老子有言身與貨孰多盖財貨乃身外

之物比夫軀命不啻天壤之懸隔也今　聖體初安豈盡復舊正宜倍加崇攝凝承天禧安得以區區外物而妨內養臣願　皇上且勿以此事輾轉于懷寧心澹神保身保民幸甚容臣三思再奏其事在不疑者臣謹擬　聖諭三道惟即允發預慰中外懸懸之望臣無任懇切之至

二月二十日上　二十一日奉

聖旨朕覽卿問安回奏具悉忠愛懇切已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諭吏部都察院朕惟行取科道待命日久況各差缺多妨廢政務你部院屢次列名擬職朕已具知可着即到任管事仍具本題知　二月二十一日下

諭吏部朕惟建言得罪及因事詿誤諸臣懲創已久人才難得不忍終棄你部備查起用復還原職便具寫來看　不下

諭刑部鎮撫司及你部犯人凡係礦稅及建言詿誤的都准釋放各還職役便開名奏知　不下

問安揭帖

題頃自　聖體違和犬馬私情不勝煩結　天顏咫尺弗獲時奉起居　皇上一身神靈所護羣臣百姓禱籲維虔如天之福何恙不已惟望寧神靜志省思慮調藥食以迓天庥臣下情無任惓惓謹具題恭候萬安以聞 二月二十二日上

問安揭帖

題臣比日阻奉　天顏私衷懸戀不遑寧處玄穹垂佑萬福所歸伏想　聖躬日就清泰臣聞却病之法寧神為要藥餌次之伏望澄思遣累怡養天和以綏遐祉臣不勝惓惓謹具題恭候萬安以聞 二月二十五日上

田　聖諭處南太僕留二卿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發元輔諭內閣朕今日覽文書內見太僕寺
卿南企仲一本不以君父為重專市私恩新舊
建言奉旨降革諸官都不准復職因礦稅干連
人犯都着刑部鎮撫司照舊牢固監候不許容
縱南企仲本當重處姑且降一級調用不許朦
朧推陞李戴蕭大亨奉公守法都着即出照舊
辦事不許煩辭奏擾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自瞻

奉　天顏以來已經旬日九重懸隔無由數侍
起居依戀殊切今日恭奉　諭札仰見御筆題
封精彩飛動既占萬安及捧誦　聖諭中間處
分諸事并慰留李戴蕭大亨益見思慮周詳精
神溢發臣不勝喜躍不勝慰藉　聖體初安珍
攝為上一切外事皆當屏除臣當傳示二臣令
其即出供職勿為煩辭瀆擾以勞至尊在　皇
上亦望澄思遣累太虛順應不復以瑣事寘念
想迓無疆之福其建言待罪諸臣礦稅干連人
犯　聖心既加憫惻德音必有沛時恩在朝廷
誠非人臣所宜私市惟望　皇上以天地為心
廣大為德無因臣下之煩言久留已發之盛意
為天下錫福赦罪乃所為　聖躬增福除災也
愚臣不勝惓惓二月二十七日上

不傳　聖諭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内閣朝廷開徵礦税等項為因兩宮三殿未建帑藏空虚權宜採用昨已有諭但傳聞未定卿可傳示該部院即便行文與各處欽差内官并撫按等官還都着照舊遵行待三殿落成題請停止如有抗阻不遵的一體治罪不饒欽此臣惟今日之事　聖躬為重思慮動作所妨實多宗廟社稷之身華夏臣民之主伏望　萬

分珎愛新愈之時即一飲一食宜少不宜多惟在　聖心自加斟酌左右前後諒不敢苦口節縮也臣狗馬微忠恨不能以身恭代輙此附陳所奉　聖諭臣宜傳行但臣受　皇上大恩一有差馳悔之無及輙敢細籌而深計之以俟

聖裁　皇上既云罷止有時何必多申諭旨此諭若傳不惟不能禁人賠擾而適足以招人賠擾　皇上聰明如神于此偶未加思思之則知此諭雖嚴部院能帖然遵奉與各撫按乎臣知必執奏矣彼撫按官亦豈能帖然遵奉而無後言乎臣又知其必執奏矣科道及南北兩京十三省官亦豈能默默而已乎臣又知其必執奏矣是天下本無事而朝廷自生事出一題目與人做文字誰不攘臂而起也如此則是臣方勸靜養而反至于增煩臣心何忍臣罪何逃既賠擾　皇上必交章攻臣臣不能一日事　皇上矣昨吏部刑部止以請命未得彈章隨之雖有明諭猶皆閉門不出二臣如此臣身可知臣身

若經一攻萬無苟容之理此時恐動　皇上一番氣惱費　皇上一番處分臣不足惜顧非國家之福也展轉思維未敢輕傳伏惟再加斟酌慎重綸綍臣自知不肖不稱任使惟復别有處分統惟　聖裁二月二十八日上

言田本兵揭帖

題今日蒙發兵部尚書田樂告病十三懇疏到閣擬票臣惟樂乃　皇上特諭所留之官理應擬留且本官實忠誠任事前撫西陲用兵數載屢推大虜恢復松山未嘗請朝廷一兵一馬一絲一粟而坐收百年所無之功目前諸臣未見其比既任本兵無論籌北籌東悉中機竅而平播一事慷慨討賊萬里料敵如在目前故役不再舉而逆賊就誅也臣實敬服今天下不為無

事而樞筦重司有如此人誠不易得顧其性資率直不能委曲從人待下尤嚴未嘗少假詞色成功固由于此而召謗亦由于此乃謗者謂小事不足以傷之於是厚以汚名毀其大節而本官素矜名重節發憤抱病累書及臣揩以必去為期矣臣仰體　聖意俯念時艱誠不忍其去然留之愈久則攻之者愈多徒令抱不白之寃而增終身之恨則愛之為害尤所不忍茲不得已而有此票望俯亮允從全彼實多他日用之

再召未晚庶本官得全晚節而國家亦儲不盡用之大臣以為重也如　聖意必欲留則請御前特札召吏部接出以彰厚眷以鎮群囂庶可挽其去志耳非臣敢擅擬伏冀　聖裁閏二月初三日

上

請三事揭帖

題恭喜　聖躬萬安集和凝粹天地日月若重開朗宗廟社稷若再奠維宮庭侍衛抃手歡呼百官萬民喜色相告臣託在股肱義同心膂愛戴踴躍倍萬恒情仰惟　皇上素精攝衛博通醫理萬祈益毖于新愈之後謹調夫寢膳之節申戒左右時進箴儆止聲色薄滋味禁嗜慾平喜怒神常恬淡則憂患不能干氣常清和則客邪不能襲臣觀昔人養生之論大抵以虛靜和

平為要如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又云養身者以煉神為寶又云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又云養性者須先知自謹又云善養生者清虛靜泰養之以和此皆名哲之格言尊生之妙訣也唐臣柳公度嘗自言吾平生不以氣海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故享年八十有九此尤可法臣不勝犬馬戀主之私敢為區區美芹之獻至于朝廷政務諸司亦自支持惟各處缺員尚多未補治河錢糧無從處辦此係當今最急宜關　聖心又臣前者面奉　聖諭四事但蒙　俯允行取尚有三事未見舉行致使日新之德久蘊而未揚如天之恩久懷而未暢天下歡忻歌頌之聲又為呻吟顰蹙之狀殷勤　德音對臣發鏤心刻骨臣何敢忘默而不言現今慚負非所以厚望臣之意也敢祈　皇上于夜氣清明之時虛心遠想政事孰疵孰美何為遂其美而狥其疵利害孰少孰多何為舍其多而圖其少知而不行何取于知過而不改是謂之過特施勇斷

為世造命此在幾微之自回不待臣工之啓口有如積習難于遽捨三事未即並行亦乞次第敷恩後先相望行一事天下亦戴一事之仁寬一分百姓亦受一分之賜使饑渴望治之衆水火倒懸之人稍有慰心猶存冀心信　朝廷無反汗之綸頌　明主有解網之日祝祈　聖壽時萬無疆詠歌　聖名昊天罔極則豈但臣民之福實　皇上之福也臣以多病微軀獨當大任憂時憂國常切亂虞既負隆恩復乖素志耿

耿顧名之心比之顧身實重竊以愚臣之心仰揆　聖主之心大小雖殊當不甚遠如得早了三事復完前美釁孽不萌太平如故則　皇上一日而與二帝三王並傳懿鑠臣亦一日而得攀龍附鳳預沾榮光上下同庥君臣相悅豈不亦千載一時大快事也臣無任披瀝懸望之至

閏二月十五日上

趙侍郎可兵部揭帖

題今日伏蒙欽點吏工二部侍郎到閣擬票臣不勝欣喜服　皇上睿智知人之明而賀朝廷得賢才之用也其兵部侍郎尚未蒙點意者所推係見在各部院及各巡撫　皇上不欲輕動耶臣竊觀其間有積資積勞可備任使者一人趙可懷是也敢不避嫌疑為　皇上薦之按可懷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萬曆十年以副都巡撫福建又巡撫順天巡撫陝西間住起為南京

操江二十二年陞兵部右侍郎巡撫應天入為工部左侍郎資望既深閱歷又熟不宜復出為巡撫但以舊年四月楚中變動臣奉　聖諭處分倉猝之間顧瞻廷臣求其忠誠練達決能輯寧重地以寬　聖憂者惟此一人故保舉以往然本官已為侍郎七年為巡撫二十年而仍令以侍郎巡撫不加一階則臣時不暇慮及即本官至今亦未嘗一言及此也乃臣靜思實為缺事況本官到楚不動聲色而亂萌悉安才識兩

合不負委寄之重矣多事之秋兵樞之任召還回部惟此允宜若念其微勞似當照先年邢玠例陞右都御史管左侍郎事尤見 聖恩特注之重臣非敢私于可懷也求賢圖治本臣職分而況可懷之不還臣實為之又不得不為亟請于 皇上也今楚地已寧料無足慮而得一賢臣在朝署間裨益實為不小伏惟 聖明鑒允特賜簡用 閏二月十七日上

日講揭帖

題為日講事伏覩 皇上自臨御以來典學時敏學庸語孟之外五經則易書詩禮俱已講過見今大學衍義講章又將進完相應接續臣惟春秋係聖人筆削之書可裨 聖學尚未進講又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 聖德神功比隆三五嘉謨善政載在實訓皆可為萬世子孫法程或將兩朝實訓進講其于 皇上羹墻之見尤為親切伏望 欽定一書容臣

率領講臣預撰講章待大學衍義完日接續進講臣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閏二月十九日上

辭寧鎮捷恩第三疏

奏為過寵難承悃忠非矯萬懇 聖慈必容辭免以寬慚負事頃臣以寧鎮捷功加恩再疏辭免蟣忱已竭 天聽愈高伏念臣待罪股肱典司密勿與邊鎮將士之任不同往時軍功之賞或及閣臣必進止預其機宜撫勦參其籌畫雖未親行陣之事實已多帷幄之謀故雖受之不為僭忒若夫賞不當功功不副賞前此閣臣亦每每控辭矣然則邊功賞及閣臣固舊典也閣

臣不與邊賞亦舊典也寧鎮之捷實邊臣遵循成畫以力戰得之不煩臣等一籌一慮而捷来始知故文武將士誠宜恩敘臣雖朝夕在公而原無勲勞又何能靦受也況今 皇威布昭武功稱競士有不勝賞者而止戈為武臣每以口不談兵為 皇上願之夫士有不勝賞則臣不宜從旁掠其賞兵既不願談臣又不宜從中領此賞臣瀝控再三底裏罄盡初無飾詞亦非矯節伏望俯加憐察追寢前命庶恩無濫私而臣亦獲遂本願此實 皇上所以眷愛臣之深者也閏二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嘉寧鎮二次捷功文武將士同心僇力卿為元輔殫竭謨猷調燮贊襄勲勞懋著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卿乃三懇情詞愈切具見忠慎至意特准辭免成卿勞謙之美該部知道

言李贄揭帖

題今日發下票本内三本奉有口傳
聖諭除兵部吏部各一本謹遵票上外其錦衣衛
拿獲李贄一本傳諭着送鎮撫司打問欽此臣
惟欽拿人犯送鎮撫司打問原是定規但訪本
犯年已七十六歲形體羸弱伏覩大明律開載
老幼不拷訊雖有罪犯止于贖銅此　聖祖優
老仁厚至意臣不敢不請今以其惑世誣民而
拏問以其年齡衰老而輕處此誠仁義無盡之

道也臣謹擬上兩票惟乞　皇上從寬發下免
其拷訊以弘　聖德臣不勝惓惓閏二月二十五日上

請講寶訓揭帖

題為日講事照得大學衍義講章將及進完臣
前具揭以春秋及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
帝寶訓二書上請未蒙　批示臣伏思之稽古
不在遠求憲章莫如近守春秋世遠事與今殊
聞見可資法戒未切惟兩朝寶訓　二祖之嘉
謨善政備載其中一事一言皆可為法較之經
史尤為親切以此進講則陟降在廷羮墻若見
比之春秋為益必大伏祈定示以便進講臣謹

將　太祖寶訓十五卷繕寫裝潢進呈其　成
祖寶訓尚候寫完續進緣係日講事重前書將
完不可復遲輒爾催請謹具題候旨閏二月二十八日上

敉前任科道揭帖

題臣抱病未瘳日求醫藥動便生火流汗浹背僅恃一粥勉强難前仰藉　隆恩許臣在寓擬票尚得不廢公務然久違闕庭心如針刺容再寬假數日擔不敢偷安以負超常恩遇也今日聞吏部接出　諭旨因新進科道蕭近高等妄言罰俸一年而追及在前沽名之臣降革有差臣不覺心驚而欲仆口呿而難合如是者移時也臣與各部院官不能正身率人奉職循理方

自慚咎今奉此諭竊恐大小臣工增多貽擾則上何以仰順　聖心順適起居下何以肅清朝廷載其清静哉舊規科道官進衙門無一建白人便以為無風力故每每搜尋挑剔以見其長習尚固然無足怪者在朝廷可採則採之不可採則置之耳今蕭近高等三臣妄言干威罰俸示戒臣何敢為之申救若在先諸臣時移事改懲創已深　皇上近旨准其起用今不惟不用而又追記其過以加之罰則回視起用之意不亦大相懸哉必非　皇上本意特為三臣所激而不覺移怒至此耳伏望廓天地之心開日月之照除蕭近高等罰俸如舊外其鄒元標等准免追處則至公至仁之心照然于天下而多言哆口之風亦不禁自息矣臣托股肱所祈朝端静定　聖心安寧特用縷縷以干不測之恩不勝瞻睇之至（三月初四日上　初六日奉）

聖諭朕覽卿所奏具悉已知道了朕怒南企仲於君父有恙之時輙敢妄言任肆無上今乃唆使兩

衙門新進官不論是非擅逞胸臆屢行激擾已從輕處了卿今在告既来懇奏降二級的姑且各罰俸一年降雜職的各降一級用単職為民的照舊留用特諭卿知卿可傳示吏部知道如有再行黨救瀆激的都還一體重治不宥

謝前事揭帖

題今日伏蒙　皇上遣文書官劉用傳出　聖諭云云臣恭誦　恩綸不勝喜躍臣聞之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此詩人頌文王父道化成成就人才之多也　皇上御極以来陶鎔俊彥光佐太平濟濟在位一時嚮用之士亦莫不爭自濯磨以思報効譬之群駿交馳于前泛駕者或亦時有貴在控馭有法操縱得宜則六轡在手有致遠之用而無僨轅之憂矣今新進科道

狂言觸憲　皇上欲加裁成追咎既往以示創艾旋蒙開霽賜之曲全仰見雨露風雷無非至德恩威互用仁義並行此正壽考作人之妙用陶鎔御之微權也臣實心服心感踴躍忻頌謹即傳示吏部遵行其　聖諭尊藏閣中以傳永世臣謹具回奏陳謝以聞 三月初六日上

請加恩禮部揭帖

題臣惟　皇上萬念天經斷成大禮冊立　皇太子冊封　諸王尊上　聖母徽號及冠婚諸禮悉皆告成兩詔天下普天同慶如臣不肖亦蒙誤恩今又遍賞六軍行將大賚百官德澤至隆浹矣惟是禮部各官夙夜在公與臣往復商訂助成盛美臣既濫叨豈能獨安而不為之請乎臣思邊功陞賞尚及户兵二部況此曠舉千載一時伏冀　聖慈俯加敘賞謹擬諭旨一道

上進恭候　聖明裁定 三月初七日上

諭吏部冊立冊封尊上　徽號及冠婚等禮具成禮部官夙夜寅清勞勩可嘉尚書馮琦着加太子少保賞銀四十兩綵段三表裡侍郎朱國祚賞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裏無官各如故都給與應得誥命該司郎中王紀着陞五品京堂用與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各賞銀十兩其餘儀制司及禮科官俱賞銀八兩

報入閣揭帖

題頃臣以衰病侵尋骨力難强噓氣欲絶舉趾畏顛不得已衰籲 君父之前乞假調理伏蒙聖慈矜許令暫就私寓票擬本章幸寛療曠之誅已荷高深之造而復承眷渥問疾醫来分甘錫貺望闕拜命感涕横集茍延喘息皆 皇上生成之賜也身非臣有捐糜何辭但日已迫于崦嵫力不任夫驅策終恐有負眷倚是用耿耿謹於今日廷謝入閣供事外具題陳謝以聞三月

十三日上 本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今日入閣贊襄朕心慰悦已知道了特諭卿知

言寳坻牧塲揭帖

題伏蒙發下御馬監太監徐銳一本内言牧馬草塲坐落寳坻等地方原有一千三百餘頃被豪民侵墾殆盡要差典簿官一員往彼丈勘等情臣恭票上兩次發下再票臣惟國家之事無一不經由六部臣在閣中豈能知其委曲即皇上至聖至明深處九重亦豈能知其委曲安可遽遣中官往勘就縱使眞知可行亦當經由六部此 祖宗之制也 皇上之制也臣不敢

裁伏乞 俯從前票幸甚若不可使六部知之豈可行于天下紀綱一亂天下即亂今年熒惑逆行占為兵戈並起天下大擾臣常憂之望皇上大更前轍萬一亂起 皇上能與一中官共弭乎中官外官皆 皇上之官奈何偏聽而輕以 祖宗之天下嘗試也臣亦知承順 聖意可幸無罪然區區一念忠義求不負 皇上委托之重輙此苦口乞将此本留中具見保惜金甌至意三月十五日上

言田本兵揭帖

題今日發票本内有兵部尚書田樂一本苦切求去臣惟樂為　聖明特眷勉留甚遭逢矣柰其命窮時蹇屢被叅劾半年之内自救不暇精神分越意氣消阻雖復留之恐其顧忌人言難以展布而不能奮勇擔當如舊時也軍國大事可為寒心凡人既為人所疑縱行好事人情儘從歹處推求誰肯向好邊體亮此既一機械彼亦一機械意氣相吞口吻相刃廟堂之上秖成

聚訟安能復論公家事乎　皇上既眷樂之深宜聽樂之去一去則其心迹自明不去則愈爭愈繁而愈不可明非樂之利亦非朝廷所以保全功臣之道況暫令致仕欲用則再召未遲也臣謹擬票上惟　聖明允發三月十七日上

言黄河事揭帖

題臣惟黄河西决事干　祖陵又干運道皆國家極大政務而河臣李頤既患危病治河錢糧又無所出該吏部已推曾如春等上請未蒙點用工部亦請九卿會議錢糧未蒙允發衆心遑遑惟恐失時不治為患日深伏乞將二本檢發臣惟河臣之病固因决口難塞下流難濬實因錢糧重大不能措手無米之炊巧婦不能情可悲憐病非假托　祖陵王氣乃皇家萬萬世運

祚之所發祥　聖躬萬萬歲福履之所鍾粹豈直運道之為京師咽喉而已夫救水火者不能待遠今河南巡撫曾如春見奉　旨料理但未即真耳若賜點用尤為得人所需錢糧亦難責地方出辦僉欲各省協濟及多方搜取事在燃眉亦乞早命集議臣不勝惓惓三月十九日上

三輔臣存問録廕揭帖

題今日發下文書内有原任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等三本俱為存問謝恩事查得先年内閣致仕輔臣劉健謝遷王鏊徐階等蒙賜存問各遣子孫来京謝恩俱奉 特旨廕授中書舍人乃優禮舊臣彝典今時行等感荷洪恩遣其子孫賫疏来謝對颺 光天之聖德似宜照劉健等事例録廕以示恩禮以作臣忠臣謹擬票上進未敢擅便請 聖裁施行 三月二十六日上

請東宮講讀揭帖

題本年閏二月以来該臣兩以東宮講讀擬日上請俱未允發臣惟良玉雖珍必俟琢磨之力睿浴雖美難忘温習之功是以時不可虚學不可廢而臣之請不容已望於本月初六初九二日内欽定一日出講臣不勝待命之至謹題請

旨 四月初一日上 初二日奉

聖旨是東宮着於初九日照常講學該衙門知道

廣東稅事揭帖

題臣連日接廣東按臣揭帖深憂此方窮海雜夷之處輕心好亂之民稅使太虐稅額太多必至群起譟呼挾夷造反事勢已極近在目前今其變亂事情已數見矣臣兩次票本擬減稅額照依江西兼處鎮之數以昭德意尚未蒙　發今日復接新差廣東巡按林秉漢揭帖臣反覆看詳此本字字句句皆經斟酌有小心敬上之至忠有體國卹民之遠慮與尋常只請停止者

大異敢祈　聖明特加覽觀採擇而行臣細思之廣額委實太重不可以經久行李鳳委實太虐不可以一朝居如蒙　皇上減其額數德意甚盛若不減額則止將李鳳取回而命李敬代之亦是美事李敬為人存心忠實必能仰體足國裕財之意又必能仰體安邦弭亂之心收徵採之益釋南顧之憂此兩利而俱便之策也百姓方歸心于彼而　皇上又托重于彼有司可與調停夷夏可與安戢從此廣東無反側而

皇上亦免聒擾矣此事甚易行甚易從望斷而行之 四月初二日上

言稅契銀揭帖

題該南京守備太監邢隆一本據羽林衛指揮同知袁順時奏徵收徽寧二府買產稅契銀十五萬兩請給勅書關防奉　聖旨是勅諭關防都准與他該衙門知道臣惟自礦稅事興勅使四出每遣一使則萬民之膏血立見焦枯一方之生靈坐歸塗炭至于今日乃民命已絕而一線求生之時事勢已窮而萬分當返之日泣籲皇天及早悔禍縱不悉改亦當稍寬以無虐二

月十六日之德意所庶幾也天下人心方望免于此而　皇上催取勅書乃更加于彼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皇上至明生也請試三思彼天下窮民亦各有智亦各有力肯甘心束手以就焚溺而更無一避水火之他策乎與言至此臣心悲痛有大不忍出諸口者矣稅契之制起于民間買產恐有後爭朝廷立法每十年造冊之時為之官印契尾以資信守因而稍稅紙錢非為利也　祖宗以来至于近年每兩不過三釐

萬曆二十六年戶部因邊餉無措題奉欽依每兩增至三分載在考成見充正供濟邊之數已為非藝之征今又收入內帑則戶部錢糧益無出辦而不免于束手待斃矣且戶部原題止云盡天下歲入可得十萬蓋知此利甚微不能過為搜取也今原奏官乃云徽寧二府可得十五萬何言之太易耶借令可多戶部當先多之矣蓋每兩三分每十兩三錢積而計之必契價至五百萬乃可得稅銀十五萬彼徽寧二府土田

幾何雖使寸地尺田無不換主亦決無五百萬交易之理十五萬稅從何取哉明是奸人賺此一勅以為百計誅求之端陷穽之中又別開一番大陷穽虎狼之外又別放一番大虎狼小民何辜禍至此極尚有肯為　皇上之民而不生異心造異謀者乎臣待罪密勿不能補過拾遺還日月已食之明而乃依違淟涊增乾坤未有之障大負恩知大壞名教萬世之罪人耳此事委實難行伏望　深惟利害追寢前命免寫此

勅生靈幸甚宗社幸甚不然則　明示邢隆循每兩三分之制隨其稅銀多寡盡數觧進不必拘定原數其原奏土民吳良輔方坤成等不許前往預事以恣虎噬狼吞之謀止令有司訪奸緝弊毋容漏卮則人心不驚國課有出雖有妨于戶部猶無損于　皇仁臣不勝瀝懇之至胆

十五日上

言趙邦清揭帖

二臣謹題蒙發巡撫賈待問郎中趙邦清二本并邦清所進揭帖文籍等件到閣擬票除賈待問本照常票擬外其邦清本臣等從公秉正看詳竊惟國家典制凡官員既被衆論即閉門席藁待罪恭候朝廷處分所以尊主權明臣節也若許人人得恣情胡扯哆口强辨則奸雄肆惡譏說亂真朝廷之上日成聚訟更無休息之時而國家紀綱法度陵夷盡矣前此大臣有一辨

者而人尚引法繩之曾是小臣可容憑陵無禮數煩擾于　至尊之前乎果見有不公不法何不早奏而乃至自身敗壞方来瀆陳明係佻攀無實落水拖人不足信明矣且抄沒一事原為謀反大逆及偷盜內府者而設官員犯罪小則罰降大則褫奪　祖宗定典世世守之邦清輒請抄沒以明貪廉邦清既能請抄豈不能先行藏匿逞氣妄發輕易如此其人深險不端可知且視　皇上為何如主而輒爾妄言臣等不敢

許為正人也舉朝畏之如虎臣等常謹避之今
奉　命擬票有難隱諱但臣一貫前日所擬之
票不知邦清何故能輒知之當面質臣臣實危
甚　皇上若再不行臣之見噬不遠矣惟乞即
賜處分幸甚臣等謹容奏聞　四月二十五日上

河工事宜揭帖

題昨蒙　諭發馬價以濟河工具見　皇上注
念陵漕德意但京師外庫錢糧更無他積獨此
馬價一項耳邊餉已借百萬今又借三十萬儻
有本寺急用于何取資且河工浩繁又非三十
萬所能即了尚煩宵旰不容但已臣等敢獻一
籌切照往昔河漕所以久而無救者實以歲修
不輟之故而所以能歲脩不輟者實以河道頗
有餘積之故自稅使搜括以来所在罄竭如洗

遂令工作無資束手因循而河乃決裂今至借
馬價矣搜括未休譬猶方喂饑人以食而復割
其肉豈但無益大憂立見謂宜明勑稅使毋復
將河道錢糧搜括毋復將河道工程騷擾同心
協力以圖裨助而後河有可治之時此不過費
皇上一言殊勝許多區處也自礦稅來　皇上
屢有不許加派小民之旨天下財力止有此數
有司既移東那西以供諸監之求矣若不加派
于何取償故有明加有暗加明加尚有數目暗

加不可勝窮　皇上安能盡知乎今工部措處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不過議加派耳而不得不與前旨背矣伏想　聖心至仁能忍于此乎昔孔子稱禹無間然卑宮室而盡力于溝洫今河漕之急豈直溝洫之微而可停工作豈止宮室一事倘蒙　皇上曲賜撙節以省浪費則雖不免于加派而天下猶諒朝廷不得已之心也又河道疏塞之議譬諸作舍道傍從來難定頃總河侍郎曾如春書来言山東巡撫黄克纘偏執

王家口不可開之說而其所轄道府無敢明目張膽以持忠議者事勢人情終難歸一究竟必祈遣官一勘始可定奪臣等看詳此意甚以為宜蓋非謂遣官才識便能出于當事者之上謂其既膺特命諒秉至公可以折衆論之衷可以杜紛紛之口故凡擧大事必有勘差昨工部一本為陵運關係匪輕河工議宜歸一謹循往例懇乞　聖明特遣勘臣以圖成筭以裨永賴事專為此發已經票上未蒙　允俞臣等以為此一勘科必不可無乞俯賜檢發更行　天語丁寧委任責成無任瞻睇之至（五月初六日上）

熱審揭帖

二臣謹題近該刑部欽奉 聖諭讞審矜疑等
項人犯康大山等二十七名分别奏請未蒙
省發臣等竊惟熱審之制乃 聖祖感天時之
蒸鬱憫狴犴之傷殘酌量罪情間行開釋即三
代聖王孟夏出輕繫仲夏挺重囚之意累朝以
来歲歲舉行 皇上御極尤深軫念今歲以四
月發諭至仁也該部於九百餘人之中讞審止
二十七名亦既詳慎矣而乃久留不下豈以萬

幾殷繁偶爾遺忘乎不然何為 皇上發不忍
人之心甚易而行不忍人之政乃難哉至于鎮
撫司人犯從来打問過即送刑部擬罪不過暫
時覊候無久監者今查淹滯積至一百二十六
名該司地不盈一二畝房不滿十數間四面與
市井闤闠僅隔一墻地方湫隘既無所容日夕
隄防又難施力强竊雜處恐生逋竄之奸臭穢
薰蒸時有瘟瘧之染如罪在不赦自當速正刑
章或情有可矜亦須量從寛貸入不明罪狀出
不見天日槩幽黑山同縶長夜如此炎熱彌難
喘息誠可憐也今各省直矜疑䟽放之章 皇
上不靳俞允豈其輦轂之下反有所遺况二十
七等年該部朝審兩䟽亦尚未發臣等竊厚望
于今日之併行光昭如天好生之盛德矣蓋自
大典告成之後恭值 聖體萬安國家莫大之
慶相仍而至錫福庶民周徧海宇此輩亦覆幬
中之一物而獨不得少霑恩餘非臣等踈于啟
導乎今何敢過望肆赦但乞稍與䟽通在刑部

則讞審諸囚視其尤可矜者寛釋一二在鎮撫
司則問過各犯通送法司輕重擬罪解得一分
亦一分之賜早得一日亦一日之恩使垂死諸
囚猶荷髙深之造而鎮撫司官校亦緩隄防之
責免累及之虞拯此溺焚感通和氣所以集萬
福增萬壽端在此也四月初旬傳出 聖諭一
腔惻隱已自勃發豈至今日更生遲疑惟亟俞
之臣等無任企悚待命之至 五月二十四日上

催發二事揭帖

二臣謹題臣等連日敬進二揭一為都察院請考實授事一為法司及詔獄犯人熱審事皆臣等積日累月困心衡慮雖欲姑置之而不能自遣者蓋御史中差以下乆已缺人不考實授則不可差遣在京師則虗積于無用之地在各處則乆不得一人之用試御史在臺在差亦何加損但都御史苦于叢責而無以應之有人而不得用與無人同如有手足而繫縛之與無手足同烏能已于懇也至于各監犯人例有熱審前此懸望以日為年既及其期而猶觖望何能為情今年毒熱倍常疎散猶難度日哀此桎梏真如烹烙　皇上仁心已發仁政宜施纖亦感恩蚍能報德此輩靈蠢雖異諒能祝　天頌壽而不忘也伏願　俯採芻言將臣等前次二揭省覽批發以昭普運之慈以增齊天之福 五月二十八日

上

陝西織造揭帖

題該工部覆陝西織造袍絨本臣等票上發改票臣等竊惟袍絨乃上用急需每歲發票臣等未嘗不將順惟至今日真有萬分難處不得不從該部請乞之意者蓋連日該部堂司無一不到朝房蹴踖哀訴該部錢糧缺乏見存止有銀一百二兩而內宮之鼎建婚禮之備辦以至于河道之資給日夜攢集萬分難支皆以得解官罷去為幸臣等責以大義以為事如難處宜為明主悃款言之必當俯從豈得含情不言是時臣等亦許為代請也比發票時臣等固欲言之但倉卒不暇耳茲若改擬臣等安能置辭據本中所言戶部當出三萬兩工部當出七萬兩以往時論之此亦易處顧在今日則視三萬不啻如三十萬七萬不啻如七十萬彼得一錢且應燃眉之急耳諸臣之意尚欲祈　皇上暫停可已之工專供婚禮與邊餉以成啟後之大禮以定安攘之大事然後惟　皇上之所欲為也

皇上必欲如舊時造辦取盈力必不堪徒滋多事矣既蒙發改臣等何敢固執不得已將暫停織造一年以後還候旨行字樣改為暫緩織造一年以後補造進用兩票皆上惟聖明深思遠慮俯加採納臣等不勝惓惓六月初八日上

言税契揭帖

二臣題臣等在閣曾接得御史金忠士揭帖爲土棍鑽剌殃民監臣徇私釀禍等事此本已上數日未蒙發票輒敢為之一言臣等看詳得查理税契一事取利最微而釀禍最大將江南百姓毛櫛髮爬無一家一人放過誰能受此苦楚竊恐十五萬之税未得而殺人屠官之禍必起臣等實不放心實難坐視莫若仍照勅書令邢隆自管自徵不拘原奏數目不許原奏干預庶幾隱憂可緩國體無傷而免致他日宵旰憂勞所得比税錢多萬萬倍也伏望皇上將金忠士本留神省覽批發仍不許土民前去幸甚幸甚臣等不任惓惓之至六月二十九日上

敬事草卷十二目録

辭甘肅鎮番恩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二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三疏
辭甘肅鎮番恩第四疏
請罷收旗校揭帖
朱侍郎宜予告揭帖
馮宗伯宜予告揭帖
萬壽請受賀揭帖

催御史恩典揭帖
因病乞歸疏
再乞歸揭帖
乞歸三疏
乞歸四疏
乞歸五疏
辨温中丞疏
請點用薊遼等處督撫揭帖
留温中丞揭帖
請取回潘相揭帖
請放詔獄淹繫揭帖

敬事草卷十二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辭甘肅鎮番恩疏

二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承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以逭譴戾事昨該吏部接出 勅諭勅吏部甘肅鎮番等處一月三捷大獲全勝內閣輔臣殫力運謀忠勳茂著宜特加恩元輔一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五十兩綵叚四表裏次輔賡加太子少保

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賞銀四十兩綵叚二表裏各餘官如故俱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移咨到閣臣等不勝慚悚竊惟帝王馭世大權惟玆賞罰賞雖無靳必于有功下不愛其力而後上不愛其官所以示酬也受者無所慚而後觀者有所奮尤以昭勸也苟不審覈其功而濫加于備員尸素之臣或明知其無功而姑假為體貌優崇之具則 朝廷有誤恩而人心且解體矣今甘肅鎮番等處之捷臣等何功之有臣等叨居輔弼持文墨議論徒有帷幄運籌之名曾無發縱指示之實海虜窺伺驅而出之塞外黎賊盤據戡而殲之穴中彼中將吏效有其勞臣等安得以會逢之適而遂貪為己有也 皇上優厚輔臣動詢故實不靳保傅之崇階與夫延世之懋賞以畀臣等固聖王功疑惟重之意然閣臣不預邊賞前約儼然而邇爽之何施面目況此一賞所以酬彼中將士者亦斤斤無餘濫臣等足不涉戰場身不履行陣而蒙

受反出其右如天下指目何伏望 俯鑒悃誠亟收成命將陞廕誥命等恩並容辭免則釋鵜梁之愧為榮實多寬負乘之憂為貺尤侈矣臣等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三十年七月十三日上十四日奉

聖旨甘肅鎮番等處屢捷殊常朕心嘉悅卿等運籌帷幄協賛勛勤加恩示酬原係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二疏

奏為功賞宜銜悃誠可鑒再懇　聖慈追寢恩

命以存政體以明素心事七月十五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大捷卿為元輔股肱運籌帷

幄殫竭忠誠調燮贊襄勳勞茂著酬功寔為彝典

卿宜祗遵成命慎勿遜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三疏

奏為誤寵踰涯捧綸增惕三瀝懇誠必祈　慈

許以逭速顛以免屢瀆事七月十六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朕以甘肅等處捷功卿為首輔調元贊化密

勿運籌勞績居多加恩示酬實遵舊典卿宜祗承

成命慎勿固辭該部知道

辭甘肅鎮番恩第四疏

奏為輔政多愆誤恩非典萬祈　聖明必容辭免以免再瀆事頃因甘肅鎮番戎捷洊至　聖心愷懌推恩及臣三疏懇辭備瀝悃款蟻忱已竭　天語愈温眷顧殷稠感深以泣夫古者辭讓之節以三為率今臣三辭矣倘有可受之義於此乎靦承矣然疆事原非臣守用兵又非臣志攘功等于攫取踰制乃貽國羞前疏之内既已畧陳無庸復贅惟是奉有綸言誤蒙調元贊化之譽則臣深愧恧也故諺有之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牖夫政之有缺上不知而下知也今國家之元化未調臣知之矣臣不能調贊天下知之矣而　聖諭猶以四字加臣臣雖至愚豈不自知若不知其未調未贊而冥然無覺罪也知其未調未贊而悍然不顧尤罪也無能當斯稱則無能當斯賜一當斯賜豈惟不能調補之愆而即此冥然無覺悍然不顧為愆已大不可復解此臣所為滋愧而不敢也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不敢再壓清衷臣荷　皇上非常知遇真所謂心膂洞達千載一時者惟即賜憐俞則為榮為寵不可勝言不可勝報者矣臣無任叩祈之至七月十八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嘉甘肅等處捷功該鎮文武將士俱須恩賚卿為元輔心膂股肱調燮贊襄勲勞久著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卿乃四懇情詞誠切特准辭免成卿勞謙之美該部知道

請罷收旗校揭帖

蒙發兵部題覆張仁等奏請納銀以收旗校以助大工一本到閣票擬傳旨着戶部收仰揆聖心原為該部缺乏之甚藉此以紓其急但臣等于此事亦嘗講求矣今看詳兵部執奏其說似長不敢不為 皇上言之本内欲収旗校一千四百五十名每名每月該給米一石總計每月該米一千四百五十石每年該米一萬七千四百石京師米價貴賤不齊姑以平價而論每石計銀七錢該費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兩每名又該給與布花銀五錢總該銀七百二十五兩又該給與布二疋每疋計銀二錢五分總該銀七百二十五兩以上三項一歲之間該費銀一萬三千六百三十兩今此輩助大工銀五萬兩不須四年即費朝廷五萬兩四年之後皆朝廷安費之日不可勝窮矣此本下戶部亦必執奏以為難行也且今戶工二部每一僉報商人皆百計千方鑽謀求脫無一人肯承當者此門

若開京師中堅實富戶誰不竄匿于其中商人益少中下人家益困國家後來覓一商人亦不可得矣只此一事妨政亦多況其他事乎臣等竊計此本不敢行仰望 皇上停止為便茲不得已兩票以請惟 聖明審擇謹具題知一票你部裏既這等說罷一票准他們上納但不許支糧免差銀兩着戶部収 七月十九日上

朱侍郎宜予告揭帖

題今日發下票本內有侍郎朱國祚告病一本照得本官告病已經數次臣等票其回籍者亦既屢矣本官才品甚茂不愧科名日進講章典雅端確誠宜留之以備顧問但本官因改命吏部之時偶被人言雖不足為本官累而彼以為翰林清要之職吏部銓衡之地必自重其身而後可以行其志若復不顧人言冒昧到任非君子所以自處之道而望從此輕故汲汲求去而

病亦隨之非得已也 皇上愛惜人才宜且俯順其情准令回籍養病本官年青科近召用未晚乃所以成就之而非為棄置也臣等輙依前票具揭上請不敢虛言以負 聖明無任兢惕

七月二十五日上

馮宗伯宜予告揭帖

三臣題昨日山東一省官員尚書蕭大亨等二十餘人齊至朝房來見臣等為禮部尚書馮琦講說患病真實甚危極苦勢難久留欲臣等進揭上請若獲早准回籍尚可保身事君等情臣等聞之不覺悲憐酸鼻輒為代請照得本官德性端雅學術真醇忠君愛國之心藹然滿腔而其才猷識見朗徹精敏又足以副之真有體有用之士詞林之傑選聖世之寶臣也久直講幃

繼佐銓政昨蒙 親擢禮卿襄成大典臣等方慶得人以協寅恭而不意抱痾之深一至于此本官形體素充日漸減削自去冬感病至今痰中見血脾胃受傷藥餌寡效乃其任事忠勤未嘗因病率易三月在告自以為部務多格典禮尤妨而心不能暫寧故調理尤難也今合省士夫皆為之請臣等籌之本官實當今特異之才他年大受之器若許暫回調理彼年方四十有五事 皇上之日長可以資其弘益如久留客

邸增益其疾于國于賢兩成妨礙敢乞 聖明
俯亮准令回籍養病以待痊可召用則為國樹
人之德意甚盛而臣等亦獲成以人事君之義
矣臣等昨為侍郎朱國祚乞歸今又為尚書馮
琦乞歸二事偶同且皆詞臣臣等雖甚惜之而
勢不得不然非敢有絲毫私意也臣等不勝披
瀝之至七月二十七日上

萬壽請受賀揭帖

三臣題恭惟本月十七日復當我 皇上萬壽
聖節之期四方之吏賫表而雲馳重譯之夷捧
琛而麕至填庭溢闕皆願望見 天顏以伸頌
祝之忱頃歲以来槩蒙傳免去年乃命于午門
前行禮拜舞成行臣子雖獲少盡而翠華隔于
雲霄非所以昭盛美也況冕旒御宇于今為三
十年虹電流輝于今復四十載覃深仁于必世
已觀久道之成介壽履于維祺方見卜年之永

臣民喜躍更倍往時伏望 皇上今年于文華
殿臨朝受賀以聆萬國之歡呼以介萬年之景
福若以階墀狹窄不妨列班文華門外但得一
瞻天表如太陽升天容光畢照曲賁之下亦皆
奮起也臣一貫比塵首揆阻奉清光積戀經時
同于饑渴臣鯉臣賡違侍十年来從萬里未承
謦欬尤切瞻依惟 皇上乘呼嵩祝華之時復
臨御登延之舊精神與臣庶往来體脉自然流
貫仁恩將海寓周浹祿壽自爾蕃滋矣臣等不

勝欣踴跂望之至八月初六日上

催御史恩典揭帖

三臣題都御史温純連日來朝房見臣等言試御史沈時來等兩奉恩詔許其拜官之日給與封典祇因未經實授有礙題給伊等見滿朝大小諸臣悉皆拜賜而獨又未霑恩人子至情惶惶殊切乞　皇上照各部署職事例准其實授給與所言甚懇臣等照得御史三月已堪實授今既六月矣准與實授亦不為過在御史日以恩典未得為望而在都御史又日以各差缺人為望皆　明主所宜俯亮者也昨都察院一本為請給恩典事尚在御前未發臣等敢為代請惟　皇上至恩允行三十年八月初七日上

因病乞歸疏

謹奏為政幾至重衰病日增懇乞　天慈賜骸歸里以幸餘生事臣頃因患病請假伏蒙　聖恩俞允隨叨天庖寵錫存問殷惓自昔人臣孰有如臣遭際者唏嘘涕泗奮身圖報臣之分臣之心也顧自調理以来病患有增無減因思技窮力殫恐其不能終事將逭臣罪則當自量將報　聖恩亦宜自量輒有瀆請惟　皇上垂憫馬臣氣禀素薄年齡又衰無歲不病無歲不告

自萬曆二十六年首輔志皐註籍臣獨一身在閣臣性多畏人也負荷愈重兢惕愈深加之國憂邊處并時到心獨宵獨晨莫謀莫斷千愁攪其腸萬勞攢其形每至通夕無眠終朝不食神忽忽如有失魂摇摇其屢驚如是者五年而至于今既以憂而成病復以病而增憂元氣索然而羸瘵不可為矣春間衂血過多入夏汗流如注玆者涼颸一襲肌栗骨氷頭旋足浮耳鳴目岐百節之中節節是苦疾無療理醫鮮神功而所最不可療者語言過耳即忘追思了不可得貿亂謬誤時常悔之此尤妨之大者也臣聞器盈則傾物衰則落此乃恒理莫可轉移論臣之心如盲人不能忘視論臣之力若頹波不可復返留此無益且貽大損又奚敢饕榮怙寵而不亟乞身乎且臣今日亦非超然去也最喜一時得兩賢輔忠猷亮節饒運掌之經綸正學清操裕格心之謨略才皆踰臣十倍品亦加臣數等必能轉旋樞極振揚杓衡維氣化于未衰聳

皇圖于有永決非臺補支持僅如臣而已臣與二臣者白首同林相信甚篤赤心報國相期甚遠而臣之所不能者二臣能之二臣在事方新皇上但一意信任則庶績自熈而臣亦可藉以補從来之缺臣之所以去而心安者此也惟望聖慈哀憐允臣致仕俾臣骸骨歸就先臣丘隴如天恩澤不可名言子子孫孫亦頌歌頂戴于無斁矣臣無任懇迫哀籲之至（九月十六日上　十七日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清貞備極勞勩

朕所鑒知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緣微恙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再乞歸揭帖

謹題臣頃因患病具揭請假奉　聖旨朕覽奏知卿偶疾准暫給假慎加調攝稍可即出佐理吏部知道欽此隨蒙欽賜猪羊酒米等物除臣力疾叩領具本陳謝外臣伏思　皇上恩澤天地不足以喻大江海不足以喻深糜骨粉身無所稱報但臣病係積勞所致一時并發實難調理蓋自戊戌十月大病甫瘳獨柄國事者五年于茲政幾本自繁重又多軍國大計成敗在前

安危在後徬徨躑躅無一日不擔驚受怕心神見傷致今坐卧不寧食藥難受體力疲萎手足拘攣尤苦不能强記不柰思索轉眼即忘忘即不可尋覓若不自量而猶棲遲繫戀必將誤國抑且自誤身名俱滅仰累　皇上知人之明此臣所大懼也臣之疏詞一字一血絕無虗假畢喜二輔皆忠貞清慎遠猷長才一時兩賢真堪托國臣身雖去君側有人國事無憂臣心亦放伏望　皇上至慈至仁俯加矜憐昔人于老牛

老馬尚不欲竭其餘力解而縱之聽其自便臣
雖無功比于牛馬老病侵尋僅存餘喘宜亦
聖慈之所動念乞賜骸骨歸之山林臣當結草
地下以報天恩也臣不勝懇祈之至 九月十六日上十七
日奉
聖旨朕以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
有此來奏朕心惻然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
醫前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入
輔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

乞歸三疏

奏為積病難痊三懇 慈恩俯容退休以延餘
喘事頃臣具揭具疏兩懇賜骸奉 聖旨朕以
卿偶疾暫假慎攝佇望日出佐理豈宜有此來
奏朕心惻然便着太醫院堂上官率領御醫前
去診視調理卿宜仰體倚任至意稍可即出輔
政勿得遜辭該衙門知道又奉 聖旨卿贊政
多年純誠體國篤慎清貞備極勞勩朕所鑒知
適今海宇多事機務殷繁方切倚毗偶緣微恙

遽爾乞歸豈朕所望宜善加調攝稍可即出佐
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臣叩頭恭誦伏地不起哀祈非矯 温諭駢諄
犬馬戀主葵藿向陽天眷殷惓忍圖自便使臣
苟可驅策如一二年前則何敢言去去亦何為
也在朝在籍誰獨非臣子乎但臣所肩者國家
萬務而所苦者老疾并加如或戀寵怙恩容身
固位不惟誤國抑且誤身無一可者也盖臣在
閣九年無非動勤之日兼辛倍苦前疏略陳而

臣又運限適窮家喪疊出妻亦淪委二子繼殤叔兄期哀屢来訃報骨肉銷殞哭泣無時公私摧殘為病固久易醫求治其人甚多而衆言龎雜耳不忍聞即昨蒙　聖慈軫念特遣太醫徐文元等五人互診臣脉舉謂臣肝氣不舒心氣不寧肺氣不清可見五臟之中而三已受其病矣至于屢方用藥為舒肝清肺寧心之劑而復益之以健脾之劑可見三臟既病而病又移于脾矣夫一臟之病易療無二則難兼三則危而况于兼四乎文元等之言必無虛誑即欲仰遵

聖諭善加調攝將何以哉竊以為欲治諸病當先治心而臣既在事則心兢兢祗畏不敢少舒病何由治心虩虩驚恐不能少定病何由治非謝事不能安心今可以謝事之秋矣孔子六十之外尚不作周公之夢頒朔在邇臣年六十加七勢不可以復支理豈乆于人世且臣入仕已三十六年以三十六年之身服役闕廷而乞一日之命歸死丘隴冝　聖主所深憐而亟許也

伏乞俯允臣請霈恩賜閒以畢微臣始終之義若國家之事有二輔臣在臣保其必能贊襄而不孤　皇上之委寄矣臣無任瀝陳哀籲之至

九月二十五日
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籌國勞心偶蒙霜露之恙朕殊日夕嬰懷然亦調理易愈何以又有此奏機務繁重朕倚耆碩一德同心弼于至治不啻股肱卿冝體朕此意暫攝數日即出佐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四疏

奏為沉痾難療誤蒙 聖憐四懇早俞以歸餘
骨事頃臣具疏為積病難痊三懇慈恩俯容退
休以延餘喘事奉 聖旨卿籌國勞心偶蒙霜
露之恙朕殊日夕嬰懷然亦調理易愈何以又
有此奏機務煩重朕倚耆碩一德同心弼于至
治不啻股肱卿宜體朕此意暫攝數日即出佐
理慎勿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跽捧三復嗚咽
不休既感知遇之難名復自悼其報酬之罔日

也竊惟人臣之所患者下情不能上達耳若已
上達則見俞應不難矣乃臣蒙 皇上特加體
亮謂臣以勞心致恙又為臣日夕嬰懷則臣情
不可謂不上達然猶以暫攝見勗即出為期則
臣情又何可謂之盡達祈籲轉切憐留轉殷尤
不勝悶迫矣 皇上豈以當今九列大臣强半
求去臣不宜復言去乎顧諸臣之求去各有所
為或出一事之憤激或緣一時之抱痾耳臣則
不然偪于衰晚時既不聽臣留發于懨夙心亦

不聽臣留此天下所共憐而亦共以為宜去者
也臣聞病者能自言其病病未甚也若臣病甚
而不能自言其病者也臣不能言而太醫五人
舉能為臣言當胗視之時相顧吐舌意雖望臣
復起終不能為臣曲諱于上前是安可責效于
調理而望痊于時日也臣數歲之中歲歲求去
顧是時而去臣亦有罪焉閣中無他輔天下多
隱孽而 皇上方獨憂于九重義固不可輒去
也今國事漸開二輔有交助之益 皇上無獨

憂之虞臣之求去不為不忠而臣身愈勉强病
愈沉痼前期轉迫後效益微尚不求去實為不
智夫物各有量量各有極無人之力至老而休
彌天之心見棺而戢七尺之軀必有盡萬形之
生必有毀龜腸蟬腹所需幾何而鐘鳴漏盡夜
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顛仆强支之人立于班
行則指摘四集以此迷罔多眩之人議于密勿
則過誤叢生臣實為免殆免辱之謀非敢附于
知足知止之列而意圖感聖則不得不旁引曲

譬冀遂所懇伏望　皇上俯諒臣萬無矯飾之
心曲成臣始終出處之義早放還山以昭　聖
朝之待臣有禮不竭狗馬垂斃之力臣死之日
誓當結草臣無任瀝泣哀籲之至十月初六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朕因卿疏已諭朕意謂卿時下可出何以又
有此奏方今寓內多事朕倚名德弘濟艱難如左
右手固言求去豈卿所安尚勉為朕留還着鴻臚
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亟出任事吏部知道

乞歸五疏

奏為丐還病骨情迫詞窮五懇　聖憐俯允休
致事頃臣因哀病日甚頻章告休伏蒙　溫旨
賜留且遣鴻臚寺官臨臣宣諭　宸眷隆浹非
臣敢當感激私衷徹于髓膂苟有人心奚忍更
以去詞出口緣時日曠久攝理罔功揣量孱危
真難勉強輒敢再進一言臣謹按會典有官員
年老以禮致仕之文仰見國家待臣之厚始于
賓興終于禮遣如孟子所言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真手足腹
心一體之誼也蓋君以禮處臣臣以禮自處以
禮處臣所以恤臣之私以禮自處所以成君之
美雖至去國而真意不衰斯盛世事柰何為臣
者多不愛重其身而常待譴呵始去安在其為
以禮自處乎昔人有言陛下未厭臣臣故得求
去臣每誦斯言而悲之人臣而可以乞身之言
進自非明主在上千載一時胡可得也臣事
皇上餘三十年蒙恩稠渥不可勝載雲龍魚水

豈足云喻幸未厭薄正臣可以乞身之時臣不自言誰為臣言者昔田子方見老馬之服軛也觧而縱之曰少盡其力老而不休非人也臣願皇上以老馬縱臣也古之役人者七十不事臣去七十甚近而連歲勞役傷損實多臣復願皇上以勞役縱臣也臣之百病在臟腑筋脉中者醫能知之而人未盡知若今春對客衄血長流此不可掩于人者又每日進閣出閣及酬應諸司動輒汗流自頂注足率一日而五六易衣嚴冬亦然此臣之役隸所素曉而甚訝者臣願皇上以病苦縱臣也　皇上御極以来有輔臣十四人而至于臣此十四人卒于官者六不合去者五侍親及丁憂者各一獨吕調陽致仕耳夫肱股容勿情意流通而獨一調陽致仕亦人臣未能以禮自處之故　仁主在上昌嘗靳于體恤身為大臣既不能竭忠盡分以報主恩又不能再三退讓以光主德臣實疚心敢比于調陽懇祈致仕以昭聖朝待臣之禮俾萬代傳為美談且全徹臣事君之禮俾臣子孫亦免殆辱懇誠內激不能擇辭非敢固執鄙吝之私屢違宸嚴之命惟　皇上憐允臣無任哀迫祈籲之至

辨温中丞疏

奏為乞休本出夙心聞言恐不見察謹自表白因祈早賜致仕以杜衆疑事臣以久勞多病四疏乞休復有謝恩陳乞三疏總已七上矣未蒙恩俞正圖再請遣都御史温純投臣一揭為懇乞 聖明亟定國是以一衆志以保治安事内叅御史于永清都給事中姚文蔚而因言其肆無稽之說使臣一貫日抱無端之疑不安於位杜門不出等情其詳則言永清乘御史劉九經

疏中有十月南山之語與文蔚共言秦人欲擠首相致臣一貫不得不疑云臣當時略讀純揭一遍茫然不省随請純入一一面觧始知所謂十月南山者謂九經論董裕等疏有云誠恐匪人用而凡所引用者皆匪人則南山致慨師尹十月與浴皇甫關係豈淺等語此為擠臣而發也臣語純曰此疏一貫初讀過殊不之覺後亦不曾再看且無一人提起今因公言始若發蒙一貫求去自是行其素志已非一朝一夕實未

嘗抱無端之疑也純亦洞然面釋而去臣思此事若不為 皇上大廷言之恐天下傳聞不能諒察謂臣果因懷疑求去則本心不明而去志彌欝不敢不備陳之臣惟朝士相攻自其故態但黨之一字則諸臣立言之過臣嘗不言黨第知憂國奉公者為賢不問其為黨也每與純言及此純亦素知臣心矣臣性跡直未嘗疑人臣素不預人黜陟未嘗致人之疑于永清姚文蔚既不與臣相聞彼于何處倡疑秦人何故而欲

擠臣忽自生此疑且臣九載直閣三年獨任雖是金石亦當銷毀病為真病乞為真乞即三尺童子可意度而知人亦不必生疑也久置身于得失之外而尚謂臣因疑求去則臣心晦矣第九經此言臣今日既已覺之益當自省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史子産不惡鄉校之謗李沆遜謝狂生之訕君子自反責躬宜厚純以前言為書生期望之言乃其雅道聊為臣解嘲耳臣則安敢自恕他日之

記事者亦書生也得無愼乎臣如冥然悍然謂已決非師尹皇甫則乖小心之義儻其實爲師尹皇甫也而予之以名復不受必當再蒙其殃臣雖至愚不忍以此自居也影之難息不如息形臣之求去固非因此而發亦當因此而力
皇上如謬愛臣幸即 賜允而令臣終不爲師尹皇甫上惠也臣又憶在閣時文書官送汪先岸劉九經二本傳 皇上口諭汪先岸官准他劉九經妄劾大臣着降三級用臣等相顧駭愕

恐文書官所傳不眞再三詢問的實臣執筆擬票與二臣商量今摧折老成一句則臣鯉之所口擬横及多官一句則臣賡之所口擬朝廷將何倚用六字又二臣之所同擬臣皆採用未嘗加損一字蓋三臣同奉 聖意如此票罷之後臣賡歎息而言九經是我門生一疏而妄劾四大臣 皇上處之極當臣等又共服賡之不私也其日之事如此而外人尚有疑臣之擠九經者賴二臣能爲臣明耳臣恐天下後世之疑臣不解也敢因今日而併言之以表臣區區不妬之心伏乞 皇上憐臣久居于多凶多懼之地俯亮其息形止影之情早放致仕以全晩節若乃在廷紛紜之議則有 聖明乾斷在上諸司公論在下臣去國之身不敢復預臣無任惶恐待 命之至 十月二十五日上 二十七日奉
聖旨卿向以積勞求去原非懷疑而發況旣無所聞疑從何起朕素知卿忠誠亮易何必具疏自明方今國家多事議論紛紜正須卿坐鎭人心以定

國是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再往宣諭亟出贊理以副朕惓惓眷懷吏部知道

請黜用劉遊等處督撫揭帖

題臣等忝為閣臣無所補報第思奠寧邦域以釋　皇上宵旰之憂比来天時人事數見災異誠恐夷狄盜賊乘間而起揆度機宜惟在使人各舉其職以鎮輯之此急務也劉遊內護陵京外控倭虜總督萬世德身故兩月而未有代者人人皆以為慮延綏與套虜為隣新許款市戎心叵測孰能保之巡撫孫維城身故半年矣陝西關輔輿壤又有洮岷防邊之急巡撫賈待問

近亦報故至于河南巡撫曾如春已陞總河而中土為四方交會又有治水之事浙江巡撫劉元霖已經丁憂首藩財賦所出而又有防倭之責鳳陽巡撫李三才允去未代淮徐水陸之衝而又有總漕之任以上一總督五巡撫所轄居天下之半且關軍旅重務而官缺事廢可為寒心吏部屢經推上具在御前此臣等日夜望
皇上簡命以充者也內惟李三才原因過為謙讓致生推諉之疑其人才望素優儘堪驅策儻蒙留用實乃　聖政之光宜早渙明命庶可令安心展布也臣等又聞天下兩司方面官缺至五六十員未經補足此皆有地方專責者儻有盜賊誰任其咎盜賊猶水火也水火初發之時但得一人在旁捧土勺水即可救止惟謾無專責互相推諉直至主人覺寤而始救之勢已燎原滔天嗟無及矣朝廷布列有司使各受其專責又設立督撫使各責其有司若督撫得行其法有司皆舉其官雖有不軌之徒猝然而起一

舉手投足而可易危為安此亦以捧土勺水而弭水火之大災者也失此而坐令蔓延震驚遐邇雖幸勝之所傷多矣比之早置一人其事孰簡其利孰大故天下官員不可視為泛常虛而不補令九卿會推該部選擬具有成法諒無敢私若有不堪昭在耳目科道糾彈諒無遺漏所望　皇上思患預防命官分治各加委任嚴責成功凡有題請隨賜黜用則朝廷之精神膂力充滿于寰中而四方之夷狄盜賊無逃于掌上

矣 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留温中丞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日接得都御史温純揭帖以哀病求去今日發票來見此本竊惟本官求去之章前已再上及今而三上矣未蒙省發心有未安都察院綱紀總司本官素持清肅而僉都陳薦近復丁憂止純一人在職若不勉令視事誠恐廢曠滋多伏乞 皇上俯念或親賜玉音督之即出或發臣等票擬恭俟 上裁臣等不勝惓惓佇仰之至 十二月初二日上

請取回潘相揭帖

題臣等竊惟江西稅監潘相初到任時頗稱安靜官民相安而上供之需亦甚饒裕不知今年何故遽爾改節致令一省軍民及宗室生儒幾釀大變身犯衆怒不知自省而更為酷烈欲以威服人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江西貧瘠之民不能無反側之慮矣相之諸外姑未備論只主張開廣信封山一事真為失計此山無甚大木即有一二亦雜木耳萬山深處縣崖難出若使

可採彼界在江西福建浙江之間人烟甚衆爭相販鬻久矣豈得留到于今宣德正統間葉宗留鄧茂七等賊巢穴于此僭王聚黨殺官害民大費征討歷十餘年而僅得招安未嘗以戰勝也是以奉有　嚴旨封禁妄開者重治今若再開則三省之患不知所終利未得于分毫而害有過于丘山甚可慮也潘相身自往勘履危蹈險亦明知其不可開而為叅隨奏民等所挾不敢轉聞知其不可為而復為之其愚可知相又

奏稅監勘合馬牌不許驛傳有司掛號此又擅改　祖宗成法大不可之事國家政務無一不相制相轄雖　御前駕帖亦赴該科掛號豈獨相之差遣不許各衙門預聞何奸不可為而何亂不可生所宜亟行禁止者也相又請添解送磁器船隻每府各造一隻每隻當費萬金江西十三府當費十三萬夫磁器歲解未聞缺供何獨今日而議造船不貲之費又將何出不惟不可抑亦不必即使用船一船所載亦已無算何

用此多船為也　皇上聖明可以洞燭其故矣至于泰和石膏其利益微而其害益大江西習俗尤重風水此山乃一省龍脈所係豈忍傷之彼中士民必不相安亂虞之作又在眉睫以上四事臣等深為地方危深為朝廷危亦深為潘相危也宣正間葉鄧之亂起于廣信封山正德間宸濠之亂起于南昌省城當時縉紳士民亦靡然從之為亂今相既攖宗室之怒又開賊巢之釁業怨太多釀禍不小竊恐湖廣覆轍又在

玆矣臣等訪得潘相亦非兇狠奸豪之輩乃一
愚魯無能之人初到任時虛心與各官和衷行
事故公私皆便上下咸宜時日漸久匪人日多
唆哄播弄以至此極邇來司道等官畏其橫噬
槩不相接而巡撫夏良心杜門不出一意請告
遠近地方益以洶洶既無文武官員協恭行事
實恐旦晚之間又以變聞伏望 皇上乾剛獨
斷取回潘相而以其所領諸務交付湖口稅監
李道使之無管李道頗有賢聲必能上體 皇
上之心下安軍民之心兩詣並得靖亂匡時庶
幾聖慮康寧而臣等亦得少寬危悚也 十二月初七日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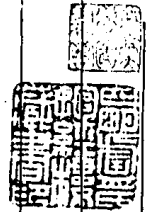
請放詔獄淹繫揭帖

三臣題臣等照得北鎮撫司係詔獄之所職掌
止是打問問過即送法司暫將犯人寄監故監
房不多而監地亦窄近來打問過犯官馮應京
等積下數多更無容處至將神廟悉行褻瀆公
廳亦皆作踐雜覓臭穢瘟疫流行冬來寒氣異
常殊難存活悲號慟絕聲徹內外一墻之隔即
是通衢搶地呼天驚遠震邇靜夜之際尤不忍
聞似非所以敉寧人心而感召和氣也除前此
王之翰周應麒等溘亡外適又報陳奇可死于
衛禁吳應鴻死于司禁沈希孟死于刑禁兎死
狐悲人人灑涕臣等竊惟古之聖主澤及枯骨
其于囚繫倍加衰矜春間蒙 皇上念及此輩
諭令釋放且許各還官職條及一年猶未沾恵
今冬日且盡百官例有湔除而獨此淹沉猶抱
向隅之泣臣等敢為之齋沐上請儻蒙大霈弘
恩如春間 聖旨赦罪還職則堯舜之鴻名頃
刻而垂萬古日月之光華須臾而徹覆盆臣一

貫向來親奉 玉音而未遑將順者得從此對
颺宣布不勝大願萬一 聖心猶有所待乞送
發刑部分别擬議罪名請旨 上裁亦 明主
如天之德解網之仁副春初欽恤之心而慰道
路行惻之意也近者刑科該道皆具有本仰祈
開納即 賜批發臣等不勝哀禱之至 十二月十四日
上

敬事草卷十三

止煤亂揭帖
福王婚禮揭帖
請允馮宗伯告揭帖
請補巡撫都御史差各御史揭帖
請允漕倉御史差揭帖
請用三巡撫并允御史實授揭帖
救白給事揭帖
進三論揭帖

守成論
遣使論
權宜論
一品再考自劾疏
辭考滿加恩疏
辭恩容陳揭帖
再辭考滿加恩疏
三辭考滿加恩疏
廷謝入閣揭帖

留温中丞揭帖
皇帝勑諭
謝賜獎諭疏
再留温中丞揭帖
請發補官本揭帖
大選近請補陞選郎揭帖
福王婚禮揭帖
催三省考官揭帖

敬事草卷十三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上煤亂揭帖

臣等昨覩督理煤窑内官監僉書王朝具奏豪惡黄大京王守寛楊拐子許近槐私開窑口欺隱窑課率領土棍毆打差役阻撓違法等情奉
聖旨這奏内有名人犯便着廠衛差的當官校會同内官王朝督率該地方員役杻拏前來究問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竊謂 皇上以此儆

戒頑民法應爾也及出闕至長安門外滿路擁塞多人皆黧面短衣不知其數呼寃徹天持揭叩地臣等取視其揭詢問來由且知目下毒害之狀猶有未載于揭者如拏人揶樹石打箭射淫奸婦女席卷家資所帶皆京營選鋒公行刼掠家戸受害不忍聽聞之事臣等咸為灑泣而慰遣之云 皇上憐愛小民此事原非 聖意當為汝等轉奏可各安心生理勿犯王法再三撫諭始得開路而行由此觀之王朝一面之詞

安可盡信而小民痛恨國家隱憂念之震慄何敢不以上聞竊惟煤利至微煤户至苦而其人又至多皆無賴之徒窮困之輩今一旦亂之至此豈非言利者擁蔽 聖聰搜浚太細不顧叵測之虞乎此輩尚未知廠衛拏觧之旨輙已紛然窮迫若聞拏觧則其無聊激變之情又當何如 皇上以嚴法制服能拏此四人以立威耳四人而外彼群起再發者可得而盡拏乎鳥窮則攫獸窮則嚙一旦揭竿而起輦轂之下皆成

胡越豈可不念據原奏云一年可得數千金進御亦甚微矣柰何為數千金而亂輦轂之下為利為害孰多孰寡誰為 皇上畫此計者真可斬矣此輩勃勃悍戾之氣臣等已見其真若一生心京師必無寧居四散流刼三輔必無寧居但只棄業而逃無煤入城京師千萬人家息烟絶炊饑寒交迫群起為亂者亦不知多少况加之以此輩乎患在目睫不待久遠矣臣等細籌以為宜急遏亂虞先清亂本乞即下 嚴旨留回内官王朝停止煤稅將馬用力趙堂李金張林黄大武及原奏官民等俱拏送詔獄打問其所拏黄大京等四人俱免追問放釋復業以見取煤原非 皇上本意乃羣小欺君玩法假威虐民使萬衆失所 聖心憫惻令悉處治罷止如此則中外歡然歌誦愛戴而戢其反側之心豈不甚盛德事也不然而患生肘腋變起須臾驚動 宸嚴縱横京國四方何以觀九廟何以寧謹將各揭封上二紙以干 聖覽并擬 諭

旨一道恭進乞亟賜 乾斷早見施行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福王婚禮吉期該欽天監選擇恭進已久至今未蒙　允發臣等竊惟嘉禮肇舉儀節繁多俞音尚阻弘宣所司何由恪奉　皇上欲行螽斯麟趾之慶安可緩桃夭梅實之時乾斷而行是在　聖意聖意一定萬神景從原擇搬移在本月十九日今相去止七日不可以復徐也具題正月十二日上

請允馮宗伯告揭帖

三臣謹題今日接得禮部尚書馮琦揭帖為病勢深沉恐誤典禮等事照得本官學贍才優年力方壯而偶因數奇感病不淺今已經歲十三懇歸臣等親往問之見其肌肉日削痰嗽不止聲音難出步履亦艱爲之心危意惻也病實是真毫無假托今福王婚禮在即儀節繁多乃禮部尚書專職而又無侍郎在部必致誤事彼實遑遑敢請　皇上早允本官田籍養病另行銓補庶職掌無廢而嘉禮有襄矣正月二十三日上

請補巡撫都御史差各御史揭帖

題竊惟天下人心易動難安夷狄盜賊尤宜謹備而彈壓之責專在憲臣今河南陜西二巡撫缺至半年以上矣鳳陽巡撫候代亦半年矣各差御史缺者甚多且已久矣此時事之最急者中外憂國之臣日夜關心臣等不敢不言蓋河南居各省之中昔人謂為天下之樞四方有變先受其禍況今江工伊始役夫三十萬人多無賴不逞之徒最難控御近又有巨盜李大榮等

以千百計起汝潁之間此河南鳳陽兩巡撫責也渠魁雖得餘黨尚存儻有不虞誰為救輯故臣等謂河南撫臣所當急命也陜西自潼關以內方數千里古稱百二山河且與强虜為隣雖近来撻音屢奏而犬羊實繁有徒三邊四鎮各守分地若洮岷巖塞番夷環列火永諸酋鴟張特甚此則陜西巡撫之專責而不容他諉者故臣等又謂此一官所當急命也鳳陽巡撫居南北交會之處當汝潁盜賊之衝又有漕運之兼寄治水之分責撫臣李三才克肩大任剷亂鋤萌隱然一方之保障也而閉門候代進退趦趄既得其人不宜輕換望 皇上特渙綸音令其照舊供職者也至于各道差遣舊有定期振肅宣揚風紀攸賴今試御史已經一年而未與實授於時已過於差實妨京邸優游空棄其人于無用百職曠廢又虛其用于無人用人圖政兩成擔閣遂令滿者不代缺者不補舊者久勞而倦于事事新者逸居而無所事事中差有八處

見缺而大差亦時時告窮非肅吏安民之道乞將試御史早賜實授各缺差早賜補遣此又目前一大急務也臣等忝稱股肱當為 皇上分憂分慮罄竭愚誠惟 聖明留意 二月初四日上

請允漕倉御史差揭帖

三臣題竊惟巡漕巡倉二差專以督理漕糧為務關係京師命脉比别差尤為緊要都察院既經屢請即户部及倉場與漕院俱為屢請今蒙發票伏乞即賜允發不勝瞻跂二月初四日上

請用三巡撫并允御史實授揭帖

三臣題臣等初四日具揭請簡用河南陝西二巡撫留用鳳陽巡撫准試御史實授以補各差之缺祇候　明命惟巡倉巡漕已奉　俞旨餘尚未發敢復進一言今京外官員自部院大臣以至郡縣小吏懸缺甚多皆妨政務而臣等尚未暇枚舉也昨之一揭姑摘其燃眉救急萬不可緩者以請耳無論吏弊日增所宜糾察民姦日甚所宜搜剔即夷狄盜賊岌岌乎有厝火積薪之虞一時竊發誰為捕禦此憂之大不啻吏民姦弊而已譬如水火初發有一人在旁杯水捧土可以救止必待主人自知而救之嗟無及矣今未講所以制禦夷狄盜賊之法而且講所以制禦夷狄盜賊之人人尚無之復何言法事急而後命官是聞水火之變而後遣人也况此官非增設之官特常員耳命官無詢訪之勞在皇上一舉手間耳惜一官而不惜天下之變易之不圖而圖其難小之不圖而圖其大臣等竊

用凜凜惟冀少垂清燕將吏部所推河南陝西
巡撫俯賜點發鳳陽巡撫李三才仍舊留用各
試御史准其實授以補各差之缺此後凡遇會
推俱希加意點發庶幾不虞可備而太平可保
二月初八日上

救白給事揭帖

題昨者 皇上以工科都給事中白瑜等言河
工事降瑜三級調外任罰其餘俸各一年臣等
聞 命不勝震惕切詳瑜等此本于正月二十
二日進蓋是時河工方急錢糧不敷而工部未
題故以本催耳隨于二十七日工部覆奉
旨允發各處馬價則 聖明既已採行其言矣
乃動 宸威有此降罰竊為凜凜小臣不體上
意撥拾煩瀆是誠有罪但心本為公事殊觀望
嚴旨示懲亦足儆戒儻蒙 皇上天海包容免
其降調重加罰俸俾令省改真 聖母曲成萬
物之仁也臣等不揆冒昧情恩為請戰栗在心
意迫詞窘又恐在廷不無申救之章益滋煩擾
之事預懇 聖恩並加在宥行陽春發育之令
布含弘光大之慈解累釋愆迎祥導和實九五
皇極無疆之福 二月初九日上

進三論揭帖并論

題臣等竊惟世有堯舜之君而無堯舜之臣亦不能成唐虞之功臣等碌碌名為輔弼而實非其人也日夜深自愧耻乃　皇上躬堯舜聖明之德實古今一大有為之君也而至今且不免岌岌之憂臣一貫乆在病中靜夜思維驚起待旦臣鯉臣賡皆十年草莽恨不能叩首流血一吐此衷盖三臣未嘗不相對涕淚滋滋也此盖耳目之前不無所蔽心思雖動物欲引之真機

竟鬱而不揚仁恩甫發而旋收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堯舜亦諄諄相戒也臣等自侍旃厦以至于今　皇上未嘗不厚望臣等為夔龍而臣等曷嘗頃刻不望　皇上為堯舜豈其今日而讓堯舜乎夫聖愚無兩適之塗不為聖即為愚治亂無兩持之勢不之治即之亂世非唐虞便成季末不為萬世傳誦即為萬世譏訕歲月難留機會易失伏乞　皇上端心澄慮勅天圖幾成振古一大有為事業而不虛上天篤生與祖宗付託之意使天下有恃後世有傳即攀龍附鳳之臣亦得沐餘光免後責臣等各出所見并合成篇著為守成遺使權宜三論以獻惟不與常牘總棄時賜覽觀見之施行幸甚三月初八日上

守成論

臣等竊惟自載籍以来惟夏商周及漢唐宋六代之有天下為久長多者八百餘年少亦三四百年皆以賢聖之君繼作或創業或守成或中興厚德深仁浹民肌髓雖經變亂而思慕謳吟故其盛難衰其衰易續能永久也他若秦若新若六朝若五季以及胡元不過一二世久亦不能百年空有開創而莫能守成德澤閼而不長民心渙而思亂不永宜矣我 太祖高皇帝再

造區夏以啟大明功德視前誠無比並亦頼列聖繼序積德累恩不愆不忘後先照映故二百餘年而以無缺之金甌授于 皇上 皇上嗣服比隆 祖宗英斷如神剛明不惑 聖慮所到真有超古帝王之上者壽域宏開又三十一載矣而際天薄海全盛如初非漢唐宋所能及顧否泰剥復之幾間不容髮保 祖宗之鴻業垂之萬世惟在今日磈硊之抗弊之召復隍之憂亦在今日完堯舜之鴻名萬世有稱惟在今日去昭昭就昏昏令小民怨詛之聲留之萬世亦在今日亟改而圖猶日月食而復光人皆仰之矣泰華搖而復奠人皆安之矣四方幸無虞國本又大定天下引領以為不逮堯舜者獨一礦稅耳 祖宗固以無缺之金甌貽 皇上也忍自今以區區礦稅而致之少缺哉聰明睿智之主豈不徹此萬世悔恨當何可及臣等職在股肱情關休戚實欲以惓惓愚忠上通腹心非敢學外廷之口舌拾尋常之唾吐惟 皇上

少降威顏試一覧察夫帝王享四海之福而未免不給之憂揆于人情不無可念國家以積貯為命而有不足之患揆于邦計亦為可念然可取于百姓豐足之時不可取于百姓困窮之日令名為收自然之利而實强搜于小民名為閔加派之苦而實横剥于額外搶奪法所禁也而自上縱之貪酷律所誅也而自上導之善理財者不如是也人情雖各有偏好亦必有底極 皇上之好積也若天性然亦宜有所饜足 祖

宗二百年来世世積蓄僅得太倉老庫銀二百
萬以為多矣今内帑所積倍蓰此數豈不度越
祖宗為萬古一奇絶事而尚求益無已乎　皇
上即好積而以昌盛春秋歲月需之萬萬壽無
疆則萬萬年積亦無疆何必一日而满其無涯
也凡積而善費者積不能多　皇上躬節愛之
盛德賞賚不濫入多出少自當不貲又何必更
裒畜乎且積所以待用也積而無用直與土塊
同耳有何希奇而費至珎至寶之精神役役于

是昔人有言以隋侯之珠而彈一雀之微愚者
不為精神之可貴不獨隋侯之珠也無用之長
物亦猶一雀之微也捐此而逐彼是愛身不如
愛物之重也　皇上試思違和之時視此物為
何物皆身外浮埃眼前土苴與此身無分毫干
涉有何裨益老子有言身與貨孰多奈何不以
聖躬為重精神為寶而日夜勞焦于此乎　皇
上若為萬萬歲計則　萬萬歲天子既自有萬
萬歲惟正之供若為　萬萬世子孫計則　萬

萬世子孫亦自有萬萬世惟正之供譬之飲食
自應待時必先時而兼饌曰吾以為備也豈惟
不必抑亦不可且其為害不小財之為物守之
甚難　皇上至嚴至明至慎至儉嚴則人不敢
竊明則人不能竊慎則出納必防儉則浮浪必
約所以能守此而無虞也貽之子孫而假令于
皇上之四德有一不逮能永久不散乎府庫充
溢驕怠易生左右前後誰無窺覬不導之以奢
汰則引之以淫縱東征西伐土木神仙聲色子

女狗馬麴蘖無使不入何憑不作至是而為身
家天下之害必大皆財之招不獨盗出之患也
踈廣不欲以財累子孫其言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古今以為名言然則
多積固不足為子孫法又足為子孫累矣抑或
皇上深宮永日無可自娱聊假是以適耳目乎
則周書有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至所寶惟
賢則邇人安斯聖王之法守不易之正論也珎

臺寶閣之所儲重絨什襲之所蔵次第陳前從容諦審不須外索自有餘羸若夫鼠雀之所易殘蟲魚之所易蝕速朽而不可居之物何必蓄以敗羣充耳溢目倦持厭觀造化密移　聖情善悟易紛華而反質覺今是而昨非從欲惟危不如從理之安尤宜一加省矣且　皇上但見耳目之前微有所利不知眉睫之際已迫大害利害切身何可不一動心哉誠思此物從何處来聚之禁中則成千成萬渾為等閒而當其取

之于民乃積釐成分積分成錢積錢成兩成十成百乃成千萬不知費幾多箠撻幾多枷鎖鬻妻賣女幾多恓惶析產破家幾多慘毒而後得盈此數也夫天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在于官者日多則在于民者日少不在外則在内在于内者日多則在于外者日少積而不散德意將何宣達閭閻將何養活糧餉將何出辦廩祿將何支發水旱將何賑濟盜賊將何遏絶國無終日之計國非其國民非昔日之民日甚

一日生他心矣漢文帝有言百金者中民十家之產也小民有一金在手將本求利朝營而東暮營而西上以供公家之賦下以給俯仰之需終年歷歲靠此養活乃虎冠吏一朝而白取之本利胥空人錢不見心無聊賴意有徬徨何難一死以戕其上豈顧法哉妄索天下十萬金是傷天下十萬家性命妄索天下百萬金是傷天下百萬家性命憑怒逞忿何所不為肯低頭就死而已乎夫人主以天下為家天下安人主始

安天下不安則一家無獨安之理將為他日投老計耶天下鼎沸無土不沸挾此安歸將為他日拯危計耶禍敗一成冠攘四起雖有錢財亦無所用然則此一積也豈不為大盜積乎此一守也豈不為大盜守乎不務安天下以安其身使其身與天下俱危大非長計何得恃二百三十餘年全盛以為必無事哉周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嗚呼其尚敬戒于玆此在　聖心一思耳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宗社憂安得以宗社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精神憂安得以精神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聲名憂安得以聲名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子孫憂安得以子孫易此也思之則必謂此無用物為吾百姓憂安得以百

姓易此也捐小欲以就大欲棄小利以取大利卒之大欲大利並集而小欲小利不遺永貽萬世之安長享無疆之福此在明主一諦思間難與忽近憂無遠慮者謀也

遣使論

古之立法者未嘗不于委用之中而寓檢制之術其不可相為通者峻其防而毋令少假其可相為通者互為之制而務使其相成故得人之用而無其害國家之法裁抑勳戚防檢親近內言不出外廷宦官不預朝事罷宰相而設內閣列臺省以司糾彈散事權于部院分兵柄于營府凡以職親地近專擅易生而曲為之防也今諸法皆斤斤共守無敢踰越獨遣用中使一節

非保世之術誠宜深慮而亟反焉　皇上之馭中官也明飭法紀未嘗少假辭色一有違犯必罪無赦雖日侍左右久賜蟒玉者莫不側目而視重足而立檢制之嚴有如此然天下不誦皇上之嚴而言　皇上之寬寵信太優假予太過是徒見奉差小監縱恣貪暴而遂掩　皇上之鴻名以流謗聲甚可惜也制國之用莫大乎財而本朝立法莫詳于理財　高皇帝親自講畫設簿書定體式慎差遣密查盤其入有稽而

不沒于主書之手其出有考而不沒于綱解之手鄉有籍户有符無朝夕二三之令限有時科有則無望空白索之殃故百姓雖出錢而力猶可給有司雖比錢而人無怨聲起解存留悉有記帳雖數十年後可覆而知焉雖一介遣官可坐而覈焉司會之心跡得明旁觀之浮言不生府史胥徒但供使令之役絕臨民之事常饋之外一錢即贓故民不見吏吏不見民上下相安而賦事舉也豈有漫然無經制無稽考四出橫

索而百不解一利歸群小怨歸朝廷如今日稅使所為而可以久行不改者乎夫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則財入而不窮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出而不匱民商為國家生財者也不可不愛育而使之衆僕隸為國家食財者也不可不裁節而使之寡百姓之財猶溪澗之水也其來甚微驟取即竭若一時而有數輩飲汲于其間必涸而不流矣故取之不可無道用之不可無度也文臣豈皆忠義潔廉者哉而古來循用不改

正以諸司臚列權力不偏相轄相制相糾相舉故易使也中官豈皆不肖者哉而　祖宗未嘗使之制錢穀正以其為主上私人威權偏重舉劾不得施稽察不得加故不用也今所遣四出者皆以獨任成奸偏信致亂手握王章口銜天憲摧山裂壑破家滅門始猶假虎以怖人終皆化虎而自恣盖籍憲臣之口而朝廷始自蔽其耳目為敝極矣以　皇上剛明在御而此輩尚然無忌乎正德間有逆瑾之禍覆轍在前寧可

再乎中使操利權此古今所甚忌　祖宗所甚禁不可之六者也令非徒操利權也且覬典兵如陝西遼東廣東諸處皆私募徒卒公請于朝以明開跋扈之端幸　皇上屢加拒絕而若輩之請未既也此豈可假借哉兵權有國之司命也隨權之所聚而亂從以生蓋内外互有之而内臣為甚自古人臣擁兵如藩鎮雖强猶可除滅以其為外臣也至于内臣如漢之王甫張讓唐之魚朝恩李輔國田令孜輩倒持國家之太

阿而附為社稷之脰瘻天子扼腕不敢出聲忠臣袖手竟無救術彼自稱為定冊國老而斥天子為負恩門生稔凶結禍終以國亡則典兵故也故内臣必不可典兵而典兵必毋以内臣我太祖散析兵權不令聚于一處而尤密防内臣勿使預兵嘗曰此輩當使畏法不當使有功又曰不假以兵柄自無宦寺之禍非謂外臣必賢内臣必不肖其流禍當至于是而不可不早防故也國家兵權迭制于兵部營府督撫總鎮諸

官而未嘗專付于一人大抵令調遣者分鈐轄之權而又令糾察者分調遣之權一兵而數處籍之數人制之雖元勲信臣一旦有白簡聞上數行詔下而束身歸命莫敢後矣故有指臂相使之功而無尾大不掉之患如令内臣制兵尚誰能鈐轄之而又誰敢糾察之白簡何時得上聞詔墨何時得下逮巧營密搆熒惑耳目盤糾錯結羽翼相扶不如漢唐中葉之時盡盜威福之柄不止於是雖明知其罪而無可奈何則以兵在其手而朝廷莫敢攖故也故内臣不宜奉使出外尤不宜制財典兵純良小心者百中一人自中材以下未有不為恣睢之所愚矣權之所在易為不善勢之既成欲轉不能求其小心如初不可得已是以 皇祖世宗盡革天下鎮守而至今誦中興之功今礦稅使雖無鎮守之名已有鎮守之實而更令制兵是猶熾火而沃之以油也彼王甫等給用城門校尉兵李輔國等領天子神策軍直假竊耳是時已不可制令

使彼自有兵而自用之禍當何如正統間曹吉祥從子欽以禁軍三千人戰于闕下鍾簴為之震驚彼于輦轂至近而輒敢稱亂今若使之縱横閭外禍又何如以漢常侍之專挾唐藩鎮之勢權無二代禍必倍之此萬萬不可以嘗試也臣等固知 皇上不許而不敢不言願 皇上必毋許而嚴斥之亟杜之幸甚諺有之曰錢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用權入人手雖良民不免妄弄此至言也征榷錢之大者也兵柄權之大

者也士人處此不能不染于其中而恣于其外何可令中人據持而信之過于士人也大璫在日月之旁　皇上猶時時謹御不使之縱彼外差小監生殺予奪常分　皇上威福之半何可使其將錢穀甲兵任情描弄而信之過于大璫也冀　皇上超然遠覽察于古今治亂之大戒而早措置焉宗社幸甚

權宜論

令有百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官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必許也有萬金于此而鬻　皇上之一旨　皇上許之乎臣等固知不許也何則官雖鬻而主上之尊自如彼其人之進退黜陟一一制于朝廷故以為無害而可許旨雖一言而關係天下輕重不小朝廷之所以尊惟此耳使人可鬻則威福予奪將制于彼而不制于朝廷安得而許衆建群臣不過衛一人耳如使群

臣得共制命安在其稱一人哉雖然孰知今日而　皇上之旨已潜為人鬻去而不之覺乎或虛言千金之利而鬻或虛言萬金之利而鬻利未入于上而旨已鬻于下旨鬻于下則威福予奪隨之而去此又不如鬻一官之威福予奪猶制于上也本末輕重失其常矣　皇上偶未覺耳覺則必不聽人鬻而以鬻嘗我者必誅雖然臣等又謂　皇上未嘗不覺也每一旨下必曰權宜權宜者明知其不當為與不可為而聊試

為之爾非經常之制也非長久之謀也非　祖宗之明訓子孫之世守也以此昭上心不自安而勸天下姑勉從也以此見今歲然而明歲不然此事然而彼事不然也惟　聖心有真覺故明旨稱權宜耳而今果權宜乎哉始謂之暫而其暫也遂久始謂之借而其借也即真非徒不返也日以浸多得無托此二字以藉天下之口乎若是則先之以不信而誰委心者治天下之道以經常不以權宜經常者在皇為皇極在民

為民極又為成憲為彝典曰禮曰法而後世謂之制度謂之職掌　祖宗之所以授　皇上而皇上之所以授　萬世子孫者也權宜之事可以一行而不可以再行如病者含膏粱而服藥石病去當止不止則藥反為病而不可救療故權宜之所以利天下者少而亂天下者多不可為也礦稅之亂天下久矣其甚異日無窮之禍又明矣　皇上行之不休必以為吾能行之吾能收之姑享其利無憂其亂夫服藥不止者曷

嘗不自信以為有益而又自恃以為必無害也一旦藥發誰能善收當收即收何為久蹈危計而貽不及收之悔哉嘗聞之舉理外之奇事者必有理外之奇禍縱無涯之多慾者必有無涯之多憂譬之于火一旦既已熾發而熏天矣雖有萬人焦頭爛額提水而救之必無及矣譬之于水一旦既已橫溢而滔天矣雖有萬人沾手濡足捧土而塞之必無及矣即能奪之水火之餘幾何而況其未必能奪也古人云衆怒猶水

火也可輕犯乎哉故救火之道必遏之于熒熒之初使其無炎救水之道必塞之于涓涓之初使其無決除此常道更無巧計舍常趨巧復何救乎今朝廷既以權宜自便而又遂以調停責人巧中生巧尤不足恃調停之說起于有宋紹聖間彼無如羣奸何而姑為此言塞責耳亦終不能調停以至于亂故調停非名言也人臣而云調停猶可諉焉以為權不在我也　天子則操持乾綱伸縮惟意知其非義斯速改矣一轉

移而大定顧不甚快有何掣肘而言調停此又
護前增失而非所以令天下也昔馬周言于唐
太宗曰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國無不滅人
主雖悔未有能再安全者凡脩政教當修于可
修之時事變起而後脩無益也又曰國之興亡
不在于畜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隋貯洛口倉
而李密因之積布帛于東都而王世充據之向
使洛口東都無多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
大衆豈可不顧人勞而强歛以資寇狂狡竊發

非徒旰食晏寢而已此深達國體之言也夫馬
周羈旅布衣耳一言而唐太宗能用之遂致貞
觀之治臣等幸為容勿之臣逢堯舜之君而
皇上又陋太宗于不屑為者豈不能用臣等一
言臣等竊思　皇上亦姑試爾昔齊威王沉湎
不聽政惟左右是從三年齊國大亂俄一日視
朝而以阿大夫為左右所譽烹之以即墨大夫
為左右所毁封之盡誅左右佞人而莫敢蔽以
私齊國大治諸侯来朝臣等嘗謂　皇上亦聊

試左右與諸大夫誰忠誰奸耳一旦奮發而誅
賞行焉不在齊威王下豈有明照平秀吉楊應
龍之情于域外而不識賢奸之情于几席之近
豈有弘敷太平之畧于初御而不决治亂之幾
于乂道之餘財利非利安國家誠大利金玉非
寶金甌玉曆誠大寶孰輕孰重孰導孰阻洞若
觀火待時而動大威福大予奪驀然煥然彌布
于宇宙之中此萬方之所跂立而望黎白相携
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者也舍權宜而歸

經常舍調停而歸轉旋萬年天子此其彝極豈
不偉共時乎時乎不復再来一失此時雖悔可
追令天下言者雖多尚未敢深言使臣等無輔
弼之寄亦何敢深言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臣等預有危責安能以泄泄自處而　皇上亦
何可以泄泄處此也謹論 三月初八日上

一品再考自劾疏

臣奏為贊襄無補幽黜允宜懇乞　聖明特賜罷歸以光國典事臣蓬蓽賤流章縫末學備員史局濫侍經幃荷　皇上特達之知召自田間晉叅幾務優游尸素十載于茲承乏一時躐先百揆蒙恩有過于海岳報稱無及于涓塵今以一品六年給由赴部令甲給由不及期與過期皆有罰臣不敢違但臣本意謹俟黜幽而吏部舊例原無考覈止是奏請復職臣忝預樞機而

先以不肖之身苟逃吏議非義也取自　上裁本彰明斷而臣不先以一言從中贊决又非義也吏部雖不考臣臣之自考甚明法行自近當從臣始竊惟昔之人臣憂不遇合而已苟遇合矣即田千秋于漢馬周于唐皆有所樹立而況其上焉者臣遭際最奇尺寸靡效誠不足以通天感聖德不足以輔世長民才不足以肅政清刑[illegible][illegible]足以登賢達善致使陰陽錯序萬物失宜百姓不親附卿大夫不任職㬥孽滋生鴻罹

剥蝕民情由治而向亂國勢自安而入危就列無陳力之忠不能無引身之掐至于蒲柳早衰桒榆晚入疾病纏糾精神惚恍當以老病坐免伏望　皇上昭示至公解臣見職放還鄉里臣幸釋負于未僨車之前而免于大譴大訶感恩無極九鼎不足喻重矣 四月十三日上 十五日奉

聖旨卿贊政密勿一品再考忠誠廉慎茂著勛勞朕茲倚眷方殷胡乃執謙求退宜即出佐理以濟時艱吏部知道

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就列深慙拜恩滋愧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仍賜罷歸以正臣紀事頃臣以給由自劾奉
聖旨卿贊政務勿一品再考忠誠廉慎茂著勛勞朕茲倚眷方殷胡乃執謙求退宜即出佐理以濟時艱吏部知道欽此該吏部題又奉　聖旨元輔一貫贊政多年勛勞懋著朕已鑒知茲覽部議又思得當年東西戡定之時苦心運籌極力擔負功成辭賞尚鬱朕懷今一品再考特

加左柱國少傅兼官照舊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勑獎諭賜宴禮部以見朕優禮賢輔至意欽此臣不勝惶悚不勝跼蹐竊惟國家爵賞與臣子功實兩者常相提衡予奪辭受率視為準非為體貌而已也舊時輔臣考滿不無優典然未有勳官俸廕誥勑恩宴紛綸而集若此之蕃者即或有之而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烏可以相方哉彼其當交泰之盛時著旂常之偉功則拜頒

恩施宜無愧色今臣躐蹐首揆得君不為不專待罪九年行政不為不久而匡襄無術燮理乖方一人之盛美弗彰庶政之瑕疵日積人心等于巢幕國勢同于累碁誰為厲階焉用彼相臣之自劾實乃隙明何得詭脫嚴誅更饕異數若此則自劾者何人而拜恩者復何人必兩人而後可也向臣所以行行且止者誠覩　皇上天挺英明度越千古即權宜榷採而時以仁愛停止渙之綸音臣若徼天之幸投附事機儻有一

言當于　聖心則親見堯舜此其日矣遭逢甚難時來不再敢不屏息以俟下風今也從春得秋從秋復春既及給由之期核實之際而樹立若此一無可書罪狀若此一無可贖宜黜而陟其誰許之今之續書後之史書也一時之吏議易逃萬古之史評難假斧鉞所臨赦宥不到胡可貪壟斷而獨登輕簡書而不畏也伏望　皇上哀憐臣意追寢新命倘萬分之一猶不忘簪履之遺則姑緩褫奪而准容致仕於臣頗為過

弘將沒齒而無憾矣四月二十日上 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至誠謙慎嘉尚不已卿保安社稷
朕心鑒知但考績酬功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毋得
固辭今國家多事之日賴賢輔調燮贊襄即出佐
理以濟時艱慎毋固辭吏部知道

辭恩密陳揭帖

題臣比日考滿本俟黜幽何意誤恩翻加懋典
臣已有奏本力辭猶恐 皇上視為故常未即
賜允且臣之衷曲有不可開載奏本使外廷共
知者敢密陳之臣嘗 皇上殊常恩知授以第
一大官屬以第一大事臣固知非天下第一大
功不足以仰酬也古今大聖人惟有堯舜非堯
舜不足以尊 皇上非 皇上不能行堯舜之
道臣之圖報止有此節夫何自臣當國而朝野

之故愈多不惟未建一功抑且日滋多罪去年
二月十六日臣親承召命宣德音于天下天下
方欣然若再生而旋從追寢莫不興有君無臣
之歎是時百官皆欲伏闕固請臣獨以為 聖
心既發必當見之施行 聖體初安不宜輕加
聒擾今日急務臣子宜以愛君保躬調護為先
政幾雖重少待他時而從容苦口以圖轉移亦
未晚也百官因臣此言遂皆不敢瀆擾何意日
復一日年復一年坐失事機竟成虛願於是礦

稅不收而四海之民靡不怨臣矣於是廢棄不復而四海之士靡不怨臣矣於是囚繫不出而四海之泣無辜者靡不怨臣矣於是缺官不補而四海之憂亂萌者靡不怨臣矣不敢斥言至尊則戟手而詈執政之臣詈執政之臣則必首及于臣以為往時國事有閣輔臣但以一揭請之無不立允縱不盡允亦必勉從以存大體雖極難挽之事猶挽十分五六此天下之所習聞習見何獨今日而乃不然　聖主非不受言

庸臣不能正言耳又舉前事以追咎臣謂臣當時若從百官之意伏閣固請則　聖主一日便為堯舜天下一日便成唐虞何得遲延至今尚無分曉　聖主之仁心仁政已發而復遏者輔臣罪也皐夔稷契定不如此又責臣以為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當時曾說待　聖躬既安轉移未晚今日之事轉移安在效婦寺之小忠而妨補拾之大忠徇一時之便計而失萬世之遠計托言調護意在阿狥豈社稷臣之所為我人皆

以此責臣而臣亦俛首無辭真是智窮才竭無計回天上負國家中負百僚下負天下有君無臣信如人言百口不能解矣忠憤鬱紆日夜無聊惟有籲禱皇天顧我　皇上斷自乾衷特降手札將前四事悉然舉行則　皇上即今之堯舜而臣亦堯舜之臣若猶姑待則臣受天下叢責如矢集的以日為年請先逐臣以謝天下而明發詔旨次第改弦　皇上當以顧社稷為急不當顧臣也今水旱頻仍正陽日食盜賊時發

訛言數驚司徒徒手而邊境搖心司空空手而工商結恨臣雖卸肩以去猶有無窮餘責況可再受濫恩玷汙聖朝惟　皇上亟賜罷斥無辱新命臣受恩最深蒙知最密臣不自言何人言之老日益迫病日益多今不極言何時言之

皇上實宜思天下之禍機最難料天下之民嵓最難知國家暇閒此日可惜毋待他日倉皇而興噬臍無及之悔也臣言至此一字一淚不忍復言謹齋戒焚香百拜叩首重封密奏伏祈特

賜覽繹而採行之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　四月二十

上日

再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自劾原出真誠加恩益非始頒再祈　慈
軫曲遂愚情以全分誼事頃臣以考滿蒙恩具
疏辭免仍乞罷歸奉　聖旨朕覽卿奏至誠謙
慎嘉尚不已卿保安社稷朕心鑒知但考績酬
功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毋得固辭今國家多事
之日賴賢輔調爕贊襄即出佐理以濟時艱慎
毋固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讀省循不勝感泣
德意肫切屬望殷勤此臣千載一時也忍復自

顧其私哉但臣竊思之臣之前疏乃情知多罪
而求正黜幽之典發于本誠有如聖鑒不敢虛
也　皇上慈旨則過信部題而益以踰溢之恩
大非臣分之所宜承安得以彝典為解而洪顏
拜受況臣方求釋于見在之內而　皇上乃增
加于見在之外臣尚未敢拜復職之命何敢復
聞加恩之命且一臣之身而朝廷以為宜陟臣
以為宜黜黜陟之論相去太遠不得明也宜黜
而留然宜加賞賞復駢蕃又何濫也上而濫施

不失為仁主下而濫受豈其稱廉士臣輾轉思
維有難啟處尸曠既久不可復為尸曠以誤國
罪狀已著不可更書罪狀以災身駑駘之力既
窮鼫鼠之属見迫援于公論其將謂何伏乞
聖明亮察收回恩命仍將臣罷黜以昭考課之
公臣當伏處田里歌咏 聖德若 皇上必以
為使功不如使過而欲留用臣則乞盡收恩命
無復言賞而姑令仍守舊官以圖後效效而行
賞亦為未晚如其不效則無先後而論罰若是

則 皇上之所以待臣者已甚優厚而臣亦可
冒耻戴罪以從事然終非臣之本願也四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計安社稷勉留賢輔詎有所私懋賞酬功
祇循彝典亦不為過卿何又有此奏宜遵屢旨即
出拜命以副眷懷俱不允辭吏部知道

三辭考滿加恩疏

奏為誤寵難承悃衷可悶三懇 聖慈亟賜矜
允以免塵瀆事臣以滿考蒙恩再疏辭免奉
聖旨朕計安社稷勉留賢輔詎有所私懋賞酬
功祇循彝典亦不為過卿何又有此奏宜遵屢
旨即出拜命以副眷懷俱不允辭吏部知道欽
此臣惟 皇上景重爵賞朝無濫官官無濫廩
而獨于臣考績則寵之誤恩濫于常數之外至
于屢辭猶未見許臣至不才何以得此所以感

激涕零而不敢復言去也謹拜復職之命報名
廷謝入閣辦事外未即擯逐厚幸已多乃若加
恩叨踰太甚 皇上雖予臣而時論必莫予也
臣何敢承時論者國論之所自生史評之所從
出名之為夷即為夷名之為跖即為跖夷跖之
辨無他惟在辭受取予之間耳臣功不及一物
名不踰中人祿位恩數至濫無紀不斂身退避
而靦顔進趨能逃于國論何能逃于時論哉此
臣所為滋懼而不敢也或言 至尊之賜臣子

不宜盡辭然心口躊躕既非德賞曾謂少取而無妨于義乎必不得已則臣請領誥命以為親榮領勅諭以為身規其兼俸部宴勲級前人具有辭例非至臣而始辭加官進殿廕子則臣必不敢承以忘夙昔本意惟乞 俯允臣請俾免于再三之瀆而守其咫尺之義此 皇上真知臣真寵臣而曲全臣之終始者也四月二十六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考績加恩原非異數昨已明諭朕志何為謙

讓未已朕重違卿意特允辭兼俸部宴勲級已屬至應其餘俱宜勉承稍存舊典慎勿又辭吏部知道

廷謝入閣揭帖

題臣頃以考滿待罪 皇上不加斥黜且增誤恩賜臣銀兩表裡鈔錠茶飯羊酒加左柱國少傅進中極殿大學士兼支尚書俸廕一子中書舍人給與應得誥命賜勅奬諭賜宴禮部稠疊駢蕃至不勝舉除銀兩等臣已廷謝外若勲級等臣先以一疏自劾後以三疏辭免蒙准辭兼俸部宴及左柱國勲級其餘加官進殿廕子給誥皆命勿辭臣欲再辭嫌于矯激已冒昧勉承

今日廷謝訖伏念臣才具綿薄性資樸愚文章無取于代言猷略罔裨于經國尸官素禄曠歲淹時幸不褫其冠裳何更繁夫雨露為寵愈厚為驚愈多 聖主雖加眷私天下能忘抨射三讓非過一辭乃宜既久叅于籠中敢輒颺于飽後揺當俯竭塵露仰助高深惟望樞衡中妙作轉旋庻幾節目處堪為整理臣至眇小纔能比身卑𡙡譬如渤海之乗鴈焉能有無上至聖明正須決為堯舜方是在天之飛龍增光九五天

下本無事而事從人起國家亦何釁而釁自心生與人同欲則欲為天理之公推己及人則人盡此身之助都無傷缺乃曰金甌必善裁成方稱華袞但將繫吝者一加堅決會見權宜者悉歸典章斯臣等之至禱祈　聖皇之大福利也腹心安則股肱亦安而髮膚舉安君心足則百姓亦足而上下咸足矣臣敢以是言其區區感銜之意而竭其䍐䍐補答之私四月二十九日上

留温中丞揭帖

題竊惟都察院百司綱紀不可一日無人今副都僉都皆缺未蒙點補獨左都御史温純一身在位而自去年十月註籍以至于今半載有餘矣屢次疏告未蒙恩留臺務久廢諸御史靡所稟承熟審在通又三法司之事且部院七卿皇上之斗杓七星也七星不備何以成歲功七卿不備何以宣治績今禮兵二部俱缺尚書正望點發豈都察院原有都御史而復使之久鬱不伸乎本官非有十一懇疏今日仍未發票使其無所遵守似属未便臣等看得純之為人素懷忠藎人望攸屬必能不負　皇上任使伏乞沛下温綸催出管事并祈早掄禮兵二部尚書以備七卿庶百僚師師而庶政有托謹題請旨四月二十九日上

勅諭

皇帝勅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沈一貫朕惟台衡重地弼贊攸資家勿親臣謨謀是賴匪藉端亮公忠之佐曷襄光明俊偉之勳睠我元僚誕彰丕績可無褒敘以示眷酬咨爾卿一貫邃學閎才沖襟碩抱經綸運掌而出之以休休道德積躬而持之以抑抑抜自講幃之舊為予調鼎之司首贊萬幾式殫一德無偏無黨布公道以渙羣不激不隨本和衷以熙載有謀必告非

道不陳箸籌收屢勝之邉功廟議定萬年之國是忠誠純固擘畫精詳清風足以表正乎明時雅度足以鎮安乎薄俗當中外多艱之日為邦家不拔之圖登三事者十年歴一品者六載勛猷茂著良愜朕懷爰舉舊章用頒新渥而卿遜膺不有避寵非居觀三讓之高風尤純臣之盛節是申賛冊式表特恩於戲予欲保乂有邦爾惟柱石予欲訓警有位爾惟典刑尚其永矢乃心懋襄上理毋以任怨任勞而思易退毋謂已安已治而遽成功遠追喜起之風共享昇平之福欽哉故諭五月十一日

謝賜奬諭疏

奏為謝恩事本月十一日伏蒙 聖恩以臣一品六年考滿賜勅奬諭欽遣鴻臚寺卿張棟等齎捧到臣私寓宣讀臣謹恭設香案望闕叩頭祗領臣誠榮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天蓋孔高蟻旋惟附地輿極厚鰲戴難勝辭遜末繇報酬何所竊念臣迂愚成性樸略違時嘗聞忠孝可以立身篤信君親必能知己未陳一力久黜孤卿散材非八柱之資廣廈乏萬間之庇徒切

鳳至圖呈之望但聞獸蹄鳥跡之交此日而徵況是正陽之月下臣不職尤宜策免之先何知恢恢天網為臣而更踈浩浩恩波為臣而更渥賚予繽紛而望道褒加赫奕以臨門虞官之黜典既虛漢代之璽書逾溢瑤緘鳳翥聯珠詎止十行玉版龍騰疊袞寧惟一字渾渾堯言之深潤諄諄舜命之申重如憐手口交作之勞為示腹心相推之厚奬駑駘以騏驥名實謂何飾鈍鐵為鏌鋣提携焉用永念非常之典誤于不佞之臣茲盖伏遇 皇上肅秉乾綱丕迎泰福謂化瑟不調已甚宜取圖新謂人才寸朽難捐莫如求舊雖以臣之老憊猶然冀其晚成臣敢不抖擻淪精激昂委氣畢夙夜在公之力赴當年親見之期忍使軫憂不釋于宸咨忍使初政竟虧于終鮮曾是厝火積薪而諉已安已治曾是臨淵結網而辭任怨任勞不稼穡而取廛實臣孤憤為牛羊而求牧惟上亟俞庶無忝于訓辭永有光于彞典 五月十一日上 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再留温中丞揭帖

臣題昨二十三日左都御史温純以十三懇疏求去蒙　皇上發閣擬票臣等相顧喜悅謂聖心今已開霽純自此可出矣乃連日候旨尚未蒙發而純十四懇之揭又至竊詳揭中所言實係國家大事此本官真誠至語非虛設也望皇上覽察焉蓋明年正月當朝覲考察天下官員此吏部都察院最大職事例該及早與海內當事之人往復書移預先諮訪往常以一年畢

力猶恐不精非可倉卒取辦而苟且了事者今夏序將盡相去止半年耳而純一身去留尚未得定諮訪之事必且妨廢諮訪既已妨廢考察安得公平此不可視為尋常細故也　皇上必謂純雖不出院務亦不廢而未知考察一事與今待命實相妨礙臣惟純之為人誠實忠藎臣數年與之共事無非愛君憂國之語心實重之偶以一疏未當而又致逡巡臣若不言天下之不知者將以為純之前疏有涉于臣而臣之褊心不能忘情妨賢之誚安能逃之伏乞　皇上將純今疏即賜批發勉令速出視事以振憲紀以飭計事庶幾賢臣復留人心慰悅而臣心亦得少明　五月二十五日上　明日得留中丞命

請發補官本揭帖

三臣題蒙發吏部一本為覆疏留中非體懇乞
聖明速賜批發并速補司府員缺以資大計事
臣等恭擬票上切詳此本大槩言該部覆被參
官員如盛萬年陳曷王納言王元柄李必璋孫
良宜陞雲龍等及覆患病官員周一梧曹璜等
皆未奉旨有妨作缺又天下道府缺官約八十
餘員尤望通查賜補以資大計臣等竊惟治天
下之道要在用人必朝廷有黜有陟而後人各

得其用必進賢退不肖而後政事各得其理試
視逐日章奏批吏部知道者最多則用人誠急
矣乃吏部覆上而有格不下雖復知道與未嘗
知道何異遂使 皇上之威福不行于天下而
天下之賢否無裨于上聞實于政體為大扞格
今蒙 聖心天啟俯賜發票此實轉移世道之
機也臣等不勝欣躍又不勝願望惟冀 皇上
即賜允從以後凡遇補官本章俱早覽發庶幾
賢才進用而太平可期矣六月初一日上

大選近請陞補選郎揭帖

照得吏部常以雙月大選先一月則有點卯有
看單臨月則有推陞有急選有截點至日引奏
入選間復有候補候考單題雙題授文領文等
務殆無空日也今六月當大選而文選郎中尚
未補定待除官吏不下百千壅街塞衢皆來告
急盖先任選郎倪斯蕙已滿六選例不可以復
入尚書李戴推陞為太常少卿實仍舊例前郎
不陞後郎難補既無選郎誰管選事此戴所以

不憚再三之瀆而又惓惓欲臣等為之再請也
今倪斯蕙嫌于待陞而告病求去呈堂代請亦
未得命伏乞 皇上俯循前例准其陞遷不然
准其告病出缺使新者可補而選事有歸天下
官吏辛苦待除者齒于品流早出國門轉號呼
為懽忻矣六月初三日上

福王婚禮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福王婚禮宮闈吉典中外瞻望咸謂今歲必當舉行矣乃春夏二時條焉已過轉盼之際又將秋冬日月遷延尚無定示皇上父子之愛鍾于天性必以為佳期緩一日則睿體充一日甚盛德意然年齡十八不為早婚民間尚然況于龍種過期與不及期均之未為適可且遴選上吉甚不容易一年之中不能一二月一月之中不能一二日是以詩咏摽梅貴其迨吉易言歸妹戒于愆期若不早命精遴竊恐術人迫于欲速或以尋常之日勉强名為吉利未可知也惟先期早命聽其檢式考程次第詳擇擇之既審即允而行然後人事與天時符合而吉祥與嘉禮輻輳事至于今誠不可緩伏望　皇上明諭禮部行欽天監擇吉上請以定于歸之期以開麟趾之瑞六月初十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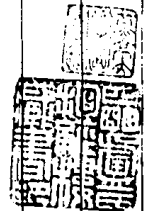
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二十五日具題催請欽點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候旨三日又未蒙發該禮部官惶惶不寧來見臣等言入場之期定以八月初九自今相去止四十日耳舊規考官許其舟行一以防閑關節一以衛養精神也乃茲前期大偪矣即舍舟從陸恐亦不足況旨下之日在京尚有謝恩辭朝之事在途慮有風雨不測之事查得欽定赴任限期浙江四千四百里該八十八日江西四千六百六十五里該九十四日湖廣三千二百里該六十四日今諸臣即日拜命已當晝夜兼行若復更有延遲豈能如期而至且夫典試一差與頒詔捧冊等差不同頒詔捧冊等差到彼成禮即為訖事典試一差資其考校文字登崇俊良到彼之初方其用勞之始彌月晝夜全用精神若令奔馳通路疲憊不振雖復勉强卒役亦何為也伏望　皇上亟賜批發尚可少寬其力責令盡心盛典臣等不勝戰

竢侍命六月二十八日上

敬事草卷十四目錄

再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催考官揭帖
李侍郎兼翰林銜揭帖
四催考官揭帖
請點河南巡撫揭帖
辨湯御史本幷乞休疏
乞休再疏
請釋逮繫揭帖

乞休三疏
乞休四疏
乞休五疏
辨郭侍郎疏
停刑揭帖
乞休七疏
辨妖書幷乞歸疏
聖諭嚴捕妖犯回奏揭帖
請宣諭　皇太子揭帖

命作諭　皇太子文弁諭局郎等文進呈揭帖
擬諭二道
催請諭　皇太子揭帖
再票錢夢皐本揭帖
看詳𢿱生光詩稿揭帖
親諭皇太子傳示到閣奉慰揭帖
福王徵納遣官揭帖
請寬李冢宰等差錯揭帖
請寬討賊引咎自陳疏
請趙司徒署吏部揭帖
請可太宰者揭帖
請設楚宗正揭帖
請寬周嘉慶妻孥揭帖
發沈令譽事者勿與問揭帖

敬事草卷十四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再催三省考官揭帖

三臣題竊惟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該禮部上請且催請五次即臣等亦再揭以懇矣未蒙發下中外皆生疑慮今日應天陝西考官俱蒙點用發票仰窺　聖心原無留滯之意望乞一視同仁早賜點發如或該部推舉有未當　聖心處亦乞明示或速令改推或於原推中隨　聖明酌用庶不至妨誤大典也臣等敢不虔請

萬曆三十一年七月初二日上

三催考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浙江江西湖廣三省考官屢請未命輦轂之下人人生疑彼遠處聞之妄猜妄講又當何如恐致謡言滋興非所以尊朝廷一衆志也儻　皇上以科臣員少不欲遠差則明諭改差部臣亦無不可若　聖意別有所爲亦乞早傳使臣下奉行緣係日期緊急恐誤賓興大典輙復瀆奏惟　皇上俯亮伏候　勅旨

七月初五日上

李侍郎兼翰林銜揭帖

查得萬曆三十年十二月内該禮部尚書馮琦乞點用部職一本奉　聖旨覧卿奏知道了左侍郎李廷機着吏部上緊行文催任右侍郎員缺候旨行欽此照得李廷機係右侍郎奉　旨爲左侍郎吏部已欽遵行文催到今照禮部堂上官舊規兼翰林職銜以便供講筵纂修等事未經題給係内閣職掌合將李廷機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乞　勅吏部查照施行

七月初七日上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

四催考官揭帖

三臣題竊照浙江江西湖廣三省并近題河南考官未蒙俞命　聖意精深必有所在但臣下愚昧何能仰測惟乞明示以便題請或仍賜點發尤出萬幸若事可少緩臣等敢不靜聽但賓興大典日迫一日恐奉差諸臣竭蹶難前又恐人心不古浪傳亂揣以致疑惑　聖朝煽動愚俗皆於政體大有妨礙犬馬忠赤實深憂惶安敢避煩瀆之愆謹題請　旨七月初八日上

請點河南巡撫揭帖

三臣題蒙發兵部一本為中土盜賊可虞得人防患甚亟等事臣等恭擬票上外輒附一言照得河南巡撫缺至一年有餘吏部憂其地方無主紀綱廢墜而屢以為請戶部憂其逋欠太多乏人催徵而特以為請今兵部又憂其盜賊竊發滋蔓難圖而力以為請夫一官而可使一方平治以無煩當宁之憂何為而久吝此災傷疊見饑饉洊臻閭里蕭條供輸匱竭今又黃河橫

溢夫役繁苦瘟癘盛行死亡枕籍而奸狡亡命之徒所在蟻聚假以左道妖詞謀為不軌如瘳萬貫恒李許李大榮詹希楚等聚衆五六千人聲勢重大臣等習聞之而臣鯉尤係本貫人氏知之極真每念及此即顰蹙而涕泣者也鯉得家書言有親弟染疫而亡可見天災流行不虛地方受害已極夫彈壓于未發之前易征勦于已發之後難該吏部屢推堪為巡撫者已有七人皆當今才望之臣惟　俯命一人前往料理

使中州百萬生靈脫于水火之中實社稷之福
令將吏部會推各官開具于後
張鳴岡　顧雲程　耿定力　李堯民
許弘綱　王守素　趙士登　七月初九日上

辨湯御史本并乞休疏

奏為留賢反召人疑謹明心事仍求退休懇乞
早放歸山以全晚節事臣惟朝臣往往好訟始
于自相攻擊而終于牽連閣臣昨接御史湯兆
京一揭為總憲頓挫已極輔臣心事未明懇乞
聖明放歸以全紀綱事內言給事中鍾兆斗之
參都御史溫純為有涉元輔冐嫌排擊上雖再
留純而降諭之際尚非溫旨元輔雖有留揭而
辭氣之間未化成心又言晝南北于一廷之上
修睚眦于白首之交故示羈縻待其委頓無恥
銷薾以去而令天下謂
皇上實棄之又言純
未劾二臣時元輔已引疾不出幕中豈無先入
哉北京所以疑臣心事未明者此其大指矣按
心事未明四字臣揭中有之北京斷章取義驚
人耳目善攝文者不宜如是移理就情豈謂忠
益誠愛純者亦不宜如是誠為純解紛者亦不
宜如是必如其言臣將為名教罪人矣敢無一
言以自白乎臣聞人臣惟君命是尊語曰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雖有辭讓之節讓不過三心如皎日何必遲回却顧屢上封章以要無已之後命而適貽再三瀆之後悔人臣而奉有綸綍一字榮矣已得溫旨而尚嫌不溫非禮也兆京于是乎失言矣原純本意殆不其然兆京其陷純于不義哉其謂臣成心未化豈以臣之揭留純也尚未盡善乎容勿之言外廷何由知臣之言可以入告亦可以公言于朝言止于此心亦止于此請公言之臣之揭曰純之為人誠實忠藎

臣數年與之共事無非愛君憂國之語心實重之偶以一疏未當而久致逡巡臣若不言天下之不知者將以為純之前疏有涉于臣而臣之褊心不能忘情妨賢之誚安能逃之乞將純令疏批發勉令視事以振憲紀以飭計事庶臣心事得以少明其言如此臣自謂曲盡矣祇有一疏未當四字不能掩其瑕耳不掩其瑕乃顯其瑜而兆京以為臣成心未化人之度量豈不遠哉試問二輔試問九列此一瑕也為可掩乎不可掩乎必欲盡掩其瑕而曲彰其瑜此市屢售物之心非大臣入告之道事君者勿欺為先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誠心直道是為勿欺

皇上聰明天縱二三大臣人品心術何不洞鑒此事之曲直是非又何不洞鑒而臣敢欺乎哉臣與純白首一廷驩然無間忽于臣四五乞身之時為無端倡疑之舉兆京所謂朝議疑之者衆是也當此之時朝議盡疑而臣心不疑為之五次擬旨三次具揭以留之謂臣有成心未化

可乎必謂純之疏為當則 皇上已有曲直未分之旨而此旨又非臣所擬也臣家無雜賓門可羅雀筋力已盡常思避賢若有入幕之賓必不樂臣求去臣可屢疏求去正以門無幕賓臣既辭官則一切閣事盡數交代何分乎南北何修乎睚眦而留此一蹊蹺事以增去後之累此亦足以察臣心矣凡兆京所以規臣者臣敢不自省獨痛夫臣以留揭明心而兆京更乃借是以眛臣心耳三揭五票具在御前望 皇上取

而覽之近日尚有秉憲肅紀輿望所歸之語比
之揭語尤為盡善兆京所謂頓挫之羈縻之銷
蘼之者安在非　皇上不能為臣雪此冤此臣
之所以禱祈席藁而俟命也論臣本意則臣之
與純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嘗以為安定國家必
大焉先誠欲與純安詳審固傾身下人以和朝
士以定國家而茲不能矣始頷既乖惟有一去
輒敢再申前懇伏乞憐臣千辛萬苦之餘生所
存無幾特賜骸骨俾就隴土生環死草揞不忘

報 七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四日奉
聖旨卿純忠體國開誠布公朕素所鑒知都御史
溫純卿屢揭必稱其賢每票必擬勉留具見雅度
安有成心且大臣去留出朕獨斷純自固辭與卿
何預卿宜自信不移即出輔理以定群囂慎勿再
辭令後言官務要平心詳審當於本情不許故為
猜疑淆亂國是吏部知道

乞休再疏

奏為　聖恩隆重宜報孤臣積苦難留再乞
天慈早賜放歸以安愚分事昨試御史湯兆京
見給事中鍾兆斗論都御史溫純遂求多于臣
謂臣留純之揭成心未化又謂　聖旨未溫臣
具疏辨明仰壓天心為孤臣昭雪沉冤雖家庭
父子亦不是過臣不勝嗚咽流涕而繼之以血
也捐糜此身不足言報何敢言去何忍言去顧
復自思忝居輔弼而致人見疑辱國莫甚臣之

苦情有萬萬不容不去者謹披瀝言之都御史
溫純之事起于舊年十月今歷四時矣而猶紛
紜不止則以于永清雖奉調外之旨而未得地
方永清不去純何能自安純以十七疏求去而
多半留中再奉　明旨尚未溫也又何能自安
臣固憂朝臣之未和時時念之而不虞其遽加
諸臣身也夫五倫之序君臣居其首朋友居其
後人固當加意于友尤當不欺于君加意于友
者私情而勿欺于君者公義臣為純苦心作揭

請上勉留自謂庶幾可幸無罪而反以為誇自令而後臣無道以處此矣臣之此揭幸蒙皇上信臣無他也當是時即純視之亦必不疑臣有他也今成心之說不起于二疏連下之日而起于後疏不下之日臣安能致純疏必下哉閣臣留人之揭而至于三自來所少尚以為憾乎純疏不下聖意何能强而北京謂臣委頓之銷薾之以托于實棄之臣心至愚不鮮為此聖明在上不容人為此何北京輕量獨斷之主

而故以半吞半吐不可明之辭詆臣也臣至今思之如坐重氷積雪之中凜凜戰慄誠不若早先引避人臣惟一官難棄耳臣求去出于本心得去以為幸甚倘蒙俯憐而不吝一允視祈恩乞容猶為易也天下必不謂之濫惟乞早賜放還以明臣心矣七月廿七日上廿八日奉

聖旨卿忠誠公慎朕素鑒知前已有諭卿宜自信不移何乃又有此奏朕覽惻然其溫純二疏連下為卿屢揭催請後疏不下朕以彼奏各缺巡按且有回道御史不差故以試御史瀆擾市恩因以留中屢本未發於卿何預今又致生猜疑紛紛瀆奏殊非政體方今國家多事卿宜仰體朕眷任篤隆繹思君臣大義毋以浮議介懷即入贊襄弼成化理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請釋逮繫揭帖

題今天下臣民無日不望仁于　皇上而所深憐跂待度日如年者尤鎮撫司逮繫諸臣淹禁無期殞亾相繼黑風慘烈白日晦冥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尚可求活臣等每念至此殊難為情不得不力為之請竊思舊年二月十八日　皇上親沛　德音既下放釋之命矣已復收監恐非本意今　聖壽齊天嵩呼匝地宸闈歡洽翔泳沾仁臣等竊願推此一恩使此曹受旋生之

賜而遠近聞者頌萬萬歲無疆之壽也人臣之不能盡分多矣若諸臣者安敢以為無罪顧人情于未獲罪時未嘗不共相呵詆而思所以重之及既獲罪未嘗不共相矜憐而思所以輕之令諸臣繫獄既久則人但見其可憐而不記其可罪　皇上開釋之諭實天機自動而不知所以然此所謂不忍人之真心擴而充之可以保四海者不宜中道阻遏而已也其時　聖諭尚云有官的還與他官此一言也堯舜且將遜德

矣即未復其官可不亟全其生乎昔漢時楊彪下獄滿寵謂此人有名于海內若罪之不明必失民望遂赦出之今逮繫諸臣皆　皇上之所拔擢亦有一日微名久幽囹圄失民之望又何如外人皆謂　皇上未嘗不知諸臣無罪特慮稅事阻撓姑繫之耳果如人言則今此稅事有誰阻撓而久繫諸臣何關于輕重惟早行放釋則昭好生之至仁增履祥之弘慶豈非今日一美聖政哉查得諸臣前有知縣王之翰通判吴

應鴻陳奇可驛丞周應麒生員孟希孔等既斃于獄近日知縣王正志守備王煬相繼又斃道路悲之如悲親戚縉紳之流尤興狐兎之感悲感不已則於鴻名盛烈不能無損臣等職司輔德意在尊君款款愚忠不能自遏而臣一貫親奉面諭未克奉行人之罪臣尤為迫切伏望明示　聖意特令曲全其餘囚犯并付法司擬議奏處則肆赦者沐德創艾者畏威培養壽源而保安國脉非淺淺也　八月二十一日上

乞休三疏

奏為病苦難支三懇天恩俯賜允休以畢臣分事臣以庸愚備員輔弼調燮罔效致召人疑再疏自明因求去位騈蒙　慈憫特為臣闡發
聖意釋疑解紛是時有御史康丕揚亦同前意臣不復辯惟是積勞之病愈深求去之意尚鬱
恭遇　萬壽聖節未敢瀆尊伏念臣本無技能第有遭際懷報恩之心而無報恩之具故筭效計功恩益崇而報益詘而臣之為心非懵然無

覺者內不能不驚于夢寐外不能不愓于人言强索其所不明痛鞭其所不繼則無益于　國之毫末而有傷其身之丘山矣故精神日敝于一日筋力朝衰于一朝以今歲比昨歲如秋水涸盡可立竢不但以手約腰有量减分寸之可言也舊年屢疏乞身原出本意後因有聞不得不强出調和而一歲于茲不能調和而反滋紛擾臣之精神喪盡靡所建竪效亦可覩見積此不已於身於國皆成損失益滋罪戾伏乞悲憫
終賜大惠聽其乞骸儻得一致仕之名實永世無窮之感（八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昨請假數日朕以攝調為重特為勉從今如何又有此奏且卿德望更有精力正需弘濟艱難方切倚毗豈得因言求去宜即出贊政無勞朕懷吏部知道

乞休四疏

奏為無用病臣四懇　聖慈早賜歸骨以終恩造事臣以病苦莫支三疏求去伏奉　聖旨卿昨請假數日朕以調攝為重特為勉從今如何又有此奏且卿德望更有精力正需弘濟艱難方切倚毗豈得固言求去宜即出賛政無勞朕懷吏部知道欽此疊荷温綸悲感交集使臣未至極憊稍可勉承隆知莫酬頂踵何惜顧孰噎之疾并時大發如駭機激電莫知從來壞坊奔濤無可禁遏涕泗被面氣溢填胸胃閉不開飲食妨少漸至肌骨銷鮮形神潰離手足痺麻艱于運動未寒而顫不灼而呻盖年往病来福傾災入理有固然何可逃也臣居常深念賦性戇愚久試無可何忍固求引退但天地不能全傾覆之物父母不能厚窮奇之子因材而篤總屬至仁既壞之器宜置隱所戀恩不去終成負恩誤身已矣誤國謂何伏望　聖慈哀憐與一致仕以養衰疾萬一未塡溝壑猶堪歌詠太平實緣久衰欲成素志始終造命仰賴　聖明九月初四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卿攝調已久前曾有諭勿勞朕懷何忍又為此奏平章事重首輔更急便着鴻臚寺堂上官往宣朕意時下即出賛理愼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休五疏

奏為年衰力盡勢難復留五懇 聖慈俯允休致以全君臣大義事頃臣以老病交劇四懇乞歸荷蒙 聖眷朝上夕報不移晷刻而霈恩勉留復責以平章之重事促以臚句之傳宣苟有肺腸能無戀慕 皇上以忍字激臣臣誠有所不忍也顧念出處一關所係甚大與其誤國寧若引身欲不負恩當無失已自昔人臣之誤國負恩者祇緣末路之棲遲而喪平生之竪立其

于此關有未透耳臣筮仕三十六年立朝日久每蒙駢恩疊賜跼蹐如不敢當則素服止足之庭訓故也屏絕私交一意奉主又恐蹈係遯之厲而去位之日不得脫然故也論臣之志如史鰌陳尸亦所不惜論臣之力如疏廣乞骸已甚後時銷鑠交加金石未免挺觧風霜飽歷松柏亦且凋殘似臣多病侵尋豈能久在人世即使辭榮就穼不過再延數年丐此餘命為盛世一閑人惟 皇上衰而許之盖馬力已竭而驅之不已則敗蹶可虞車軸將折而駕之不休則傾覆為患臣自量甚審將逃嚴誅非敢負恩負國也伏叩矜憐聽臣致仕更望少輟萬幾親賜裁決若發閣票擬則二臣必不肯相成而臣竟無以明進退之義矣惟衷而許之 九月十二日上十三日奉

聖旨朕為社稷留賢遣官宣諭延佇可知卿自宜仰念腹心倡百僚以君臣大義乃先諄諄言去於義謂何既稱夙服庭訓豈其不及于此朕必不從卿所請無用屢疏為勞吏部知道

辨郭侍郎疏

奏為無端横扯當事益難懇乞 聖明照察早放還山以全微生事臣正以五懇乞身忽禮部右侍郎郭正域揬臣一揭以楚藩華越事論臣事出不料之甚然何敢無言而處于此初華越叅楚王之本通政司曾駁回一次乃其職掌之常沈子木對臣說時滿朝皆已知之不獨臣知安可謂臣阻其不上也臣既不曾阻子木又何必囑正域使勿言禮部救護之日臣與二輔及

正域賔主四人臣何得與正域耳語若耳語而二輔聞乎不如公言不聞乎二輔必問又不必耳語也亦可以明臣之無囑矣臣既忝當事何日無愁如楚事尤大安能無愁至于阻勘之說正域可謂善忘矣正域問楚事當如何覆臣曰此事無不勘之理正域曰楚王不欲行勘臣曰部院題覆之體惟有行勘更無别法也正域豈忘之乎臣何嘗阻勘哉至其所云體訪勘問之說則又不然正域欲將楚王勘問臣曰按會典親郡王所行未善事情輕者降旨切責若干宮壺重事差内官皇親前去體勘至日處治開載甚明勘問與體勘不同還當體勘是臣之所以語彼而彼不從者也蓋親郡王體統甚隆罪狀未明豈得與犯人一同勘問故會典止云體勘體勘既真奏請會官議奪臣以此告之實乃忠益恐當以臣言為正總之體勘亦勘勘問亦勘臣何嘗阻勘也凡此乃鑿鑿有據之言歷歷不忘之事正域可謂忘之臣憶正域嘗疑臣擬旨

奇懸黨罪狀多端及華越係楚屬宗如何結集羣黨輒叅正王以小犯大豈得公論及會同叅看等語皆以為過臣對之曰字字皆出于内傳不敢擅有加减外廷固不知也自今思之正域以有心問矣正域又嘗語臣曰司官言其係楚人當迴避如何臣應之曰迴避亦可則又拂正域之意矣夫謂臣匿疏今疏曾匿否謂臣阻勘今勘曾阻否乃今而知正域之心矣華越之来正域令家人及長班引至沈子木家求上本是

明為華趑道地也前後覆本並無一字少傷華趑而於楚王則欲其避位聽勘令別宗代理國事明是曲護華趑而陰傴楚王之死也會議諸臣有長篇為楚王訟寃皆匿不聞肺肝顯然畢見矣及聞科道有言恐言者繼至無以自解遂出此一着以鈐人口夫已則行私而誣臣以私已則蔽匿而誣臣以匿冠裳文物之士乃亦為此乎可為世道長太息矣臣之薄德尚不能聮屬詞林甚愧于心　皇上自有聖鑒天下自有

公評臣何必多言連疏乞休正殷瞻睇惟乞早賜乾斷亟許還山以全不肖之微軀而昭聖主終始保全之大德九月十四日上十七日奉

聖旨卿贊政多年公忠廉慎朕所鑒知楚府事情歷來發旨朕俱傳示與卿何干乃被猜疑誣詆至此卿可不辯自明覽奏更益昭白所念輔弼首臣巖瞻重望包荒藏納素性已然其尚時下即出勿以浮言介意吏部知道

停刑揭帖

三臣題臣等覯魏臣桓範論世道升降之會率以德刑多少為差見德所當尚而刑所宜緩也我　皇上寬仁在宥三十一年于茲深仁厚德所以培萬萬歲無疆之壽而綿萬萬年無疆之歷者夐越千古矣乃今又逢決囚之期臣等竊有所請盖今年災異屢見其他未論即鳳陽祖陵有風雷雨雹毀　廟㧞樹之災　皇上惕然深省慮驚在天聖靈於是特遣鎮遠侯顧大

禮恭詣祭告以伸奉慰且令百官共加修省無事彌文至仁孝也臣等碌碌無能奉行萬一竊惟和氣盛則蒸而為祥殺氣多則鬱而為沴近自東征西討殺伐過多修省之實惟在恩撫德可勝妖仁可致祥敢為　聖明籲之況今兩宮美成臨御在即　福王婚禮亦將舉行皆國家吉祥善事中外人心咸望再停一年以彰好生之德以迎滋至之禧盖停刑與肆赦不同肆赦則法廢而為奸民之資故不欲其數停刑則法

在而為仁政之助故不厭其數易稱議獄緩死
書稱惟刑之恤正是此意伏祈嘉納霈渙明命
以慰中外之心 九月二十六日上

乞休七疏

奏為七懇天恩俯賜歸休以全分誼終始事臣
惟人臣事君非始事之難而終事之難昔之罔
終者皆不自量而妄以不肖之身久從事故也
伏念臣十年直閣五載獨處栖栖遑遑最為孤
立幸遇 皇上主張于上凡所以教誨提携者
無不周至獲有依憑以至于今然勞怨之所獨
擔者不少則今日而被譏評之及晚矣尚賴俯
垂照鑒曲賜保全不然臣一介朽枯耳摧拉何

足道哉臣既已傷于誠宜遠引倦飛知還日切
投林之想驚棲不定又增集枯之危展布彌艱
孤負當甚敢乘尚未見厭冒申前請伏乞大開
天慈悲憐臣意容臣休致以禮終始臣如茍活
當歌詠太平若即永捐亦營圖環草 十月初八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前已宣諭朕意望卿早出何又求去不已卿
為元輔獨擔國家重任不避勞怨遑恤譏評朕心
甚明公論難泯何驚何危試觀今時可是卿匆然

遠引之日否其益堅信此心亟出贊理以全大
忠大義雖進百牘朕必不從卿宜念之吏部知
道

辨妖書并乞歸疏

奏為飛謗流行掩蔽　聖德動搖　國本懇乞
嚴加訪拏以明法紀并祈早賜放歸以保殘喘
事昨同官朱賡獲有謗書一冊計紙四張名為
國本攸關又名為續憂危竑議計五六百言皆
臣子所不忍見之詞臣不覺髮上指冠也臣惟
冊立　皇太子及冊封諸王一事　皇上暢天
性之真愛定社稷之永圖長幼之倫秩然有序
首建元良萬邦以貞臣瞻睇有年而遭逢一旦

正與四海九州慶主鬯之有人釋杞漆之深憂
也臣如更有覬望犬彘不若寧人類乎彼為鬼
蜮者乃駕捏虛言無蹤生影至于混淆庭闈宮
禁之情離間父子骨肉之愛掩抑皇貴妃贊成
之盛德點染福王孝弟之令名誣陷大小臣工
坐以翻天覆地之罪而尤首齮齕臣豈但尋常
排逐將令闔門寸斬臣于斯人非有不共戴天
之仇何為致此且其所言王道化一事查得王
道化曾拏犯人李三謙尚在詔獄刑部無名郎

中史起欽憑何聚實而云臣使之抑其功也獨
此一事指臣而尚虛妄如此青天白日之下忽
見魑魅精怪天地百神宗社之靈當亦憤然不
平共加誅殛矣伏望 勅下廠衛城捕緝事衙
門嚴行訪拏何人撰造何人刊刻是操何謀欲
冀何事務求真正主使并其實証的據臣願與
面質以正斯獄臣德薄望輕佐理罔效前寃甫
白後謗復生總因求去未遂致令負痛不已辱
身猶小辱國如何伏乞 先賜罷斥以為奉職
無狀之戒庶幾浮榮既收而本質易著臣之大

幸也 十一月十四日上十五日票十六日奉
聖旨朕遵 祖制冊立元子明詔萬方中外人心
久已繫屬何為有此不逞之徒敢造妖言誹謗朝
廷動搖 宗社好生悖逆便着廠衛五城總捕衙
門嚴行緝訪務在得獲卿輔弼首臣誼關休戚既
曾殫竭忠誠贊襄大典尤須居中鎮定主持國是
何遽先自乞歸以墮奸人之計其尚體朕眷懷即
出贊理吏部知道

聖諭嚴捕妖犯回奏揭帖

二臣題昨日文書官劉用恭捧 聖諭至臣等
私寓 諭內閣朕自承繼 祖宗垂統每思太
子乃國根本朕心慈愛教訓皇太子聰明孝友
純篤其諸皇子俱各好學賢良時率謁見 聖
母喜悅倍增且皇后皇貴妃俱常好善修齋敬
慎侍奉朕心忻慰可謂國家具慶矣近見皇太
子成婚已逾二年未見子嗣心切念慮已面諭
慎擇淑媛內助以廣後出螽斯又時逢陽長適

遇 聖母萬壽節朕心歡悅正欲特諭卿等條
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共圖化
理不意昨東廠訪獲奸書一本具奏事件朕一
見怒恨何嘗有此意念着密訪真實奏來重加
究治今日覽文書見有卿等所奏及印刊奸書
相同何乃駕捏虛言無踪生影混淆庭闈宮禁
離間父子兄弟親情誣陷大小臣工坐以覬天
覆地之罪而首傾卿等一網打盡忠良使朕孤
立于上蓄謀叵測朕心愈加忿懣必有主使之

人同謀黨類卿等可傳示便著廠衛城捕緝事衙門嚴行訪拏在外即行各撫按等官緝拏俱要真實具奏務在得獲以絕禍源以昭天理國法卿等為朕股肱義同休戚豈宜辭避隱中奸計驚危　宗廟社稷卿等可即出贊理以分朕憂以鎮奸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焚香跪誦不覺感激涕流伏地而不能起也仰惟　皇上至大至公盡倫盡制建元良以定國本分藩輔以固宗支天性懃惓人彝秩敘　皇太子與

諸皇子孝友純至兄弟既自怡怡　中宮與皇貴妃敬慎無違宮闈又皆穆穆　皇上集諸景福奉　聖母萬萬年之觴嘉禮歳修孫祥可待此真國家之具慶修齊之大徵也臣等幸佐下風方與大小臣工頌禱高厚何物神奸乃敢鑿空造釁煽作妖言竊詳其情似出小輩相傾之詭謀然擄其事實犯無將不可逭之大戒睽離　皇上父子之恩釁萌　太子　福王兄弟之愛構　宗社鼇廆之隙釀臣工轅磔之誅青天白日之中倏見魍魎之象臣等怒髮衝冠恨不即得其人而寸斬之又復自恨不能肅清政幾而令此輩恣肆佐理無狀不容不引身以謝天下也荷蒙　皇上奮赫威怒肅昭紀綱勅諸緝訪之司必期罪人之得手書聖蘊顯諭臣等譬之震雷發聲狂妖自懾太陽朗照邪魅必消忝在股肱義同休戚敢不絕私為公以身討賊何能固守匹夫之節不仰分　皇上之憂也即已發科傳部轉示廠衛城捕緝事衙門幷行在

外撫按等官嚴加訪拏務期得獲其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容臣等次第條具惟　聖明俯擇施行原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昭　皇上惇倫聖讞之美謹具回奏十一月十六日上十七日奏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同心一體君臣大義連日怒氣弗息必得真實奸惡以昭國法方慰朕心諭卿等知

請宣諭　皇太子揭帖

三臣題蒙發鄭國賢一本臣等恭繹　聖意擬票俾裁臣等竊思此謗必出臣下相傾之詭計特假借國本為詞耳既已借詞關係宮禁　皇上聖德及　皇貴妃本心固天清日朗絕無纖疑但恐　皇太子乍聞此事不無驚懼臣等竊思似宜特宣面諭以安慰之或奏聞　聖母轉諭以安慰之庶父子天性至恩歡欣流通國本從此益固家慶由此益厚　宗社幸甚臣等幸甚一得之愚伏乞　聖明采擇十一月十八日上

命作諭　皇太子并諭局郎等進呈揭帖

三臣題昨談臣等奏揭請　皇上將近日奸書之事面諭　皇太子以安慰之隨蒙　手批朕覽卿等奏揭恐皇太子乍聞驚懼特宣面諭以安慰之忠愛篤至正合朕心但此事關係重大莫比家庭常訓不必奏聞　聖母恐動　聖心卿等議擬一諭安慰教訓朕面賜之其本宮內外局郎執事人等亦當戒諭一旨一同擬來諭卿等知欽此臣等莊誦綸音不勝忻服仰惟皇上天親至愛纖悉周詳既欲諭之以安其驚懼之心又欲訓之以廸夫義方之教至於本宮內外局郎執事之人亦皆嚴加戒諭使於出入起居之間罔非保護扶持之益又臣等想念所不及而　聖慮淵衷之獨到者也臣等謹遵旨撰擬二道惟是才疏識淺不足以發揚　聖意伏乞　皇上改潤施行十一月十九日上

御批朕覽卿等所奏體悉周詳具見忠愛懇切已知道了二十日奉

擬諭二道

諭皇太子朕身任綱常敦篤倫理矧父子骨肉之間天性至親豈不尤切昨年朕思　祖宗統緒至重宜建國本念汝聰明賢睿孝友恭儉為吾元子天叙攸定恭稟　聖母慈訓上告　天地社稷　宗廟冊立為皇太子因封汝諸弟為藩王大小有倫先後有次明詔萬方咸俾知悉朕之此舉自謂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矣兩年于玆方深慶快何意忽有畜物搆造奸書離間

我家父子兄弟之情因詆誣及中外大小忠良之臣朕一見之怒恨交集虛上駕虛影外生影夢想不到之妖妄天地不容之奸賊罪大惡極不可原赦已著廠衛城捕及在外撫按等官大懸賞格嚴行訪拿旦晚可以必得矣特念汝素懷敬慎篤于孝友乍聞此事恐致驚惶儻致眠食少妨使我滋多懸掛今特宣汝面諭又思此事關係重大不比家庭常訓可以數言而了況吾意憤氣激尤難具言特降此札以著委曲朕思此謗必起于臣僚之自相傾陷假借國事以為名耳雖在臣僚亦無一毫指實矧吾宮禁而可為彼簧惑但恨此賊將朕一腔慈愛真懇之心掩閼不著即皇貴妃平日好善敬畏之意亦為所掩汝至明睿知今達古細繹吾言深惟此理宮庭肅穆名分秩然綱常倫理毫不可易毋因奸偽以致驚疑今吾此諭一以安慰汝一以教訓汝大學有言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周易亦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汝其勉之敬奉吾言為天地社稷　宗廟慎重自愛故諭

皇帝戒諭皇太子宮中內外局郎執事人等知道近日京師偶有奸書流傳關係國本朕知此書必是奸臣傾陷忠良假借宮禁為此妖妄絕無一毫影響之事恐皇太子過為疑懼朕已有諭旨了爾等宜以理開導使安心進修以保睿體以進睿德毋得妄相謠惑離間宮闈誘引非禮之事如違法典具在治罪不恕　二十日奉　旨寫進　十二月初五日　諭太子

催請諭 皇太子揭帖

三臣題奸書一事連日廠衛緝拏雖得其似尚未盡真 聖心焦勞臣等何能頃刻 皇上貽謀盡善盡美倏此無根生謗固可痛恨然因而大闡 聖心發揮天性亦今日事機不可已者昨命撰諭 太子勑及戒諭 太子宮中人等勑已經寫奏但原 諭面賜則 皇上必有諄諄訓詞臣等職叨輔弼誼切股肱當請侍班預聞盛典儻 皇上靜攝之時不敢必諧所頒乞

於其日其宮面見面諭既畢之後特命左右記其詳悉發示閣中俾流傳外廷以昭天下付之史館以垂萬世尤無疆之令聞不朽之宏業皇太子益有所遵循而宮闈父子兄弟之間藹然和氣周洽流通今之至美事也臣等又惟聖諭謂不必奏聞 聖母恐動 聖心 皇上至孝寧親不勝欣誦但此事必當奏聞尤須委曲詳盡不徐不激 皇上自有愉色婉容不待臣等陳說臣等中心懸覲不能不進一言也若夫廣宣德意明飭國法必得罪人以絕浮謗則臣等職分敢不竭力謹具題知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 廿七日奉

御批朕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愛懇切已知道了

再票錢夢皐本揭帖

二臣題蒙發給事中錢夢皐本傳諭出旨竊惟此本昨夜已經票上今蒙再發臣等愚昧不當聖意但本内關係次輔臣下擬票止可如此萬死不敢冒嫌增罪 皇上至聖至明而輔臣進退惟上敢乞速賜親斷不然則在廷紛紛又競起戈矛而益勞 聖慮矣臣等各負斧鑕以俟謹具奏知 十二月二十八日上

看詳皦生光詩稿揭帖

二臣題蒙發逆犯皦生光所作岍遊稿并卧榻傍帖一紙臣等看詳本犯頗有小才然不純正㹊妄叫噪工于扭揑可見非端雅之士内屢稱大寃大讎盖因詐騙致罪而不知自省悔但尤他人也空詞繁言無足推求事實惟誣訟二首内有君父塵唳舌庶欲惑國本及皇運恒安流三句似有關係然亦含糊難明惟 聖明洞鑒謹玆題復并原書及帖上進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親諭皇太子傳示到閣奉慰揭帖
題司禮監太監田義陳矩成敬到閣具言今日
皇上有命着司禮監太監田義等送太子到本
宮畢就都親到內閣口傳與先生每知今日我
親朝　聖母田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前殿
親賜皇太子慰旨及戒諭內外執事局郎等官
聖旨面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
你是知道你的純誠孝友好善的心我平日盡
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

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拏以正國法我思
念你恐有驚懼動心我着閣臣擬寫慰旨安慰
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旨意今日宣
你來面賜與你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
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
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讀書
寫字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
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
酒四瓶口傳與先生每知欽此臣等恭聆傳示
莫不感泣仰誦　皇上此舉真止孝止慈盡善
盡美天性由衷之愛聖人人倫之至宗廟神祇
亦當昭歆天下萬世靡不傳誦在　皇太子奉
此及疑畏盡釋孝友益敦進修可以日躋睿德
因而日長在宮闈奉此則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愛敬為之益勤塤篪大相歡洽合宮中之和氣
以承　聖母之歡心則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者又在于是且由宮中之和宣為朝廷之和
為天下之和臣等下風咸受恩庇　聖心不免

于憂勤　聖德大光于天地伏望茂播起居以
迎景福少簡煩慮保合天和所有恭奉傳示詳
委并宣諭　皇太子文戒諭　皇太子宮中文
臣等播之在廷以示天下付之史館以垂萬世
謹具題知　十二月初五日　上初六日奉
御批朕覽卿等奏揭具見忠愛懇切今日此舉先
奏聞　聖母後面諭皇太子及傳示於卿等乃彝
倫攸敘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誠卿等所
謂一宮中咸在和氣中矣保全天和朕知道了　紅字

福王納徵遣官揭帖

二臣題福王妃納徵例遣次輔行禮今臣鯉給假蒙發票擬臣一貫臣賡惟　皇上命不敢定擬謹具請　旨十二月初五日上

又

二臣題十三日冊福王妃臣沈鯉給假具奏臣一貫臣賡恭候欽遣捧冊行禮亦蒙定發不勝瞻跂惟望早賜簡命庶便齋沐將事謹題請
旨十一日上

請寬李冢宰等差錯揭帖

二臣題竊詳尚書李戴認罪本錯中增錯亦復何辭但此小失似難深罪大臣有旨責問亦足示懲矣其人素性忠謹近又患病臣等亦不忍苛責也至于考功司官正當大察之時封鎖看冊是真實語又難移罪于彼司官若在必不有此失錯明係寫本用印各役之罪法不可宥臣等恭詳擬票伏乞　俯鑒允行初九日上

請寬討賊引咎自陳疏

二臣奏為討賊未效奉　諭增悚自陳不職伏俟　譴罰并陳討賊事宜以希　聖鑒事頃自奸書流行奸人未獲上干霆怒日命推求錦衣衛接出　聖諭大小臣工莫不凛凛錯愕而會議諸臣奉　命姑且都饒這遭於十一日報名廷謝臣等雖不預會議而備員輔弼罰宜首加何得以諭旨未及輒圖苟免按此諭初九日晚發而是日廷臣正在會問心力交盡　皇上未

之前聞也然仰見　聖心討賊之急而廷臣先領此意矣獄情微曖原自難知緩之固恐逋奸急之亦恐失實獨念此書原為傾陷臣等臣等身居禁林出入綸命地既危地機又危機所以感事傷心而不得已於言也生平所學恥言刑名雖當　聖明赫怒之日必不敢因緣為操切之政輒以一言贅瀆夫此書事關于國本情起于私仇惟關國本宜坐大逆之誅惟起私仇當有末減之議如得造意魁首以正國法似亦足矣其家人妻子及刊刻流布諸人不論知情不知情皆在可議不可與大逆等論又況交游知識可株連乎此獄情之所當申議者也臣等指誓天日毫不敢私苟有毫私雷霆下擊嘗語王之楨言奸賊本意害人而托之于國本致興大孽可謂至愚儻借此獄以快私仇與奸賊何異彼犯一事一款者自有正條不可羅織上報聖主中服縉紳下示天下萬世且關係身家不小問成之後尚送東廠覆問會官再問戒之戒

之矣慎矣公此臣等之所惓惓者也惟顧　皇上臨之以天地之公照之以日月之明一聽在廷公論而折衷以理今日論定則萬世論定宮闈天性之親藹然和氣流浹無窮而縉紳士庶亦不至偏有所傷共享大和餘澤矣惟是諸臣皆蒙切責臣等尤宜首譴謹席藁俯伏以俟嚴命臣等無任悚息之至十二月十三日上

聖旨覽卿等奏見為國忠悃慎重刑獄至意朕已具悉俟廠衛鞫審明確府部九卿科道等官會議

具奏朕當斟酌法情務求至當折衷以理必不枉縱
卿等為朕分憂心力俱竭朕方嘉念不已何必引
咎自陳陞賦奸計宜時下即出贊朕裁決以昭明
允之治吏部知道

請趙司徒署吏部揭帖

三臣題近該吏部尚書李戴致仕該部題請署
印官臣等擬户部尚書趙世卿暫署葢前此楊
俊民為户部尚書亦嘗署吏部印有故事也今
本部新點左侍郎楊時喬遠在南京右侍郎周
應賓以詞臣一旦被命未經練達適當大察有
難直任故臣等以為非别部尚書不可惟　聖
明早允目下欲推本部尚書緣無署印故緩又
有推陞大選等事亦閣不行仰首望命惟乞
早賜批發十二月十八日上

薦可太宰者揭帖

臣惟世運之升降民生之休戚國事之得失士習之清汙悉本于人才之進退自頃以來選用多濫獨賴　聖明綱紀于上耳今改置吏部尚書實至緊要一大機栝臣不勝憂念敢贊一辭臣採之至公欲得真太宰佐太平惟二人焉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忠貞篤生最能體國清鑒絕俗又善識人好惡不偏思慮中窽三朝元老粹白無瑕誠救世之巨人天意所特留者如蒙簡用必能銓序群品使得實用分憂分慮仰稱望心回澆薄之風登休明之理此臣惓惓之忠也原任輔臣王家屏臣與同舉同事以至白首見其無一念不出于忠愛無一事不協于公平誠心直道亮節鴻才真可稱社稷臣臣不逮遠甚儻蒙　皇上特降手勅召還內閣令掌吏部事如先朝取高拱例則老成來復實　聖德之光輝銓敘得人又縉紳之領袖而臣等亦有和衷協恭之助冀收鹽梅調劑之功衆美備矣此

又臣惓惓之忠也臣無能報主憂不進賢天日照臨絕無一毫市恩營私之意誠念國家太平遠計惟在于此望　皇上俯納緣係密請謹以手書潦草題知十二月十八日上

請設楚宗正揭帖

三臣題蒙發刑部覆錦衣衛横宗抗　旨入都投揭復行誣害等事一本內叅通山王府輔國將軍蘊鉟等合照例革爵仍行撫按與華赵等一併勘明議處除臣等票擬外竊思楚事屢歷
聖明處分至精至當而尚有横宗誣害不已者蓋楚俗輕剽好訟而群宗尤恣肆難制楚王被辱法令不行撫按有司又不敢問難之未靖其源在此臣等竊思今江西河南王府皆設有宗

正一官故能修明宗範繩以禮法此制甚善臣等敢於今　旨中帶出此意令該部擬議妥當
奏請允行庶為安楚之一助也臣等不敢擅便
惟　聖明定奪十二月十九日上

請寛周嘉慶妻孥揭帖

三臣謹題蒙發東廠本到閣票擬看得本內因周嘉慶父子未招奸書事情　聖意欲孥其妻妾子女與同各犯刑鞫對質及親識人等都着緝事衙門孥送東廠併問該廠以事情重大仍乞發下三法司同該科及五城御史錦衣衛會問以昭至公等因臣等竊詳奸書未得下落
聖心必求真犯凡在臣子皆切奉行但思衮鯤轉展招辭周嘉慶父子忍刑避罪若依廠所奏

勑下外廷各官用心刑審真情自露况懸有重賞又奉不相株連之旨且神人共憤之事必無所隱嘉慶親識必多門客不少可疑輙孥布網已密臣等敢不奉　命擬票乃其妻妾子女則不忍遽擬孥問一則嘉慶罪狀未明且係在廷二品官而逮及妻孥大駭觀聽似傷國體一則料嘉慶若為此事必與心腹男子商量何至謀及內人盖彼與皦生光不同皦生光家不過數人舉動相聞彼院宇深邃如使內庭亦知則外

庭尤著矣似亦不必追至妻妾子女也古者罪人不孥臣等敢為諸婦女請命諒非漏網謹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十二月十九日上

發沈令譽事者勿與問揭帖

蒙發錦衣衛問過犯人沈令譽等一本到閣擬票看得此本奉有前　旨宜票會同該科及原題御史再行研審得情之後送廠再審但臣等昨在朝房有該科都給事中楊應文給事中錢夢臯御史康丕揚來見稱說沈令譽等犯人干係侍郎郭正域乃彼三人之所叅發今預此獄寬之人必疑為縱奸急之人必疑為修怨不若付于事外之人始為虛心詳慎錦衣衛之題本欲明至公三人若預亦何以明至公懇臣等轉聞改命臣等頗然其言茲敢兩票以上一照初九日　聖諭竟送廠審一擬發刑部令其研審得情送廠再審以後皆待府部九卿科道等官會審未敢擅便伏祈　聖裁十二月二十一日上

敬事草卷十五目録

祈天永命等事宜揭帖
請沈朱二公誥命揭帖
推冢宰乞免黜趙司寇并薦曾公揭帖
請御殿宣勅宣捷揭帖
催大察本揭帖
再催大察本揭帖
催沈朱二公自陳本揭帖
查會試主考例揭帖

言主考宜用三輔揭帖
再請主考并預言周少宰不可用揭帖
催散館科道揭帖
催科道拾遺本揭帖
請准各差御史辭朝揭帖
請給各差御史勘合揭帖
請通仕路揭帖
東宮講讀請期揭帖
四催清查草場勅書揭帖三通
調停楊駙馬揭帖二通
催補科道揭帖
天變自劾疏
因傳免東宮講讀報入直揭帖
請留錢夢皐例陞揭帖
催山陰王相公卹典揭帖
不增皦生光罪名揭帖
妖書逆犯正法恭慰揭帖
催播州皮林敘功本揭帖

請允差遣御史揭帖
催急選揀選本揭帖
請黜宣府巡撫并總督倉場揭帖
差遣御史領勅揭帖
催三鎮巡撫及倉場揭帖
請陞選郎揭帖
再催倉場巡撫揭帖
祖陵雷火揭帖
發天下補官本揭帖

請發 御前章奏揭帖
辭楚黔皮林加恩疏
再辭皮林敘并推敘播功疏
催二省按差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弭災實政揭帖
選館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催補官揭帖
再催二省按差揭帖
再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敬事草卷十五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揭帖

三臣謹題歲前十一月十五日伏蒙 皇上手札時逢陽長遘遇 聖母萬壽節卿等條具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事宜詳擇施行欽此臣等奉命不勝踴躍當即草具短章而因捕奸方急未遑進御迨今三陽啟泰萬國來朝正觀聽一新之會恭逢 皇上三十二年久道化成之日又

恭迎 聖母六袠周甲齋天伊邇之辰仁人事天當為 祖宗延萬萬年無疆之祚孝子愛日當為 聖母告萬萬歲無疆之福福由心造機不在遠祚以德延事不容後 皇上千歲前尚以陽長之慶壽筵之歡與此念其在今日更當萬倍留意此臣等所以百拜稽首而凝望者也臣等復思修政與捕奸本同一事政若克修奸自得獲惟此輩輕諒朝廷藐視法紀由來有漸以致于斯元氣充實百邪自消故捕奸其小者

也修政其大者也如頃者　皇上因此一事而
大闡天性慰諭　東宮慈極之心益愉國本之
謨益固宮庭尤加雍穆朝署尤加肅清則以一
至拂意事而昭警戒震動之誠發俊偉光明之
業天下有誦萬世有傳所得更多夫王道莫大
于明倫建極啟後垂昆次則肅紀振綱施仁布
德而其要機惟在于分職授任進賢黜不肖一
加之意耳蓋聞治天下之道第有經常書曰與
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夫治何以言

道而亂何以言事傳自先王之謂道創自己之
謂事以法御情之謂道以情立法之謂事道與
事不同治與亂頓異道無弊而事有弊道可久
而事不可久也今之時政詭于舊章成憲者多
矣而莫甚于礦稅萬民苦之百僚爭之即　皇
上亦自知其不便而每托于權宜以示仁愛之
心此非祈天永命保國安民之術亦既昭昭矣
何不曠然發一德音盡罷止之出民于水火之
中措之衽席之上大聖人作為舉念即是何難

之有而乃久于此也其他所謂肅紀振綱施仁
布德雖遽數之不能終物畧舉其大莫急于拯
災民窒盜源疏法網釋久繫罷宣索寬商困緩
工作急河役凡在諸臣屢有補牘亦　祖宗累
朝之典物　皇上初御之常事如日用飲食至
無難者惟　聖見過于高明而遺于中庸故視
祖宗以為不足法人言以為不足恤而不知以
古之道揆今之事大不符合使天下有理外之
事可耳如果無理外之事也何可不寒心哉臣

等揣事救失固亦不足竊謂惟得賢人而布列
有位則可興道致治扶危定傾故補官授任愛
惜人才進賢退不肖尤急務也蓋天下無一人
獨運之理亦非寡寥數人所能支持　祖宗因
事設官為官求人以人任官以官舉事交相為
用始得其濟今禮兵尚書久缺吏部近又缺六
部侍郎止四五人南京部院尤缺巡撫特遺重
任也而河南久缺科道官向無滿三考者今踰
九載而不遷超補選補考補多未下郎曹日壅

方面半虗官不得人或闕署而皆空人滯于官或十年而不調壯夫懷銷薾之憂白首起蹉跎之嘆至于批鱗齒馬放逐逮繫之臣槩從淪棄一斥不還三木囊頭經年長繫怒畢世而未解恩屢布而未霑必世後仁之日勝殘去殺尚耻言之何可令有向隅獨泣之夫也自昔人主誰不願得忠義之臣而用之夫忠義雖出于天性而感激實生于主恩故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人臣出身事主為升斗祿耳予之則頌聲四

起抑之則怨讟並作人主自為聲名計宜必樂其頌不樂其怨頌聲起則精神奮而事舉怨讟作則心志睽而事廢人主自為政事計宜必樂其舉不樂其廢故使人咸遂其欲者人主所以自遂其欲也使人咸快其情者人主所以自快其情也我　聖祖立國置文武官若干員與天下賢才共之　聖祖豈輕予人官者忒廣順人情而後可總集吾事也當是時訪山搜澤而著之律令有褱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罪豈有輻輳

待除頗棄之乎如謂今之人多為身謀少為國謀無可以信任者獨不念雲龍風虎勢本相須取人以身氣類自合未有有是君無是臣之世也國士之報逾于衆人感遇猶知人之常性未有厚其施不厚其報者如謂今之人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宜斬之而渙其群不宜聽之而成其黨斬之恩益歸于下聽之恩乃出于上也至于播棄之臣縲紲之士身負創痏孰不求生日月在天誰甘永絕抵悟可原懲創可念許以自新

安可久斬此一恩也夫人才之在天下猶卉木之在山林愛惜之儲養之始得其用棄置之踐踏之立見其盡今一舉事即憂乏才亦因上之人無愛惜之心儲養之道耳唐臣陸贄有言曰太慎廢官太精失士望得彌失務精益粗鑒賞獨任于聖聰披擇頗難于公舉遂使先進者益凋後来者難接古者求才貴廣考課貴精課責之嚴進退之决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薦其才所薦必行所舉必試

故人稱知人之明朝得多士之用臣等按覈此
論今之藥石也願　皇上書之座隅馬夫一年
之計樹穀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可不
念哉大凡圖治之要不越理財用人二者而已
財有常經拂經則暴橫人有常職曠職則空虛
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畧
國勢漸傾弊皆坐此而其原則起于弁髦舊章
夫尊所聞則高明矣行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
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　皇上之于所

知所聞也得無有未加意者乎誠宜開張聖聰
凡事于舊章加意急罷礦稅尤急補廢官惜人
才則所以凝上天之景命奉　祖宗之寶曆承
聖毋之歡心錫子孫之鴻休者咸在是矣臣等
托在股肱誼同休戚否極當泰惟此一時幸
皇上渙啟天心勤懇下問修舉舊章至易至簡
實望朝奏夕行不虛此一番幾會顯章露奏恐
犯好名之譏謹以揭帖奏聞庶幾斷自宸衷凖
由上究使天下萬世咸誦　聖德之美因擬

諭旨四道進惟　聖明裁擇施行三十二年正月初十
日上

諭吏部朕思致治之道全資用人祖宗設一官必
有一官職掌原無虛濫但今各官薦舉論列多憑
已私大臣會推亦多徇情市恩苟且塞責屢命再
推未見真實堪用之人故久未點發趙世卿雖暫
攝部事然素懷公明藻鑑朕信任方殷可偕爾僚
屬將屢次會推兩京大僚通行評品更定前後次
序開寫来看但求真才勿論官次有不堪的不妨

刪去朕當精閱點用今大察之後天下員缺數多
也都作速推来務要如前精舉其欽降罷閑人才
有可用的懲創已久難以終棄但其間賢愚忠奸
天淵不等卿等可嚴加旌別將真堪及時起用之
人先舉十餘員来看毋得徇私冒濫孤朕特任之
意如諭遵行

諭戶工二部朕以大工浩繁財力不繼暫行礦稅
實出權宜今兩宮業已告成三殿次第可舉朝夕
軫念四方不忍重為民困方今春和布德一切礦

税着盡行罷止咸與休息差去四官文到之日便馳驛還京司房原奏人等俱着撤去不許仍留地方致貽後患其錢糧已徵在官者照數解京毋許侵匿未徵者都與蠲免因而作弊者查出治罪不饒如諭遵行

諭戶工二部朕以大工肇興錢糧詘乏暫行礦税免累小民本是權宜實存德意然利之所在奬實叢興訪得各差內官多信聽叅隨等人雜以奸棍恣行侵暴害民激變利歸群小怨歸朝廷殊可痛

恨本宜一切停止但今兩宮雖已告成三殿尚在經始難以盡停姑着差去內官暫住地方聽撫按官督令有司照歲額包徵送內監轉解安靜行事候旨停罷其司房原奏及委官人等悉行撤回不許容留地方遠者撫按官叅奏治罪如諭遵行

諭刑部自礦税事起各處官員人等多有觸犯違誤以致叅拏到京懲創有年情可矜憫今三陽啟泰萬物咸亨卿等可將鎮撫司及爾部見監的開具奏來以憑釋放昭朕好生之德如諭奉行 擬上未發

請沈朱二公誥命揭帖

題為開讀事伏覩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

詔書內一款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勑守制給假等官候授官復除之日補給

欽此照得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沈鯉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賡萬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吏部接出特勑召入內閣輔理到京之日例應題給誥命今中外各官請給殆徧而二臣獨未題請在二臣急公忘私不

欲臣言而 詔旨昭然臣何能默乞勑吏部查照請給施行 正月十三日上 二十一日奉

聖旨准給與吏部知道

推冢宰乞免點趙司寇并薦曾公揭帖

題今日在廷續推堪任吏部尚書官四員內有
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臣惟參魯乃臣同鄉今
吏部右侍郎周應賓亦臣同鄉臣待罪首揆而
有兩同鄉居首部誰肯信臣無私者即點用由
于　至尊而臣不早求免點安可謂非私也參
魯才品誠堪大用但用之他部皆可而必于吏
部不可不但妨臣亦妨參魯彼因臣在必不肯
至臣因妨彼又不自安勢必兩相避而兩相求

去也惟望　皇上免點參魯幸甚臣歲前手具
一揭薦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堪任此官原任
大學士王家屏堪攝此官臣一念樸忠諒蒙
昭鑒但念人才難得人命難知頃道路之言已
有傳家屏不幸者殊可駭嘆可見老成當愛惜
進用宜及時矣吏部尚書總攝百僚必一時極
選始有弘濟如曾同亨今人無出其右者蒙
簡用最稱得人苟虛一言神明誅殛惟　皇上
採納　正月十八日上

請御殿宣勅捷揭帖

三臣謹題該刑部等衙門一本為糾劾事擬二
十三日請　皇上御文華殿舉大班糾劾之典
又欽天監一本為捷音事擬二十六日請　皇
上御文華殿宣蕩平播逆之捷臣等竊惟　皇
上延見來朝官員面宣訓勅自萬曆二十三年
後未嘗有舉平定播州御樓受俘乃萬曆二十
八年事至今未經宣捷敘賞茲以玉帛會同之
朝而有干戈輯寧之慶兩大典禮一時遇合修

明久曠之儀復還觀聽之舊凡在臣工有同覩
望　聖躬至重固當慎加節調而　聖政日新
實亦助增燕喜使朝儀不至久廢鉅典不為虛
文振精神新耳目起廟堂之廢墜而厲海宇之
玩愒是在清蹕一惠臨也如以數御為煩或將
二事併于一日亦甚簡易乞令所司具儀舉行
臣等惓惓下懷惟望吏治肅清武功寧謐共儼
威顏于咫尺咸承休德于下風無任跂竢之至
正月十八日上
二十二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具見仰體忠愛但文華殿窄
小行禮未便卿等傳示照先年免朝例行

催大察本揭帖

三臣題今月自初二日至十二日吏部會同都
察院考察天下官員竭晝夜之群力合朝野之
公心既以三本具題伏蒙發閣票擬矣連日未
見批示盖　皇上留神吏治精勤披閱之故然
具瞻明命者若望雲霓不能頃刻安也伏乞
早賜允發幸甚謹題候　旨正月十八日上二十二日奉
聖旨考察天下官員朝廷大典朕因即日恭侍
聖母文書未得悉覽今卿等奏已知道了

再催大察本揭帖

三臣題今年吏部都察院大察天下官員本月十三日以三本具進隨蒙發閣票擬未奉批示十八日臣等具揭催請二十二日奉　聖旨考察天下官員朝廷大典朕因即日恭侍　聖母文書未得悉覽今卿等奏已知道了欽此竊惟臣等之揭雖幸奉　宸批而部院之本尚未聞明命今又二日矣各官之去留不明則生憂疑當事之祇承未訖則生憂疑聚集闕廷遷延時日又將令拾遺糾劾並後常期辭朝復任程僨遠其于政體妨礙實多萬心萬目瞻望咸切伏想　聖覽必已周悉為此冒昧再懇惟乞早賜允發庶惶惑人情得以安帖國家重典不至稽停也正月二十四日上

催沈朱二公自陳本揭帖

題二十一日該同官臣鯉一本為泰運方新輔職久曠懇乞　天恩亟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臣賡一本為竊祿無功引年及格懇乞　聖恩准容退休以安分誼事俱蒙發臣票擬已經擬進今待命四日未奉　俞旨臣惟二臣皆一時賢輔足任股肱而臣以一身直閣正當新政始布之時幾務繁冗之日莫謀莫斷望助更切伏乞將前二本早賜允發促令即出贊理國事幸甚臣愚幸甚正月二十五日上

查會試主考例揭帖

臣謹題今日文書官王體乾捧出次輔沈鯉再辭典試本口傳　聖諭這本說的是着出吉來查二十九年主考是誰欽此臣惟會試主考舊規例用次輔遵行久矣若次輔曾經用過則用三輔又若輔臣俱經用過無可復用則用翰林官之最深者此定例也今歲例該臣鯉典試而再三辭免臣不敢違例仍以鯉上請今鯉既再疏固辭奉有　諭旨敢不遵票但未奉允不允明示何敢擅擬而二十九年一科之例亦恐未盡謹查三科事例進覽惟　聖明裁示

二十三年乙未科趙志皐為首輔用次輔張位主考

二十六年戊戌科趙志皐為首輔次輔張位已經主考臣一貫備員三輔蒙遣主考

二十九年辛丑科趙志皐為首輔臣一貫已經主考閣中並無別員用吏部右侍郎馮琦主考

言主考宜用三輔揭帖

題會試主考官臣已經題請而次輔苦辭昨蒙
皇上垂問臣又歷舉往年故事以聞伏乞早賜
裁示以便遵行此係國家重典次輔原不宜辭若允其辭宜用三輔為當儻不任大臣而任群臣使人人開避事之端以後誰敢為國家擔任惟　皇上乾斷或用次輔或用三輔與副考唐文獻入場供事臣不勝惶惶待命之至（二月初四日上）

再請主考并預言周少宰不可用揭帖

題臣惟會試主考用次輔鯉乃天然定序名正言順本不宜辭若允其辭則用三輔賡至為妥當有如用人不以官為定而務使人不得窺測則成法盡亂而體統難立心迹不明而煩言更多矣必欲以不測用人則用禮部侍郎李廷機本官真才實學資望最深見在掌部而倏使典試尤為不測以廷機為正而以原推侍郎唐文獻副之可也又求其次則以唐文獻為正而用少詹事楊道賓副之亦可也或用少詹事黄汝良副之亦可也臣不敢擅便統惟 聖明裁定至于吏部侍郎周應賓臣敢預言其不可蓋應賓資俸在廷機之後乃臣門生又臣鄉人近以其子求臣女為婦而稱姻家眤蒙 皇上親擢為吏部臣秋毫無所干預而外人遂有物色臣者亦有不亮臣心謂臣欲令典試者臣安得不因此而亦生戒心乎故謂應賓必不可用望皇上且置之也 皇上若體亮次輔欲為之明

嫌疑塞弊竇免煩言杜物議乞一視同仁推此心以體亮臣使臣亦得明嫌疑塞弊竇免煩言杜物議實如天覆幬之大恩臣不勝衆懇之至

二月初五日上於是得旨三輔典試

催散館科道揭帖

三臣題舊年九月間臣等具題庶吉士教習有成請命散館分別等第授以官職將李瀜昌等十四名擬授翰林院編修檢討等官奉有欽依到任供事訖其王元翰等八名因人衆不能盡留查照舊規擬授科道等官候命未下已經吏部具疏及臣等具揭屢次催請昨日吏部復具疏矣伏望俯賜允發臣等係作養人才未完前件職掌所關不得不言吏部係用人銓才未完前件亦係職掌不得不言此諸臣者皆彬彬文學之士耿耿忠信之流諒能體國佐時感恩奮效不負作養録用之盛心也今李瀜昌等已蒙允用而王元翰等不免向隅同值明時榮瘁殊狀乞一加體亮而俯允之二月初八日上

催科道拾遺本揭帖

臣題切照有朝覲則有考察有考察則有拾遺此本朝不易之定規也今歲朝覲考察已畢正月二十六日科道官各具疏拾遺共四本已蒙發閣票擬矣而未經批發至二月初三日科道官仍寫前疏進催亦未蒙發彼被論官員雖止十數人而關係勸懲之事不小不下部院議覆何以定其去留臣是用跼蹐敢乞檢發或令該部院據揭題覆以飭國紀以振吏治二月十三日上

請准各差御史辭朝揭帖

三臣題御史之設原欲其巡行郡國不欲其空聚闕下也今各差久缺至有一年以上者舊年已蒙准差旋復留住玆又三月有餘而尚未領勅辭朝遂使百事廢弛諸釁叢作伏乞早允御史孔貞一等領給勘合辭朝赴差以振綱維以肅政理謹擬諭帖上

諭都察院各差御史孔貞一等俱着給與勘合辭朝赴差去 二月十八日上

請通仕路揭帖

三臣題竊照臣等待罪輔弼股肱一體不得不先天下之憂而憂若使憂已迫而後憂之嗟其晚矣臣等正月間上祈天永命一疏所請雖多而尤惓惓于惜才補官一節蓋其要也今考察既畢而科道拾遺之本未發則汰黜之典未了選用之事又妨大察之後天下司道官缺至七十九員知府缺至七十五員各差御史不遣之出巡而留之都門在都門則太有餘在四方則太不足是使綱紀群有司者無人也則賢才何由用官職何由修皆足以誤政事而召憂虞伏望俯從部院之請 二月二十一日上

請給各差御史勘合揭帖

三臣題臣等蒙發各差御史余懋衡等請給勘合本文書官口傳　聖諭問明了逆賊方許出差臣等敢不遵奉擬票但臣等伏思逆賊一事皇上屢發嚴旨中外臣工震恐悚息竭力盡心既無毫髮不到矣然智者擬議謂奸人必已遠逃前有旨着各省直通行廣捕並無踪跡亦可以見各差久缺而法令之不行矣臣等伏思與其聚諸臣于闕下而竟日無為不如分道四出

或得一效亦不可知臣等敢擬一　旨上進伏冀　聖明裁定以昭責成之意

擬旨逆賊尚未問明各御史本不宜准差但今天下法紀久廢專容奸縱惡釁孽不少着各振揚風裁以圖報稱不許仍前怠恣廢事勘合准給與仍勒限前去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上

東宮講讀請期揭帖

三臣題自春以來請　東宮講讀日期已經五疏未奉　俞旨在廷諸臣習見舊例於正月中開講獨今年最遲初向臣等問　東宮何時出講臣等權以春寒為辭今已近夏廷臣又累向臣等問　東宮何故久不出講臣等洪然無可置對竊惟功夫戒於作輟典學貴有終始一年之中除沍寒溽暑外光陰幾何豈宜久曠且無以慰中外之懸望也臣等又擬得本月二十二

日二十六日皆吉伏望聖明賜允發欽遵施行　三月十九日上　二十六日奉

聖旨朕因入春以來天氣寒暖未調且朕亦屢動火徵感皇太子體質清弱少待融和耳覽卿等奏具悉忠愛皇太子着於本月二十八日照常講學該衙門知道

回催清查草場勅書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傳催御馬監監丞王昇查勘牧馬場草場徵收租課勅書臣等職任撰述舊規撰勅必待該部印信手本到閣始行　祖宗典憲兼制內外敢不遵守手本到時臣等撰進伏冀　俯亮三月十八日上

二

三臣題臣等昨奉口傳討御馬監內官王昇勅書因戶部手本未到未敢撰進具揭回奏今又

奉口傳內裡的勅書比不得外頭勅書先生每撰了來不要推托欽此臣等推托非為已私實欲保全　聖名整理朝政杜絕紛起之多口安輯礦虒之衆心願　皇上享萬萬年無疆之福也前旨一下滿朝既已驚訝此勅再出驚訝又當何如入春以來人心之望治者有同飢渴未聞善政而又若此臣等之罪益深矣若使德意可行事理無碍臣等將順不暇何故再三違拂三月十九日上

三

三臣題昨該文書官口傳　聖旨討內官王昇清理牧馬草場勅書臣等具揭回奏文書官再傳　聖旨這箇官兒不是徑差去的因撤放馬匹去的帶管清查寫勅與他事完即回欽此竊惟近年以來凡百利源盡籠于朝廷四海之內無一寸安閒地方常恐民窮變起難以撲救惟茲畿輔乃　祖宗陵寢所在　皇上社稷所在尤當深慮尤當厚恤諺云歛龍不擾穴畔人家

餓鷹不啄窠下粟粒彼亦知愛護其隣以托其身也况輦轂之下三輔之中其宜愛護又當何如四方無事而三輔有驚固所深忌四方有事而三輔并起更何托身且國家與强虜止隔一墻正藉民心以為干城而胡可使之愁苦詛呪渙然離也偏之以恩澤比各處加厚亦不為過何忍薄之臣等姑不暇遠舉即舊年西山有窑戶之變今年易州有礦徒之變不逞之端相繼橫發為民父母者安可魚肉之誠未見其為利

也此牧地者豈真有豪右隱占言何足信文王之囿為方百里者蒭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故稱聖王何可鱗鱗而取咈百姓以從己欲乎據該科揭此場地租係戶部濟邊錢糧載在會計録中額課之重同于夏稅秋糧不可復加若依奏官所言明是假以上供為名生端擾害耳臣等萬目苦口豈為一己身名之計社稷安則福利無窮奚止如奏官所云區區銀兩拱惓惓忠愛竊謂此一清查可無行也十二月二十一日

上

勑御馬監右監丞署典簿事王昇近該騰驤右衛後所正千戶李英等奏稱順天府薊州等州縣牧馬草場土地疆界廢弛乞奏內官管理清查起科濟國令命爾前去會同該撫按屯田御史秉公會查奏內事情果否虛實若真係牧馬草場新近開墾未經報官起科地畝查勘明實定立疆界照則徵糧以濟國用若有別情明白開釋會本奏請定奪畿輔根本地方朕加意撫綏恐驚民心因爾撤放馬匹特令帶管清查爾受委任務要安靜無擾從實不虛事完即回不得遷延蔓累原奏官民不許帶去生端擾害不便爾其欽承故勑

調停楊駙馬揭帖

三臣題蒙發駙馬都尉楊春元本傳 聖諭這本是甚麼言語直言白上的不知禮體不知規矩擅改門名查他的師傅是誰叫出旨来欽此臣等看詳此本言語支離體裁錯亂門名不識禮度多遠責以慢忽并及教師本不為過但春元係 皇上貴壻尚主已近十載生子亦及四齡而不肯坐享安榮棄職歸田必其難堪之甚也再加詰責恐傷至情且閨中絮絮之言又難

敬事草 卷十五 三十

傳播外廷致褻 國體竊惟本朝家法超越萬代 皇上但特賜密諭俾令慰改嚴戒府中内外務遵禮法毋至再有奏瀆則處置此事盡美矣關係風化望勿發科傳部臣等輙進愚慮惟聖明採擇 三月二十八日上

二

三臣題令日該文書官劉宣傳出奉 聖諭朕覽東廠所奏事件駙馬楊春元不知緣故於二十八日小帽青衣朝府門禮畢坐用二人小轎回原籍固安縣去訖且駙馬何官不奉明旨擅自離任好生狂肆可惡着便差錦衣衛官趕伴回来奏請定奪此乃伊父素欠教子之方教習部官鮑應鰲訓示之禮安在姑都着革了職為民當差卿等可傳示遵行欽此臣等前日蒙發駙馬都尉楊春元擬票看得春元所奏多中葺之言不宜外揚以傷國體故請密行戒諭不必發科傳部其時尚未知春元徑自回籍據東廠事件遣錦衣衛官追伴回京奏請定奪正其父

敬事草 卷十五 三十一

師不教之罪加以擅離職任之愆嚴責以示法追還以全恩處置甚當臣等不勝欽服即傳該科發錦衣衛遵行外臣等再思之朝廷之馭臣下可以專用法而馭中尉則宜兼用恩盖義無可絶則法難盡行情當曲體則事宜委悉若但追之使還而不處之得所可以結今日未可以保来日也觀春元此舉棄富貴如敝屣迸軒冕若桎梏矣能縶其身豈能拘其心乎夫親莫親于伉儷而不免于反目之嫌積反目之久至于

觸王法舍懿親而不顧此其左右必有長舌為之交構安可不為之一處也春元既來之日尚宜推骨肉之至愛隆肺腑之密情詳察其府中內外用事不法之人而一分別嚴處之輕則更易其人重則明正其罪然後離間之匪人可去而輔導之忠益得行春元可遂好逑之願公主可洽諧老之歡而 皇上釐降之初心不孤顧復之永懷始釋不宜遂置之弗慮而已也家法國體關係不細臣等不敢不盡其愚（三月三十日上）

催補科道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國家有必不可缺之官陞補科道是也補科道惟有兩途有行取考選之補有散館題授之補向年行取官員雖已授職尚有丁憂起復候補吳道行等四員候考熊鳴夏等三員未經允授去年八月庶吉士散館有王元翰等八員亦未允授俱待命都下歷有歲時舊任久離新銜未定以朝廷耳目之司而視為不急既非所以立政體以國家作養之士而置

于不用又非所以樹人才望將候補考散館諸臣早賜 俞允令其到任供職幸甚至于科道各官積有歲勞例得優轉京堂令槩從寢閣遂有九年考滿而棲遲一官者在外既不得入在內復不得出國家之憲法何由舉天下之神氣何由振臣等謂科道官必不可缺其陞其補必不可廢惟乞勅部院施行（四月初二日上）

天變自劾疏

奏為天譴甚嚴臣罪滋著懇乞　聖明亟賜罷免以清政幾以應異變事臣惟自頃年來災異屢告其大者如天鳴星流地震川竭水旱相仍盜賊時作河決中土漕梗不通人民死者枕藉于路而淮潁之間饑荒尤甚逋逃成藪嘯聚已形加以比來人心搖動好為譸張譌言煩興妖術四起察其感召之原皆由礦稅棍徒布滿天下寸寸而索日日而㩦皮骨俱盡血肉狼藉而

朝廷之上章奏日壅省署皆虛善言無一上聞善政無一下究有觸者長繫而不赦有逐者長棄而不收人絕望于太平故天變人妖勃然亦起二百年詠歌之民皆有倜然操戈伺隙而動之心非細故也今尤異者日食一事按詩小雅十月之交註云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四月純陽十月純陰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于此二月尤大忌也去年四月日食人心已甚驚訝何意今復再食同月同日而連歲疊見臣不知靈臺作何占候但據詩書所稱必不可視為尋常災祲亦不可視為尋常日食矣夫變不虛生必有所應天譴甚嚴　聖主當修德以回之雖減膳撤樂下詔罪己猶謂虛文安可置之閭閻必宜坐朝問道修政立事進賢退不肖與天下更始臣位先百僚不肖最甚居常無責難陳善之忠臨事鮮糾繆繩愆之益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無誠意之積以感動于前無法語之入以轉移于後遷

延歲時棲遲不去負君負學一至於此臣觀漢時有災異寇賊水旱之儆則策免三公誠謂三公居燮理之職陰陽不和本其罪戾非苛責也今臣無狀實冠諸臣亟明政刑是宜首及伏望大奮乾剛顯賜褫斥以為人臣不職之戒若猶曲加含貸姑令省圖雖包荒納污之至仁非禳災撥亂之要術是忽天戒而無自新之意容不肖而為泄泄之圖非臣自陳而望　皇上之本意也臣無任伏藁待命之至（四月初三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卿為元輔夙殫謀猷時多臣弼日食之異責在朕躬正望卿共修實政弘濟時艱以應上天仁愛之意豈可引咎自責遽爾言歸宜即出贊襄用佐朕之不逮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因傳免東宮講讀報入直揭帖

臣題比因日食示儆中外臣工咸殷閔時憂國之懷手指目視集于臣身臣實尸位素飡無所建明兹而退休已難償責是以控疏自陳良非得已何意　聖慈尚猶誤留方欲再陳以回天聽而俄聞直閣無人有妨圈傚　皇上至停東宮講讀以待臣等之入臣一以感激一以惶懼天高地厚之中有不勝跼蹐之甚者尚敢瞬息苟安必謀私請乎因昨初五日廟享鴻臚寺不接報單今日謹赴報名廷見謝恩入閣辦事外謹敘悃款以聞四月初六日上

請留錢夢臯例陞揭帖

三臣謹題昨接吏部揭帖舉科道年例將給事中錢夢臯外轉湖廣參議臣等見之相顧驚愕蓋舊年楚藩與妖書二事相繼而發夢臯屢有封章論及臣等而於臣鯉尤多責備臣等雖乏康濟之才頗懷休容之量傷雅道之不振感時事之多艱共期開誠布公以召和氣言官言事豈敢嬰懷今從外轉恐不知者妄加揣摩以為臣等有意於其間而益滋議論更致紛紜也蓋

臣一貫臣賡皆踧踖不安而臣鯉尤其不安之甚者敢齋心特請垂慈鑒裁庶臣等心事盡白而太和可回矣 四月十四日上

催山陰王相公卹典揭帖

三臣題原任大學士王家屏自為修撰之時日侍講讀以至于推參大政躋于首揆　皇上恩禮始終允其回籍調理昨舉大典特賜存問不惟本官感激即臣等無不感激而誦　皇上體貌輔臣之厚不以去留異觀也今本官賫志以沒不獲罄其餘忠而禮部率循舊章為之覆議卹典已經催請未奉　明俞臣等夙與同官今隨閣後典章所係國體所關思得票擬之詞祇

循往制原非踰越乞檢批發行庶輔弼近臣存沒光彩家屏將永永御結而臣等亦頂踵同擣矣謹具題 四月十六日上

不增皦生光罪名揭帖

三臣題今日業再發法司覆皦生光罪名本令臣等改票照得本犯罪名該三法司堅執守法臣等不過票擬豈可有所增加若有增加則皆移罪臣等矣惟親賜乾斷臣下自服臣等畏愼引辭誠不得已謹以原本封上四月二十二日上

妖書逆犯正法恭慰揭帖

三臣謹題今日逆犯皦生光特蒙宸斷顯即靈誅宗社之大計益安宮闈之和氣彌洽聖心之焦勞盡釋矣伏望懋迎天和調順玉體平情喜怒留神政幾仁覆多方義裁不順公黜陟以盡人才之用正紀綱以消釁孽之萌四月二十七日上

催播州皮林敘功本揭帖

題竊惟國家自哱承恩倡亂于西夏繼之以朝鮮東倭之警徵發旁午海内樂亂之人紛然四起咸造不根之言或操不軌之謀楊應龍席其父祖千年之餘力而跳梁于播州朝廷屢加寬恩拒不受命至于破縣隕將震動川南於是徐州則趙古元遼東則金得時西陲則火落赤等虜兩廣則群猺群獞皆倜然蠢動矣凶造妖揺動元元之心幸賴 皇上赫揚威武以次削平

大者告郊廟詔天下餘亦功敘賞盛矣原其所自正因賞罰有章靡有留命是以謀臣戰士鱗踊翼奮而為國家用也播州之役以半年之中集師二十萬進兵百日即奏凱音策不虛發動必中機將士有進無退雖却猶前殺不妄加而罪人咸得蓋自恭行天討以来未有如此之快心愜意者是以師出而人無異議師還而人不告疲餘餉餘力移誅皮林假息游魂駢首就戮而天下反側之子始嚙指相戒即四夷八蠻靡不動震心顏而知天威之不可犯國靈之不可干則此播州皮林一戰之力也因川貴湖廣三巡按御史各敘一方之功而川中巡按久缺致使勘報遲緩戰士功臣蓋有物故而不瞑目者矣今春兵部始克覆奏而經今數月未奉 恩俞此曹渴望之心何由慰乎昔唐之哀也其將帥言朝廷喜負人不必為之盡力於是養寇自封以至于亡今兵部所覆臣等所票皆銖銖有減等無加等人所厚望者不過與一錦衣亦甚

靳矣天下之事莫大于平禍亂人臣之功莫難于出死力而久不之恤則後来禍亂其誰與出力伏望稍輟萬幾將兵部所覆播州皮林敘功二本早賜批發 四月三十日上

請乞差遣御史揭帖

三臣題照得舊年十月間蒙差御史喬應甲為兩淮巡塩湯兆京為宣大巡按康丕揚為遼東巡按沈裕為廣西巡按温如璋為兩浙巡塩李培為真定巡按金忠士為貴州巡按史學遷為陝西巡茶沈正隆為雲南巡按皆已領有印信計日辭朝適值妖書事發特留緝問諸臣奉命各出猷念共振風稜今罪人正法國討章明亦既不負任委矣獄事已訖諸臣更無役事而

所受之差事久虛安敢寧處該都察院為之題請揭帖到臣伏乞允發遣行 五月初一日上

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三臣題臣等每出入長安門有揀選諸生數十人羅列哀告乃舉人張翼新等吏部揀選為同知等官四月十八日發閣擬票未下該吏部再催亦未下查得國家三年會試之後下第舉人有揀選之例係是舊規今未得旨諸生皆遠方孤寒之人守候多時盤費罄盡薪桂玉粒又查四月間吏部急選一本亦未蒙發俱眼前懸切急情乞 命將此二本檢發或即將臣等揭帖

發部施行不勝瞻望 五月初六日上

請點宣府巡撫并總督倉場揭帖

三臣題宣府巡撫病故已久勅印等件無人代管轉眼防秋一切調度將領分布兵馬稽查功罪讋服夷虜其誰任之舊年虜王率衆臨邊不得所欲而去今能保其不來乎該吏部兩次會推五員今該總督又來催請乞點用一員責令星夜赴任以圖安攘大計其總督倉場尚書謝杰亦病故多日目下糧運將至正當坐撥倉廒星火催攢時刻難稽并乞將所推點發俾令總督管此皆軍國大事至緊至要臣等不任遑遑 五月初七日上

差遣御史領勅揭帖

三臣題照廣西等處巡按等差缺官蒙差御史沈裕等去因妖書事發留住六箇月今罪獄已決臣等具揭上請都察院具本上請准各赴差臣等隨具勅稿蒙准寫進今日辭朝領勅沈裕等五員尚未給發不審 聖意所在臣等竊惟四方遼遠釁孽易生水旱盜賊時多徼報亟宜分遣出巡況前獄已決裕等各效微勞正宜激賞而復此淹留亦非鼓舞用人之道也惟乞早賜允發 五月十三日上

催三鎮巡撫及倉場揭帖

三臣題竊照巡撫一官各省直皆不可缺人而山西大同宣府三鎮尤為喫緊蓋三鎮與虜止隔一墻而宣府去京師一二日大同山西去京師三四日若有聲息朝發夕至去歲虜王率衆臨邊數月方退今宣府巡撫彭國光病故數月矣山西巡撫白希繡大同巡撫張悌以考察拾遺閉門候命半載矣一應軍務停閣廢弛各道無所統紀將領無所號令內地軍民惴恐生心

而狡虜聞之寧不颷起故人皆為此三鎮危之三鎮危則京師不能頃刻安矣物故之人既難歸咎聽處之人亦且有辭縱有新命不能朝受鉞而夕對壘至於總督倉場一官喫緊亦為最甚夫倉糧者乃宮府以至軍民胥待此以養贍者也人不能一日缺食安可一日缺此官今奉旨會推又奉旨再推豈無足以當上意者而久未點用何也臣等已經數請九重深邃特未暇置念耳乞立命吏部將前數本寫上省發臣等

日夜徬徨懸跂俟命 五月十五日上

請陞選郎揭帖

題照得吏部文選司郎中舊規六選既畢即出衙門盖此任怨任勞之地不可久居六選未畢而出嫌于速化固為不可六選已畢而留嫌于貪權尤為不可累朝斟酌定規六選則陞為太常少卿遵守為例今郎中景明已畢六選堂官循例擬陞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於例相應而本官清慎有聲未蒙　俞命然本官已出衙門不敢復　即以朝命留之彼亦安可復留哉乞

念典選實難已有成績者酬以一官使將来者有所勸不可久稽以誤六月選事五月十九日上

再催倉場巡撫揭帖

題竊惟總督倉場及宣府巡撫缺官臣等兩次具揭屢命再推二十一日該部推上今復數日矣尚未蒙點此係軍國兵食大計臣等敢乞斷自　宸衷灑翰點發剋期令之赴任供事五月二十四日上

祖陵雷火揭帖

題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朕見連日時序寒燠不調正愼靜攝之際今日覽文書見天壽山守備内官李浚等具奏本月二十三日夜雨雷火燒燬　祖陵明樓朕心驚懼弗已其恭行奉慰修理及修省禮儀卿等便擬出旨來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昨日出閣已聞傳言耳不忍聽心不忍信今奉　明諭戰慄憂懼天威屢嚴而孔赫　祖靈甚恫而靡寧愈昭愈大愈迫愈近誠

宜哀痛責躬側身修行以為臣下率先臣等舉宜洗心滌慮犯顏苦口必修實政無務虛文庶可少回上天之怒而奉妥　聖祖之靈若猶泄泄因循悠悠虛度恐几席之間旦晩之際又有甚于此者謹欽遵擬票上進外敢以緊要一言陳之盖近來章奏不通德意不宣人心鬱憤已到極處天地祖宗日陟降于上下幽明之事于何不知偪仄蘊隆無所發怒故特再昭儆戒耳欲修實政必自通章奏始欲通章奏必自撤疑

情始君開誠以任下臣披誠以事上上下之間渙然不疑有疑即詢有謀必用有事即斷有斷即行則奸弊何所容隱釁孽何所蔵蓄群策自然畢舉群情自然舒暢和氣充于宇宙而宵旰何勞獨憂所以仰荅天地祖宗而貽國家千萬年之祜者端在于此若但有畏天敬祖之言而無其事則人尚難欺天豈容僞飾貌飾辭詐能感移祇增矯誣以速譴罰耳臣等陳言至此毛骨皆悚　皇上但疏通章奏俯採群言申寃理

滯進賢達能則人心悅而天意得轉災為祥化憂為歡皆不難矣臣等無任涕泣懇祈之至十三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上

發天下補官本揭帖

題臣等竊惟治天下當先防其患而防患之術當先圖于早今年大察之後天下官員多缺布按二司及各知府運使運同苑卿共缺至一百七十一員從来官府之空未有如此之甚者司道有缺各道帶管帶管者或遥制千里或兼攝數道事多漏遺其職溺而不舉知府有缺佐貳官署管而佐貳官率多擧貢監生出身日暮途窮官卑望尠民生日蹙盜賊多起故今年福建有白蓮社之盜廣東有珠池之盜雲南有嵋峨之盜皆由地方無官所致也又南来者言河南歸德一帶歲歉民饑死者枕籍相望餓莩之在途者人尚未死率蠻而食之本省巡撫久缺巡按又病誰為撫治誰為彈壓江北四道四府而缺官者五關係　祖陵運道又值水災荒歉盜賊樂于無官而良民苦于無主即此一處他處可知臣等聞此為之骨寒毛悚衰痛而不能安也謹查天下方面官員缺數恭進　御覽伏望

惻隱保民憂危保國將吏部推補本章不時允發幸甚其各處知府吏部曾有總推一本在御前若即賜檢發尤幸五月二十六日上

請發御前章奏揭帖

三臣題臣等待罪内閣以輔養君德出入綸命為職者也頃来御前本章發票者既少及至票擬批行者又少所行不過令部院知道者耳部院之題覆不下則與不知道何異若其是也當亟從之如其非也當令再議不宜久留而不斷也竊見　皇上優禮二三老臣意亦專篤但任其人而不行其言其人雖在而無能展其尺寸欲責之以消弭災變鎮安夷夏得乎精神不流

貫乎上下法令不綱紀于域中而求敉寧之效此必不可得之事也　長陵之變異極大　聖心之警惕甚深顧警惕而以政事行之方是真警惕真與不真在政事之行與不行尚有遲滯則昭昭上天赫赫　祖靈必將更加厭斁而若臣若民若夷夏盗賊皆將乘天地祖宗之厭斁而生他心至是則雖有二三老臣無益于毫釐輕重矣臣等連日上揭望　皇上省發章奏今日奉有一二之發心亦稍慰但未發者多如皮林之功雖叙而播州大功尚阻武官之推有點而文官之推尚格其他遺闕舉朝皆口而未見一新中心如焚竊謂如此大變決非一二小事可以塞責當以實心實政應之乞將　御前積下文書凡已票該發者通行批發凡已覧未票者通行發票此乃收人心回天變第一實事臣等不勝跂望五月二十八日上

辭楚黔皮林加恩疏

奏為隆恩誤被揣分多慚俯容辭免以逭譴戾事昨吏部接出　勑諭勑吏部楚黔皮林惡苗作亂將士宣威剿除朕心嘉悅內閣輔臣密勿決策忠勳茂著宜特加恩元輔沈一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傅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裡次輔沈鯉加太子太保朱賡太子少保各廕一子入監讀書還各賞銀四十兩綵段三表裡各餘官如故俱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備行到閣不勝悚惕不勝兢惶竊惟朝廷馭世之權惟爵賞最重臣子律身之法惟辭受最嚴無功之賞是曰濫恩非義也臣等緣遭逢之幸荷特達之知備位鼎司享有崇膴而容容度日建豎靡聞下無濟于時艱上無裨於袞職至於皮林之撓督撫運其機宜將士奮其拳勇恭行天伐成此武功臣等何力焉忝居密勿未展一籌進止不聞謨謀莫與所決何策所著何勳武臣立功於外而臣等坐

擁於中何所施具眉目伏望俯鑒悃衷收回

新命俾臣等以原官供事則國恩不僭而臣等愚分亦稍安也六月初一日上　初二日奉

聖旨楚黔皮林惡苗剿除撓功殊常朕心嘉悅卿等運籌帷幄協贊勳勤加恩示酬原係彝典宜遵成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再辭皮林敘并推敘播功疏

奏為懇辭誤恩并陳票擬始末乞下播敘以解人疑情慰人渴望事頃蒙行皮林之賞推念閣臣賜之誤恩臣等既以合疏懇辭未蒙諒允第臣等三人各有委曲之欲伸也謹以獨疏言之蓋閣臣不預軍賞臣謹守此約身無橫草而操文墨議論以分其賜不義也抑治世以文不以武安民以善不以殺臣從政多年無一善狀而區區惟武功之聞以涉血履腸為彝常事豈不

上達天心而下羞當世哉況今天變示儆士大夫憂惶縱十命之必十辭之有不容不瀆者夫皮林之功與播州之功雖異地而其時其人彼此相因不可分而為二故今年正月兵部以兩本同時敘上而臣之擬票因亦通融于兩本之間皮林本中柄其事而功最大者巡撫江鐸總兵陳璘也二人之功于播尤著故弁敘于播而于此本中但敘其次若戴燿李如樟等今皮林之敘下而播敘未下見者不察必疑以為遺鐸而敘燿遺璘而敘如樟舛錯不倫晦臣本心臣豈能須臾苟安哉論功則皮林小而播州大論時則皮林後而播州先兩功之成三年而始敘然猶一行一留何以慰忠勞之心為後來之勸臣是以日夜踧踖望稍輟萬幾將兵部敘播功本即賜檢發行臣之言愈于榮臣之身有功者庶無遺漏無功者庶無冒叨數年稽閣一旦注銷免臣尤戾恩光孰大于是臣一辭一請皆出懇迫伏冀　矜允　六月初三日上奉

聖旨皮林之捷卿實居中運籌加恩非過既懇懇固辭特允所請以成卿勞謙之美播州敘功疏朕因細覽尚留旦夕即當檢發并諭卿知吏部知道

催二省按差揭帖

三臣題今日臣等得都御史温純揭帖謂浙江廣東二省巡按御史報滿已久曾擬御史王業弘往浙江葉永盛往廣東接管巡按候　命未下具題再請臣等照得二省皆東南輿區邊海要地今倭奴出沒波濤狼心叵測所賴鼓舞將卒甄別功罪者惟按臣肅紀執法之力關係不小伏望軫念早允前題刻期交代目前一急務也六月初三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　祖陵變異朕心驚懼戰慄連日調攝尚未行切要實政仰副仁愛之心思得天下廣大設官分職慎重用賢圖治國家第一要務方今南北兩京大僚司屬并各處撫按及各省直方面官員見缺數多亟宜銓補庶安民生其三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除重罪及欽定人犯外有情可矜疑牽連無辜者宜當欽恤用示好生卿等傳示

便着各衙門從公推舉各堪任的及逐一開寫所犯招由通行具奏以昭朕畏天敬祖警惕至誠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捧讀再三不覺舉手加額而慶　聖德之增美　聖政之更新也從此而日新又新賡運于不已如天如地覆載于無窮則頌　天子萬年者踵武相繼而至矣何災之不轉為祥哉蓋昔人有言求福者善言不可離于口竊為今日願之謹即傳發部科遵行外所奉原諭尊藏閣中回奉以聞六月初七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盧受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昨奏揭帖具悉忠愛懇切至意但朕自聞　祖陵災異以來至今尚然驚懼調攝未得安寧以致虛軟兼且足疾偶發艱于步履御朝不便面見恐失禮儀卿等屢奏應行時政少俟檢發其召見至誠俟旨從容行之所請詰門起居已知道了諭卿等知欽此竊惟臣等忝為股肱密勿之臣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日祝

聖躬康泰聖心豫悅享有萬壽萬福之全而今臣等亦預隆天厚地之賜此至願也夫何天心不順災變頻仍累及　祖陵哀痛慘極今小民之家亦以墳墓風木為重而況帝王天系始發禎祥之地可令少有傷動乎是以　聖心靡寧臣等益甚恭請面對以申奉慰之忱而求交修之策丹誠激發良非獲已茲承　諭旨敢不欽遵恭惟　皇上平日起居常有待于調攝方茲驚懼固宜萬分保重然天心無他出于仁愛而已惟善體天心力行仁政則皇穹必將轉怒而為善　祖陵亦將轉危而為安　聖心與天心合而氣和形和兩間之和咸應之如此則　聖政既善聖德既新而聖心亦愉聖壽益永神祇宗社降福穰穰其為利益豈不無得盖人心一念正則事皆出于正一念邪則事皆出于邪出于邪則怪徵妖應物象神符從而並集出于正則乾靈坤珍祥輝瑞祉亦從而並集此理自然古今不爽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

善則失之幾希之間正在今日　聖諭云不便面見恐失禮儀臣等不敢復請　聖諭云應行時政少俟檢發臣等實切拱俟今缺政甚多各衙門亦能修補惟隨題隨發堅持此心無煩于查檢無待于少俟也所念從容召見乃唐虞明良之風臣等未遂躬逢不勝引領其詰仁德門起居臣等敬遵　恩旨明早恭趨行禮少展瞻依之忠　六月十二日上

弭灾實政揭帖

三臣題竊惟　祖陵雷火下擊頃復覩虫傷之災似此大變非常天地祖宗之心已可知而群方萬姓之心又可知數日以來凡懷忠愛者熱中如火而章疏猶多未下實政猶多未舉殊覺聖心冷淡豈謂一青衣角帶便稱修省乎豈謂一仁德門起居便稱納約乎又豈謂修齋建醮可以讖悔乎夫怨詛遍于四海而托祈禱于數巫其何能勝祈禱而有益則閭閻山澤失業被

害之人與士大夫之竄棄羈囚者曷嘗一日不祈禱而　皇上未之聞也　皇上如聞之則上天亦聞之矣臣等比来屢揭盈五六千言而無一言足以感動　聖心實自傷其誠意之未積然比来章奏非無省發而人情之所急望殊多留格亦何以感動天人之心而安　聖祖地下之靈哉宮禁之中鎖鑰巡警最為嚴密未嘗頃刻缺人防不虞也今日朝堂而外人率異心假令一旦突生不虞之事能獨守宮禁以為安乎凡此部院百官皆掌京師之鎖鑰而時加巡警者如之何可不備也又自三輔而外人尤異心假令一旦突生不虞之事能獨守京城以為安乎凡此撫按以至于郡有司掌群國之鎖鑰而時加巡警者如之何可不備也人必有心膂耳目手足而後可以為人一有不備非人矣今夫部院　皇上之心膂也科道　皇上之耳目也撫按群有司　皇上之手足也然而不備其可以為國乎一體不備則無論虎豹蛇虺雖一飛

虻得苦我矣一官不備則無論夷狄盜賊雖一白梃得侮我矣此易見之理也竊惟　皇上之心豈不儆惕闇宮中日夕焚香祈天永命籲祈天永命要在修政立事而不在焚香致禱世人有所祈求而或制于人或制于天力不能自得則無可柰何而出于焚香致禱之計　皇上則不然凡所祈求者非制于人非制于天皆力可以自得而自不為誠奮然有為則言脫于口而仁流于天下詔罷礦稅即礦稅罷詔出囚繫即

囚繫出詔起廢棄即廢棄起萬邦黎獻歡誦在
茲矣今日之事乃天地求田　皇上之心而不
可得非　皇上求田天地之心而不可得也乃
天地不能奈　皇上何非　皇上不能奈天地
何也天地　祖宗降鑒孔赫何煩焚香祈禱哉
皇上一撤疑心而示人以信一撤己心而示人
以公將近日吏部等衙門所推部院大臣及各
撫按司道等官與一切推選本章早賜　允發
分遣御史巡行天下停不急之工罷無藝之征

出久繫之囚收廢棄之士信能行此數者為堯
舜何難之有　皇上以其至誠而祈之于天臣
等以為遠臣等以其至誠而祈之于　皇上臣
等以為近望　皇上一俯納焉　聖心回即天
心回矣臣等憂懼迫于中危亂迫于外有日進
一牘耳若坐視以負恩眷之厚實所不敢實所
不忍無任戰慄之至　六月十九日上

選館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十四日恭奉　欽命會同吏禮
二部及翰林院掌印官考選庶吉士十五日公
同校閱取正卷二十三卷幷副卷八卷具揭上
進連日拱候未蒙覽發竊思各進士既在闕下
候　旨不敢赴部聽選亦妨觀政辦事乞早將
正卷裁定發行作養教習實為恩便　六月二十一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昨日欽奉　御札諭內閣朕自　祖陵災變驚懼哀痛調攝未寧近因連日暑雨濕蒸足疾未愈步履甚艱昨又聞　天壽山松樹生蟲多食其葉朕五內如灼心神恍惚益覺頭眩身體虛軟所有修省實政少俟次第發行朕思祖陵工程隆重恐該部措辦錢糧不敷致悞工作所有御前累年積省銀二萬兩另有諭發該部擇日興工上緊修理刻期報完卿等為朕輔

弼股肱宜仰體朕朝夕匪懈畏　天敬　祖不敢自逸至意特諭卿等知之欽此仰惟　皇上因　祖陵大變而震動于心急圖工作首發內帑念修省之實政而許以次第舉行戒股肱之惰窳而責以仰體匪懈此回天之漸也竊思陵工重大必非二萬之費所能了然　皇上二萬當得工部四萬蓋　聖意所注內外儆惕無敢侵漁無敢需索皆得實用自省虛費此亦修省實政之一端也但今日　祖宗之所望于皇上者豈止工作而已哉　聖心自明不待多說真以實政為急必當仰法　聖祖每夜思四方之政五鼓而興待旦而行如坐針氈如寢火薪何能頃刻遲後而猶曰少俟不幾又成虛套乎一日亦俟一月亦俟俟之為言有何底極臣等請　皇上亟行此心更勿遲延臣等非不欲俟而天下危亂在即度日如年真有不能俟者故遑遑也乘天下未變而圖之則權在　皇上但一下　明旨而海宇大定待天下有變而圖

之則權在匹夫一經嘯聚便難措手在天聖靈早已先見念之念之　聖諭謂五內如灼心神恍惚此真實語臣等皆信幽明一理　祖孫一氣固宜有此然當思　列聖神靈之心恍惚又當何如焦灼又當何如也　聖諭責臣等仰體淵衷朝夕匪懈敢不刻骨銘肌奉以周旋但臣等密勿近僚不能自用一人自行一事第有集合衆思入告于內當行者請行當止者請止懷此苦心竭此敝舌而已　皇上若不虛中采納

臣等雖有匪懈愚忱亦何所少概見哉茲敢奉
聖諭次第舉行一語以為左券跂俟德音顧
皇上旦晚之間不負此一論也不勝戰惕之至
六月二十二日上

催補官揭帖

三臣題臣等前者懇勸　皇上將內外缺官點
補實救時急務方今各處討官之本無日無之
而不之補發萬一有事人皆得以推飾己罪歸
過朝廷惟各有官守則何推諉之有臣等前查
天下司道知府缺至一百七十一員近雖有補
尚未十一乞隨題隨用其山西河南鄖陽福建
四處巡撫尤為緊要所推皆可用之人乞檢查
點用至于四月急選揀選二本尚在　御前此
項小官守候日久每向臣等悲號乞告所不忍
聞并祈早發六月二十五日上

再催二省按差揭帖

三臣題浙江廣東二省巡按御史滿日已久都察院擬御史王業弘往浙江葉永盛往廣東各接管巡按臣等前曾揭請非該院復有催本竊惟二省邊海地方防倭重寄內地奸人素多通番接濟而各將官軍士亦有獘竇百端所賴肅紀振綱實巡按之責伏乞
上
允其所請 六月二十五日

再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三臣題臣等每出入長安門輒有京外臣民求訴百端痌瘝切心不得不奏他未暇論第如揀選急選二項官員慰之不能去麾之又復来彼守候太久桂薪玉粒借貸無所僕逃人散諸苦所迫言不能既今日各揀選諸生又来投揭謹封進御前惟賜一覽昔唐時楊敬業作亂武后得其檄文而讀之問誰所作或對曰駱賓王武后曰有才如此而不收用宰相之過也蓋才智

之士收之則為朝廷棟梁棄之即為草澤嚆矢天下洶洶而不廣收賢才為朝廷用倘致後悔臣等安辭其過所以屢勸補官正為此耳亦不獨揀選一事也無任哀懇之至 六月二十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以　祖陵災變兢惕修省未已正在服藥調攝昨又有　天壽山守備內官李浚具奏　各陵近因雨水連綿衝毀神路橋梁樹株等項朕心愈加驚痛不寧且連日暑雨濕蒸足疾腫痛屢用藥水盪洗步履甚難今　廟享在即慮恐弗能成禮暫行遣官恭代及各執事務秉精誠竭虔行禮以稱朕孝敬至意卿等傳示奉行諭卿

等知欽此仰惟　皇上每當　廟享之時必有特諭之發雖孝思之誠多鬱于攝養而敬畏之意猶見乎言詞恭代竭誠臣子之分欽遵傳示其敢有遲但今日之事與前有異　天地祖宗之所以示儆　皇上者日新而　皇上之所以仰荅　天地祖宗者如舊以調攝而廢禮猶可詞也以利欲而廢政不可詞也虛言何以表兢惕之懷彌文何以覬感通之效曾不如數行詔墨大敷德意與天下更始使萬姓復蘇則

敬事草卷十六目錄

催播功及各巡撫揭帖
因災陳言揭帖
三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免煤稅揭帖
請行七事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催補科道揭帖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請罷礦稅揭帖
回　聖諭揭帖
戶部錢糧缺乏揭帖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催武場監試揭帖
請假修墓揭帖

請停上供揭帖
謝　聖諭揭帖
請假修墓疏
修墓揭帖
回　諭揭帖
再請修墓揭帖
再請修墓疏
三請修墓疏
楚宗變亂揭帖
論播功難封拜揭帖
討亂宗揭帖
請官羅救荒揭帖
辭播功敘賞揭帖
救荒二揭
總河交代揭帖
叛宗造言聞揚　聖政疏
回　聖諭揭帖
聖母萬壽請受賀揭帖

推管慕等官及巡按揭帖
聖母萬壽入賀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吳御史回道及七差揭帖
催章奏揭帖
請留溫中丞揭帖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管玉牒揭帖
請留用葉少宰揭帖
請留楊少宰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請允各差并補科道揭帖
因類奏請行修省實政揭帖

敬事草卷十六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催播功及各巡撫揭帖

三臣題臣等憂國之心實迫于衷惟是黜陟不定賞罰不明何以振作人心計安天下今且以闕政之大者二事望目下行之播州大功今已四年而叙賞之典未下死者無以慰生者無以勸後來有事誰肯出力臣等所擬止有減薄並無冒濫似可 允從倘有未合寧以 御筆改發萬勿因一二人而沒百十人之功失億兆人之望也各色缺官悉宜 允補所最急者山西鄖陽福建河南四巡撫此是一方軍民重寄兵馬錢糧惟其料理安危治亂皆其憂責安可視為泛常又顒望顒望伏乞即將此二事先賜發行 七月初三日上

因災陳言揭帖

題伏念臣猥以菲才誤當揆路上無以報 明主簡畀之德下無以答四方期望之心竊念古者常以災異求直言今滿朝文武臣工俱獻蓋誠不求而合正舍已從人化災為祥之日臣謹撮諸臣之大指直以三語為獻 天變必當畏也 祖宗必當念也人言必當恤也人主雖至尊必托命于天地受庇于祖宗寄身于億兆臣民之上所以處此者未盡其道而欲享有安富尊榮必不可得今 祖宗慍怒故天變從之天變屢見故人言隨之會是不思天下無望矣往時非無災異然止于一方一事猶可言也今極大且多日迫日近不可言也日食于四月古今所甚忌也而連歲兩見則尤異泗州鳳陽承天諸陵比年悉有儆戒而 皇陵之雨雹長陵之雷火連歲相尋同在五月二十三日上天之意豈其偶然偶然者必不若此之符也非但如此而已也遂有孽蟲齕松栢徧于諸陵矣遂有洪

水毀神路徧于諸陵矣又非但如此而已也遂
有霪霆連綿兩月不休自京師達于輔郡大者
漂城小者蕩村樹藝無存儲積亦腐都門之內
無復氣象惟有敗房頹壁家哭人號煤貴米貴
炊煙幾絕比又報都城多塌而正陽崇文二門
之間有中陷者七十餘丈夫不外剝而中陷出
于常理之外豈二百餘年之築尚有未堅乎何
其化為烏有若甚可怪也因想天下被災地方
遠者即不可知近者悉恐不免又想糧船之在

途者不知無恙否墩墻之在邊者不知無恙否
然而尚有愁雲四布霽日難期謂非天怒未解
之徵可乎夫父母怒而不解為人子者宜如何
必且引咎而責躬矣引咎責躬必求所以致罪
之由而實修之以回其心無務以虛言謝過以
一事塞責矣煌煌 上天昭昭 列聖其聰明
比 皇上必大其威靈比 皇上必尊而苟以
一二尋常之事聊為斯須抵塞之謀一何易視
天地淺視 祖宗也罪當滋大孰有不覺乎

皇上天性英明不為近習所惑乾剛獨斷不為
疑似所撓此中外所共信也何不決去群纓斥
遠邪孽從病根處痛改一番以回天地之心以
安 祖宗之靈而使億兆臣民歡然樂其更生
萬勿以社稷為戲以僨利為常以天地為不足
畏以 祖宗為不足念而置人言于若罔聞知
也臣愧稱股肱慚見天日心長氣短無能盡言
同官二臣咸懷誠悃各函一章皆憫時憂國之
忱臣謹偕與親賫赴文華門叩首投進惟懇賜

覽觀神領心受而致行之使郊廟神祇海宇蒼
赤凡含悲茹歎者化為撫掌則 皇圖鞏固臣
[illegible]初上

三催揀選急選本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自閣中出至長安門外見有揀選府同知等官張翼新等急選巡檢等官鄭公星等攔遶道旁冒雨沾泥述其久候艱苦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臣等已將昨者 聖諭明示遣還顧念大信所關傳布天下既有聞見謹據實復奏伏乞將張翼新等鄭公星等一本允賜檢發 七月初十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盧受捧出 聖諭朕昨覽卿等奏揭知卿等素服親赴文華門行禮投進朕心兢惕不置天災屢示警象 祖宗陵寢震驚朕躬日夕焦勞致成憂鬱寢食未遑繹思悔悟更始轉災為祥前已屢諭卿等修省實政次第發行其文武諸臣所陳章奏朕因不時眩暈服藥調攝尚未悉覽元輔為朕心腹股肱贊襄懋著素所眷知信任二三良輔義同一體俱為講學舊臣朕特召來輔政信任共濟時艱同寅協恭蔚成化理所奏至誠懇切朕知道了今又覽卿等揭題揀選官張翼新等急選官鄭公星等攔告艱苦情由此本前檢誤作重復是以未發原無他故即當批行矣諭卿知之欽此竊惟臣等于初九日具揭恭進昂首瞻天者兩晝夜于茲矣倏奉 諭旨相顧泣萬行下伏念臣一貫久叨腹心之愛待罪十年臣鯉臣賡咸承一體之恩起家二載遡追周旋講幄乃在二十年

前猶壓記存從容語及故舊之情藹若典學之
意宛如真所謂義君臣而情父子者也前所進
揭實臣等報效赤丹既蒙許為至誠懇切似亦
微有感動矣臣等乃親近之臣又文學之臣而
今日又忝為老臣者也為親近之臣則沐恩最
深休戚咸共敢不盡言為文學之臣則古今治
亂興亡之迹具在簡編驗之已真又安敢不言
臣等此身乃 皇考之所齒録而簡用者也受
事頗久聞見頗多又安可不言今天下之人方

居水火之中謂臣等身在日月之旁而不一開
口虛忝恩遇之隆大孤輔弼之義 皇上亦安
取此腹心股肱為哉 聖諭內悔悟更始一語
須毋忘之毋唾棄之則臣等雖死瞑目所奉
聖諭尊藏閣中以昭虛己聽言至德 七月十二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盧受又捧出 聖諭天
雨連綿京城坍壞房屋數多壓傷人民甚衆朕
聞心甚惕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
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公同查勘分明每房
一間欽賞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卿等查照舊例
參酌時宜擬諭來行諭卿等知欽此謹擬 諭
上進 七月十二日上

諭戶工二部天雨連綿京城坍壞房屋數多壓傷

人民甚衆朕心甚惻然便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
兩交與該部并該科及五城御史會查勘分明每
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及醫藥津送
之費務先儘貧難下戶仍不許官吏侵冒必令沾
受實惠有舊例及時宜該舉行的著題來行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昨日管鎮撫司李楨囮來說獄中房墻倒塌積水成河各囚難以存活此監與刑部監不同原是寄監非久繫之所初無多地多房制度草創亦無水溝一墻之外便是通行大路甚難防備今年雨多即墻外大路設有溝渠亦皆渰沒況此監中如同坙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氣蒸臭穢不論有罪無罪死生難保情實可憐

皇上近念在京百姓發太僕寺銀十萬兩賑濟大惠普及莫不歡呼望推廣此意以及請囚眞犯難赦者各有應得罪名除死罪外餘宜早與發遣發落至於礦稅犯人當坐因公之條彼原為百姓得罪儻致溘亡益為百姓所憐干和尤甚乘此災異示儆之時一加疏釋上副天譴下慰人心所釋者少所悅者衆古者旱澇必先慮囚王政之大端也乞將馮應京等特恩赦宥不然發刑部分別坐擬釋其幽囚寬其目前死亡之急以塞天下哀憐之口其餘各犯亦通發刑部

擬罪奏請庶罪人有所歸着亦便於工部修理也 七月十五日上

免煤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見西山煤戶百十成群哀泣于長安門外口稱窑口盡為水所渰沒入地深二三里無力掏挖生意已絕本縣監追煤課從何而出叩天憐憫投有揭帖臣等見之為之泣下伏乞量免課銀二三箇月少蘇其困今見發太僕寺銀十萬兩除給濟京城下戶之外猶可分此濟彼均蒙恩澤不費之惠也雖不能人人霑被亦使百姓知軫恤弘恩出自　聖衷挽回

人心此一機矣臣等敬擬一　諭上進望即賜行七月卄七日上

諭戶部西山被災窑戶着比京城下戶一體給賞即于見發太僕寺銀兩內通融分與務令各霑實惠水占窑口免徵課銀二三箇月

請行七事揭帖

三臣題臣等連日恭奉修省德意力圖奉行遵諭擬上者循例題請者伏乞　乾斷早發謹開具以請

一西山被災窑戶請比京城下戶將見發太僕寺銀十萬兩通融分與賑濟此係不費之惠易施之恩其水占窑口原題有免課之例并乞軫念免徵二三月臣等于十七日題上望賜允行

一鎮撫司獄房為大雨傾塌難以存身雖是罪

人例應憐恤臣等于十五日題請將各犯俱送刑部其干係礦稅人犯衆心尤共哀憐即不敢過望全或釋放或遣發免其幽縶亦　聖恩也望賜允行

一播州戰功久未叙賞功臣之死者莫慰生者莫勸後如有事難以用人臣等所擬若有未合聖心者乞明示增減幸勿因一二人而并妨百千人也望賜允行

一江北地方疊災黎民逃散田土荒蕪該巡按

御史高攀枝題留漕糧十萬以作開荒牛種之需戶部會許六萬臣等于二十二日票上望賜允行

一教習庶吉士例有舘師二員臣等擬原任尚書于慎行與見任侍郎周應賓一同教習今進舘之期已迫未蒙准發望乞明示以憑奉行

一各部院大臣及四省巡撫與各大小官員缺諒次第有命伏乞沛然一通

一牧地為水所占見以災荒乞賑若復加賦豈

不摇動畿輔之人心乎望早賜 恩命使各歌頌 皇仁以鎮四海 七月二十四日上

此七事者得㝠戶通融分賞免徵課銀三箇月得江北漕米六萬得教習舘師得山西福建二巡撫及各司道等官得牧地徵銀一萬五千兩取王昇田若此耳

田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内閣朕覽卿等揭奏七款皆係修省實政具悉忠愛朕因各官不以國體為重要直沽名哄然煩激連日憤懣眩暈卿等前奏未行悉覽今所奏已知道了欽此臣等感戴眷荅之厚具誌修省之誠雖隔雲霄真同咫尺不勝激切不勝誦仰竊惟王者萬民之父母父母在上則一家之身衣口食皆請給于晨昏子啼兒號每充盈于耳目

惟慈愛之甚切故喜怒之交忘雖頑劣而妄干猶怵惕而垂憫今四海依 皇上為大父母群臣期 皇上為大聖人感時事之日非覩上天之時儆各輸積悃爭獻讜言此亦恃慈親在上而不覺啼號之畢集也臣等既蒙 皇上如天之德在宥之仁敢望推此仁恩俯採一二恭繹聖諭許臣等所奏為修省實政伏想旦晚之間次第省發鵠立下風以日為歲惟早發一日則早慰一日更頒融和氣于胞中調陰陽于寓內

樂善不惓與物同春性情中和則憤懣自息心
廣體胖則眩暈奚留將　聖壽高于山阜而
聖祚垂于日月矣 七月二十五日上

催補科道揭帖

三臣謹題國家並建百職階級繁多遷擢之期
宜按時日非時驟遷則開倖躐之塗久而不遷
尤起沉淪之歎比日　皇上念科道官積有歲
勞一時九年考滿者皆得優轉京堂如久幽之
中仰見白日然見在科道從此寥寥待班差遣
動稱缺乏乃其待除其需次非止一人累歲經
年不離一青衣角帶抑鬱之懷比之久居臺省
而不得遷者其情更甚亦　聖主之所宜矜憐
也竊照二十九年庶吉士舊年散館除留館翰

林外有王元翰呂邦燿曾六德袁懋謙等四人
擬授給事中宋燾王基洪陳宗契馮奕垣等四
人擬授御史二十六年行取各官除選授科道
外有已經考選起復候補吳道行沈鳳翔汪若
霖朱一桂等四人擬授給事中朱燾一人擬授
試御史有未經考選起復候考熊鳴夏周日庠
蕭淳等三人待考擬授臣等屢揭請　旨令吏
部又復題催令科庶吉士送館在週而前科庶

吉士尚未授官二十六年行取經今六年各官又已任事而同取尚未授官無俸無薪窮年窮日空受作養之恩漫無報答之地人才難得廢置可憐　皇上躬修實政必念及此伏乞叅涣德音令各到任管事不惟諸臣霑被榮恩而國事亦有裨益矣臣等不勝懇望之至謹題請旨八月初三日上

萬壽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竊聞五福以壽為先積善必有餘慶恭遇萬壽　聖節聞左右有買雀放生祝延　聖壽者固是一點忠愛臣等竊以為未廣也區區愚見欲推廣此意于十七日在廷文武百官及天下入賀人員四夷朝貢之使山呼萬歲之時皇上特渙綸音停罷礦稅以示普天同慶之意此時滿朝萬口必將歡聲如雷仰徹穹昊不崇朝而謳歌溢乎四海協氣塞于兩間上帝臨之介以景福八荒壽域歙而為一人之壽矣而況有本支之燕貽以昌厥後有堯舜之鴻名以傳不朽其為利益何以加此哉夫當礦稅之行也是以天下為籠使萬物一無所逃也今既徹也釋倒懸之民而登春臺之上猶天空任鳥飛而無一在樊籠之中者何必買而放生也天保之詩祝天子萬年而必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意正如此臣等不勝犬馬下情輒敢以是為獻惟念恩自上出不敢漏泄謹親自潦草手書密進

御覽因擬　勅諭一道併進伏候渙發施行臣
等不勝延頸跂望之至八月十五日上

諭戶部朕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命朕自御極
以來無一念不在愛民節用欲與同享太平比因
宮殿未成不忍加派小民權宜行礦稅之策不意
奉行者非人反致貽害歛怨朕甚痛之今值天下
華夷朝賀之辰明示朕心一切礦稅內臣俱着撤
回聽用以後不許妄奏復行錢糧已徵在官着盡
數觧進未徵的不許再徵布告四方俾共知悉不下

王述古河南禹州人己丑進士刑部員外
郎作笏記以授歸德欲歸德于祝壽之日
對仗宣讀必得罷免　俞旨然後趣歸德
不可作此奏授之俾述古自奏述古又不
可歸德以語余余可之為改作揭帖余復
手書擬諭以進竟無益也

請罷礦稅揭帖

三臣題臣等謬充大任過受鴻私天下之人共
擠責于臣等　皇上居深宮之中不見群臣百
姓則自謂可塞耳掩目而置人言于弗理矣若
臣等不然日出入于長安門勢不能避絕人事
必當與之相見也兒童走卒無非鞭策臣等之
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賫捧官
來開口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緘而知說礦
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巧舌如簧不過增謗章疏

可以留中而臣等書揭不可無荅語時時戶外
羅無對業之寃家日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
按劍相視辞語橫加更至迭來曾無虛晷欲觧
之不能解欲償之無可償開口亦罷不開口亦
罷咸詈臣等之口非口臣等之心非心而自頭
至足無非可羞可耻之態又何面孔向人也
君父之過臣子不宜顯言於是結舌吞聲掩袂
回面而使涕泗內流抑瘤為病知臣等者謂臣
等忠憤無聊不知臣等者謂臣等任惑失志每

日過社壇門則呼皇天后土而禱過太廟門則呼 祖宗列聖而禱願 皇上回心向道無搖丕基放逐臣等更付能者此實區區之同情而無一字之假飾者也謹略攄其危苦憂勞之極懇冀回聰明剛健之聖心 皇上雖至尊必不能縱情自便居深宮以為安諺所謂天下人安我亦安此至語也必不可塞耳掩目置人言于弗理昔麥丘邑人謂齊桓公曰願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亦至語也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

命棄其本戕其命而可以長享天下者未之聞也臣等悲不自勝涕如泉湧謹具題以聞祈候明命八月二十二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因文武大小九卿科道官手執公本齊赴文華門上行禮前有旨修省實政靜俟次第發行文武大臣都着安心盡職共濟時艱如何又來瀆激奏擾恭照 祖宗制度朝儀肅靜尊嚴凡有軍國大計許實封本從會極門投進聽候裁奪處分近來不知何物設意作倆朝廷但行一事若妨己之私獎便哄然群起挾迫君上要譽沽名

全不思念君臣大義恣肆成風是何禮體卿等為朕輔弼股肱可即傳示省改遵行諭卿等知欽此 宸旨森嚴天威孔赫臣等讀之神魂戰越竊惟近年以來天下久罹礦稅之苦而又習聞停止之言跂望 恩綸以日為歲自縉紳至于兒童隸卒無人不同此意自都會至于窮鄉僻塢無處不同此言諸臣之舉實迫于天下之公心發為天下之公論莫為倡首而群然同詞莫為結約而翕然並騖者也不能稍移天心而

至上干天譴誠信未孚能無悚惕昔唐虞之時君曰都而臣曰俞君曰吁而臣曰咈上無失德故下無煩言假堯舜而有顛危之勢臯夔必不能守其趨蹌之節矣語曰救焚者趨拯溺者濡水火方急而暇為從容乎今所行之事非常之事也天下莫不失其常心臣子安能守其常禮人心離故人言生人心急故人言多欲朝儀靜肅天位尊嚴當收天下之心欲收天下之心當恤天下之言百姓不能言而群臣代之言怒群

臣是怒百姓矣群臣不敢怒而百姓皆敢怒百姓怒則人皆仇敵矣昔周厲王好利以榮夷公為卿士萬民攻之而出奔於彘唐玄宗置左藏庫聚斂無藝而出奔於蜀唐德宗置瓊林大盈庫稅間架除陌錢而出奔於奉天當此之時委朝儀於草莽爭糲飯而不飽豈復有君臣上下哉早聽人言必不至此覆轍在前可為永鑒諸臣受國深恩感時多故千章萬牘總出懇誠迹雖近于迫挾而原其本心不過欲安民欲弭亂

欲 皇上為堯舜此其迫切處正是恭敬處其心切故不知其迹之至此也君臣大義正當如此豈可罪之為激為瀆乎伊尹告太甲曰言有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伏望恢弘 聖度特賜優容取逆耳以悅心圖宗社之永計曠然改易紘轍下一罷礦稅明詔于群慮不及之時使言事之口淡而無味憂國之心化而若忘朝儀常肅天位常尊都俞吁咈之風當不遠矣八月二十三日上

户部錢糧缺乏揭帖

三臣謹題竊照户部錢糧年復一年極為難處昨日尚書趙世卿来備細講求因出一揭云内庫金花銀兩毎年額進一百萬　祖宗定制也皇上增加買辦銀二十萬初亦謂暫加耳不意遂為永制太倉所入止有舊額而此項買辦原無加派自萬曆六年至今共進過五百二十萬從何處得来不過將邊餉錢糧那移輳數耳彼既取盈此益空匱今年邊餉該三百七十二萬

而僅發得一百八十四萬尚欠發一百八十七萬轉眼十一月又該題發三十三年分錢糧矣内供固急而邊供尤急脱巾而起當奈之何邊臣催如星火部臣憂在燃眉敢以是請于上前即不能渙發内帑以助邊計亦宜稍寛買辦而急邊計也盖計臣之所以忠于　皇上者甚大所以慮夫社稷者甚深　皇上允其請亦必出此策即不允其請何能不出此策惟蒙賜允則皇上之大恵計臣之至幸也又惟今年順保定

遼東山東陜西鳳陽六處撫按俱報水旱災荒請發内帑漕糧以為賑濟即今道路流移如縄似水民已悉去其鄉矣當年秋糧夏税斷不能完来歳京運民運斷不能供然則邊餉之難處更數倍矣盖彼六處撫按地方居天下之半又沿邊一帶緊要去處也沿邊不能自給安得不告求于部告求于部者尚急又安得有徵解到部户部處發循常京運尚爾拮据又安能代出民運之一半又安能旁及賑濟之特典乎空乏

之来已非一日茍可捜括催趲者部臣職掌豈愛餘力惟是無藝之征原非額派則在曲加體念盖民供自有定額而不可加近又以税使撓之而民供益詘邊餉自有定額而不可損近又以内供妨之而邊餉益詘　皇上如不以九邊為急則已以九邊為急尚宜大發内帑以慰庚癸之呼何可不停買辦以寛持籌之急也譬之取羊皮太多則羊群自稀搆宮室太盛則大木必少安有帑藏之陳陳相因若是而財源能不

竭者乎掊之百姓則百姓窮攘之有司則有司窮此理之常近而易見但有司窮是有司之苦猶得哀訴于上前百姓窮百姓受苦不過九邊窮九邊尤受苦不過彼必不哀訴于上前而自為所欲為國家大憂何忍言也臣等與尚書世卿語及于此相對涕泣敢不為之助奏伏乞大加之意 八月二十六日上

請釋詔獄逮繫揭帖

三臣題昨日管鎮撫司李楨國投臣等揭帖三箇分別見監人犯上請臣等看得重犯王官等一本及內犯牛雲鵠等一本俱有輕重不等罪名打問既已明白合送法司坐擬其犯官華鈺等一本俱因礦稅事起臣等虛心評論諸臣況淪既久懲創已深天下之民未出于水火所以驚相傳告日傳日多縉紳見時語必首及其中有素著名稱者至今地方尸祝而祀之人心同悲若悲其親戚無不求所以出之者民之所好好之此謂民之父母宜曲體群情俯從寬典臣一貫往年曾親奉　王音許釋放他有官的還與他官做恭繹此　旨乃天地父母之心也今時人意交屬更切臣等敢以為請即不仍與官做亦宜早從恩釋以證　皇上之于礦稅果有停止之日以證　皇上之于萬民實有仁愛之心先露端倪解其飢渴所赦之人有數所感之人無窮此　聖政之一大端不可以復緩者也

臣等用是不憚屢瀆懇懇仰跂伏乞即賜裁斷將李禎國疏批發施行幸甚九月初三日上

催武場監試揭帖

三臣謹題照得今月係武舉會試之期初九日一場十二日第二場十五日第三場例有御史二員充監試官先該都察院具題將吏部擬補河南道監察御史王業弘山東道監察御史業永盛請　旨差委未蒙　俞命今試期已迫欲臣等代催臣等竊惟試期在初九日今已初七日即得命下明日尚可辭朝入場不致悞事否則監察無人奸弊叢集何以成制舉今御史見在缺人掌道侍班管城及各監收巡視等項常以一人兼數事委實不敷王業弘業永盛皆原任巡按丁憂服滿候補之御史與他未任候補者不同况此監場不過旬日暫差又與大中等差不同伏乞即賜允發庶彝典無誤獲告成事臣等謹爲代題伏候　勅旨九月初七日上初八日奉

聖旨即傳王業弘業永盛准着監試武舉去該衙門知道

請假修墓揭帖

題臣于八月二十七日因病乞假伏蒙　聖慈
容臣旬日調理感激　鴻恩何勝銘刻今病未
愈謹以悃款上聞臣入仕三十七年叨承非常
知遇在講幄者十二年在政府者十一年人臣
遭際　聖明隆眷厚錫未有如臣者臣何忍內
顧其身以負弘造顧臣有欲言而不敢言又不
忍言者遲回久矣人子至情終天大恨方寸已
亂有難收拾今不得不言輒敢泣血號呼于上

前臣于萬曆三年喪母家寒力薄營塋無資臣
麻衣草鞋獨入深山霜雪偃薄手足皸裂如是
兩年始買得一席之地斂容旋塋極其草畧及
萬曆十九年喪父不忍分塋合阡一處深山之
中土功難起因陋就簡取沙石以補空缺臣雖
身親畚鍤猶悔杵築欠堅今離家十二年乏人
看管草木湮沒有同丘隴月前義男来報墳臺
傾壞開裂有縫道不等再上二三尺便是正穴
之處未知的係何日又未知是山水浸灌是牧

豎侵伐是牛羊踐蹋皆無指證臣亦不忍追究
下落以驚動山隣只自悲愴原欠堅固久不經
管躃踊哭泣頭暈如輪忽然昏黑不知人事合
家奔救良久始甦臣之病情原出于此臣豈不
戀闕豈不愛身日夜延醫調理亦欲奏聞乞假
但臣有千難萬難不可盡言者事干墳墓偶與
祖陵災變相似從實奏請恐　皇上以為托辭
若不實言臣心無由上達又恐以臣為借此求
去昧臣本心欲姑遣胞中付之于無可奈何則

事關父母身所從来修葺不早暴露棚棺非人
子之情風氣日泄人口不安亦非家門之利心
中缺處無從而補縱有良藥手何可施待斃而
已何益之有古今諺云人被遠人呼喚則噎臣
日日噴噎有連數十聲不休者明是父母喚臣
方寸之中如同亂麻立不安坐不寧矣查得大
明會典京官六年許請假省墓正統朝大學士
楊士奇嘉靖朝大學士張孚敬皆係當國首臣
曾請展墓俱蒙恩許臣憑恃恩私欲請展墓但

恐倉猝披陳未必俯亮臣心鬱而不明臣言抑
而不行不唯加愆抑且加病謹將此一片衷苦
先具揭帖上聞儻蒙俯照臣萬不得已之情毋
慜臣父母棺槨暴露之苦許臣暫歸俾得及早
擇日補築掩閉則狗馬之心少安而狗馬之病
可治　聖心如未厭臣臣不敢不竭蹶赴闕以
效餘忠也伏叩　聖慈必祈示許乃敢恭具奏
本大廷披陳臣無虐一辭以負　恩眷不勝徬
徨衷懇之至 九月十一日上

請停上供揭帖

三臣題竊惟目下至急之務惟在邊餉缺乏下
半年尚欠發一百八十七萬十一月以後又該
發明年之餉矣要在此兩三月內盡補前數各
處災荒之地徵解不來户部束手無策不得已
請停免內庫買辦為此項原無加派每年在邊
餉內那移今那移之計亦窮惟有上懇停免而
已臣等非不知上供當急而邊情之急關係尤
重只得再為之請倘蒙慨賜停免幸甚不然即

如該部所議少寬一二年俟餉充之日照舊辦
進該部又欲再借老庫銀三十萬以救燃眉本
內不敢言而央臣等言之蓋又萬不得已而出
此策也竊念邊軍執干戈衛社稷萬分勞苦萬
分窮困先朝常于例外賞犒豈得缺其常例近
日虜中動靜不比往時中外人心凜凜有叵測
之憂望萬分加意將邊事急急整理勿以尋常
視之以貽噬臍之悔 九月十四日上

謝　聖諭揭帖

奏為謝恩事本月初十日臣因臣父母墳墓圮壞欲請假暫歸修理誠恐下情難以上達先具揭帖備陳苦悰十六日該文書官冉登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諭元輔卿前偶疾朕已有諭調理旬日即出贊理何以省墓乞去朕覽惻然弗寧卿自講讀忠勤啟沃簡任客勿懋著勳勞純誠敬慎朕素鑒知矧災變異常正君臣交儆之時且國家多事之日卿為元輔特賴贊襄豈宜

離朕安忍求歸亟當出輔政以副朕惓惓仰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臣不勝感泣伏念臣以中下之材被非常之眷自筮仕至今日無時不荷生成自祖父子孫無人不霑榮渥天地覆載萬可名言體驗肌膚視非已有況茲天變頻仍之日　聖心儆動之時雖至愚極陋無所建明而效涓埃真其始願也緣八月間原籍長男林搭来報臣父母墳墓圮壞之狀臣聞之四體着焚五内如割覺有一物擊臣首者顛隕仆地良久始蘇自此不能頃刻安矣但時值慶辰情深戀闕再思三思千忍萬忍不敢遽塵于　至尊之前乃今則旅夢數驚子情日迫欲不請則不能不請欲遂請又恐不得請故未上奏本而先以揭帖誠冀鑒臣之苦有出于尋常敷奏之外允臣之去亦出于尋常批發之外也乃　聖諭惓惓猶以曩時厚臣之心厚臣而袞篩之玉成之者有加無減誠體貌之盛節教忠之至慮千古一契三生偶遭臣跽讀未畢而心神慟絕葵

藿向陽犬尚戀主物類如此人寧不知顧臣之求假非臣之心實臣之命父母生臣臣猶在而父母不復在矣父母不復在而丘隴在猶父母也岈為谷而不顧類有泚而不慚此以路人視親烏用此子為也臣在朝言朝求去似忍於違君在家言家不去實忍於忘親分身無術狼狽難居第有百顙千叩感激　聖恩而已正茲陳謝胡敢縷言臣不勝辛楚瞻戀之至　九月十六日上　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遵諭旨先國後家
即出贊襄以副朕眷倚之意禮部知道

請假修墓疏

奏為驚聞墓圮寸腸百裂懇賜假歸省以申子
情事臣仰被知遇超踰等倫緣講幄之微勞荷
舄司之重任叨逾十載躐冠群僚寵眷優隆錫
予頻渥遭時遇主無如臣者曾無毫髮補報豈
敢愛惜捐糜內顧私家遠違天闕但臣近有一
片苦情言之似孤負恩私輕於去國不言實虧
損孝治果于忘親魂慘蕩以難招心瞀亂而先
去躊躕經月輾轉萬端具揭上聞備陳委曲未

蒙　慈允更勤手諭除恭疏申謝　聖恩外實
係萬分不得已之事敢哀鳴于丹陛之前臣先
年喪母無力營塋匍匐萬山兩易寒暑纔買一
地僅如掌大負土成墳及臣父見背之時不忍
別阡勉依合塋窮山僻塢難施土功培補空缺
半夾沙石臣雖躬親畚鍤已抱不耐經久之憂
矣頃家僮來報臺基傾圮開裂多縫去穴甚近
暴露可虞臣聞之不覺驚呼號慟昏暈仆絶父
母乃身所自出墳墓乃體魄攸歸前此杵築大

堅罪已難逭今又離家十二年未遑省視不早葺理則山水嚙蝕日深樵牧踐踏日衆必至暴露屍棺泄越風氣先靈失妥後嗣何依忠孝一理孝有未盡則忠無可移君臣一心臣有苦情則君必矜亮臣方寸已亂淚下不絕愁病日增噴嚏不休無愛乎有生矣伏覩大明會典京官六年許假省墓 英廟時大學士楊士奇 世廟時大學士張孚敬皆係當國首臣請歸展墓俱蒙 恩允臣今離家為六年者二而父母墳

圮尤前二臣所無伏望 皇上憫臣畢苦難居之情俯加矜憐准暫假省墓以廣 聖明孝治以畢微臣情事臣意剽心悲不能擇辭無任涕泣懇祈之至 九月二十三日上 二十九日奉

聖旨近來國家多事卿為首輔正宜為朕分憂贊襄忘家報國豈可堅意捨朕求去不允所請展墓事着卿子尚寶司丞沈泰鴻馳驛代行修理卿宜時下即出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修墓揭帖

題臣昨因父母墳墓傾圮寸心割裂舊病湧發日深一日先具揭帖陳見苦情特賜手諭遣中使到寓慰留臣感激哽咽謹具題稱謝外日夜欲勉抑私衷仰酬 聖眷今又八日矣而天性莫掩真情難抑千迴萬想窒塞不通不得不再瀆 天聽臣年六十八矣旦暮之事不可預知而臣父母墓原以一棺之地强作兩穴補輳客土杵築欠堅致有今日是臣經手工程須臣親

自整理不然則前已一悔今復一悔終天之恨何可償哉臣皮膚日皺如鷄腰支日削如柴噴嚏歷四五月不休遂成鼻淵豈是久生之兆雙親墳墓決宜臣自一歸臣父母之所倚注者獨臣偃臥丘隴患切剝膚臣不奔救豈成人子今天變雖多 聖心已轉應舉實政次第發行太平在日何必臣留事在 聖心幾在聖斷欲治即治欲速即速何必臣留臣處朝端真如針芥之在天地而臣父母望臣則如重圍之望救兵

臣老病難保又如危葉之寄秋枝權量緩急輒轉至懇乞假歸省千該萬該也臣若不顧深恩而但圖已便得已不已則　九廟神靈亦當殛臣即臣父母亦當殛臣臣心亦有神靈亦當殛臣實乃事出不料勢在攻心命之使然非心之欲然況臣止是乞假未敢便言長往儻天命寬臣則此身猶國家之身也久羈長愁想殺悶殺此身亦非國家之身也亦宜權量輕重置臣于可生之路尤愛臣之大者也謹具奏于大廷之前伏乞即賜　批允請假與告病不同固請恐滋煩聒又祈不發閣票二臣雖甚憐臣緣係同官有難下筆也臣不任哀籲之至九月二十三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內閣朕覽卿等奏揭鎮撫司見監犯人上請特恩具見體悉敬慎且各犯非為礦稅羈囚原因衆官不顧君臣大義只圖要譽市恩撁扯瀆激故致遲緩處分今災變異常正修省之日既卿等懇奏前李楨國所開監犯王官等俱送法司擬罪具奏內犯牛雲鵠等都着解送錦衣衛監候發落不許踈縱犯官華鈺等俱姑着革了職為民不許朦朧推用以昭朕仰體　上天好生　祖宗仁愛誠意卿等傳示遵行諭卿等知欽此又奉聖諭諭內閣朕覽卿等屢奏戶部急缺邊餉數多朕豈不知邊關緊要寒苦但宮中進賜費用比與先年不同故增買辦銀二十萬兩內帑尚不足闗支今加礦稅銀兩協濟支用卿等為朕輔弼股肱亦宜體悉朕意其買辦銀俟有積餘盡數停免還着或動老庫或馬價銀兩內可借支的作速給發毋得遲延待催徵拖欠銀兩補

給卿等傳示遵行諭卿等知欽此臣等捧讀仰
見　皇上寅畏天變修行實政舉手加額口呼
萬歲者三蓋愁腸一開不自覺其手足之舞蹈
也伏念繫獄諸人困苦已極天下無不哀憐一
旦放之傳播道路何但二三縲囚臣等亦得施
面目以見天下士大夫也惟是四海九州仰望
如天之澤出之水火之中者不止此數人誠一
推廣此心使人人無向隅之泣亦不過一舉之
間而已至于庫藏錢糧臣等豈不知近日進賜

繁多不比往昔苟使戶部稍可通借民間稍可
支吾敢不仰體　聖意無柰財之入孔止有此
數自有買辦以来太倉進過五百餘萬彼盈此
虛邊餉安得不缺財之出孔亦止有此數自有
礦稅以来民間不知將幾百萬塡補溝壑拖欠
安得不多戶部不得已而請傳免買辦又不得
已思借老庫即臣等前揭亦議及此近訪得老
庫之積今止存五十萬即太僕馬價屢借不還
寺臣爭執如割己肉此等通那總非良策消目
災傷從何追補既奉　明諭臣等當與諸曹且
救眼前再作區處耳竊觀近日缺官漸補稅根
漸除究竟漸釋而比者客星猶復告眚占在燕
分夫客星者賊星也占家之所最忌也占在燕
分則至迫矣意者天下之所最苦而天心之所
最屬望者尚不止于前數事乎伏望　皇上于
根本緊切處一大轉移則無有急于罷礦稅者
為泰為否惟　聖明裁擇九月二十五日上

再請修墓揭帖

題臣於二十二日具奏為驚聞墓圮寸腸百裂懇乞賜假歸省以申子情事又因奏詞跼蹐未足以盡臣意另具一揭隨本同進今既數日未奉聖諭五内如灼何勝懸跂念臣乞假省墓與告病不同病者有時而愈愈則可無請矣若臣情事至苦且急無可中止之理又非可使人代為之事臣之二揭二奏涙出痛腸殆滿一斛伏惟大孝錫類至仁體物冀垂俯照敢復再揭恭請恩命臣之初營塋地止一棺第以合塋為心勉强分為兩穴局勢逼促殊多補輳又南方地薄塋淺不深今也不幸至於發洩定須臣經手營造之人方可為下手補葺之計而臣老矣恐一旦溘亡即抱終天之恨為不孝之鬼夫臣子一心忠孝一道不稱孝子安稱忠臣何賴此不忠不孝之臣而容之于朝乎臣入仕三十七年犬馬筋力銷鑠已盡今衰殘望七而尚有人子不了之事不可委托他人徐待来日烏鳥

私情莫此為切在廷少一臣不過滄海粒粟而臣父母九原之下不可無臣不啻飢之望食寒之望衣震風凌雨之望屋廬臣棄不顧大非人理伏冀憫念臣父母以念及臣賜之俞命容省墓一行訖工之後若未即死尚可趨赴闕廷酬報鴻造也恭候　親斷早允幸勿發閣票擬二臣同官難以下筆恐妨臣請臣不勝涕泣哀鳴之至九月二十七日上

再請修墓疏

題臣屢承 恩命溫渥纏綣極宜遵奉何敢再瀆但有不能不言者伏望宥其萬死俯垂清聽臣子泰鴻尚未敢謝恩日日抱持臣身悲號躃踴臣已老病儻一旦不可知亦不忍遣之去蓋臣親之墓若止經管一節臣已差義男先回矣必欲修葺非臣不可臣子雖去無益分毫也

慈旨本為省臣憂念但臣父子處此更增一番苦楚生離死別併在心頭欲奉不能欲違不敢

連日草奏草揭屢作屢止不能成一字必臣與臣子同去乃克有濟伏望大發慈悲拯救之心賜臣一假上自父母下至子孫皆受無量恩德也臣子因此亦感病註籍尚俟後命臣非敢抗違 明旨孤負恩知以家為先以國為後實是萬不得已情惛神恍言不盡意臣無任悲涕之至 閏九月初七日上

三請修墓疏

奏為恭承 慈旨冒罪再陳懇回 聖衷俯俞衷乞事臣以臣父母墓圮求假歸省凡三次揭帖二次謝疏一次乞疏六干 聖覽矣奉 聖旨近來國家多事卿為首輔正宜為朕分憂賛襄忘家報國豈可堅意捨朕求去不允所請展墓事着卿子尚寶司丞沈泰鴻馳驛代行修理卿宜時下即出勿得再陳吏部知道欽此又以同官朱賡具揭伏蒙特遣宣諭臣何勝感激何

勝慕戀恭惟固留臣行又深卹臣私而曲處臣父母之事尋常想不到處悉以慈衷想到至于為朕捨朕之旨木石心腸亦當感激而臣子泰鴻幺麽稚子特辱馳驛之命尤推恩異典自來所無者舉家捐糜莫酬弘造臣敢復有所祈哉然自命下以至于今臣父子日日抱頭痛哭雖三尺童稚莫不悽淡傷情滿地淋漓幾成灘壑則真性難昧深悲難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難以言語形容者臣十年帷諾于上前雖有休致

之請而猶勉強承事誠報國而忘家也今豈以
家事先國事甙天心仁愛　聖心祗惕日覲新
政次第發行事出宸衷之客移非關臣下之贊
助固無須臣之留也臣所獻替不能于廷議之
外更添一辭技亦止此又無須臣之留也若夫
修理親墓必須臣經手之人方可下手而臣子
年少未諳諸務塋法多忌尤難鹵莽此一行也
明知其無益于輕重之數矣臣秉國家之閒暇
而以藟裡掩親惟此時為然非敢為家而忘國

也昨奉　明命本出體悉之至愛然翻增臣一
家之苦情地下父母之急難未遑手援而眼前
父子之別離早已腸斷臣年迫日暮百病攻身
全賴臣子在傍相依為命一旦南北誰饘誰藥
更有意外于誰囑付原在家鄉亦宜呼喚前来
原在身畔豈能遣發遠去無益于臣親之毫釐
而先妨于臣身之萬分臣子見臣病勢不常所
以徬徨無計徒依依孺慕而仰天號泣也伏惟
恩慈既恤臣私出于常格之外則臣父子含茹
難言之情亦何嫌縷縷披陳冀垂回照敢乞推
廣孝治自臣家始特賜暫假一行以畢終天大
事臣得與臣子泰鴻同行扶持有人免棄道路
則臣一家自父母及子孫皆終始于大造中也
臣不勝恃恩固請萬萬祈天傷心哀苦之至閏九
月初七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朕以卿孝思懇切特命卿子馳驛代行此乃
曲體人情忠孝兩盡之道有何不便必欲捨朕而
去父子既難暫別君臣獨可遠離卿平生自許何

為今日擔當何事而可恝然如此朕必不能從卿
徒言無益便宜亟出毋傷朕心吏部知道

楚宗變亂揭帖

三臣題臣等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揭帖內開楚王進助大工銀兩至漢陽縣被惡宗數百提刀劈門細綁解官盡行刼去本府通判等官擒獲三十二名并贓銀二千九百餘兩閏九月初五日惡宗二千餘人各持兇器突入撫院將副使周應治竇子偁俱毆重傷將巡撫趙可懷登時殺死搶去刼扛盜宗等因臣等面問承差口稱可懷家眷已歸止有一子在傍混逃不知下落

周副使亦剝亂打生死未審各惡仍圍困布政司要刼庫銀縱橫城中肆行搶掠楚府不知消息巡按出巡在荊州聞報即馳歸省城本係荊州發行兇焰熏天恐即據城造反惡黨繁多途中搜檢刼打承差亦難行也臣等聞此不勝驚駭竊惟楚人輕剽好亂本難撫治而楚宗蕃衍武昌城中有三千餘人雖多善良實繁凶衆撫按以皇家支派不敢施法若有舉發止是啟王戒飭而楚王近以華越之誣身且被辱安能鈐

人此輩目中既無撫按又無楚王復何忌憚是以刼扛搶獄甚至手刃鎮府旁及憲臣尚可逭誅乎今彼處情形雖未盡悉要之必不遽靖蓋其積漸然也惟因假借過優是以釀成大惡巡按職在澄肅正宜大振紀綱豈得顧忌宗室猶有假借補治何疑但衆勢方熾不易為力宜先且發 嚴旨又即補巡撫刻期到任一面着各兵備集兵協擒庶幾有濟若稍緩時日恐其滋蔓益難圖也趙可懷前因民變特選以去今不

保其身則繼此以往者非雄略長才文武具足之人不可乞亟下廷臣會推嚴限星馳赴任其河南鄖陽二處皆與楚地接壤臣等屢請早點撫臣正慮此等不測今恐凶輩散漫難捕又恐聞風響應伏乞并賜點用以示彈壓之重各處巡按亦乞并賜遣用以昭憲紀之肅其兩司之中兵備尤要承平日久不無闒冗宜令吏部特加妙選或更調以資實濟此皆目前切務臣等已恭票上惟 聖明亟行之又查湖廣巡撫原

非軍門無兵可恃即有民快數人豈敢輕犯宗室征播之時曾暫設偏橋總兵事寧已革故人無憚懾亂者屢矣自今以後縱不設總兵而巡撫下宜置標兵二三千以為羽翼倘嘯聚不解據城阻命或逃迸山澤出沒為寇則勢不能不用兵容臣等相度時宜再加擬議也大抵今之天下非無事之時比者太白晝見翼軫分野正當楚地然尚未沒深可憂念伏望克謹天戒大收人心則以至仁伐至不仁誰敢不服再照趙可懷原以安楚特遣未有所酬近因三考加銜亦是常例今死王事相應優卹惟以特旨賜行臣等不勝戰慄之至 閏九月二十四日上

論播功難封拜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傳示 聖諭仰見嘉獎軍功激勸後來至意正臣等所欠欲贊襄而不可得者敢不祇承隨於本日出閣時到朝房內約同兵部官虛心面議俱說平播一功開疆展土奇勳懋績誠如 聖諭委應從厚陞賞惟是徧查舊例如宣德九年平松潘功總兵官方政止加陞左都督成化三年平都掌蠻功提督程信止加兼大理寺卿萬曆二年平九絲蠻功巡撫曾省吾止加陞侍郎總兵劉顯止加陞都督同知此皆四川最著軍功並未有封侯伯世爵者若近年總兵官李成梁封寧遠伯則遼東虜功與苗蠻功不同又係積功累級歷十數年而後得非以一次大功便與封爵且成梁係一身獨將非有二三同事也今播功雖大而在事各官有一總督三巡撫五總兵俱同功一體之人衆擎易舉之事槩行封拜人將謂之濫擇一特加人又謂之偏以故衆議謂封爵未甚合例衆功

難又盡封不若于原擬陞賞上各加優厚使與者受者于心皆安臣等擬議再三竊謂文臣中調度忠勞總督為首武臣中行間血戰總兵為首將督臣李化龍原擬加太子太保今改擬加少保原擬世廕指揮僉事今改擬指揮使總兵劉綎原擬復官陳璘原擬加右都督今俱改擬陞左都督仍將原廕副千戶俱改擬指揮使馬孔英降虜起身吳廣李應祥武生起身原擬紀陞職級今改擬世廕正千戶郭子章江鐸等俱

于原擬量行遞加夫文官至少保已列公孤之尊武職至左右都督可稱侯伯之亞而廕至揮使世世承襲與國同休抑又隣于勲爵之崇似此恩典極為優異近年寧夏朝鮮松山諸功皆未有此足以播之青史誇之外夷傳之天下後世為不朽之大業昭代之盛舉矣臣等謹遵旨一一改擬并發下前票一併進覽如 聖意必欲議加封爵則事體重大條例未備臣等既難定擬須下五府六部九卿科道官廷議但恐

衆人意見不同人心忠奸難測或因此吹毛求疵爭長競短使朝廷一場好事諸臣一番大功反增一段話柄有傷全美語云築舍道傍三年不成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以臣等愚見言之如前改擬庶幾公典輿情兩得其當况文武諸臣之待敘者已五六年猶大旱之望雲霓但求速得不論多少陞賞若速則感荷眼前之光寵即稍從減省人必不以為薄萬一再遲則滋多日久之熱中即較前特厚未必便以為恩此固公

論所同然而實激勸一關係也恭候 聖明裁定施行 閏九月二十九日上 十月初七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改票議加封爵條例未備今播功雖大而督撫總兵衆多世爵難以盡封文武李化龍等俱擬加陞職廕具見恭敬忠順仰體朝廷優恤開疆展土血戰之意朕已知悉依擬即行卿等為朕輔弼股肱朝夕贊襄運籌調度勲勞茂著當有恩賚勸酬擬諭来行丕顯天朝武功毋得遜讓推避特諭卿等知之

討亂宗揭帖

三臣題臣等昨暮出長安門接得湖廣巡按吳楷書揭因面問承差巡按在承天府調兵候旨進討城中賊黨縱橫城外官兵圍守御史尚未知新巡撫之命殊邉邉也二疏之外又有揭帖疏投通政司封進矣揭帖臣等謹封上覽逆宗出榜約以二十二日舉事今不知若何榜中之詞無狀特甚反形大著王法必誅朝命多停一日則逆焰更張一日寧急而促之勿緩而縱

之料新巡撫梁雲龍此時可到任行事矣賊氣必奪但武昌城中焚刼之禍楚王宮中儆戒之嚴不知今何也楷疏有云若所以敢于恣肆不道者不過恃為　陛下親屬刑不能加法不能禁理不能諭勢不能格此實骨髓至論惟令有司必行朝廷之法以法勝恩然後可以明上下之分折亂逆之萌其榜中云順流而下坐鎮南京可恨殊甚故近日廷臣諄諄題請各處整飭兵備意正慮此諄諄題請各處填補撫按意正為此伏乞留意　皇上作主則大事亦小處置不難若不留意則小事能大處置難矣臣等凡可與各衙門商量者不敢不盡但本惡肆出榜文謀反已真御史方候　旨進剿恐失事機請發一特諭天威震臨人方盡力不然恐其猶礙宗室二字畏首畏尾養癰成疽流毒愈大也惟冀即賜裁發施行謹題以請十月初三日上初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奏揭及御史稟帖逆宗出諭無狀特甚反形大著仍揑假王之意王法必誅　祖宗

法度治國安家既係強刼叛亂何論宗人且楚省逵潤逋逃衆多討惡安善務保萬全朕已知悉諭卿等知

諭兵部都察院朕覽湖廣巡按奏報楚宗崇仁輒敢聚衆強刼王槓戕傷撫臣今又肆出反叛榜文好生悖逆着本省各官上緊發兵擒拏鄖陽江西河南撫按兵備南京兵部操江等各相機發兵協剿毋得顧忌觀望養成大釁一面榜諭各宗及城中軍民毋得畏懼朝廷討除惡人正以撫安善良

不許濫及傷害馬上星馳與他毋知道

請官糴救荒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楚宗為亂因素恃天潢一派謂朝廷必相假借有司無柰我何憑驕逞兇以至于此　皇上特諭擒拏國法既昭羣力可效矣惟是輦轂之下畿輔之中直到河南山東一路滿目饑荒盜賊出沒南來北往皆云旦夕難保頃楚中賫本承差亦被二次打劫窮民嘯聚比之宗室尤繁而畿輔近郊又比江漢為切臣等之憂甚于楚事也　皇上因在京霖雨特發

太僕寺銀十萬以賑當時各官欲儘銀分散惟老成長慮者謂畿輔皆災太倉罄竭宜奏　聖諭查極窮下戶賑之而留六萬有餘以為預備既而果有煤戶告急分此散賑歡聲如雷咸戴聖恩呼萬歲矣今薊保撫按屢次請賑戶部乞此六萬以分賑之誠宜早發蓋太倉如掃戶部方以邊餉為急無可發賑而又不敢輕請內帑以緩時日計出無聊不得不爾雖六萬餘兩所濟無何庶以為遏亂銷萌之助耳然尚不足也

臣等竊謂當責成薊保撫按即將此銀作本便宜行事各差官四出販糴以求饘粥之資又恐錢糧無處官販有限尤宜招商通市庶幾所濟益多而山東河南浙直江西湖廣各撫按亦宜以陵京社稷畿輔根本為憂效忠君愛國救災䘏患之悃多方設法移粟前来但到八府境内災民亦有一濟顧非明諭鼓舞之諸司必不敢輕動錢糧而擅為格外之事也更有喫緊者焉則稅使是已　祖宗設關津諸稅惟米糧無稅農具無稅令以　聖慈尚發糴本以拯捐瘠之民諸稅使皆當随其力量出心協施上以為國而下為其家使桑梓猶存亂虞不作儻猶越格廢令以抽稅留難之是助天為虐而阻壊大事大罪也望特加禁止疏通轉糴支持冬春以至麥熟是社稷生靈之大幸十月初七日上

辭推功敘賞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播功數年未行敘賞中外之人頓生疑議玆蒙傳　諭欲加封爵始知所以體悉戰士報荅勳臣者甚厚群心盡慰群疑盡忘臣等亦得釋其慚責幸甚第以令甲當詢衆議當訪故昨與樞臣再三斟酌寧各遞加等數不敢侈駭見聞也伏蒙俯採如票允行使臣等又得守其常職幸甚今蒙　恩旨欲賚及臣等聞命震惕若無所容此一功也上而廟社威靈聖天子神武肅昭之力下而閫幕用命群有司敬恭匪懈之力臣等碌碌第守文墨之事略無橫草之俾萬萬不敢預一絲一星之賞以滋十目十手之議也吐露肝膈無少虚假惟　皇上俯亮而亟止之臣等奉此　恩旨已至榮矣冊奏以聞十月初七日上

救荒二揭

三臣題竊見今年災荒異常畿輔尤甚流離淪路盜賊橫行根本可憂消弭無術戶部請將秋間所發太僕寺賑濟京師餘剩銀六萬兩給薊保巡撫以救目前垂斃之民臣等猶以為未足因推廣此意于初七日謹擬　諭旨一道上進事關民命至亟至重憂在蕭墻至迫至切死生判於呼吸變亂藏於目前非可視為尋常文書可行可止可速可緩之事也從古天下之亂起

於盜賊盜賊之作起於飢荒昔人一遇饑荒發廩出帑無所吝惜但今太倉苦於邊餉欲發而無可發內帑係於上供欲請而不敢請四顧躊躕莫可措手惟賑餘六萬其銀見在其事易行故臣等乞分發薊保令其收糴以充糜粥之資示朝廷之德意使民有所繫戀而不至動搖聊為官僚之率倡使人有所感發而共為振救亦區區耳豈便濟事故更責成二處撫按許其便宜那借多方區處或差官收糴或招商出糶又

責成各省直撫按欲其自獻忠猷共救根本移粟通商至於舊制但係米豆粟麥通不許抽稅攔阻況今救荒大事則經過關津自合申明此意非欲盡蠲他物一切不征之謂也蓋米價既高征稅若重則商賈折閱誰肯出途雖官府曲加招徠終無應者故必朝廷明示此意然後天下商賈肯來耳臣等雖竭慮極思夜思旦行猶恐無裨于拯溺救焚而今猶泄泄延緩彼展轉溝壑者何能忍死相待揭竿斬木者豈不攘臂

爭起乎此臣等所謂至危而至急者也謹再以所擬　諭旨一道上進并為催請臣等方草此揭又接戶部揭帖為饑民日聚日危荒政愈遲愈急等事臣等讀之萬行淚下非為百姓憂實為　皇上憂切膚之災一至於此剖肝之論何可不從伏乞將告荒諸疏盡數批發講求無策之策以免傾亂之階伏候　勅旨　十月十三日上不報事雖不報而予與司徒行之故其歲儉而不憂

總河交代揭帖

題伏蒙發總河李化龍本擬票[illegible]惟化龍丁憂已逾四月久留未代使子道有麕旅櫬不歸禮廢教弛非盛世所宜有而河道一役必有總領之臣然後其患可息其利可興盖雖堯舜在上不能遥斷水事必使伯禹胼胝遲之歲月以責其成功今所推李三才黃克纘曹時聘皆可用之才望　簡命一人庶令大事有托不至妨廢明歲之漕十月十八日上

叛宗造言闡揚　聖政疏

奏為叛宗狂逞造言義當闡揚　聖政昭示罔極因祈迴避嫌疑以光天討事該湖廣巡按吳楷報楚宗蘊鍪等作亂情形內有告示欲殺假王下南京又有刻榜歷數撫臣趙可懷黨助親王以假作真又妄指該藩行賄于　皇上又僞揑撫臣與臣書及僞傳文書房索賄等情臣惟蘊鍪之罪上通於天不為蘊鍪所訾豈復為人本不足辯然　皇上昭雪假王實彪炳千古一

大　聖政也反誣爲賄臣實痛心胡可不明言以宣颺之所以及臣爲臣在耳夫討罪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臣在惟聽臣去則天討益光而奸心愈服不獨區區全臣名節而已也初華越疏至　皇上一覽即云三十年王豈可說假夫告妻証何足憑信此中外所共傳聞不待會議而始發者也　聖心既久定而不移宸斷又至公而不爽群臣于此有對揚之不暇耳趙可懷在遠安所黨助爲我至于臣時正乞身闔門不能

出入　綸命比至見朝事已大定又何庸臣黨
助也今僞揑可懷通臣書不知作何語不過以
賄餽臣耳夫蘊鑒之奸尚敢以賄誣　至尊則
其汙臣何有尚欲發親王下南京則其餽臣又
何有獨念臣今而不言則煌煌　聖德爲奸徒
節蔽而天下萬世何繇聞知耿耿微臣身蒙貪
昧隱忍之名矣又何以恭贊天討哉御史疏中
言七國之叛借言鼂錯蓋念到此矣臣用是颺
言于朝一以表　皇上昭雪楚王臣下莫贊一
詞臣尤無能贊一詞一以表臣才謭德庸無能
增重朝廷而鎭安反仄宜早罷去伏乞將臣賜
罷俾無預楚事而公與在廷之臣議兵進止評
罪輕重則嫌疑既絶而大公益昭　聖政愈光
而羣心彌肅矣十二月二十二日上二十四日奉
聖旨自古奸人謀叛無不假借事端肆言誣餽以
圖煽結人心抵餙已罪何所忌憚昨年楚府一事
朕心原自了然及下廷臣會議亦皆僉同朕乃從
公裁決與卿何干卿廉正忠謹朕所鑒知據奏不
求自明而務宣颺大政傳信方來甚得大臣之體
軍機至重尚須專精帷幄以贊　廟謨何必引嫌
求退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四　聖諭揭帖

題萬曆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吏部接出

聖諭朕惟行取科道待命日久況各差缺多妨廢政務你部院屢次列名擬職朕已具知可着即到任管事仍具本題知欽此欽遵除見在各官授科道外有同選吳道行沈鳳翔汪若霖朱一桂陳嘉訓擬為給事朱壽喬允升擬為御史適各丁憂未授至服闋趨朝該吏部具題未蒙俞旨又有同時行取而至今候考熊鳴夏周曰

庠蕭淳等三人亦未蒙　俞旨又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臣等奉　命將辛丑科庶吉士考試散舘除留授翰林院官外有王元翰呂邦耀曾六德袁懋謙擬為給事宋燾王基洪陳宗契馮奕垣擬為御史該吏部具題亦未蒙　俞旨竊惟行取之命玆已七年及奉允授之諭亦已三年辛丑庶吉士作養三年及奉散舘之命亦已年半此皆昔時隨請隨俞者而今遲延至此朝廷培植人才欲其奮精鼓神以肩任天下之事士子觀光上國亦欲乘時效力以畢靖獻之忠而取之如異才置之如散木居諸空閱一無補報之階人壽幾何堪此淹滯之久切為數臣惜之且同一行取也同一舘選也已蒙錄用者或直金門或按所部得以奉恩光效尺寸久矣而獨此數臣未沾一命昔人譬為滿堂讌笑而有一人嚮隅涕泣則滿堂為之慘然不樂此不獨數臣之悲亦衆人之所共悲也　皇上如天雨露豈有偏遺既嘗錄用乎彼必不厭棄

乎此特一日萬幾未遑省察耳履長之慶師濟充朝拔茅彙征正惟此際臣等若不為言何人當為之言故敢激切上請為諸臣計乃為國體計也望賜　俞旨勑下吏部查照施行　十一月初六日

上

聖母萬壽請受賀揭帖

題昨接禮部揭帖為恭遇 聖母六袠誕辰恭請 皇上臨朝受賀以光孝德事臣等竊惟萃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古所稱聖天子之孝也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令旦乙巳之新曆 既須甲子之周天斯届 皇上至孝性成色養具備聞近日宮中頌祝駢繁禧事絪緼歡忭之聲既四徹于邦域矣獨惟臣等限於禮法無由一展舞

蹈之誠如獲仰瞻 聖顏致詞稱賀臣子區區忠愛孝敬之意亦庶乎可以少盡故禮部請是日 皇上御文華門又復請 御文華殿據典禮而言亦合群情而言也 皇上因奉親之大孝修視朝之曠儀可法可傳盛典盛事伏乞俯賜 俞命令臣下齋潔祗候 十一月十二日上

推管察等官及巡按揭帖

題國家之制凡已亥年吏部都察院合兩京六年官員而大考察之明年乙巳正月及其期矣期日已迫而未有尊官如吏部當有尚書及右侍郎與考功郎中今左侍郎楊時喬懇以為請如都察院當有掌管河南道印信御史七月内都御史温純以御史吳達可請已得賜允但吳達可從江西巡按入京復 命例有回道一旨尚未蒙發何敢管事伏冀 皇上俯允庶令察

事有着臣等又惟國家設立御史巡行天下欲其秉憲肅紀察吏安民小大之事無不周到以為非絶私務公而聚精會神不可故不許帶一家眷即音信亦斷絶不通其事權雖尊而拘束亦甚其應接不暇而精力易銷止可一年一换非宜久留不代也今報滿而未代者甚多如浙江吳崇禮蘇松馬從聘河南方大美陝西黄隆甘肅楊文淮山東嚴一鵬淮揚高攀枝廣東林秉漢河東曾舜漁山西汪以時四川李時華應

天曹楷廣西沈裕彧鬱久而卧病或病久而溘
亡豈惟拂于人情實乃大妨國事故各差御史
紛紛日來告代甚至告病甚至棄職竟歸不復
顧官者夫御史膴仕也而猒棄之如此人情亦
大可見使士夫有輕朝廷官爵之心誰復為朝
廷出力而朝廷何以成　至尊裁故臣等切願
皇上將各差本章以時賜發然後天下巡按皆
行實事而不為虗設朝廷有所寄托地方有所
倚賴即如近日湖廣之變若非巡按吳楷在則
馳奏無人討逆無人而一方岌岌乎殆矣國家
血脉所係不宜使之擁遏不通也伏祈俯採而
大加之意十一月十二日上

聖母萬壽入賀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恭遇　聖母慈聖宣文明
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聖旦律應黃鍾時迎
長至六十歲之花甲方此一周億萬載之桃觴
從今伊始豈直合宮之慶實惟率土之依仰惟
皇上純孝因心至誠建極衮衣五綵老萊之娛
于膝前玉食萬方虞帝之養以天下寶婺叶齊
天之福璇宮覃愛日之懷臣等備員近輔目覩
熙辰舞蹈惟同欣騰尤萬竊以常年祝賀惟恭
詣慈寧宮門外拜叩乃于今日似難循常雖至
敬無文未有報乾坤之加禮而中心誠喜實懷
依日月之蕙情擬于是日恭詣慈寧宮門行五
拜三叩頭禮以祝　聖母萬壽隨詣仁德門
行五拜三叩頭禮以賀　皇上奉　聖母萬萬
壽續周室思齊之雅如再咏于詩篇修漢宮長
樂之儀永有聞于史冊十一月十七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欽奉　聖諭諭内閣昨朝謁　聖母面奉　慈諭云予今六十延齡宴乃　祖宗默佑洪庥爾純誠孝養所致嘉悅弗已奉先殿祖宗神位前欲遣官行祈謝之禮以伸予敬感之意朕欽承　慈命親恭詣内殿行禮合用告詞及脯醢果酒卿等撰擬來行諭卿等知欽此皇上恭奉　聖母茂享遐齡感念　列聖洪恩躬申祈謝仰酬　祖德益表孝思臣等謹撰擬

内殿告詞一道進呈其中不稱　聖母徽號者在宗廟則禮然也伏惟　聖明裁定施行所奉御札一道尊藏閣中謹具回奏十一月十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今日文書官傳出　聖諭諭内閣覧卿等奏揭恭遇　聖母六袠誕辰請朕臨朝受賀以光孝德具悉忠愛孝敬心甚嘉悅朕惟　聖母鞠育隆恩感戴無極自須新曆以來慶忭弗已至日亦欲御門顯揚君臣頌祝但朕日前恭謁　聖母陞座躬率后妃嬪御并皇太子諸王公主及合宮六局女官内官祝壽行慶賀禮祇奉　慈諭面傳爾純誠孝養予心嘉悅惟欲簡

便節省勞煩其慶賀宴享諸禮俱免朕欽承面諭敬遵傳行思得　聖母免行慶賀諸禮朕豈宜臨朝受賀御門輒免卿等傳示禮部遵行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恭惟　皇上至仁建極夫孝尊親養以萬方躋于上壽不惟　皇上一人之大慶實乃臣等與九州四海之同歡區區下情滿望　皇上臨朝受賀以少伸群臣頌祝之敬光昭九重慈孝之全乃　聖母鑒　皇上之純誠不以繁縟爲禮　皇上奉　聖母之慈訓

惟以養志為先欽承 面諭俾免慶賀諸禮
聖母之謙德愈增壽考之光而 皇上之至孝
亦超儀文之外也臣等謹欽遵俾示禮部遵行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垂永久但萬年大慶不比
尋常臣等私衷無能自已臣一貫臣紳臣賡恭
詣 慈寧宮仁德門各行五拜三叩頭禮已經
另題謹回奏以聞十一月十九日上

吳御史田道及七差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本月十二日具揭因京察在邇
都察院例該有御史一員掌管河南道與吏部
吏科共主其事已經欽定差吳達可矣但本官
田道尚在候 旨不敢遽任令該都察院又題
伏乞允其田道管事庶可責令到任料理考察
臣等又惟天下各巡按差滿者多至十三處該
都察院于十三日具題因御史缺少先題七差
亦未奉 旨此誠四方安危所係難以久滯久
缺臣等身叨輔弼憂樂皆同心實惶惶亦望統
賜允發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催章奏揭帖

三臣題比者恭遇　聖母萬壽聖旦　皇上躬
修孝養之禮一切章奏多留未下中外臣工不
勝瞻望臣等竊惟　聖母之心無一日不周于
天壤存于宗社孝經謂德澤加于百姓廣愛行
于四海乃天子之孝伏冀加意而率行之以承
聖母之歡心臣等此月之内有揭帖數通不知
曾徹　聖覽否輔職在身憂慮在心爰此遑遑
萬非得已伏乞採納允行并將各衙門章奏時
賜檢發施行十一月二十四日上

請留温中丞揭帖

三臣題竊惟明年正月當大察京官吏部都察
院其專職也今都御史温純上疏告病既非其
時又况本官素秉公誠衆心信服方今國家恃
為楨幹安可聽其自便伏乞將純疏親賜批留
或發臣等擬票上進以隆大臣之體以重京察
之典十一月二十七日上

察近請下管察本章揭帖

題竊惟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大彝典不可輕忽凡從事于此者孰敢不盟誓天日夙夜黽勉以幸無罪若委任之不先詢謀之不周而至于倉卒受命苟且了事伊誰之尤臣等不能逃其責矣今去察期止一月耳歲除歲首諸務倥偬又多假日中間循常奏事能幾何時而猶此稽遲必致擔誤近者都御史温純兩次請告未蒙賜留河南道御史吳達可累題回道未蒙賜

允即吏部侍郎楊時喬疏告考功司郎中劉一焜推補皆未蒙發該部院吏科及該道御史敦請之章前後相繼臣等亦既兩揭矣憂懼實深計無所出安敢避冒干之嫌而忘再三之請乎竊惟此數日內發票之本亦多仰見　皇上勤勞萬幾未嘗少懈但過詳慎未沛然耳純與時喬等各以察事重大有難輕任謙讓未遑亦其小心之義　皇上正宜委任而責成之也黜陟幽明虞廷重之若聞因循之端滋鹵莽之漸使

賢者受枉而不肖者倖逃為清朝之累不小惟乞俯納瞽言亟下　明命促諸臣上緊管事十二月初三日上

管玉牒揭帖

三臣題照得玉牒開館今已數年臣等日夜催纂而天潢之泒比至十六萬位加以世系名封數多不可勝計纂修缺人見在止有少詹事楊道賓一員臣等題請將國子監祭酒蕭雲舉同管纂修未蒙　俞旨今有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原係翰林院出身見在考滿進京留用尤便伏候　命下將葉向高改禮部右侍郎蕭雲舉陞詹事府少詹事俱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與楊道賓同管纂修玉牒專精上緊刻日進呈其校對年深有勞官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寺副章伯輝應與加陞二級仍留在館供職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應陞部屬敘用俱乞　勅下吏部查照施行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十二月初六日上

請留用葉少宰揭帖

題臣等看得南京吏部右侍郎葉向高存心忠實學術平正本係翰林出身誠將來可以大受之器見今考滿進京畢事即當田南矣莫若因而留之可得其用本官昨蒙點陞南京禮部尚書已票未下　聖鑒煌煌既洞知其為真才目下京察吏部尚缺右侍郎即禮部亦缺右侍郎本官資望皆屬相應俱經廷臣會推本在御前伏乞即賜檢出點用最為便益臣等今日以玉牒纂修缺人亦欲留彼管理惟復准臣等之請留濟急用薦賢為國不敢有私也十二月初六日上

請留楊少宰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選一司官到臣言本部成規每遇雙月有推陞考選揀選急選等事最為繁冗今堂官告病未出煩乞轉請于　上前等因臣等竊惟吏部左侍郎楊時喬清修敏練克勝厥職偶感告病允宜慰留銓堂獨此一官安可一日虛曠大選月分諸務鱗集窮冬盛寒尤宜體恤況明春京察逼近尤當早為料理楊時喬告病本及其題請等本特賜　溫諭或發臣等票擬恭俟裁發庶銓堂得人不悮選察等事　十二月初八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昨日文書官趙金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奏揭國家六年一次京察乃最大彝典不可輕忽且時日促近缺官恐有擔誤具悉忠愛詳慎懇切今歲雪寒朕自入冬以来不時微感足疾未愈屢屢動火眩暈近又齒痛是以服藥調攝諸凡章奏未經細閱原無他意卿等奏請今已發票諭卿等知欽此竊惟為政之道得人為先得人之法察舉為急稂莠不去則嘉禾不生故國家有六年京察之制甚重也頃主察之官各求退休若不慰留誰其肯任故臣等不避煩瀆冐進一言前日蒙將河南道御史吳達可本發行昨日蒙將都察史溫純左侍郎楊時喬本發票又下考功郎中劉一焜本仰窺　聖意採納臣等不勝欣忭何期更奉　雲翰敷示腹心捧誦之餘尤深感激但臣等無已之請尚謂吏部尚書未命右侍郎未命若得統賜簡定尤於察事完美其他一切章奏咸冀及

時省發庶寬臣等尸素之罪且免臣等贴擾之
愆至于深冬雪寒崇攝宜倍無窮忠愛惟有嵩
呼 聖諭謹尊藏閣中以傳罔極謹具回奏以
聞十二月初十日上

請允各差并補科道揭帖

題竊惟流光不待歲時忽臨朝端庶政多廢不
舉士庶人治家者猶以歲終而考其成臣等于
此不能不縈縈也近者京察大事蒙沛然下部院
諸臣之命但各處巡按差滿當代者多至十餘
處屢請未命意者以為各差既補則朝端缺人
然今候補散館諸臣行取者七年作養者三年
人數亦不為多人情事理又當體恤吏部屢次
催補為科道官正資以濟各差之急臣等未了
前件不敢不請十二月十四日上

因類奏請行修省實政揭帖

題謹按禮部每以年終類奏災異雖循舊制固非汎文往者　皇上於此未嘗不惕然責躬而諄然飭群臣以痛加修省也今年該部既題猶未發票不知　聖意云何蓋今年災異上天實有深意而萬萬不可以尋常視者青衣角帶未稱修省昔人有云應天以實不以文此急務也臣等竊嘗數之除天鳴地震河决旱澇諸種種害民傷物載在四方之牘者未暇枚舉乃正陽

日食諸陵雷火變豈有大於是者乎而又連年疊見日月盡同决非偶然之故矣况又有京師久沴三輔大浸蟲嚙陵樹妖星繼天都城禁城並報坍塌官廬民舍頹敗無數水潦所游儲積如洗城邑漂沒晝日晦冥如是者從夏至秋從秋至冬後先相仍而無虛日千里一望而無平土家懷天墜之憂人切陸沉之懼罔不拔血號泣于雙闕九門之下祈　聖主順天心敬天戒霽天怒回天和為元元延轉壑之命為宗社鞏

復隍之憂　皇上雖震動心顏屢沛　恩旨修廢官發倉廩出囚繫誅奸邪而人心猶嗷嗷然未愜何也謂礦稅根本之害未除而凡此善端特其扶疎枝葉無益于起死回生之大計也臣等竊惟　皇上以至聖之資握至尊之權即舉超帝越王之事易易耳而久道之後翻為孽孽之始意甚惜之惟玆二三大臣並以一人無數事手口並作補輳不前一日尚難知何能為千百年久長之計臣等亦甚惜也　皇上雖居深

宮豈不見天下危端有如此急而猶不若臣等在外真見有不可一朝居之勢試揣度之倘有胡騎一二萬窺京邊能保必禦之否倘有亂民一二處弄干戈能保必除之否臣等實不能保而　皇上獨以為可保乎萬曆初年勵精圖治故紀綱肅張官常謹飭帑藏充牣兵戎簡練節用愛民而上供不乏委任責成而賢才畢來端拱無為而稱　聖主者以此十年以後群言貿凌曠官離局政權旁落莫適主持然猶可諉曰

此朝士之紛紜耳其後哱賊首亂東倭繼之煽動干戈群萌四起然猶可諉曰此外患之侵凌耳乃至于礦稅興而部院詘勅使出而民心揺則誰使之謂非 聖德之累不可矣前此不靖由由天下生也不得歸咎於朝廷也今此不靖由聖心生也不得諉罪于天下也由天下生者一加振奮而次第就平事幾甚難而轉旋甚易何也能以其神武行之于天下故也由 聖心生者數奉天戒而未新天命事幾甚易而轉旋甚

難何也不能以神武斷之于心故也如謂數年礦稅而不亂今安得亂亂則吾能收之臣等又請譬之亦聞牧人之剪羊毛者乎羊一歲三剪其毛以牟其鐔罽之利然近冬不敢復剪恐羊無以禦寒而凍且死也今天下之民有正供有加供有不時之供加以水旱凶荒盜賊之虞此寧三剪之而已乎又以礦稅之灾益之痛於骨髓非直皮毛也民有不斃而死乎又不聞郵人之騎驛馬者乎蓋馬主甚愛其馬故能用其馬

彼郵人之騎驛馬也不然視非已馬而徒虐使之馬不能堪故其弱者中道殞而已不免于匍匐強者誂銜竊轡奮臆憑怒而有碎首洞胸折脊之慘也 皇上鞭策民可謂極矣今猶未亂則自以為能收而不知既亂之後勢必不可收將安所御以托于民上乎積數年之苦苦之于前而恃一日之仁收之于後尚恐勢重難回時危易失而寧可泄泄然也頃者在廷私竊相語謂 皇上敬天勤民之意頗不逮前蓋以章奏

之不時下下之耳臣等語之以為 皇上甚敬天無日不焚香而祝也甚敬祖無日不沐手而祈也礦稅之罷當在旦晚群臣百姓無事乖譁也然臣等能為 皇上宣颺而不能必 皇上為臣等證實安得不齋戒而禱求于 宸衷之前惟亟除礦稅權宜之法務修初年恭儉之政凡此下民有所怙恃而臣等亦拜下風之賜免誤國之誅

敬事草卷十七目錄

考察主筆揭帖
回　聖諭揭帖
考察自陳疏
催溫中丞自陳本揭帖二
回　聖諭揭帖
催京察本揭帖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再催京察本揭帖

三催京察本揭帖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回　聖諭揭帖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四催京察本揭帖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四
催用人揭帖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催吏部谷本揭帖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謝貽雪乞宥言者疏
因災極言轉移乞休疏
乞休三疏
熱審揭帖
乞休四疏
乞休五疏

敬事草卷十七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考察主筆揭帖

三臣題正月初四日吏部左侍郎楊時喬一本為京察在即臣實不能勝任懇乞　聖明早定主計署印宰臣以濟急務事已經具奏未蒙發票臣等看得此本關係京察不得不為之請蓋京察重典往時常以一年之力專心料理今近在本月内矣而擬議尚未有定則因無吏部尚書故也楊時喬雖見署印務然以侍郎而行尚書之事不便故科臣請特命大臣一員主筆然主筆而不管印亦不便故時喬此本請特命大臣即署印管察按考察與朝審不同朝審主筆止一二日即已訖事考察則過堂彚處之後尚有推陞量處之本有覆拾遺之本覆南京考察之本覆各巡撫自陳之本終始此事非一二月不了若不署印真實不便時喬此本專為讓印耳臣等竊惟各部大臣惟蕭大亨官尊堪以署印管察然楊時喬歷年深久署銓印即令管理京察亦無不可惟　聖明早賜批發令有遵守惟復别有　聖裁臣等不敢擅擬謹具題請

旨正月初八日上

四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詠文書官劉用捧出　聖諭諭內閣修建　祖陵碑樓工程前有諭旨着年終造辦物料齊備以待今春報完朕心朝夕懸望上安祖宗在天聖靈卿等仰體傳示該部及經管官員上緊併工建造尅期完備以慰朕孝思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臣等竊惟　祖陵碑樓舊年　皇上祗奉天戒深切孝思亟欲興工修理但因欽天監擇吉有妨特令造辦物料以待今春舉行慮至悉也入春以來臣等正切下情欲圖上請仰蒙　聖諭渙發具見純孝肫至頃刻不忘所以宅天命而作新民者端在是矣臣等何勝踴躍謹于即刻傳示該部欽遵外惟是工部尚書姚繼可自言目疾已深無復瘳理而部務日弛滋戾更多欲臣等力言其不宜留之狀早賜簡代并乞補左右侍郎以資分理蓋工部目今工程最稱繁鉅錢糧匱乏既患設處通融之難人役猥雜又患提調督責之難原非一耳

目所能稽察一手足所能經營往時遇有重大工作類多添設官員至如今日即不望添而常設三員亦宜補足宜增而減甚非便計繼可兩目既盲百體都廢乞身之章三十餘上尤宜矜而許之經管官員孰有大於該部堂上者堂上無一官而責典司各効其力報成如期人知其難矣臣等因奉　聖諭輒為代請正月十二日上

考察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茲者

明詔部院修舉典章考察兩京官員既有日矣

臣惟政有秉成官有領袖百辟卿士尚須嚴汰

乃如臣者行能淺薄久玷典司躐長清班亦復

五載 聖明在御而無匡襄之術賢喆滿朝而

靡率作之方以致天行沴錯國是紛紜邊藩數

警民生轉蹙官方耗亂法紀陵夷夫輔相上佐

天子理陰陽下順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

職內親附百姓外鎮撫四夷諸侯也雖今之閣

臣本非其任而人以相目之安得而辭之既不

能辭復不能舉居然一物將安用臣為臣嘗因

淵考而以幽黜請矣亦嘗因災異而以策免請

矣 皇上循體貌之文而不忍彰其骫骳舉修

省之實而不欲移諸股肱假以至仁及于寬政

今何可托之使過容其濫吹也蓋治室者易衆

榱不若得一棟之為急治河者疏下流不若滌

上源之為要論任寄惟臣最重論瘝曠惟臣最

先伏望大賜乾斷罷臣歸里幸謝詩人彼已之

刺無汙清時雪霜之簡此至願也臣無任悚息

待命之至 正月二十一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卿輔贊首臣公清端亮茂著勛猷朕方切倚

毗豈得引例求退宜益緒前勞弼于至理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催温中丞自陳本揭帖

三臣題本月十九日該左都御史温純一本為考察自陳事未蒙發票臣等竊惟考察欽命在二十八日而本官職掌其事例宜首先自陳今既五日尚未發票本官何所遵守乞即檢發容臣等票擬或親發 宸批尤見體貌大臣德意正月二十三日上

再催

三臣題竊照京察奉 旨于二十八日行令日已二十六至迫矣乃都御史温純自陳尚在候旨伏望即賜批發使其明日謝恩後日供事正月二十六日上

四 聖諭揭帖

題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諭內閣朕昨節間恭謁 聖母前行禮面奏正月二十六日天壽山 長陵等處興工修建親奉 聖母慈諭 祖陵工程隆重本宮恭助工銀三千兩另行差官齎送工所犒工新舊錢四十錠朕即面承 慈恩朕欽發助工銀五千兩犒工新舊錢一百錠皇后皇貴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王同妃公主共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新舊錢三十錠卿等傳示該部并內外經管官員令次與先發銀兩作正支用其犒工錢陸續賞給務使人匠軍夫得霑實惠作速修建報完上慰聖母同朕懸望誠心特諭卿等知之欽此又接得黑字揭帖內開二月初六日御前請出銀五千兩司鑰庫請來寶號錢并舊錢一百錠御司房請來坤寧等宮并昭妃等妃嬪及皇太子福王等王公主妃進助工銀三千三百兩寶號錢并舊錢三十錠差文書房官金忠捧送內閣臣

等仰惟　皇上畏天甚虔念　祖彌切從去年來　長陵等工無日無時不關軫慮既發御前節省銀兩以助工役矣今當宮庭燕喜之時首督　陵寢鳩孱之事奉　聖母之慈念發　聖心之至誠因率　后妃諸妃嬪以至　皇太子諸王妃主各出助犒以期速完　聖母　皇上以　祖宗之心為心　后妃而下又皆以　聖母　皇上之心為心　宮闈禁禦肫然孝敬之流通　祖父子孫藹爾精誠之周浹水衡有籍

何難鼓舞以就工百姓雖勞孰不歡欣而趨事臣等遵奉即謄　聖諭傳發部科其御前送出助工銀兩犒工錢錠即差典籍秦焜郭安民押送到尚書姚繼可處交收并促內外經管官員作速修建刻期報完以早慰　聖母　皇上惓惓懸望之心　御札尊藏閣中昭示萬世以彰皇上純孝之美因奏以聞　二月初六日上

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吏部都察院奉　旨于正月二十八日考察京官二十九日具本上進今已八日未蒙發票各官拱候　明旨莫知去留不惟當去者待罪而當留者亦不敢管事省署空虛政務廢閣殊為不便伏望　皇上早賜覽發以定人心以重政體　二月初八日上

姚司空宜聽去揭帖

三臣題照得工部尚書姚繼可兩目皆盲一無所見行不能正履居不知嚮方臣等目擊甚真委非假托年齡衰晚醫藥難施司空大任恐致尸曠令其引身之疏至于三十四懇極誠其衷良可憐也伏乞准與致仕庶全大臣進退之節而昭　聖朝終始之恩二月十四日上

再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照得吏部會題考察疏三本覆四品京堂自陳疏一本南京吏部題考察疏一本俱日久未蒙發票群臣之去留疑而難定公務因之惶惑關係政幾深為未便伏乞早賜檢發容臣等擬票恭候　聖裁施行二月二十一日上

三催京察本揭帖

題臣等不佞謬充揆路休戚皆同切謂人君之德惟明與斷不明而斷妨事固大明而不斷所妨豈小　皇上至聖明又至雄斷而今多未斷之事臣等深為國憂先是各官多缺而大臣尤甚臣等屢請點補而未得也則屈指京察事畢一并上請今京察之疏踰月而不下即題覆京堂疏拾遺疏南京察拾諸疏南京京堂各自陳疏亦皆未下臣等心如炎火兩次揭請茲不得不再請伏望亟諭下諸疏以定人心亟補諸缺以修廢政也　三月初一日上

宣鎮虜情宜備揭帖

三臣題國家與虜為隣備宜最急　皇上御極以來正值虜王欵服故得以坐而制之無煩聖慮耳然狼心叵測烏可頃刻忘戒備哉舊年五路一酋跳梁犯邊首敗欵事近日宣府撫臣馬鳴鑾寄臣等書言五路狡酋不聽順義王罰處以十三年前久斷之賞而要挾補給知必不可許也明欲假此為入犯之端不待秋高馬肥之日矣總兵梁秀衰頹重聽即無失事之衆亦當聽其自引惟是代者須素有威望而又熟于宣大虜情之人處置得宜猶可以奪狡之氣臣等因此即于鳴鑾疏內票擬梁秀革任亟推新總兵代之昨日有前巡按宣大御史黃吉士來臣等詢之言五路乃虜王之弟老于兵事憑恃凶狡久欲决一戰不待秋深草茁一青便欲長驅而入本鎮兵馬久不習戰總督總兵皆未補士心懈怠危如朝露即日命下猶恐其緩促臣等急催臣等聞之不勝戰慄　皇上用人常

多濡緩寬閑之時尚可使人竭蹶補輳而不係
兵機者決不宜爾況虜騎之來倏如風雨一有
消息狼馳虎奔轉盼已到豈能待遠水救近火
哉茲者吏部所推總督伏望早賜點發至于總
兵貽職方司以堂官蕭大亨被拾閑門無人推
舉 皇上亦宜早將大亨去留一言裁定臣等
竊惟兵事至重不比吏事非久在行間習知虜
情之人不能擔當而環視滿朝盡書生也大亨
若去誰可代者僉謂大亨當留如留亦宜早留

庶幾無悞兵事又今三月大閱而京營協理亦
缺太臣武備怠弛無踰今日萬一宣大有警京
師戒嚴此時朝中無一人知兵憑誰調度乎
皇祖庚戌之變文武如林分遣巡行各得其職
故底定無虞今大臣寥寥又皆衰老之人精神
智慮旦夕難支危機竊發誰其當往 皇上但
見承平之時省事省官可免聒擾而不念有事
之日失左右手倉皇何救至此始悔亦何益哉
臣等連日有揭不知曾經省覽否心焦背樂着

火灼焚請乞加意邊事即日精選堪用總督總
兵二官刻期促令任事一面將考察本畫數早
下將六部九卿及各大小官員統 賜早定以
圖修內攘外至計救燃眉之急絕噬臍之悔三月
初四日上

姚司空宜早放揭帖

三臣題今日工部尚書姚繼可袂披剬訇詣文華門上疏固求致仕蓋為目盲已深三十六懇未允部務盡妨叢責交集而為此不得已之計意欲接本内官衆驗其真盲非假庶幾轉達天聽也臣等在閣不能不為之奏聞伏乞早賜一斷而允其去以全待大臣之體别求精力任事者代之以免叢脞之慮又户部尚書趙世卿以三年考滿吏部引奏已久亦未賜俞不敢入部臣等曾為之請昨又于發餉本内擬令照舊供職蓋本官未及九年例止復職無他加恩但候明命一下則部事有托矣比者兵刑二部皆以無人管理蒙催蕭大亨董裕即出六部事體相同無一可緩望皇上推念而一視之三月十六日上 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懇切具悉朕因春時寒熱不調不時動火眩暈靜攝調理一應文書陸續檢發恐有情弊致妨政務目今大工並興姚繼可職居司空經年推托不出理事官守奚存是以遲疑未發原疏豈有他故哉今又狂躁若此殊非大臣禮體已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請允候補科道揭帖

三臣題連日科道諸臣來見臣等言兩衙門缺官差用拮据不給該吏部都察院等衙門皆具疏以候補諸臣為請欲臣等轉達于 皇上之前伏冀 俯賜允俞俾各就職一以免諸臣守候多年之苦而昭 皇上體恤之恩一以免兩衙門差用不給之苦而昭 皇上明作之意即臣等亦得稍解責望免致煩瀆也 三月二十六日上

回 聖諭揭帖

三臣題該文書官傳出 聖諭朕覽工部題請大典所關朕心悚然恭惟我 太祖肇造寰宇創業開基 文祖撥亂反正靖難繼統中興世宗惇倫廣孝禮制一新彼時議改 太宗廟號尊稱 成祖矣而 長陵碑號未敢輕動木套丹書誠為一時權宜之計去歲碑石為雷所轟霆乃 成祖在天之靈實式臨之事理昭然朕今孝思昂新之日碑號遵照 八陵石碑同

書不用木套以昭 上天 皇祖之仁愛示警亦明朕修省纘述換安畏天敬祖之孝心卿等詳擬出旨來特諭卿等知之欽此欽惟 長陵石碑原題 太宗廟號與八陵同制後因 世廟尊稱 太宗為 成祖禮宜改題但不敢驚動 聖靈加以木套而塗丹書之誠權宜之計也今既昂建碑石合宜緒正尊號 皇上超世之見洞達禮意不惟慰 成祖陟降之靈亦且成 肅皇欲行之志矣工部題本欲下禮部議

臣等以為禮無二制事在不疑仰奉　特諭即
宜恪承恭票上進以昭　皇上修省之誠纘述
之烈奉安之孝惟裁定施行　諭札尊藏閣中
以傳永久回奏以聞三月二十七日上二十八日奉
聖旨碑號禮宜改題尊安　成祖陟降之靈且成
肅皇欲行之志卿等所擬深慰朕修省誠意纘述
孝心已知道了諭卿等知

再催緊要章奏揭帖

題竊惟人主欲天下治安在收天下人心使為
朝廷用而已朝廷之黜陟明賞罰當精神渙發
無所凝滯則上行下效自然振天下不勞而治
矣故疏通章奏至急務也前月臣等撮緊要十
三事以請一月于茲僅行一事夫前事未了而
後事復来日積日多妨廢無極朝廷之精神何
能施于百官而可及天下乎故行前事以待後
事此省事法臣等謹將未了前件加以續到緊
關開款上請乞　聖明留意

一吏部都察院覆四品京堂自陳一本覆各處
僉都巡撫自陳一本
一南京吏部都察院考察南京庶官一本
一南京六科拾遺二本南京十三道拾遺二本
一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右侍郎葉向高戶部
尚書張孟男倉場尚書王基刑部尚書趙參魯
工部尚書范崙自陳各一本
以上皆京察未了之事按京察六年一舉大合

百官而簡汰之係至大重典久未奉 命去留
莫分則不肖者無懲而賢者無勸至于南京缺
朝官員素衣角帶者三月矣尤為不雅之甚惟
乞早賜裁發
一吏部題各考滿官本
按前本係吏部于二月二十五日引奏考滿官
例皆復職待 命未下難以遵守自遠方来者
尤為守候艱苦惟乞檢發
一吏部會推吏部尚書一本禮部尚書一本刑

部尚書一本京營協理一本及各部侍郎等官
本
一工部尚書姚繼可告病本
一吏部會推宣大總督一本川貴湖廣總督一
本
一吏部會推江西巡撫一本河南巡撫一本鄖
陽巡撫一本
以上皆內外京邊緊要任事提綱挈領之官網
無網則萬目不張衣無領則百摺不分綱領衙

門無人則所屬衙門盡皆放肆雖有如無權攝
之官終不如真官有尊責可奉職也關係重大
惟乞早賜 簡命
一都察院題各差御史本及吏部題補科道本
前件各差御史守候交代甚苦而各官之聽補
科道者又置之無用臣等屢具揭以請惟賜俯
俞一以免諸臣守候多年之苦一以免兩衙門
差用不給之苦
一三法司會議湖廣亂宗獄情一本臣等竊惟

楚亂之異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群臣得以盡心畢力而
旋奏寧謐之功今甫就寧謐而章奏又阻奸人
將謂 皇上之心未嘗急此仍前藐視國法而
無所忌憚也誠宜早賜裁決以昭 聖天子精
明果斷之意臣等不勝惓惓 四月初三日上

四催京察本揭帖

三臣題竊惟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必先受人無端之疑德意之所在臣等未嘗不將順乃如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業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考察國家公典採之于衆而斷之于獨至易耳今年此舉始則持而不下今又下而不盡未知　聖意所在妨事最大而開疑最多使在京四品堂官在外四品巡撫在南京滿朝大小群臣自春徂夏

青衣角帯氣象蕭颯悉從變禮非復漢官威儀心揺揺而難居目脉脉而相喑口喻喻而生訾妄猜妄度一倡百和無中生有誰能禁之即萬幾至繁而幾之所在孰有大于此者乎臣等請之五六矣而寂然如故心亦自疑而不能使人無疑也從來朝中有一事臣等先罹其殃風波猝興若小艇之汎巨海刀劍交集若孤鶩之涉三軍　皇上天開日朗自然天下無疑端　皇上雷厲風行自然天下無疑事且黜陟留汰朝

政之常順其自然因其固然何煩　聖慮之經營也望亟下諸疏容臣等擬票上進臣等常勸皇上填補各缺以了公事登進人才以收人心意正為此無任瞻望祈請（四月初十日上）

琉球冊封遣使揭帖

題竊惟琉球冊封在福建撫按請以武臣往在
奉使給事夏子陽等請以身往在禮部則請并
罷文臣武臣俱弗往但令彼差官前来福建恭
領三議不同臣等籌之竊謂禮部議宜從也謹
按　皇明祖訓限山隅海之國禁不許無故興
兵夫既不加兵矣豈得加禮若遣使行禮而萬
一彼有侮慢不恭之罪以加于我不為無故矣
将置之弗問乎抑舉兵征之乎置之則損天威

征之則悖　祖訓當如之何故宜預為節制而
絶啟寵納侮之端但與封而不遣官可也况今
海上多警不獨憂在琉球而倭奴之跳梁諸蕃
之出沒波濤之叵測誰保其必無倘有差跌罪
將安歸彼必有詞于我而我則空損國威耳尚
寧之自立在戊子年不戴天朝累代之恩而懾
于關白一時之威陰持兩端覬望逡巡經十餘
載不来請封特未告絶耳惟是王靈赫昭關白
震死海外悚慄而始修故事豈真能恭順如朝
鮮者乎是以二十三年　聖旨遣官須封福建
省城聽彼國使臣面領正為此發古之王者不
治夷狄来不拒去不追朝廷赦而不誅付之不
較德已弘甚何必奉如驕子求冊封即予冊封
求文官即予文官惟其意而莫之違乎天下事
不可知倘倭使在其國而彼之所以待吾使者
不及待倭使之厚禮意頓衰變起倉卒當此時
也将如之何此謀國者不審于今而貽患于後
臣等不敢不慮至于舟資装送為閩人費者不

下數萬金造舟數年尚欠一桅則費未能半當
玆財匱帑乏之時騷動地方徵發旁午敝所恃
以奉夷狄甚可以已彼不能為吾海外長城亦
無能為吾海上螫蟄無毫釐輕重于我而于典
制于時宜于邊防于財計種種妨礙乞垂覽而
明斷之

二

題琉球冊封一事前日臣等據所見聞直攄胸
臆而未暇想時事之宜也因奉　諭旨靜夜三

思有踈踏不寧者敢再一言以備採擇按先臣尚書鄭曉吾學編云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乃至當之論斷在可行但以今日言之照舊遣官久奉 明旨差去文臣業抵閩境使舟亦將具備使臣又請必行彼國來迎亦復兩次勢難中止 聖慮高明非臣等所及遲久不決益致擔閣此番宜照前遣行使彼國君臣知感特恩即令差去使臣宣諭以後朝使往來彼此俱免煩擾著為定制嗣有乞封許陪臣于

福建領封照北虜安南事例而行如此則朝命不致輕褻而中國懷柔之體常尊封典判有定儀而彼國供億之煩亦省臣等一得之愚敢再布聞謹將北虜安南請封事略并呈 聖覽見
聖朝之封外夷在境受命原係典故用待琉球非為簡也原本發臣等票或特諭禮部施行

三

北虜請封事略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該宣大軍門遣原任副總兵趙伯勲田世威原任參將方琦張威原任遊擊康綸聽用衆將鄒沂同禮部題遣署丞王勲與通事鮑崇德李寧等赴大同北東路得勝堡外于近邊去處搭葺蘆蓆棚廠一所陳設黃幃香案至日俺荅率領見在部落恭迎勅賞入棚先行謝恩禮畢分班俯伏隨將勅諭開讀各酋咸呼萬歲本日晚趙伯勲等回還報稱獮捧勅賞出邊俺荅亦于棚廠率衆照前行禮仍行夷禮卸帽叩拜分受勅賞訖具進貢表文馬匹擇日互市其後嗣封與克都

隆哈黃台吉三封扯力克行禮同

四

安南請封事略宣德二年詔棄交阯封黎利之孫太陽為安南國王給以金牌印信所有賞勅遣官一節舊本未經詳載至嘉靖十九年遣兵部尚書毛伯温等征剿安南先往諭焉已而削去藩封王號降莫登庸為都統于十一月納降鎖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獻表伏罪未見遣官至萬曆二十五年黎維潭請封係本道副使楊寅

秋宣諭行事于賓州南關昭德臺陳設龍幄令
維潭皂幘縞衣率通國臣耆北面叩頭行禮進
金人代身進具疏乞恩錫以　勅印未見遣官
四月二十四日上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竊惟為政以用人為先中外之所惓惓
仰望者惟此耳近日吏部本章多留未下如兩
京大僚乃朝廷政務之綱領各處督撫則地方
倚賴所至急司道部屬以至郡縣一命之士皆
有專職難于懸缺相待題本皆在御前又四月
間急選一本三月間教職一本皆各有催本關
係人多守候日久盤費罄盡常向臣等告急臣
等不能不為之動情也乞將各本賜覽批發五月十一日上

請發次輔告疏揭帖

二臣題照得同官臣鯉以十四日偶感請乞未見發票臣等竊謂 皇上必親灑宸綸自中而下有不俟臣等之擬票也今既數日矣而祇候未命敢不以一言請 皇上從來禮貌閣臣賜之優禮今國家多事最難變調必賴老成德望同心共濟庶資弘博之益冀即賜檢發容臣等擬票上進 五月十八日上

催吏部各本揭帖

題前者臣等因各官候選艱苦具揭以請蒙
皇上俯採將四月急選本章檢發但尚有願就
教職一本係舉人葛邦才并貢生蕭開第等三百四十四名未蒙 允發此係窮途寒儒盤費罄盡每來哀泣匍匐洐街甚不雅觀至于各處司道吏部前後推舉林如楚等四十八員各處知府吏部前後推舉汪國楠等三十二員俱有彙疏催請近又有起復官員張鳴鶚等八員候

命日久之本有南北卿貳久虛欽奉再推之本有中外重臣久虛催點京營協理及兩廣總督之本俱係緊要事件比之泛常不同祈賜俞命蓋仕路通塞乃世道升降之基臣等常思為官求人以重社稷生靈之寄非特為人求官而憫其積薪抱璞之情也 聖明獨運舉念生春惟少輟萬幾清心總發 五月十八日上

一 辨劉郎中本乞休疏

奏為聞言省愆惟天可表懇祈 明示以釋人疑并懇早賜罷免以重政本事臣惟居今之時當國甚難臣求避位不欲與人分辯久矣顧事有質之 皇上而易明者不能無請也比者察疏不下臣嘗言 皇上每有格外舉動則臣等先受無端之疑當行而不行當了而不了使疑端橫開而叢口交起切為國憂亦為身憂也今臣言驗矣昨有聽補郎中劉元珍論臣大率謂

考察一事 皇上之留錢夢皋留臺省諸臣一貫浸無隻語救正原非 皇上本心由一貫曲庇私人為術甚巧等語臣讀之閔然自憐也錢夢皋之論林秉漢臣實遵命出旨但未嘗擬票漢之降與夢皋之留此降此留特出御筆安可謂非 皇上本心也考察本發票時奉有傳諭留科道官所傳之語臣未嘗潤色一字孰不知其出于 皇上本心也元珍所以疑臣有巧術者以臣無隻語救正為驗然人之論事每因後而追前見今有紛紛便咎前無救正若使今而寂然必無此論矣方是時察本久格人皆疑 皇上必多有所怒斥而遽出于寬留幸得命矣因而奉行蓋二臣有同願雖滿朝亦願之也隨奉 聖諭有洩忿結黨堅權立威之旨赫赫威靈中外震動則當時不敢磯激豈其失乎不然人又不咎此論從磯激生哉斯可以見當事難論事易矣臣素愚無巧且焉所用其巧用之大廷衆目見之矣用之秘閣二臣見之矣用之票

揭司禮諸臣見之矣 皇上至尊至嚴至聖至明豈容臣以巧試而臣亦安用巧為哉錢夢皋之所建明者楚事也而適與察事相會楚國家之大事滿朝之公論也豈臣私事而謂為臣之私人可乎臣之心無私庇也亦嘗議出之于外而未嘗必留于此 皇上以特旨留之也顧此留夢皋留科道發 諭旨皆臣所謂格外之舉動也發于淵衷出于九重外人豈能盡知即知之者豈能盡信則無恠乎有此疑矣臣雖百口

無以自明不得不叩閽而乞言于　皇上之前伏望明發詔旨將獨斷本心曉然布告于天下以見威福之權未嘗下移臣雖在閣無敢干預然後主勢尊國事定而臣亦得以釋蒙上箝下之謗也臣初欲不言為此事牽連不了疑謗將大不得不言至于臣之當去不獨此事咎責實多尤祈　皇上早賜罷斥以為不職者戒臣不勝戰兢屏營之至　五月二十二日上　二十七日奉

聖旨朕日總萬幾悉由獨斷昨林秉漢妄言楚事

朕從公降處與卿何預考察槩留科道及嚴票諭責亦皆出朕本心豈有予奪大權朕不能操而聽之臣下者況卿素秉公正亦豈用巧之人外廷不知容勿清嚴橫生猜疑卿宜自信自安何必因而求去可即出贊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吏部知道

謝昭雪乞宥言者疏

奏為特蒙　天恩昭雪恭申感激深悰再祈俯容言事之臣益廣　聖度貽臣以安事頃臣因聽補郎中劉元珍論列具疏自陳奉　聖旨朕日總萬幾云云隨節奉　聖諭到閣劉元珍本宜重治但念寬小臣所以安大臣姑降一級調極邊方用欽此臣且感且驚宜謝宜請輒以一言上陳臣至庸愚叨塵揆路無才畧以佐時徒迂遠而濶事雖不敢暫忘匡弼而威福予奪惟

禀上裁此臣小心之義也考察一事臣謂此部院之職而未嘗參一語于其間竊自以為可幸無罪矣既不為私于部院之前又豈敢為私于皇上之前乃或疑　皇上之留錢夢臯留科道非　皇上之本心為臣之巧術則臣不能不自理矣臣念此事本由獨斷非　皇上明詔不可以釋疑仰蒙特灑宸翰宣揚本心又特諭中外大小臣工俾咸知威福惟辟未嘗假人戒其毋起疑端勗以捐私體國臣幸猜嫌可明浮言可

息而尤幸國是可定太和可還所以感泅交顧
祝　聖壽于無疆也除扶病強起于私家恭設
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然猶不能無請者臣力
小任重叢疚積多誓于此生不敢以已之私事
而傷言者之一毛天幸從前未嘗有此乃今而
有元珍之譎流汗驚惶無以趨處伏諭　聖諭
謂寬小臣所以安大臣仰見如天廣覆何所不
容寬乃　皇上之本心而嚴爲適然之權用也
以臣之故而多此權用臣所不安𡎺臣以晚節

末路而遠其素願亦非所欲且元珍有何成心
必由誤聽而臣因元珍之言得以明白此心于
天下尤宜感之是以叩天仰祈復有此請伏願
聖慈特免元珍降調庶元珍蒙大寬之賜而臣
亦蒙大安之賜可收拾餘息勉報鴻恩實由衷
之惓惓也臣無任感荷激切之至五月二十八日上奉
旨覽卿奏謝具見小心忠謹朕知道了劉元珍
本欲重處恐卿不安已從寬量處了何又有此請
且懲前戒後法紀當然卿心事已白便可入贊獎

務共濟時艱朕日望之該部知道

因災極言轉移乞休疏
奏為災異頻仍爕理無狀敬竭愚悃伏冀　聖
明大加轉移亟罷罪臣以清政本事臣備員首
輔尸素有年頃致煩言實其自取過蒙　聖恩
特為昭雪頂踵圖報正宜在茲但思此事特萬
中之一耳今四海九州何人不責臣百司庶府
何事不責臣　皇上雖欲一一為臣昭雪不能
也輙敢披瀝上請倘蒙採擇而見之施行豈獨
臣之幸實　皇上宗社無疆之福而所以庇臣

者尤甚大矣邇接太常寺少卿桂有根揭稱天
壇雷火擊毀燈杆拔去年此時有　祖陵碑樓
雷火之變今年五月二十七日方行合龍門安
吻獸祭告之禮而不先不後又有此變　皇上
深加警戒省躬思咎臣竊惟之職在贊襄而粃
政甚多不能匡諫臣罪安可逭也夙宵震慄輙
敢罄輸所懷以為　聖明修省之一助臣惟自
兩宮三殿告災以来南京　孝陵鳳陽　祖陵
泗州　祖陵風雷水火連年告災　太廟樹木
亦罹雷火後先相繼曾無虛歲蓋徧以　上天
以災異告　皇上舊年　上天以災異告　祖
宗而今年　上天直告于　郊祀之所仁愛之
意愈切而愈迫矣臣又思日食于四月之朔者
連年兩見正陽之月古所深忌者也舊年霖潦
自秋徂冬都城坍塌陵橋漂壞三輔飢荒迨于
今年瘟疫盛行麥收僅半米價又踴生靈何辜
而可以丁此且山東河南亦有災傷黃河四溢
不循軌道南陽一帶滙為巨浸運道阻絶人力

難施盜賊所在成群需時而發若此諸變又可
不謂岌岌乎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方今之
時正宜君臣各任其責修德行仁以回天心以
妥地靈以釋祖譴以弭人怨不宜泄泄而已蓋
天之與地神之與人本同一氣者也今無財不
括無物不稅生靈既苦極矣無山不鑿無地不
搜后土亦苦極矣壬寅之歲　皇上親宣玉音
收田礦稅諸使一時頌聲方行而隨有反汗之
命遂使謳歌之語復為怨讟凡有血氣皆為

皇上惜之　皇上富有天下而孳孳焉盡小民
之脂膏以實其不用之帑藏其謂之何伏想寶
閣珎臺今已充斥有不可以數計者持盈守滿
知足知止宜在今日留有餘不盡之財以活小
民俾無生他心亦宜在今日此一大急務也考
察之事始于正月典制有常永宜循守今不無
屑越柰何又因循未了四品京堂自陳覆本南
京考察總本及南京大臣自陳本兩衙門拾遺
本通未批發青衣角帶五月于茲豈稱漢官威

儀氣象哉　宸斷何難而久稽閣此此又一急
務也中外之官懸缺太多近該吏部仰體　聖
心加意遴選而留中如故使大小臣僚多所虛
曠倅有大政事大議論誰為任此宣大川貴一
處總督河南浙江江西鄖陽四處巡撫皆一方
軍民之總管也天下兩司知府又一方之師帥
也不補者相望倅有意外又誰責成此又一急
務也各差御史舊規一年一換今淹留三年而
疾病相仍不得一代科道起復散舘行取候補

候考等官需次亦二三年有物故者矣而未得
一命南京試御史亦三年于茲矣而猶未實授
至于行取之命益又絶望夫科道　皇上之耳
目也而自蔽之如此倘有奸弊其誰舉之又一
急務也章奏付之沉閣則下情不能上達而上
令亦不下行深居九重所以通四方之情者獨
此一線路耳而鬱塞之故堂下遠于萬里叩君
難于叩天其間有必不可廢之常典如　皇太
子福王講讀之命熱審之命楚中善後之疏皆

至今不下刑部鎮撫司礦稅冤繫人犯釋之而
不盡釋不可謂之細故而已此又一急務也至
于起廢之命壬寅玉音至今在耳而吝于一行
終為聖政之大闕夫天地霜雪亦有消時　皇
上雷霆竟無霽日然則陰陽可以獨偏而冬夏
總行一令也何以召太和成歲功哉誠宜開張
天心賜之環召布列周行必有可觀縱不能一
時並用亦當先拔其尤此四海所惓惓注望一
大急務也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太倉錢糧原待

京邊之費非為宮中之供而已也今取用日增
老庫亦窘矣太僕馬價專待軍興買馬之用非
與各衙門通融者也今賞賜等項借用無已矣
工部錢糧原自不多而近年營造織造大工小
工搜括不休百計千方竭髓涸脂至今都下商
人僉報殆盡妻孥離析逃亡日繼馬有民散于
下而君獨安於上者乎馬有外帑罄空而内帑
獨守者乎在外則鹽法關法悉行壞盡財源利
孔無一不竭猝有一方之變軍馬從何而發糧

餉從何備賞給從何取土崩瓦解誰戰誰守真
如抱火于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則謂之安耳各
邊士卒往往脫巾此輩與亂民合夥易為公家
服役難那移應付是何長策古稱國無終年之
畜者國非其國今豈直無終年之畜而已哉不
終日之計也尚不顧念而責取内供不休　嚴
旨如火中人如織則將使司徒司空為神運鬼
輸之計乎節用愛人安可謂非令之一大急務
也九邊之計在虜王沉湎昏迷政由諸酋狼心

思逞將壞貢事久矣五路要挾于宣雲宰賽跳
梁于遼東察漢縱横于迤北火真時螫于甘固
皆可寒心安得高枕而已糧餉時缺既思鼓譟
閱視之疏又久不下將吏不見賞格不肯用命
此又一急務也凡此數者何事不急而臣深思
機要尤以用人補官為先用人補官機要又以
起廢陞謫為先蓋用人補官庶位充足則為
皇上倚廢舉墜者有所托矣起廢陞謫則賢才
畢至而鬱塞疏通一日之間可致和氣豈惟士

林稱快抑令百姓改觀此于政體最為緊切何
也蓋此建言諸臣廢者槩不一起謫者槩不一
遷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十餘年人生幾何堪
此摧剥一旦賜環則天下曉然知　聖心開霽
若披雲霧而覩青天歡聲震于八陲協氣通于
九幽天地祖宗有不居歆于上者乎故臣以為
事約而當務者宜莫先此其次則待大臣宜以
禮不宜使之進退觸藩待群臣宜以恩不宜使
之桂玉無措皆至急務此皆甚易為甚易行而

未之為未之行臣日望一日亦日急一日良藥苦口何能諱避時乎時乎慮不再来臣容勿之對何所不有精誠不萬無所感通令天意人心叢責于臣臣雖以一事泯泯去國終無裨于天下無辭于萬世但得 皇上回光俯採更調化瑟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漢時嘗以災異策免三公今此天變臣宜當之伏乞早賜罷臣以為不能上調陰陽下遂物宜者戒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六月初一日上

乞休三疏

奏為叢憂劇疾妨政日深懇乞 天恩俯賜餘骸以終鴻造事臣以奉職不效致被人言仰蒙皇上天地生成之恩特加保全夢寐之中亦知感激而思報稱也顧自今歲以来精神不收言語錯誤動輒迷忘莫能追憶竊自怪為不祥果于前日之夕感冒蒸暑吐瀉並作始則包絡為楚繼乃遍身交急至于不可着手撫摩者寸肌縷肉皆似伏讐萬念千思悉成灰燼經半日夜

而後氣息稍甦也決非久生之理矣蓋臣性本多憂又處危地居常自撾自責以為孤負 皇上之重托而致天時人事災青相仍腸一日九迴而三斷焉今病在膏之上盲之下當心之中臣稍通醫理自度難為而諸醫亦皆吐舌束手無能為臣發一藥矣 皇上方祇畏天戒改圖政幾革故鼎新宜斷然從今日力行之臣雖氣息奄奄頃少須臾無死以覩德化之成至于進賢退不肖尤係喫緊幸無以疾病尸曠罪臣復

縈于　聖懷斷然決去實所祈禱伏乞俯賜衮
憐准臣照年老有疾例致仕放釋還鄉俾猶生
入里門以正丘首實　皇上莫大寬恩而殘生
沐此萬幸過望銜結之誓永世無極臣無任頂
稽瞻仰衮號祈祝之至六月十一日上二十三日奉
聖旨昨有諭旨以君臣大義屬望卿等甚殷卿為
首輔不于此時出身贊理為朕分憂却稱疾未已
自為身名之計平生忠愛謂何疏中所陳欲朕斷
然力行者正待卿等出而共圖之朕早夜佇望萬
不宜緩可即日入閣辦理勿得再陳吏部知道

熱審揭帖

三臣題昨日刑部十三司官來臣等言熱審已
奉　特諭不敢稽遲而本部止有堂官一員董
裕未奉　新旨難以到任昨又具疏陳奉望
皇上特賜檢發督其到任管事庶　皇上好生
德意有所奉行而禳祲召和亦在于斯矣六月十九日奉
御批欽恤熱審之諭已發日久如何尚未遵行是
何職守卿等便傳着董裕即任督同司官審錄具
奏

乞休四疏

奏為忝職實多闕言滋病四懇 天恩亟賜罷斥以新聖政事臣以非才充位鑒於前轍一切部院之事悉歸其曹而無敢參預意謂耆賢满朝必能各舉其職而臣雖支離食粟于其間猶幸無大罪不謂察疏之上 皇上有特留有槩留復有 嚴諭既當揆路誼宜率先引伏惕恭俟時因而婉曲開陳有光 聖政然未能也且臣之所未能者何啻千萬一夫不獲孰非臣辜

是以觸變條言席藁待命瞻望天地真以日為歲矣茲吏部員外郎賀爍然南京吏科給事中陳嘉訓各論察事内爍然責臣諉格外舉動於皇上而不為補救觧格心正事之益嘉訓謂錢夢臯鍾兆斗巧詆横誣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疑臣念其私勞臣伏枕讀之益自愧歎大愚報主心固無窮斂蚊負山力乃止此所謂不能格心正事以補救格外之舉臣實心服自責自咎非一日矣若夫言官論事乃其職掌而謂陰有所恃念其私勞臣實無之嘉訓亦偶未之諒耳乃意則甚善敢不服膺惟是臣衰病侵尋終難勉強比來心火益攻邪炎愈熾昏然瞶眊眩暈時作視屋角如輪轉聞履聲若獅吼惡見醫工厭親藥物蓋知寓形之非久而天命之有窮矣奄奄氣息尚戒淵氷感道義之良規惜措躬之無所及早歸休尚可附於不能者止之義伏乞 皇上哀憐其意亟行罷免俾得生還以正丘首幸甚幸甚至于當今闕失實恃 聖明在

上少垂睿思而更張之其考察之事尤易决斷第發一 明旨即可澄清了結願亟圖焉臣病不可留罪不可留望及此時賜之骸骨天海深恩報荅不盡是用畢其垂死之愚 六月二十一日上 二十八日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 天人交變時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是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許卿即出毋傷

朕懷吏部知道

乞休五疏

奏為流言未已伏乞　聖慈早賜罷免仍祈竪用直臣少寬叢責事臣比以考察一事無能匡正屢被指摘引罪乞休昨南京御史朱吾弼又言矣夫吾弼不品名行臣素敬之而責臣亦如此是知流言孔多臣實自恨不宜自辨然終不免一言亦語其實以明著其無裨贊襄不堪再留之意耳茲事紛紜祇為一錢夢皐臣何愛于夢皐而留之前疏既已畧備今請復引趙世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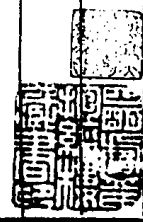
為證夫戶部尚書趙世卿非有柄察之責者臣何為强之使留夢皐而至云處夢皐即處我臣雖昏不應有此謬語使臣而當處也亦當靜聽公論不宜向人乞留而況人之去留顧以其身為之共存亡乎少知自愛者不爾世卿固存可以質問必不為臣諱也抑此猶寄之口語而非載之筆札流之人間而非存之禁中者若票擬一事內閣有底簿在御前有票帖在大有實據焉可誣也今年正月初九日吏部侍郎楊時喬

一本為計事迫近請欽定日期特遣大臣署象
等事是時時喬若辭管察請一尚書代事臣不
之許而為兩票一述其言一及其言以取裁于
上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行楊時喬久
署銓事就着管理察務不必推讓此即　皇上
之所允用者也一云京察着于本月二十八日
行既屢請命官着蕭大亨輒往署印管理事完
交印回部此　皇上之所不用者也蓋從閣中
公議如此㠯當忌清正方嚴之時喬而私于大
亨且時喬非虛讓者必不以此誤臣兩閣中票
帖舊無外傳何云見于邸報則傳者之過言也
又以　皇上留用被察科道　聖諭有激忿結
黨豎權立威之切責而疑臣陽施陰設內交近
侍此又安得輕信夫傳疑而以莫須有坐人也
是日部院接出　聖諭移時而臣閣始從部院
抄来於是相顧驚懼各省愆尤前此寂無所聞
也九重嚴閟即至今尚不審　聖意所指而臣
當時安所施設交結是非于其間此固　聖心

之所自知不必臣辨者大抵遠人謬傳多出猜
忖指虛成實類皆如此又何怪清論之易淆乎
若乃臣之力不能禁夢皐輩使其無多言臣之
誠不能感通　皇上使早訖察事南京待命尤
久故其議論尤多臣惟空言無補則宜謂疏揭
為故套此實臣之不任復何詞也若非吾㣲不
能勤攻臣過尚欲拂拭臣愚責以後効意則甚
厚而不知臣之駑劣終不可強莫扶莫持能竭
智索既若此矣安可以再誤國家斯臣衷言非
敢飾說且臣親墓未脩情事抑鬱危病日甚儻
有骨存惟　皇上哀憐賜之退休其劉元珍忠
直敢言若不復其原官不足以光　聖德而後
咎餘責終無已時望俯采而亟賜之環命臣尤
不勝懇款禱祈之至六月二十五日上　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當國首臣百責攸萃流言之至自来不免况
卿任事既久又值時事紛紜猜忖流傳何所不至
其實客勿票擬中禁森嚴外廷豈得知之卿亦不
必一一與辯但自信本心益攄忠悃即出贊理毋

復運疑乃見純忠之忱包荒之度朕蚤夜望之劉
元珍業從御請已寛處了吏部知道

敬事草卷十八目録

請完察典幷乞休疏
乞休七疏
救賀主事等疏
謝宣諭疏
辭票擬揭帖
乞休八疏
乞休九疏
催各臺差揭帖
論先務用人揭帖
催用人揭帖
乞假修墓疏
乞假修墓再疏
乞假修墓三疏
乞假修墓四疏
辭纂脩玉牒加恩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懇求去疏　揭帖
求去二疏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母徽號揭帖
再進擬　諭揭帖
謝宣諭疏
辭免河州捷恩疏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回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擬諭
再辭河州恩疏
上詔草揭帖
辭俸乞去疏
進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揭帖

敬事草卷十八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完察典幷乞休疏

奏為察典未完臣事未畢懇乞　聖明早賜裁發以慰中外之心仍乞允臣罷歸以延殘喘事臣比日四懇罷斥奉
聖旨卿十年輔弼猷望茂隆朕鑒甚明公論難泯豈可以浮言介意連章乞休且今天人交變時事可虞亦非當軸首臣浩然長往之日宜置身

是非之外殫力盡忠以全始終大義竚卿即出毋傷朕懷吏部知道欽此臣備員綸扉十有餘年矣幸在　皇上覆幬之中教育之下即才力綿薄無所建明而猶免于人之彈射也乃今而言者踵至則以欽留科道臣不能救正考察未了臣不能固請故求多于臣耳今諭旨甚明若可置身于是非之外而臣心未白不免混迹于是非之中皇上念天人交變時事可虞謂非臣長往之日臣即病骨支牀感泣可勝言也臣

于二十五日因南京御史朱吾弼条論拜疏乞
身之後百病随作洞瀉如注至今不能粒米然
雖瀕于死亡而心實展轉國事適有自南来者
言南都乂不得考察之旨衆情徬徨此日今第
一要務諸闕政之中日夜盼望未有如此之急
六年大典與尋常論劾不同譬如鄉會試若不
開榜豈不使人駭愕衆人之疑逐日加添又謂
前者北察之留科道壞國典拂人情今南察若
止照常猶可半救儻若再留政體壞裂盡矣且

留而有益猶可言也反招不靖何貴于留寧屈
人以伸法毋屈法以伸人人屈有時而可伸法
屈無時而可挽臣聞此言不勝振慄葢南都人
情難調物論易起不比輦轂之下知政事之原
委與事情之虛實也况各官未得察命青衣角
帶脉脉相咭半年于兹閭巷小民亦群聚而駭
觀又何恠乎口語喃喃而流行不已乎查得南
京考察全疏近日彼處又補續前来已經發閣
擬票伏乞照票檢發以慰彼五品以下諸臣之

心其南京四品京堂自陳疏幷南科南道拾遺
疏及吏部覆北京四品京堂自陳俱乞早發至
于欽留科道更望俯從察典即錢夢皐特旨留
用然既經考察實難展布　皇上之所為愛惜
人才者不必定與以臺省之任而人臣所以效
忠朝廷者亦不必臺省始可報稱也伏乞　皇
上大加旋轉率由舊章斷自　宸衷出之于外
豈獨使臣置身于是非之外而所以補國事之
闕遺者良在是矣臣前疏所條必蒙　聖明鑒

納計旦暮之間次第採行至欲仰徼特斷早訖
察事則尤臣所首先惓惓者也老病侵尋日加
一日狼狽支離實難勉强更望　矜憐賜之骸
骨舉家幸甚不勝懇款祈禱之至（七月初一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悃南京察疏業已發閣票
擬隨當批行錢夢皐已有旨了卿心迹既明宜遵
屢旨早出贊理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乞休七疏

奏為罪狀多端責言可繹懇乞　聖明乾斷亟
賜罷斥以新政幾事臣虗點揆路孤負恩知入
夏以来言者疊至不勝惶悚用是病患益深退
避益切昨復接兵部主事龐時雍揭帖論臣奸
佞欺罔誤君誤國纚纚二千言讀之尤不勝媿
心矣内開欺罔者十誤國者十欺罔十事乃摘
臣疏中所言格外舉動及未嘗潤色一字迄今
不知　聖諭所指議將錢夢皐外用等語大都

不諒臣心而加之以指折者也誤國十事如不
罷礦稅不勸郊廟朝講不批荅章疏不補中外
缺官以至行取久廢災異頻仍等事則舉今日
之獘政而叢責臣者也臣本樸樕小才　皇上
不知其不肖而誤用之待罪閣中十有二年犬
馬尚知報主臣猶人也豈不知欺罔為人臣大
罪而甘自蹈乎夙昔盟心萬不出此近日諸疏
具以實對臣竊以為不欺既坐之以欺猶無領
受而復哓哓置辦豈不再受其辜哉尚恃　君
父聖明照鑒于上如謂臣欺也安敢逃其誅倘
猶見察而憐其非欺則臣之幸也不敢冀也惟
是臣自壬寅以来無日不病歲歲乞身而未蒙
賜允則不敢不扶服趨事從此精益澈神益銷
智益短力益竭　皇上具堯舜之資而臣不能
仰贊下風遂使國多紕政民不聊生如時雍所
列臣誠自責自咎復何辭焉非幾未動而不能
防之於初罪也過舉已彰而不能挽之於後罪
也知其不可而不能苦口力爭罪也言之徒煩

而不能積誠感動罪也千罪萬罪臣皆甘之臣
素以碌碌無能之才加茲奄奄就木之日思慮
不續莫可圖維餘骸僅存更難驅策伏願　皇
上亟賜罷斥以為誤君誤國者戒仍祈注思澄
念早自為社稷計急下　恩詔沛發新政與天
下更始臣伏在斧鑕之下行與擊壤歌衢之民
同一歡慶呼萬壽于無疆矣（七月初六日上　十一日奉）
聖旨卿竭誠體國無事不言外廷莫知而朕知之
今不問其時勢何如一切責之于卿規諷其上天

下必能諒之卿何庸言惟是國家多事委非一端維新政幾必賴元輔豈可以人言決去自褻其未竟之功宜刻期入直畢殫忠猷乃見始終為國之實朕念茲釋茲佇望甚切慎勿再有托陳吏部知道

敕賀主事等疏

奏為聞諭驚悚冒威納忠冀一轉旋以光　聖德以薄臣罪事臣閉戶省愆飾巾待盡正當呻吟究轉之中聞吏部接出　聖諭降處賀燦然等三人詞旨嚴切臣捧誦終篇至禁黨救激擾敢不恪遵顧此事不惟于　聖朝有關係而于臣亦大關係被降三臣方求多于臣臣非黨救明甚而冒進一言則為　皇上非為三臣也願少垂聞霽而俯納焉臣惟士生　聖世欲建一

名策一勳其抗志不無過高而持論或有未審然本忠義之所感發仰恃　聖明在上能優容之采納之耳今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諸疏皆感時輸悃期以報效朝廷藥之苦者利于病未可以悞聽過揣之失而棄其言并棄其身也
皇上因科道之人特留被察諸臣非常之原自是衆心所疑豈惟三臣臣實有罪臣入仕以來幸未嘗傷一人今一日而傷論臣者三曷能自安徬徨踟躕寧以身受不顧目見三臣之顛沛

也前劉元珍之降臣申救未俞方用為愧豈知人數更多降處尤重疚上加疚愧中生愧復何顏面立于人間夫犯鱗觸領人臣所甚難蔵垢納汙人君之盛事容之則譽歸朝廷而臣亦與有其榮罪之則譽歸言者而臣當顯受其戾萬世之下使朝廷有不能容言之名而事始于臣臣所痛心宜亦　聖明所熱念也臣恭繹前諭寛小臣所以安大臣日夜顧提勒之心胞輙敢援此而申約牘之請顧　皇上寛貸燦然劉元

珍龐時雍三臣之罰復其原職以增　聖德之光其波之餘亦足為臣賜大溥天慈責以後效有不誠悅心感捐糜而圖報者非忠義之夫也必不然矣臣無任瀝懇祈望之至七月十三日上　十六日奉

聖旨賀燦然等出位狂肆沽名圖報詆朕誣卿本當重治知卿休休忠悃已從輕處了何又來奏救還該重處姑且置之卿宜祗承屢旨仰體朕懷即出贊襄化理勿以浮言託陳吏部知道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頃以奉職無狀屢致煩言七疏祈骸未蒙矜許七月十六日鴻臚寺少卿李承華等恭捧　聖諭到臣寓所宣讀諭首輔一貫次輔鯉當今天變頻仍人心驚訛維新庶政協和萬邦正在今日朕以一人焦勞于上而股肱心膂之臣尚猶自顧身名杜門不出卿等自為則得矣如國家大事何古之任天下之重委身於是非利害之場者當不如此着鴻臚寺堂上

官宣諭朕意即日入閣辦事同寅協恭以佐朕之不逮毋得再有託陳諭卿等知之臣謹扶病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朽質難雕蓬心不暢遭逢　聖明濫竽政府不惜頂踵敢顧身名然心力既限于天賦盤錯復交于時幾積罪叢愆屢經指摘義難辱國故請退躬茲者特須　諭旨責以大義督令佐理仰分焦勞臣亦有心胞豈後犬馬正以天災人言並集一時心膂股肱寄之身責立不諱之朝而無片言之裨居可為

之地而乏一試之效上無以陳謨贊猷毖九重之德意下無以弭虞銷釁發四海之謳聲愧攻于心病乘于外積癰成錮積虛成羸實鬼神之誅夷黎元之詛祝也前此既已甚慚後来安堪更誤即　君父猶勤延竚如分誼不可苟容感極涕零慚深汗浹竊謂協和萬邦由勑幾之唐帝維新庶政本望道之周王有君則臣皆拔茅有政則民皆偃草會見虞夏商周之世何言是非利害之埸將遠人願立于朝豈仕者退耕于

野此　聖主自為社稷計非微臣所能一二言也臣雖蒐病敢獻餘忠仰惟　聖明俯垂亮鑒臣不任感激之至七月十七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勉遵諭旨以股肱心膂為重亟出贊理仰副眷懷禮部知道

辭票擬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送本到臣寓所票擬因次輔三輔一時請告調理未即直閣之故伏念臣以被論無病乞休至今人言未已與二臣不同不當預票事今日恐誤政幾從權票進以後望　皇上特命次輔或命三輔俾之遵奉行事若臣萬萬不敢也七月十七日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前被誣詆已有明旨了何不當預票事且內閣贊襄密勿票擬本章乃祖宗制度非

自今創始豈可推避致失政幾已知道了可遵屢旨即出佐理以體朕佇望至意諭卿知之

乞休八疏

奏為遘閔孔多萬宜退避八懇　聖恩早放還山以清簡書仍留被降三臣以通言路事臣以察事未了屢致煩言安敢自謂無罪　皇上特為昭雪至降處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三臣夫欲雪臣之罪而先罪言事之臣適足以重臣之愆尤滋天下之口語也已具疏請留冀望賜允昨接吏科侯慶遠等十三道李楠等及提學御史周家棟揭帖同辭申救　皇上方許臣需

維新之政則前此放逐者尚傒賜環現在三臣豈宜降黜霽威寬宥正惟此時臣不勝懇禱內侯慶遠等疏謂親臣善託以自翳臣不敢不戢其良規也舉舊年錢夢臯年例外轉臣等揭留一事誠亦有之初楚藩與妖書二事逓興錢夢臯責備臣等而於次輔尤甚次輔嘗與臣言大臣當務休休往時為某某輩攻擊不遺餘力然終不以一毫意氣相加又嘗勸臣勿以某某輩銜于胞中我於夢臯絕無芥蒂臣心服其言方

次輔堅卧不出吏部適以年例陞夢臯臣告之次輔次輔書來有云昨見銓曹此舉心甚不安我輩一片忠誠絕不以人言介意天下誰能諒之今惟留之深有益于世道不但弘雅度而已宜加懇惻以有妨大體阻言路為詞或可濟事不然生無顏面復出矣臣等因具揭請留當是時皦囦之獄未結譸訛之風尚存臣惟恐次輔之美不彰次輔之出不早也惟恐臣等之休休不著朝端之紛紛不息也且欲召目前之和氣

未騐計後來之毀譽寧知留之後復有察察之後復有留而致今之多口乎自當時言之留言官美名也次輔之容德也自今日言之陞而復留誠多事也臣之過舉也臣亦追悔之矣臣聞再植之木其根必傷臣蒙　皇上誤恩愈植則愈傷生平問望不彰而瑕疵具見強役筆札謬為分疏涸精竭神病乃滋甚凡此十餘年中經常人所未經之憂患受少壯所未受之苦卒心長智短叢為過端雖欲與天下共政之道無繇

也臣聞君子有過謝之以質三臣不留則臣過益重臣不亟去則病骨將銷　皇上未遂臣請而使三臣先受其禍萬口所攻寧有餘忽萬手所摶寧有完膚　聖明在上亦有意哀憐之乎伏望大轉天心將賀燦然劉元珍龐時雍仍復原官以光　聖德憐臣萬苦孤踪決無復出之理罷斥還山使不至以身為的舉家幸甚臣不勝瀝懇祈禱之至七月十八日上　二十三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辯白悉明閣臣每奉特諭揭奏商

確時政乃係禁中密勿外廷何得流傳且錢夢皐誠有卿等揭留出朕裁斷若以外轉考察奉旨留用疑詆卿等如先令科道有擬陞外轉的部本非止一人多有因乏人留中莫也疑是卿等揭留昨大察朕見兩京科道缺人故傳特旨留用非自一錢夢皐耳朕心鑒知天下必能諒之卿宜遵屢旨仰體朕懷時下即出輔政慎勿託陳吏部知道

乞休九疏

奏為九懇　天恩早放歸田以重政本以延餘命事臣不稱任使交叢嘖言伏蒙　皇上屢降德音趣令視事臣雖冥頑不靈而一隙微明豈不知　聖心未厭薄臣尚可以補前過勉後圖也顧念內閣謂之政本關係緊要少有蹉跌患害匪輕臣首玷十年狗馬之年亦六十有九矣往時精力未衰勉加鞭策猶能補苴罅漏不煩白簡比來年運日頹形神日憊智慮日短愆尤

日多左支右吾時捉襟而見肘東塗西抹或補孔而成瘡人言之攻臣與病魔之攻臣一時并至病則痊可無期言則昭雪無日縱蒙昭雪而天下之溺如故終身之慚有餘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祇見求工而反拙却行而難前適以身為天下質來四面之攻耳　皇上能分臣之謗不能釋臣之慚能白臣之誣不能起臣之病兩月之中霍亂者再曾不知天之在上地之在下晝之為陽夜之為陰生之為樂死之為苦也舉一

思而忽忘其所思出一言而自舛其所言鯁骨
僅存昏亂特甚間復扶頭草疏如篝楚交下不
能擇聲膏肓二豎牢據臣中耳目肺腸非復臣
有呻吟喘囈非復臣知雖自狀其苦不可勝狀
也何由而感通于　至尊旒纊之前譬之乳子
之有痛苦第知叫號躑躅恃在慈親體恤自有
神應而潛通者寧待于言乎總之老病與厄苦
相兼而不可留尸曠與罪戾相兼而不可留報
國無資庇身無術前此已誤不容再誤伏望

皇上特弘至仁俯垂昭鑒放歸故鄉俾疲駑之
骨逸于荒郊微蟻之生游于大造臣舉家焚香
祝萬萬壽不忘銜結七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
聖旨卿心事光明正大朕所鑒知人亦自能體諒
昨已屢有諭旨趣卿即出商確時政何以又有此
奏使朕懸念不釋政本乆虛宜體眷懷亟入贊理
慎勿再有託陳吏部知道

催各臺差揭帖

題昨接得都察院揭帖二通一為請差緊急巡
按官員事一為請差刷卷官員事此係副都御
史詹沂署印首疏本官素懷忠誠事有斟酌此
二疏者望　皇上留神省覽亟賜允行使其知
所感激益圖報效盖近来臺紀廢弛振飭無術
誠宜及今漸次修舉如山西浙江山東各巡按
御史及南京刷卷御史等差皆當急代舊例各
差御史耳目欲其常新故一年一代不令乆淹

精神欲其常奮故先期題代不令乆候今山西
已踰四年浙江山東已踰三年候代之乆自来
所無情苦病劇性命是憂其於公事豈能無廢
至于巡歷既周無再行出巡之例故户部亦謂
催徵不前贓罰欠數皆由於此則其餘事可知
矣刷卷御史係干錢糧舊差御史劉曰梧九年
考滿例不復職今擬差代亦不容緩臣等心知
其急不得不為之請伏惟　皇上允俞即發俾
各交代行事激濁揚清振肅紀綱一大機也伏

論先務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猥以匪才並蒙簡寄臣一貫尤不職之甚極宜斥休而　聖諭嚴切責以君臣大義許以待出共圖是以冒顏入班冀效尺寸天下方謂臣等自今以後必果能贊　明主維新之政而慰四海倒懸之情不宜悠悠度日復如昔矣臣等竊惟為政之道貴知先務先務之急惟在用人而當今用人之所最急者則在吏部都察院在京在外缺官缺差無一日不奏聞于上前至于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　皇上率持其章不下故朝廷之政令無統而事多廢閣天下亦人人觖望而口語繁多也今惟將用人之途一通則領挈裘順綱舉目張自兩都以及天下處處有為　皇上持法者而法紀自彰有為皇上理財者而財用自足明刑有人而刑自清弭亂有人而亂自息諸事可以漸舉而坐見天下太平　皇上之所以許臣等出而共圖者不徒托之空言而臣等此一出亦不為虛負國恩有所施其面目也故臣等再三思維謂用人為當今第一要務而必欲責成于吏部都察院未暇言及他事先以此節懇求　皇上乞將吏部都察院一應本章加意省發使部院咸承休德奮發飭勵以共贊維新之政其事至易至簡其效至大至速臣等不勝願望謹具題請八月二十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為政先務急在用人部院本章加意省發具悉忠愛懇切但因近來各官不務舉賢盡職惟圖要譽沽名詳覽可否故爾遲緩已知道了候旨行諭卿等知

催用人揭帖

三臣題臣等于二十日具揭上陳請　皇上急舉先務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早賜檢發此實奉行　皇上維新政幾之諭也臣等日夜腐心望如饑渴乃今數日尚未聞命則皇上詔旨似成虛文而臣等此身真成負國矣天下方謂臣等今後必能濯磨振奮致是君也澤是民也不悠悠碌碌如前而已也今無以慰天下之心而成　皇上之命滋甚憂懼滋甚慚

恐輒敢再進一言竊惟事有出于創見者固當沉思熟慮而後發若尋常日用通行之事皆宜隨來隨應不必多慮多疑譬之飲食何須反覆思維而後舉匕筯乎節節留難時時阻隔萬幾之繁何時可了祇見其日委日積而叢天下之弊矣今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乃　祖宗之定制　皇上所常行竊揆　聖心曷嘗不謂當行但過于持重不即行耳夫知其當行而猶不行所悞之事何可勝數哉　皇上素以乾斷自雄而此獨不斷故天下不疑　皇上而疑臣等或謂臣等請之不力或謂臣等叅以私意所以鞭策臣等者日急而臣等亦安得少緩少緩則鞭策者益急而臣等並七十老耄之人何能存活章服所以為榮也而反以為辱又何能鬱鬱久居此乎　皇上處深宫之中不見天下人情之遑遑也若臣等雖閉門在家而愁歎之聲日至于耳一出見人則苦形悲狀觸目而是皆發于憂國憂民之心至誠惻怛之實非由勉強豈皆

私便臣等但能與之揮淚飲泣不能為之寬詞慰譬也故對人則羞慚滿面獨處則愧怍填胸不向　皇上再三祈請可晏然而已乎有如臣等以難為之事強　皇上不允可也今所請乃至易至簡不難為之事也以不急之事強　皇上不允亦可也今所請又至要至急不可緩之事也天下一日無官則一日無政事一處無官則一處無政事　皇上謂内閣不可空虛而嚴促臣等入直何獨中外大小衙門而忍于空虛

乎亦可比喻而知矣伏乞 皇上將吏部題官都察院題差一應本章亟賜允發以慰人人懸跂之情而弭叵測之憂亦所以賜臣等顏面而使容其身于朝堂之上也臣等無任懇切企望之至

此揭將上會得前旨而止

乞假修墓疏

奏為親墓未修夙心增劇懇乞 聖恩俯容給假歸省以光孝治事臣幼服庭訓長值明時忠孝大節頗知砥礪蒙 皇上眷顧超越等倫糜骨粉身未酬萬一又何忍頃刻離丹陛之前但臣今日事關父母萬難恝然輒復哀鳴以祈矜許臣父母葬地止一席真土勉作兩穴以厝二棺南方土薄而山中之土尤薄穿鑿不深僅可數尺二棺之外全借客土封培一時杵築不堅年来漸至圮蝕臣之哀痛徹于骨髓且臣連遭蹇厄身苦多病家衆不寧事緒紛挐口舌交併日煎月逼堪輿家以為墳墓欠安亡靈見責之兆臣思一身禍福猶其小者二親骸骨豈可久令不妥昨臣子代行空往空返毫無裨補揆之事勢必宜臣身一歸庶可葺理無悔臣兩年以来精神短少舉動顛倒功效茂闇咎殃叢集年已七十来日無多若再需遲必抱終天之恨福過難以消受運往豈能復還病甚又不易醫脾

敗必非久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山靈誚讓天
道不容堪輿之言信有明驗以國家視臣不過
九牛一毛何關輕重之數而臣父母望臣甚急
不啻水火倚臣甚重不啻丘山也尚可不乞一
日之身以慰地下蒐䁯乎且人臣謀國全賴方
寸方寸既亂將愈舛愈錯誤國誤民敗壞而不
可收拾是臣身雖留亦負　皇上負天下負臣
父母并負臣生平矣伏乞　皇上容臣給假一
行歸葺親墓使不至暴露棺槨泄越風氣庶幾

陰寧陽泰合家免於灾虞倘臣身尚活則報效
鴻恩似猶有日臣又惟臣忝為近輔進退予奪
惟　皇上命敢徼乾斷從中迅發若發閣票則
寮寀多情必相牽制惟　聖明哀憐之臣無任
瀝懇祈望之至 九月初二日上 初四日奉
聖旨卿前以修墓為請朕曲體卿意特遣卿子泰
鴻代往足慰孝思了何乃又有此奏國事多艱首
臣任重豈得以內顧為憂展轉請乞可即出贊理
勿負朕眷倚之意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再疏

奏為情迫痛深思歸日切再懇　聖慈特准賜
假以慰苦衷以逭大戾事臣以親墓傾圮五內
如割乞假歸省庶圖修理　皇上知臣眷臣皆
出於異等臣非木石何忍輕于言去自非父母
急難到十分至極而有大不忍者迫臣之心何
敢屢瀆為也自臣子到京詳言丘墓圮壞之狀
旬日以來急親之心與戀闕之心日夜交持而
不能決既而伏思若使國家之事必賴於臣則

臣親之事不得不緩乃今萬幾萬微總在　皇
上一念欲通即通欲了即了一日霈然命下即
可盡數舉行不須論次第何須資贊襄潛發乾
斷而事事就理矣臣至愚極陋豈能於閣議廷
議之外更出一奇此實　皇上之事亦舉朝羣
臣之事而非獨臣之事也至於臣親之事則所
望惟臣一身別無可以諉託忠所同也孝所獨
也　皇上以至孝治天下俯念及此亦當為臣
一動心矣臣之痛楚如啞子茹荼心甚苦之而

口不能言身所自出性所自鍾天不可欺人不
可假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臣無日不與臣子相
對而泣是以病日益深心日益亂舛謬日益多
凶咎日益集不待堪輿家言而又占人事已遂
於吉利之兆矣以此謀國豈不顛倒錯亂而益
滋其罪亦何益于天下之分毫乎修墓一事動
多拘忌非臣子少年所能勝任非歲之行明知
無益臣往者躬親杵築猶不堅牢以有今日之
悔詎可再行轉託漫無經心後日之悔復何可

及臣年已七十日薄西山憂病相仍旦暮難保
及今不自補葺將來終無所望日損月蝕與棄
屍同不孝之罪通于天地尚何可以稱人也臣
舊年已堅此請非于今日始請苟可遲緩何必
頻煩于　至尊之前親有剥膚之災臣有刻心
之痛日夜摧切勢難復留縱使強留亦萬無久
留之理是以補牘衆祈不能自止儻復不蒙亮
允則生無歸期死難瞑目伏望　宸慈親賜乾
斷許臣省墓一假使臣補情事之大缺戴面目

于人間臣子子孫孫感戴　天恩永世無極臣
無任號泣懇祈之至九月初七日上　初九日奉
聖旨覽卿所奏具悉至情豈不體念惟卿先壟卜
兆已吉安厝已定即今不過修補卿男已曾代為
何又親自請行再三未已國事多艱卿為首輔即
云廷議已備亦須贊襄乃決卿宜勉遵前諭時下
即出毋得過信堪輿負朕懸懸之意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三疏

奏為方寸已亂萬難復留懇祈 聖慈特賜矜允以免屢瀆事臣以修墓情急兩疏乞假而未蒙 亮俞惟餘涕淚借使臣此身尚介于可去可留之間而仰荷隆眷若此敢不再圖一堪徐為後計顧臣今日苦至極矣事關父母若有剌臣之心者情迫彝倫若有剝臣之面者號泣呼天方寸亂甚於此不用其情惡乎用其情其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具瞻之地而有臣如此亦

何以教天下之孝乎人之言曰慢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犯雷霆之所擊而猶欲託身于日月之傍理所不可也天下無無父母之國特此無父母之心而尚求效其許國之忠又不能也臣必須此一行以謝天譴而庶無黷于維新之治非止為身謀乃為國謀也臣聞先朝太學士楊士奇嘗三以省墓請悉蒙允許士奇當國家草昧之時正夙夜經綸之日身為首揆受眷特深宜不可一日遠去然而 明主為之衰憐同寅為之贊成豈非 熙朝之雅尚必以孝弟為本治哉臣待罪碌碌聊無寸長惟賴 聖明在上每于臣遺闕處曲為之彌縫每于臣危險處曲為之保持時有抵忌觸諱亦皆天海優假故能因仍至今苟免于戾然短不可以終護俾不可以屢儌鼯鼠之技既窮襪線之長莫續況乎含酸茹痛心折骨驚神與形離回頭錯應曾謂昔之所難者今而反易昔之所不能者今而反能乎鬼神怒臣而降罰于臣親臣親亦怒臣而

示災於丘墓 皇上留臣臣敢不恪恭然退而自省以理以情萬萬不可留矣士奇三蒙恩于先朝臣敢一祈恩于今日惟 皇上憐而許之臣既具此疏欲以上聞達接御史吳達可揭帖教臣改過遷善則增臣之慙愈甚臣已沉之衣何堪再濯既朽之木豈任重雕責之贊襄謹謝不敏其謂不可則止早宜自決則臣今日之所服膺以衰顔於九重者也惟冀 皇上悲憐其極苦特准一假則天恩浩蕩有若再生舉家存

殁皆頂戴于無極或以恩深報淺罷臣逐臣為
人臣負君之戒亦所甘承幾微無憾惟 皇上
早賜裁决臣無任涕泣悲號瀝懇祈望之至九月
十三日上
十五日奉
聖旨卿再疏展墓朕諭已明何為又有此奏方今
國家多事與 先朝事不同豈得援以為例卿宜
為朕少耐忠孝自可兩全何在今日其尚體朕延
佇之意即出贊襄慎毋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乞假修墓四疏

奏為情事迫中衆留滋苦四懇 聖慈俯准一
假以抒沉痛事臣以親塋圮蝕三疏請假援照
先朝大學士楊士奇例以請實係迫切至情伏
蒙 皇上勉留未即許可捧誦 綸音大慟伏
地感 聖恩之過渥而憂天遠之難通恨此生
之為多而嗟進退之維谷也既而繹思 聖慈
未嘗不見憐未嘗不見許 諭臣少耐許臣兩
全若謂聽臣之歸自有日者臣復私慶以為猶

有一線生存之路九死可出之期連日勉強自
排千忍萬耐愁痛癡絶欲有所陳但以不擇嗚
音非可上塵睿覽謹復粗陳梗槩實冒萬死以
祈兩全臣惟楊士奇先朝事體誠與今不同也
成祖躬擐甲冑萬里親征于時九鼎未定京都
猶稱行在海内之民方出塗炭草昧之業正須
經綸歷 仁 宣 英三朝尚非無事之時所
左右臣弼奠萬世之策者寔惟三楊而士奇為
之首真重臣也今 累朝熙洽 皇業鞏安

皇上主持于上群工奉指于下臣以至不肖之身忝竊其間何益于輕重有無之數乎時非先朝之時臣非士奇之臣顧士奇尚可三告臣亦可以一告矣即以士奇事遠而不可比如近日大學士王錫爵乞假奉毋前後兩次皆蒙恩俞臣姑舍遠而比近以徼恩于 皇上 皇上以孝治天下所以憐臣者必不異於錫爵矣甘旨遠睽遠錫爵尚且不忍屍棺之洩越臣心復何能忍況錫爵一親也臣二親也臣之情尤倍加

急也錫爵再告也臣一告也臣之請又非屢煩也 皇上于錫爵再告而再允之應之如響亦不厭煩謂天理民彝之在天下不可一日亡故亟俞也伏冀推此心以憐臣而使臣亦可以為人亦可以為子以免于萬世不孝之罵名是臣之所仰天長號而懇求于丹陛之前者也不然臣有痛死耳夫忠孝原是一事不孝必不可為忠雖賢不肖殊品而皆人臣也皆人子也士奇三告錫爵再告臣遠不得比士奇近不得比錫爵天地一罪人耳將焉用哉 皇上憐而放之惟今日罪而竄之亦惟今日臣欲報 皇上罔極之恩此生不能尚有銜結若貪榮戀祿一不赴亡親之急臣生何為臣仕何為臣言表矣生臣者父母憐臣者 皇上放臣則補報有期留臣則隕越無日情迫辭竭不知所云臣無任號呼慘切瀝血懇恩之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 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四懇之疏情詞愈切豈不為卿動情惟所援省親一事意主愛日自難延緩塋墓補修

不妨稍遲亦可人代卿還勉遵屢旨亟出贊襄副朕眷倚之意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疏

三臣謹奏為懇辭例外恩典以安愚分事昨該文書官傳奉　手勑勑吏部茲纂玉牒成內閣輔臣兼脩總裁効有勤勞茲特加恩首輔沈一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中書舍人次輔沈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朱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各廕一子入監讀書俱餘官如故仍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仰惟皇上誼敦親睦恩聯本支覩　玉牒之告成有

睟天顏加恩臣等臣等叨承眷渥不任戰兢有何寸勞堪以勝此謹據實為　皇上言之查得節年書成敘勞故事或輕或重雖各有差惟玉牒一編賞賚原不從厚盖詞臣持槖簪筆於他書不無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勞至於玉牒惟類編磨勘書寫校對悉可以分授諸人總視其成者不煩一心思之擬議一手筆之裁成也弟為宗支綿衍冊籍繁多各員役效勞不得不量為題敘若臣等實無勤勩故前此加恩先任大學士王錫爵等具疏控辭即蒙俞免盖亦因前例之無而非創為此辭　皇上亦信錫爵非矯而特允之亟也臣等今日安敢違例而拜命哉臣等今日不患恩寵之不多而患恩寵之過多　皇上之所以念臣等者太厚而臣等之所以報　皇上者太薄即舊例可受且不敢當況起例之所未有滋不敢矣臣等不約而同連名具辭伏望　皇上亟收新命以免再三之瀆十月初四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纂修玉牒重典告成卿等分猷嘉績朕心忻悅特以加恩示酬原係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再疏

奏為徃例當循誤恩難受懇乞 聖明亟賜允辭以存大體以免屢瀆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查照先年舊例合疏控辭未蒙賜允竊惟人臣辭受之節有義有例賞當其功則受不當其功則辭義也義所當受前人必已先受義所當辭前人必已先辭人受亦受人辭亦辭例也纂修玉牒臣等僅僅督率于上未嘗身親其勞密勿委寄既不當借筆札之役以呈功殿

閣臣工尤不當分小吏之勞以饕賞前此閣臣並無受例臣等可靦顏以受乎國家見行事體無不稟之于例例者酌于累朝而傳于今日前人行之後人以為楷所以絕人覬覦而杜無涯冐濫之端也例猶規矩準繩也可一日而僭越哉人雖至廉例所當受欲辭之而不可例固可以裁天下之過讓者人雖至貪例所當辭欲受之而不可例尤可以裁天下之過求者不問其事但問其例一言而可決也臣等束身踵跡事事問例尚不免於戾豈可復創所先自無恥見在職守方難稱塞引罪而逃謗猶交集榮為愧媒寵為辱府同心一意萬所不敢故復合詞再懇伏望及早收回庶臣等不至瀆陳而 皇上亦免于聒擾臣等無任悚息懇祈之至 十月初八日上

初九日奉

聖旨朕以玉牒書成卿等勞績加恩眷酬實遵舊典原不為過卿等宜當勉遵成命勿得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三疏

奏為特恩非典萬不敢承懇乞亟賜准免以存

政體事頃以恭進玉牒奉勅加恩臣等再疏辭

免 聖旨未俞彌增慚悚竊惟玉牒一事惟是

收掌校對謄録官吏委有其勞不可不酬臣等

斟酌具題亦皆斤斤不敢多假若夫編纂儒臣

全天敘王圖及先後編纂諸臣雖經心手顧文

學侍從地望清華筆札之役特其少節不當與

中書等官論功同敘考之前典亦所未有故臣

等皆不之及豈有待人者如此而自待者又如

彼萬無受理亦可諒矣我朝政體原尚簡質疏

無纏綿之語人無虛假之讓即特授大拜不過

一讓至如請乞不待多言 皇上初載此意甫

然惟至近日浮靡成風故陳託漸煩至情反滯

所以亟挽頹靡之風還醇實之舊者宜從臣等

始伏望俯察懇情蚤賜俞允不惟臣等之幸亦

國體之幸也十月初十日上二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

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

慎毋遜辭吏部知道

辭纂修玉牒加恩四疏

三臣奏為恩命殊恒控辭非瀆懇乞　聖明鑒賜矜允以逭愆戾事項因玉牒進呈加恩臣等三疏辭免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總裁年久勞績朕已鑒知恩命示酬亦係常典卿等宜當勉從成命慎勿遜辭吏部知道欽此竊念臣等猥以淺薄蒙　皇上簡命居輔弼之任纂修特其一事而玉牒尤不甚難何功可言而冒濫若此既以三疏懇辭矣猶未矜允是使

臣等滋甚跼蹐也自昔閣臣之恩亦有異同有前人不可受而今人可受者有彼人不可受而此人可受者故有例辭有誠辭有一辭有再辭有分辭有合辭今臣等不特一辭再辭三辭而為四辭又不為分辭而為合辭此正誠辭非例辭也况此特就事論事而已臣等罪過彌天擢髮難數方玆待黜何復言陟若或濫叨則臣等忝貪昧忍寡廉鮮恥之人無一可立于班行之上矣故以必辭為期而又以蚤允為快也　君父之前奚敢剿說一字皆出血誠絕無同異伏望　皇上即賜俞允庶寬萬分之責九遷三錫之榮不過矣臣無任悚息懇祈之至十月二十三日上十一月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慎纂修實繁勞績朕已鑒知加恩示酬原不為過既卿等合辭屢疏懇切特允所請以成卿等勞謙之美吏部知道

懇求去疏

奏為痛極詞煩懇求一去伏叩叅賜宸允以免
屢瀆事頃臣四疏乞假實迫至情蒙　皇上眷
留未即許可　天旨愈温臣心愈痛舉家慟哭
以盡一哀今遠　皇上之命而固求去臣罪當
死然奉　皇上之命而不求去臣罪亦當死臣
神魂已飛方寸已亂千思萬思千苦萬苦惟有
涕泣而道祈　皇上哀憐耳國事誠重而留臣
非所以重國也　皇上試數從来諸大事何者

不決于　聖心固非臣所能裨補也其有待於
更新者群牘滿前惟在　聖心乾斷而亟行之
亦無藉于臣之賛襄也有日新不倦之　聖天
子在上有引君當道之賢公卿在下安用久留
一不肖臣哉臣奄奄就木而不能復當事人咸
知之矣無有二親之急又天性所最牽而老病
所不能待者或剌其中或剌其外或束之上或
束之下爵忠損孝何以為生塞過謝愆只欠一
去　皇上雖留臣臣則安可留昔人自陳有謂

五宜去五不可住者臣加多矣無功有罪當去
年衰病憊心神困竭當去　皇上待臣甚優天
下責臣甚急臣實不足以通上而達下宜去二
親景露以身為質而呼臣痛于嚙指不容不去
此位此地難以久居自来相臣以貪戀一念遂
成權奸之名急宜去　皇上不博任天下賢才
而獨留臣天下謂　聖主有私人以臣之故致
累　君父又急宜去以一生強壯之力報君而
以垂死無用之身報親宜亦　聖慈所矜允也

昔漢昭烈不強留徐庶以慰人子急親之心我
皇朝亦強留楊士奇王錫爵以昭君臣一體之
誼豈於罪臣獨靳一去同官二臣非不知臣痛
苦祇以避嫌之故不肯為臣一言非　皇上俯
賜哀憐誰則憐之今或責臣且為　皇上大轉
移一番然後去是何輕量　聖明之主不自作
轉旋而為此語以重臣之罪也　皇上舉新政
不須臣即新政盡舉臣亦當去壬寅以来臣無
歲不求去借令得去臣無今日之多口而國家

亦無今日之多事蹉跌至此尚無戒乎數日來萬楚攻中厥逆幾死若不見救勢無久生三十八年侍從之微勞乞恩惟在今日　皇上哀而許之臣無任痛哭流涕哀籲懇祈之至十月二十八日

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任倚仗耆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說殊亦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揭帖

題臣頃者屢疏求去言與涕俱非不知從命為恭居官為寵惟是人臣報國以方寸為主方寸既亂無所不亂反白為黑遇樂成悲何性乎視簪纓若幽囚等榮華為憔悴亦可憐矣臣自聞親墓圮蝕一慟之後魂不附體神不宰形若癡若狂半生半死醫無措手命懸須臾　皇上錫以溫綸臣豈不感然不能承惟知有去即臨以嚴諭臣豈不悸然不能改惟知求去臣非為近

日頻言去年此情先已傾瀝緣　欽命臣子泰鴻代行不敢再瀆今臣子已來毫無解于臣心是以固申前懇憐而放之惟命寵而逐之亦惟命許其一去寵逐亦榮呼天而天不聞祇有一死耳惟　聖明憐察早賜裁許無任號泣請命之至十月二十八日上

求去二疏

奏為控疏求去未荷　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
瀆事十月二十八日臣又上疏求去連日未奉
聖旨不勝遑遑竊念臣奉職無狀致召煩言
皇上保持于衆論之中拔拭以觀其後隆恩大
造蕩蕩難名臣雖驚魂未定寸心不泯豈愛犬
馬餘力而不圖所以報稱哉第奉職無狀既當
去情事迫中尤當去不職不去難托命於恩私
情迫不去莫逃辜於天壤蒲柳既秋之質所存

幾何而節節皆病桑榆晷盡之年所待幾何而
時時皆病乃至神明之用半是眊昏寐讛之言
罔非悲痛不必跰躃索鑑而知天昳莫辭矣臣
是以益嘆光陰之無幾嗟忠孝之傷生也　皇
上蓋謂簪履之遺未忍終棄而不謂寒灰枯木
徒費吹嘘何不假臣須臾投臣閒曠猶可修松
楸之事全父子之恩也臣一息僅存百念皆冷
是非付之公評予奪聽之朝典躬之不閱遑恤
其他獨以朽骨餘骸徽恵　皇上盖窮而呼天
疾痛而呼父母非　皇上哀憐誰可遂其祈禱
者為此再控血誠伏冀　洪慈特允休罷臣得
整理親墓因正首丘擡與子孫共圖結草於世
世矣上十一月初七日　二十三日奉
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
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
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宜
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
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

知道

十一月十二日傳帖到閣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何乃屢
屢求去今覽此二疏情詞懇切不忍釋手先生每
出温旨勉留来看

歸德票

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
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把卿此
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之去卿第體朕此意

自可無庸再請

又發改票

覽卿此奏情詞愈懇朕心惻然獨念股肱重任倚仗者碩如左右手章內屢宜退休之説殊亦謙讓太過雖云萬幾裁決皆朕獨自主持而凡事虛心聽納豈不賴卿贊理此自古今大義慎勿再有所陳吏部知道

上親定前票

元孫誕生請加　聖母徽號揭帖

三臣題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誕生該禮部題奉欽依照萬曆十年　皇太子誕生例行臣等查得萬曆十年欽奉勅諭尊上　聖母徽號玆者正值　聖母六十萬壽之辰親見曾孫誕生多福齊臻百順攸聚此古今難得盛事　皇上純德格天大孝尊親神祇錫祐乃克臻此臣等竊惟尊親之典有加無已恭請仍前尊上　聖母徽號特諭禮部擇日具儀行禮容臣等備辦

冊文詔書等項以備欽用其皇孫誕生詔書宜有曠蕩洪恩覃敷慶澤合候各衙門開送條件到閣臣等敬當參酌上請統候　聖明裁定施行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勅旨十一月二十一日上

再進擬　諭揭帖

三臣題昨臣等仰體　皇上大孝尊親之意據例以請盖在　皇上有必至之情在臣等不可無容勿之奏禮固然也今擬　聖諭一道乞發禮部擇吉具儀以見　聖孝有加無已之義伏乞裁議施行擬上

聖諭諭禮部皇太子第一子生正值　聖母六袠萬壽親見曾孫隆茂　慈幃大慶宜崇加　徽號尊稱之禮可擇日具儀來行十一月二十三日上

謝宣諭疏

奏為謝恩事臣於十一月初七日奏為控疏求去未蒙允俞乞早賜玦以免煩瀆事奉　聖旨方今時事多艱正賴端方老成忠直之臣共圖康濟何為屢疏求去愈請愈切朕連日覽卿此奏尚且不忍釋手其忍聽卿之去矧輔弼重臣宜先國後家特遣鴻臚寺堂上官齎送卿寓宣諭卿當體朕此意自可無庸再請即日入閣贊襄吏部知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堂上官李承華

等恭捧到臣寓所臣恭設香案扶掖匍匐跪聽宣讀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紀辛苦一腔愁苦遍身是口亦不能言　皇上尚不忍釋臣豈臣而忍釋　皇上人臣孰不求得君而用之豈其固留之而反不肯留大非理之所宜有也然則臣之苦情亦可諒而知矣煌煌　聖明何所不照未准臣一去更加之以寵光訓辭夫寵光愈增訓辭愈溫則臣之罪戾于此愈甚臣號天無路訴地無門報荅主恩惟賴此身身跕危

亡將何擔任君命及門倉卒不能言惟有惶恐惟有感激謹具疏陳謝隆天厚地覆載難比臣不勝涕泗悲號嗚咽之至十一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六日奉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可即出贊襄慰朕懸望之意禮部知道

辭免河州捷恩疏

三臣奏為隆恩誤被揣分難堪懇乞俯容辭免以安臣節事昨吏部接出聖諭勅吏部河州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茂著玆特加恩示酬元輔一貫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五十兩綵叚四表裡次輔鯉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賡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各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各賞銀四十兩綵叚三表裡俱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捧誦綸音感激欲涕顧惟分義實難祇承竊聞國家有一定之典賞必靳於當功臣子有自安之分恩無容於濫據賞非其功則褻恩受非其據則踰分褻恩非國家盛事而踰分尤臣子大戒也河州之捷實賴皇上威靈將士勇敢敉寧疆場功在行間臣等待罪密勿未嘗借一箸之籌佐一臂之力而靦焉叨榮真有心口交慙魂夢自惕者自昔閣臣不與邊賞非為虛讓上為朝

廷惜典章下為一身惜名節也況年来賛襄寡效時事紛然奉職無状惶恐待罪若更叨踰為罪益深伏望　俯察愚誠亟收新命使臣等得安微分而國典亦庶無假矣上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初四日

奉

聖旨河州狡虜謀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籌忠勳茂著加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元孫誕生草詔先論礦稅揭帖

謹題竊惟　皇孫誕生臣等連日奉　命草詔如補官釋罪等項皆可查照舊例擬議進呈惟礦稅一事乃　皇上通年之所特起舊詔所無也天下人心日夜顒望惟此第一最急臣等竊惟殿工礦稅事本相須近奉　明諭已緩殿工伏想　聖心必有并停礦稅之意惟以特諭行之而不槩列于詔書則薄海内外知出自　宸衷為非常恩典至光明至烜赫當今一大　聖德聖政可以培社稷之厚澤垂永久之令譽收渙散之人心息窺伺之邪謀黄童白叟懽欣鼓舞齊祝萬萬歲無疆之壽矣今詔事迫近不得不款款切切恭陳此情望　聖明採行不勝瞻望之至

田罷礦調稅　諭札揭帖

三臣題今日該文書官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以頻年天象示警朕心兢惕殊切省躬昨覽工部再疏題請昺建殿門以完鉅典但物力難支何時就緒朕連日熟思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之時朕甚惻然已遣內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田奏且大工浩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徵

天地自然之利令開礦舉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內外官員一併觧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脈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觧稅監一半觧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觧送該部以助各項工費之資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本德意待大工稍有次第奏請通行停免卿等擬諭來行欽此臣等不勝欣忭不勝頌仰恭惟　皇上本具堯舜至聖之資全體天地好生之德初御以來恭儉禮下取民有制仁心仁問洋溢于四海豈于久御之日而顧殖貨厲民哉惟因工役繁多取資無術所以出此不得已之下策顧君有不得已民亦有不得已上下交征而失其樂生之心至于今日極矣臣等固謂　聖明在上旦晚轉移決不令百姓久困

也果爾一旦恭奉　特諭如重陰之際而日月忽開如亢旱之餘而甘霖忽降非常恩澤濬發宸衷於是人人曉然知　聖主原自仁慈天下徒多疑慮矣雖稅未盡撤而礦已盡停即稅未盡撤亦付之撫按徵收以一半入內供以一半觧該部令棍徒游手不得漁獵于其間民間纔出一錢朝廷即獲一錢上既享利下亦甘心此亦子來之衆愛戴之情也臣等連日草詔正苦此條今奉　明諭手足踴躍　皇上令臣等擬

諭来行臣等何必再賛一詞惟有稍加潤色進
呈耳伏候覽裁此事不獨工部之幸亦户部之
幸臣等敢并及之使其咸知感激恭祝萬萬歳
壽所奉　聖諭謹尊藏閣中垂示永乆謹具由
奏以聞（十一月三十日上　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體悉詳慎朕心嘉悦已
知道了令值　聖母徽號典禮隆重國家有事之
時元輔二輔屢須諭旨何不遵承安忍在家自逸
殊非同寅協恭朝夕獻納之義還着文書房官齎

送兩處傳宣即日入閣賛襄以慰佇望至意該部
知道

擬諭

諭戶工二部朕以頻年　天象示警心常兢惕責
己省愆不遑寧處昨覽該部再疏題請舁建殿門
以完鉅典因思物力難支何時就緒連日熟計見
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數多内外
帑藏俱匱民窮財盡困于征輸致使正供錢糧反
無所出京邊之費一時多乏朕甚惻然已遣内官
監經管内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
費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

民採徵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乆各差内外官
俱奏出砂微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
在礦銀就着礦差内外官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
原衙門應役凡有礦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
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
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一半并土産解進内
庫以濟進賜供用之費一半解送該部以助各項
工費之資有餘以濟京邊之用其各處奏帶員役
止着押解催儹錢糧行文差用不許私設關津指

稱奏官容令地方棍徒肆行攘奪致民生不安商
旅不行反虧國家正課撫按官還會同該監不時
訪拏治罪明顯朕仰體　上天仁愛　祖宗鑒臨
敬畏修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
本德意待大工稍可措辦便奏請通行停免爾部
槩行各省直內外官遵行毋忽故諭十二月初二日戶工二部
接出

再辭河州恩疏

奏為殊命難承病臣滋愧再懇　聖恩俯容辭
免以宜多戾事頃以河州之功荷蒙加恩臣等
臣謹同二臣合疏辭免奉　聖旨河州役虜諜
犯官兵大獲奇捷卿等輔弼運籌忠勳茂著加
恩示酬寔係舊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
道欽此伏誦　恩綸彌增慙悚竊惟河州醜虜
跳梁邊鎮克收奇捷此皆我　皇上攬威制福
處置得宜賞不濫恩罰不廢典能使臂指齊力

旗鼓效靈凡茲文武將士或徼榮名或希重賞
或畏譴罰或圖贖起或逃鞭撻或避刑誅特朝
廷之無私知功令之必信蹈白刃而不懾齊勇
怯以爭先故奏績也上之　聖皇制命下之將
士用命實有其功臣何力之有況臣受恩最深
逾分已極靡臣之軀不足以仰荅高厚近緣衰
老疾病心力盡枯屢疏乞歸未蒙　俞允誠懼
留一日多一日之罪矧此非常恩典而可靦顏
冒叨乎用是跼蹐靡寧不容已於控辭伏望

俯察悃誠收回新命俾朝廷賞勸之典既公布于臣隣而臣罪戾之餘幸少安于頃刻不勝懇切惶恐之至 十二月初五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運籌帷幄成此大捷敘勞加恩原不為過既卿懇辭特勉從所請以成卿謙讓雅意該部知道

上詔草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天下之望治已久祈恩甚虔令 聖母早見曾孫 皇上早見元孫此最難得之喜慶普天率土所以歡忭同情也昨奉

聖諭停止礦事取回差官處置稅事而許以停止之期若臣若民孰不呼萬歲祝萬壽礦稅事大 皇上既不吝一轉移其餘諸事特小小者不吝轉移可知輒敢博採部院之所欵開參酌歷朝舊詔會同採輯進取 上裁區區一腔忠

赤惟祈推廣 聖德浸潤乎生民發揚 聖名洋溢乎後世鞏萬年 社稷之固貽 聖皇孫子之休在此一舉也跂望 俯允而惠行之其中尚有未填字様如 皇太子第一子生之下宜有係某封某氏出數字乞 欽定批示或下禮部擬請封號須詔尚未有日亦空二字謹題

勅旨 十二月初一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具悉忠愛詳慎已知道了恩詔着遵御改寫行諭卿等知

辭俸乞去疏

奏為屢承恩諭恭趣難期萬不得已照例辭俸以明國典懇祈賜間以安臣分事臣以久病餘生蒙　皇上非常恩造兩遣鴻臚寺官宣諭特遣文書房官宣諭茲者　聖心天啟善政一新慶溢宮闈恩覃海宇臣既蒙千載一時之特知復覩千載一時之新政萬倍懽忻手足鼓舞昔漢文帝布詔天下山東老羸之人皆扶杖而往觀之願須臾無死以見德化之成豈臣今日幸

在日月之傍而敢不忍死強出效明時一奔走乎奈國運正當泰來而臣身已遭否極　皇上愈以恩寵生全之而造物愈以錮疾纏綿之臣之命也臣於半月內屏絕思慮專心調理倍加藥餌希圖速效不虞峻劑為害尤大初六日適體癡瘮瘁痛次骨急用發散又傷過多倏感寒邪口噤身戰如火焦灼日輕夜重蓋因先此冬至之日曾經痰厥仆地血氣未復以致再感料度病勢痊可未期切照臣于五月二十日席藁至八月間將及三月因恭祝　萬壽扶掖見朝隨於本月二十七日病發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又滿三月例應住俸况兩經三月尤難素飡本欲勉強而今年之病比前異甚畏寒畏熱畏勞畏思補之不得治之不得年時晚暮醫術無功絕無一毫假托實有萬分慙負敢復為不揣之請望　皇上容臣照例辭俸以明典制特憐微臣四十年犬馬微勞賜之骸骨歸正首丘以全臣分誼使不至玷缺之甚天地鴻恩報酬罔極

臣幸見今日太平魂魄皆安死無所恨臣無任懇祈涕泣之至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

進重刊大學衍義補序揭帖

三臣題伏奉　聖諭重刊大學衍義補命臣等

撰序臣等欽遵謹具草進呈但愧學術荒踈文

辭鄙陋不足以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恭候

皇上裁教臣等不任戰慄之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撰序具悉仰體忠愛且闡揚

聖蘊增光盛舉心甚嘉悅元輔賜銀四十兩綵段

三表裏酒飯一卓二輔三輔每賜銀三十兩綵段

二表裏共酒飯一卓該衙門知道

敬事草卷十九目錄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乞休引年疏

再疏辨白瑜王士騏事

備陳病苦疏

人言可思疏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疏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病篤難瘳疏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直陳危苦至情疏

乂病尸官疏

揭帖

病篤情危疏

哀懇　聖慈疏

釁深病篤疏

七十一懇疏

修實政放朽臣疏

七十三懇疏
七十四懇疏
七十五懇疏
聞言增懼疏
七十七懇疏
七十八懇疏
無端污衊萬死難甘疏
人言踵至疏
瀝血鳴冤疏

得旨回籍謝恩疏
餘忠疏
又疏草附
歸家謝悃疏
辭甘鎮加恩疏二

敬事草卷十九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宥御史曹學程揭帖

三臣題臣等竊惟 皇上十餘年來日為海內憂勞而尤為寧夏朝鮮播州雲貴兩廣等處用兵憂勞天祐國家有亂輒平真乃 聖謨獨運皇威遠揚文武將吏用命之效然其間蔓延波及或死或黜或繫或戍或及妻孥未蒙恩澤者不無其人茲者詔書軫念加之宥卹以昭浩蕩

之恩尤足以還元氣召太和也昨刑部奉詔為犯官曹學程請命臣等敢以一言贊成惟 聖明俯納切惟學程之禁十年於茲矣聞其在獄中悔艾已罪感戴 聖恩甘萬死而不辭每咋舌而自痛此人人所皆知也臣等每逢秋審之時為之凜凜惴慄即在廷文武諸臣無不為之凜凜惴慄非臣等及在廷文武諸臣舉有私于學程亦非學程能一一而過懇之然而共加眾憐豈謂學程盡無罪亦天理人情有所感發而

不能自遏也御史雖七品官而立螭頭之前為
天子所特眄嘗許以風聞言事而不追咎其是
非其来久矣乃者一旦不免則顧惜國體者咸
曰煌煌聖朝安可有殺言官之名為御史惜者
又曰此等事豈臣子忍見忍聞諺云兎死狐悲
物亦有情而况於人也抑不獨縉紳為然凡此
都人每遇秋審之時滿街聚觀指而相語曰此
曹御史也有為之下淚者不獨悲之而又有慰
之者曰 聖天子在上必有矜赦之日毋過自

苦故學程每每對人泣而人亦為學程泣此亦
何心哉不過為冠裳體面生此一悲愴也間知
學程家事者悲之愈甚學程有母年九十餘而
日夜望其子之歸一訣以死至欲自来叩閽而
遠不可来老又不可来尤人子之至痛也且學
程羸瘠如兕物鬚毛盡白不能久待餘命然人
雖悲之莫敢為 皇上言之天威在上誰敢輕
犯今幸有覃恩詔書臣等恃此無恐昧死一言
竊謂學程得罪原因朝鮮意為國家自朝鮮湯

平以来既有詔赦矣而不能及辛丑覃恩兩下
詔書矣而又不及今復下詔書矣數經大赦之
後望 皇上姑畧其罪不惜一特恩也矧 聖
主以孝治天下恭上 聖母徽號在邇垂錫類
之仁念及其母子至情又宜寛宥怒霽威顔也
臣等與合朝及都人共祝禱之意不為 皇上
論法但為 皇上論情情有所可憐法有所可
詘事有不可以例拘者惟此一大慶典望 聖
主以天地至仁而原宥之萬一尚謂罪不可釋

則乞從末減坐之戍遣恩威莫非至德輕重惟
求一生惟 皇上俯察群情而賜之俞允盖學
程直犯龍鱗天下莫不知 皇上尚肯見容則
凡天下偶觸法網過誤獲罪者更何人之不宥
豈獨觧三面之網真乃流天覆之慈天下謂
皇上不難克己弘物一至于此宥一人而千萬
人悅正此之謂從此謳歌頌祝續續相望以前
怨咨一朝都泯豈非 聖明至美之事臣等不
勝顒望稽顙之至 正月十九日上

乞休引年疏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休致以全終始事臣惟萬物之理無有春而不秋夏而不冬者自古人臣七十致仕具載典章在朝廷為體下之仁在臣子為自諒之智明分誼重政幾況老病難支久宜罷免如臣者乎臣稟氣最薄與疾為生終年藥餌參半飲食自隆慶二年偶叨一第竊祿三十九年中間供事講筵者十有三年供事內閣者又十有三年一生閱

歷皆在日月之旁仰惕威嚴俯深憂灼但圖竭蹶何論精神是以暗鑠明銷不可具述歷懇閒退誠自知其鞭策之不可復施也今年已七十例該休致首揆重荷豈得久叨昨被人言幾成虀粉 聖主在上委曲保持臣每念此不勝感涕正以才本庸虛身又老病血氣衰耗心思昏塞今 聖政一新四海歌頌雖手足抃舞樂觀德化之成而病已沉綿有難復起譬如百卉方生而蘼草先死亦臣祿命之已盡耳呼天號地誰與憐恤不得不涕泣祈禱于 君父之前昨十二月二十二日具瀝此情兼請辭俸未蒙省發敢因引年明例准容致仕庶全臣道之終始不至折鼎覆餗辱命殞身以為國羞 正月二十一日上二十五日奉

聖旨卿忠誠練達爕理功高精力有餘正堪繁鉅何可循例引年復堅前請且朕尊上 聖母徽號稱大禮在邇輔弼首臣尤宜率先百僚聿成盛典便可仰遵屢旨亟出贊襄以副朕惓惓注望之意

慎毋再陳吏部知道

再疏辨白瑜王士麒事

奏為乆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明早賜乾斷全臣晚節事臣自揣至愚素無榮望伏蒙不世恩造寄以政本非不欲勉策疲駑以報萬一而疾疢侵凌衰年益甚自舊夏以至今春痰火纏綿頭目眩暈腸胃秘結飲食不進又左臂麻木不能屈伸背心發消如火燋灼逢寒畏寒逢熱畏熱醫不能定一人藥不能主一方終日徊徨委化待盡仰荷 聖恩見寬不加譴責屢勤

使命促出供事計伏枕以來八閱月矣調理絕無一效而病勢日有增加非惟不能趨閣辨事至如極大典禮 聖母萬壽聖節冬至令節元旦令節元孫誕生慶典須詔天下臣皆不能扶掖赴闕少伸舞蹈之忱今恭上 聖母徽號在邇須詔又在邇惟有中熱而兩足已廢不能發跬步矣正月二十一日引年及期援例懇乞又奉 旨未俞 皇上過憐臣臣亦未嘗不自憐而天不憐臣誠有所限也且臣被人剌螫幾無完膚言者猶以隱語相加罪戾餘生何宜復辨既有指名得無一言白瑜之謫出自中旨其時臣有揭帖申救必在御前即瑜未嘗有一語疑臣而條言謀淺至此茫然不知所謂瑜見在京可質問也王士麒臣之門生也豈不欲厚而故擠之乎事發於御史康丕揚丕揚嘗論臣者非阿臣者不可謂臣意也至其為民則再三奏上命出嚴旨而士麒亦自謂得此厚幸非臣擠之又明甚臣無負于士麒也今萬方嗷嗷誰非

臣罪而獨以二事責臣亦厚矣然不罷退終不足以少贖臣罪而慰天下之心伏乞 皇上察臣情實危苦病實顛連早賜允歸苟全終始無任哀泣之至（正月二十六日上 二十九日奉）

聖旨朕以大禮將行趣卿早出以成盛典望之甚殷何又續有此奏卿調理多時病且良已至於白瑜王士麒之去各有所為昭昭在人耳目與卿何干卿宜以國事為重勿介浮言益堅去志便遵前旨速出贊理毋負朕始終倚毗之意吏部知道

備陳病苦疏

奏為備陳病苦眞情仰懇放還事臣于正月間
奏為報國多慚引年宜亟懇乞 聖慈俯容致
休事隨又奏為乆病宜斥聞言省疚懇乞 聖
明早賜乾斷事俱奉 旨未允五年乞去章無
慮數十上矣以至愚不肖多罪戾之餘生而
皇上過眷過留委任隆重開諭至切昭雪甚明
百身萬死莫能報稱顧自見極明自量極審更
無補報之期惟去可以明志伏誦 明旨謂臣

精力有餘似謂猶愛其餘而不為國家用者臣
自戊戌以来獨直五年左右前後絕無可語風
雷霜雪一不敢避自分九死橫分持赤心以報
主恩不敢自愛也自今而言則毛骨猶聳蓋向
也精力尚存恃愚忠而妄任今也精力盡竭一
追思而輒驚任愈乆而心愈碎疾愈深而膽愈
破時命乖謬動逢凶咎欲如向者之所為不可
得矣榮枯生落各惟其時人能與造化爭乎加
之家難頻仍情事廹逼魂夢紛擾涕淚淋漓鐵
石為人亦當銷隕蒲柳深秋桑榆大暮益難堪此
皇上尊上 聖母徽號正臣子快覩 天顏歡
承慶典之日遠奉既乆拜辭不遥心馳闕廷萬
分中熱煞與其顛越班行以為百執事羞而再
辱柱下惠文之章則寧輸瀝苦情早賜罷免伏
望 皇上始終矜臣聽其歸老以釋重負生不
能效犬馬之勞死亦圖蛇雀之報 二月初二日上 初五日奉
聖旨卿昨引年乞休已曾奉旨勉留大禮在邇尚
須時下即出副朕惓惓之意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人言可思疏

奏為求去當亟人言可思仰望聽臣引身全臣晚節事臣聞古人出處三讓而進如此其緩禮也一辭而退如此其急義也乃今而知進欲緩退欲急非惟禮義當然抑亦見幾之智也臣之宜去勢窮理極臣之求去情迫詞危而猶未一俞 皇上之謬愛非臣之所宜自處也昨見御史蕭淳揭帖臣深感其相成之雅能言臣之所欲言臣待此甚急而 皇上視此益緩舉家徬

徨至于痛哭無所聊賴之甚矣昔申時行王錫爵之賢人之譏刺者猶不遺餘力終無以安其身故王家屏寧抗 皇上之威嚴而拂衣以去不能濡忍以受騰沸之口人言之可畏甚于天威之可畏臣無三臣之賢而集有三臣之苦有不可不避之銛鋒無再可銷之朽骨伏懇 皇上俯垂矜憫以允三臣之去者允臣一去早放一刻免臣一刻之災官九遷不足為榮恩九鼎不足為重 二月初五日上 初十日奉

聖旨卿屢疏乞歸朕再四勉留君臣大義已自分明何為又有此奏非朕所望宜即出贊襄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謝遣中官盧受捧　聖諭到寓跡

奏為謝恩事臣乞身在寓蒙欽遣文書官盧受齎捧　聖諭諭元輔朕尊上　聖母徽稱大典在即卿為元輔宜率百官行禮恭祝　萬壽庶全君臣大義且卿眷委年深任勞任怨朕所鑒知豈可執浮言引身求去卿心何安宜即出贊襄以副朕惓惓佇望至意特諭卿知欽此到臣私寓開讀臣伏枕叩頭令臣男尚寶司司丞沈泰鴻代臣就香案前望闕謝恩訖恭遇　皇上

躬舉大禮尊上　聖母徽號千載一時從來希有臣忝首揆誠宜匍匐闕庭快瞻盛美況蒙特遣近臣下臨宣諭凡有人心孰不思奮豈容更有遷延但臣四體委實難支恐致失儀不敢復出感戴天恩真萬萬倍于常情自知報答不盡世世生生願為犬馬也所奉　聖諭臣謹什襲尊藏以為鎮家之寶臣無任感激深切之至二月初十日上

十二日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善加調攝早出贊

襄以副朕眷望之意禮部知道

賀上　聖母徽號揭帖

題恭惟　皇上德厚皇羲孝鍾天性所以尊養
聖母順志承歡者無所不備茲復以元孫萬生
崇加徽號躬御殿廷祇奉冊寶天日熙和神人
協慶百官萬姓靡不欣欣布聞九有彌多喜色
光天盛事動地歡聲臣猥以在告不獲隨侍班
行同伸嵩祝下情不勝踴躍抃舞之至謹具稱
賀以聞　二月十日上

病篤難瘳疏

奏為病篤難瘳終負恩眷望乞　聖慈矜憐俯
賜退休事臣老病妨誤乞休乞假之章屢上而
恩諭輒下昨又蒙遣文書官特捧　聖諭促臣
即出以恭承　聖母徽號大典且俯念臣任怨任
勞不宜以人言求去　聖眷殷惓天語諄切父
母愛憐不能逮此臣伏枕叩謝不覺失聲號慟
誠念受眷極深既難堅執求去而又念嬰病已
篤無以仰慰　聖心去任兩難進退維谷當即

回奏叙謝不料數日以來病不減而加甚春肝
鬱火欲發不發耳目都無見聞心思益以憒亂
撫躬悲歎不能為今生犬馬止可作來世蛇雀
矣功名富貴盡同浮雲利害毀譽都付身外惟
親墓未修尚懷耿耿得一覩丘隴即死不恨臣
以老病則宜致仕以罪戾則宜削籍以省墓則
可予告惟　皇上早賜一命此恩視留恩更大
天地不足比高厚江海不足比寬廣也臣無任
泣血哀苦披陳仰望之至　二月十八日上

老病餘生萬無留理疏

奏為老病餘生萬無留理懇乞 聖慈亟賜放還事臣于十八日又具疏請去祇候 俞音未蒙批發臣今命如朝露氣急聲嘶敢此復瀆幸哀憐之 皇上愛臣太過留臣太殷臣福薄運窮擔載不起膏肓深錮適增罪尤惟 皇上賜之休罷雨露臣者至深覆幬臣者至大也昨見給事中王元翰論臣之疏析義至精辨理極密字字足為臣助請行行足為上贊決臣不勝心感不勝忻喜智竭昏迷多言多過但其本意急求一去仰望 皇上畧其詞而憐其意哀臣醉生夢死之人無益有損縱四鹿于山林放窮魚于大壑舉家合掌頂戴不盡 二月二十一日上

直陳危苦至情疏

奏為直陳危苦至情早乞 天恩賜骸歸里事臣以病極難強自去冬固求休免恭遇元孫誕生大典肇舉未敢數陳正月以來節假日多比遇徽稱詔發又未敢瀆今國家慶祥駢會悉已告成 皇上德政俱新海宇歡誦伏乞少垂睿思放臣歸休臣哀病日篤委實難起心神恍惚都無想念只一親墓未修寸草猶在消息盈虛四時有自然之序人力無能如何 皇上即留臣而天命不留亦不能強也臣戰戰慄慄怯于修詞似亦不必再以煩詞上瀆惟 皇上俯念正丘首臣無任悲酸禱祈睇望之至 二月二十七日上

久病尸官疏

奏為久病尸官沉痼難起懇乞 聖恩早放以飭新政事臣奉職無狀自壬寅来無歲不引去所上奏揭有六十六懇矣煩瀆 聖聰即臣亦自厭之而况 至尊乎頃日連上三疏俱未蒙發臣非不欲再效尺寸顧衰憊無比氣息奄奄不能一日苟容 皇上靜攝深宫朝講久廢臣等寥寥數人又卧私室曹署空虚君臣宴安脫有巨测雖寸斬臣何益 皇上宜决奮乾綱一肅群吏當去者去當留者留當補者補始可震耀觀聽如臣冒忝合膺首黜不敢覬求寛典累新政也臣罪戾當罷斥老病宜致仕惟復哀憐其情事未伸或賜一假謹束身負鎖以請臣不勝涕泣懇禱之至 三月初四日上

揭帖

題臣仰荷 皇上隆恩天高地厚 皇上留臣數四而臣求去益堅豈戀主之心不若犬馬念臣憂深力竭理極勢窮斷斷不可復留亦斷斷不能復留泣俟 俞音以刻為歲去冬具疏辭俸雖未蒙允發然曠職經時萬難素食入春以来一切常俸柴薪廩饌俱不敢受閣中文書雖尚列臣名然是相沿舊規旬月以来一切奏題票擬俱不預聞輾轉呻吟僅存喘息形如朽木氣同死灰 皇上縱欲留臣不過人世一枯骸明廷一剩物豈徒無益為累滋多萬苦千悲總欠一去非 皇上憐許誰其憐之臣之狼狽命懸絲髮 皇上未忍迫臣以死宜早放一歸臣生死去就於國家僅如蟣蠓也倘垂念舊物未便捐棄亦乞省墓一假歸田 聖明曲體人情但祈早决耳臣無任痛哭懇禱之至 三月初四日上

病篤情危疏

奏為病篤情危懇望　天恩早賜放免事臣累疏陳懇乞求退身・聖恩至弘未蒙矜允然臣桑榆景晚不可回光犬馬病深難以療藥未遂投閒之請日增妨誤之憂令攀想都盡情思凄慘但得一歸以正丘首不敢以重復多言瀆千
聖聽寥寂短章意則悲切惟　聖慈哀憐之臣不勝戰兢涕泣之至三月十二日上

哀懇　聖慈疏

奏為哀懇　聖慈俯憐決去病臣早賜裁允事臣之求去自二月十八日至今三月十二日連上五疏一揭不蒙省發臣雖至愚豈不畏威豈不感恩何宜懵然蠢然觸突無已竊自揆量萬難再留骨肉並銷涕淚俱盡狼狽情狀舉朝共知草疏乞歸六十九懇矣伸紙叱筆詞語亦窮然胸中鬱勃而口中囁嚅不敢有言不能不言也頃者雲南一事淌朝方奔走祈請而　皇上

一言立斷臣雖病憒之中不覺躍起使　皇上英斷每事如此允臣一去亦復何難庶政立見改觀群寮誰不悚息蠼蠛微臣亦何必經歲杜門抱向隅之泣也臣今氣如游絲忽斷忽續支體僅具而營衛脉理無不敗絕滅燈之燄豈能久延回頭而望生門甚難順途而入死地甚易譬之折翼敗毛不飲不啄投之深林未必能活而閉以密樊縻以華纓主人以為恩此鳥以為苦必無長幸祇速死耳臣一去之外更無餘望

允臣之去即是隆千懇萬懇惟在早決臣不足惜毋貽國羞臣無任痛哭懇祈之至三月二十日上

釁深病篤疏

奏為釁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事臣之乞骸前月內具有三疏一揭今復拜疏計七十懇矣日夜涕泣惟冀一俞忝后首列與任一事一職者不同尚係朝籍辱國良多不但一身而已毎草一疏心如烈火通身內外無不焦灼豈不欲少自寧息靜聽處分而得罪愈深不可救觧臣不勝急而　皇上視之與等閒無異非視臣事太緩乃視國事太緩也謂臣當去而咻簀顧望晷刻捱延是何不揣無耻之甚安有不揣無耻之人而尚可稱百揆之首者乎政體虧負已極真明時一恠物必不可復留國家用人乃取實用無用宜去更何持疑伏望　皇上俯從人心以慰天下之公俯從臣心以慰一物之私省發罷歸縱不能報國可不甚辱國上四月初二日初七日奉

聖旨今國家多事卿為元輔正宜極力擔當如何日久不出非朕所望宜即勉強入閣贊理毋辜朕

心吏部知道

七十一懇疏

奏為牢疾纏身萬難再起七十一懇仰祈放歸田里事本月初二日臣奏為纍深病篤虛忝恩私一月四請懇求罷免以除朝籍奉 旨不允垂死之人氣急聲嘶欲絕感激而詞不能達非負恩也臣耳聾目暗齒髮俱盡不復成人入春以來脾肺盡傷四肢拘攣又加一痰迷之疾已成牢固之症僅餘游絲未斷無醫可療遷延不去千負萬負臣惟今日國家誠為多事竭力擔

當臣子分也竭力必資精力而臣力不能呼吸適成擔誤 皇上如以國家為念必宜振奮乾綱大加整頓不宜留羸敗之臣虛填朝籍自昔首臣休致者甚多即近如申時行王錫爵王家屏俱蒙 聖恩允去惟趙志皋溘亡京邸使人悲酸臣今若不自懇 皇上何由而憐伏乞聖斷迅發允臣休退免令後人復以悲志皋者悲臣臣不勝哀涕凝聍之至 四月初七日上

修實政放朽臣疏

奏為修實政放朽臣以圖維大計事臣猥以薄劣忝竊首揆贊襄無功斡旋無術天下日就危殆罪皆在臣切思忠臣愛君死猶尸諫逐婦出門猶頻回首雖旦晚去國尚存喘息安能已于一言夫政貴行仁事在徵實若以虛詞當實惠以詔旨為戲言無論人心皇衷即宗社大計將馬賴之昨歲宮闈大慶臣在危病之中不覺喜躍恭草二詔以上中所條列仰模 皇上維新

德意不謂 御筆勾去數條未盡海內之望又豈謂今日即詔內之事尚未舉行也況詔外之事乎在閣二臣對臣洒泣揭帖之外無計可施皇上宜自念宗社生靈之重為憂勤振刷之圖何待臣下諄諄也若臣則血氣已耗形神久離新政行則臣含咲入地不行則含恨入地終無神醫靈藥起死回生以效尺寸之報七十二懇盡出血誠乞賜哀矜罷免乃新政中第一善政其餘更望次第舉行天下猶可為也臣無任痛哭流涕叩頭哀懇之至四月十二日上

七十三懇疏

奏為病苦日劇祈天力窮七十三懇乞恩罷免以光新政事臣積病積苦困損牀蓐今已一載有加無瘳昨又瀆陳恭候　明旨將謂生還有日不意尚蒙誤留不勝感慟蓋悶絶良久而始蘇也竊念臣之一身自頂至踵孰非　皇上覆載生成之賜寧不欲須臾忍死靜聽處分顧臣今日命如游絲神思沉迷魂魄顛倒眼光浮動若有若無惟耳亦然但聞人聲不辨人語百節

疼痛焦灼如烹旬日之間齒落幾盡不過一朽骨枯骸無復比于人數矣　皇上亦知臣萬難再起不過羈縻時日視同贅疣耳獨不念朝常不可重損國體不宜久辱乎臣于往年亦曾告病然何敢如今之瀆正為其時筋力猶可勉強今則不然一身猶厭其多久留徒滋罪戾不敢復冀致仕亦不敢復求予假第賜骸骨放還田里一字一血絶無虛飾伏乞乾斷俯從臣請臣苟活一日銜感一日無任籲祝涕泣之至

七十四懇疏

奏為七十四懇祈恩賜骸以明人臣分義事臣屢疏乞罷仰干　宸聰每草一疏輒增一病豈好為多事誠以尸居彌久罪戾彌深不能已於瀆請也近日恭遇　徽號禮成兩賚內閣尚及于臣且循舊例視在直二臣有加臣萬分跼蹐至於節時賞賚亦復相及誠欲控辭尊賜而不敢每拜一賜魂驚汗浹無地以自容也即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總因臣控

請不處朝籍猶在是以名不正言不順旦暮入地之人豈宜復增多戾跋前躓後狼狽已極惟有一去庶可稍贖耳今甲病滿三月者放回原籍近制病真者不必三月堂官即與題放今臣患病乃滿一年無人不知當去而無人為臣代題若謂臣猶可留則是臣之七十四懇乃七十四欺也何可傳聞于天下後世臣無他長獨此小心敬畏一念自揣共不敢欺伏乞　皇上矜憫愚誠早發乾斷賜臣骸骨使臣免顧望曠誤

之誅無任衾號流涕之至五月初六日上

此疏時揭帖到閣歸德大發怒謂閣中公題尚列臣名尤涉欺罔所當改正嫌于說他欺罔耳面叱小价至于淚下小价言本已投入不能取也求人之深如此

七十五懇疏

奏為病淹經年辱國已甚懇祈 宸斷早放還山事臣乞身之章凡七十五上矣從来求去未有如臣疏之多自非陰陽之患難居豈忍煩瀆至此 皇天后土實所鑒憐何期 聖慈未即矜允頃為去年玉牒進呈河州大捷又為永思王寫冊寫旌因臣名籍尚存欽賞銀兩表裏三及于臣此尤不安之甚臣有罪無功既負恩矣久病偷閒死在旦夕而猶以羈縻之蹤屢壓駢

蕃之賜是負恩之中又負恩也隆恩自天無福消受恩亦是苦官如羈靮無路解脫官亦是苦身同桎梏百病煎熬身亦是苦入夏以来心火炎熾幾欲狂顛閉置旅舍生意都絶 皇上不即釋放不過日憔月悴一旦溘死為異鄉游鬼而已縱未即死而心已不能謀政身已不能造朝經歲歷時偃卧呻吟挂名仕版為丞弼首國事墮壞由臣閣體玷損由臣豈不仰累 聖政為古今一罪案乎 皇上容臣如天地之容朽

物有罪不加譴呵無用不即吐棄臣豈不感但容之太過害生于恩必將大麗於法而反至於不得容何如鑒其病苦早賜便閒此容更為尤大也殘喘如絲懸于 皇上伏望 皇上超拔而生全之比之蕃庶晉錫萬萬有加矣臣無任號泣待命之至五月十九日上

聞言增懼疏

奏為聞言增懼請乞亟圖治幾以保大業早放罪臣以息流言事臣之求去已經七十五疏病篤至此豈能久生延生猶幸豈能復出臣身已矣如國家何頃見邸報鳳陽巡撫都御史李三才一本為極陳國家治亂大關懇乞 聖明省覽收拾事内言恩詔既布旋復中厄道路所傳其說有二一謂前日新政原非 上意不過一時喜心旋開旋蔽三才之論誠 皇上所宜聽

覽而深思者一謂臣一貫恐沈鯉朱賡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諫說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壞其成賄買左右百計相傾或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或借秦楷滇以激 聖怒遂致一應好事俱不得行此一語也即三才不之信必能諒臣臣聞此言寧不驚心而刺骨也臣每被人言輒請 皇上為證心實不安顧事關密勿人所不知而天獨知之不得不求明於 皇上夫新政一行自朝廷以至九邊人人歡慶處處

寧妥如陽春和暢一草一木皆受君賜臣雖退伏草野臣身臣家臣之子孫臣之宗族親友實咸利賴心非倒生獨不願太平乎方今之時合天下士大夫群口群力以挽氣運之衰感 至尊之心猶恐不逮而可更離氣類增多隙端負而又負臣豈無鬚眉面目乎臣幸遇 皇上之知何待左右之助 皇上御下甚嚴非寄聽于左右之主冷言熱語以惑 聖聰者何詞借秦指滇以激 聖怒者何事其有其無難逃睿察

皇上屢命臣出二輔亦勸臣出臣自以病求去或留或去判然兩途何嫌于逼何忌于形而壞其成臣不能成冝望二輔之成成則目前可以稍寛身後亦免餘責臣利甚大終不成則罪終不可釋而國家之大命隨之臣禍甚大臣何忌二輔之成也流言止于智者冝三才未之信抑或有吾人鼓扇其間以甚臣罪亦不可知則剖心自明臣何容已臣自戊戌獨直屢疏乞增閣僚蒙簡二臣喜極欲舞盖臣在翰林時仰止二輔自謂不如深慶國家得人而亦幸已有所請益也數年以来此羡彼調心心相照即今可以求去正恃二輔在閣而道路之言似此掩臣素心離臣素交臣竊自傷其德薄不能感動人至此 皇天后土 九廟神靈實鑒臨臣臣若一毫忌二輔阻新政之心雷霆下擊臣死不恨臣自入春以来政事不預俸給不支書揭不收交游不接門外若天涯此身如夢中而猶不免于人之疑則無他焉總因新政未行故耳總因臣

身未去故耳然求去而瀆聽如臣古今所未有也求去而增口如臣古今又未有也臣是以仰天衰號而祈 皇上少加矜憐賜一俞命也舊年宮闈大慶禮冝頒詔其時臣未謝事恭草二詔偕二輔一一詳定以進此乃臣等仰窺德意之浩蕩如天浸漬如海乘此機遘而一對揚之隨蒙 嘉納批寫發行内 御筆增減者甚多何者不出于 上意第因 皇上每事濡遲近於吝惜道路之口遂謂無意求治 皇上之

心不白而臣等之心益昧矣今日所祈惟 皇上設誠力行見諸事實使天下闕其議天之口而轉為頌天之謡二輔雍容于廟廊臣亦歌謳于耕鑿以畢一時同心體國之誼豈不至盛至盛偉事歟幸勿久留此而不發失天下心也臣之立朝最為孤立未嘗求天下士大夫之助豈求左右之助流言之意只為 皇上留臣而不放群臣彈之又不放所以日深一日臣愚不識 皇上不放臣出于何意必宜早加 聖斷一允

臣去方今之時臣不但為人所棄抑病實深為天所棄萬萬無再留之理今七十六懇矣伏乞早效孤臣觧臣寃業臣無任哀泣徬徨禱祈號呼之至 五月二十七日上 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宮闈大慶詔草皆出卿手豈有忌二輔阻新政之理且朕前誰敢進言昨已有御旨說明了卿不必再辯一應詔條正在次第舉行豈遂中尼卿以疾篤求去朕已洞悉時下且宜靜攝以俟後命吏部知道

七十七懇疏

奏為聞命驚惶彌增病困七十七懇仰祈天心開照早放還山事臣聞舟車不行仝侶相詬新米不續一室徧讁事固有相左而相成者昨總漕都御史李三才之疏 皇上何督之深而加之罰也臣聞之驚惶無措臣經歲杜門請告未允人之流言何所不有三才以聞于上特借此以賛新政之行今新政未行而遽加顯罰病戾餘生又不得去從此以後臣被言當愈多而獲

罪當愈甚矣此臣之所以聞命而隕越也惟臣之疏 皇上洞悉篤疾諭以靜俟後命臣舉家大小如死中更生而望就逺之有日臣數日以来病乃少甦始知亾耳是用焚香對天百叩百稽齋潔肅虔復為瀆請伏乞 聖慈弘開天網縱放羈囚使臣猶得苟延餘喘不增多戾則臣有辭于天下而天下信 皇上雄斷迅發前旨不虐矣臣無任涕泗徬徨哀祈懇禱之至 六月初六日上

七十八懇疏

奏為七十八懇仰祈信前旨放病臣以全終始事臣老疾危篤當去無疑昨蒙　皇上哀憐令臣恭俟後命且念及前輔趙志皐引以為喻臣不勝感泣即今時事甚多與志皐之時不同往者　皇上不聽志皐之去終殞都下　聖心惻然為之矜憐今豈復使臣為志皐之續伏想至仁必所不忍臣此兩月病委愈重旦夕難支惟恐溘先朝露以至損辱國體　聖世進退大臣

以禮留臣不但累臣而又累及他人臣實惜之早放還山臣得死所而朝廷寧帖伏乞　聖心加憐無忘前旨即賜允退全臣晚節臣無任戰兢哀懇之至 六月十三日上

無端汚衊萬死難甘疏

奏為無端汙衊萬死難甘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勑下查勘以昭公道事臣賦質愚澹本無競心不幸處非其地豈惟侮辱之不免今大患又至矣臣乞去之急更無此比惟　皇上久不放臣人恐死灰復燃而更相溺之不知臣之為灰滅盡已久此寃此苦無從控訴敢請問　皇上所以久留臣者何故祗因久留遂有買結左右忌阻二輔之誣遂有陽為退避陰實

彌縫之誣屢變其說愈出愈奇昨見邸報有南京御史孫居相叅臣姦貪一本臣讀之口噤色勃不覺厥死數四諺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虎豹遠于人群而人爭搏之利其皮也臣之皮猶在宜擊搏者踵至臣之見攻已一歲所百計洗索身無完膚若有姦貪何人不言而待至今日臣亦人也豈無忿恚徒念大臣之道當以忠厚立身休容待物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故隱忍曲受何應脫空駕虛一味誣揑雖在川海豈不騰

溢然臣終不盡言也姑就其疏而辨之凡納賄
者必攬權自臣輔政未嘗參預部院一事終年
累月無人至臣之門納賄何由凡植黨者資其
助也數年以來人之齮齕臣者何限絕無一人
出一語以助臣植黨何在麻承勳麻承蕙納賄
之事今遍查承蕙並無此名昔年有麻承訓麻
承恩科道以參本兵田樂且下其人于詔獄送
法司矣當時未嘗及臣也今又以移誣臣耶展
轉駕空昭昭明甚麻氏與居相皆山西人也名

尚不真事寧得實乎楊應龍之誅總督有李化
龍巡撫有郭子章又有三省監軍御史司道等
官不獨一江鐸在軍中也鐸安能獨以其所積
之物越萬里而饋臣破囤之日文武將士有二
十餘萬人今具在可質問　皇上念陳璘劉綎
等功特諭到閣欲行封拜臣以為不可上揭執
止使臣嘗受其饋而許其封此時順旨而行最
甚便事何為諫止且此事蒙　皇上納諫如流
定于密勿未嘗經科道參論也王惟忠大奸賊

拿到之日臣票下詔獄好生打問招成之日復
票嚴旨着法司用心刑鞫詳供重擬今見在詔
獄必不輕恕與臣何親臣何嘗庇自臣入閣以
来並不曾考監生為中書今云受吳汝元之賄
考中上疏旨從中格此何年何月之事既無此
事何得謂臣授意同邑考官果得中式影響何
在也進士項鼎鉉考館進呈拆卷之時臣與同
考李戴馮琦等查對殿試卷子筆跡不同臣即
時上揭參退可謂至公該科之參乃在臣參之

後發覺者非該科也鼎鉉自請覆試久之不出
部覆降調臣何私之世豈有受其賄而發其弊
者乎孟宗文總兵廣東有無冒功臣不能知勘
在御史覆在兵部潘大復之陞遷與其辨復有
無與主臣不能知事在吏部其人皆在可以質
對不可以賄汙臣賈應元以侍郎家居臣未嘗
游揚其名彼老于仕途雖至愚人不應為臣揹
騙未預廷推尚爾汙臣若曾經推又當何似各
處礦稅內官參隨司房若有臣所用跟隨之人

豈無姓名臣家僮數人悉皆見在沈士問不知何人既有妻在可一鞫而明矣沈子木家于湖州於臣為同姓又隔府甚遠不為臣之姻親可知也指為臣黨者不過𩐋郭正域本中語耳同朝大臣何至以賄相汙其云天下章疏有關于臣者子木匿不以聞不知何人之疏何不一指其實也又言朝覲進表考滿官有送門生故吏有送夫往来交際自古有之臣素不以苞苴自汙人所共曉且交際與賄賂不同臣不能予人

奪人饋臣何為又言臣子泰鴻歸時用車數百輛臣一室斗大安所貯如許物用車如此用船當稱驛遞中可查而知也且居相臣門生之門生也嘗為外吏其朝覲行取時饋臣幾何居相不饋尚得此官臣不受賄亦可類見何乃受人指使而遽忘其身所經歷之事乎上有天理中有人心傍有鬼神古稱萋菲貝錦亦須稍依事實加以裝點說小成大何至為此夢語臣一意求去不與人分辨見臣不辨固易為侮當事年

久所任勞怨極多欲加臣罪何患無辭今稅務未罷缺官未補科道未選章奏未通儘足坐臣之罪何必更生枝節一官之為臣累乃至於此求一罷官之難乃至于此一日不去則忌臣嫉臣而魚肉臣者不休　皇上如有意憐臣則幸放臣如欲罪臣亦早正明誅以示天下幸勿久留不決為熙朝日增恠事人急則呼天呼父母臣急極矣　皇天最遠臣呼之亦當聞　皇上孔邇臣呼之猶未聞人之擊臣者既苦臣　皇

上之容臣又苦臣臣何所歸命垂死之人一切是非毀譽皆身外物忠奸清汙無足較擇惟願皇上早放臣出國門使朝端早就寧息亦畢臣報國之意仍乞將居相本勅下各衙門一一查勘臣罪若真甘受斧鉞如若不真亦昭公道之不泯此係柄世者之責臣無預矣臣無任驚惶隕絶痛哭俟命之至　六月二十五日上　七月十六日奉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

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
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官護送
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裏卿宜善
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

此係　聖上親手御批七月十六日下又
同日下歸德告老本准致仕賜銀五十兩
綵段二表裏差官護送馳驛去亦出　手
批　聖上最密紅本發下人始知也

人言踵至疏

奏為人言踵至朽骨難勝懇乞　亟賜罷歸以
救危苦仍勅併勘以明顯誣事臣經年乞身
皇上以趙志皐比臣臣之時非志皐之時也志
皐不得去猶可醫藥從容以至老死臣則不然
外難慘于外感內憤劇于內傷頃刻難居安能
待久疏至八十上乃古今希絕之事　皇上何
難一放而苦臣至此人臣求做官難求去官易
臣之去官獨難因不即去遂日增惡名大可悲

矣昨南道御史孫居相論臣姦貪臣具本略辯
今南科陳嘉訓又有疏至大抵與居相相同除
陳璘江鐸孟宗文賈應元王惟忠等事臣前疏
已具程守訓與王惟忠同一事亦不必再辯其
科道陞遷一節按舊例科道間陞京堂而無九
年考滿者近來多至九年部院議以京堂處之
此亦一時義起臣但依部院所擬耳何機械之
有臣當事任以公事來者宜與接見若指為密
謀坐晝奔走承順必絕人逃世而後可臣無私

黨誰不知之蓟遼總督蹇達會推起用乃合朝
公論當時無議何得以賄誣臣萬金之饋自川
江達鄞縣經萬里長途豈無一人指證張似渠
舊為臣府推官離任已久因其與達同鄉而誣
之為通實跡安在兵部所掌乃軍機大事用兵
之時尚書田樂蕭大亨豈無商確方將綏靖疆
宇何債帥之能堪而至為分贓之說無復人理
矣考察拾遺例無盡去陳用賓臧燿之留從衆
議也若以此等為賄何事不可横誣至于家僮

李四蠢然一物僅供奔走何所知識而能致人
之賄益令臣娓死暮夜之金古人亦指知于天
地未易與人分辨抑爭名于朝爭利于市臣如
貪濁必不固請山林所嗟束身修行至于白首
此言何為至于前是以自撾自責而傷厥死之
復甦也病廢之人久留長安譬之敗梗枯枝當
人門路有妨趨走宜乎指為不祥目為妖孽愈
久則愈增其怍矣臣氣息奄奄哀鳴絮聒惟
皇上俯賜矜憐拔之苦海遣歸丘隴無玷　聖
朝仍乞勅下大小九卿一一從公詳勘定議以
明公道臣無任剖肝瀝血惶悚悲號之至六月二十七日上

是時前疏未下故復有此

瀝血鳴冤疏

奏為瀝血鳴冤懇祈　聖明早賜裁斷以昭至公事臣忝塵掞路荏苒歲年碌碌庸庸無所軒輊惟此清修一念盟之天地鬼神誓不敢秋毫污玷仰累清時也乃被南京科道孫居相陳嘉訓以贓䥴臣臣是以痛死復蘇兩次臣求閒乞罷已非一朝若得由此廢黜正愜本懷何必更與辨論顧思立身報國惟此名節二字數十年硜硜砥礪而以無影虛詞一筆掃盡今天下萬

世謂　皇上在御而容最無耻之臣久尸寀勿其于　聖德聖政關係豈眇小一息尚存實不能含忍入地矣　九廟神靈昭鑒不爽　皇上英明照燭纖悉百官萬民決非盡昧本心公論具在要見語從何來事從何起賄遺過送有何實跡必宜廣加訪勘明結案獄若臣兩疏之中有半字涉虛情願寸斬以謝天下輔臣榮辱原取　聖裁斥逐誅夷悉惟上命及臣未死猶可早正國法以申永戒倘未必真亦當一為昭雪豈可使臣抱冤蓄憤為明時厲鬼乎況言官本有風聞之寬臣則急望覆盆之照　皇上萬幾雖煩不宜久稽此事也伏乞　俯垂鑒察將孫居相陳嘉訓及臣二疏亟賜檢發明布在廷大彰乾斷以昭法紀以白臣冤誣臣不勝束身負鎖憂惶戰慄之至（七月十三日上）

得旨回籍謝恩疏

奏爲謝恩事臣因老病不職致人釁誣奏　聖旨卿輔朕多年持廉奉公任怨任勞贊襄籌畫朕所鑒知公論亦自難泯何須以人言求勘卿求去之疏至八十上朕心惻然情詞愈懇何忍勉留准給假回籍調理以明卿昭雪志意着差官護送馳驛去仍賜路費銀一百兩紵絲六表裏卿宜善攝痊可之日撫按具奏召用該部知道欽此臣喘息聞命悲喜並集即于私家恭設

香案扶掖望闕叩謝外伏念臣僅有朴忠毫無裨補心力空盡齮齕滋多　聖恩每賜以保全造物愈增其憂患是以束身竢罪瀝血懇祈疏自厭其頻煩意已擁夫碎裂猶蒙慈視特允養痾寵以絲綸溫渥之褒加以金幣焜煌之錫復遣官而將護兼給傳以安行是　皇上至恩不惟出臣于死中猶欲比臣于人數天地不足以喻覆載父母不足以喻生成臣所以涕泗橫流而不能自禁頂踵誓報而猶嫌其淺者也尚能視息率群動以謳歌如即溘捐揞他生之銜結臣不勝感戴之至緣臣病未痊可不能詣闕謹具本奏謝以聞 七月十六日上

南京吏科陳嘉訓一本奏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勩籌畫茂著勛勞陳嘉訓這廝掇拾孫居相之唾語朋謀汗衊大臣好生奸比可惡本當拿究處治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不許朦朧推陞若再有以無影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南京福建道御史孫居相一本奏

聖旨元輔贊政多年平播驅倭勛勩籌畫茂著勛勞孫居相這廝雖以言職論事不思存惜國體何乃誣衊大臣至此以致辭辨不休好生逞臆任肆本當重處姑且罰俸一年再若有以無影虛詞淆亂國是的重治不宥該部知道 七月十七日發

俱　御筆親批

餘忠疏

奏為竭愚慮以獻餘忠事臣以老病得請行當遠離感念隆恩報答難盡自古人臣去國皆有惓惓餘忠獻于君父臣雖技殫智憊無可仰裨然微息尚存寸丹自耿追思夙昔已吐之言猶可掇拾以備採擇何忍以區區芹曝遂置不獻也仰惟　皇上英謀睿斷超越古今誠非群臣敢望乃一二新政尚未慰于人心意者視天下事以為無足關　聖衷視天下人以為無足當

聖意乎積疑成玩積玩成弛積弛成弊今亦蠱極宜飭之時也臣請略陳梗槩惟　聖明垂納焉　皇上深居九重所以通上下之情惟章奏一脉耳今疏者不盡見報報者不盡及時吏部推陞寢閣尤甚以致外庭觀望横生猜疑臣願皇上無復留中朝上夕報明示當否俾臣下有所遵奉施行國事幸甚國家設部院大僚率屬分猷不可缺一今南北九卿僅止數人甚至合署空虛經年借代者太宰中丞關係至重尤不宜久虛臣願　皇上補大僚之缺于廷推中遴選才望者而亟點用之國事幸甚科道為朝廷耳目糾察官邪振起事功不可少也今缺人太多臺中尤甚內外差用極其不敷而行取諸臣則經年待命空積于不用之地非設官分職之意臣願　皇上下考選之旨以濟急差以廣耳目國事幸甚昔人謂使功不如使過為懲創深則德慧進也今註誤諸臣一經遷謫永無陞敘錮人于　聖世惜才之謂何臣願　皇上起諸

廢滯慎加甄別而責之以後功國事幸甚獄罪民命所關一有冤濫能傷天地之和今逮繫流放之人推情議法不無可原冠蓋章縫尤足憐憫臣願　皇上廣泣罪之仁熟審朝審及天下伸理等疏察其矜疑而開釋之俾囹圄空虛國事幸甚京師密邇胡虜外患切膚近年所恃區區市賞耳今虜王病三娘子老耽耽其視而樞庭少人戶曹無餉一有緩急以何支吾臣願皇上念邊事之重多補樞臣并勑計臣治餉邊

臣治兵輦國家之門户國事幸甚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礦稅已撤而稅猶未停夫天下財力止有此數盈于稅課則縮于正供無怙乎敲朴日繁而蕭條日甚凛凛乎有群起為盜之憂也臣願 皇上軫小民之窮召還中使而以理財之計一責之户部國事幸甚王道本乎人情聖王必加體念今差滿多時而不得代白首郎署而不得遷羈旅都門而不得補謫徙邊徼而不得還困頓拂欝人情何堪臣願 皇上體群

下之情咸與甄適毋令菀結愁憤以干和氣國事幸甚語有之多藏者厚亡聚財既多罕能善散今内帑之積充滿衍溢聞之四方非為美談播之夷中尤滋隱患夷性貪鄙能無生心臣願皇上時發内帑或餉邊或助工或備賑使天下聞散財之名而絶覬覦之心國事幸甚國家初造燕京永樂辛丑三殿成而輙灾因循勿議直至正統辛已歷四十年而始成營造之難如此今水衡無錢諸帑交匱畿輔内外無復中人家産可供舖商之役號泣流徙誰與守國臣願停殿門之工寛展歳時俟財充力贍而後圖之國事幸甚至于經筵日講諷詠詩書穆清閑暇可以怡 聖情聞見弘多可以恢 聖智 皇上宜增補講官以資啟沃其 皇太子福王睿齡正茂尤宜及時進修瑞王今亦長成可以及時出閣王雖精粹功在琢磨書曰念終始典于學一日學則有一日之益此尤臣切望于今者也臣荷高厚之恩子子孫孫無能為報惟 皇上

采臣餘忠則紀綱復張政事復舉天意可回人心可收疆場永固宗社永安臣雖去國猶賢于留臣言止矣自今日以往殘喘苟延歌 帝力于耕鑿隆恩未報祝 聖壽于華嵩臨跡哽咽不知所云

擬疏

奏為 聖斷至公萬世莫易臣罪非小百譴何辭敢因人言上瀆以彰 聖德以清世運事方楚事之興也其時臣被郭正域叅論惶恐待罪本發閣票節奉

聖旨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于今三十餘年發覺来奏且夫主訐奏其妻証見豈可憑信欽此此次輔沈鯉奉 諭擬票臣無預也及禮部行勘本發票節奉 聖旨楚藩訐奏事情年遠無據譬

口難憑非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與彼處撫按啟王安心整理國事欽此此三輔朱賡奉 諭擬票臣無預也煌煌 聖斷二臣欽奉而行之措之天下誰曰不然虞書贊虞帝曰帝德罔愆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楚事既無憑據縱使可疑不失為疑而安得據抵于法 陛下以片言定楚不絕 高皇帝一枝親王四海歡頌向令此說遂行則楚王當誅闔宮當滅頸血而殲夷者未知其數矣至于作亂

殺官又是一事不憫天下之震動不憫國法之凌夷不憫重臣之非命而徒為亂宗憫乎哉地方之事惟地方官是責巡按吳楷非臣親故也趙可懷被殺 上亟遣梁雲龍代臣與雲龍非親故也薛三才臣鄉人臣安得獨薦之 天子而下有親王又下數等而後為諸宗尚書者天子最大吏出鎮專制行 天子之法者也親王可誣乎尚書可殺乎皇槓可刼乎焚殺可肆乎逆榜可張乎當亂起時按臣正在出巡布政

薛三才委曲開諭諸宗似得處變之道然撫按職司風紀一聞地方凶危奏報不得不急正如民間倉猝火發或竭力救援或群呼救援總期撲滅而止若僅以身救沓不叫呼設致燎原誰執其咎比奏報到日奉 旨會同部院題奏者無不經温純之手其時都給事田大益御史楊廷筠金忠士南京給事儲純臣御史朱吾弼等皆疏請戡變而吾弼等疏有難拘常法之議鳳陽巡撫李三才揚兵上江亟赴楚難諸臣多與

臣相左或曾論列臣者謂皆徇臣之意豈情也哉說者疊疊以楚宗坐謀反為冤諸宗縱無反意不無反形所司雖以狀聞未以反治撫臣梁雲龍胡心得按臣吳楷行布政辭三才等多官研審別為五等以上疏云為天下勦兇逆則有不得不正之典章為　朝廷篤宗盟則有不能盡行之國法是撫按司道等官原未嘗坐諸宗以反也疏入下刑部尚書蕭大亨都御史溫純大理寺卿鄭繼之同府部九卿科道會議題覆疏云止坐以刼殺之條則吞舟不無漏網徑擬以反逆之律則出柙尚未張牙又云法所不敢赦者為　國家殄亂賊法所不敢盡者為　天朝念宗潢是三法司府部九卿科道等官原未嘗坐諸宗以反也臣一貫臣鯉臣賡依按而票所扳二等一人乃從中發　聖意淵深必有定據又命該部備細刊行天下宗藩及各省直軍民知悉是　陛下原未嘗坐諸宗以反也使以反治則預亂諸宗有一得免于戮者哉今奈何

以反治諸宗為冤且必欲殺臣以謝諸宗也臣在閣之日誓不欲傷言者之一毫去國之後尤不敢對言者以半喙前此竊念會議諸臣皆在朝籍刑部須刻招擬天下共見共聞私謂一線公論終難泯沒年來當事諸臣多半去位英賢輩起事非親歷即有部招或未經見向有指臣為賄為黨者臣伏在草莽絕不置辯日新一日年盛一年適且不論根由不查歲月呼牛即牛呼馬即馬百計陷臣臣一人何足惜將何以信青史昭示萬萬世乎臣昔侍養在籍絕無所緣誤蒙　簡用擢不立黨見星而入見星而出座無清淡之賓各衙門無一往来之帖則黨臣者何人性非好賄賄從何入稍有實跡寸斬不辭蓋臣之貪不貪于人之黨不黨可見而臣之黨不黨于人之救不救可見也向正域囑臣同心覆楚臣謂遼王有不赦之條張居正死後遼太妃訟之尚有斬棺戮尸之旨天潢之事臣下豈可輕預苦口相勸不意正域即以臣為劾此臣

與正域相失之故也隨有妖書之事　上得東廠奏痛天性之恩不明于天下最甚悲切有混淆庭闈宮禁離間父子兄弟誣陷大小臣工一網打盡之諭日夜欲得主謀之人　上又恐東宮驚駭自作諭召　東宮而泣既而諭臣曰是舉也可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時臣等亦嘗疏祈寬刑以防羅織既而了大獄於一豎子皦生光之身中外咸安自謂無憾顧雷霆之下能無震驚長安巡徼譏

察其職令皆織以為臣罪臣死不服也鯉屢疏求去臣累擬温留惟　皇上允臣歸亦允鯉歸而臣之為禍始甚臣始終疏揭具在可覆而按有一語短鯉者乎　皇上不將心鄙臣之為人乎臣以至愚極陋之夫備員政府有年無一善狀可助　聖德而私心謂弭楚亂定妖書二事陛下雷霆之斷與雨露之恩並行不廢誰可謂非　大聖人作為故因人言逼迫稍為闡揚又恩　祖宗設立科道原許風聞言事諸臣先與

正域同事極意羅織臣者不過一二人其餘諸臣皆得自傳聞人言楚宗以反誅即謂反誅言楚宗以寬禁即謂寬禁謂刼皇摃是搜書即謂是搜書謂殺巡撫無死法即謂無死法不覩法司前後鞫審之詞不顧　皇上親自裁斷之旨過聽有心之隱謀誤謂無心之公論言雖失當委無成心臣始終不敢一一置辨也伏乞　聖明裁斷臣愚不勝幸甚

疏雖成亦終不上

敬事草十九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沈一貫撰一貫有易學已著錄是書乃其歷官所上奏疏揭帖始於萬歷四年正月初充講官迄於三十四年七月以大學士乞休一貫當國頗爲清議所不滿如明史本傳所載楚獄妖書二案所不待言卽京察一事集中深自辨白然終無以解免於物論也本傳稱一貫位至建極殿大學士據此編所書銜名乃中極殿蓋史家偶異詞云

内閣奏題稿十卷首一卷

〔明〕趙志皋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順治七年趙世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内閣奏題稿十卷》提要

奏題藁序

余承乏内閣凡十年于茲尺寸靡樹幸上諒其無它始終霞露之第筋駑而緩驅策不前浸浸疾作矣於是探筒中自受事以来凡密奏及登對諸稿隨日月詮次之成帙呼兒輩近榻前手授之曰余蒙上拔擢至今日即捐糜無以報然一念靖恭之忱有斤

斥不敢曰昔自暇豫者小
子識之夫入告出順書有
明徵子輿氏不足夫人適
政間蓋有味乎其言之已
我
朝故事閣臣以備顧問贊

機密余自惟庸劣不克稱
塞
明命是懼顧
上自靜攝以來英明獨運
淵衷莫測毋所闚其造
膝即一言一意無不仰給

楮頡達之至於票擬有當
否而得之中官口傳機宜
有閱失而申之諫臣力
諍要必披瀝以請詢謝
而行請之有得有不得也
行之有知有不知也或抽

思於丙夜或裁卷于刻期
事求核不求文理求明
不求多期以盡吾職竭
吾心而已雖於嘉謨無當
而格心之道未聞紋籌
馳不遺餘力矣余嘗竊

已亟恐一旦先狗馬填溝
壑廉鍔藉此以瞑目乎
小子識之兒恐請曰大人
受
命篤弼夙夜在公披心腹以
報

主上其藏之掌故者班之可
放鏡已剞墨之子請刻之
家塾以示後世使毋忘總
余領之遂題其端如此
時萬曆庚子春王正月
也

奏題稿目錄

卷之首

請尊史職
救劾內閣儒臣
疏請保護 聖躬

卷之一

初辭新命
再辭新命
請點正推

題寧夏兵變
答諭擒獻史宿不宜賞敘
答諭寧夏兵變並陳時政
恭進衛生二歌疏
請減雲南例金
請御朝視講
題正人心定國是
題庶吉士月考關防疏
蕩平宣捷請視朝

平臺召對紀事
請發留中章奏
恭進經文書鑑講章
請冊立東宮
卷之二
再請冊立
三請冊立
引年乞休
再引年乞休
辭寧夏加恩
再辭加恩
卷之三
初辭玉牒加恩
再辭玉牒加恩
三上引年乞休
請止封慶府
答　諭封事
再催行取言官

暖閣召對紀事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卷之四
題減織羊絨
題邊功爵賞
請錄用罪廢
奉　旨擬撰殿試策題
四懇致政
請減織造
謝　御札
請復建文年號
再辭甘鎮恩命
定國是並留冢宰
請發章奏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再救降謫科道部屬官
卷之五
辭甘鎮大捷加恩

弭變修省疏
請下行取疏
災異自免
火災再請自免
請緩織造
再疏乞休
引疾求免
五懇放免
乞振朝綱

請親賢遠
請允命推冢宰
救曹御史
請免詰屬國本

卷之六

請補冢宰兼催行取
催點冢宰
奏辯東事
恭進大禮傳帖
修省實政
謝聖諭
火災歸政疏
十三疏請罷
請行大禮
請復常朝
請補本兵
再催補本兵
請設監軍撫臣

伸救楊尚書
謝聖諭
恭進經書講章

卷之七

請行大禮
請儲邊材
催行大禮
再催請行大禮
三次催行大禮

因病辭俸
催用閣臣
再疏催用閣臣
三疏催用閣臣
進呈　訓錄
陳議東事
答賀　聖諭
四懇罷斥

卷之八

考察自陳
揭罷礦稅
請罷礦稅
揭罷榷稅
二十乞休疏
三辭東事璽恩
請停刑救曹御史疏
救曹御史揭
謝賜蟒衣疏
五辭恩廕

卷之九

請冊立疏
再請冊立乞休揭
請舉大禮推閣臣行取乞休疏
四請冊立并乞休疏

卷之十

請冊立揭
乞休疏

辭俸疏
再辭滇南及朝鮮加恩疏
臨終遺疏
永訣遺言

溥生己亥時方襁褓而
先文懿于辛丑捐賓客在
神廟朝一德交孚十載勳業未能親炙休光捧誦奏
疏感慕都俞吁咈之遺風誠明良盛軌也憶
先文懿宦故京邸疏稿不復全存非廣搜博覽之
上未易誌其梗槩無異乎從信錄法傳錄諸書
有失載記謬謂 先文懿之致政生還也可不
審哉溥雖訂其訛猶謂文獻尚存終歸正史何
期甲申之變典故散軼此時若不表著恐致失

傳不得不將奏稿十冊中關政體重大者肖為
纂輯僅存十之三四以俟
翰史採擇焉庶于 先文懿貢績不歸淪沒而史
氏紀載不為傳訛之所惑于 祖德
國史未必不無少補云
順治庚寅春世溥百拜書

內閣奏題稿卷之首

孫世溥重梓

請專史職

萬曆四年十月十五日謹
題為懇乞
聖明專史職以全曠典事該翰林院編修張 奏為
懇乞
聖明申專史職以光新正事內稱史職久廢要將修
撰編修檢討日輪數人以掌記時政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禮部議覆儒臣輪直史館紀錄時事
即古以著作郎兼紀注之遺意似為可行奉
聖旨是欽此臣聞之不勝踴躍鼓舞以
皇朝二百年未復之曠典一旦舉而行之是誠我
皇上英明神斷酌見此典為關君德繫國是定天下
萬世之公論亟宜蚤復特
俞所請然臣有一得之愚敢為
皇上陳之夫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
觀故得直筆以取信於後世今職無世掌矣而唐

宋之制猶為近古天子御正殿宰相入殿議事起居郎舍人皆得隨仗記之退而百司庶府之政亦得直書備書類送史館撰述為未有以宰相與其事者防僥倖也今觀所奏欲以史臣之所紀錄者送閣臣裁定然後藏之秘府夫今之閣臣即古之宰相也史臣掌記時政即古起居注之任也與今史館纂修據諸司之供報送
先朝之遺事者不同方今
聖明在上内閣大臣竭忠盡慎秉正奉公屬之以裁定之權史臣得以據其實而書之無忌然臣恐法立於前則必相沿於後萬一他日有非其人者居於其位其所為既多乖方而其權又得以制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遂將有掣肘而不可行者行之不變其勢必盡歸重於宰臣而史官遂為虛設如唐時有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有建令宰相撰時政記以迷眩千古者可鑒也臣嘗考之宰相亦有監修之職蓋其紀注已畢授之著作乃命宰相一人監修之然惟檢點其勤惰而已不使其

事今日之事臣願
皇上命閣臣於儒臣内精選心行正直學識精純通達治體者數人輪直史館月據所聞見書之序次分卷標題其上倣古起居注收藏之法待至他日纂修分曹撰次乃命閣臣總裁并置副總裁之官校輯成書如今日已行之典必如是斯不失設史官掌記之本意史職舉而公是全矣若曰史官職卑非有人以總之則事未易就緒臣以為此在得其人與重其任耳夫重其任則責有所歸得其人則事自不苟譬之六科其職與史官等耳所司封駁其任亦匪輕也然皆科臣各主其事而不設官以統之者專其任而使得以行其志也今既委以掌記而復有裁定是分其任而奪其志不使盡其職也臣竊以為未便如必以為不可臣請選大臣有德望不當事任者一二員總其大綱則上有統緒而下無掣肘庶幾兩得之矣夫事貴慎始其始之不慎則其終遂成而不可反此臣所以忘其愚昧而汲汲言之也伏乞

勅下閣部大臣再加酌議倘以臣言爲不謬而俯從之亦或有裨於美盛之典而可以行之永久矣

救劾內閣儒臣

萬曆伍年拾壹月初叁日謹

奏爲懇乞

天恩矜宥狂直儒臣以光　聖德以培士氣事近該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各爲大學士張居正守制事具陳言仰蒙

皇上留中未下連日以來外情洶洶頃聞

皇上震怒罪譴莫測職等竊見居正受

先帝顧託荷

皇上委任其一時去留誠　國家倚重有不可遽離者不期近遭父喪居正以父子至情再三陳請

皇上以　社稷大計委曲慰留乃若　剳諭頻繁中使絡繹凡在大小臣工孰不歎誦况于居正何

所銜結故欲勉遵

詔旨則有不得盡之情欲力請終喪則有不忍去之義所以兩情交切未敢遄歸遂致衆論紛紜不能盡諒且　先朝楊李二臣止以不得守制而今日居正所處至于不能奔喪事體非常人情創見故

中行等偶有感奮卽行陳瀆徒知守書生之見欲
明萬世之綱常豈思爲　社稷之圖自有一時之
權變卽加嚴譴亦復奚辭但職等察其詞雖若激
志實無他盖亦仰體
皇上任賢圖治之心俯原輔臣忠　主懷親之念欲
求兩全之道以解四方之疑此其設心似亦可原
者矣且　國家以爵祿慶賞奔走功名之士以忠
孝廉節培養正直之風故士氣不可一日不伸人
心不可一日不正比年以來

聖主在上法紀修明而風會日流士氣甚弱每遇大
臣去就輒相率保留習以成風至于綱常風化大
義所關則恬不加意有士若此　國家謂何故職
等以爲二臣越職狂瀆之罪固不可逭而遇事敢
言之氣尤所當容盖非獨爲二臣計也所以爲士
氣人心爲士氣人心所以爲　社稷也語云平居
無犯顔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今
當此委靡卑弱之時而復無優容培植之意職等
竊恐士氣將益不振而臣工以言爲諱異日　國
家有大利害有大奸慝誰肯爲
皇上言者乎職等又查得居正在
先皇朝兩因言官建白得罪俱手疏力救士論翕然
稱之然則今日二臣之狂言不過儒生守禮之常
談在二臣固未敢有詆誣居正之意在居正亦豈
有盡非二臣之心倘二臣因居正而得罪則居正
之心必有所弗安居正之心弗安則于
皇上眷留之恩亦終有難于仰承者矣職等用是僭
于　天威懇乞　聖慈擴覆載之量　寬斧鉞之

誅將吳中行等　特賜包容或　薄加懲創豈惟
人心士氣有所維持而居正忠孝之心且安
皇上聽納之美益光矣職等無任悚懼祈望之至

請保護　聖躬

萬曆拾柒年伍月初陸日謹

奏爲披瀝悃誠懇祈　明聖慎保

聖躬以介萬年以衍靈長事臣草茅賤士荷蒙

皇上恩寵叨居侍從尋歷卿貳二十年爵位之崇祿

養之厚有捐軀所不能報者竊嘗爵祿恩寵之[illegible]

私蓋自有此身以來而

皇上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則此身非臣之身乃

皇上所賜之身也愛其身而不知愛其君之身天地

間之罪人也然自古忠臣之愛君須其君曰萬福

曰萬壽天保諸詩可味也愛君而不以古人之心

爲心非真能愛君者也臣不敢也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惟古帝王之御天下能以天下重其身

爲上天之眷命爲下民之共主爲祖宗紹鴻業爲

子孫垂丕基九重端拱非以自逸也有逸欲之戒

焉萬方供獻非以自侈也有耽樂之戒焉冶容麗

色伐性之斧斤也有荒淫之戒焉崇飲酣歌迷心

之鴆毒也有沉湎之戒焉夫是以操存內固血氣

順軌精明堅實壽考無疆矣周公爲成王作無逸

述商王不敢荒寧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

厥享國長久者蓋此意也臣近歲以左諭德少詹

事侍　朝講恭覩　天顏和粹　聖體康強退而

私相喜曰真　萬年之令主也今年三月初於邸

報中見鴻臚寺捧出

聖旨朕近因動火免朝四月中又見大學士王錫爵

疏奏

聖旨覽卿所奏悉見讜言但朕自去年以來動火頭

眩輒不耐勞煩欲以靜攝非安逸怠荒臣伏讀之

仰見

皇上虛懷納言敬德慎疾臣惓惓之所願望者然私

心竊有疑焉

皇上春秋尚盛精神從旺稍有不和一養旋復何自

冬相延至今也臣謂人身之有水火猶天地之有

陰陽心屬離爲火腎屬坎爲水水宜升火宜降此

水火既濟之理也善養者清心寡慾俾腎水有餘

自然上升制伏離火生津生液而君火常住不善

養者徇情縱欲致腎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心火
爲眩爲暈而邪火盛行今奉
旨入稱動火臣私心求之得非九重之內可以自
肆將逸欲而不之儆乎 萬幾之暇欲以自娛將
耽樂而不之節乎嬿婉在側而衽席之愛不能自
割乎聲樂在御而麴蘖之好不能自克乎有一於
此皆足以損眞伐和耗傷元氣夫元氣之在人猶
木之有根水之有源也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
人傷元氣則精神短少軀體孱弱致疾蓋有由矣

伏願
皇上念 天地 祖宗 子孫人民之重思古帝王
逸慾耽樂荒淫沉湎之戒惜元氣之不可傷而於
宮中娛樂燕褻視之若花鳥水石然以寄一時之
興行之有節而不沉溺守之以禮而不放逸則外
耗既除內體自固元氣常足而邪火不攻
聖躬自爾清泰夫苟爲不然則攻取者衆存養者微
如火之爍金也如斧之伐木也良可畏哉年不可
恃時不可失願

皇上當此富盛之年而調燮以培之則爲力也易若
他日斵損之後而藥石以扶之則爲力也難此在
皇上深思而力反之爾宋臣蘇軾有言曰人生之所
好者逸慾而所甚好者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
庶幾必信臣願
皇上信臣之言而已臣又惟養身莫善於寡慾必先
於淸心然人心必有所寄寄於嗜慾則念茲釋茲
在嗜慾寄於存省則念茲釋茲在存省語云日親
日近日遠日疎此有所寄之說也

皇上當何所寄哉宋儒眞德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
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臣願
皇上日臨講幄常御經筵與二三儒臣講究義理退
則將所講經又復玩而詳繹之務求必得于心則
此心寄於學問而他念不足以入之矣又願如常
視朝數 召三公九卿於便殿商確庶政退復將所
上章奏偏閱而深省之務求必察其故則此心寄
於治道而他好不足以奪之矣 內廷之中非外
臣之所得與又當擇其內臣之忠謹者給事左右

以侍旦夕之起居以護燕閒之游息取其緘善規
過察其導慾獻諛由此自朝至暮必警必戒無以
內逸妨外勞無以十寒勝一暴自然 聖慮日清
嗜慾日寡 聖躬無不強固矣非天下臣民之幸
哉臣待罪南都實叨近侍願獻忠於
皇上久矣祇以官非言責而匡扶 朝政指陳時事
則大小臣工前後臺諫俱已言之臣何敢復瀆
天聽至於保護之義臣實與有責焉而一念忠愛之
心耿耿不容以自已也夫言及

乘輿則畏禍者忌事關
宮壼則遠嫌者疑臣願不畏斧鉞而冒言之臣之罪
也然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賴
焉臣乃直披肝膽而力陳之臣之愚也舍其罪以
取其愚臣之所大幸也惟
皇上垂擇焉臣無任祇慄祝願之至
旨卿奏知道了

內閣奏題稿卷之一

初辭新命

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七日謹
奏爲披瀝愚誠辭免非常
恩命事臣於萬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接到吏部咨
奉
勅趙志皐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張位陞吏部
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着差官行取馳驛來京俱
入內閣同家屏辦事如勅奉行欽此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惟輔相之職實爲台鼎之司佐
天子而膺股肱之任秉機務而受阿衡之寄天工
其代人望攸歸自古論官必先擇相或疇咨於廷
或旁求於野或採其聞望以樹表儀或資其謀猷
以圖經濟方今
聖明御宇亶稱極辨之朝俊乂在官咸抱太平之略
豈乏良弼何有微臣伏念臣才本庸劣數復屯奇
歷官詞林中遭擯黜自甘廢跡將以終身伏荷
皇上御乾持之 英斷復以 洪慈詞毀庇尚可復

全而收之陶鑄念疲駑猶堪驅逐而策以舊途前
後兩任成均愧師儒之弗稱南北均爲銓貳慚衡
鑑之靡持方虞譴責之孔加詎意　簡掄之繆及
既匪符於夢卜又豈協於人情茂有徵長寧堪大
受忝聯容勿何以備顧問而代　王言出納機衡
何以效彌綸而襄　帝業捫心揣分應貽負乘之
羞度德量材難免覆餗之懼伏望
皇上俯鑒悃誠非由矯飾收回　成命別簡忠賢容
臣仍以舊職供事銓曹庶政本益重邦家有光而
微臣亦得以安其分願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
至奉
聖旨卿性行端醇學識宏邃政本重地特茲簡畀宜
殫竭忠猷以賛化理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辭新命

九月二十一日謹
奏爲再懇
聖恩容臣辭免　特命廷推以昭公道事該臣先爲
披瀝愚誠辭免非常　恩命事奉
聖旨卿性行端醇學識宏邃政本重地特茲簡畀宜
殫竭忠猷以賛化理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即
當奉　命入閣辦事仰答
聖恩萬一顧臣尤有跼蹐不安之情前疏所未敢遽
陳者思得　祖宗定制凡閣臣及吏兵二部尚書
員缺吏部會同九卿六科十三道廷推請
旨簡用今
皇上特聽輔臣之薦謬及於臣忝皐臣　實惶懼不
勝且臣學術迂踈才識短淺若今日受
命不辭而他日奉職無狀則上累
皇上之明下負輔臣之薦外既慚於公議內實愧於
自知臣之罪益不可解矣伏願
皇上念閣臣非庶職之倫廷推爲　祖宗之制容臣

辭免仍守舊官更　勅九卿科道等官照例會推
別簡忠賢以克任使以昭公道庶舉措當而人心
服矣臣無任激切仰懇之至奉
聖旨卿學行聞望朕心簡孚豈必廷推乃恊公論宜
遵命入閣辦事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點正推

二月十四日謹

題今早文書房官李文輔發下票本內有一本吏
部尚書陸光祖等謹　題為缺官事推陞堪任湖
廣山東按察司副使正陪共四員江西布政司左
叅議正陪共二員江西按察司僉事正陪共二員
俱蒙
御筆欽點第二員名既蒙　欽點夫復何言然臣竊
思之本內推陞官員與尋常推陞不同　國家舊
制凡吏部科道一司人才黜陟一爲　朝廷耳目
與部寺諸臣不同一年止陞二次俱於春秋二仲
月舉行謂之年例素有才望者多留內用稍挂物
議者以漸外補此
先朝立法操評品之權爲駕馭之術俾吏部科道等
官有所檢柬而吏部科道等官亦惟忌憚此年例
耳臣看本內推陞皆係劣轉非爲優擢所以不及
部科者以部科近被黜降之人也今
皇上合四御史盡黜部臣在部臣以得陞爲幸在御

吏則以得免爲幸矣且使吏部之事權不行無以

彈壓人心也　欽點巳定臣豈敢言但臣備員輔

臣職司擬票有所見而不言臣之罪也伏惟

聖裁

四月十三日謹

題昨晚兵部尚書石星接到總督魏學曾書揭并

延綏總兵密揭爲叛賊哱承恩陰遣人勾引套虜

爲外援致套虜入來寧夏城外住巳助玉泉營之

戰勢甚猖獗夫寧夏鎮城後倚賀蘭山前臨黃河

孤懸塞外與虜僅隔一水內賊據城以叛外虜又

來應援則寧夏之城恐非中國之所能有也寧夏

介在東西六邊之中寧夏一失則東西各邊勢相

隔絕而虜騎時衝斥於其中各邊恐無寧日而內

地甚爲可慮臣見書揭夜寢不寐秉燭具草述陳

危急伏望

皇上亟下兵部速行總督魏學曾議處將有可任聽

其選取兵有可用聽其調發一切隨機應變且聽

便宜行事務期內剿叛賊外退强虜使賊虜之勢

不合則寧夏之鎮城可完而邊鎮可以無憂矣

部尚書石星見叛賊久據虜騎復侵欲自請

兵以往念套虜皆中國撫夷或宜以　朝廷

或誘以市賞厚利令其解散如必不然則督率各
鎮調兵使之力戰此星一念忠勇之心不遑寧處
者也又總督魏學曾疏　請盟莱銀三千兩以資
犒賞此何裨於纖毫之用哉語云軍無賞士不往
今該鎮調發旁午之際厲兵秣馬之時若非錢糧
稍充何以鼓舞士氣更願
皇上念事在燃眉仍發帑銀數萬兩以充其費以作
其氣此臣汲汲之私也再惟士宜激勸兵貴先聲
更祈

皇上軫念邊情重大聲息緊急特　降勑諭一道奬
勞臨陣將吏另發帑銀萬兩散給各鎮調兵以激
勸士心卽著兵部行文馬上傳示及令徵選慣戰
各將調發邊腹精兵及募義勇敢死之士數十萬
不日會集寧夏務期勦滅以寒反賊之膽臣等書
生未閑軍旅僭陳一得之愚仰賛　廟謨萬一統
希
聖裁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

答諭擒獻史酋不宜賞叙

五月十四日譯
題今早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諭問史酋是虜
王擒力克擒獻來的如何文武大小官員都叙功
次夫史酋原係降夷受　國厚恩因十八年率衆
逃回屢犯邊塞宣大督撫爲虜王東歸之後欲修
好通貢求復市賞拒之不可許之無名乘此機會
責令擒獻史酋方許貢市夫史酋係虜王兄弟安
兎之親極力蔽護因此該鎮督撫等官多方計議

差通官通丁往復於虜帳中反復說辨示以不擒
史酋則市賞決不可復㗖其計擒史酋此虜之恭
順可嘉而督撫之心力旣竭與各員役之勞苦俱
不可泯隆慶年間俺荅擒趙全來獻夫趙全中國
之叛賊也與史酋爲虜王之親不同彼時猶大行
敘賞今日之事若不敘賞何以酬勞而邊臣氣阻
矣李村未奉　兪旨何敢擅擬竊念邊疆有事之
時正當用人之際又經多官保薦倘
皇上肯俯順輿情令赴軍前聽用果能出奇殺賊或

令以功贖罪如若無功則其罪固在也冐昧具陳

伏惟

聖裁臣等無任惓惓

答諭寧夏兵變並陳時政

五月十四日謹

題今早該文書官李文輔口傳　聖諭詢臣等以

寧夏之事臣等仰見

皇上軫念邊陲至意又思寧夏兵變以來凡有章疏

奏　上不踰時輒發擬票又　兩勅將士以安其

心又不靳帑銀數十萬以充軍費

皇上雖處深宮念切西顧臣敢不具悉以對臣惟寧

夏之變其始藉口撫道刻削致壓

明旨撫安謂可誨化不崇朝而底定也不意逆賊謀

益狡猾勢益猖獗迄今三月未下此殆不可不深

爲之慮者夫變起於降虜哱承恩父子蓄謀已久

待釁而動自始事以至今日其謀若有成算其舉

動皆有次第其勾虜援也出婦女以誘之厚金帛

以賂之其嬰城而守也密遣奸細以招集松套二

虜志在藉虜勢以據寧夏寧夏一失即犯靈州靈

州一失即窺關中據關中以臨河之南北可建瓴

而下也其詭辭而求撫出賊首以獻也蓋欲緩我

師以傒各虜騎之至昨兵部接得陝西巡撫洪思孝書謂松奎二虜因哱賊父子遣以重賄與飲血酒鑽刀下爲盟各領兵馬到於寧夏城下不知其數紛布徧野我師雖已過河屯劄城外然因虜騎之集防其夾救不敢攻城又屯住已久粮運艱阻師老力疲勝負難必臣又先聞之逆賊造爲妖妄之言謂胡運當興以鼓惑衆志倡爲不道之語大犯忌諱以搖動人心此其志誠不在小本兵調度於中殫竭心思總督戰守於外畢盡智力

皇上爲天地神人之主係中外華夷之望乃今深居九重漫視不顧節經奏請　視朝俱未奉　旨允行今當邊事孔棘人心皇皇臣等若再不言是臣等順非從過輔導無狀也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即　出臨御　召兵部并大小臣工面定大計必討此賊則　天威所震迅如雷霆

天語所加疾如風雨人心有不鼓躍而將士有不百倍振厲者哉譬如家有外侮必須主人奮迅率衆捍禦然後心力齊一鼓舞向前又如太陽一出萬方快覩魍魎魑魅自然潛消臣又惟今日之所可憂者不特一寧夏爲然變異屢形災荒迭至閭閻匱乏帑藏空虛賦役繁苛民生憔悴人人有思亂之心在在有覬變之望西北各鎮虜兆情形東南倭奴已報入犯天意人事一時湊合豈爲偶然大有可慮

皇上謂主宰之廣大足以制馭　法度之森密足以束縛哉不然也變亂常起於承平消弭必由于儆戒今日之事格天心挽人事在

皇上一念之憂勤而已若臣等有力所當爲之事自與諸大臣[illegible]而行不敢不竭其愚以負

皇上之委任臣等無任激切仰望之至

恭進衛生二歌疏

七月初八日謹

題近日恭遇孟秋　太廟時享奉

聖旨朕切念孟秋　廟享重祀罔敢安逸近日以來溽暑蒸濕面目發腫行步艱苦不能成禮命官暫代其分獻陪祀執事等官以體朕心倍加敬慎勿得怠忽其餘朕知道了欽此臣等竊念當伏熱炎蒸之際正

皇上端居靜攝之時日惟倡率臣工勉修職業未敢

輙有陳瀆以凂　清嚴伏惟人臣事　君猶子事父母多方敬愛多方調護務求志意愉悅身安體舒保養太和多福多壽固忠臣之願而孝子之心也凡有所見聞可以竭力盡分堪爲奉養之職者宜無不至况傅之德義保其身體尤輔弼之職而開導必先者乎臣等日檢方書訪求調攝諸法偶得唐賢孫思邈宋儒眞德秀所爲衛生二歌見其切於日用簡易明白雖無精深微渺之論可備聲省頤養之資臣等聞昔有野人食芹而甘曝日而暖者思欲獻之於

至尊爲術雖踈爲意則厚恭惟

皇上凝神淵默清心寡慾豈臣等愚昧所能仰窺惟是區區芹曝一念竊比野人自獻之忱謹將衛生二歌繕寫裝潢成帙恭進

御覽伏望

皇上留神省觀日置左右微言小說可以喩大未必無補於　聖修之萬一也若時下邊情政務雖云調燮甚難然既蒙

皇上委任臣等料理自當矢竭心力務圖實效更不忍爲紙上空談矣臣干冒

宸嚴不勝祝頌懇祈之至

請減雲南例金

七月二十四日謹

題初九日該文書官發下戶部進雲南年例金一本奉　旨這金兩着進㕥你部裏傳示與各成色金內每加進五百兩九成的一千兩八成一千兩共五千着爲例二十日該文書官發下戶部一本奉　旨前歲因彼有事固尔暫停此金尚又皆是本地所產兄且嘉靖年間亦有額取礦金之例這所加進不多覽奏知道了着遵前旨行

明旨一下在廷諸臣亦謂加增之數反過原額而咎臣等不能救止臣等反覆思之

皇上履萬乘之尊撫四海之富敢爲一省惜五千金之費然臣嘗訪之人言雲南之金出于永昌一府採之山石之間其有無多寡不能取必即年例二千往往兑于四川陝西二省以足其數甚至有以十兩之銀易一兩之金者其害逾甚今以　宮中缺用輒加五千雖朘民脂以供之亦子民之常分但昔之爲例而歲歲取盈恐遠方之民不堪於奔命也臣等伏願

皇上俯念雲南萬里數年以來疲於災旱之頻仍困於緬賊之侵擾舊征者未爲定額新增者暫行一年則　內廷之供用既充而歷年之舊額又在遐方之民誕被　聖澤者寧有窮哉伏惟

皇上少垂鑒焉臣等無任恐懼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懇恤民之意但

皇祖時曾有額取礦金礦銀之數朕豈不恤民艱卿等既這等說着減去八五成色金一千兩着歲進

金四千兩每年不許過七月十五到京不許違限該部科并彼撫按亦不必再有奏擾如再有奏擾的仍加至五千兩

請御朝視講

七月三十日謹

題自寧夏逆賊倡亂兩京臺省諸臣疏請

皇上　御朝　視講　修德　勤政以布　德威以

消兇逆前後不下數十章臣等職司輔道日夕左

右　昭德塞違尤非臺省諸臣比頃具揭陳　請未

蒙　賜俞嗣後當三伏炎蒸之時正　九重調攝

之候臣等尤以保護　聖躬爲重數月未敢瀆陳

玆當大暑西行涼飈倏發屆中秋之令節逢

萬歲之佳辰内而百官外而岳伯皆願祝

聖人之萬壽瞻　天子之耿光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　請追繹臺省之言乘此清秋卽於

賚捧官員[illegible]集　朝之日　特出御門

萬壽聖旦大御　殿受賀俾大小遠近臣工得瞻

有道之容如在　天日之表其歡欣快覩不知當作

何狀也從此更願

皇上或循三六九之常期或於一月之中間出數日

俾臣等與九卿等衙門照常奏事　面議大政

殿陛趨蹌臣工肅穆風聲宣布遠邇歡騰將四夷

之來王而八蠻之效順矣矧么麼逆賊蠢爾倭奴

有不畏威褫魄蕩然掃除者哉夫天下猶一家也

一家有主則豪奴悍僕無容喙息天下有主則遐

荒遠裔誰敢跳梁固不啻提兵百萬窮征朔漠已

也此皆諸臣之所已言而臣等復申之蓋自古帝

王賓服四夷之道固如是也惟

皇上垂聽焉臣等無任惓惓

題正人心定國是

九月初十日謹

奏爲因言感激冒陳愚忠懇乞　大奮乾剛以正
人心以定　國是事臣因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
樂元聲暗指臣當事類以蚊負山自揣不安恐誤
國事疏　請罷免奉
聖旨卿純誠體國殫慮籌邊朕心方切倚毗非浮言
輕詆元輔朕已洞悉原與卿無干何故遽與去志
宜即出輔理以副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莊誦不

勝愧悚臣思職司輔弼義切股肱邊境驛騷
主憂宵旰臣何敢再疏言去然臣感　恩激衷揆時
度事有不得不再爲
皇上一陳者臣才本迂疎性復朴魯謬承　簡任亦
欲矢竭愚忠希圖報効然臣之所處有五難焉
幾務重煩而臣以初進當　國事一難也
皇上深居九重　天顏未覩孚信未能上達二難也
國家多事羽檄交馳籌策素未諳歷三難也往時
部院之事先與閣臣擬議而後行近因臣等不欲
侵越事權各有所歸四難也人心叵測議論横生
搖惑眞言倒持　國是五難也因此五難而臣等
日在閣中辦事惟上承　德意下酌部議而行之
及出至朝房諸司有以事相告者輒據所見以對
而聽其裁處吏兵二部銓調陟降文武官員吏部
自巡撫九卿以上臣或與聞兵部自總兵以下臣
皆不與科道以言爲職臣等亦惟參識其言而未
嘗敢私其人部寺各有司屬與臣等勢不相接而
亦不能講求其實臣等之所得爲者如此而已夫

時有變革則勢有輕重試觀今日之閣臣與二十
年以前之閣臣其勢之輕重何如哉夫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以忠徇國正己率物開誠布公不必
炫其能不必有其功此固臣等之所未能而不敢
不自勉臣嘗於朝房待漏之處嘗置二銘以備觀
省一曰積誠以事　主上絜己以風庶官折節以
下忠賢黜私以杜憸佞一曰以威福歸　朝廷以
事權還六部以公論付臺諫以請托謝親友此在
廷諸臣所共見者臣懷是心亦欲見之行事第施

爲當有其漸不可求急其功夫急功則必至於擅
權擅權則必至於作威福作威福則必至于通貨
賄而朝政亂矣此臣等之所深以爲警而元聲厪
欲臣蹈之耶雖然此非臣之所敢爲亦非臣之所
深慮也臣獨慮今日之天下其治與亂不在于他
而在于人心之險躁浮薄敢爲議論而無忌憚焉
臣之去留何足惜但　國家有大事如倡亂之逆
賊未平侵鄰之倭寇謀犯一有調遣輒從而議之
一有召募輒從而阻之不顧　國家之利害惟恣

一己之胸臆他日有患誰爲任之夫天下之事成
於衆言之僉同敗於異議之横起而其原皆由於
人心之不公各挾其私各持其見所謂衆議盈庭
莫執其咎者也此猶有事之可擬也又有一等傾
危之士弄雌黄之口亂是非之眞鼓脣搖舌而莫
測其端捕影捉風而莫知其自以致一人倡之衆
人從而和之無者捏而爲有假者換而爲眞沿習
風成恬不爲怪而是非淆矣又其甚者娼嫉一生
讒毀叢至以僚屬而詈堂官以偏裨而戕主帥陵
肆排擠巧爲陷穽而　國是皆倒置矣此皆亂世
之徵而非　明時之所宜有漢楊震所謂損辱清
朝塵垢日月者也事勢至此而不一禁之恐舉朝
之人將化爲鬼魅而不可測
皇上豈視此爲不足慮也天意人心紀綱風俗關係
甚大惟
皇上主張于上而臣等與九卿奉行於下斯世道漸
有反正之期而太平可復見矣臣等有轉移世道
之責而目擊其事蓄中已久今再不言則病時誤

國而臣之罪無所逃矣伏望
聖明裁察臣無任激切恐懼之至

題庶吉士月考關防疏

九月十二日謹

題臣等竊惟　國家掄選庶吉士以儲養于館閣共教習當豫其考試貴嚴教習之事館師主之日有日程月有月課可謂豫矣考試之責閣臣主之觀其純疵驗其勤惰非嚴不可也往時士風敦朴巧僞未滋閣試之日無事關防近年以來稍異往昔臨考之日多假手于他人因家人送飯輒携帶以入雖未必盡然或間有一二而僞者得以亂眞

矣故臣於本月初一日考試令庶吉士不必自巳送飯卽將閣中餼銀具肴菜果餅供之禁其家人不使復進又令校尉防察而夙弊始革因而計之一日之間供二十人所費不過銀二兩一年春秋二季考校計十二次所費不過二十四兩伏望

皇上念考校重務乞與光祿寺歲給銀二十四兩以充其費散館授官以後則免給庶於事體爲益便而可羅眞才矣臣等無任懇請之至

蕩平宣捷請視朝

十一月初九日謹

奏爲恭伏　天威蕩平逆賊宣捷獻俘懇乞

聖明臨朝受　賀以告成功以彰神武事臣惟聖王

御世有文治必有武功文以敷治平武以定禍亂有虞風動格有苗於七旬周道復興平玁狁於六月蓋世不能以常治而貴於易亂以爲治時不能以久安而貴於轉危以爲安歷觀往古代有明徵

明王中興益隆茲治我　國家自　二祖闢統開

基　列聖守成繼體歷二百四十餘年或夷狄之侵疆或奸宄之犯順譬之烈火隨燄而卽滅狂瀾忽起而旋消　聖朝文武之治傳之累世而益顯

皇上御極以來內謐外寧民安物阜二十年來號稱至治蠢茲小醜輒肆跳梁因寧夏爲西北重鎭夷夏大防內蔽關中外捍强虜乃中國之要地而外夷之所窺伺者也哱氏父子以亡虜歸降受恩深重非我族類終懷異心養死士數千人蓄反謀非一日見　國家太平已久邊鄙武備浸弛陰謀不

乾遂恣兇威假撫道剗削之名倡逆黨殺戮之禍
據城拒守勾虜為援僞稱王官移檄遠近金帛子
女弗愛器械甲胄甚精恃其梟獍無敵有輕視中
原之心肆其狡猾多謀萌竊取全陝之意抗王師
巳至八月殺我軍幾及萬人此天地之所不容神
人之所共憤者也恭惟
皇上赫然震怒大誓行師任三邊之總帥而 賜以
尚方示軍威之必肅調七鎮之勇士而給以 内
帑期芻餉之必充於是各將同心三軍用命拒強

虜於境上如驅犬羊殲逆賊於垣中若鋤腐鼠元
惡就擒有嘉折首之義脇從罔治大彰解網之仁
宗室奠安閭閻胥慶捷書巳報露布再傳喜動
九重懽騰四境 兩儀上下實惟鑒臨 九廟神靈
僉司護祐宜遵憲典祗告成功伏願
皇上念此非常之動俯從禮官之請擇卜吉旦
親御午門臚傳捷書以 聞生致歸俘以 獻受
朝受 賀慰遠近臣民之望告 郊告 廟答
天地 祖宗之靈且使風聲遠播德化弘宣知 中

國之有 聖人戴 天皇以為共主臣等無任踴
躍懽忭之至奉
聖旨朕賴 天地弘佑 祖宗默扶逆賊蕩平獻俘
宜捷覧卿等所奏知道了具見忠懇朕甚嘉悅吉
旦親御午門受賀

平臺召對紀事

十一月十二日

上御皇極門百官行常朝禮鴻臚寺官爲寧夏擒逆

宣捷禮畢

上少憩暖閣大學士趙　張　同進暖閣前面

恩致詞畢趙　奏云臣等久不奉瞻

天顏今見　天顏和粹不勝慶幸伏望

皇上更加調攝愼節起居臣等不勝至願又奏云西

夏蕩平皆賴

皇上威德今日恭逢宣捷獻俘重典臣等不勝欣快

如今只有倭賊未寧容臣等與兵部商確調度定

期剿滅無勞　聖慮

上曰先生每與兵部相機剿除又奏三[illegible]一

事啓奏原任總督魏學曾蒙

皇上以緩師逮問但學曾[illegible]數

月見有幾處功績伏望

皇上寬宥

上曰功魁罪首自有定奪二臣承　旨復叩頭退

上御五鳳樓鴻臚寺官奏獻俘刑部官引俘見致詞

畢承　旨百官行慶賀禮

請發留中章奏

十二月二十日謹

題臣惟 國家政體莫詳於章奏亦莫重於章奏

蓋所以宣上德達下情也

皇上臨御以來每閱章奏於事體重大利害關切者

不但 發下擬票且復 親諭閣臣而奏可否然

後發部議覆無論事之大小疏之多寡並未有

留中不下者一時大小臣工靡不仰戴

皇上兢業萬幾銳情治理邇年以來乃始有 留中

之疏至于再請而不發者夫章奏以宣上達下則

國家之事可否得失用舍予奪皆係于此朝發夕

行自近及遠如水之流坎而不失其信如響之答

枹而不踰其時無有壅閼無有間阻君臣之際油

然交通 宮府之間怡然一體自疏之 留中而

事始有窒而不得行情始有碍而不達者矣遠事

不敢漫及即如近日科臣劉道亨一本論吏部侍

郎李尚思事當行勘請 旨者也今尚 留中不

發則尚思欲出不可欲去不能罪狀未明去留無

當矣尚思三品大臣素負清望未必盡如風聞之

言也願

皇上察之吏部一本擬陞鄒元標爲南京應天府府

丞此懸缺以待 命者也今尚 留中不發吏部

既不敢以他官塡補又不敢虛缺以久待用舍未

定而進退無據矣元標素負忠鯁言多觸犯然實

心於爲國者也願

皇上無棄之又科臣林材一本論輔臣王錫爵未復

言及臣等日侍 左右輔理無狀當此多事

之時未遑引罪深辯但輔臣錫爵素性剛方近聞

已束裝奉母趨 命入朝忽聞人言必生疑沮伏

願

皇上將科臣之疏 親灑宸翰曲加慰諭促之就道

并以其所論臣者 特賜處分又望

皇上將廷疏之所未下者一併發出下部議覆以請

聖裁斯治道通泰人情欣躍且使外廷之臣無疑及

於 左右無訾及於閣臣尤臣等之所深幸也冒

瀆 天威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恭進經文書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梓繡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十九年至今所撰講

章除易經俟積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禮記禮

器玉藻明堂學記四本通鑑纂要太昊元歲武王

平王上下二本頂王共六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

望

皇上萬幾之暇特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

請冊立東宮

十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臣惟自古帝王紹基立極衍祚垂休莫不蚤建

儲位奠安國本上以慰祖宗社稷之靈下以荅四

海羣情之望自古有訓於今爲然臣等竊念萬厤

十九等年節經部科諸臣奏請　冊立並講讀事

一奉

聖旨冊立之事着改於二十一年行一奉

聖旨冊立已有旨了一奉

聖旨冊立出講以前有旨一併舉行且冊立屢有諭

旨於明年矣欽此　明旨森嚴炳如日星臣等尊

信確如金石於是嘗與部院科道諸臣約誠不敢

再有陳瀆惟恪遵　成命俟時　請行茲逢歲序

更新陽和布德已當二十一年矣乘此三陽開泰

之期正屬　元良出震之候臣工胥慶朝野欣瞻

靡不願

皇上臨軒出　命卜吉陳儀揚　寶冊于　大庭見

儲君于　祖廟　承祧衍慶允係四方之心　主

器廷禧蚤定萬年之計臣等職司輔導心抱耿忠

仰 明命之在前慮祗承之恐後伏望

皇上思儲貳之重寄 念父子之至情 乾斷獨持

而大權歸于上 命行勿爽而大信孚于民且使

萬姓謳歌而頌吾君之有子百神依附而歆主鬯

之得人矣臣等無任踴躍待 命之至

再請 冊立二月初三日進

奏為議禮未定乞 從元輔之請博採廷議以定

宗社大計事臣惟 國家建儲以安 國本此大典

也然必集議於下 主斷於上此古今之所通行

者也萬曆十九年節經部科諸臣題請 冊立節

奉 明旨着於二十一年行故臣於新年入閣辦

事之初遂擬具一揭題 請因元輔王錫爵還

朝停封不上以待元輔之至元輔至上密揭臣等俱

不與聞其意蓋欲慎重其事冀遂所請無使外廷

諸臣瀆奏及頒 御札乃知

皇上爲 中宮未有嫡子先將 皇三子並封以待

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

皇上殷念 中宮之意可謂篤厚而嫡庶長幼之義

已昭然示之矣元輔兩擬 諭札兩上揭帖無非

將順

皇上之美意而復以漢唐宋三后之故事陳之亦無

非委曲體

皇上篤厚　中宮之意也而外廷諸臣乃力爭以爲
不可一謂　皇長子年已十二齡正應　冊立之
期又當　講讀之候過此恐爲太遲一謂
皇上雖爲　中宮遲以待嫡然自古並未有無嫡而
待嫡者此時當以　宗社爲重而嫡庶爲輕矣一
謂　皇長子有主鬯承祧之寄體統隆重不宜封
六並以王者一謂
皇上立嫡之論雖已昭示猶恐持之不堅如今年改
十九年之故事者衆言盈廷有如聚訟以元輔當

力爭不當承順而以爲詭合爲曲從在元輔之心
皇上知之臣等知之而外廷俱不知之前後所上疏
揭
皇上覽之臣等見之外廷俱未見之故持四不可之
說以與元輔爭又瀆瀆
皇上之聽致
皇上激怒元輔蒙疑臣等之心真有日昃不寧寢食
不安者矣夫事有天定當盡人謀臣等今願
皇上稍遲金封　三皇子之典且既有立嫡之意當

爲　中宮之計篤修交泰之體蚤兆高禖之祥又
倣古帝王清心竭誠祈禱哲嗣天心必有感應者
此萬代無疆之福也萬一稍遲願如元輔所擬第
二　諭札將　皇長子爲　中宮之子育之中宮
如三后故事可行也如必欲一封金封則當優異
皇長子之禮儀不與　二皇子同以別等差以明定
分庶人心安而衆議息矣夫天下之事成於信而
阻於疑　朝廷之政咨於衆而　斷於獨伏望
皇上即將元輔并臣等之疏一併　發下令九卿科

道官公同會議務求一時可行萬世無議無使
皇上以青天白日而受疑元輔以忠肝義膽而致謗
而臣等義均待罪亦得以自逭其責矣爲此具奏

三請 册立

二月初九日謹

題臣等謬以諛昧日隨首臣之後叨陪末議愧無能裨贊萬一近見 册立一事廷臣持論紛紛不已遂致 君父以激聒動怒首臣以忠愛蒙譏臣等一體相關義難默默即欲効一言爲獻未能也今 上既以要功覬恩而疑下下復以他意托辭而疑 上正言之則涉于黨婉言之則涉于阿展轉尋思欲爲今日緩頰而談不亦難乎臣等竊謂

天下之事不難於論而難於處夫人之心不可以威制而惟可以信孚今日以積疑之形而成相持之勢未易解也故欲釋羣疑惟在成大信夫

君父天言臣子寧有不信者哉然不當信之以空言而當信之以實事實前言斯後疑可釋矣實後言斯令疑可消矣

皇上遵 祖待 嫡之旨豈不天理人情之至哉彼將謂前此 淵衷蓄而未露而今月始發之前此屢旨册立而一旦復改之羣臣據迹懷疑有由然矣故廷論之責備於首臣者非嫉賢也蓋望其展忠猷而啓

皇上之聽也首臣之營救而認罪者非冀衆也蓋冀於 採公論而求事體之是也昨者恭聞

皇上諭旨收回金封之 命且示首臣欲求別處之法即古之聖帝明王舍已從人納諫如轉圜不是過也在廷大小臣工無不懽忻鼓舞嘆服 大聖人之執度作爲原無成心矣但金封雖已暫停別處必自有說倘蒙

皇上俯順羣情而慨然 頒旨册立乃舉朝切望何幸如之如尚有待而行焉今豈宜一切停寢而遂已乎臣等竊以爲 册立大典雖可少待然 出閤讀書一節當及時舉行斷不可已者也待 嫡明示豈可無期宜 冠禮大婚之前當一併舉行斷不可移者也夫二者皆實事而非空言也伏乞

勑下禮官擇吉具儀 皇元子乘今春月 出閤講學併確示二年之後將 册立事待冠婚吉典臨期兼舉再無改移則人皆曰 册立今雖未遽行

而　出閣之典則已如　前旨不爽矣此其信也
又皆曰二十一年　冊立之旨今雖未行緣前此
未有的據今確示　冠婚之際則爲期不遠少待
何妨耶此又其信也皆非信以言而以行與事示
之者也臣愚竊計今日別處之法更無踰於此矣
如此而亟行之則人心無不悅服者矣語云是而
執之謂之斷非而執之謂之亂不然卽停　金封
之命持待　嫡之說將何以昭金石之信而慰臣
民之望哉臣等復念上下相疑則　國家不安言
語不信則政令滋惑自昔盛明之世君令臣共上
下一心太和洋溢乃今猜防疑貳歎積戾叢必將
至於決裂潰壞臣等誠不願見有此景象也首臣
千里而來竭忠報國卽爲　君父蒙謗彼所甘心
獨念
皇上平日舉動光明天下誦戴今逢此重大吉典乃
令大臣危疑小臣惶惑殊爲　清朝盛美之累臣
等日夜念此甚有所大不安於心也伏望
皇上熟思而斷行之　宗社臣民幸甚臣等直率冒

忠不勝惶悚順望之至

引年乞休

二月十二日謹

奏爲遵例引年懇乞

聖明容令休致以明臣節事臣伏讀　大明會典一欵凡內外大小官員年七十者聽令致仕蓋以人臣年老旣不可强之使仕又不欲加之顯斥　特令自陳是在　朝廷有優老之禮在人臣有知止之義誠　盛典也臣今年適當七十例該引年求去臣惟進身旣晚筮仕多屯自

皇上拔臣於廢置之後至今僅歷十年猝因卿貳之官驟登宰輔之職此在

皇上爲不次之殊恩在臣爲非常之榮遇是宜自誓捐軀矢圖報　國豈敢乞閒逸老自畢餘生但人臣年至七十則氣血漸衰精神就耗入閣以來歷踰一載雖勉力驅馳而趨走或所不逮雖受　命供事而綜理多所未周竊思　密勿之地幾務爲煩政事之樞理亂攸係乃臣以衰殘之身厠於其間此旦夕滋以爲懼而進退恒以自審者也況𠤎

國家多事之時非臣子怡老之日循省覺見幾之已遲癖疾思避位之旣晚伏望

皇上憫臣朽質不勝拮据察臣愚衷非有虛假　特令致仕放以歸田

皇上以恩禮遣臣臣得以義分求退身雖去國心敢忘　君倘於百年之內幸偷一日之生無非

皇上之所賜而猶得負暄以戴　舜日擊壤以歌堯天矣臣無任欣躍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以老成簡用亮節忠猷朕所恭倚況精力未衰豈可引年求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再引年乞休

二月十五日謹

奏爲遵例引年未蒙 兪允再乞 天恩俯從所
請以安義分事臣因七十引年乞 賜罷免奉
聖旨卿以老成簡用亮節忠猷朕所倚仗況精力未
衰豈可引年求退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臣恭
捧莊誦感激涕零愚昧如臣過蒙 寵眷捐糜難
報敢復控辭臣惟人臣之事君也仕止進退各惟
其時時當仕進而不潔身以忘君時當退止而不

徇私以忘義此君子之達觀士人之美節也臣嘗
觀之古人而知其辨於此矣夫古人四十强仕七
十懸車壯即驅馳老即休息彼豈不知君臣之義
等於天地生死不當二其心始終不當易其節而
顧限之以年者蓋以位不可以久居而知止者不
辱祿不可以久竊而知足者不殆以衰暮之年而
猶據丞弼之位小之有恥辱之嫌大之有危殆之
惧人臣之所當深戒者昔也臣之始進正當强仕
之時今也臣之終退又値懸車之際古訓昭然具

存今人合宜遵守且知進而知退者天之道難進
而易退者臣之節臣今日不能爲
皇上乞身而去是知進而不知退反易而爲難違天
之道喪巳之節矣昔田豫爲衞尉乞避位不聽輒
上䟽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鍾鳴漏盡而夜行
不休是罪人也遂移疾而去人美其高夫田豫以
一衞尉之官尚能明去就之義今臣居宰輔之任
不能决進止之機是臣有愧於田豫多矣夫使臣
之居於位也尚能恪恭厥職臣何敢自愛惜其身

而保全其名節哉惟年邁力衰氣昏識闇 機務
浩繁而病於裁决 綸綍須布而短於敷宣開陳
缺獻替之謀猷文修乏啓沃之忠悃事關機密不
聞造膝之言動係安危未進補牘之奏至於
冊立儲君關係 宗社大計廷臣䟽請披瀝忠肝臣
實依違不能匡救是臣身據鼎鉉之司日糜 大
官之養蓋誠尸素之矣縱
皇上不察臣之愚而不忍棄其如臣之省中自愧慄
慄危懼何嘗觀古之爲相者多避位以讓賢而因

薦賢以自代今館閣諸臣年力富强才猷卓茂足
膺宰衡之選者濟濟在位也若臣復固寵榮貪
祿位不能見幾明決自求引避是臣以一不肖之
身而塞諸賢者之路不惟不能薦之讓之而且以
阻之矣臣何顏以一日立於其上哉此臣之自保
以明哲而効忠於
皇上者也伏望　聖慈鑒臣愚悃容臣乞休得安義
分之常自遂止足之願臣無任懇　恩待
命之至奏

聖旨内閣政本之地論思匡贊正賴老成卿如何又
有此奏宜遵前旨即出辦事以副倚任不允辭吏
部知道

辭寧夏加恩
四月初三日謹
奏為自揣無功冒應殊典披瀝悃誠懇辭
恩命以安愚分事本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本部奏
勑諭勑吏部寧夏叛逆蕩平輔臣趙志臯張位密勿
運籌勞績懋著宜特加陞廕示酬志臯加太子太
保位陞禮部尚書俱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俱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仍各廕一子入監讀書如
勑奉行欽此臣恭誦　綸音不勝惶懼竊惟人君懸

爵賞以馭天下爵以叙功而無功者不敢僭賞以
酬勞而無勞者不可濫僭與濫徒以滋倖門而無
以昭勸典也寧夏功成
皇上命巡按御史查覈文武將吏功次下兵部議覆
大舉陞賞此　國家勸率之典不可無者而因之
以及於臣則臣實不敢當焉蓋寧夏之功皆由
皇上　宵旰憂勤　神武震疊推轂授鉞而重閫外
之權增餉益兵而作軍中之氣　明旨戒嚴　威
令申飭是以披堅執鋭之士鼓勇爭先運籌定策

之臣謀謨決勝妖氛盡殄邊境載寧若臣等日惟出入　禁廷周旋　帷幄平時乏安攘之策臨事無勛勤之勞安得與封疆之臣同擬論功之典且念宮保爲品秩之崇階文淵爲密勿之峻位兼以綸章之渥光賁於先復叨世廕之榮澤延於後有何勞績虛冒　寵榮聞　命驚惶拊躬蹐思閣臣以邊功覃恩雖係　先朝故事而近年已奉明旨不許緣襲虛文　聖諭昭然臣心凜若因人成事揆義終所未安貪　天爲功揣分豈能無愧伏望

皇上鑒臣無功察臣愚悃收回　成命仍守舊官前項　加恩悉行罷免庶　國家之勸典以昭而臣子之分誼亦安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聖旨寧賊蕩平賴卿殫忠運謀贊襄密勿功當首論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

再辭加恩

四月初六日謹

奏爲　恩命殊常披誠再懇　俯從辭免事該寧夏功成荷蒙　聖慈曲軫輔臣　特加恩命隨該臣具本辭免奉

聖旨寧賊蕩平賴卿殫忠運謀贊襄密勿功當首論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祇奉　恩綸益增惶悚竊惟人君愼名器而必先貴近所以昭大公人臣宜勞力而不言事功所以明大分臣以庸劣之才叨居輔弼之任近至尊之左右而眷倚優隆荷　寵光之照臨而錫予蕃庶雖許身未敢謂竭誠縱捐軀亦難以報德寧夏逆賊倡亂實由臣等安攘無功上廑

皇上之憂勤下貽邊境之荼毒内竭　帑藏之轉輸外煩遠近之調集經百戰而始定歷八月而後平臣方引之以爲咎安敢攘之以爲功雖借箸爲籌演綸授事不過上奉

皇上之睿謀下據樞臣之區畫盡其職分之常匪有

奇儲之策況今倭寇擾害東陲尚未安堵恭候遽
淩南鎮猶用行師此皆閣臣之責任而未可遂以
爲安寧也臣何敢僥倖遂之幸以逭曠官之尤且
非分之　恩以重忝竊之罪伏望
皇上俯鑒愚悃　特停前命庶
皇上恩賚之濫大得其平而臣貪冒之非亦庶可免
奏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卿以纂修功大行陞賞卿爲輔臣弼贊忠勞
原與泛常敍陞者不同加恩非過毋得固辭吏部
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三

初辭玉牒加恩

萬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披瀝悃誠再懇　天恩辭免　新命事昨以
纂修　玉牒成荷蒙　聖恩特頒　手勅以閣臣
總裁効有勤勞各加　恩典臣仰隨首臣王錫爵
臣張位上疏辭免茲該文書官李浚復奉
聖旨纂修　玉牒原係重典卿等分猷茂衍嘉績垂
範後世先有恩命卿屢屢懇辭是以特頒新渥用
示眷酬卿等宜遵成命所辭不允吏部知道欽此
臣恭捧　綸音益加惶懼反覆思維以爲人臣効
勞皆爲分義之當然不敢妄有所希冀矧茲
玉牒實無勞勩之可錄何敢竊取夫　寵恩日
先朝未有舉行於今日合宜遵守雖以歷年之久册
籍之多然皆各員役校對書寫之勞而臣等惟司
稽查考成之責此而言功則何事不可以自矜此
而蒙　恩則何事不可以市寵非特臣受之而愧
於心將使人聞之而議其後矣且少保爲官階之

極榮而　褒詹爲　國家之重典自慙薄劣何敢
祇承又臣自寧夏討逆功成荷蒙
皇上因邊疆之平定嘉帷幄之謨謀承　寵命之方
新忽　殊榮之薦至憂深跼蹐慮切驚惶切思臣
尤與二臣不同臣蒙
皇上拔擢未及三年而臣之官與首臣錫爵同臣與
位同受
皇上簡任而臣之官又在位之上此臣日夜之所悚
惕而不寧者臣安敢不自揣量而故蹈僭踰之罪

哉伏望
皇上念臣懇誠非有矯飾收回　成命俾臣得以安
其愚分臣之所大幸也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再疏懇辭具見高讓卿可勉從勿得再辭
吏部知道

再辭玉牒加恩

二月二十八日謹
奏爲三辭　恩命懇乞　賜俞以安分義事蒙
皇上以纂修　玉牒加　恩該臣再疏辭免伏奉
聖旨覽卿再疏懇辭具見高讓卿可勉從勿得再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恭捧莊誦不勝駭愕愈增惶悚
竊惟人臣以承　命爲恭何敢固執謙讓而以分
義自守又何敢自取貪欺使　玉牒之纂修加恩
先朝果有是典也臣不敢辭使今之纂修臣果得與

其力也臣亦不敢辭今　先朝既無是典臣又無
所與力臣何敢自昧其本心而冒此非常之典哉
夫恩賞者
皇上勵世之大權也苟當其功則受之可以爲榮一
過其實則受之反以爲愧況無功而可以濫受耶
皇上三錫其命而臣三反之中心惶惶豈不以抗
命爲懼然錫予之隆既已過于望外則控辭之請或
可鑒於　宸衷且臣德福淺薄而自
皇上簡任以來官階顯榮　褒廉重疊　宸章赫奕

寵錫駢蕃
皇上所以厚臣者無所不至方懼無福以勝之敢膺
非分以重其愆哉此臣所以寧冒抗違之罪而不
敢復蹈僭踰之咎也伏願 俯鑒愚誠少回
天聽不惟臣之微分得以少安而於 聖朝之大典
可以常遵矣臣無任悚懼待罪之至奉
聖旨覽卿數辭足見堅持之志特允所辭以成
卿美吏部知

三上引言乞休
三月十六日謹
奏爲年衰已甚才智益昏三懇 天恩乞 賜罷
斥以免辱國事臣以引年再疏乞休伏奉
聖旨方今國事多艱正賴卿同心協贊以匡治平何
可再奏引退朕倚任老成凡在廷乞歸者尚欲留
用況密勿輔理重臣恐聽其辭卿宜體此意即出
辦事慰朕惓惓吏部知道欽此臣分當奉 命亟
趨入閣辦事然臣二疏竭誠懇辭者蓋以年之已

邁力之就衰猶未及於才智之不足也故未蒙
皇上矜察猶加慰留臣今思之使臣年邁力衰而才
智猶可以集事臣何敢矯情飾詐自犯 至尊而
復陳乎
皇上之前耶念臣性本魯鈍學復空疏無博聞以長
其才猷無多見以廣其智識歷任幾三十年自愧
才識疏淺而無所發明行能薄劣而無所樹立所
恃以竭誠恭事 主上者惟矢心不欺以守朴忠
世塵無染以敦雅尚而已自蒙

皇上簡任備員　內閣幾及三載夫閣臣奉　一人
之命爲百司之總任至重而事至繁劇也非德望
之宏鉅不足以鎮壓群情非才識之膚敏不足以
料理庶務而臣以衰耄之年當此繁劇之任德望
既輕才識又闇　機務浩繁而病於裁決　綸綍
頒布而短於敷宣交修無啓沃之忠開陳乏献替
之益事關　密勿不聞造膝之言動係安危未盡
補牘之奏況今　國家多事之際正臣子効勞之
日四方水旱之疊奏不聞調燮之功各邊羽檄之

交馳未陳安攘之策有臣如此
皇上何所利賴而用之夫相臣關國家之重輕繫中
外之觀望得其人則股肱良庶事康萬邦仰德而
國體尊非其人則股肱惰萬事叢百辟攜貳而國
體褻昔唐相楊綰而劍南節度使輒爲毀其臺館
宋相司馬光而金人相戒不敢犯邊賢相之有益
於人國也如此首輔王錫爵次輔張位皆足以當
之而臣非其人也此臣所以曾懷辱國之懼而汲
汲以求退者也且館閣諸臣年富力強才猷卓茂
足膺宰衡之選者不少惟任遴選而簡任之耳伏
望
皇上覽臣愚悃容臣乞休得安分義之常自遂止足
之願臣無任懇　恩待　命之至

請止封慶府

七月初五日謹

題今早文書官潘朝用口傳

聖諭慶府　冊封着改日期併於今歲舉行臣等擬

票臣等細思慶府原請初意爲遭兵變之後貧難

缺之養贍不給蒙

皇上特恩准給全祿併謝襲封慶王後不爲例此

皇上篤親之義恤孤之仁敢不仰體今據禮部執奏

爲王子師鋅尚有毋妃之喪未闋若遽封以王爵

恐於典制未協欲先給之以祿而且遲之以封臣

等竊惟三年之孝達於上下傳於古今諸藩遵守

罔敢違悖且師鋅之年止於八歲未及　冊封之

期預給祿養已遂初請之願況方妃臨難捐生凜

凜大節已蒙

寵褒使師鋅稍長有知必抱終天之恨而又不得終

喪有虧子道將來抱痛當何如也伏望

皇上不愛之以姑息而示之以守禮

俯從禮官之請將

冊封吉典姑待明年禮制人情兩無違碍臣等僭擬

票語以候

聖裁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答　論封事
九月十四日謹
題本月十二日該文書官劉宣傳出
聖諭以朝鮮國王奏爲倭夷請許款貢令臣等擬
諭切責兵部不能主張大事有失馭夷之策臣等當
卽恭擬　諭旨已蒙　裁定發行訖昨又見兵部
接出
聖諭朕思東事阻撓壞亂皆群小朋謀指使附和以
致失策此皆河南道御史今刑部山西司主事郭

實首爲倡階阻撓大事以致群小結黨附和妄議
煩與造言惑衆奸生不忠可惡本當拏問從重究
治姑且革了職爲民不許朦朧推用其餘兩京前
後條議東倭事情的爾兵部通查寫職銜名字來
議內有阻封貢造言惑衆的另寫來說該部知道
欽此臣等竊惟東倭之事喧爭逾年竟未結局好
議者隨聲附和既未嘗灼見其情形當事者首鼠
依違又不能堅執其籌畫中外觀望彼此推捱久
誤　大計仰煩　主憂臣等旣相與嘆服　神謨

廣所憂出尋常而又自念匡贊無術豈勝悚仄仁
邊務戎機乃是本兵專職實有不能逭其責者蓋
自倭退王京之後今日請封明日請貢今日議許
明日議罷一人倡之旣守其成說而不移衆人和
之遂一爲公論而難犯使秉樞管者莫見其利害
若何果有定畫縱令發言盈庭自當毅然擔荷乃
一桀長狗朝議夕更道傍之室奚成中流之柱何
賴此誠本兵之責也比奉　旨停罷封貢又已數
月於此若果倭夷悉遁屬國無患則前之議許者

爲非議罷者爲是東方之事可置勿談已乃據所
聞守備胡澤之言及朝鮮爲倭乞款之奏則小西
飛之在遼陽尚未還群倭之屯聚釜山尚未遁請
而不遂禍必復中於朝鮮議援議戰議兵議餉爲
憂方大自非
聖天子留心邊計特發　嚴旨則昔之建議者皆默
默無言任事者復泄泄自處　國事實危將遂可
托避晏然而已乎此又本兵之責也至於今日仰
遵　聖明諄切之　諭俯揆時勢區畫之宜則主

斷固不可不決而謀慮尤不可不審蓋年來議論不同有但言封者有並言貢者有言封貢俱不可者有言可封不可貢者必須通行經畧大臣偵探倭勢緩急酌量聽許旣不可拂遠夷之情又不可失　天朝之體務令計筭萬全然後恭請
聖裁方爲得策若仰恃　天威有赫便爲人言龎撓獨令　明主自親其盡而臣下反得借口避難後來卽有紛紜咎將誰執是向之謀而不能斷與今之斷而不能審其失正相等而本兵之責滋益大矣伏乞

皇上亟　勅兵部將屢次督責　嚴旨備行經畧侍郎孫鑛速探倭情的確熟議上　請仍立限期勿致躭延誤事自今日始在廷大小諸臣俱宜靜聽籌畫不得出位妄談多言亂聽其以前條議倭事諸臣跡雖涉干犯同中亦各有意見宜令該部存其奏章預備採擇且不必列名上　奏惟我
皇上恢弘　聖度諸凡異同之言一切包涵勿輕處分以待事定之日處置得宜異議者自當愧服其

郭實雖曾建言原與封貢事體無涉今譴罰過重似宜量從寛貸庶幾　國體人情兩無所傷馭外安內在茲一舉顒望　特垂省察將臣等題揭批發下部一併酌議施行臣等不勝忠愛懇籲之至
奉
聖旨覽卿等奏甚見慮悉周詳且條議東事雖各盡一己之見實乃陰相附和徇私撓亂欲堕成功阻壞大事以致事無結局況又造言辱國惑衆欺君朕是以怒旣卿等來奏着該部分別諸議內其中言有可用的着該部採擇議行其造言辱國逞臆

煩言的遵旨開寫來奏且郭實阻於遣使授命之初其罪難辭姑量處治原不爲過着照前旨行其餘戰守封貢事情着該部便作速詳議來行務保萬全毋致後悔該部知道

再催行取言官

十月初三日謹

題臣惟急缺風憲官員該部院題請行取內外各

官以備選用疏凡幾上矣未奉

明旨有礙行取部院諸臣常至臣朝房詢問又欲臣

等代請臣等思之竊窺

皇上所以不肯俯允部院之請者蓋因近日行取諸

臣好為議論冒觸 天顏故欲于稽遲之中默寓

裁抑之意

皇上之所以勵官常慎言責者蓋甚至矣然妄言之

罪固所當懲而言責之官必不可缺況內而巡視

外而巡按差遣缺人關係甚重若因其言之煩瀆

而遂稽留其行取是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也

臣等竊以為過矣夫議論之煩多誠無有過於此

時者然與其默示天下以意不若明示天下以權

轉移之機實惟

皇上主之臣願

皇上俯從部院之請又 特諭部院將中外資俸應

行取之官移文各處撫按於平日薦舉外再加咨

訪另行報部實心惠民者取之而無以搏擊為最

恬淡自守者取之而無以矯廉為賢平易近民者

取之而任情負氣者勿取悃愊無華者取之而務

外好高者勿取及至行取到京之日再 勅部院

諸臣更加咨訪務求得實衆公考選於其言語文

字之內察其存主心術之微議論純正識見練達

者列之上考議論憸怪識見頗僻者置之下考夫

取之政事以觀其設施取之議論以卜其心術則

其他日所為建白委任者庶可得其概矣至于既

取而授之官其建白果當委任果稱願

皇上因之嘉納以鼓其進其建白弗當委任弗稱願

皇上因之懲創以警其餘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塞謗者皆得以獻其忠邪佞者

不得以肆其辨言責不癈言路可清而險薄之風

潛消議論之繁漸省師師濟濟盈于朝宁而世道

人心翕然一變豈不成美盛之至治哉臣等待罪

輔臣義難終默冒昧 上請伏望 俯俞

煖閣召對紀事

十一月十九日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　萬壽聖節

上御皇極門受百官朝賀禮畢

命中使宣召輔臣志皐等至煖閣前行叩頭禮

上面諭曰卿等爲朝廷宣力分猷朕心嘉悅志皐等

久不奉覲　天顏今日仰瞻

聖容和睟臣等不勝慶幸

上曰久不接見卿等知道了志皐又奏　國家多事

奏疏稿　〈卷之三　十六

臣等奉職無狀致勞　聖心每有奏請皆煩

皇上主持臣等得以遵行不勝感激又奏封倭一事

仰荷

皇上主張東方可保無事

上曰還要卿等贊襄又奏遼東近有大捷實

皇上威靈遠被

上曰此乃　祖宗威靈內外文武將吏協力所致又

奏今只有西邊套虜每圖報復各邊臣已調兵集

餉料無大患

上曰還說與兵部行文申飭督撫官同心整理又奏

臣志皐不才屢被論列荷蒙

皇上寬宥更　賜褒嘉臣不勝感激

上曰卿公忠廉介朕所素知宜安心輔政又奏臣志

皐才庸年邁不堪重任懇乞

聖明放臣早歸實爲萬幸

上曰朝廷正要用老成人臣志皐叩頭謝臣于陛以

簡任內閣尚未　面恩是日補致詞叩頭謝　恩

上曰知道了三臣又同叩頭

奏疏稿　〈卷之三　十七

上曰卿等可同心輔理又承

旨叩頭而退輔臣趙志皐等恭詣

慈寧宮門行叩頭禮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一年至今所撰

講章易經豫卦至離卦一本咸卦至益卦一本詩

經國風周南關雎至豳風狼跋一本小雅鹿鳴至

我行其野一本禮記祭統一本經解哀公問仲尼

燕居孔子閒居一本坊記表記一本緇衣儒行一

本通鑑纂要秦二世至沛公入武關一本沛公至

霸上至楚與漢約中分天下一本漢高帝五年至

諸大臣迎立代王恒一本孝文帝元年至大旱蝗

詔弛利省費以賑民一本類寫裝演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

內閣奏題稿卷之四

題減織羊絨二月初八日謹

題臣等先蒙　發下織染局僉書御用監太監柳

用等一本欽奉　聖諭行陝西織造羊絨奉

聖旨是工部知道後又蒙　發下工部一本為織造

事令臣等擬票竊思織造羊絨袍服　先朝已行

皇上臨御二十餘年乃始傳　諭織造此臣子所當

奉行之不暇者而工部乃有此請盖因工部左侍

郎沈思孝二年前巡撫陝西親見陝西地方火酋

猖獗於甘涼孛賊反叛於寧夏地方極其殘破錢

粮耗於轉輸庫藏已稱匱竭矣加以災沴洊臻荒

蕪益甚民不聊生是官民俱困之時也若一旦加

之以一百六十萬之織造豈惟民力有所不堪而

官帑亦不能給雖有該部料價等銀歲不過二萬

餘兩以有限之數而供莫大之工其何能濟臣等

見其言之懇切而其疏又從　中發臣等仰見

皇上之心必俯從其請輒敢擬以減半織造陸續解

進又查得萬曆四年織造局傳造袍服段疋因科

臣昆奏准減三分之一七年承運庫傳造袍服段
疋又因科臣具奏准減半織造此皆
皇上推心以愛民約已以裕下至今傳頌不替豈於
今日而靳其施哉此臣等所以輒敢擬票而請自
上裁也臣等竊念袍服係關　上用既不可已而陝
西民窮財困又不能支伏願
皇上俯從部臣之請將工部原疏　發下量從減省
行令該處一歲可得銀幾萬兩并發本部料價銀
以濟之先將　上用之要緊者酌量一歲可織多
少分爲幾運至於次年又計該省銀數并料價銀
可織多少分爲幾運限以幾年方完庶民力易辦
而　上用不缺矣臣等豈敢故違　上意而干譽
小民哉蓋誠知其地方兵荒困苦而不得不爲
君父陳之耳伏惟
皇上賜察臣等無任仰祈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朕已知道了此織造乃不得已原
[illegible]知

題邊功爵賞
二月十七日謹
題今日該文書官　發下票本內有兵部敘遼東
鎮武堡等處斬獲功次一本擬本開載總兵官董
一元既樹非常之功當加非常之典擬照
先朝曹義焦禮施聚三臣俱沐　封拜之典俱擬董
一元封伯爵不世襲此兵部鼓舞邊將作其忠勇
封一人而可以興起各邊將臣也臣等竊思　封
拜大典　朝廷殊恩三臣舊例未及遠考近年以
總兵封伯爵者惟李成梁一人然査其封伯緣由
皆有歷年功次非止一朝積累有漸於萬曆二年
有東州之捷題奉　欽依陞左都督三年有瀋陽
之捷題奉　欽依加太子太保六年有遼河之捷
題奉　欽依加太保七年有海州之捷題奉　欽
依加封伯爵八年有鴨兒匱之捷題奉　欽依加
世襲伯爵董一元初鎭遼東遂奏奇捷平定邊隅
委當重酬然歲非屢積功猶可待遽加封典似覺
稍驟臣等欲遽依兵部所擬恐非　朝廷愼重封

典之心欲不依其所擬恐失兵部激勵將臣之意
昨日兵部到臣朝房商確原有兩擬一照李成梁
東州叙功陞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一照李成梁海
州叙功封伯爵臣等竊思封爵大典原係
特恩非臣等所敢輕擬謹具二擬并原本封進請自
上裁伏惟
皇上定奪臣等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請錄用罪廢

三月初六日謹
題臣等於正月十七日蒙
皇上發下吏部尚書孫丕揚一本爲罪廢諸臣未敢
朦朧推用懇乞　聖明酌議收錄以便遵行事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欲懇恩推用罪廢諸臣固當辨別
錄用但這廝每假公濟私交相結納附和沽忠賣
直市恩偏護黨類有負職業這所奏知道了還候
旨行欽此臣等又于二月初二日蒙

皇上發下輔臣陳于陛一本爲恭効愚忠披陳時政
之要懇乞　聖明採納以光治理事奉
聖旨錄用人才朕已知道了臣等兩奉
綸音不勝欣躍不勝愧赧竊惟我
皇上秉睿知之資擴虛受之量求賢若渴從善如圜
豈於罪廢諸臣而故深惡痛絶之耶祇因諸臣多
黨護之私無効忠之實故特抑之以示懲欲其久
而省改耳臣等恭誦　明旨仰見
皇上之心直同　天地肅殺而煦以陽春雷霆而潤

以雨露於諸臣未忍終棄之也臣等於吏部尚書
孫丕揚戒勿再瀆恭候　明旨第念考察之後外
官既多缺員而行取諸臣尚未考選一時可爲乏
人因念罪廢諸臣淪落已久思圖報効因而用之
實在此時夫人臣之事君即如人子之事父爲人
子者久不得於父則必自怨自艾號泣乎天而思
以求得乎親爲人臣者久不得於君則必自悔自
悟痛切省改而思以求得乎君此皆君臣父子一
體之至情也

皇上謂其假公濟私沽名賣直相與附和納結臣等
豈敢謂無其人然其間亦有未盡然者豈無業有
官守而自盡言責者乎豈無激發忠義而思欲自
獻者乎又豈無偏狃意氣而言或過切者乎又豈
無事體相關而因以連及者乎此其情皆有可原
而不得以槩責之也心術之公私人品之邪正
皇上已洞燭其隱微臣等亦察見其情僞若不辯忠
邪不分玉石而一槩抑之不用不但人才可惜而
禁人於　聖世恐無以開自新之途亦非

皇上用人求舊之意伏望
皇上俯從尚書孫丕揚輔臣陳于陛之請　特頒
明旨着丕揚會同部院大臣及科道之長通將前後
十餘年以罪見廢諸臣公心評品列爲等第實心
爲國言出忠肝而真誠耿介者上也隨分盡職因
事效言而信實無他腸者次也心懷偏黨言多排
擠以淆國是者下也又有素行不檢應難自掩假
建言以蓋其平生而希圖他日進用者此又下之
下者也持此四端而燭照之誰能掩覆上焉者或

還之朝次焉者或量補之外或暫復冠帶以俟推
用而下焉者姑置之以待他日之論定一一列名
上請　定奪上以彰虛受之懷下以爲願忠之勸
則　朝廷有互用之恩威草莽無終棄之遺佚矣
臣等待罪輔臣世道人才與有關責欽承
明旨敢不敷陳伏惟
聖明垂察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奉　旨擬撰殿試策題

三月十三日謹

題昨該臣等以　殿試策題上請　御製伏奉

聖旨卿等撰擬來欽此茲臣等欽遵恭擬臣仍覩書

上進伏乞

聖明裁定仍乞　寄封發下臣等令中書謄寫進呈

皇帝制曰朕惟文武並用長久之術每愼　二柄以

馭寰宇庶幾內順外威臻至治焉然觀昔之開基

英主以投戈講藝選士弘文爲美譚而周公訓克

詰召公誡張皇顧諄切於成康郅隆之際豈世亂

則寧濟以文時平則戒備以武道又各有攸重歟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

成祖文皇帝驅蕩胡氛於鑠哉既以　神武之略爲

萬民請命迺禮賢置館即當　締造之初延儒直

閣亦在　臨御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蓋規摹

宏遠矣

列聖祇紹　謨烈顯承迨於朕躬嗣音丕緒光撫太

平之業且二百三十禩餘威憯乎四裔方內安於

覆盂而譚者迺謂今文具大盛武備寖弛試衆共

槩如京師禁旅春秋教練嚴矣而冒竄猶未清何

以壯居重之勢諸邊戍卒主客供億煩矣而行伍

猶未實何以張撻伐之威至於中外府衛綱維秩

然縮符襲組材官非乏也而闒鈌偶虛動稱無將

列屯坐食冊籍具存也而萑苻竊發輒若無兵其

弊安在意者人情狃於宴安而法制累於積習非

大爲振飭不可歟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中

國之長技五者有因府兵之壞作原十六衛者有

請與大臣論武於朝舉忠謀之士委之邊任者有

以選勇果習戰鬪爲治兵之實者此皆承熙洽之

後鰓鰓於經武保邦籌慮甚遠又或謂安邊捍盜

必先治內謂無兵無將繇朝廷三弊者豈根極之

務更有在歟抑謀之廊廟修之紀綱自可以精神

折衝而無煩師旅歟今天下雖稱泰寧而方隅多

警斯亦居安慮危之時也朕既未能舞干而來㺯

弓而理將欲經文緯武圖修攘之實政以爲長治

久安計則何施而可爾諸士其悉忠攄謁明著於
篇毋有所隱朕且採擇而行焉

四懇致政

四月二十二日謹

奏為　君恩未報臣力已衰兼聞人言尤宜自省

四懇　天恩俯　賜放歸以安愚分以終臣節事

臣昨因廣東道御史況上進論臣臣因具疏

上請奉

聖旨朕屢旨勉留日望卿出如何又有此奏今邊疆
多事正賴卿老成運籌且輔弼首臣從來倚任者
舊何得以引年為辭朕必不因小臣妄言遂卿去

志宜即出安心辦事方見報國之忠吏部知道欽
此臣捧誦再三涕淚交下以臣衰庸老臣又被論
列乃屢　聖諭懇惻慰留如此也臣又於邸報中
見　發下廣東道御史況上進一本奉　旨深罪
重罰臣益不勝驚懼臣衰年昧於止足理合識彈
臺臣風紀攸司言為職掌
皇上因而罰之是益重臣之過矣臣請
皇上寬上進之罰而臣之當去不啻上進言之而在
臣亦籌之熟矣臣請爲

皇上陳之臣自筮仕以迄於今蓋二十有八年矣其間偃蹇坎坷殆居其半或投嶺海或歸山林或置閒曹或居遠地蓋自以為終身不遇矣不意摧折之後幸際　明時孤逖之踪受知　聖主置之左右託以股肱才乏他長惟朴忠之是守官無寸補將雅尚之益敦自以為可幸無過不意迂僻之性鮮克依違疎直之衷難以苟合以致議論之際多所招尤詞色之間尤易取忤立朝未滿五載無歲不有彈章若非　天日之照臨則臣又當負罪而去不得以一日居於位矣然臣細觀往日諸臣之疏其所論者或掇拾浮言或指摘時事皆不足以服臣之心臣因不敢悻悻求去以負

皇上之眷留今觀上進之所論實係臣進退之大節止足之大分望臣以古人以禮致仕之意臣若再如前日之淹留則臣之自愛反不如人之愛臣不惟有愧於古人而求以表率大官僚亦難矣臣又聞人臣立朝以忠貞為大義以廉恥為美節持廉者斯能効忠以事君鮮恥者必不能守正以事上

今臣年踰七旬既不能見機早退及聞人言又彼強顏在位是臣之廉節已瘵矣廉節一瘵則凡先意承志自固寵榮者靡所不為豈復能以忠義事

上

皇上亦何取於臣而留之耶而臣懼滋甚矣伏望

皇上念臣至情放臣歸里則

皇上之於臣始而錄用其身終能保全其名不致貽萬世之譏者夫孰非　浩蕩之恩哉臣無任仰

天懇恩之至奉

聖旨昨再旨留卿其安言的肅處正以安卿之心望卿速出何乃又欲請去卿平生清節為國忠勞皆朕心洞知宜殫竭誠猷勉思圖報務求不負股肱重託毋得固辭還着鴻臚寺官宣諭即進閣辦事

吏部知道

請減織造

四月二十九日謹

題臣等昨日接到工科都給事中陳世恩等揭帖爲財詘民窮織造當節懇乞　聖慈酌賜停減以裕　國計以紓民困事大約謂承運庫所奏織造段疋計工價所需用銀當踰鉅萬往歲例外織造不過三萬五萬未有如此之多者欲乞
皇上俯念財力已詘盡數停免如用不可缺乞減省緩解其工費一節令工部議處或發　內帑濟用

等因臣等竊詳近日江南連遭荒歉又增備倭養兵之費民力貧竭委實難支即當年額辦織造錢粮有司尚苦追求百姓尚多拖負工匠服役亦多逃竄百方指掘動稱無措況當此時詘之際復增例外之工不但民力難堪或恐更生他變伏望
皇上軫念困窮　俯允科臣所請　大賜減免仍下工部議處工價協濟免行加派貧民庶東南重地生靈仰戴　聖恩於無窮矣臣等無任仰望之至

五懇致政

五月初二日謹

奏爲感　恩思報揣分難留五懇
天恩早　賜放還以彰　聖明優恤老臣事臣引年乞休五懇　天恩俱奉　旨勉留又蒙
欽遣鴻臚寺官到臣寓所　宣諭臣具本奏謝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即出辦事以慰眷懷吏部知道欽此臣自念庸劣殘生屢承
天寵雖以愚朴之人處疎遠之地亦思感激思奮況

臣幼受父師之訓素明忠孝之義通籍以來此身已分許國鞠躬盡瘁矢死靡他今
皇上又不以臣爲不肖置之輔弼推誠倚任言聽諫行此誠泰交之會千載一時也若使臣年足以勝其任力足以効其忠臣豈敢潔身求去以負
明時懇疏陳情以違　聖意念人臣事　君以不欺爲主未老而矯飾以求去與既老而逡巡不去皆欺也臣自二年以來昏憊之狀潦倒之態惟臣自知一毫不敢矯飾于　君父之前以自取欺罔之

[illegible]臣[illegible]録臣生禀孱弱早年多病繼當强仕猶勉支
持及左遷嶺南三年瘴氣久侵舊病時發安靜則
[illegible]覺和平[illegible]思則神飄眩暈朝華晞露蒲柳望秋
臣之不堪勞瘁不意延有今日矣然此自臣一身
而言非臣之所深慮也　國家事有萬機旦夕丞
弼非有精神之識强徤之年不足以審幾而致決
而臣以殘年闇識首當其任內有攻心之疾則外
益見從事之難前有崦嵫之迫則後益懷覆餗之
慮此以臣之一身而妨　國家之事實臣之所滋
懼也
皇上英明神斷大法小廉閣臣三人同心輔政如臣
去留全無係于　國之輕重不若免臣于既衰之
日而早用三臣於方盛之年則臣既得以保其終
三臣又得以展其素而　國家之事日以振舉尤
爲臣之所大幸也此皆臣亟亟微忱發爲家人父
子之言而無一不可與天知者伏望
皇上垂[illegible]臣去則臣既以禮退又荷生還不特
臣[illegible]之悟而

皇上之所以優禮老臣者更將傳頌萬世無窮矣臣
不勝懇祈候　命之至奉
聖旨昨遣官宣諭日望卿速出主張國事如何又來
控辭卿平生忠義自許正宜鞠躬盡力安得更以
潔身爲高朕前見卿精力尚徤方以三輔同心佐
政何恐遽去宜體朕意卽出辦事勿得再辭吏部
知道

謝 御札

五月十一日謹

奏爲屢蒙 聖諭恭謝 天恩事臣以庸衰年老六疏乞休俱蒙 溫旨慰留前蒙 欽遣鴻臚寺堂上官宣 諭令又 欽遣文書官劉宣到臣寓所宣

聖諭卿屢疏乞歸朕再三勉留望卿即出閣辦事如何日久未出朕念首輔關係甚重軍國大事全賴贊襄主張卿不可以年老爲辭從來輔臣專任者

舊朕前見卿精力强健自卿輔政以來西討東征邊疆平定勲勞茂著未及酬卿豈忍言去朕既信任老成決無疑貳此後若再有妄言誣詆的朕定從重究處卿不可預自疑阻特此專遣宣諭卿宜仰體朕懷速出以慰惓惓之意欽哉故諭欽此臣焚香叩頭禮畢捧誦再三涕淚交下又蒙

聖諭三臣到臣寓所傳示 眷留至意臣何以而蒙

皇上恩寵至此極矣犬馬尚知報主人[illegible]負

君況臣受非常之 恩眷當竭報効之[illegible]年

過致政之期才匪匡輔之器望既不厭于衆力實不逮于身引年固其時也但數年以來身當 國事邊境未寧茲奉 明旨猶以邊情孔亟時事多艱倭情西[illegible]播酋爲念猶欲責望於臣臣雖至愚敢不勉力驅馳同心協贊以副

皇[illegible]意少俟邊境[illegible] 國事已定 聖懷少舒容臣再疏乞休

皇上以禮遣臣而臣得以禮求退此臣之所萬幸也臣無任感激仰望之至所有原奉

聖諭謹遵藏臣寓所以爲子孫傳家之寶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本奏 謝

請復建文年號

九月十一日謹

題今日蒙　發下禮部一本為

聖朝闕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　祖德以光　正史事內覆給

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疏乞於纂修正史內將

建文年號議復臣等竊惟建文年號難以湮沒屢

經

先朝諸臣條議及見於諸書紀載皆謂當復但因循

日久尚未舉行茲當纂修正史之將言官因此建

議所據禮部覆疏考訂詳明議論正大似宜

允從以昭　一代傳信之光以協天下人心之公臣

等未敢擅便謹僭擬　票帖一道恭進

御覽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謹具題

再辭荓鎮恩命

十月二十八日謹

奏為再瀝悃誠辭免　恩命以安愚分事臣等昨

以荓薊邊功伏蒙　聖慈加恩具疏控辭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等恭捧　綸音不勝感激惟遇事加

恩若　聖主之眷衔分自守者臣子之義夫閣臣

不與邊功之賞舊矣然先年間有受之者或以安

攘大績而首論運籌或以綏靖巨功而先推決策

蓋　上示殊褒而下承異寵非可爲典要也若夫

臨陣斬獲首級雖多虜患未除邊疆常事可以輔

弼之臣濫預克敵之賞哉且輔臣職務特綜大綱

督撫兵道之用總兵將官之選餽糧獎賞之給戎

器軍需之請雖得與各部商議而舉行之其欵撫

方畧戰守機宜但容謀於帷幄之中耳至於臨敵

奮勇者乃將士之力相機調度者乃督撫之謀條

畫擔當者乃本兵之責遇有失機僨事在輔臣既

不同其罰即當論功　須恩在輔臣又何可與其

賞哉況功罪賞罰輔臣日代贊襄若與邊臣均行

論叙則將來或啓扶同掩護之弊恐非　朝廷之
福矣蓋密勿之臣日在　左右以
聖主神明照察於上其勤勞功績何適不可頒榮錫
寵乂奚必借邊功以示眷耶此臣等反覆躊躇斷
斷乎其不敢仰承者也伏望
皇上念臣等控辭之非矯収回　成命庶令甲恪守
功賞有定　上無濫予下無濫承而臣等安分効
勞咸可以免於愧矣臣等不勝隕越懇切之至
奉
聖旨今次丼鎮大捷非泛常可比賴卿等殫忠運謀
贊襄密勿功當首論原不為過特加恩示酬宜遵
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定國是並留冢宰
十一月二十一日謹
題臣惟人臣之道莫善於奉公而忘私莫不善於
背公而植黨夫植黨之風一行則異同之議遂起
而牽連之勢益張要其機則在於為人上者挽之
而已臣觀近年以來朝中之議論太多士人之背
向角立蓋已非一日矣蔓延至今日益昌熾其端
皆起于丁此呂一事夫尚書孫丕揚以此呂訪單
之多而黜之此公心也戎政沈思孝以此呂之素

望而救之亦公心也心本無他嫌隙遂起乃各上
疏求去杜門不出者已半年矣遠近之臣因見大
臣杜門甚久據所聞見疏之章奏各是其是各非
其非衆言盈庭誰執其咎
皇上留中不下臣等若隱默而無言則是非終於不
解而大臣欲出無期揆之國體所損不小伏望
皇上大發綸音宣諭二臣令其各釋偏私即出供職
毋得再以疾辭前後進言諸臣亦乞
嚴旨禁誡今後毋得恣意狥私互相排擠淆亂國是

臣等又惟
皇上之居至尊即如　天之運于上而喜怒好惡猶
之寒溫慘舒一毫不可偏者且　深居九重雖
明照萬里而情狀微曖豈能周知若一有不察則
喜怒愛惡未有盡得其平者書曰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臣等願
皇上操至虛至公之心而於用人也惟其人之可用
與否而不必執以成心其聽言也惟其言之克當
與否而不必泥以己意公聽並觀詳審精察庶君
子得以獻其忠小人無以售其詐不然矯誣倖僞
竊　上意以投其私者將紛然不已矣此臣等之
所深懼也臣等僭擬　諭旨一道恭進
聖覽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請發章奏
十二月初三日謹
題仰惟
皇上神明天縱　威斷獨持雖　五位尊居而無一
念不在于吏治民生雖　大廷稀御而無一事不
關于　聖衷　宸慮臣等將以將順休美恪修職
業誠不勝欣慶但自今歲以來諸司章奏多有
留中不發者臣等每會部院大臣咸謂政令之行譬
如流水有一疏之停閣則有一政之窒礙有一官
之曠缺則有一事之廢弛其所關於政体實爲匪
輕即如吏部侍郎楊黄銓衡吏科都給事中糾察
吏弊此皆職任鉅要官之不可缺者如科臣吳文
梓之陞京堂係邊功叙錄奉有　明旨此又　恩
之不宜靳者如　肅府乞封其毋臣等已曾擬票
進　覽經今一年本府催請數次尚未得　旨都
給事中邵庶郎中高桂之候補半年有餘進退實
爲兩難丁此呂事情刑部擬罪上　請已經月餘
未蒙　允發此外不發章奏尚有臣等不及盡知者

不能盡舉者竊考古之王者聽政日必有考月必
有要歲必有會月令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
飭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蓋當歲事之終必將一歲
所行政令稽覈修飭使百司有所禀成萬幾不至
叢脞此明王不易之治體也今歲行暮矣臣等不
揣愚陋輒敢稱引舊典瀆 聖聰伏望
皇上特垂鑒察將今歲 詔中章奏盡數 檢閱悉
付施行使用人行政一無疑滯官得其宜事得其
序即日獻歲發春臣等又當勉竭忠力以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中外臣民曷勝幸甚臣等謹合忱瀝
悃具題

恭進經書漢鑑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二年至今所撰
講章除大學衍義俟有成帙另行寫進外謹將易
經夬卦至漸卦一本歸妹卦至未濟卦一本繫辭
上傳一本繫辭下傳一本說卦傳至雜卦傳一本

詩經小雅秩秩斯干起至謂爾遷于王都止一本
小雅旻天疾威起至鐘鼓欽欽止一本通鑑纂要
孝景皇帝元年起至三年正月詔勸農桑止一本
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起至東越王餘善反止一本
元封元年起至太子弗陵即位止一本孝昭皇帝
始元元年起至立皇后許氏止一本孝宣皇帝本
始元年起至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止一本
類寫裝潢 進呈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溫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効忠之誠謹具題

再救降謫科道部屬官

十二月二十七日謹

奏爲朝臣譴謫數多閣揭未蒙　批發懇乞

聖明寬恩開霽以全政體事臣等竊聞天子置公卿

輔弼之臣謂其能格心正事務引君於當道也在

昔唐虞盛世君臣之間都俞吁咈可否相濟情義

孚信若家人父子是以上下交而政治隆今臣等

幸際

堯舜之君愧匪皋夔之佐待罪密勿精誠

莫能格　天惟有夙夜自愧而已近者

皇上因在廷諸臣奉職無狀屢下　嚴旨切責一時

科道官降謫者三十四人部臣降謫者九人大小

臣工肅奉　天威無不跼蹐震恐臣等於本月十

三日具揭伸救一次續又於二十二日具揭伸救

一次俱　留中未發隨該部院九卿大臣連名疏

救雖荷　批發而降謫人數更多衆情益爲駭愁

咸謂自

皇上臨御以來未有如此施行也不但今日卽

祖宗二百年來亦罕見有如此施行也臣等備員輔

殊受　恩最深當　朝廷如此大舉動不能先事
挽回尚忍容默自保而竟無一言乎容勿之地固
當以潛消默諭爲事而不當以明諍顯諫爲功但
兩揭懇情未蒙　允荅匪特在廷之臣交責臣等
即臣等自省叨居政本碌碌素餐亦何能頃刻安
乎夫　朝廷之上　天子元首也大臣股肱也科
道諸臣耳目也今　天威屢震南北臺省摧殘已
甚耳目傷矣耳目既傷則股肱亦不得安尤異
聖明元首之尊一垂念之也臣等又惟太平之朝和

氣融洽海寓清寧今大臣救過不遑小臣蒙罪無
告一語牽逮追責苛嚴一事謬誤譴罰無已舉朝
皇皇重足而立恐非所以彰清明之象養和平之
福也伏望
皇上俯鑒臣等區區微忠特霽　天威普垂　寬宥
將降謫諸臣曲加貸免庶政體少全臣等亦有顏
面而可以盡忠補過思爲報効之圖矣臣等不勝
惶恐戰慄之至奉
聖旨卿等非所奏揭朕已悉覽了且此責處乃爲所
衙門食祿忘君不忠失職罪戾自致朕尚念言官
姑從輕處了卿等如何又來救激這所奏朕已知
道了姑着還尊新旨行吏部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五

辭甘鎭大捷加恩

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謹

奏爲恭承　恩命殊常披瀝懇辭以安愚分事二月十六日接得吏部咨奉

勅諭　勅吏部甘鎭大獲奇捷朕心嘉悅內閣輔臣殫力運籌忠勲茂著茲特加恩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志皋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還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賞銀八

十兩綵段四表裡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位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大學士如故廕一子中書舍人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陛一貫各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各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位各賞銀六十兩綵段四表裡都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感　隆恩之横被均竊光榮揣微分之難堪輒慮懇悃仰惟

皇上福德如天　神威遠震甘肅一鎭兩奏奇功斯實　九廟覃庥三靈協佑卽封疆力戰之士未可言勞況帷幄持議之臣首當濫賞乎舊年甘肅之捷曾荷　恩數下頒尋卽控辭幸蒙　矜允其時臣等疏中嘗請　勅下兵部以後功次不必再叙閣臣不意今次又復首叙臣等　宸衷軫記

綸諭特頒懋賞榮施出於意望仰見我

皇上崇重輔弼之任優奬密勿之勞　異恭洪慈

天高地厚臣等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但揆諸分義實有萬萬不敢當者夫閣臣不預邊功之賞考諸舊規亦非槩不受也或以平定首亂而地方底寧或

以擒獻元凶而邊塵永息　大慶覃及受賞何嫌若夫臨陣取勝兵家之常斬獲雖多邊臣之力閣臣不過職運籌代言之事豈容忝竊耶況崇階峻秩膺　殿閣之新班裕後光前侈錫衣之大賚

恩隆難稱寵極思危若上貪天功下掠衆美辭受互異先後不倫非惟事體未宜抑亦造物所忌是以不避煩瀆之愆輒陳跼蹐之悃伏望

皇上察臣等控辭非爲矯情恕臣等自干非爲抗

旨特收　成命俾守舊守則賞無濫及咸稱　雨露

之無私分以義安更荷　乾坤之曲　矣臣等無
任懇切隕越之至奉
聖旨甘鎮奇捷朕甚嘉悅賴卿等殫忠運謀贊襄密
勿功當首叙茲特加恩示酬宜遵成命不允所辭
吏部知道

弭變修省疏

三月十一日謹
奏為災異非常　聖心警惕謹仰承　德意條上
修省實政以回　天變事昨因　乾清宮火災異
常伏蒙　聖諭下頒引咎自責修省
聖主惓惓兢惕一念斯固可感格　天心轉災為祥
矣臣等更思　聖念真切如此凡為効忠靖獻者
孰不仰體虛懷圖竭涓滴而況股肱一體受
恩最深者其愛君憂國之切更當何如除祭告修省

等事已經禮部題　請次第舉行外其餘合當承
行條款臣等謹遵
明旨借擬開列于後皆係今日緊關政體者伏乞
聖明速賜裁酌施行　宗社臣民不勝幸甚
一下　詔罪己併　戒敕百官查得嘉靖年間
三殿火災
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之詔頒示天下今宜倣而
行之又　累朝或遇災眚多　戒飭百官共圖修
弭臣等竊見今日內外臣奉公守法祗礪職業者固

多背公徇私怠廢僨塞者不少以致政令失平傷
和致災良有由然似宜宣　勑戒諭大小臣工令
其痛自省改益脩常憲共襄平明之治庶
上下交儆乃弭災首務也
一檢發章奏仰惟
皇上靜攝　玉體深處　法宮臣等忝備密勿至經
年不得望見　清光一吐忠悃所恃以流通精神
祛撤壅蔽者惟賴章奏一端耳乃近日各衙門本
章多　留中不發以致事務停閣官皆尸虛夫六

部分莞大政昔人比之喉舌一時氣息稍窒身體
豈得安寧故一官久缺不補則堆積弊蠹者不知
幾何事一事處閣不行則牽連罣累者不知幾何
人此乃拂鬱羣情召災之大者仰望
皇上清心勵精將吏部屢次推陞官員及各衙門奏
覆章疏一向　留中者盡數　檢發使政務不至
壅滯百司得有遵承以上二款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一簡拔淹滯夫仁賢不信國且空虛忠直沉淪邦

其殄瘁邇年海內降謫罷癈官不下六七十員近
日兩月內逐黜降至四十餘員或因一事之差而
槩斥或因一人之累而連及其情實多可原寧可
終棄至於屢奉　明旨俱有不許朦朧推陞之禁
竊觀自昔聖王記功宥過霜雪之後必有陽春當
今　主上明聖　朝廷有道之時豈忍一微罪小
眚終身錮人臣等竊爲此事抑有推心思欲伸救
拔拭者蓋非一日矣惟望
皇上特下吏部從公甄別凡昔淹棄諸臣查其志行

端潔愆創已久解迨無心爲天下公論所惜者具
列等第請　旨定奪不得更拘朦朧推陞之條使
縉紳咸得揚眉吐氣不至摧沮拂鬱斯乃爲回天
心轉世道之一大機括也
一選補臺省近因科道缺人已經吏部題請又經
都察院催請俱祇候日久未蒙　發出夫　國家
以分理政務責之大臣以糾察欺蔽責之科道厥
任同重非可曠闕昔人以大臣比之股肱以執憲
之職比之賢治股肱者良有深見今官少事廢言

壅情沮鬱國無人寧不召災切望
皇上將吏部近日推用科臣及行取風憲等疏亟行
查發令其選補如額庶幾臺省充實言路開通臣
等亦得藉以採攬忠益補救遺闕此修政格天之
要圖也以上二欵伏乞
勅下吏部施行
一愼刑守法併禁止扳累以疏枉濫竊惟
朝廷所守者　祖宗之法度刑官所據者　欽定之
律令近來刑部問擬囚犯據律定罪而

明旨每有加重司官且被嚴譴此雖
皇上懲奸鋤惡之意而使執法之臣無所措手似亦
可暫而不可久夫法不可縱亦不可枉惟取其平
乃可久行惟望
皇上垂念今後問刑一以律例爲準至於抄沒一事
其情眞罪當者籍沒何辭但近有考鞫妄扳累及
平民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豈獨冤抑之氣上干
天和且京師天下根本使人人洶懼重足屛息不遑
寧處大非治平景象也惟望

聖明特詔問官勿許扳累無干以致破家殞命斯
仁心和氣轉嗟怨爲懽忻實弭災要務也以上一欵
伏乞
勅下刑部施行
一暫停織造併少緩燒造以蘇困窮夫段疋器用
皆　上供所需豈能一槩減省但近年增派數目
日多一日費之鉅萬據蘇松浙江陝西江西各該
撫按官俱稱水旱兵荒徵收不前一時庫藏若無
積儲小民貧困已極勢難加派仰望

皇上憐念公私兼匱之時約已恤民大施　恩惠將
江南織造段疋山西織造絨紬及江西燒造磁器
暫且停止或減其數目寬其解期以待各該地方
稍有蓄積陸續造進庶　上用不缺而民窮少甦
亦召和一端也以上一欵伏乞
勅下工部施行
右所開六條俱係時政切要之務中外羣情所共
喁喁引領而望者懇祈
聖明留神省覽即　賜批發若泛引不切以煩瀆

聽聽或槩舉所難以强拂
聖心臣等義所不敢且容籌慮而嗣有請也臣等不
勝懇切仰望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朕知道了

請下行取疏

三月十二日謹
題昨該臣以陳情具疏辭免荷蒙
皇上特渙　温綸遣官宣諭臣感　恩深重圖報無
繇除另本稱　謝外先是具疏時有吏部都察院
三臣左都御史袁貞吉左侍郎孫繼皐左副都御
史張養蒙各特疏揭以行取一事并以趣臣請
命念臣杜門乞歸何敢復與　朝政但一念報
王之心無論去　國不休即使瞑目猶然不已豈敢

隱默以負　國家行取之疏未下則內而臺省之
缺既多外而知推之官又壅此則諸臣業已言之
何敢復贅伏思
皇上不發此疏者蓋因一時言官妄恣胸臆致激
聖怒
皇上故欲裁抑之耳臣請願
皇上一賜調停不妨兩行而並舉之可也
皇上誠下其疏行取諸人到部先聽部中嚴加考覈
果心術端明議論持正則用之臺省以為　明目

達聰之助若心術險詖議論徇私則黜之別府以
彰隨材器使之公無徇虛名無惑浮詠夫考選既
精則人品自正既選之後
皇上察其抒忠報 國言事有裨於實政則 俯納
之以爲諸臣直言者之勸若其變易黑白罔上行
私所奏無益於國事則立懲之以爲諸臣妄言者
之戒是操縱予奪悉在
皇上既不廢官又不素事紀綱已肅國是自定矣
皇上勵精圖治挽回 天意一大機括誠在於此若

因近日之言官不合 上意將應行取之典格而
不行是因咽而廢食也彼 國家二百年建置臺
諫之臣而可廢之於一旦哉惟當責成於部院而
皇上操其權于上而已臣因部臣之請隨三臣具公
揭外復敢冒昧祈懇伏乞
皇上俯賜採納臣無任祈懇之至

災異自免

三月十一日謹
奏爲輔導不職上干 天和致災示戒乞
賜罷斥以彰臣罪以回 天意事臣聞大君者天之
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蓋天不能自運而託之
君以代理君不能獨理而資之臣以代終故大君
之舉動實上天之降監而大臣之輔治尤人君賴
之以格天者也自古災祥禍福雖若天握其機實
君臣咸亦有責焉譴見于天非獨君當修省而臣
曠瘝無狀彰彰較著矣古人謂宰相燮理陰陽意
正謂此今之閣臣即古之相臣所謂寅亮天工也

臣荷蒙
皇上簡任待罪閣臣迄今五年又蒙
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循資爲首輔所以匡弼君德調
和元氣俾諸祥畢集災害不生者其職也乃今數
年以來四方水旱疊陳災變屢奏臣燮理之失職
已自愧于中久矣不意今日大火忽起延燒
乾清 坤寧二宮夫宮乃 聖躬寢息之所大內深

嚴之地非回祿所易侵也一旦有此誠爲可懼
皇上省躬自責 發下 諭札謂朕不德所致仰見
皇上遇災而懼之心即此一言可以轉回
天意矣然臣細思之輔弼近臣身居左右所以致此
天變非盡由
皇上之失德實臣奉職無效不能弼違補過所致
天不降罰於臣而徒示戒於
皇上不知戒
皇上者即所以警臣也

皇上心切惕悟因變改圖而臣既不能亮工燮理又
不能遇災知懼晏然尸素不惟負
皇上且負 昊天交儆君臣之意矣伏乞將臣顯賜
罷斥別擇賢者輔理以回 天意此實
皇上代天行罰臣曠官獲罪所自甘心者也況日者
以勞積蒙 賞賚愧既深今若不以罪過受罰爲
譴滋大亦非所以弭災而消變也臣退之後更望
皇上早夜修省明沛 德音多施寬政將臣等所陳
六事次第舉行庶幾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則民心
悅而 天意得轉災爲祥天休滋至
宗社無疆之福其機盡係于此矣爲此具疏控辭惶
恐待 命無任激切懇祈之至奉
聖旨朕遇災兢惕正賴卿交儆調燮舉行修省實政
共回天意豈可因此求去宜即出供職以副眷倚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火災再請自免

三月十五日謹

奏爲再懇 天恩乞 賜罷免以謝災譴事臣昨
因異常火災具疏自劾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見
皇上修省之中益切 眷倚之念而臣之心益加悚
息不敢自寧自古天人感應理不容誣上下交修
義難自諉大臣考受恩既深其責尤重者也和氣
臻則君德上應而臣亦有榮災眚見則君心弗寧
而臣亦有辱令茲 大內之災
皇上弗遑寧處因災知懼而臣匡救失職若不退休
以應 天譴臣之罪亦不可解矣竊惟變不虛生
感召有自
皇上初登 大寶兢兢業業勤政向學 朝講靡輟
儆 天法 祖郊廟必親憂民則步禱不辭從諫
則章疏屢下任賢圖治寬仁愛人善政縷縷不能
悉舉于時天災不見協氣旁生上肅下熙家給人
足歲有豐登之兆民無愁怨之聲固以欵服海內

晏如真太平景象千載一時由我
皇上勤勵法天顯氣成象感應之機彰彰明也夫何
邇年以來災咎時有天鳴地震星變水旱邊烽不
靖外夷交訌遠近告災公私稱匱春秋二百餘年
火災僅書者十四近見 京師二三年間 萬法
殿火西華角門火北安門火歷代帝王廟火天未
悔禍火及近宮
聖母惶懼 宗廟震驚致我
皇上罪已自 儆戒之切
皇上何以有此臣自思惟實已待罪數年才劣年衰
責大力小上無陳善格心之功次無責難補過之
益以致
皇上喜怒或偏刑罰任意 天垂儆愛災生 禁近
實由臣輔弼多缺罪過滋彰誠既不足以感動又
不能以挽回凝遡徒切於中尸素無補于世若不
因災策免苟位取榮 天意難回臣罪益大仰負
委任俯愧生平物議愈滋災害並至不惟靦顏於當
時亦且取譏于後世伏望

皇上憫臣衰朽　賜臣罷斥别託賢佐共濟時艱轉
災爲祥及時興治尤望
皇上體天心之仁愛念創業之艱難
社稷籍以靈長民生賴以蘇息而乾夕惕以圖治理
臨朝御講俾臣工面奏得輸其忠郊
天享　廟俾神靈鑑佑得有所託
兩宫省視之必謹　皇子冠婚之必時箠楚不妄施
於近習籍没不濫及於無辜愼刑獄以惜民命復
言官以惜人才輕財利以全大體納諫諍以示虛

懷恤邊軍之勞苦罷各省之織造惠畿甸之窮民
寬被災之賑貸　勅諭各部查例修省事宜上
請裁酌專行弭災實政無務虛文天下將頌
皇上之神聖鋭意中興臣工共圖職業之交修不敢
曠怠太平立致瑞氣駢臻四夷望風萬民向化澤
流寰宇光耀史冊不過
皇上握轉移之機耳臣至愚極陋一念朴忠不識忌
諱亦以受　恩太深進既不能稱職退故不惜盡
言願

皇上罷臣之身而行其言則生有榮施没且無愧矣
爲此自劾上
請不勝惶悚激切之至奉
聖旨災變修省卿爲首輔正當殫慮匡贊舉行實政
豈可再疏求去自圖便安宜即出辦事以慰惓惓
不允辭吏部知道

請緩織造

三月二十日謹

題今日文書官潘朝用　發下工部奏爲停減織

造燒造一本令臣等擬

旨竊照織造一事連年加增數多所用銀至三百餘萬若欲派之民間則今蘇松屢遭水荒陜西切被虜患萬萬無加派之理若欲令該部措處則今河工未完　乾淸大工又將興造方憂錢粮缺乏將何措辦臣等再四酌量亦不敢仰望盡免但乞

皇上俯從該部所請令其議處或量減分數或稍寬限期庶足以慰人心答

天變其燒造一事亦乞一併酌議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謹僭擬　票帖一道上

請伏乞

聖裁施行

再疏乞休

四月十六日謹

奏爲自省衰殘不堪輔佐力懇

天恩俯賜辭免以明止足以遂生還事臣年至七十當致政今臣年七十有三矣三年之內或因入言或因自請求罷之疏前後凡十幾上俱蒙

慰留今又四上疏矣仰荷　溫綸不允所辭仍遣鴻臚寺官宣諭入閣臣感激至於泣下豈不知

君恩之深重　君命之當遵哉但臣早夜以思旣不

得去自當勉强鞭策以圖報塞豈知老病侵尋年復一年日甚一日心血已耗性多遺忘精力又衰體加孱弱覽揭則目病於昏膭入朝且步倦於趨蹌秉燭之光漸微懸車之期久逼進無裨於心膂退常切於首丘漏已鳴鐘形將槁木若更遲回不去恐終待盡他鄉雖犬馬微誠未忘報效而桑榆暮景何補涓埃況萬幾至繁數弋行罪己無短長之效久懷尸素之慚賢路豈容以冊妨中書不可以伴食

皇上大有爲之資而臣仰望　清光竟無嘉猷以入
告
皇上當中興之運而臣自甘衰朽何能以道而事
君　天變臣不能回民隱臣不能恤吏治未清遺賢
未起吏部之事也而臣不能以逭其責饑饉荐臻
財賦稍匱戶部之事也而臣不能逃其咎以至大
禮未盡舉行邊鄙數稍不靖冤獄眚災之未赦工
作織造之繁興雖有各部司其事而臣實與有罪
焉上無以格　君心下無以表百僚內無以肅紀
綱外無以振海俗以致人心日險政事日弛議論
日煩成功日少國是已漸非矣有臣如此而焉用
彼相爲哉臣責重力輕心長髮短在位一日則曠
職一日徒悄多口忝辱冠裳有乖國體臣去亦晚
矣伏望
皇上憐臣來日之已短憫臣筋力之難支放歸田里
以終餘年則生當歌詠沒盆啣結矣臣無任感
恩懇祈之至奉
聖旨朕前已諭卿即出如何又具疏懇歸卿爲元臣

原缺

請行大禮
八月初九日謹
奏爲恭逢
萬壽請行大典以慰中外人心事臣因禮部請
皇長子冠婚大典以重主器又査得累　朝事典
凡　冊立冠婚之典俱屬閣臣與禮部題　請過
期不請責有所歸臣因禮部題　請合冠候
旨今猶未奉　俞旨臣竊能已於再請因查　國朝
典禮　皇子冠婚俱不出十五歲舉行　累朝遵
行未之有改今　皇長子已踰一年而
皇上未允禮部之請者蓋謂　冊立之未舉行也臣
思　冊立猶爲　國家重大之典所以定國本也
皇上注意已久天下仰望甚殷正當與冠婚並行者
伏望
皇上念主器之位久虛而　建儲之策早定乞即
諭禮部轉行欽天監預擇吉日並行各衙門備辦禮
儀行禮以見大典竹出自　宸衷一時臣民欣喜
踴躍之情固不假言且兩京十三省祝

原缺第一至二十二葉

請大小官員一時雲集 闕下得遇 盛典自慶遭
逢其歡欣鼓舞益喜
大聖人之作爲而和聲動于
神京和氣溢于海宇矣臣無任惟忻祝頌之至

請復常朝

八月初八日謹
奏爲祗承天變 特復常朝以肅群情以飭庶政
以新治道事臣少讀易而至說卦傳有曰古者帝
王南面而听天下嚮明而治夫帝王者天下之共
主也近而群臣之所觀瞻遠而百辟之所視效大
而嶽牧之所景從小而庶民之所向化是故於卦
取諸離於位取諸南人主南面而出治人臣北面
而受成此萬古居尊不易之定體也周公輔成王
負扆而立重居位也使天下臣民皆有所觀瞻而
不敢虛也有所觀瞻而後敬心生畏心起令必行
禁必止古稱帝王垂衣裳而天下治者正此之謂
也自古未有能廢之者我 朝至
皇祖因 三殿之災移居西城始罷朝講然 召對
之礼卒未嘗廢
皇祖御座於簾內閣臣俯伏於簾外部中有事則召
尚書諮議因此知 皇祖雖不視朝而國事卒未
嘗廢又多 親灑宸翰出自 聖意疾如風霆

雨卒無停留阻滯不行者然一時邪黨肆奸權臣
擅政而郡小因之竊柄行私一時朝綱國政亦多
紊亂而人心蓋岌岌矣幸　祖宗法度嚴明
皇祖英明神武權奸立斃國事始安亦既晩矣
皇上聖資天啓　睿質性成初政勵精好學不倦上
承　皇祖臣民欣欣然仰堯舜禹湯文武之再出
而恨無夔龍伊傅周召之臣天下欣欣然望中興
之盛治四海之太平者甚殷也邇年以來乃以
皇祖爲法不出視朝然前此猶月一臨焉或數月一

臨焉今曠然三年矣夫天下猶家國然家有主則
一家治國有主則一國治天下有主則天下治豈
有　主上不出而可以治天下哉夫天下者
皇上之天下也
皇上不以天下爲重而不視朝則内外臣子豈肯以
官常爲重而恪恭厥職其間賢愚强弱不同故明
蹈徹肆不一此在君天下者操其柄以轉移之而
已欲操其柄則莫若視朝蓋人主視朝則如大明
中天而魍魅魍魎莫遯其形若不視朝則如旦晝

爲晦而神鬼妖孽紛然四出可不畏哉臣請以一
時大小臣工忠邪枉直情狀不一者爲
皇上陳之大臣以道事君小臣隨分盡職今之廷臣
居高位者固多殫忠盡瘁以期不負夫生平而與
時浮沉者恐亦不少在下位者非無素懷忠赤以
勉樹夫名節而背公行私者亦不少誠有如
皇上勑論群臣之所言者此皆恃
皇上之不視朝無所聞見各肆其無忌憚之爲以混
朝政而其源不塞其流將長不知其所終矣夫轉

移之機實在於　上今當
皇上修省之日正返災爲祥之時不拘常朔間一臨
御或　賜召對或面奏事舉
祖宗之舊典復昔年之故事大政大禮次第商確邊
情民隱纖悉咨訪此固南面聽治之規恭已無爲
之化天心感動災異潛消而太平可立致也况當
萬壽祝頌之期四海朝宗之日願
皇上毅然行之則朝綱肅而百官正庶事康而聖化
行中外遠近皆誦

聖天子之無逸而風化不育行於近郊矣臣於天變
之後條陳章疏已備而特以　臨朝一言進此尤
鼓舞人心振作治理之一大機也臣老疾不能久
留侍
聖上中興之治矣
聖上今不放臣區區愚忠惟
聖上俯聽臣言斯不負留臣之心使臣得一瞻
天顏而對而去雖歸亦有餘榮也伏乞
聖上垂聽臣無任涕泣懇禱之至

請補本兵

八月二十日謹
題近該總督邢玠報朝鮮倭情萬分緊急朝鮮國
王又欲棄國逃遁且其蹤跡詭秘暗差人役赴清
正處而金總兵已行脫逃慶州生員亦欲率衆順
賊矣人心離散粮草莫供我以孤軍遠戍其地後
兵未繼進退兩難此誠東方危急存亡之秋也臣
等見報不勝駭愕日夜思所以為拯救之術而顧
念此　國家大事全賴兵部主張主張無人誰任
其咎掌管兵部者須得熟練兵機久諳邊計忠貞

體國之人專心實任決非未經邊方者所能幹辦
亦非暑掌戎事者所可擔當況今天下兵事不止
一倭處處可憂處處當計倭奴倡亂則自東北至
西南遼東山東南直浙江福建廣東沿海萬里盡
當備禦矣北邊則九鎮處處日夜防虜而今四川
又以虜患見告矣西邊則雲貴兩廣時有土官土
目猺獞諸夷并緬甸安南等國俱煩處置矣中土
又有礦洞山箐及民間盜賊不時竊發皆當預防

矣此非倉卒所能荅應苟且可以支吾者前以部
印付于侍郎李禎原奉　旨意止是暫掌非爲久
計而乃無尚書之　命則令何人擔當既無擔當
之人安有認眞之事臣等竊觀
皇上之于倭事隨到隨發隨請隨行
聖心亦既獨勞于上而特屢于中矣然
皇上深居九重豈能盡悉行間之事而臣等二三書
生雖不敢不竭力賛理而豈能旁通行間之事必
妙選得人特畀專職令其曉夜籌度悉心講求詳

利害之所歸悉緩急之所宜防東而不遺于西慮
前而不失其後庶幾其有濟耳各部之事有差尚
可補救于後兵事一差則　國家安危在乎呼吸
此何等大事而可以不急圖乎
皇上之于倭事無不急圖而但一本兵不曾急補故
將士皆謂
皇上用兵之意尚在舒緩而多前郤之情朝鮮君臣
又謂
皇上收援之意尚在舒緩而生去就之計倭奴揣摸

皇上之救援未急而爲急攻先發之謀此無足怪蓋
形影之間原曰可疑也試觀　輦轂之下班行之
中能確然信
皇上之留意戎機者有幾人也而況其遠者乎夫一
點用一本兵此極易尋常事耳而
皇上猶難之則事有難于此者
皇人又將何如作難而使人不疑此國將士之所以
解體而盜賊之所以生心也臣等日夜憂懼屢晉
奏　請而未得　俞旨則謂　聖心必有默回之

時而今日事幾過迫不可復待不得不再三瀆陳
伏乞
皇上即賜　乾斷勿更遲疑將吏部推上本兵前疏
亟賜　定點一員令其到任管事　國家幸甚天
下幸甚再照數臣之中衆口皆推蕭大亨爲第一
倘得如擬則華夷共服中外交慶蓋大亨之才以
爲刑部尚書非其所長以爲兵部尚書則有餘裕
當此倥偬緊急之際臣等萬不敢爲徇私負　國
之衆尤望

皇上寬其小嫌而策其大用則大亨之感
恩圖報尤當萬倍恒情也臣等不勝憂 國憂家遑激
切諄復待 命之至謹題請
旨

再催補本兵
八月三十日謹
題適接總督邢玠塘報內開南原已于八月十六
日被倭打破副將楊元從西門殺出不知去向等
情臣等見之不覺失聲大叫震慄無已移時及閱
書札內開閑山失守西南二百無處非賊賊兵二
十萬我兵二三千而清正又向忠州來別處屯守
難撤南原自不能守全州亦難支持此時禦之于
陸岐路已多若海中無兵登萊天津皆可深慮故

今日之計水兵甚急海運甚急若閩浙一帶不必
緊爲驚惶惟當并力朝鮮爲沿海標塞源之計又言
朝鮮兵糧固少本色將發去馬價須臾散盡坐以
待斃無所措手足矣又言本兵此時尚不蒙 黜
聖上何不自計 社稷此當合九卿臺省叩 闕急
鳴之時也臣等手攬其書涕淚俱下照得楊元以
萬里孤軍而當萬數之賊臣等固已日夜憂其難
保今竟覆没則何以作我軍之氣而固屬國之安
伏想 聖主聞之必當動色靡寧矣所賴總督邢

玠經理楊鎬皆不二心之臣總兵麻貴及部下諸
將盡一時之選急宜督其收功于後天津登萊係
京師左臂必須大調閩浙等處水兵以戍之一則
可以爲保固　中國之謀一則可以爲夾攻倭奴
之計所宜急圖不可復緩其朝鮮糧餉雖絡繹轉
運不絕而兵多道遠安能卽達所發馬價旣皆罄
盡必須再發一二十萬前去接濟庶無内潰之憂
顧此等兵食大計頭項多端少有差失　國家安
危所係今無熟練本兵日夜主持籌度而但取辦

于署印侍郎豈是長策臣等屢次進言
皇上都付不理一旦敗狀來聞相視但有長歎
皇上何不以　宗廟　社稷爲重一至此乎那玠欲
九卿臺省叩　闕急鳴此眞血誠亦意萬不得已
而爲此無聊之辭也伏願
皇上卽將本兵蕭大亨　准用令其亟行到任籌計
東事庶可以補前失而圖後功不然一二書生必
致誤　國卽萬死何以贖罪乎臣等謹備擬
諭帖一道伏望

皇上允發臣等不勝涕泣哀懇之至伏候
勅旨

請設監軍撫臣

九月初四日謹

奏爲倭患益熾懇乞　天威亟嚴外防以安內治事昔經略宋應昌於朝鮮之役偶議東封而　朝廷俯從者實以朝鮮全無戰守之策恐班師後又來請援則中國勞師捐餉無時而已必至內地騷動大有隱憂蓋爲遼左唇齒且使朝鮮得以休息訓練能自戰守倭奴不敢再犯斯可以寬

皇上東顧之憂矣何意朝鮮弱不自振不知乘機修

備但欲誘援中國怠玩仍前狡詐尤甚既不助戰又不助餉南原既以棄城逃遁全州則又焚燬粮草其遺中國之憂匪細矣曾不思

皇上字小之仁數年間勞我兵餉數千里疲我將士無非爲彼防守今危在旦夕此朝鮮之最可恨也但念倭之不能北犯中國者惟恃全羅慶尚二道爲我衛耳倭船從海入犯必由全慶二道地角待反風而後能進故全慶乃中國之金湯而亦朝鮮之門戶全慶亡朝鮮必亡朝鮮一亡倭奴之入犯必不從陸犯遼仰攻山海矣必從水路之東漢臨津晴川大定大同鴨綠諸江分兵四出撓我四鎮則我防倭之力分而不勝左右顧矣此目今一大患也使倭奴一據全慶二道又可以待風而爲航海計不獨四鎮近地可虞凡東南沿海皆時時有切近之憂不若平時二汛之期易於防守矣此目今又一大患也故朝鮮在所必救而全慶又當屯兵以至沿海邊衛均當豫防但天津係畿輔門庭至山海關僅八百餘里而登萊爲中原襟帶南至

淮安運河口三千餘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蔽也承平以來沿海衛所單弱處處濱海在在宜防萬一倭奴乘虛而入內無控扼外無聲援中州畿輔不無震動天津雖通薊鎮山東原有巡撫終難遙制莫若添設備倭撫臣一員彈壓天津登萊據險練兵因而留屯無警周廵有警策應而衙門畧近天津以示特重根本則南可以防中原北可以壯　神京東障海島而山海鴨綠等處聲息易達此實內防之最不可缺者其勢必至多議兵多議

餉議兵議餉不無損國損國在一時而利國在萬
世不容不亟爲更張以救危急者也更乞
皇上降 勅諭一道速遣才望御史一員星夜馳往
朝鮮如寧夏監軍故事紀錄將士功次以明賞罰
之典更懸不次之賞格鼓舞將卒以待異能奇功
之士仍乞 賜賞劍一口於該鎮督臣若將帥有
異同逗遛者許其先斬後奏庶幾深入孤軍齊心
固志仍諭朝鮮君臣衆庶示以 累朝天覆地載
之恩頻年爲彼出師之意數其爲已挾私之失惰

慢荒寧之衍責其凡事聽從吾經理調度一應事
理毋得有所掣肘一應軍資毋得有所覆匿同心
併力翼濟王事則我力合而敵勢孤或犄或角當
復提如前矣仍 勅沿海撫鎮衙門戒嚴防守應
調兵餉該部作速議處邢玠楊鎬一聽便宜設奇
用間審慮乘利決不中制務保萬全此又今日之
急務也臣等仰見
皇上獨任焦勞東征之役夙夜靡寧與紓 宵旰之
懷特罄愚慮上瀆 聖聰於本兵員缺屢請未蒙

發下伏望
皇上軫念時艱 早賜點定庶樞筦有所主持而閫
外恃以無恐其特遣監軍及添設天津登萊撫臣
事宜俱乞 採納下部議覆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卿奏深得防外安內機宜足見老成謀國忠
猷朕心甚慰該部便看議了來說

伸救楊尚書

十一月初九日謹

題臣等在閣蒙 發下錦衣衛指揮王之楨本內

開楊新芳恭進重貨事已奉

聖旨差官前去封解夫楊兆以一介草茅致位尚書

家財至于百萬又擅造違式房墳若果有之重處

非過至于押赴軍餉部銀實乃百姓膏脂

明旨森然懲貪罰僣仰揆 聖心固將處一以戒百

也但臣等竊詳楊新芳自稱爲楊兆之孫而舉發

祖罪似非人情必有别故况以家財恭進理宜明

白具疏誰能阻之何至假粧做工軍人潛入

大內蹤跡詭譎事尤可疑疏內銀至百萬加以珍奇

重寶萬一未實必將挾 旨誘牽累及良善雷

霆之下誰能自明則破家傷命無辜受禍者將不

可勝言且或借此一事更爲展轉嚇詐騙財利已

亦不可知伏乞

皇上勅諭差官會同撫按務要仰體 聖心從公詳

審如果所奏皆實止將本家見在財貨籍沒其

違式房墳督令拆毁仍還其土地而令其子孫不

得過爲牽連搜括致令地方驚擾若所奏不實尤

當馳奏將楊新芳重處且此延安府縣與北虜西

番切隣外夷觀望所關不小尤不可使之輕視

中國以損

皇上之威靈也臣等切思籍沒一事乃 國家極重

之法尤在死罪之上者必須詳允 奏讞而後處

斷至于章奏雖科道之所建白亦必下部院看覆

奏有 成旨而後施行令以極重之法止據一妄

男子之言而不加覆議迅速發行政體亂雜人心

懼駭恐天下奸民從此開風效尤懷私挾 奏何

患無詞是古人所謂争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

教也後雖以法禁之將無及矣更望

皇上將此等事情再加深思慎重舉動若再有妄揣

謬窺罔聽倖奸者置之不理且加懲究厥見

聖心之至公 聖體之至平而天下享清淨安寧之

福矣臣等不勝仰望之至

謝　聖諭

十一月十四日謹

題臣等於初九日具揭上　奏内官楊新芳恭進

家財等事至十三日文書房官史賓恭捧

御札到閣　諭内閣覽奏朕已洞悉但餉銀是朝廷

濟邊之費軍士披堅執鋭殉身爲國勞苦萬狀禠

賉以望此輩肆志剋剝罔知體恤且部銀皆百姓

脂膏以納公家之用公然侵扣蔑視法紀無所顧

忌好善惡惡朕固猶耳卿等此説意見欲何方今

國匱民竭用兵用餉皆稱不敷官民搜括已盡誰

知徑充私囊全不體上心其無孚何在況有要直

沽名之徒動輒言君不恤民不欲裁這一事便欲

停那一事似此貪肆異常欲慾遺害職司糾正緘

口不言好生可惡且楊兆乃姑從輕處這所奏已

知道了欽此臣等祗誦　宸綸不勝悚服仰惟

皇上留心國計加恤民艱念軍士之披執甚勞而貪

吏之搜求未息百姓之脂膏難繼而盜臣之侵扣

多方不能憂　周恤民但有肥家潤橐至于建言

糾事之流又多要直沽名之輩但知調停于瑣屑

不能舉發夫巨奸　明旨森然凛于霜雪臣等無

不毛骨悚然者未從　寬示德意輕處楊兆而以

已知會臣等則　恭繹藹然不啻如家人父子之

唯諾臣等又無不感激而至于涕零也竊念臣等

雖才質疎庸無能承順　下風然視貪婪官吏不

啻若狗彘然恨不能痛加澄汰以正人心前日揭

帖開楊兆若果財至百萬重處非過意正爲此原

非敢爲楊兆解説亦非別懷意見但區區犬馬第

恐所奏未必的確而　欽差之人奉行太過株連

前數則楊新芳必將胡攀亂扯貽害無辜延安近

邊地方關係不小故欲

皇上密勅差去内官止將見在封進不必多爲連累

而臣等過憂過慮之愚忠欲以仰贊

皇上寬仁之至治耳況夫四方刁潑之人無處無之

若妄謂　聖心可以窺伺而懷私挾詐紛紛告訐

則

皇上本以懲貪而人將反疑以取財本以惜民而入

將反疑以擾民臣等誼叨股肱心同休戚實不忍

使天下後世以此不美之名加于

皇上也大抵天下之事循常襲故則人心恬安一爲

一希闊超格之舉便致驚駭臣等日在　清光之下

豈不能仰窺

聖心之無私顧中外臣民豈能盡知仰臣等務吻傳

告方且疑臣等爲箝諫爲文飾日夜念此不若求

皇上　行好善惡惡之心而消融其可疑可議之迹

允爲　至治之光也除原奉　御札還藏閣中外

謹具題回　奏以　聞

恭進經書講章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題先該臣等題稱每年終將講過經書講章類寫

進呈以備

皇上溫習觀覽仍另書發司禮監接續刊板已奉

欽依節次　進呈訖今查萬曆二十四年至今所撰

講章謹將大學衍義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

捐階起至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止一本中庸

喜怒哀樂之未發起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止一

本詩經大雅敦彼行葦起至桑柔止一本大雅倬

彼雲漢起至召旻止一本周頌於穆清廟起至般

於皇時周止一本魯頌駉駉牡馬起至商頌殷武

止一本通鑑纂要漢哀帝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

丹爲庶人起至以孔光爲帝大傅馬宮爲大司徒

止一本漢平帝元始元年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

起至哀章作銅匱以獻莽止一本新莽廢孺子爲

定安公起至遣上公王匡攻洛陽止一本更始元

年玄北都洛起至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止

一本以上共十本類寫裝潢 進呈伏望
皇上萬幾之暇時加 觀覽以求温故知新之益臣
等不勝惓惓效忠之誠謹具題以
聞

內閣奏題稿卷之七

請行大禮

正月初九日謹
題伏見新年以來氣候融和風日光霽屢降瑞雪
豐稔有期 天意眷歆人心暢悅咸以為四海太
平之兆 一人有慶之徵也臣等叨居輔弼調燮
無功實懷踴躍歡忭之心未遂快瞻 而祝之願
惟朝夕焚香祈我
皇上萬福彌萃萬壽彌增耳竊謂當此陽春開泰之

時宜舉吉祥大喜之典昨見禮部揭帖以
皇長子冠婚為 請此乃極大最喜之事惟望
皇上裁自 聖衷以迎 宗社新至之禧不勝幸甚
蓋
皇長子今年已十七歲茂齡不為幼矣冠婚二禮時
不可以復遲事不可以復緩前已具 請非敢多
言具候
皇上特渙 綸音傳示禮部俾斟酌儀注上 請仍
示各衙門將合用各項錢糧早為備辦通行[illegible]

內外八府妙選淑女以應好逑庶不致倉卒難備
臣等秉春仲祝因事效忠伏望
聖主俯納不勝忻躍仰望之至

請儲邊材

正月十八日謹
題臣等連日接得東征塘報我兵之在朝鮮者　與
倭苦戰破其一城三寨而清正尚在島山城中堅
壁死守我兵仰而攻之甚難爲力四面援倭源源
而來呼吸之頃成敗懸殊臣等日夜關心日夜跂
足不敢以一勝爲喜實以未了爲懼此傾腸越千
里徒有此心而力所可爲者在于　廟謨今　廟
謨尚多缺失獨恃一戰以爲孤注豈不危哉臣等

所謂　廟謨之缺者云何夫兵部謂之本兵謂之
樞筦乃以其事付之侍郎李楨本官拘守文義不
諳軍旅夫美錦不可付學製之人美玉不可付拙
工之手無濟于事抑且有傷
皇上何取于楨而以大權付之因循不改彼胸中本
自無奇安望其慮遠憂深而預籌勝筭以擔當軍
國大事乎念此慄慄竦骨寒心者一也其在朝鮮
止靠邢玠楊鎬二人以彝軍諸將并鬪楊鎬躬親
臨陣出入于矢石之間奮不顧身誠可倚藉然在

朝廷亦宜預先作一準備萬一此人有少差跌數千里外何人代之萬一那玠復有不虞何人代之此等事機關係不小有備無患皆當預籌者二也今本兵不思吏部不管各衙門不言但恃

皇上之福德與

祖宗之威靈 天意固為眷顧人事亦當修舉不宜弟曰靠 天而已也天下之常才雖多賢才甚少若非妙選不得其人雖得其人亦當收羅于 朝端或移居于近地一遇警報之時可以被 命即

發猶恐縮地無計不無嫌遲況可都置不講而束手觀望哉今 朝廷之上官多不補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之甚必至顛仆智者一思深可悚息臣等以為小臣所管者惟一事未補尚可兼攝大臣則上衍 天子鎮 國家下治萬民制四夷領萬目之綱造多方之命必不可以不補補亦不可非其人也查得隆慶年間因北邊多事特添設兵部侍郎二三員以備督撫之選

先帝留心邊務廣儲賢才如此誠萬世所當法伏望

皇上加意于用人一節不以愛惜名器而並虛緊要大僚 特諭該部將各部院堂官一一遴補以重

朝廷又收羅堪充督撫兵備親臨戰陣之人分布于薊遼近地以備緩急庶幾平居無事可資其籌略而修廢墜之典倉卒有事可藉其才力而應勛勦之務不至有臨渴掘井援木求魚之患以上各官或 勑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舉或將吏部節次所推斷自

宸衷欽點發下仍令廣詢博求備用之人不得以尋

常才品徒取充位國事幸甚臣等幸甚謹具題

知

催行大禮

二月初三日謹

題稿惟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屢次上懇未蒙

聖俞連日各衙門文武臣僚無不披誠陳請若臣等

恭候　綸音未敢隨衆進請乃今[illegible]而叙然

中外遑遑皆來責備臣等何不勤請[illegible]臣等亦但

俛首引罪無能開一口以謝衆人也竊惟天性之

親必不待于人言天倫之敘必不可以人為

皇長子為

皇上倫續之元倫序之始儼然成人之日若使冠婚

既行則以後　諸皇子麟趾森森翕斯蟄蟄凡有

吉禮皆可挨續而舉不至擔閣若

皇長子之禮既有愆期則　諸皇子之禮必難越

次時日愈將延遏禮儀必且停滯錢糧難以猝辦

觀聽亦有未雅且此一事各衙門文武大小官員

不待約會而合辭固請者豈其不畏煩瀆之譴哉

蓋亦因萬邦萬姓交責于下謂其緘默容身而恐

陷堯舜于有過之地也畏名畏義遑遑囁嚅觀其

奏辭尚不能攄陳萬一亦可以情亮而心察矣

皇上至聖至明豈不洞燭效忠者之深

皇上至仁至慈豈不篤愛

皇長子之厚

皇上至英至斷豈不揆度義理而決幾微牽纏之累

今臣等之請無非文武百官之請文武百官之請

無非萬邦萬姓之請同然之情有難違咈試取舊

年天下鄉試錄觀之孰不以

皇長子冠婚為策問者天下青衿之士孰不以冠

婚為策對者所以臣等寧吐肝嘔心于

聖主之前而不敢得罪于天下萬世之公論也伏祈

皇上仰繹　九廟神靈篤生元子之意先聖先師創

禮維世之心副四海之歡悰弭萬方之私議使

聖名不著而無闕　聖德益顯而不渝斷自

宸衷允行大禮臣等不勝幸甚

再催請行大禮
二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冠婚大禮更不可遲懇乞
聖明乾斷速賜舉行以慰中外人心事竊惟
皇長子冠婚二禮臣等屢冬新春五揭陳　請未
蒙　俞音昨日禮官言官五府六部九卿大臣皆
具疏申請情詞懇切實以　朝廷大體所關天下
觀望所繫不容已也若近日
聖諭頒閣舉素問男女婚嫁之說乃上古無徵非常

今正典臣等比具揭詳辯不敢奉　諭亦不敢傳
示於外以滋天下議論竊念此事在
皇上天理至愛中夜淸思必有展轉未安者又何待
臣等之累瀆而不已也
祖宗成法具載　典章累朝遵之而天下宗藩臣庶
咸相守無異今
皇長子年當十七矣此時行之猶謂其遲尚可遲
至十八歲耶臣等每當侍班接見　睿體充盈宜
諧嘉偶聰明日啓允協元良當此陽春之時速舉

大慶之禮將見　綸音渙發而衆志懽騰矣夫父子
之愛天性也卽閭閻小民之家子長未冠男大未
婚凡爲父母誰不動念若婚娶過期則鄉隣譏笑
況　帝王之子反不加士庶之家不冠不婚成何
禮度傳之天下後世能免譏議哉外傳
皇上新春召見
皇長子撫愛甚篤柰何於此大禮遲迴而尚不決
也臣等荷蒙　主上眷遇愧碌碌無能爲報念此
事關係　宗社根本　國家極大典禮非它務可

比一日未行則臣等一日之咎責難辭　君父分
義捨此不極言臣負於心何安又惟　冊立之請
經今已八九年天下顒望日切一日　冊立有待
猶可言也冠婚何事而又何待大婚選擇淑女以
待猶可言也若冠禮何難而又何待近日朝覲官
員幷起試多士四方來京庶民咸相疑問莫不欣
欣顒望快覩　盛典豈有他意不過愛　君之至
而因以愛吾　君之子也本爲正大光明之舉而或
啓倚疑惶惑之端臣等義關休戚不憚苦口伏望

皇上俯察忠言亟下所司將
皇長子冠禮目下先行仍令行各處選擇淑女辦
理錢糧以俟大婚之典至於
皇三子亦宜擇吉出閣讀書庶吉典行而人心胥
悅名分定而羣疑可消此 清朝今日第一盛舉
也臣等不勝懇切仰望之至

三次催行大禮

三月二十七日謹
題竊惟
皇長子冠婚 事在京及南京各衙門俱具疏懇
請臣等亦屢揭密請不厭煩瀆之甚未蒙
聖慈俯允今各衙門又具疏申請非群臣喜爲多事
實緣
皇長子年已十七比之尋常冠婚大爲過期天下
無不同心愛戴

皇上者則無不同心愛戴
皇上之子者默默無言即爲廢職其誰敢乎臣等竊
惟
皇上常欲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雖匹夫匹婦咸無
怨曠然後安于心豈有親爲
皇上之子而不加之意固知 宸衷之眞愛比臣等
更切萬倍 大禮之優隆必有萬倍出于臣等擬
議之外者但 明命一日未下則天下一日未安
中外諸臣所爲遑遑也竊念此事甚不難處而關

係又大只在
皇上何不斷與不斷之間耳
皇上何不斷而行之乎蓋禮雖自聖人而制乃聖人
之身亦未嘗頃刻而違夫禮法雖自王者而定乃
王者之身亦未嘗頃刻而違夫法此禮此法其來
已遠　累朝遵行無敢踰越
皇上一舉一動皆循禮法　留命不發何以教訓天
下臣等辭不達意而諸臣之疏具在豈無一言可
以感動　聖心伏惟

皇上少假清燕之閒　歷賜覽觀雖是芻蕘必有俾
神萬一者　早發　明命完
皇長子冠婚大典上以光
祖宗之德下以慰臣民之望臣等無任瀝血百懇之
至是日府部科道各衙門等官各一本俱請
文華殿恭進候　旨于閣下云必得命乃敢退
上遣司禮監太監田義出
諭曰此是大典但皇長子元氣單弱少俟時月豈可
以此要挾君上意欲何爲知道了群臣各頓首退

因病辭俸

五月初九日謹
奏爲衰年久病痊可無期懇乞
天恩容臣辭俸以免曠官以安臣分事臣自昨年二
月患病至于八月屢上疏而不得請不得已扶病
復出在閣辦事既苦于心思之昏眯入朝趨走又
苦于步履之艱迍此同事二臣靡不憐之在朝諸
臣靡不知之者祗因奏疏繁費不敢復有陳乞且
冀從容調理猶可漸次完復不意至今年二月因

有感傷病體益甚醫者皆謂衰年血氣虛耗決非
歲月可調必須安居靜攝假以歲時調以飲食佐
以藥石庶可望痊若復從前多事不能靜攝則本
原益虧病體益甚臣聞其言不勝悚懼因此不懼
唐突疏請再三俱蒙　勉留
聖恩高厚　天語溫存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臣以
衰年得病幾及兩年計時月已不勝其從　容論調
理且無復有餘力而病日纏綿有增無減雖
聖心未加厭絕閣務自有司存然臣以病軀　假臥前

後幾餘一年非止假滿三月尚復掛名支俸是天
祿可虛位而竊取也臣今至此不惟爲性命惜且
當爲廉恥惜
皇上於此不惟爲臣破姑息之愛且當爲臣全廉恥
之義自今日以後願即奪臣之俸俾得從容調理
若痊可有期則臣尚有戴天之日倘病終不痊惟
皇上哀而憐之放臣回里得正首丘臣之萬幸也臣
無任顒天懇禱之至奉
聖旨卿宜遵屢旨從容調理以慰眷注之懷痊可即
出臣輔俸不准辭吏部知道

催用閣臣

六月十四日謹
題爲閣務緊重懇乞
聖明亟下廷推之旨以弘輔理以定群心事本月初
三日傳奉
勑諭云云欽此臣等仰見我
皇上垂神政本欲博選才賢以廣忠益不勝感激即
於次日具疏題　請遴數日以來未蒙
明旨中外臣工頗懷疑惑而御史汪先岸又復以此
論列夫先岸不知臣等題　請之數業經具
進以此責臣無足怪已獨念密勿重地樞機至繁中
外多虞參贊宜慎況　累朝以來閣臣或六七人
四五人原無定員今閣臣止三人而臣位已被論
回籍臣一貫尚給假未進止臣志皐力疾入閣夫
當此政務紛紜羽書旁午即以伊傅周召之賢尚
費拮据而臣志皐欲以衰病踈庸之人與一貫共
肩佐理譬之以蚊負山必不勝任矣矧
勑諭既頒群情仰切倘或久延則臣病終不能支衆

疑愈不能解將來責備臣等者又不止先岸一人

而已今在任在籍諸臣其學術人品莫逃於

聖鑒伏乞

皇上斷自　宸衷簡求賢哲以克是任或　俯俞臣

等疏所題　勑下吏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

上請

皇明簡用以昭公道以服輿情庶群賢彙進輔弼有

資上可以慰

皇上側席之心下可以免臣等曠瘝之議矣臣等不

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

再疏催用閣臣

七月初四日謹

題爲閣務煩重三懇

聖明慱簡才賢以隆政本事頃者臣等遵奉

勑諭題　請閣臣未蒙　票發復該臣等再疏以

請及科道諸臣汪先岸徐觀瀾喬璧星相繼具題亦

未奉有　俞旨竊惟閣臣之設所以備　顧問贊

樞機職務最煩責任最重必延登俊乂廣集衆思

乃可以裨益　皇猷共臻治理仰惟

皇上聰明天挺總覽萬幾臣等識闇才踈固不能仰

贊萬一近且各部員缺諸疏一時並蒙　發下政

化聿新廢墜具舉臣等實不勝欽戴第推補閣臣

未荷　俯俞固知

聖心淵默非臣下所能仰窺惟是臣志皐衰病侵尋

久欲退避懇辭已非一日近値閣中虛署復自念

狗馬之軀尚未委塡溝壑則重有未息職業猶存

顧何敢自惜以重煩

聖懷是以力疾入閣強勉支持然終以精神疲耗顚

覆是虞臣一貫近遭骨肉之變復遘經綸之疾心
志未寧思慮且窒是臣二人者雖居無事之時猶
恐不勝　委任今何時也四方多事災患頻仍島
夷有竊據之虞內地增徵輸之擾人心搖動頗有
隱憂政本重地豈宜乏人窃觀
累朝以來閣臣四五人或五六人居常得以交修職
業臨事得以共濟時艱並未有若今日止臣等二
人之寥寥在閣也伏乞
聖上念密勿重地難以久虛乞卽　勅下吏部會官

推舉上　請簡用庶衆賢並進而臣等得以資匡
襄之益解負任之虞矣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三疏催用閣臣

七月二十二日謹
題臣因閣臣缺人三疏陳請未　奉
俞旨日夕瞻望伏念閣臣上佐　萬幾下總庶政責
任宏鉅至衆　發下章疏擬票裁決可否於一時
擬議必須參酌往時常備官三四員或五六員猶
恐知慮未周顛覆是懼乃今臣一貫抱病在告止
臣志皐一人供事列年紀老大知識昏庸徒竭精
神毫無補裨且一日之間爲時有幾一人之見豈

能盡周凡事干軍國重務而未易裁決者須合衆
見以議之恐恐然猶慮上無當於
聖心下有拂於衆志況當今之時何時也東倭寇報
屢聞四方征調不息
主上有宵旰之憂人民多驚擾之苦而可使一衰庸
老臣贊襄
聖主其不至於僨國家之事者鮮矣此臣等所以不
避煩瀆而屢次瀝誠以　請也且衆正盈朝則四
夷觀望昔宋起司馬光於洛下金人輒戒其將士

不可犯邊中國再相司馬矣是豈啻十萬之師已

哉伏望

皇上下明詔即起素有德望二三舊臣或

特簡見任諸臣二三人同心輔佐則賢才進而萬政

理倭奴聞之將不戰而自退矣臣等無任懇切企

望之至

進呈　訓録

八月初三日謹

題爲進　呈　訓録事先該臣等欽奉

聖諭謄録　累朝寶訓及實録隨照萬曆十八年謄

寫事例開款題奉　欽依自於二十四年五月開

館照前式樣挨次督臣等督率各館謄録校對

官吏人等併力供事寫完

列祖寶訓實録通共二千三百四十五卷臣等分局

與禮部侍郎等官會同節等校對明白裝潢成帙共

爲百套恭捧　進呈仰惟

皇上憲法

祖宗覲揚　謨烈欲以　累朝之信史用藉朝夕之

覽觀　德音甚盛顧卷帙已踰二千謄寫僅及三載

欲盡加繙閱或未能周必次第考求自然有益伏

望

皇上於萬幾之暇日逐評覽庶典學緝熙永爲　立

政脩身之助且　紹庭陟降益增繼志述事之光

臣等不勝惓惓願望之至其効勞人員容臣等另

行分別題奏
聖旨覽卿等所奏謄錄
累朝寶訓實錄今已完成朕心嘉悅奉安御前恭備
詳覽其効勞人員便開叙來

陳議東事
十一月十一日謹
奏爲東征平定無期國事驛騷可慮懇乞
聖明神斷并集 廷議以圖長勝久安事臣卧病牀
蓐間復聞東征大衆敗績不勝憤懣顧此身雖病
此心未死誠不忍見 國事決裂至此謹將東倭
始末叛順無常以至今日議戰議守願
聖上少垂聽焉臣竊閱載籍東海諸夷限山阻海惟
倭奴最稱雄長附庸者百餘國至唐始更號日本
洪武初寇山東淮安浙江福建旁海諸郡於是遣

萊州同知趙秩
賜璽書諭王責其入貢不從發舟數千艘我爲風飄沒
自是不與通者數十年秩歸後遣僧入貢亦屢寇山
東福建沿海地方
上乃命湯和築登萊至浙江沿海諸城防倭衛所又
築山東福建海上諸城自是貢寇無常永樂間都
督劉榮守遼東倭兵復至榮合兵圍之斬首甚衆
自是不敢窺遼東正統間寇大嵩大肆荼毒假進

貢之名肆殺戮之慘歲以爲常嘉靖間中國豪傑
招集倭衆雄據海上而肆其毒於內地遣總督胡
宗憲招遂近雄兵智謀勇敢之士又搜括東南財
賦歷十餘年而浙直之患始息迄今三十餘年矣
朝鮮君臣積弱不振關白恃强興兵直搗其國
皇上恤弱摧强遣將援救攻取平壤三戰連捷醜夷
寒心而封議遂起遣使來廷而封議遂成於是
封詔下矣冠服賜矣李宗城楊方亨二使遣矣不意
行至中途變起不測奸臣構危言以惕正使而宗

城於暮夜逃出釜山之營矣宗城紈袴子也 上詘
天威下忌衆口敢爲陳情祇自受罪而
皇上先後禦倭初不失着何者因倭夷之攻朝鮮而
興兵救之爲以大惜小之仁因倭夷之請封而遣
使封之爲柔遠能邇之義此正
天地包荒之量與
列聖禦倭之計若合符節夫封既不成則自當主戰
顧戰非孟浪以冀僥倖也必內固根本有磐石之
安外度機宜有壓卵之勢然後一戰以收全功如

兵法所謂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先勝而後求戰之
說可也若不可戰則當堅守以俟瑕隙或屯田以
贍軍需或練兵以蓄銳氣如趙充國之半因先零
諸葛武侯之雜耕渭上可也乃今不量彼已不度
勞逸惟悻悻然以思一逞先敗於南原方整頓收
拾兵糧粗集而去冬再敗於蔚山更整頓收拾兵
粮大集而今冬三敗於泗川夫合水陸十萬之師
四路一時並進孰不謂智慮已周謀畫已定可以
制釜倭之死命矣何中路以被誘大敗東西兩路

亦以攻城損傷陳璘兵船又何以被焚掠耶四路
之師一時潰敗近又倉皇無計斂跡退防駕言以
待查勘矣是銳氣既已沮消輜重業已散失又未
知將何整頓收拾以圖再舉也況東事自更局已
來又復二年有餘竭四方水陸之運集遠近征調
之兵人情洶湧海內騷然前赴朝鮮猶水趨壑曾
不能得釜山尺寸之地三戰三敗貽笑倭奴耻辱
中國亦已甚矣豈 朝廷之錢粮百姓之膏血數萬
之生靈爲博功名之兒戲耶臣竊爲用兵原

無勝理蓋倭集釜山去日本一帆而近彼之轉輸
援救順流而下朝發可以夕至而我陸隔遼東水
絕大海相距數千里兵馬不勝奔走之勞糧餉不
勝搬運之苦此其不利者一倭坐據重城三窟聯
絡或以逸待勞或以近制遠而我畏糧束芻野棲
露宿欲以仰攻其堅此其不利者二有此二不利
安見其能勝也今丁壯已斃於鋒鏑欲再調不
過柔弱之徒况宣大山西薊遼諸鎮連年徵發戶
籍空虛北虜乘機時挾賞其勢决難再調若腹

裏召募率皆烏合即如前贊畫主事徐中素上疏
自稱平日蓄有死士三千比及東行旋於京城內
外招集市井傭販之流此輩目不識旌旗耳不辨
金鼓泗川之敗正是此兵言之令人可恨兵可再
調乎東征歲費藏金數百餘萬山東浙直閩廣於
常賦之外又加六七十萬閭閻窮民不勝剝削加
以旱澇之災重以開採之後逃竄流离人不堪命
餉可再運乎及今以往若不長慮却顧以圖久遠
之計將見在朝鮮則專藉

天朝為其報復終無念亂圖存之心在 中國則兵
疲糧竭脫有奸徒乘機倡亂如近日河南揷旗之
變則在我非特不能救朝鮮且將自救之不暇矣
於時東事終何結局此臣所以伏枕而思五內焦
勞不能已於言也以臣愚謬之見遼虜不時入犯
隕將喪師尤為腹心之疾是豈可舍近而求遠不
若令督臣邢玠仍歸本鎮與薊遼撫臣一意制虜
而以東方之事悉以委之經理撫臣萬世德擇一
大將與之協同而世德仍量加部銜以便節制限

以數年為期先將已調集兵將逐一挑選擇其精
健可用者量留若干其餘徒耗軍餉悉令撤歸然
後將所留之兵分布全慶要害之處因山為城因
江為塹堅壁把守互為聲援然後遍歷朝鮮八道
擇其膏腴之地廣其開墾分委廉幹官員責成管
理仍不時查覈如某道闢地幾何秋收積穀幾何
以定賞罰久則彼食自足我餉可以免運矣一面
調選八道精壯之人分委曉暢將領嚴加訓練如
某道練馬兵幾何步兵幾何練一隊則可撤我二

隊之兵久則我兵可以漸撤罷兵可以自守矣一
切險要置以重閑設以烽堠務使倭奴不至如前
衝突尤望
嚴旨切責朝鮮君臣卧薪嘗膽協力相継陪臣有不
用命者許經理撫臣即以漢法繩之一切未盡事
宜與錢粮應請給并冗員應裁去者聽世德會同
監軍及查勘科臣俱疏題　請其分布將領節往
官員聽其諮訪便宜行事如此則訓練精兵威振
屯種廣軍資餽險隘設國本固可戰則大張撻伐

直擣釜山以洩三敗之耻不可戰則堅壁清野保
護八道以絶狂逞之謀是　中國之兵餉不煩遠
輸朝鮮之積弱亦可漸振即倭奴知我有備進無
所逞亦將自圖歸計矣若內地山東浙直閩廣之
間一切禦倭事宜更加整飭如
列聖築城布兵以防倭犯此猶不可緩者臣竊謂安
內攘外今日之東事必當如是伏乞
皇上加意留覽勿視爲泛常仍
勅九卿科道諸臣各秉虛心毋拘成說詳議上

請　速賜施行臣衰病已入膏肓萬無再生之理非
不知緘默以延殘喘顧受
恩深重圖報無由况身爲首臣義難坐視即身死亦
所不惜奚暇計其他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見老臣憂國籌邊至意東征未得
取勝朕心日夜懸注正爾諮詢長策圖維萬全奏
內事宜着兵部便會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科道
等官悉心詳加議處來行卿宜倍加調攝亟出輔
理以分朕宵旰之憂慎勿久虛延佇

恭賀 聖諭
十一月二十八日謹
題昨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
子稟質清弱氣體未充況皇后年在妙沖又屢遭
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
國家昨者
大行皇妣之喪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

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具選婚舊儀
來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宮落成之日行朕
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
再少待恐又費二番事不若亦于二宮完日一併
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內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
待分封之日可着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
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伏惟
皇長子冊立冠婚諸禮四海臣民瞻望已久
皇上渙發 慈衷佈宣 恩綸禮臣捧出中外傳聞
朝署簪紳舉色喜以相慶閭巷耆耋亦踴躍而歎
呼臣等稽首跪讀大哉 王言明
祖訓之當遵序分長幼念 中宮而有待偶致延遲
茲及 禪祥遂求 嘉儷 元良早定先徵六禮
之儀 皇子分封並舉三加之典卜云其吉擬
宸居之告成愛而知勞期儒臣之納誨 言言信如
金石 事事協于典章經畫出于
宸衷作爲超于 大聖尋常之見窺測罔難臣等忝
列樞機躬逢 盛美雖中宵舞蹈曾莫罄其懽衷

即前此瀆陳翎自尼其過計竊惟本月二十五日
時當長至日輝三珥主有大喜乃知
聖意方動于淵微 玄象已昭夫靈貺 天時人事
豈曰偶然 萬祉千祥行當輻輳實以集
社稷靈長之慶豈徒釋四方疑揣之心臣等無任欣
躍慶祝之至

四懇罷斥

十二月二十三日謹

奏為衰年病困難支手足殘疾已廢萬分不能供

事懇乞

聖慈垂憫早賜放還以全軀命事臣因病三疏乞休

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切念臣自病中屢有陳乞仰諗荷

眷留凡遭指摘即曲蒙 聖鑒真遇隆於不可繼而

恩被於無所加矣際此 明時睠玆 高厚敢殫躬

盡瘁之力以仰報

皇上曠蕩之恩固人臣之義亦病臣之心也但事與

願違情非假飾又望

皇上察而憐之臣患病已踰二月之久調治幸有

御醫之託使臣若非痼病必當漸有起色乃今日

復一日未見稍減愈覺增重左手既不能持左足

又不能履即前脾胃泄瀉今且遍體骨蒸前痰火

上炎今更頭目昏暈呻吟床褥氣息奄奄與死只

一間耳蓋緣氣血衰耗非藥石之所能扶非俄頃

之所能救然則

皇上留臣者尚冀臣可以復出勉効驅馳耳如廢痼

之人必無任事之理密勿之區又豈養病之地在

朝士紳亦有詣臣臥榻看臣者見伶仃病苦之狀

莫不惻然動心臣亦自恨

請告之遲不意衰年而膺廢疾若此也伏望

皇上憐察真情毫無虛假 早賜放還俾臣抱骸骨

以歸故里不但臣感再生之 洪恩而臣之子孫

亦當戴 天恩於世世矣臣無任感激懇望之至

奉

聖旨朕覽卿奏知疾尚未平宜寬假安心調攝春陽

伊邇易於導理還着差去御醫上緊視療以慰朕

佇待之心所辭不允吏部知道

送除閣比舊季爲繁瑣不得不添取當該以便責成敘人數稍增勞均一體其丁憂告病中書李尚珎等及當該官吏孫一華等俟服闋之日另行題敘外謹坐名
上請乞
勑吏部查照施行未敢擅便謹

內閣奏題稿卷之八

考察自陳

萬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謹
奏爲遵例自陳乞
賜罷免以清政本事該吏部
題今萬曆二十七年例該考察京官四品以上者俱許自陳以俟
上裁遵奉
欽依臣例該自陳伏念臣夙無志術本乏材能誤蒙
先帝選授於清華繼荷
聖明收錄於廢棄每憂覆餗常抱捧盈是以通籍已三十餘年乃至乞疏凡數十餘上蓋臣之性簡直臣之心迂疏既不善桔槔以取容又不引藤蔓以自固嶺南被謫自甘百折以不回江左投閒詎意三禨之復錫從此而叙遷中外從此而復策舊途從此而歷陟崇階從此而躐躋近密虛糜歲月株守官常雖
聖恩浩蕩如覆載曲示其包容若臣節匪躬則毫釐動關於利害臣自叨侍
左右益見周章匆無啓心沃心之功更無嘉謨嘉猷之告水旱爲祲於內地羽檄交馳於外藩
天變未能仰回民瘼未能撫恤徒見征

調之繁重以繹騷之役調燮奚在安攘何稱夫
國家設內閣之臣以司　密勿之寄上欲佐理
萬機下欲總領庶政爲師表之具瞻誠士民之效
法顧臣何人久妨賢路況以衰朽之年遘此垂危
之症經時註籍計日乞骸彈臣者踵至臣辯者彌
繁苟再遲延瘝曠愈甚茲遇考察之期實臣稅駕
之所矧臣精力尤宜首黜伏乞
皇上念揆職之匪輕嚴計吏之重典察之自近不比
以私將臣　特賜罷免以清政本以肅臣僚是

天高地厚始終被　聖澤於無涯馬鬣狐丘或得
望故鄉而瞑目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爲此謹具
本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弼首臣忠誠端愼朕篤念老成素所倚任
雖有微痾旦晚即愈宜益展猷爲贊成化理不允
所辭吏部知道

揭罷礦稅

四月初四日謹
題自礦稅事起諸臣連章累牘極陳力諫然中多
詞氣過激語言狂悖卒無當
聖心觸目
聖怒臣雖在病次嘗以此二事耿結胸臆欲少俟
聖意和平從容陳懇但近日聞舉朝罪臣叨居首輔
不能盡力竭忠匡救又屢接各處撫按揭帖極言
地方不勝礦稅之擾小民不堪剝削之害臣復密

訪之在京各省縉紳俱甚稱不便云及今不止將
來必致激變爲禍必烈即如店稅一行京都民間
一應日用粟帛之類往時價值一倍者今頓增兩
倍過遣甚難在在嗟苦畿輔如此外省可知矣臣
伏枕展轉思惟如背負芒刺臣忝備
皇上心膂股肱休戚榮辱靡不相關矧臣荷蒙　恩
寵無比若真知事之有利無害臣將順之不暇何
敢求附會諸臣以激撓
聖聽然真知利害安危所係而嘿然不以實告

皇上重貽後日莫大之憂誠爲負　恩溺職無論外
廷罪臣無以自解即
皇上神明膺照將來必知礦稅之爲害此時追論臣
輔導無狀加以斧鉞之誅亦晚矣萬不容已披瀝
血誠具疏以　請臣亦極知
皇上礦稅之行不過暫爲之計然此等至小旣得借
假
威福何所忌憚
皇上豈可不加體察與其橫取侵漁於下歛怨於
上釀禍國家不若盡行停止尚有正大權宜之可

議者無如明白
勅諭戶工二部容臣等與之商議委曲調停通融酌
計每年或可量動何項無礙錢粮若干更有何項
設處理財之法不致病民可以解進　內庫以備
上用候少裕之日再行議寢會之前倭氛未靖每年
未免增派今若停止礦稅之擾卬量取常賦之外
亦官之樂於奉行民之樂於輸官者也臣謹僭擬
勅諭一道恭進

御覽　裁定臣言言出於肝膈字字可質鬼神伏祈
聖覽
亟賜施行臣不勝悚息祈懇待
命之至

詭媚迎合朦朧具疏

皇上深居九重或未察地方之肥瘠道里之遠近生
民之痛苦人情之騷動供應之煩難錢糧之耗費
群小之侵漁地方之攘奪亦槩
俞允以致愈出愈煩愈煩愈累礦稅遍天下掊刻盡
閭閻官不停輸民不聊生近且有縣令畏避以匿
商賈棄貨以逋者此等景象豈
皇上所樂聞亦豈
盛世所宜見者是以病臣五內燔灼不能已於言也

且頻年以來四方疊罹災傷江淮吳越之間啼饑
號寒賣兒鬻女見之令人酸鼻若川廣雲貴山陝
薊遼等處或有採取大木之苦或有辦金織造之
苦或逼近夷虜用兵之苦如此地方卽令加意撫
摩尚恐人心渙散未易收拾乃恐縱令此輩吮髓
舐骨萬一民不堪命釀成禍胎一犬吠形衆犬吠
聲雲合嚮附事起不虞其關係　國本豈淺淺也
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斯
言千古明鑒武弁多不究心經史豈諳國是而又
出於棍徒之搆成
皇上聽此輩謀利必非　國家之福祇足以上累
聖明而下遂群小之乾沒耳伏乞
皇上俯念
宗社大計並
察已遣使臣不能仰遵
德意將礦稅等項悉
詔罷免如果　內帑匱乏
勑下司計大臣設法議處以足

上用至於吳寶秀逮繫至日更祈
皇上俯賜
天威少寬斧鉞
勑下法司問勘虛實請自
聖裁則　德音一布萬姓歡呼祝頌我
聖壽億萬萬年無疆之慶矣臣受
恩深重義關休戚不敢不昧死一陳以少盡報
國之念以仰答
眷顧之隆伏祈

聖慈俯察

亟賜施行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臣即退沒田里亦不勝大幸矣臣無任皇

悚激切待

命之至

揭罷稚稅

陶四月初四日謹

題臣於昨日接淂山東巡撫尹應元揭帖內開臨

清州抽稅監丞馬堂招慕棍徒横肆搜括以致貧

民倡變臣已不勝驚懼及讀應元與臣私啓又謂衆

怒如水火不可嚮撥攘之民今雖解散猶洶洶揚

言某日搶士夫某日搶舖行隣境高堂莘縣陽穀

堂邑等處閉門城守用備非常不敢盡載疏中恐

皇上以爲要挾及怒而不信若不及今取回馬堂以安

反側則將來事勢有不忍言者夫礦稅之役臣等

巳屢具疏揭請罷亦逆知必有今日今一見於天

津再見於上新河然不圖臨清一發輙烈若斯之

亟也臣固不敢逆度彼中曲直爲倡亂者庇護獨

以臨清地方實與他處不同爲運道咽喉齊魯扼

塞民俗輕慓奸宄驍悍加以東西南北之人貿易

輻輳夾亂一呼雲集霧合如此地一摇則三齊震

動畜運京都欲安枕而卧不可淂矣况近報揚應

龍猖獗之甚正費處分各處小民既困於災傷之

若於征榷生計無聊人心日漸渙散萬一舍死恥逆爲患豈小哉各省聞風動搖何以收拾且近日

雷火焚擊

太廟神樹尤見

天心仁愛

皇上若不亟回天變以慰人心則國家之事非滿臣所能知矣臣奄奄待盡誠不能爲

皇上復展一籌然稍一日未蓋則此心一日未安況

歷荷

溫綸勉臣以大義臣感激涕零誠不忍見金甌之裝

少有瑕疵典日

皇上翻然省悟即加臣以輔導不職之誅亦無及矣

臣惟願

皇上鑒此亂階不可復見速下

德音盡罷稅務仍急撤回馬堂以消民怨行令撫按安撫其衆以消隱憂或念法不可弛姑就一二倡亂拆懲罰以弭覬望實

宗社萬世無疆之福而

皇上敬天勤民之政于此益光即病臣亦不勝大幸矣臣不勝迫激待

命之至

二十乞休疏

八月初三日謹

奏爲病臣受　恩益深憂　國益切懇乞
聖明俯賜明察以安　宗社并乞　特賜矜憐以全
晚節事臣竊聞古語有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臣今病勢垂危將死之日也頃
以第十九疏干冒　天威自分我
皇上必賜允放矣乃　眷留彌篤　溫旨更隆至欲
臣澄心靜慮勉就醫藥復　遣官宣諭臣受此莫

大之　恩旣不能竭犬馬以報　知遇惟有向隅
暗間滂泣嗚咽而已是以數日來仰邀
天語移臥小室中倍服湯藥以冀圖痊可然而去
國未能職守猶在至於軍國重務誠不敢以病勢
昏憒置之不聞昨得四川撫按揭帖乃知逆酋楊
應龍父子統率苗兵直犯綦江等處臣已不勝驚
駭扼腕旋又接揭帖知綦江已陷西蜀危在旦夕
臣不覺憤懣欲絕嗟夫二百餘年來楊酋世受
國恩一旦敢於悖逆至此蓋其包藏禍心已非一
朝蓄謀不軌已非一日彼見我　中國先討孛劉
繼征關白竭海內之錢糧耗南北之士馬加以採
榷遍及於閭閻使轍布滿於天下在在水旱相仍
處處民心鼎沸更兼草莽豪雄無不欲乘時思逞
以故逆酋敢於越志狂逆如此耳
皇上試觀楊應龍昔年之舉動因我有朝鮮之役則
願領兵以自侈因我有興作之役則恭進大木以
自炫因我勘其仇殺五司曲加撫處欲其獻罰自
贖則遷延遲緩以自遁陰謀於平昔暴逞於一時

其意非止　虔劉我人民劫掠我財物而已也及
今若不剪除必爲腹心大患臣又以前日之倭較
今日之酋其難更倍何者關白雖強尚竄伏日本
不敢動止遣行長清正輩遠涉釜山乃兩酋彼此
不相協故委頓棲遲數年不決猶未曾入我內地
而我百姓猶安堵也乃今楊酋父子親率大兵招
集苗族分道侵凌窺我黔蜀勝則前驅荆襄敗則
扼守播穴倏往倏來變幻莫測而川貴兵馬单弱
糧餉不繼何以撑持昨見我

皇上允部院之請　渙發雷霆一切戰守機宜責成
督撫將領以　天威所加何敵不克臣又何敢以
他語瀆陳惟是　中國自有寧夏之變倭患繼作
國家糜費已盡生靈塗炭已極若不亟固根本以
收人心將來時事誠不忍言然今日所最喫緊者
無如　簡用閣臣廣闢言路休養民生裁省糜費
蓋簡閣臣則帷幄運籌之有資闢言路則耳目聰
明之有託養民生則內地又安之不擾節糜費則
帑藏備用之不乏不則內治不修而欲攘外也不

可得矣其雲南川陝全楚等處一槩採榷額外之
征俱乞罷免以安撫百姓以固屬人心如此則
聖政一新　王怒孔赫無論楊酋驚竄之不暇即西
南諸苗諸夷無不仰頌　中國之有　聖人將歸
順向化之恐後尚肯助酋為逆哉是在我
皇上一省晤轉移間耳古有修德而崇侯降舞干而
有苗格豈為虛語臣叨沐　聖恩深重即病體阽
危之次不敢不一盡其朴忠伏乞　聖明俯加詳
察　勑下該部　亟賜施行以培萬年　宗社無
疆之福至於臣臥病已久雖欲澄心靜慮終無可
生之日況外患方殷內憂未靜臣即無病尤當罷
斥矧今與死為鄰兼以憂心如火尚可苟延朝夕
以重妨賢路是臣之罪滋大矣幷乞我
皇上俯從前請　特准休致以遂首丘之願臣感戴
覆載洪慈益永永矣臣不勝激切懇祈待
命之至

三辭東事章恩

九月十九日謹

奏爲三懇 天恩俯容辭免 新命以安分義事

項緣東事叙功蒙

皇上以臣輔佐年久恩賚下及隨侍次輔疏辭未蒙

俞允次日臣復另疏再辭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臣莊誦 綸音愈增惶悚竊惟人臣

以止足爲義尤以承順爲恭又何敢固執謙讓重

辜 恩寵煩瀆以拂 聖心哉顧臣中實有萬分

跼蹐不寧不得不再瀆 天聽焉臣自叨 簡任

以來輔導無狀所以貽 主憂而致人言者已非

一日又老病纏綿強半在告郎臣一念朴忠素荷

皇上垂鑒而篤蹇不前痊可無日方控章乞骸之際

何敢復濫叨 恩寵以自貽伊感也且

皇上宵衣旰食英明獨斷諸臣櫛風沐雨戮力同心

積勞七年宣威萬里臣居中既鮮發蹤指示之奇

又無折衝禦侮之績猥以病痼之身貪 天功而

竊 上賞寧不自愧矧臣向來叨沐 隆恩異數

種種踰分每惧無福可以消受豈復自昧本心而

冒此非常之典哉此臣所以寧甘抗違之罪不避

煩瀆之誅也伏願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 成命庶名器不褻不惟臣得

少延旦夕之命而亦得貽厥安於後世之子孫矣

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在深宮宵旰不遑賴卿

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中外

卿爲首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体之意覽奏

情詞懇切至誠於一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

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

門知道

請停刑敕曹御史疏

九月二十二日謹

奏爲 慶典方新病臣謹奏揚 聖德懇乞

大清皇仁以廣 好生以培萬年和氣事竊臣以東

事叙功荷蒙 恩錫萬不敢承復具疏辭免伏奉

聖旨云云欽此夫臣匪輔無功臥病日久終不敢靦

承 寵眷除另疏陳情三懇外唯是莊誦 溫綸

有云 普天同慶共樂太平臣雖病臥床蓐聞言

不勝踴躍仰見我 聖心嘉悅如此不特因屬國

之奠安島夷之逋遁而已蓋以 兩宮再建近且

告成 元嗣擇婚已得嘉配此誠中外歡呼之時

太平更始之運即如楊酋播亂業已 命將出師

他如礦稅繹騷是望 聖明轉悟臣何幸生逢

盛世躬遇泰隆當與天下百姓共祝 聖壽於無疆

何敢復有他說但 慶典方新

皇威遐暢普天大地之內雖昆虫草木無不渥被

雨露之栽培則延頸伏鑕者亦莫不顒望 雷霆

之少霽臣是以有懇於 聖慈焉臣見我

皇上敬 天法 祖每逢 盛典則各省直每每停

刑即古下車解網何以過之獨於去歲 慈音渙

發偶爾後時以致遠方受法者不及獲沾

聖澤臣深以爲惜矧今自 大廷以薄海外 和氣

充盈呼頌稱塞而囹圄桎梏之人亦欲少延旦夕

之命臣願我

皇上大擴 仁慈令次各省直暫免行刑使去歲未

普之 恩波再普於今日則

皇上好生之德益弘 太平之基益遠而萬姓之歡

戴益永永矣又如言官曹學程以言獲罪禁錮有

年今東事已完有勞者既酬之以 恩榮則有罪

者宜示之末減雖其言辭過切干冒 天威然亦

是其職分蓋 祖宗設言官以寄耳目其言是則

嘉納以彰其能其言非則寬宥以恕其過昔唐太

宗怒魏徵廷諫之戇而長孫后因賀之曰惟主聖

則臣直太宗因是釋然禮徵更倍以故成開元貞

觀之治今

皇上仁同堯舜 德配禹湯遠陋唐治於不居者豈

可使容宥直臣獨美於前且閩學程有毋年已八
十遠居南粤音信不通兩地悲號奄奄待斃我
皇上方以孝治天下　俯察其情必有惻然惻於衷
者倘荷　覆載包荒學程得從末減之律則在
聖明樂太平之世而忝一道顓之臣在學程荷再造
之年以侍將終之毋是　君聖臣忠毋慈子孝其
所以培植　國家之元氣者更無量也藉令學程
久禁獄中憂懼以死是
皇上固欲其悠艾以自新勑不欲戕傷其性命而天

下後世有未察者以為學程因諫而死寧不為
聖政之一累耶況學程亦曾詆臣臣方思過未遑何
敢矯情為其請　命頃今在　朝諸臣以臣叨居
輔弼不能為之申救併以此疑臣者臣之心迹非
特無以自明抑且無以自解因是不避　斧鉞干
冒　威嚴伏乞我
皇上憫念病臣言非紕謬　大廓仁慈　勅下法司
速賜施行則病臣雖不敢拜　新命以承
大庥然足以宣　聖澤而明心迹臣之受　恩多於

三錫而增於九鼎矣臣不勝悚又叩祈待
命之至

救曹御史摺

九月二十五日謹

題臣雖卧病昏憒中不敢一刻忘　聖明眷顧之
隆謹因　慶典方新奉宣　聖德故具一疏欲我
皇上大廓仁慈令歲各省直暫免行刑併宥言官曹
學程使天下人民歡呼踴躍共祝　聖壽於無疆
培和氣於久遠者原自無量也臣竊意必蒙
聖慈俯允朝上疏而夕拜　命矣乃候　旨三日未
蒙　允發夫病臣當垂危求去之時非不知緘默

以取容胡敢屢冒忌諱仰瀆　威嚴然臣受
恩深重誠欲一吐肝膈以報　寵遇原非矯情亦非
干譽盖我
皇上仁慈獨邁今古其愛護天下百姓有加無已遇
旱則　步禱於郊遇荒則賑濟以眾　清聖啓醮
逢節禮神總之奠　社稷於靈長保萬民以樂業
是以一遇　喜慶則各省直每每停刑故深山窮
谷之民無不歡呼稱頌何者　仁澤之浹洽於民
心者甚深而民心之感起者自不容已耳矧今歲
乾清坤寧興作孰有大於　兩宮之鼎建關雎麟趾
之禮孰有大於　元嗣之嘉配存仁正義征討孰
有大於東事之告成有此　三大喜而我
聖心嘉悅至　渙溫綸謂普天同慶共樂太平則何
不令延頸伏鑕之人畧緩須臾之死使普天之下
殺氣潛藏　和氣充塞其所以聯民心以光
太平之盛者又何如也至於曹學程原係言官言事
乃其本等職分況所言者東事實不為私雖辭語
愚戇致觸　威嚴然無可死之罪況其母老無依

其幼子又伏　闕上疏請代情勢悲苦誠不忍聞
今舉　朝文武諸臣無不皇皇具疏以懇
聖慈寬宥臣獨知我
皇上禁錮學程者不過欲其悔悟以自新耳然外廷
人心未測　聖威皆懷疑貳若
皇上一日不赦學程則外廷人心一日不安況今播
患未寧民情洶動天下事尚有大費處分者如使
學程久禁獄中則中外駭然以言為諱誰復肯以
直言陳告是

皇上自塞其耳目矣所關係　國家安危誠匪細故

伏望

皇上俯廓仁慈得從末減臣仍願　聖明罷臣今官以贖學程之罪是無論學程蒙再造之　恩而大小臣工皆感奮興起卽臣亦得少逭輔弼無狀之愆因是萬不得已再冒　斧鉞懇乞

皇上俯從臣請將臣前疏　特賜批發則病臣雖卽歿於九原其感荷

聖澤益永永矣臣不勝惶悚叩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情詞懇切知道了

謝賜蟒衣疏

九月二十五日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照

皇上以東征蕩平加恩臣等該臣三疏懇辭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卿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中外卿爲首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意覽奏情詞懇切至誠廕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門

知道欽此臣恭捧莊誦不勝感激隨蒙

欽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到臣私寓臣謹焚香北向伏枕叩頭祇領訖竊惟　明王御下敝袴必待有功節士當官素絲克敦雅志臣　被遇獨隆莫贊垂衣之治　服寵最厚未効補袞之能五紽是愧三褫宜加豈意　天孫雲錦重裼賁于繡袍

上苑霞文忽照耀乎布被帛之有幅分已踰逬服之不衷身則滋懼　恩重賜緋敢不益勵其清白情深著錦旋幾日覲天　龍光除轉假加官別具疏

懇辭外惟臣衰病不能趍赴　闕下叩首稱謝伏

乞

聖慈垂察臣無任感激屏營之至爲此謹具本恭

謝以

聞

五辭恩廕

十月十三日謹

奏爲病臣五懇　天聽俯容辭免　特恩以明止

足事頃臣爲　隆恩過分四具疏懇辭未蒙

明旨臣展轉待　命殊不自聊臣久病曠職已二十

三疏陳　請乃避位之章未蒙　俞允而酬庸之

典更極　優隆此愈省愈愧而不得不懇乞於

君父之前也竊惟　明主分事而責功故有不可侵

之職論功而行賞故有不可濫之　恩臣待罪輔

弼使內修外攘遠至邇安臣之職也至于閫外之

功師中之吉臣何與焉且自東事以來議論紛沓

臣挈缾之守未厭人情借箸之籌罔裨國是臣方

引過之不暇又有何功之可居也矧宮師居四輔

之先殿學以　中極爲崇皆元勳貴戚之所不能

兼名公碩輔之所不敢當者而重畀之臣臣之不

職何以堪此又臥病經年乞骸日久贊襄之益未

聞曠職之辜日積方欲解其所固有而顧益之以

所本無方欲辭久不能稱之官而又加之以必不

可承之　寵則臣之貪戀名位覬望　恩私何以
自解於天下夫造物忌滿鬼神惡盈臣從前忝竊
殊恩異數毎懼無福消受今可再靦顔叨冒非分以
自速其隕越也蒙
皇上以倭夷蕩平普天同慶　念臣叨居首臣
覃恩宜及則銀幣之珍重蟒衣之輝煌示酬亦已過
矣其　加銜轉廕萬萬不敢仰承伏祈　聖慈察
臣福薄既逾控辭非矯　容臣辭免收回
新命庶以昭名器之重而益明激勸之公至臣病體

狼狽實難再起并乞　聖恩憐察早賜生還
則自今未死之年皆
皇上之所重延而再造者矣奉
聖旨朕以卿爲元揆運籌安東雖經在告勞績居多
國典酬功原非爲過卿乃陳乞不已情詞懇切出
於至誠前次恩命勉從辭免成[illegible]勞謙光美後勿
爲例卿宜愼加調攝稍可即[illegible]理該衙門知道

內閣奏題稿卷之九

請冊立疏

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謹
奏爲獻歲發新普天同慶懇乞　聖明上體
天心下慰羣望　亟行慶典以隆萬年國本事臣恭
遇青陽啓令　紫極騰春自　宮闈以及府中由
幾甸以至荒服無不仰戴維新共沐　禧祉獨臣
叨居輔弼奄奄在邸既不能以二十八艱歸故鄉
同野老鼓腹擊壤以樂太平又不能同九卿百執

事拜　彤庭歡呼蹈躍以祝　聖壽是臣此心蓋
有加沃之以沸束之以棘而不自安已夫臣受
恩深重身罔難於趨蹌而言尚可以獻納則又不得
不冒昧具陳欲以定　百世之宗祧萬年之鴻業
者以仰祈　聖聽焉臣切惟漢儒有云天下之本
係於太子豫建太子所以重　宗社安人心也今
皇長子茂齡已十九矣　聰明天啓　睿質性成雖
龍德尚韜而　麟姿益粹其冊立冠以我
皇上父子之天性以　諸王長[illegible]序以　九廟

神靈之鑒臨以萬邦黎庶之快覩以部科職掌之
具題節奉 綸音奚容臣贅惟是 泰德方亨
庭闈衍慶 吉典大禮有萬不可以再緩者
皇上試取 寶訓而覽之 列聖相傳或以二歲立
或以六歲立或未及週歲立竝未有至十九年而
尚濡滯者今夫庶民之家男耕女織早作夜勤纔
得衣食充盈即爲其子娶婦加以衣冠訓以師傅
大則望其擢賢科登仕籍以承 一命之榮次則
令其遵 國例輸金粟 沾升斗之祿何者父母

貴子之心誠欲衍家慶於久遠也今我
皇上貴爲天子而使 皇長子年踰弱冠尚未得就
青宮之位
皇上富有四海而使 皇長子時已過期尚未得遂
室家之樂
皇上臨御海宇受萬方衣冠玉帛之朝會而使
皇長子天挺英資尚襲髮垂辮猶未得被 章服之
榮此則臣之所未喻也我
皇上敬 天法 祖無事必遵 成憲苦念及於此
必有悲然弗寧於衷矣況今中外雖稱昇平干戈
未遂寧息加以驛使頻騷 上天譴告
皇上不就此時舉 大禮收人心以奠萬年之
宗社而又何待也諺曰智者不失時轉盼之間殆將
春仲此老臣所以踧踖而不能已於言也伏望
皇上深懷 帝業俯順群情 覽萬物作覩之時
昭育慶重暉之盛 亟勅禮部選擇吉期先舉冠婚
隨行 冊立則 天意格人心悅 國本立
宗社安萬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於此使老臣一日未

塡溝壑亦得躬逢 慶典其愉快又非臣伏枕所
能陳悉也臣不勝惶悚懇切叩祈待
命之至

再請冊立揭

正月十八日謹

題頃臣恭遇　歲序更新　履端肇始懇請我

皇上舉行大禮以安　宗社以慰羣黎乃旬日來尚

未奉有　俞旨臣心不勝燔灼頭踌難再待勢難

再停臣不得不伏枕叩首再吐肝膈以進臣惟我

皇上爲　上帝之元子繫　列聖之宗祧故

清宮祈禱　九廟蒸嘗無非欲　上帝錫以休徵

列聖垂以默相與　國祚於靈長延

聖壽於萬載今　皇長子爲我

皇上元嗣其所望於　皇上即　皇上所望於

上帝望於　列聖者也茂齡巳十九矣淑媛巳選擇

矣轉盼之間時且春仲矣中外臣工百執事以及

閭閻小民無不延頸仰切矣乃爾

皇上尚有何待而復濡滯耶臣願我

皇上體　上帝心體　列聖心體羣臣百姓心

亟勅該部開列儀注將　冊立冠婚三禮一時並舉

亦　庭闈衍慶　國本益安海內歡呼　鴻基永

造矣臣復有所懇焉言官程紹建言以救韓爌乃

其職掌其一念忠　君報　國之心　天日照臨

實難泯滅使我

皇上聽其言即當宥爌之罪即不然未有罪爌幷罪

及於紹者特以推諉　綸音未敢詳審故紹遂巡

詿籍臣初聞時亦不勝疑惑錯愕即欲具疏陳救

因病廢昏憒措辭甚艱隨見同官一貫已疏臣是

以中止然

皇上初意原于罪爌並未罪及於紹但今一貫陳情

三懇未蒙　批發以致此心無以自解即臣雖病

廢然同官一體何以自安或者以　上元令節我

皇上同　聖母　聖后　皇長子　讌宴宮闈諸章

奏未暇　覽閱是以暫留若然則願我　聖明蚤

發明旨俾令程紹照舊供職以解在廷諸臣之疑

並　亟舉冊立冠婚大禮以安萬年之　宗社則

天下後世仰誦　聖主作爲出於尋常萬萬矣臣

不勝伏枕擁衾叩首哀祈待

命之至

請舉大禮推閣臣行取乞休疏

正月二十六日謹

奏爲病臣困斃日深憂危日甚懇乞　聖明俯察剖心之言以安　宗社並乞　亟賜骸骨以得生入里門事頃自新春以來二十餘日矣臣謹伏枕具疏首望

皇上舉行　大禮隨復具揭催請幷乞　俯宥言官繼復二十九懇願乞骸骨俱未蒙　批發臣不勝悲慟誠知言繁辭瀆屢冒　威嚴旣不能感格

君心何敢再有陳說但臣之苦情惟　天日有以照臨　九廟神靈有以鑒察使今日　國政時艱尚可以少延臣之病廢危困未至於幾死則猶不敢瑣瑣以干　天聽然今之時何時也臣之病何病也尚可隱默而不言乎是以萬不得已昧死再陳懇乞　聖慈特賜俞允焉夫　皇長子之　冊立婚冠實行　宗社於靈長奠　皇圖於久遠上光

祖業下　裕後昆國政之大無踰於此在　廷諸臣連章題　請至詳且悉臣何敢復拾唾餘以贅獨

以　祖訓森嚴倫序班列　天性之至親中外之仰戴有何疑不決而猶稽遲如此豈以　青宮之位可久虛乎　皇長子之茂齡猶尚少乎已選之淑媛猶可待乎春陽之時令猶可緩乎民心之愫切猶可拂乎夫以時不可遲事不可待又何靳於一　睿斷而不速行耶且我

皇上英明天啓每遇他章奏凡　聖心所欲行者則剖若雷霆　速若風雨曾不留停乃獨於　父子骨肉之間逡巡濡滞此豈　盛世所宜聞臣下所樂見者臣願我

皇上亟敕該部舉行大禮以安　宗社以慰人心此病臣擁衾叩頭哀懇而不能已於言也　國家以密勿寄之閣臣以言責寄之臺省其職任爲最重故雖　堯舜爲君亦必咨於岳牧緣天下至大一日二日萬幾至繁兼我

皇上時加靜攝則擬票須在閣臣久不　臨朝耳目必藉臺省今臣已病廢無論已獨同官一貫以一身拮据擔當賢勞最苦近又以兄喪註籍以至閣

門空鎖閒若無人此非特病臣瘝曠經年憂懼欲
死即一貫之心亦甚弗寧矣臣願我
皇上查將屢次會推閣臣　欽定數員以備　顧問
庶彼此相資必於輔弼有賴及查科道諸臣被斥
且盡我
皇上近因一貫之請欲於候補起復者除補夫候補
起復見在不多恐不足敷用目今內外行取官員
專候考選如我
皇上疑其有要譽沽名者在內則事極易處何不

勅令部院慎加博訪必擇端凝持重言不妄發者以
充科道之任其餘暫補部屬俟其歷練老成查照
先年事例不妨改補臺省員缺庶人心益知奮勵
獻納必至當可必無有要譽沽名者矣如使其又滯
都門尚稽考選則諸臣方以賢良卓茂奉
召而來乃今進退無據有官者似若無官有職者似
若無職曾不如浮沉苟祿者之爲幸是又非
皇上進賢退不肖之初意矣方今　天變頻仍人心
騷動北虜西酋見動于黃沉離困若到處災荒此

時艱之最切者我
皇上運股肱闢耳目以安　社稷以收人心正在今
日此又病臣擁衾叩頭哀懇而不能已於言也若
臣衰病危篤已入鬼關斷無生路倘朝夕間奄然
長逝輿櫬以歸是生無補於　聖朝死有虧於臣
節徒使遊魂飄蕩故里空招亦何益之有此又病
臣萬不得已之苦情顙　天而泣者伏望
皇上俯察鳥死鳴哀人死言善之理將臣前奏
勅下吏禮二部　亟賜舉行以弘　國政以濟時艱

仍望　聖慈憐憫放臣回籍使臣得生入里門臣
感激　天高地厚之恩不能仰報惟焚香誦祝
聖壽於億萬萬載矣臣不勝危迫哀祈悃悚待
命之至

四請冊立幷乞休疏

二月十八日謹

奏爲　聖眷愈隆　天恩難報病臣謹獻苦切之忱懇乞　俯賜採擇以永保萬年

宗社事頃臣乞骸之疏已三十二上矣情極詞窮不知所措乃我

皇上特施雨露非惟不斥且欲勉留至以　國事多艱斷臣以倚任老成用臣以安心調攝慰臣臣受此　弘慈頂踵難報顧爲病實不能再生雖身實

不能再起容臣另疏再懇外唯是　天高地厚之恩有加無已而臣一縷遊氣尚未斷絕則願將未效之言敬效古人尸諫以仰答

皇上知遇之隆於萬一焉夫保　國家於磐石之安者在於固根本惟本固則　天心悅

宗社安兆民服萬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試觀參天之木其巨根盤固於大地之中然後幹強枝茂歷累世而不衰今　皇長子實

皇上之元嗣克承　宗祧敬奉　慈聖　國家大本孰有踰於此者乃妙齡已踰十九矣及此

冊立婚冠考之　祖訓猶爲後時而我　聖明淵邃尚欲稽遲且怒諸臣之請致使中外臣工閭閻百姓無不茫然莫知所爲加以近日星變地震遠近火荒饑民流離盜賊蜂起驛使頻騷權豪雜出播貪大費干戈壯虜時懷報復此誠岌岌時也

皇上尚不念及於此以回天變以安　宗社以收拾人心臣雖致於九原亦不能瞑　聖意之有在矣且臣乞歸之疏固三十二上而　聖恩固三十二

留無論　祖宗朝從來未見即自古迄今

君之眷臣臣之受眷於　君亦未有

皇上之念及於病臣者使　聖明少加慈察用臣一言行臣一事舉行大禮則天下人心上戴

皇上優容大臣之仁下恕病臣去國延遲之罪是

君留臣臣被留誠足以風後人昭激勸有如臣言終不足以當　聖心則臣身既不能趨蹌臣心又無以表白天下之人復不能諒臣之不能去國更不能察臣之不能得　君心責臣爲貪祿責臣爲無

恥責臣爲妨賢責臣爲病　國百口交攻衆手齊擊
是臣且爲怨府爲射的而何以自解也臣深思恐
懼晷刻不寧意欲不避忌諱令家人扶掖病身叩
伏　殿庭哀泣以冀　天聽乃屢扶屢仆力不從
心因是伏枕具疏再干　斧鉞伏乞　聖明洞察
帝業艱難　國本宜豫　亟勅該部乘此春明
舉行　冊立婚冠大禮以敬　天心以遵　祖訓以
荅蒼生以奠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業卽病臣亦
得少逭經年詿籍曠官尸位之罪於百一矣臣不
勝感激叩祈待　命之至

請冊立揭三月二十六日諫

奏伏念臣素受我
皇上莫大之洪恩今當病篤垂危之將猶蒙　聖慈
軫念　遣醫　賜藥臣雖在昏憒中卽粉骨碎身
奚能報稱但臣身雖病臣心尚存近聞外庭洶洶
咸以今歲　皇長子冊立冠婚期日已逼皆欲叩
闕具疏齊聲懇瀆臣病中獲聞此語不得不先期
以告於　君父之前緣　皇長子茂齡已踰二十

卽民間之子無論富豪縱貧窘亦無有至二十歲
而不婚冠者況　元儲爲　國家主器承　萬
世之宗祧而可久稽　大典則無惑乎羣臣之疑
懼也況正月間已蒙　聖諭允行是以內外恭聽
令轉盻四月萬難再遲臣願我　皇上趂此羣臣
未曾煩瀆之前　特頒　聖諭明示冊立冠婚大
禮擇吉舉行俾　國家盛典出自　聖衷英斷有
非臣下所能窺測使四海九州無不仰頌
皇上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其作爲出於尋常萬萬

矣況外庭之臣以臣首臣病篤既不能去身又不
能報　國日臣爲無恥之極倘蒙
皇上允臣今日之請　特舉册立冠婚大典則臣雖
歿于九泉之下亦有餘榮縱他人疑臣臣心實無
愧矣臣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乞休疏

五月十六日謹
奏爲老臣病危未斥罪責逾重死期逾迫哀懇
聖明裁決卽許放歸事臣頃求去七十餘懇未蒙
俞允旬日之間連章屢瀆未蒙　批發臣待
命閒既病且懼疾益轉加昏眩嘔血吐涎勺水不復
入口藥餌不能復進死期已至舉家皇皇以求速
放臣去然此臣之私願也非臣之所大懼也臣聞
史魚既死尚能以其尸諫臣今未死安敢時刻忘

國家哉一息尚存臣實自訟每念受
皇上恩遇可謂踰溢涯分而臣乃毫無裨補日益誤
國病瘝三年以來時事日益非矣臣罪可擢髮數
乎　皇長子大禮未舉　國本未定啓中外危疑
之心臣不能以死請礦稅剝削無遺　國脉垂絕
喪元元樂生之望臣不能以死爭他如臺諫未補
謫譴未返刑獄繁興以致天怒於上旱魃爲災赤
地數千里民怨於下洶洶思激變戕
欽遣之官校而不顧天下洶洶土崩瓦解之勢已成

皇上終不信臣危篤望即
俯問臣同官一貫則臣之情苦一貫所目擊者必然
爲臣奏 復臣不勝號泣呼
天懇祈待
命之至

辭俸疏

六月二十日謹
奏爲篤疾未蘇乞骸未 允深愧素餐懇容辭俸
以釋憂懼事臣於 日懇疏給假今又旬日餘
矣 皇上仍未 批發臣病愈篤臣心愈苦旦夕
祈望生出 國門未能也然死生去留
皇上制之臣不得而專也廉讓愧耻雖死猶存臣不
敢以時刻昧也臣之病踰三年所矣身不離床蓐
月支一品之俸口不絕呻吟日食大官之給職業
已廢俸入如故尸素日久無耻甚焉豈不有靦面

目有恧形影哉即
皇上私臣不以臣爲糜費然以閣臣而就豢養若犬
馬然且至三年之久自我 祖宗朝從所未有者
也 皇上既不釋臣亦望住臣之俸使得方寸少
安以免愧耻庶幾乎病以心安而少間是未可知
也是又 皇上眷臣之一端矣夫求去不得而給
假給假不得而辭俸臣非展轉其辭欺且瀆也夫
亦以位高素餐必爲天心所厭臣心甚憂盛滿獲

貪必爲清議不容臣心甚懼既㥶且懼是自致其
灾是其速其𣪠矣萬不得已哀鳴于
皇上之前伏望　聖慈鑒允　准臣辭俸使得安心
調理臣實幸甚臣不勝隕越待
命之至

再辭滇南及朝鮮加恩疏

七月十四日謹
奏爲懇辭非常　恩命以慎　慶賞以平政體事
臣篤疾纏綿于七月初七日蒙
皇上以雲南之功加臣官廕臣具疏懇辭
皇上未即批發臣方恐懼待　命間忽于本月十一
日接到吏部咨奉　勅吏部云　臣病雖至危篤
不勝驚惶且感且泣伏念　慶賞者人主鼓舞豪
傑之大機賜予有節則慶賞平賞一人而天下人
勸矣今臣一病三年癈事曠官即以原官在告

皇上寔有襃奪之誅乃因炎徼之勞加臣官廕僅數
日耳詔墨未乾又有朝鮮善後之叙又有進官錄
後之　命少師何官也廕子何典也師席崇嚴任
子異數苟非殊勳何可輕授今也徒以邊功而叙
內閣濫及病癈之人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不出旬
日之間銀幣交頒中使絡繹既躐青宮之極品又
躋三公之崇階臣有何功何德可以堪此哉適以
駭遐邇之視聽滋朝紳之指摘耳夫赦務尚愛繁

綏當惜兹以鉅典加病臣而又
寵錫駢臻　綸音迭降孳積功累資所不可望者旋
之於數日之內名器之瀆甚矣以此爲　恩則
恩失之褻以此爲政則政失其平臣願
皇上收回　成命俯許雲南　恩叙一併容臣辭免
臣實幸甚臣非惡榮寵而好爲此不情之讓亦以
朝廷慶賞之典不可爲病臣作僥倖之伏惟
皇上鑒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奉

聖旨雲南撫勦全捷朝鮮善後事竣即爲首輔雖經
在告勞績居多加恩不酬實遵舊典宜遵成命不
必遜辭該部知道

臨終遺疏
九月十三日謹
奏爲老臣病革血誠未泯謹陳切要時事懇望
聖明亟爲省改以定
國本以延
國祚靈長事臣病至此瞑目長逝矣無復可言矣
捐臣六尺之軀何足以報
皇上三十年知遇之隆雖就永訣眷戀之私即九泉
之下能頃刻忘
朝廷哉將死之人不能委婉甘辭據事直陳願

皇上垂聽焉
皇上一身天地臣民之主當仰體
天心俯慰民望保護
聖躬以膺
萬壽此第一切要事也至如近來章奏日壅庶官多
曠刑獄繁興閣臣未點凡此數者皆足以爲
聖政之累廷臣屢言之而
皇上未之省欸此其緩者也

皇長子春秋鼎盛
祖宗靈貺集焉
聖母慈愛鍾焉中外注目望焉昨奉即日舉行之
旨無分臣庶皆欣欣然有喜色乞
皇上乘此新冬之將臨早
諭擇日畢此
大典以全大信於天下也臺諫
朝廷之耳目從諫者昌此不易之理也數年臺省
一空老死𤊾鄉無賜環之期需次
國門歷三年之久仗馬不鳴寒蟬無聲
皇上猶厭惡之摧擊之以漢唐末季之事友覩今日
之所爲臣豈不爲寒心乎至於榷稅一節誠載
籍之所未睹古今之所未聞
皇上乃樂而爲之民之脂膏剝矣衣食絕矣元元樂
生之望喪矣積目前無用之物以貽日後不測
之禍智者不爲也臣死灰餘息再無進言之期
竟忘忌諱萬祈
皇上速罷榷稅以培

國家元氣速用言官以振
國家正氣速行
大理以定
國家大本至於點閣臣並用百執事皆望次第發
行臣死之後亦猶生之時稱慶不已也緣疾已
革一靈未滅謹此具
奏臣不勝恐死目昧待
命之至

永訣遺言

大學士趙子以一介草茅久荷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未能圖報萬一奄忽永訣感激

銘骨慚愧入地惟願

聖壽齊天

丕定大典用賢保民汝曹世世無忘

國恩九泉瞑矣

　昔九月十三日也嗚呼而瞑次日忽奉

　中使

詔取遺言謹附

奏疏稿末

進

內閣奏題稿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趙志皐撰志皐字汝邁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謚文懿事迹具明史本傳史稱志皐身在牀褥於罷礦建儲諸大政數力疾草疏爭在告四年疏八十餘上此本乃其在內閣十年之奏稿於萬歷二十八年手自編定者也明史藝文志作十六卷與此本卷數不合殆志皐尚有他奏議明史總舉其數歟

李及泉先生奏議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明〕李頤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李熙載等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奏議二卷》提要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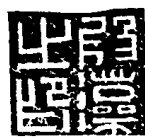
經綸天地之謂才而所謂才者求之一代多不過六五人少不過四三人非才難也德足以爲慈惠之長而不能膺方面之司學可以贍諷議之資而不能奏

肼胝之績過此以往經權常變大小緩急惟其所投而罔不效往往難之　及泉李大司馬起家進士由臺諫歷外藩晉開府所過之處輒有成效而最著者尤在薊門薊當神廟之時東事

方殷而北兵未靖　先生戎馬崎嶇左支右詘凡十年疆圉以寧狼煙無警卒以南樞視河涉歷風濤蒙犯霜露而疾不起蓋跡其生平不畏疆禦牴觸權要以是屢瀕於危而鞠躬盡瘁小心謹慎剴能於大郤大窾中奏慷慨游刃之烈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庶幾近之考禹治水首冀州至于太原說者以爲紓君父之急　先生治河方畧首重陵運原原本本皆關

經衛當時謂在邊邊重在河河重夫豈誣與刻奏議既成因爲敘其大端以弁於首至於　先生之勳蹟事功詳於本傳茲不具載

旹

大清乾隆十一年歲丙寅夏五既望同邑後學段蓀敬譔

重刻李大司馬奏議序

道光癸未春奉　憲檄修邑志編次李大司馬列傳歎其學問經濟一代罕覯其所奏議之書尚未邉也咸豐五年公九世孫熙職九叙十世孫和僅謀重刻此書呈請署縣陶安軒先生商訂剞劂之費　侯欣然許之聽政之暇篇爲校閱攷訂訛錯兼錫以跋語甚盛舉也竊惟往喆之書貽垂將來全賴子孫世守勿墜而子孫寖微又賴當事宏獎風化微顯闡幽之力李穆堂先生曰收拾前人遺蹟刊布流傳比於有[illegible]完[illegible]殘缺其功更大痛哉斯言非獨徵文考獻邦亦其[illegible]之賢心也本傳載公奏議十卷乾隆間先達段丈濟川重刻僅存二十八篇今校其遺書讀題請理學疏見其淵源洛閩道學攸賴也讀救後諫臣疏見其正色昌言不避權貴也讀條陳防倭疏見其慮事周密瞭如指掌也讀辭俸助賑捐俸助工二疏見其操守廉潔國爾忘家也讀條陳防海疏見其撫綏有法不開釁也至於條陳河漕一疏上爲陵運固根本下爲漕運計久遠使公得行其言安在不與戚劉諸君子垂勛百代哉而積勞成疾卒至悒鬱以終公之功業垂成而未成公之精神光於史册矣嗚呼何其偉也吾鄉自趙忠定後勳業彪炳而如公者眞可繼其迹矣適校刻將成因叙其顛末熙等尚其仰體　賢侯倡刻之意以世守遺澤益以見公之烈自是爲無窮也夫

大清咸豐六年歲次丙辰夏月上浣之三日

後學萬石渠敬撰

奏議目錄

大邑侯甬安軒先生鑒定　同里萬石渠編次

九世孫熙載九叔姪和璧重梓

卷首

邑志本傳

明史本傳

行狀

誥命

伯鄉公　誥命附

若金公　誥命附

諭祭文

諭葬文

卷一

舉理學胡居仁從祀　文廟疏

救復諫臣疏

交代疏

條陳防倭疏

自陳疏

辭俸助賑疏

謝陞右副都御史并　賜金幣疏

捐俸助工疏

諫開礦疏

謝賜銀兩疏

辭陞兵部右侍郎疏

謝陞兵部右侍郎并　賜金幣疏

欽奉　聖諭疏

條陳海防疏

謝陞兵部左侍郎并　賜金幣疏

謝給　誥命并　賜金幣疏

自陳疏

請賑救災荒疏

諫抽稅疏

請告疏

再請告疏

辭陞右都御史疏

謝陞右都御史并　賜金幣疏

卷二

謝　賜銀兩疏

救山海關羅別駕并求遼東高稅監疏

辭南部掌院并催點撫臣交代疏

辭河漕總督疏
條陳河漕先務疏
重建儒學祭器庫記附
卷末
祭文四十七首
輓詩四首
祭異泉公文二首附
遷塋祭文附
新置學田記附
名宦李異泉先生碑
家世科第源流附
跋

目錄終

邑誌本傳

李頤字惟貞南隅人隆慶進士曾祖英號異泉以明經教授山海衛衛故戍卒卽胄青衿而以擊技取大官不甚知書史英至與反復開說士自是始知學頤嫓及泉曰吾以期及吾曾大父也初授中書舍人同官日宴會徵逐頤弗與獨翻討往實嘗與譚襄敏綸論兵事中欵譚拱手曰後繼我起爲國家干城者其公乎擢陝西道御史神宗卽位胡涍雒遵景嵩韓必顯以言事得罪胡原危懼莫敢言頤獨抗疏申救曰祖宗建官設立臺諫廣言路也皇上踐祚未幾一載而四斥言官杖御史胡涍返編氓給事雒遵御

史景嵩韓必顯咸謫卑服陛下不過少示創懲使進諫者毋敢輕率妄言非有意怒絶四臣也但四臣久斥則人疑聖怒未回被斥者無由自新而言官益自顧畏葸疑不釋士氣不鼓萬有隱憂伏機誰復犯顏極諫自速罪戾哉凡多所建白時論韙之內閣張居正江陵人也頤奉命清戎楚粤江陵在所部一切謝去關白又與居正父抗因忤其意出守湖州備兵蘄州有妖僧謀叛幾萬餘人議振南徐擬元僭號頤伐其謀不數日授首擢浙參政部婺州嚴緝奸之禁總憲三楚歷陝西歷河南右布政會石門兵變巡部薦頤逸才陛御史中丞開府薊門山海衛轄焉英教授

處也實三輔重地頤至卽擒首亂者誅之實墉壑明號令簡軍備峙糗糧精間諜自譚綸經略後稱雄鎮任十年烽燧無警上嘉頤功賜金幣陞右司馬嗣白㢘朝鮮逼鴨綠江頤合力勦之上功第一陞右都御史巳遷南掌院右都御史黃河南徙詔以兼司空總河漕周往相度浚泇河三百里築決口疏故道凡奠泗陵迅漕運滄水災明議三難咸俾底績卒贈兵部尚書論者謂頤任邊邊重在河河重而河功尤特著云頤淡泊寧靜雖貴不置側室內子無衣帛家藏無金玉重器敝車羸馬布衣蔬食終其身人謂不失異泉家法恩蔭一子以弟謙子曰正敬再蔭一孫曰若金知徵江有善政

明史本傳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祗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爲湖州知府遷蘇松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鉄且得罪頤爲白其冤而密殲首亂者以母喪歸起故官蒞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頤與總兵王保禽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讋巳別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

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曄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稅使誅求不遺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巳遼東稅使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薊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尚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

議上黎央口下疏故道爲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戶部
尚書贖任官三十餘年徹亚羸馬布衣蔬食初爲御史首
請祀胡君仁于文廟議未行見君仁裔孫希祖窮且貧字
以女裒存於家弟諱卑卒以已蔭畀其子

李及泉先生行狀

右都御史劉應麒譔

大司馬李公諱頤字惟貞號及泉餘干人也登隆慶戊辰
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同官日宴會徵逐公弗與獨搜討歷
代故實以資政治嘗與譚襄敏公綸論兵譚拱手曰後來
繼我起爲國家干城者舍公其誰尋擢陝西道監察御史
仰首疏真儒胡君仁侑食孔廟神宗仰位胡濟從遊景嵩
韓必顯以建言得罪朝臣危懼莫敢言公獨抗疏申救時
論韙之閣臣張居正楚江陵人也公奉命清戎楚粵江陵
在所部僑屬絕關白與居正久抗因忤其意出守湖州五
藏蠹奸鋤暴豩蘇興賢湖人德之立廟生祀歷薊松兵備
有妖僧謀叛聚黨萬人據南徐擬元僭號公至潛伐其謀
渠魁授首擢僉衞嚴參政有大臣子肆行無忌占民產業
擄民室女淫惡甚烈石工妻姿色艷麗計謀莫遂命家人
召匠工作醉以酒以贓物陷之錮於水牢因占其妻石工
以計得脫伺公下車首告之公勿避勢按欵訊實立卽杖
斃諸郡勢宦子弟肅然部婺州嚴錮婢之禁尋總憲三吳
楚風紀肅清丁內艱起用河南右布政會石門兵變兵部
爲公邊才可任陞御史中丞開府漁陽漁陽地跨山海抱
昌平枕居庸爲三輔重鎮公抵爭疏備邊七條凡三年虜
不敢飲馬於灤河疆場晏然烽火無警以閱視邊功詔陞

右副都御史賜金幣時弔首要撫賞黠虜難馴公設伏擒
其小部等七名宣揚國威諭以禍福探虜賞予奪制其死
命邦脅讋服願竭力保塞下自効會東倭蠶食朝鮮四方
戍卒調海上有謀叛境內者公主帥臣策剿定錄功節經
右司馬賜金幣虜首伯牙倂一入寇爲一大創尋兼袍授
首捷聞詔陞左司馬賜金幣叅自石門寨定亂賴文略破
虜華夷仰之稱曰李太師相戒不敢犯所轄諸邊大將以
及裨士卒咸懾服莫敢抗日與將士同甘苦推心置腹
將大司馬缺廷臣屢推公上方倚公爲長城難其代又三
年有司課績請給三代誥命并應得錄廕用答勞臣制曰

司遼左海上歲用兵所過四方健兒勁卒數十萬人公前
後七年具甲乘繕弩技轉資糧來征精是成功兵部題敘
其勤督撫鎮道推公功第一詔陞右都御史兼司馬視事
如故時礦稅繁興中使四出遼東監丞高淮擅作威福府
州羅大罷廉介不少逢迎淮以彤射黜之公抗疏申救得
免順永間頻年旱魃赤地千里公徒步禱雨盡出餘貲以
濟燃眉之急旋仰具疏請粟數萬石度地施粥以救死亡
仍責成正官躬率東行毋令胥吏市猾獲售其奸所全活
者百餘萬人又捐俸收置學田以贍庠序貧士寺丑工念
其積勞俾暫休逸改南京都察院掌院事右都御史遂黃

河泛濫陵寢俱奚廷臣會推數十人未允及推公詔以御
史大夫兼司空總督河漕公聞命兼程赴任甫十旬蒙霜
露涉風波奔馳千里而逝周咨必然之畫具疏恭報先務
期同媿五天子以爲能溫言慰勞公率督所屬巡行經理
當疏當築大工既舉日夜焦勞乃以幽憂成瘁而卒訃聞
上震悼痛惜詔贈大司馬諭祭二壇論者謂公在邊邊重
在河河重但河工未竣論與未及君子惜之公淡泊寧靜
雖貴不置側室內子無衣帛家藏無金玉重器敝車羸馬
布衣蔬食宛然異泉先生家法公固異泉先生四世冢孫
也其理學一脈淵源有自如此公宦途刻餘千七記附異

泉先生傳爲跋又重刻敬齋先生文集君業錄粹言所著
奏議十卷行于世
胡敬齋先生家運中衰耳孫希禮甫十齡致膳於公公
異之欲以愛女許乃白太夫人爲人與飲食占對容止
甚都喜相謂曰胡家兒大儒之後罷又不凡家雖懸罄
第令爲儒家風味足矣遂贅之教育如已子公叔弟謙
幹家二十餘祀不私一錢及卒衣衾無備公哀慟恤其
遺孤遺任子任之後督學使者萎士日機下鄉賢配享
東山書院看語云贅愛女以前賢之孫力扶理學移恩
推於亡弟之子義重綱常於六經有躬行之實孔廟從

祀既宜在三餘為表式之坊東山配享尤當此皆公之
高誼偉行血食俎豆傳未之詳故特表而出之
福建南寧道門人張維禎謹識

行狀稱入焦太史皇明獻徵錄

像贊

聖時應瑞厥效四靈公稟川嶽克佐明廷綏定邦家堅
城萬里史册所垂粲然舊紀乃建奇勳不矜異畧衕溯
淵源閩閩濂洛碩輔之望理學之宗遥遥代隔共儼儀
容　　後學曆廣[illegible]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頤并妻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樞府臨邊任貳兼乎中外憲臣建節功懋著於
安攘凡此九塞保障之臣皆寄一人紀綱屏翰之佐
既臻成績可靳崇褒爾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
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李頤宏才偉略亮節純忠初自薇郎擢官柏署總從
列郡周歷諸藩兩越兩河並播來宣之譽三秦三楚
共傳攬轡之風肆重鎮莫過漁陽而北狄先資元老
畀之外閫秩以中丞爾能畢慮周防建威定變綢繆
左輔黎庶恃以歸心儆戒元戎貔貅為之伏膽椅屏
功之薦奏乃寵渥之屢承入座貳卿已升卉於闕下
六年載考仍錫命於師中豈日予私亦云國典是用
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有撫徵兵朕倘要
乎邊用塞垣樹屏爾方典在近畿益勤柔土之思毋
負干城之寄欽哉
初任中書舍人
二任復除中書舍人

三任陜西道試監察御史
四任實授本道監察御史
五任浙江湖州府知府
六任湖廣按察司副使
七任浙江布政司右參政
八任湖廣按察司按察使
九任復除陜西按察司按察使
十任河南布政司右布政使
十一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
巡撫順天等府地方
十二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十三任兵部右侍郎
十四任今職

制曰北門鎖鑰允藉重臣中饋蘋蘩亦資淑媛爾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頤之妻累封恭人張氏維德之行其儀不忒敬恭蘋蘩贊揚翊以斯術佈中饋之職佐瑣瑣而蒞衆眷茲内助用底外寧是用加爾爲淑人承寵錫以彌榮標成貞而永譽於體閨儆婦順於宜家爾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三月　日

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廎祖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良吏垂澤燕翼子以貽孫貽代尊賢序戎功而錫祉在朝廷爲異數於臣子爲寄逢爾原任四川遂州同知李伯卿乃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廎之祖父下帷苦志茹蘗持操邑校蜚聲遂潛修於太學方州佐政後遺愛於諸邢僉切望雲風高所粗鄉里稱其孝友家世紛其清修惟玆邊境之畸庸實本名賢之種德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崇階膺六列之名寵渥貢九原之隧

南京工部屯田淸吏司郎中李若金幷妻　誥命一道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兵興多事軍糈日苦不給每議修舉屯政而課效終鮮庸也其在留部天聽遠而吏不可問如得敏幹堅郎稽核董振或可漸與修舉爾南京工部屯田淸吏司郎中李若金才猷峻鍊襟宇端醇初以膴胄之英簡黍留戎之幕踐歷滋久茂實章聞起部升華繕司著勛東以屯司之重爰借綜覈之權而爾碑其精心酎以勁力淸欺隱於城社此疆爾界盡觴軍儲務開墾於中邊兩公及私期有餽餉夙猷丕著露湛渥承玆以覃恩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屯爲軍糈而奸民衆股亦甚無詞遁者津門修舉亦旣稍稍效矣豈南北作岐視乎設身制行惟人耳爾之服官有光前烈知必辦此至裕也其堅乃心朕且策爾

遠到

初任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

二任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司都事

三任實授本府經歷司經歷

四任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郎
五任本部屯田司署郎中事員外郎
六任實授今職
制曰室有交謫之婦則當官有貪妻之類烏能一意盡
厥職哉如其粉署宜勞絕無內顧知其內德莫也宜
與勞臣共旌之爾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李若
金妻周氏貞懿秉性溫慈淑身儷琴以和君子嚴恪
以理家入螢案襄勷義克弼乎德業雞鳴效儆情不
介於燕私嘉犁馭之駿猷知宜室之令範茲仍封爾
為宜人佩六珈而有耀贊三事以砌皮
誥命

天啟四年三月 日

諭祭文
維
萬曆二十二年六月庚辰朔越乙酉日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分守饒南九江道副使兼右參議
梁雲初
諭祭原任總督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李
順德妻夫人張氏
曰惟爾矢志端方飭躬峻潔激揚聞於內外惠愛流
於分治獄列名藩閫專首甸萬里之長城是荷十年
之鎖鑰無虞載貳戎樞晉司留憲河渠忽梗節鉞遂

移[illegible]爾鞠躬遂聞捐館特頒
諭祭[illegible]以隆褒寵[illegible]有知尚其歆服

諭葬文

維

萬歷三十三年十月壬寅朔越巳酉日

皇帝遣江西布政使司分守饒南九江道副使兼右參議

萊雲初

諭葬原任總督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李

頤暨妻夫人張氏

曰鞠躬盡瘁臣子之忠貞憫死報功朝家之䘏典惟爾十年鎖鑰海鯨不敢遑蹤萬里邊衛頹爽爲之破膽勲高輔薊特簡留臺乃呂梁之濤告儆而南顧之憂歷于改移節鉞荒度河工期奠川之聿奏何砥柱之頓摧生全篤棐殁事勤勞敬循典禮用慰幽魂再

頒

諭葬并祔爾妻九原不爽尚賓英靈

李及泉先生奏議卷一

舉理學胡居仁從祀　聖廟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李頤謹題爲懇乞　聖明廣集公議崇祀真儒以培道脉以隆萬世文治事臣惟祀典之至重者莫過於侑食孔廟故非可祀之人而得與至重之典是瀆聖也因典禮之重而遂遺當祀之人非尚賢也我　明興二百餘年絃歌之化暢乎遠邇庶人孺子皆知誦法孔氏夫何黌宮之側俎豆其間者僅止薛瑄一人豈瑄之外真無其人哉或有之而歷世未遠一時公論尚未定抑或隱於下位而表章無其人耳我　皇上肇登寶位稽古右

文正理學大明之會頃者御史謝廷傑題舉先臣王守仁又屬擬議從祀之時臣待罪言官凡有潛德未揚者當據實敷陳以翼文明之化况生同其里素得於聞見之真者敢不爲　皇上陳之臣謹按餘干故儒胡居仁質本深潛學由積累其進脩以力行爲實地其要領以主敬爲持循慕道安貧日尋孔顏之樂窮經講學深得濂洛之傳燕處而存省益嚴幾務而細微必謹其他如孝友之實行歷履之大致即今愚夫小子皆能道之誠所謂躬行君子斯道先覺也當時本省副使夏寅枉諸府政得其水利十條命有司行之百姓至今稱便提學僉事李齡聘主鹿洞立講

學約規而後學守之與朱子教條並傳其平居著述有易
傳春秋傳今頗散逸失次存於世者有居業錄有粹言有
文集其問議論廣大精微高明平實莫非羽翼六經發揮
斯道其有功於聖門眞非淺鮮已也故先臣楊廉集 國
朝理學諸臣而首循所序獨薛瑄胡居仁至謂程朱高弟
豈多讓之當時搢紳名流如吳廷舉羅欽順張吉輩咸極
力推尊至有願爲執鞭之語近者副都御史鄭世威因議
從祀亦云宋儒自周程張朱而下我朝理學若薛瑄胡居
仁皆傳得其宗聖學止爾此皆歷歷可考者夫薛瑄際時
行道其學術事功譬如景星慶雲人共快覩居仁隱處草

澤不求聞知而一旦名動海內稱之者輒等之瑄焉非誠
不可掩安能至是哉臣愚所以必信今之從祀者自瑄而
下無有右於居仁也伏乞 皇上丕顯文謨王張斯道
勑下禮部廣集群議據實上聞如果臣言不謬將胡居仁
同薛瑄一體從祀孔廟而以其所著居業錄粹言同薛
瑄讀書錄行儒臣纂修編于性理大全之後列于黌宮則
小來學及理學益明眞儒輩出而我國家文治之隆將萬
萬年無疆矣

救復諫臣疏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李願謹題爲言臣被斥關係匪淺懇
乞 聖明復還故職事竊思天子有股肱之臣即有耳目
之司蓋以深居簡出視聞難周祖宗建官設立臺諫開廣
言路甚盛事也我 皇上保佑自天肇登寶位凡廷臣所
上章奏皆宜開張聖聽虛心採納至於諫臣建言則尤不
宜以諤諤見拒衙塞聖聰也今踐祚未幾一載而言官被
斥者四杖御史胡濟返編氓給事維遵景嵩韓必顯成誦
卑服在陛下不過少示懲創使進諫者無敢輕率妄言非
有意怒絶四臣但四臣久斥則人疑聖怒未回被斥者無

由自新而言官益自顧畏群疑不釋士氣不鼓萬有隱憂
伏機誰復犯顏極諫自速罪戾哉臣愚謂言臣之關係匪
重就使陳說過當倘不可厚爲懲責阻蔽言路而况建詞
非謬頗可以行已難行而遂重加其罪耶今使聖怒必不
可回四臣之罪終不可獲免祖宗設立臺諫之意其謂之
何而天下之人後世之議者竟謂我 皇上爲何如主也
臣願一念及此不禁憂憤莫伸用是不避斧鉞昧死爲
皇上陳之伏乞聖慈少霽天威收回成命將胡濟維遵景
嵩韓必顯等一體復還故職庶議臣不至終黜與情於焉
其快有裨世道不淺鮮矣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交代疏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臣李頤謹題為交代事臣原轉河南布政司
右布政使自原籍餘干縣起行赴任間萬曆二十年七月
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李頤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
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寫勅與他着依限前來供職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臣仰拮据裝束刻期就道祗緣今歲起程而
北正值有春轉官而南役當盛夏過受暑毒之侵致罹狗
馬之疾心欲奮翼力難兼程茲於十月初三日前到涿州

准原任撫臣成遜咨遞原管符驗一道 令旗令牌八面副
關防一顆并吏書文卷等項前來臣恭設香案望 闕叩
頭謝 恩接管行事外竊念臣幹局迂踈行能薄劣中豈
丞乏英稱風紀之司外服備員寛鮮短長之效謬荷 聖
慈過聽收錄不次既逾涯分後至 特賜矜原臣非有胸
無心豈不感 恩思奮況封疆多事之日正臣子急公之
時敢惜捐糜致累職業防倭禦虜務周桑土之謀畜衆容
民益謹衣袽之戒庸弱駑鈍少答鴻私為此具本專差百
戶袁汝高親齎謹具題知
萬曆二十年十月初三日

、條陳防倭疏

題為切齒倭奴殫心捍策以神戰守以圖補報事臣行能
薄劣通籍有年尺寸靡樹荷蒙 聖慈不以臣為不肖封
疆重寄一旦輕畀不猜臣以狗馬之疾馳驅難前復荷
聖慈既寛後至之誅且責籌邊之效 天恩如此臣非木
石無知豈不感激思奮矧倭奴聲報桀踰乍戢木兵區畫
諸臣建言如選將增兵造船建臺畫地分守一切戰守機
宜不啻詳且盡矣臣受事兩閱月終日拮据飭行不暇何
敢復有陳說特恨島外狡夷輕視中國蠢猾無忌必食其
肉而寢處其皮然後快於其心為是蚤夜殫思圖效一得

上塵 聰見釐為七條皆切國用人不論九九之數 聖明
兼聽豈厭卑卑之言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倘或可採覆
議上 請施行臣無任惓惓祈望之至緣係切齒倭奴殫
心捍策以神戰守以圖補報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百戶袁汝高親齎謹
題請
旨
計開
一安民心臣聞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倭警以來中外紛
紛畫屬備倭之計臣以拮据為職敢謂民生於不靖乎況

臣所屬州縣大半逼近邊海地多沙磧物產非饒賦役軍興栗價頻漲兼頻災之後閭閻愁嘆之聲比比而是即如懷柔一縣土瘠民貧極目蕭索臣查該縣錢糧自萬曆十四年至十七年分所欠柴夫等銀三千六百餘兩知縣賈濂非不苦心追徵而彌望草菜租稅安出舉一邑而其餘可知矣若非破格蠲免所謂財竭而歛不休民窮而盜愈急上虐下離威尊命賤竊恐地方之憂不在肘腋而在腹心也容臣督行各道查被災州縣積欠錢糧稍從省議蠲難徵者改限見年盡數完納毫不許負庶民困稍甦邦本漸固即有外患不足慮矣伏乞 聖裁 二省議論臣聞多

指亂視多言亂聽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今日為然也況言倭情者必先述其可畏之狀談倭不啻談虎邊氓見虜而未見倭畏倭不啻畏虎臣前月人境經過固安縣地方見該縣人心洶洶甚欲挈家而徙者臣雖再四曉諭恐愚民終莫之信也且倭奴王諜多係中國亡命之徒希穀之下豈無耳目博服夸汎警報漸急 廷論益滋若盡形章疏盡數發抄役賊聞之壯氣軍士讀之寒心愚民轉相傳告益重其疑畏而速其離散也臣謂自今以後除科道及當事臣工建白外其餘陳言倭策者許開具揭帖送內閣發兵科批號送部酌議可行者覆不可者止與其果以何策決勝仍查先日建議之人論功陞賞其罷閑官吏欲借建言起用無甚奇謀秘計通政司不必收受固所以安人心亦所以密兵機也伏乞 聖裁 一簡鎮兵臣聞兵貴精不貴多古之善用兵者每每以寡勝衆因其有勝算亦其有勝兵也薊昌宜保四鎮環衛 陵輔屯有重兵雖挑選精銳者援遼而存留在邊者獨不可整理脩用乎養兵以備緩急邊海何擇為虜報急則以防虜為重倭報急則以防倭為重非謂防虜之兵必不可防倭防倭之兵終不可防虜也除昌鎮兵馬護衛 陵寢不敢輕議外合無預令薊鎮總兵官無論南北主客料理精兵二萬宜保總兵官

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搠砲械訓練戰陣無事之時焰常防守信地一聞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星統前來薊為正鋒宜為左翼保為右翼三枝兵馬逆擊於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於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此常山蛇勢也倭奴雖狡欲返隻輪得乎今四方精銳行將直擣望京倭奴救死不贍豈能內犯兵法云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日之謂也伏乞 聖裁 一設城守臣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之謂也使城而匪高池而匪深何足以言險安可以守固然濠池淤淺乘此農隙挑濬爲易若牆垣增高及村鎮建堡雖爲保障長策

而工費頗大且暮難完俟倭警稍息方可次第舉行如教
習鄉兵訓鍊民壯此守城要務各屬業已奉行矣臣巡歷
州縣見城垣雉堞間多聚石塊以便擲擊然投石於下賊
不以石反擊上乎是藉寇兵非計也間有貯灰瓶者似矣
然瓶大難遠質厚難碎亦非利器也合無令濱海有司相
地所宜土可陶者就近起窯募匠燒脆薄砂罐形如小既
腹廣而口狹實細石灰於其中另置一蓋覆其口土不宜
者於鄰壤窯戶用價收買如法貯聚俟賊將臨城用此擲
擊將見罐裂灰揚昏天撲地弓矢且不知避況敢仰面而
攻乎價極廉而利用工極省而速成亦守城之一策也伏

奏議　卷　八

乞　聖裁一　取強弩臣聞弩者怒也其機甚速其力甚猛
故強弩伏弩連床弩見於兵法試於古人不可殫述臣見
邊防多不用弩怪問其故僉謂強弩難挽弩發一矢弓發
三矢不知論進速弩不如弓論命中則弓不如弩即不利
於戰獨不利於守乎近據總兵張邦奇圖說議查營路戰
車編派緊要海口使車前置隊弩發如雨難謂非戰勝具
也臣查沿邊臺路間或有之但為數不多邊兵用之不熟
邊為閑具今江浙閩廣所直隸地方多產山桑桀梏皆弩
材也人習此技即鳥雀微物無不應弦落者合無下令沿
直各造強弩一萬弩箭百萬分貯各府聞倘集事非鮮停

解弓箭弦條加派可免馬上差人陸續解運務期汛前完
足再令召募善射弩手厚給安家路費使人樂從多則百
名少則數十名各令廣帶弩藥蓋弩藥最毒俗謂見血封
喉猛虎中之不數武而死倭雖悍厲未必人人如虎也到
日分發沿海州縣教習鄉兵守城海上有警徧發行間禦
敵倭患既平或發邊鎮或留京營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俟
有成功發回原籍願留者聽此一舉也防虜禦倭均有實
用伏乞　聖裁一　備神器臣聞器械不利以卒予敵薊鎮
向知防虜不知防倭邊營銃砲神火器具雖頗足用但置
設臺路各有正數原無多餘即舊有庫貯一二類皆朽敝

奏議　卷一　九

不堪無裨於用自倭警以來各道鳩工聚材並手偕作計
至汛期種種不啻足矣顧臣所屬地方二千里邊防八百
里海防況防倭之時又當防虜火器為中國長技所謂多
多益善者近該閣臣題議戎器要略中間制作俱戰守利
器已經督臣鄭杰分行鎮道督造外臣思倭奴最可畏者
不過鳥銃耳然鳥銃止於百步之內若魚脊竹牌用布務
裹其外以水濕之即數十步鉛子不能入也中國大將軍
砲遠可六七里戚勞砲三眼銃及火箭遠可數百步以我
之長攻彼之短彼焉敢當我哉臣於遵化另開爐倘躬自
料理選委中軍參將陶世臣聽用副總兵姚龍聽用參將

王詔調集匠役星夜打造滅虜砲一百五寸位砲車五十輛三眼銃一千杆火箭二萬枝火藥二萬斤魚脊竹牌三千面併隨銃砲鉛子什物剋期正月內盡數完報再於豐潤縣局委官陳雲鴻等見造大將軍砲績完者借留五十位載砲滚車五十輛俱聽分發沿海要害以資防禦仍補發價銀勒限陳雲鴻等作速造完前砲并滚車解運京營不敢違悞計合用工料大約該銀八千餘兩俱應備倭馬價銀內動支今查前銀該薊密永三道分發兵餉及安家犒賞等項猶且不敷欲濟大事可惜大費合再乞　前照數發銀以便接補支用事完聽該道核實冊報臣覆核具

冊　奏繳所造銑砲等件平倭之後可用禦虜固不朽罷也伏乞　聖裁一重根本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每詳內而略外非外爲可輕蓋內爲尤重也薊鎮爲　畿輔肘腋內拱陵京外環山海豈不稱根本重地哉故敵臺烽墩星羅棊佈利兵精卒蟻聚蜂屯所以爲防衞計者至詳矣自倭警以來客班河間等五營留防天津的北步騎數營調援遼左計前後徵發共二萬七千有奇無論邊長勢分掣襟露肘而延袤海崖設備爲難先該遊擊吳惟忠募南兵二千餘名東征渠守者爲防海今且并調出關近雖題議增兵一萬五千而南北召募未必旦夕可集邇者經略部咨議撥門兵馬於薊保以資防守兵部覆議仍備精騎赴遼聽相機調遣總之爲安內計也竊思進剿有期則兵宜厚集萬一事機未歇按兵待時乞將薊兵一萬一千暫且撤回或以南兵留後不妨留用臣議預備鎮兵者蓋恐倭奴分道入犯挾其精銳勢難急歸故欲各鎮再爲料理以備不虞其實選卒非十分緊急豈容輕調若選出關士馬分派內地海口倭急則防倭虜急則防虜兵不加募防亦可周不然攘外以安內慮內以實外非計之得也伏乞

聖裁

萬歷二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准都察院咨為
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　欽
依內開通行各該督撫等官一體遵照自陳等因備咨前
來准此伏念臣順由隆慶二年進士自中書舍人選除御
史歷湖州知府轉廣東臬藩上年六月內陞授今職竊念臣
通籍有年歷試靡效荷蒙　皇上貸其瘝曠之咎委以疆
埸之司感激　鴻恩矢竭駑鈍顧順永為　畿輔股肱之
郡薊昌係　陵京肘腋之區試論地方何如重大臣所撫
雖多郡邑而喫緊尤在邊陲臣之職雖專拊循而捍禦尤

在防禦況饑饉洊至閭閻之杼柚已空儲胥告匱邊海之
桴鼓未息欲求卹濟須得兼才臣何人斯荷此鉅任受事
已幾四月責效未睹寸籌寡德匪堪自知甚審彼初拜檄
被　命即欲具疏讓賢時值艱難遜嫌規避茲當自陳不
職何敢飾詞蓋愆伏乞　皇上慎重郊圻將臣　特賜罷
斥別選賢能以克是官庶微臣逭戾於負乘　聖心紓憂
於東顧矣臣下情無任隕越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百泉汝高親齎謹
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歷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辭俸助賑疏

題為中原災荒異常仰體　皇仁乞容辭俸少資賑恤事
頃覩邸報該吏部等衙門尚書陳等具題大略以河南等
處饑荒乞要將各應得俸薪自本年三月起至秋收賑畢
止如數扣解稍充賑濟等因奉　聖旨覽奏辭俸助賑具
見卿等大臣爲國恤民之心前輔臣亦有此奏朕尚未許
今特允內閣九卿堂上官所辭俸薪以成其美即行扣解
其各衙門五品以下官俸薄者俱不許辭該部知道欽此
臣竊惟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父子相食今古罕聞每覩
諸臣疏奏中原災狀可為痛哭流涕仰荷　聖慈憫念窮

屋靡遺等居大發帑金特命專使賑濟拯援如救焚溺
皇上恫瘝乃身之心止災黎更生之會即堯湯至仁又何
加焉閣部大臣共念分猷捐俸助賑無論普濟多方具見
上下勤恤為德為民甚盛舉也伏思臣願守在邊陲何敢
越俎自效而憂歷　君父豈得分疆為辭況列銜內臺待
罪輦轂因視去天尺五者有間實與遠在外服者不同且
撫荒無奇莫紓　聖明之宵旰敢飽食終日恐同秦越之
瘠肥時切聰聞難甘韓膩用是不揣比例貢陳雖薄助升
斗無裨多餉之佑而仰效涓埃願附諸臣之後伏乞　皇
上鑒臣心不自安情非有矯　勅下該部將臣應支俸薪

亦照部院諸臣所辭起止月日如數扣解災重地方少助
賑濟之用以後照常關支查臣俸糧原在戶部可扣銀所
支柴薪猶屬有司徵解今應暫聽該部將臣俸薪按數扣
留以免解延容臣督行遵化縣將各月柴薪銀兩另解還
部庶大海無細流之卻微臣非恤稀之發幸甚幸甚緣係
中原災荒異常仰體　皇仁乞容辭俸少資賑恤事理爲
此具本專差百戶袁汝高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

謝陞右副都御史并賜金幣疏

欽差巡撫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臣李頤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二十三年
二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易東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
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該本部議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張題前事節奉　聖旨是各官修舉邊政効有勤勞劉東
星著以新銜給與誥命李頤陞右副都御史趙耀給與應
得誥命俱各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備咨到臣臣
願即欽遵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猥以庸
材濫有重任在事業幾三載責效未睹寸籌項當閱視

功日惟悚惶待罪荷蒙　聖主軫念近郊鼓屬疆臣不拘
常格諸臣俱叨大賚臣頤尤竊非常晉秩官階榮副西臺
之秩寵頒金幣珍分內帑之奇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顧
揣分雖增踧踖而遵例不敢控辭惟有矢竭駑庸仰酬鴻
造捐糜何愛踵頂高厚少答涓埃臣下情不勝感激屏營
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劉
光啓親齎謹具奏聞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

捐俸助工疏

題爲宸居鼎建謹比例乞捐微俸以抒愚悃事項接邸報
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孫等會題大畧以方今乾清坤寧
二宮尚建工費浩繁題將各官應得俸銀乞捐一年行令
戶部扣解助工等因奉　聖旨卿等捐俸助工足見體國
大義朕知道了戶部知道欽此臣欽惟大工肇舉繇費不
貲況年來邊海多虞公私告匱閣部大臣首請捐俸義在
急公雖臣愚最爲不肖而附銜內臺竊從左輔既無能佐
議分憂又豈敢靦顏食粟用是兆揣比例陳賫願捐斗祿
少見寸心伏乞　皇上俯鑒愚衷　勅下戶部將臣應得

一年俸銀如數扣送督工衙門併行收用即涓埃無補於
高深而片壤亦申其款悃緣係宸居鼎建謹比例乞捐微
俸以抒愚悃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劉
光敬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諫開礦疏

題爲陵京所關甚重採礦爲利甚微懇乞　聖明謹嚴天
戒保固地靈以永萬世治安事項接邸報內有錦衣衛百
戶陸松等奏稱黃保薊永所轄湯家莊等處地方產礦乞
要差官採取以濟工費等因奉　聖旨既有礦洞着該部
遵照新旨差官押領原奏官員於本地方採取陸續解進
不許又來抗瀆煩擾戶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候部覆咨行
外卷查萬曆十二年先該涿州房山等縣民史錦等奏稱
房山縣地名水峪兒宛平縣地名朱家山涿州地名水峪
山淶山縣地名湯葛莊易州地名常峪兒各產有銀礦乞

行採取以濟大工併拯窮民等情隨該工部遵　旨咨行
前撫臣張找臣張督行司道等官親歷各該處所勘明俱
稱陵京地脉所鍾關係重大委難議開即具疏會題該部
覆議得銀礦之在各山封禁已久不許擅開蓋不惟恐民
競利易以釀亂而且地近陵京外接邊境利孔所在隱憂
可虞況經審驗每砂一斤煎銀多者不過一二錢少者止
四五分得不償失終難濟用先該科臣將史錦等所奏參
駁今又該撫按官力請禁止誠老成長慮之見相應依擬
合候命下本部移文彼處撫按官將前項各峒口焰舊封
固嚴令地方官不時巡緝毋致奸宄潛聚以啟他虞以毀

小民敢有再如史錦等指自假公奏擾者卽便嚴行究治
廢奸徒屏跡地方無擾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礦峒既難
閉取罷欽此欽遵節經咨行在卷今該陸松等復奏前因
誤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高議照方今嵗屆冊建財
費甚繁部臣籌畫若心　皇上宵旰軫念臣等身非木石
際此艱難苟有千慮一得之愚可爲大工萬一之助卽百
世之下指爽桑孔同流亦所不辭況天地自然之利取之
不竭又奉明旨不許挽濱煩擾敢不唯唯欽遵頑肯忤
旨買罪冊惟是誤國者貴懷承國導利者當識大害意若
誤國而共實蠹國計者導利而其實貽害今之建礦議者

是矣夫取礦之必礦亂防礦之必戕則分礦之必鮮利先
經撫按覆查近該部科建議不啻詳且明矣奚容臣等復
置一喙第我　國家定鼎燕京屏翰環抱彤嶂朝拱王氣
所鍾孕爲全實大都產礦之區卽陵京靈長之脈祖宗迄
今二百餘年而封培甚固豈不知近利之可規哉　聖謨
益深遠矣　世宗朝雖閒一行之隨卽停止匪專爲得不
償失其心卽列祖之心先年房山礦徒妄奏　陛下納撫
按部科諸臣之議旋卽報罷其心卽　聖祖之心也何物
陸松敢謂西山它礦無妨遂倒　畿內礦峒可開乎益堪
乃地渦所疑卽多取之無傷靈秀礦乃天實所聚少有宜

洩必損王氣卽使披沙得金剖石得玉官家秋毫無與民
間寂然無譁亦無實金玉而不顧根本之理矧究竟得不
償費而利又不勝害乎然甚可畏者五月星墜灤東六月
孛見西北占者僉謂兆主用兵慮在近地臣等方以邊海
多虞晝夜慄慄危懼申飭將領預飭戰守之具用防未然
倘礦議不罷則所稱用兵必不在倭虜而在礦徒益則爲
民心而　畿內聚五方之人又非各省比利孔一開亡命
群集如蟻附羶如蠅逐臭攘搶劫奪何所忌憚巡衛不能
防刑罰不能禁其勢必調重兵征剿而後已火炎崑岡玉
石俱焚千里　王畿慘不忍言九重震驚伊誰之罪卽將

守土者伏斧鑕建議者罔所逃僇何益於理亂哉故臣等
計議採礦於各省倘可以得失計殺之下惟當計治安
而不當計得失也茲事屢奉　嚴旨而臣等復嘵嘵不置
豈逆覩亂萌預爲脫罪之地特以邦畿爲天下之本　祖
宗億萬年無疆之基安可輕信黃口臆說嘗試㳫爲而更
不慮其所終耶臣言雖過激而臣心則可亮伏乞　皇上
軫念根本重地關繫匪宜併念星變可畏消弭貴預　特
勅該部亟行停止將各該礦峒聽臣等嚴督申嚴封禁庶
地脈不洩而　天變可回畿內寧謐而天下永安矣緣係
陵京所關甚重採礦爲利甚微懇乞　聖明謹嚴天戒保

固地壐以永萬世治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劉光啓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謝賜銀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閏八月初四日准工部咨爲畿輔重地城池難守急宜脩築以嚴保障事該臣等題報通州新城修築工完其效勞文武官員似應量加敘賞緣由該本部覆議兵備等官王見賓等各應分別紀錄賞賚等因題奉　聖旨孫鑛李頤各賞銀二十兩高舉等各十五兩王見賓十兩陳登等并王文元等各五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材甚樗庸役濫封守四載一籌未展百雉三年乃成况經營始於前官而助勤藉乎衆力新垣雖稱雄鎭臣顧何有

微勞大賚自天俯躬無地荷　恩思奮敢惜捐糜詎圖靖尸綢繆徹桑不遑陰雨疲憩　宸衷宵旰寸草少報春暉臣下情曷勝感激屏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劉光啓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四年閏八月初五日

辭陞兵部右侍郎疏

奏為懇辭 恩命以安臣分事本年九月初五日准兵部咨為亂兵平定酌叙有功將吏并自効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戎務事該按閩御史高等具題勘覈過薊鎮石門路平定海防營叛兵功次緣由本部覆議節奉 聖旨該鎮平定亂兵有功孫績賞大紅飛魚一襲銀五十兩侯遼東提功併叙李頤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賞紵絲二表裏銀四十兩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感激不勝祗承恐後何敢復有所控第臣聞德懋懋官官斯謂之命德功懋懋賞賞庶足以勸功此 聖主厲世

之大權豈愚臣獲徼於非分伏念臣材庸樗櫟役濫郊圻計時已歷四秋責效曾無寸樹營兵不戢術既昧於徙薪天討興師勞未抒於執戟督臣運籌以決勝將士賈勇以奏勛總藉 主上威靈猶云身親制禦臣顧何力之有亦濫非常之恩除 欽賞金幣例不敢辭容臣另疏陳謝外其進秩部銜一節蹐踧至再悚慄彌深卽謂事屬同舟奚堪羞貽負乘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官圖報庶 朝廷之名器不濫而微臣之分義亦安緣係懇辭 恩命以安臣分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劉光啟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三十四年九月初六日

謝陞兵部右侍郎并　賜金幣疏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頤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先該兵部題為亂兵平定酌叙有功將吏并自効不職乞　賜罷斥以重戎務事節奉　聖旨該鎮平定亂兵有功孫鑛賞大紅飛魚一襲銀五十兩俟遼東捷功併叙李頤陞兵部右侍郎照舊巡撫賞紵絲二表裏銀四十兩欽此本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懇辭　恩命以安臣分事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

伏念臣一介儒生濫竽軍旅拮据雖竭日力封疆靡補秋毫蠢爾營兵無端倡揭竿之亂赫然　聖怒頃刻底駢首之誅仰督臣不敢自言其功況臣頤原未身親其事控辭異數實出悃誠詎意　皇慈垂中　恩命頁明金幣已分內帑之珍穀秩武兜極尤極踰臣之榮戴日天寵錫無地措躬臣敢不驅措自之心勉圖賁積頃幾紓吁宵之慮少效涓涯臣下情不勝感激屏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鍾撫釗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欽奉　聖諭疏

題爲欽奉　聖諭事准　兵部咨萬曆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田義等於文華門傳奉　聖諭朕覽總督邢玠及朝鮮屢次恭稱倭賊水陸大進勢甚狂逞朝鮮人力難支中國兵糧未集朕心日夜焦思你部裏便馬上差人星夜分投傳諭山東浙直福建沿海一帶及天津南京新江口等處地方各該撫按鎮巡司道等官訓練兵馬聚集芻糧嚴加隄備相機防剿務保萬全如有怠緩疎虞必罪不宥兵部知道欽此恭捧到部轉咨到臣臣頤即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仍即會行鎮道等官一體欽遵

整飭海防嚴謹隄備外竊惟倭奴爲海外島夷朝鮮乃天朝屬國遠隔大洋丁啻風馬牛之不相及一旦無端起釁越海侵掠寧朝鮮義當不共戴天而茂視　天朝敢行橫逞亦臣等[illegible]戒此而後朝食者況朝鮮失守則遼左難支遼左不支則薊門亦甚岌岌利害豈獨在朝鮮哉幸遇　皇上明炳幾先赫怒振旅既假督臣以便宜　天語重申復嚴濱海之備策神謨深遠　廟算萬全取鯨鯢而封京觀旦暮遇之矣惟是　王變臣等此乾坤何等時也臣雖愚陋至極濫竽邊海重寄非有肺無心敢不胼手胝足傾沿海分布先行督臣郝同臣頤悉心料理業有

次第首問倭情變動卽舉舊緒迭一中勅兼防海撫專設之官兵而分派惟適酌於遊卒選因來援陸續徵調前時局而未免變更卽今將同鎮道仍將防禦兵馬器械等項從加酌派統俟停妥另具奏聞緣係欽奉 聖諭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齎謹具題知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條陳海防疏

題爲倭報孔棘海防宜周申明信守成議并酌備禦要機以戒不虞以固疆圉事先准兵部咨爲遵 旨會議事該本部等衙門會議倭情變動朝鮮告急卽應發兵征援及議沿海一帶如福建之漳泉廣東之雷廉浙江之溫台寧紹南直之淮揚山東之登萊北直之天津永平俱應一體嚴爲申飭以防倭奴突犯免致疎虞等因又該本兵覆請省諸臣先後建白沿海防禦要畧節奉 欽依備咨俱經遵行將備間項從仰歷 聖諭申飭加嚴仍卽欽遵會行該鎮道分布兵防刻期舉行去後今據鎮守薊鎮總兵官尤繼先及密薊永三道兵備左布政使等官王見賓等各將沿海地方應設兵馬器械車船烽堠坑塹等項并應議事宜具冊覆報及稱薊鎮海防地里形勝先於萬曆二十等年節行撫院明白已經督撫衙門備細繪圖貼說奏進訖第今事勢間有不同於昔應酌量區處者俱詳開冊中統候題 請應行各縣由到臣據此該臣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議照倭奴欲窺中國先覆朝鮮初以中國易與深入平壤迫我兵環攻一鼓而下雖銳氣少挫而雄心未已迭倡 請封之說脫逃北之道倭滿五年練兵

聚舸艦艔造船種種齊備方艔使臣東去而彼巳擊楫西
濟矣水陸並進又稱聽　天朝處分藏我兵援救嬰兒觀
我役惡異常　太祖汎掃胡元廓清寰宇四夷咸賓獨絶
倭奴之貢益灼知鯨鯢哉腨非豚魚可孚神謨遠矣今空
國重來豈爲朝鮮彈丸之地其情愈狡其形愈露孝遇
聖明進覽同符　太祖命將興師再彰　天討一以固脈
全之藩籬一以驅榻邊之鼾睡　天威震赫　聖武布昭
薦中外之人心鼓將士之敵愾封京觀而靜海氛且暮遇
之矣惟是大兵未集倭衆先發閑山夜襲全慶風靡萬一
狡奴乘燎原之勢揚西艫之帆在我海濱到處是岸卒然

無倚言之寒心天津登萊等處最爲要害設撫臣專理切
中機宜無容言矣即臣等所屬沿海要衝延袤七百餘里
向無專設官兵臣等先於萬曆壬辰歲雖會料理稍有次
第然甲兵器具悉抽借於防邊額數之中嗣因倭儆少息
旋即撤還項後臻理猶緒餙行鎮道覆加籌畫茲據册報
分布兵防如王等官兵以石匣振武等營共三萬四千三
百有奇各營撥分守以密雲左右等營共一萬八千五百
有奇各整備應援如戎車火器以營路偏廂等車共五百
四十餘輛大將軍滅虜等砲共七百餘位佛朗機共八百
二十餘架及隨營隨車快鎗銃砲火箭等器械俱足守禦

之資與夫應設烽堠坑塹哨船馬撥等項及修濬城池篇
練壯快鄉兵一切保障事宜業次第舉行務蒺實效第前
項官兵雖預行布置中明責成須俟汎報緊急先以分守
之兵統赴信地再俟倭勢猖獗方發應援之兵飛馳協剿
據茲一成之畫似若有備無患然必盈固寧謐兵力有餘
移緩就急庶克有濟今邊兵精鋭衆多揀選東援諸虜內
窺不獨佰脅伺隙倘倭氛孱逞一時並舉則顧此失彼終
非完計查得臣等先年酌議薊鎮應設協守副總兵一員
遊擊二員守備四員共募南北軍兵一萬五千分統駐劄
於密薊永三道濱海地方俱屬薊鎮總兵官節制倭急則

量調邊兵策應虜急則量調海兵協防聲勢相聯緩急有
賴已經題請下部覆奏　欽依咨行在卷尋因議封中止
今事急燃眉大非昔比設將募兵必不容已第時詘舉贏
恐物力難繼無已則請照先議設遊擊二員各統兵三千
其募軍士六千一駐永平道屬一駐密薊二道屬各照
遼中地方以爲防海專兵又近調東征薊兵三千三百餘
名已該閱臣　題行臣等方在另募亦因難以處餉暫以
主兵代爲守臺茲應照數名募權留防海併照先議設一
協守副總兵統之控駐三道海隅要害之中東西遊擊兩
營俱聽調度策應並屬薊鎮總兵官統轄總計三營增兵

近蔣隊抵補壹兵者已有成議而所增實止六千不爲過
多相應貢成三道選募無論南北務得精强仍照原議協
守一營量用馬六百匹遊擊二營各用馬二百匹俱以附
近州縣寺馬充給便於臨敵馳擊互相策援其各兵安家
銀照例每名五兩月餉銀壹兩伍錢及將領原買馬匹料
草等項俱候部覆咨至另議請發此專兵之當議者一也
薊鎮所重在守沿邊墩垣等工率三年一次 題派分修
臣等近據鎮道議派見修工程俱照先年規則每磚墻一
丈春防用軍二十五名秋防用軍三十名敵臺一座用軍
五百名餘各酌派有差此閑暇無事綢繆牖戶計也今征

調紛紜邊海並急若工役不休則軍力滋困戰守奚恃似
應照近年防倭已行事例無論春秋兩防以十分工程爲
率量減四分止修六分如每磚墻一丈派軍五十名每敵
樓一座派軍七百名其餘次第減派稍恤荷鍤之疲預養
衝鋒之銳仍督行三道嚴爲稽查毋容將領等官貪放盜
弊潦草塞責軍兵期有實效修禦務要精堅違者從重參
治脫做報緊急則當盡停工作速赴信地防禦又難以平
時例論者再照各省班兵向來專事版築往往以脆弱
充數罷甲俱無選汰相緣創修守備多虛應故責之實力
禦敵難矣合候部覆通行河南山東北直隸撫鎮衙門督

令來歲春班將領將所統軍兵俱要挑選精壯足額各帶
犀利器械刻限正月中旬赴薊以便分布修防毋拘常期
後至其宣大延綏邊兵四枝併行精選速發入衛如兵馬
器甲仍有不堪不足者責在統領將官容臣等驗閱分數
按法參懲以肅邊紀此班兵之當議者二也薊鎮營路歷
年製造軍火器具總爲防邊項內調發征倭官兵一萬二
千六百有奇各以該營器械等項隨帶東行不足者復別
項借給又南北省鎮調到官兵經由薊門所帶器仗間有
缺少及合用馬匹駝騾與中途倒死應補者俱於沿途營
路借發便其速行來行各道逕查借兌過的數冊報酌議

弟器械馬騾邊海所需甚急均當刻期補還然計費不貲
且近發征倭軍士例給安家等銀多屬有司借支候另請
補庫今各庫空矣諸所急用豈能神輸合無請照近年防
倭事規兵部量發馬價於密薊永三道每道二萬兩聽專
備前項買馬造器及海防雜辦一應必用之需詳爲登記
有餘則互相通融不足則再行酌請事完冊報臣等核實
奏繳並咨部查考庶有財自可利用興事不致失時此兵
費之當議者三也臣等前所經畫不過以本鎮兵馬守本
鎮封疆萬一倭奴狂逞擁衆長驅非厚集精銳未易撲滅
臣願於受事之初曾陳愚見謂宜預行薊鎮總兵官無論

主客南北料理精兵二萬宜大保定總兵官各料理精兵一萬嚴督將領整搠器械訓練步伐無事之時照常防守信地一聞薊門重大警報不待徵發各總兵官速統前來薊爲正鋒宜大保定爲左右翼四鎮兵馬遊擊於其前仍令遼東總兵官挑選精兵二萬截殺於其後首尾相應前後夾擊使此奴四面受敵隻輪不歸彼時雖經部覆通行迄今歲月頗久請再行申明俾預爲整備所謂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耳乃若昌鎮兵馬擁護 陵寢本難他援顧薊昌接壤唇齒相依未有薊鎮告急而昌鎮可坐視者亦容臣等審勢相機量調標營馬步官兵各一枝就近

於寧雲道偏地方協防然非萬分急迫未敢輕調此隣鎮之當議者四也以上四議臣等與鎮道等官再三商確似爲便可行乃敢上 請其間增兵一節尤爲喫緊蓋兵增則諸條俱稱實際無兵則多言總屬虛文倘謂天津登萊業已添兵增餉勢難復及於薊則臣等又有請焉京營兵餘十萬雖勤校閱向未試用合無挑選精兵一萬速令赴薊容臣等督行將領嚴爲訓練分布海上并撤遼兵周防塞垣雖京師根本之地居重斯可以馭輕而薊門肘腋之區捍外正所以安內况近在數舍匪調遠征加給行餉聽其更番亦士心所深願者從此漸習精勤潛消驕悍其利

不獨在邊海也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今順永二府叠罹災傷閭閻艱食臣等方抱隱憂業行各司道查議務多方積粟用備兵荒隨該部科題行以二府民運京庫銀兩改徵本色儲之郡邑更爲便計容臣等從從便宜一併督行俟各道詳報至日或請漕糧或借給糴本不妨貯積過多統候放支另議銷補不敢一一陳 瀆今將分布過海防官兵車船火器烽堠馬匹及城堡壯快鄉兵等項事宜備造 奏冊隨本進呈青冊咨送部科查考外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查酌應申飭者再行申明責成應議處者覆議上 請定奪通行遵奉施行緣係倭報孔棘海防宜周申

明信守成議并酌條禦要機以戒不虞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謝陞兵部左侍郎幷　賜金幣疏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兵部左
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頤謹奏爲恭謝　天恩
事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准兵部咨爲虜賊犯
邊官軍出塞禦剿飛報捷音事該按關御史趙等具　題
勘覈過薊鎮羅文谷鬬斬獲虜級功次緣由本部覆議奉
聖旨羅文谷斬獲有功合宜叙錄李頤陞左侍郎賞銀四
十兩彩叚二表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猥以庸材謬膺重鎮驅馳頻有
年所樹建竟鮮秋毫醜虜推鋒雖由官軍賈勇當場獲級

總藉　皇上威靈臣頤何功亦爭異數自右陟左極邇漸
歷崇階綵幣兼金綺珍更分內帑勞無足錄　恩出非常
皇上鼓勵邊臣姑從賞疑之寻臣頤冒叨踰分貪賄負乘
之羞稽例不敢控辭俯躬益增跼蹐惟有勉罄駑鈍戮力
封疆庶殘少效涓埃仰酬高厚臣下情不勝感激屏營之
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
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謝給誥命幷　賜金幣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四月十八日准兵部咨爲虜衆
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該本部
議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題前事節奉　聖旨該鎮修
舉邊務效有勞績李頤給與應得　誥命賞銀四十兩綵
緞二表裏欽此備咨到臣臣卽欽遵恭具香案望　闕叩
頭謝　恩外伏念臣一介豎儒六年重鎮拮据雖竭日力
樹建竟鮮秋毫茲當閱視程工正爾悚惶待罪詎期異數
臣獨首霑紫誥　龍章殊榮已踰於累世兼金綺幣大賚
更出乎尋常臣何人斯　寵徼格外自　天錫命無地措

躬顧循例不敢固辭而恭承真是胥溢踰涯增媿圖報激
衷惟有益勵初心仰荅　恩光於萬一勉持木路少酧蕃
錫於涓涯臣下情不勝感激屏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
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自陳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准都察院咨爲遵舊例嚴考察以勵庶官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奉 欽依內開通行各該督撫等官一體欽遵自陳等因備咨准此伏念臣由隆慶二年進士自中書舍人選除御史歷知府轉臬藩萬曆二十年六月叨撫此中漸晉今秩竊惟臣猥以樗材濫塵仕籍馳驅頗有年所樹建竟靡秋毫幸遇聖主用人兼收蓍菲遂使愚臣冢錄承乏疆場感激 鴻恩勉強支負業餘六載於茲矣顧蓟昌為 陵京重鎮順永稱肘腋要區邇者邊海交虞徵調與防援並急旱澇相

繼抽編及加派更繁閭閻罄懸軍民凋敝即使賢材處此亦恐匡濟惟艱臣何人斯堪茲久任屢欲自陳不職又嫌迹涉避難今當 清朝計吏之期正屬 嚴廷黜幽之會試觀一時撫臣孰有如臣願之謬借日積罪共年深者伏乞 皇上軫念地重將艱將臣 特賜罷斥別選才且賢者以代庶不貽久妨乎賢路而計典不獨略於邊臣矣臣下情無任願越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職乞 賜罷斥以公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請賑救災荒疏

題為畿輔疊罹重災閭閻萬不堪命懇乞 聖慈亟賜破格賑救以安邦本事臣於歲前以順永二府地方災傷異常題請蠲租發倉仰荷 皇上慨下部議當經部覆各屬蠲恤事宜候按臣覆勘奏 請先蒙發通糧五千石分賑通州寶坻三河等縣并通州左右等衛所臣等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至意申督該州縣長吏親為給散務使饑民均霑實惠其餘各州縣亦推廣德意申飭有司便宜發賑以恤民艱惟是 畿內地方連歲不登加以軍興煩費財已盡而斂益增民阽危而賦愈急又值上年水旱相仍蠢

蝗迭害千里之內無麥無禾比比皆寶坻三河也遵化縣乃臣駐劄之地臣因查閱城池周歷郭外目擊流離載道呼號震山爭食草根樹皮紛然賣兒鬻女稍長者僅易斗粟以度旦夕之命次者竟不索值圖脫身口之供甚至乳哺嬰孩直棄道傍任其生死如此景象真可為痛哭流涕臣隨督遵化知縣張舜命擇教場空潤處所多設鍋竈動支倉粟日煮粥一次以救死亡始日一呼餘千次日遂餘二千又日遂餘三千臣復檄鄰近災重州縣一體分方煮粥日來人數稍定然擁門泣告借者尤不可勝計顧各屬倉儲大半速充東餉所存無幾盈肆枯魚豈升斗之水能

活二麥未布計青黃之接尙遲卽使數月舍哺二三日而
不繼終爲餓殍若以賣　聽爲嫌惟有立而視死撫臣之
說謂何敢避馮婦之誚不爲窮民呼　天請命耶該臣會
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黃議照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皇
仁如天卽海內蒼生咸欲登之壽域況輦下赤子恐令轉
於溝渠臣等仰見仁愛之天心何妨勤宣乎民隱但今國
費浩繁司農告匱欲覬內帑金錢終爲畫壁之餅非藉公
庾貯積又難無米而炊臣等查得二十五年因倭勢猖獗
沿海布置兵防曾請發通糧一萬石運貯梁城所倉專備
調到官兵行糧向來支放不多尙存十之七八項賴

聖武遠揚海氛頓息此糧既難復歸太倉久貯徒滋紅腐
若就近移賑密薊二道饑民則可全活多命何費省而功
倍也在薊道應發五六千石密道仍儘所餘發二三千石
蓋寶坻三河二縣梁城一所被災尤重雖經量賑難濟嗷
嗷更須加給示恤又查先該戶部題覆咨行密薊永三道
運糧十萬石暫貯山海倏東餉急支密薊二道係通倉薊
倉漕糧各三萬石永道遵倉無糧乃發府州縣倉粟二萬
五千餘石代抵近因義州本色足用及倭患已寧部議以
此糧五萬石聽永鎭給軍其餘俱易價併解本鎭扣作年
例亦甚於勞費爲省第永道所運郡邑之糧本爲地方備

賑者今東運既停亦令變價充餉似非積穀初意且該道
境內値此洊饑廩藏罄懸賑費無措倘以此粟二萬五千
仍還有司或量還一半給賑以府屬所積之粟救府屬也
饑之民何事便而理宜也至於各屬分發糧數等差及應
煑粥應賑恤一切稽查綜理未盡節目容臣等督行三道
責成各州縣正官悉心經畫躬率舉行務俾官庾粒米盡
實窮民之腹毋容衙役市猾狡售胥領之奸其搬運水陸
惟便合用腳價酌定程期就於賑糧內支給免致另處稱
難事完具冊報部查考又薊昌二道地方如有重災亦應
賑恤者聽臣等徑查堪動錢糧一體申飭遵行若兩府屬

見徵及帶徵賦稅並乞暫爲寬限次序催徵通俟秋成陸
續完解庶溝中之瘠可起意外之患可弭和氣致祥恒豐
可卜相應題請伏乞　皇上俯念重地重災惠允餘黎餘
粟　勅下該部覆議速請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地方幸
甚臣等幸甚緣係饑懼豈惟重災閭閻真不堪命懇乞
聖慈亟賜破格賑救以安邦本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
專差鎭撫劉光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

諫抽稅疏

題為畿內疊災民困已極仰荷　聖慈破格賑救頻起瘡痍懇乞併蠲稅課以終德意以信　明旨以安重地事近准戶部咨該錦衣衛百戶楊勝秋奏為遵覆欽制敬陳理財以助大工以裨　國用事奉　聖旨這所奏寄雲縣地方貨物稅課有裨國用就着開礦御馬監太監王忠不妨礦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准該部咨又該原奏官楊勝秋題為懇　恩查闕原奏并乞　明旨以便遵守以裨國計事奉　聖旨這所奏稅課都遵照勑諭開載徵收不許重疊困累商民還着內官王忠張燁會同該撫按官設定疆界具奏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節經備咨到臣該臣議照順永二府所屬地方雖稱畿輔實環邊海自土磽瘠物產蕭條戍卒多於塵氓市肆猶然村落日中貿易者不過米鹽常用之需並無貴重華美之物至於邊塞營路尤極荒涼自糧草馬料之外別無貨賣間有一二小販亦止粗布雜糧計値無幾況來自水路必由天津張家灣運自陸路必由琉璃盧溝橋木有能飛越關津從天而下者經稅亦不一而足矣至東西關已可數而加自密雲東至永平河道不通商賈往來甚

少自薊縣西至永清偏僻沮洳較之邊鄙不殊總非聚貨之區安容榷稅之使即山海關有些須客稅萬峰關有些須夷稅盡充將領心紅紙劄之費近為廣安店馬堂委官亦分十之二三矣夫地方極其貧瘠年歲又值災荒老稚相尋溝渠壯者輕棄廬室臣目擊心慘項具疏備陳其狀荷蒙　聖慈惻然動念亟令發倉臣將有司多方搬運分投賑救溝中之瘠頓有起色流離之夫漸見歸農　皇上又寬惟正之供必措饑民於全活之地是　皇仁如天即古稱子惠困窮視民如傷者又何加焉今銖銖而求寸寸而取死而後生之民離而後集之衆終於胝死則徙是豈　皇上痌瘝民瘼之初心哉覩　明旨一日不許擾害地方又曰不許重疊困累商民是　聖慈不以稅課先民命可知矣秖緣閭閻愁嘆之聲無由達於宸聰而群小掊尅之計易以餙動　聖聰其說一倡假公濟私倚勢為虐輸於務者什一入於橐者什九窮民既厭其生而稅役椎其髓威尊命賤何所不至臨清荼毒之慘行將見於輦轂之下昔人謂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為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為害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嫁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此數語者豈非今日之謂邪哉臣待罪輦轂之下首當為民　請命竟默然迄今且復遠六

視秦人肥瘠恝然不加喜戚於其心哉益見閣部臺省及
勲衛諸臣交章若口至鹿臺鉅橋之覘瓊林大盈之諷可
謂極其剴切矣意　聖明必改容加納罷中外稅使另若
轉圜首善之地自先受其ニ賜矣甫疆臣復褻辱府仰瀆
聽聞今盈廷之言一切中格近據山海關參將講鈺揭報
山西客人張幽賢等被抽稅委官盈則差吳世太等多人
捉拿拷打衆等不堪二擁向前相敵彼此俱傷是衆孽已
動臣不得不言而又恨言之不早也除行永平道按察使
顧雲程研究的確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具疏奏　請外葸
原奏官劉思忠掛勝秋三疏借上總指直隸八府而言一

稱約徵銀七萬兩一稱約徵銀六萬兩僞不思　請月爲
分派將兩疏銀兩併派東西居然重疊無論民不堪命即
明旨謂何太監王忠屡以公務相促臣未敢遽覆當其
皇上推發倉救苦之大慈廣不許重累商民之至意惠此
子遺之餘黎耳昔魏文侯一國諸侯也有賀其租稅倍於
常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
其賦稅而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不知
皮盡而毛無所傅周太祖五代偏安也有貢獻珍美食物
者下詔悉罷之詔書曰所奉止於朕躬所害被於庶又
日積於有司之文存為無用之物我　皇上敬天勤民與

淑總絶絡　二祖而揚神武視堯舜而多戰功文侯周祖
之事何足陳於　御前待爲事情切於今日亦足仰備採
擇敢不識忌諱及之伏乞　聖明念民爲邦本財爲民心
散財以安民心聚民以固邦本將各省稅使盡行收回或
先罷畿內之稅漸次及遠或暫將從一而稅旋議盡蠲庶
惠民之德意不虛通商之一明旨不背王國安而萬國漸
安民心悅而　天心允協宗社鞏磐石之固　聖壽並岡
陵之永矣緣係畿內疊災民困已極仰荷　聖慈破格賑
救頻起瘡痍懇乞併蠲稅課以終德意以信　明旨以安
重地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鎮撫劉光啟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二十七年閏四月初八日

請告疏

奏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以重封疆事伏念臣猥以樗材濫塵仕籍自中書御史歷郡守藩臬及謬蒙　簡命代匱衙邊黽勉馳驅三十餘年於茲矣受恩深重即捐糜此身曷克仰酬萬一叨寄封守雖委命於斯亦其職分宜然至於諱疾苟祿曠官誤愆又義所不敢出也臣質本素弱未五十而齒髮先零奔走勞形望六旬而衰頹特甚自入薊門受事總藉藥石養生始緣邊海交關防援並急時則未敢言去繼值旱潦爲災賑貸方殷情又未忍言去雖多病不勝苦楚而力疾尙可支吾不意本年六月初旬以來重感風寒兼催暑濕泄瀉不已漸成血痢氣息奄奄伏在牀蓐亟延醫生劉爾科等診視僉謂病源甚痼病勢尤危若非專心攝調終恐軀命難保臣雖至愚極陋豈不愛狗馬餘生願加靜養庶幾速瘳顧薊昌何地巡撫何官轉瞬秋防戎機旁午區區病臣豈能臥治其究必致中令供廢將士偷安猾虜乘機邊烽頻舉即臣死不足惜如疆埸何哉爲是萬不得已輒昌昧陳乞於君父之前伏望　聖慈察臣情非規避病難支持　勅下吏部將臣早放回籍別選才賢速來代任寧獨封疆得人安攘有賴臣或醫藥稍效殘喘可延自今至死之年皆　聖慮再造之命矣臣不勝感激懇祈之至緣係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以重封疆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王應逑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再請告疏

奏爲秋防孔亟病苦難支再懇 天恩早賜放還以安重
鎭事本年七月十四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患病不能供
職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以重封疆事奉 聖旨李頤着
照舊供職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扶掖强起
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駑庸無比叨冒有年安攘
未展一籌 寵命已蒙三錫正當捐糜圖報乃敢冒昧乞
骸方虞斧鉞之誅詎意 聖慈察臣病非有託曲賜優容
臣感極涕零力疾思奮因廣求醫藥期沉痾速痊庶幾再
效驅馳仰酧高厚萬分之一不謂攻治太急瀉痢轉增氣體

益虛幾於委頓諸醫束手無措然病根則臣心獨知蓋臣
以蒲柳之姿濫廁鵷鷺之列奔走南北皮骨之存幾非一
日又不自度並勉竭迂愚心血亦復耗盡證雖外感根由
內傷必須靜攝可瘳斷非藥石能愈苐 陵京重地况時
値秋防戎機賓繁寢疾臣豈能卧治房情最狡稍稍弛
備輒便乘虛臣之所以憂愁病苦交併靡寧而不能已於
再瀆 天聽者此正爲一身生死計實爲封疆安危計也
且臣有至情何敢終默臣頤年甫十歲父即見背臣母忍
死廟循撫頤成立臣待罪楚臬母復見背迄今十一年所
矣彼時方營葬地誤叨 簡命承乏薊門遂使氣正惡、

王程甚嚴臣捧檄星馳前來受事今餘七年而臣母尚滯
淺土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顧海防未撤何敢陳情鯨波既
平又値境內重災亦非乞身之會茲仗 皇上威靈東征
奏績西成可期臣福過災生病與衰遇呻吟於牀蓐抱痛
於蓼莪支離狼狽臣哽咽難鳴疾痛則呼天不得不哀號
於 君父之前也 皇上以慈體群臣以孝治天下伏乞
俯憐臣顧狗馬病劇烏鳥情殷 勅下吏部准臣回籍調
理別選賢材速代任事儻臣苟延喘息於畎畝臣母早歸
體魄於丘原竊獨臣母子死生感 恩永矢結草啣首之
報而疆事經理得人亦少紓 皇上宵衣旰食之憂矣臣

曷勝哀懇祈望之至緣係秋防孔亟病苦難支再懇 天
恩早賜放還以安重鎭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鎭撫王應逑
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辭陞右都御史疏

奏爲　殊恩誤及揣分難堪懇容辭免以安臣職事本年九月十九日准兵部咨爲倭寇蕩平查叙其事督撫鎮道以報成積以光慶典事該本部覆議經略督撫官邢等題前事節奉　聖旨東事收功各督撫鎮道共效勞積慶典宜普孫鈇等十八員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內李頤陞右都御史俱照舊管事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礴惶感激無地措躬竊間儆禄以待有功縈綬雖小必惜瑩予以示勸誠重之也苟功德未懋而官賞濫竽是謂處非其據窃獨名器有褻抑且溢分可危

今東征奏積飲至策勳臣株守塞垣亦與叨異數尤爲無據之甚此臣心所大懼不得不控辭於　君父之前也彼倭酋鯨黍橫肆鯨吞陽欲竊據屬藩陰實覬伺中國且以封貢愚我君然罪惡通天幸　聖明洞燭狡情赫震雷霆之怒終始不惑和議裁與十萬之師慎簡專征推轂賜劍督撫感遇圖報誓不與賊俱生將士賈勇先登共期滅此朝食七年狂冠一鼓蕩平從茲瀚海恬波鯨伏　皇靈遠暢雖兵馬罷擾在鄙自頗效勩勤而設處調停實鎮道共分猷念臣顧何力之有亦需非常之　恩除欽賞金幣例不敢辭容臣另疏陳謝外惟是增秩一節自揆分義萬難祇承問　命不任悚懼遜辭非由矯飾伏乞　皇上俯鑒愚誠收回成命容臣仍以舊職勉效馳驅庶　盛典不致溢觴而微臣免羞負乘矣緣係　殊恩誤及揣分難堪懇容辭免以安臣職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王應速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謝陞右都御史并　賜金幣疏

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臣李頤謹奏爲恭謝　天恩事先該兵部題爲倭寇蕩平查叙共襄督撫飭道以報成績以光慶典事節奉　聖旨東事收功各督撫鎮道共效勞績慶典宜普賚錢等十八員各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內李頤陞右都御史俱照舊管事欽此本年九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　殊恩誤及揣分難堪懇乞辭免以安臣職事奉　聖旨加恩已有成命不准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卽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以東征奏績慶滄海之永清旋凱酬勳辱恩波之溢及自　天寵錫無地指躬竊念臣頤樗櫟散材駑劣乏之馳驅雖有年所樹建竟鮮秋毫日懼譴訶敢徼榮遇況玆倭氛蕩息總藉　聖武布昭卽身親行陣者罔敢居功而株守邊隅者奚堪異數具瞻控免實出惻誠詎意　聖慈而申成命幣金分內帑珍奇豈羨百朋綱紀總西臺官秩忝聯八座媿同委壑　恩重如山臣敢不益竭駑庸仰酬鴻造頂踵可效當無惜於捐糜安攘是圖豈少紓乎宵旰臣下情無任激切屛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鎮撫王應選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七年十月初三日

謝賜銀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
部咨爲夷情事該巡關御史李具題勘叚過薊鎮青山口
虜賊犯邊官軍拒堵功次緣由本部覆議奉 聖旨邢玠
李頤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
卽恭具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外伏念臣駑庸無比數
負有年雖朝夕之靡遑竟短長之鮮效伯會挾念鼎爾竊
邊幸賴 聖主神威先時有備遂使狡夷落魄卽刻遁同
滑領蒙 恩猶云用命臣顧榮被何德是邀頒內帑之錢

金百朋非重分在旬之文絲五服用章脩極 寵榮甚逾
涯分顧稽例不敢控免而祗承實切悚惶惟有末路堅持
益謹衣袽之戒庶幾壁垣增固少紓宵旰之憂臣下情曷
勝感激屏營之至緣係恭謝 天恩事理爲此具本專差
鎮撫王應遴親齎謹具奏 聞
萬曆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救山海關羅別駕并忝遼東高稅監疏

題爲府佐無端受枉敬陳始末情由懇乞 聖明俯垂昭
鑒曲賜矜宥以彰公道事頃閱邸報該遼東礦稅左監丞
高淮一本爲恭進子粒銀兩脩陳侵占奸弊懇乞 聖明
垂賜處分以警貪污以裨國課事奉 聖旨這子粒銀兩
着內庫查收奏內義州屯衛田三項五十頃房屋一所既
被協守副將劉繼囫以養廉爲名侵占爾還會同撫按等
官從公查明具奏羅大罷本當拿解究問姑且革了職爲
民不許朦朧推用其永平府田地還查徵解進如有仍前
抗違的卽便指名奏來重治不饒該部院知道欽此臣初

見不勝駭愕意區區臣監豈無故科劾犛下府佐旋細加
查訪得其始末根因又不勝慨嘆不謂 聖明在宥公道
如日中天乃有修怨媒孽如監丞高淮無端受抑如通判
羅大罷者乎夫淮之參大罷也一爲其隱蔽故監王彥所
遺田產一指其文移內有望風捉影之詞爲譏罵使大罷
果然隱蔽果然譏罵卽被參蒙黜夫復何憾今則有大謬
不然者臣叨撫地方一婦含冤當爲焰雪況廉能郡倅有
此無端若徒畏炙手之勢不爲白戴盆之冤 皇上所以
重任撫臣者何如而臣隱忍取容若此淮之恣肆多端
皇上明並日月奚容臣 願悉數以瀆 聰聽試就彼罷中

所叅二事略陳其梗槩卷查先爲恭進舊臣產業事據遁判羅大羅呈文內開蒙委查勘已故太監王彥川園地土階據山海衛回稱正統七年山海並無太監之設其房產田園從何設置似屬望風捉影無憑稽查是望風捉影之詞乃該衛原文大羅不過據以轉詳在衛官且不得謂之議罵而以議罵坐大羅何其寃也又據灤州樂亭等四縣回稱逼查里社並無王彥田園惟盧龍縣查據王彥家人王伯吉等見種香火地九頃二十八畝新開沙薄地二十畝歲共徵銀二十八兩四分解納太倉銀庫王伯吉等就在本地置造瓦土平房居住餘外並無別業是王彥遺產

有無皆出各屬申報大羅不過據報回文在州縣且無隱蔽而以隱蔽坐大羅又何其寃之甚也然大羅所以招怨之由更有可取者葢本官素秉直節不肯婀阿狥人使廝清操更無貨賄媚竈此軍民士類戴同慈毋頃者本官謀滯臣等會疏保留爲慰地方依戀之情兼爲有司旅勸之勸顧自准覈之則如枘鑿之難入薰獪之不投無怪乎其押情排陷而惟恐影響之不幽也豈知內監外僚原不相轄即監中小豎非自爲不法奉　旨提問未有倨膝於部院大臣者緻補都佐體貌頗崇非循惡晉旁豈肯奴顏於稅監之前山海關稱廉得此廉能之吏可當無數勝兵

奈何挾私橫誣而去之若振落也且准所督者遼陽礦稅與薊門無涉舊臣王彥亦鎮守遼陽其田土產業多在彼中雖盧龍有一二田畝乃其香火祭祀家僮種置每歲子粒幾何准竟借此逐一府作中稅監張燁亦效准之所爲則有司將無噍類誰爲　皇上理民事而識關市也夫命德討罪　皇上奉天之權制馭宇內揚清激濁臣等柰　皇上之權彈壓屬僚雖參劾前所見聞而重輕敢憑喜怒倘有不肖有可非贓跡貫盈豈得輒擬罷黜即擬罷黜　皇上必下部覆議上請所以昭公道也今以天授　皇上之權　皇上假臣等之權盡落宦豎之手朝奏夕允

如響應聲就使所黜當罪倘非所以爲名矧任意肆筆平地風波使良吏無辜受枉群情抱憤不平而方今中外多艱憂治危　明之臣言及弊與者何限　皇上並以天地之量曲賜并包准何人斯乃因文移望風捉影四字遂指爲議罵誣爲隱蔽徑請　皇上從逐謫可謂妄自尊大肆無忌憚甚矣嗟乎大璫出使何臣復不避斧鉞豈爲大羅一官惜盖爲　陛下紀綱惜爲天下萬世公論惜也伏乞　聖慈一視內外之臣詳察公私之辨少霽天威收回成命將本官姑免革任庶公論稍明與情共快有補世道不淺鮮矣緣係府佐無端受枉敬陳始末情由懇乞

聖明俯垂照察曲賜矜宥以彰公道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專差鎮撫王應速親齎謹題請 旨
萬歷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辭南都掌院并催點撫臣交代疏

奏為夙疾不瘳重任難副懇乞 天恩俯賜罷免並祈早點公舉之臣勒限相代以安封疆事伏念臣猥以草茅濫列仕籍起自中書御史歷官郡守藩臬及承乏薊門綜核三十餘年貢效一籌未覩謀豪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曲賜優容即今官已歷十秋而微倖躐躋二品 天恩高厚就使捐糜此身無能仰答萬分一惟是臣樗櫟下材蒲柳弱質奔走南北皮骨久空耗盡元神齒髮早脫臣今年甫六旬而衰頹滋甚追念薊門受事之始臣年方五十雖邊海交儆饑饉薦臻力量固難支撐精神尚堪鼓舞矧邇場

多事之秋豈臣子乞身之日即臣母未厝亦隱忍不敢言己亥之秋倭海氛既靖鎮事亦寧臣再疏陳情求歸葬母屢奉 勅旨未允放回荏苒流光復餘二年於茲矣犬馬之齒益增駑駘之力愈竭故擬具疏乞休本年六月之初忽承 新命改授南臺夫留都係根本之地並端總風紀之司必須才望兼隆庶免負乘貽誚臣何人斯而席斯任第考諸往牒以原官改授例難引辭用是不敢剡有塵瀆所冀得代而行即可乞臣微軀襄葬事副見應報吏部舉代臣撫薊者趙士登等六臣總督 狃推之奈並稱一時之選臣翹首跂足冀旦晚 命下乃自夏徂秋業餘

三月該部覆請亦至再三而點用猶待仰度　聖心無非
愼重之意臣雖多病在事一日當榮一日之官何敢以迷
代爲念而妄有陳　請奈臣綿力支劇飲食失時脾胃受
傷已非一日夏月異常亢旱祈禱馳驅觸冒暑熱始而洞
瀉旋卽成痢勢甚危急命在須臾因延醫生劉爾科多方
療治至秋中稍覺痊可臣猶扶憊理事一切公移未敢停
閣不期八月末旬以來痢血復作病雖無加於初而弱則
視昔爲甚氣息奄奄殘於委頓臣卽欲如前強起而力不
從心矣今秋防正殷戎機旁午此地何地此時何時而臣
可久臥床蓐爲也萬一邊備少弛猾虜乘虛卽臣粉骨不

足惜如疆場大事何哉爲是萬不容已輒冒昧披瀝於
君父之前伏乞　聖慈察臣愚朴無僞憐臣病苦難支
勅下吏部放臣速回調理佇乞　皇上俯檢該部原疏於
所推諸臣之中卽　賜點用一員亟來代任及將南京都
察院別選才賢以掌院事寧獨保釐得人紀綱有賴倘臣
苟延殘喘臣母早歸穸窀則存殁並荷　鴻慈感銜共爲
無極臣曷勝哀籲悚息之至緣係夙疾不瘳重任難副懇
乞　天恩俯賜罷免並祈早點公卑之臣勒限相代以安
封疆事理爲此具本專差鎭撫王應速親齎謹具奏聞伏
候　勅旨

萬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辭河漕總督疏

原任順天巡撫今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臣李顒謹奏
爲衰庸 特簡非據河漕重任難勝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別選才賢以奏平成之績以紓宵旰之勞事臣久撫薊
門頃奉 新命業於本年十二月初六日前至薊州與新
任撫臣劉變代訖隨赴昌平爵陵間於本月二十日准吏
部咨爲河任難得人必多推簡命宜急 聖斷勿留事該
工科著科事吏科右給事中田大益題前事奉 聖旨先
年因黃河泛溢貽害 祖陵運道有旨處治河臣不吝錢
糧命官疏治如何今年又衝決了着該部查參了來河南

鳳陽山東三處巡撫各有信地之責着各上緊疏濬堵塞
不許推委支調因循玩事務有成積但事無統紀必致甲
可乙否推調妨誤該濬不濬該塞不塞又致空費無益吏
部便推總河大臣還會同各官不拘在任在籍務舉實心
任事熟知河道的兩三員同先推一併寫來仍須殫誠虛
心許品次第惟才是用毋得顧忌不舉及狥私濫舉亦不
許再行延緩欽此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是李
顒改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提督軍
務兼管漕運事務寫勅與他着便兼程赴任管事欽此欽
遵備咨到臣臣聞 命自天措躬無地竊思河流遺軌

聖明殷南顧之憂河道欽官會推皆一時之選乃 皇上
猶疇咨至再且屢 明旨毋得顧忌不舉及狥私濫舉其
難其慎即神堯試可之心也臣何人斯誤蒙特簡感 恩
思奮苟可涓埃仰酧自當竭蹷從事臣何敢辭況河工孔
亟運務佰期嚴旨兼程 簡書可畏臣又何敢辭惟是人
臣以身許國若惟便身是圖是謂不忠人臣陳力就列若
不量力而行是謂不智不忠不智義之所不敢出也緣臣
願以蒲柳之姿濫榆塞之役拮据十載皮骨久空親彖多
年夢魂抱痛奄奄氣息惟資藥石全生即今憂悲痾殘至
委頓屢疏陳 實情非獲已臣方幸得代可便道過家爲

毋哀事且乞病骸詎意就途忽聞 恩命狗馬戀 主草
木知春臣雖極陋至愚敢負生成大德顧河漕關係 祖
陵軍國乃天下第一重任即強有力者猶難取效一時即
善治河者亦難即收完績列詩諄 明旨務舉實心任事
熟知河道者仰見 皇上深君九重明見萬里不欲以嘗
試償事也彰彰明矣今臣足未履河濱目不辨水上徒以
積衰之軀試不習之事而𨈆跳河必無本矣使臣及今不
言日冉從事貽害滋深即臣身膏斧鑕不足惜如朝家大
事何哉此臣所以萬不得已控陳於 君父之前伏乞
皇上俯情臣力已疲臣心獨苦准臣回籍調理所遺員缺

別　賜罷用㾗病臣免曠官之咎賢臣可賴用之成矣懇
係衰庸特僨非提河漕重任難勝懇乞　聖慈俯容辭免
別選才賢以奏平成之績以紓宵旰之勞事理為此具本
專差鎮撫王應逑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　　日

條陳河漕先務疏

欽差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兼管漕運都察院右都御史兼
工部右侍郎臣李頤謹題為陵運關係最重籌畫當圖萬
全恭報先務仰慰　聖懷事臣惟　祖陵萬億年之
鴻基漕渠歲肆百萬石之大命國家重務孰有踰於此者
自去秋黃河南徙　陵運俱屬可虞中外具切隱憂廷推
不一而允前意臣愚誤叨簡命　皇上之所以付託臣者
何重且鉅也臣感激　天恩兼程赴任恨不得負薪荷鍤
刻期成功顧心雖欲速而勢難遽成受事之初所可自效
者惟有急先務而已謹為　皇上陳其梗槩河臣久缺簿
書填委臣擇緊要者披谿數日即趨鳳陽恭謁　皇陵旋
至泗州恭謁　祖陵伏睹松楸蓊蔚王氣雲蒸臣蹈舞之
餘周環相視　陵麓之東先年砌有石隄捍禦淮流堅完
可恃但去歲棗墻衝決黃水浸入五河與淮會合經泗州
下洪澤湖其石隄水痕較之往年尚少二尺臣不勝私喜
但棗墻決口未塞萬一伏秋水發河淮增溢不無可虞防
禦之策惟在接築汴隄遏絕黃流障水東行盡由符離橋
出宿遷縣小河口自汴河為便已該河南撫臣曾思忠題
防勘議具題一面檄行該省管河副使張鳴鶚督率通同
等官錢景亨周應雷等議築歸德至永城一帶汴隄貳百

三十里佑用工料銀捌萬餘兩暫借本省歲修夫銀分發
商丘夏邑等縣掌印管河官鳩夫辦料見今脩築臣抵任
之初亦即檄行該道上緊與工勒限完報又該鳳陽撫臣
李按臣吳會題督行帶管潁州道淮徐兵備副使劉大文
議自宿州界首鋪至本州東關止計長壹百餘里內應接
築汴隄叁拾餘里佑用工料銀壹千餘兩分派附近州縣
設處夫役委官部押赴工臣抵任之初即催行知州馬猷
圖上緊與築如期報完仍派撥官夫畫地防守此事關保
護 陵寢急務臣當督同省直管河各官同心戮力竭蹷
趣事不容時刻怠緩者也至於徐邳一帶運道淺澀新運

延期亦該撫按二臣權宜濟急一併類題督行該道會同
中河郎中劉不息率同管河運使趙垌運同許一誠等自
徐州鎮口以裏至宿遷縣磨兒莊做照閘河規制建大閘
七座中間貳座并挑濬河身積蓄汶泗泉流以濟重運佑
用工料銀貳萬捌千餘兩於河道銀內撥給支用仍委各
州縣掌印官採石辦料臣躬閱各閘俱已鋪底砌石臣又
查覈工次分別犒賞嚴行申飭定限閏二月內通完此事
關濟運急務臣當督同直隸管河各官如期竣事不容時
刻悄誤者也又聞泇河備運屢經言官建議奉有 欽
依查前任河臣舒刱開韓莊渠一帶分洩湖水積該河

臣劉因黃河遷徙運道爲梗分委中河郎中劉不息督同
運使趙垌夏鎮主事梅守相督同運同許一誠遍行濟閘
業已成河第中間間多淺狹且有微山湖邊未竟之工又
有連[illegible]汪湖水散漫牽挽艱難必開黃泥灣支渠方爲穩
便該趙垌等佑計工料約用銀拾陸柒萬兩庶奏完績臣
因謁 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親歷查勘此亦必不可已
之役惟是運期已廹費鉅工難未敢造次舉事須俟閘工
完畢糧運過行之時臣當調撥徭夫將淺狹處所隨宜疏
濬并建土壩草閘節蓄湖水揀派輕便糧艘分道並進亦
可免於擠塞稽遲此備運之一策臣當次第舉行以竟成

緒者也臣又惟黃河南徙乃年來非常之變前項工程不
過救一時之急必須上築決口下疏故道斯爲永賴完計
第決口三百餘丈河流湍急遽難填塞故道三百餘里淤
爲平陸遽難開挑近據省直司道會勘約佑錢糧非百餘
萬人夫非拾數萬不克濟事工費浩繁臣一人未敢輕議
見今會同河南山東直隸撫按督率各該司道及掌印管
河官親詣彼處覆勘會議另行題 請外惟是水性就下
即古之善治水者不過因其勢而利導之未敢與之爭利
也今河流已趨下而南必欲陸而東之是搏之過顙擊之
在山仰使神禹復生亦難於旦夕之間奏平成之績臣何

人斯而可若斯亟也先該科臣既議河臣之往也先為防
防挑濬以為目前　祖陵明歲新運之計繼力挑濬舊
河故道或尋求別道通運長策以為日後經久之圖蓋預
計及此而先得臣心所同然矣臣自受事以來虛心諮訪
親身相度量臣之才力審目前之時勢窮日繼夜俾僅辦
此事而有濟亦不過因人成事何敢言功惟是汴隄增脩
而新土未必堅實恐難禦排山之勢閘座增建而黃水業
已斷流難保無膠舟之患泇河備運而滇湖支渠未開未
免罹風波之險臣一念及此不覺心悸股慄寢食俱廢幸
賴我　皇上純孝格天至誠感神河伯效靈支祁遁跡

祖陵自奠盤石之安漕渠自成完璧之運又臣所恃無懼
而鼓舞精神以從事焉　祖宗根本之地漕儲軍國之需
此　皇上深廑注念者敢陳施為之畧少紓宵旰之憂

萬曆三十年二月　日

重建儒學祭器庫記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生萬物也有日月以照臨之
雨露以潤澤之寒暑以節宜之而又必生聖人以教之夫
明道立法作經垂憲以教萬世無窮者孔子也道之所在
而法立焉大之綱常細之事物何者非道道者非他性命
之理也孔子脩之以為教而後王本之以立法遵道者有
庸違道者有禁禁而弗率王者且操三尺以議其後三尺
之外又有士大夫之清議以榮辱之而溥海內外罔敢弗
飭則以聖人之道明也萬世而下所以君明臣良父慈子
孝兄友弟恭夫婦肅雍交游忠信三尺之童可以入而方

寸之符可以行萬里彼民生之欲無涯矣而恭不得逞即
有與於一逞者而議其後者輒至而九州六合生齒之繁
日以保聚生育無逢凶患其誰之力也哉微聖人之道之
教行于萬世則後王之法其何所據而立而生民即欲裹
糧而出其門跬步何可得然後乃知聖人之功大也然後
乃知聖人之功與天地埒也廟貌九州俎豆萬禩豈偶然
哉吾餘儒學故有祭器如干及其藏庫歲久見缺祀事弗
潔典禮廢墜識者悼之今博士臨川李君中列茂齡來領
邑教慨然捐俸新之祭器藏庫煥然大備祀典孔嘉多士
與也其有功于吾道亦大不佞固而題之李君臨川世家

蔚有文行方在妙歲益天祿石渠之選匪僅僅老子青蠅者乃今觀其行事若此吾道其有人乎庠生周思問陳宗阜湯階張樊化楊操舒致贊李廷蔡李廷勳章聯芳舒邦保輩走書乞言不佞叔侄兄弟俱出君門下故不佞習其人而爲之說則舉聖人之道之大者以告吾鄉之士大夫茍無忘聖人之道其無忘李君之勤

卷末

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邢玠

吏部尚書曾同亨　吏部侍郎楊向高

戶部尚書張孟男　兵部侍郎臧惟一

刑部尚書趙參魯　刑部侍郎王基

工部尚書姚應章　工部侍郎范崙

國子監司業傅新德　參議徐民式

大理寺卿游應乾　寺丞丁賓

尚寶司卿于若瀛　應天府府尹徐申

光祿寺卿趙欽湯

祭文

通政司通政使楊時喬

吏科給事中祝世祿

祭文

於赫維公巷英彭蠡金玉其相文明以止峙衹嶽而亭亭湛九淵而澌澌紫薇秘省弱冠馳問青驄白簡柱後惠文威讋敛手之貴戚跳梁落膽之將軍一麾出守帥彼若胥鋒兩撻發豺貍駁黠賴漢豈暇於兼治溫舒何煩於展月長洲茂苑建牙以行四啖紅女歆歆沾稷咸留犢而依戀異投巫之震驚潸歷泰吳澄清荆豫恭揭青油府開玄覩既舉扇以麾軍亦登樓而作賦留臺副相御史大夫袞衣

是借彝玉將趙乃叙誅乎伯禹行戕暴於天莫貴大憂深
丁巖時詠玄熊罔功應龍弗劃身水死以勤事競亟拾而
愈越峣嵺隕雕金刀掩芒鳳翥宵炳露盡朝陽金堤誰爲
之纂宿玉壁空爾芸淵藪嗟乎嗟乎悲風肅肅兮吹落日
錬燈黯黯兮熠孤航從使素蓋舟旒望舊都而靡入九烈
三事臨逝水以增傷嗚呼尙　饗

欽差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夏良心

祭文

於惟匡廬嵷峗盤薄炳靈滙以大江滴洶茹精蔚爲人傑
作楨我明誕生李公允文允武蟾光弱歲牛耳耗林青雲
一蹴入掌禁清躍鋒鳳池旋司邦直望肅鉄冠威稜石室
既厲鷹揚隨參熊軾劉鞭何詘襲繩不急最公治行价藩
累陟自吳暨洛維秦迨楚于蕃于宣是致是附爰晉中丞
漁陽開府紓籌十旗我武斯張飛鷁華舌撿搶殄芒鈴柝
靖警烽燧函光邊吏臥鼓野孺歌滄帝眷干城玉關勃勤
總憲留都用章寵異倏値泗淮如羨斯沸陵寢載鶩遄道

幾淤帝心靡若有命自天公旋且南慷慨而前門未三過
勞埒八年禹功垂究赤龍遂鞭九京賫志堯憂空懸嗚呼
公仕猶人頌聲塗輿公死猶人峴碑山涕也榮也哀夫復
何憾列伊孝廉颯毛殊蔚一經玄成三槐王氏在齡方茲
後先相繼而獨人倫岳墮廟社梁摧計聞愕詫哽泣且哀
舌口莫訴麺哭罔階椒漿在酹聊寫九廻公靈不昧鑒我
几筵嗚呼哀哉尙　饗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定力
鴻臚寺卿張朝瑞
太常寺少卿鄭汝璧

祭文

嗚呼國有幹臣惟邦之紀吹萬㳘安天一就理惟議與任
並操其成倚霜夙飛河流自清太乙燃藜西臺指佞石畫
昌言本諸至誠吳興之治比千召南千騎東方雕戈紫蟬
有月所臨三湘二室吏慕氷兢民瘵菜色帝曰俞哉惠我
京師虜警回中氣北黃輿扞圉之餘莫難於水隄乃壑鄰
導無歸尾閭軒而嘆緊屬我公上善用因狂瀾畢東拮据

兩朝經綸九野宜僚乘九王良御馬世之多故非思通才
環中無窮泰交乃來鎮軸乙鴻秉揆三事竹錫殊麻以報
名世何然星隕攙槍盡驚太阿騰發華表自鳴公本得全
用未及半下覆竹帛上輝星潢力等濱淬就弟趣步儀先
契結中垣欽同昔賢曾幾何時襟期千古凋色中與庶幾
登五公不少留使我涕滂何以寫哀江深且長尚饗

欽差巡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三才

祭文

惟公斗垣鍾秀匡嶽降神貞元所會蹇蹇王臣振彩西洪
英聲休暢妙年通籍扶搖而上清華居要摛藻宜文鳳池
染翰鰲禁侍君森森柏臺光光繡斧有我豸冠不茹不吐
管川借寇兩浙懷恩縱飭家園移鎮中原神哉開府玉帳
牙旗北門鎖鑰震彼邊陲乃專九伐乃惩南都維此河漕
更借轉輸功且旅常遽辭塵世盍瘁鞠躬忠勤王事才也
昔稱編氓今附同舟聞計興悲中心如抽儀型不在願百
其身惟公是思豈伊異人我殽既肯我酒既清神如不昧

來格來歆尚饗

欽差延撫宜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彭國光

祭文

於戲天生名世有開必先宣猷樹伐坤轉乾旋其如中殂
厥施未竟天實爲之人乎何病於維我公麟趾鳳毛鍾靈
含曆展也賢豪射策芳年天人浩瀚如彼逬生漢庭之冠
一經發跡中秘含香風塵獨立矯首昂藏時望所歸惠文
斯昇驄馬繡衣行行且避坐案敎攻旌滿苕溪龔黃卓魯
而與之齊藩臬踐更經文緯武方岳提封和風甘雨秉鉞
玄州威名磅礴司馬行邊實爲鎖鑰爰有河警內外惶惋
僉謀既協再晉司空公念河防關于陵運擊楫中流致身

自分肯衣旰食王事靡盬憂勞罔避遂蔓膏肓天殞德星
人歌薤露閔無[illegible]將安附仁者必壽食報惟平公不
稍延未厭輿情[illegible]彼蒼豈謂無知孝長度大若有所司
世人罔生[illegible]爲不朽惟修是稱不朽士或偃蹇碌碌
無聞得時則駕公在青史名實未加伐檀滋訴竹帛旂常
誰爲公石[illegible]杜門[illegible]公之孫子鵠立鵬摶用物
既知百順斯孝有顯[illegible]無愧先也不敏忝在枌榆
嗣承綱紀簽我驂驅是憑是依永言心動悲風南來使我
殤惻擘踊未遑安問巫陽式思明德山高水長對越遙天
載牲束帛公神不昧尚其來格嗚呼尚　饗

欽差提督鴈門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白希繡

祭文

惟靈清標霜凜馨德蘭薰峭直內秉奇炫外問茹英吐素
逸乘超群洪崖之谷彭蠡之濱濬發厥祥會際風雲公其
人也燁有崇勳爰推才華聲重謙記持憲天路鋒稜蔚起
一麾出守公不爲否東海有波借公節鉞以蕩以寧哉參
於越甘雨隨車朗然壺月翱翔藩翰遄正法冠絳騶虓虓
氣烈而爽壯哉鎖鑰覆盂之安執其悪矩懔彼可汗棠蔭
成謳恩波再瀾撫循八載祗愼克端帝日懋哉宜爾艱鉅
河漕告急天子是寄中外加額克纘禹緒胡不慭遺捐此

逝旅聞公未絶指心而語時尚可爲章此廷柴一腔忠赤
歛恨而沮曉嗟盡瘁如公幾許嗚呼哀哉丈夫有志奚必
圜丘天未欲平數也實尤恤典既渥祖奠孔修淒風遐布
淚溢洪流希緘奉托知愛縮地靡由牽芳陳玉椅桂以浮
緘詞告虔以逆神庥幽明異路痛此千秋尚　饗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吳達可

祭文

嗚呼惟彼匡嶽含淑鍾靈降生名世王國之楨英英薄曜蜿蜿銜霓被褐藝圃振羽天衢西垣承綸氣志方始入退爲諡浮雲玉壘秉憲內臺分符外郡驄馬避行甘棠起咏押旅吳洛歷秦與楚所至澄清經文緯武宜力四方百城屏翰功在封疆兆民是賴經營岡斁爰晉中丞薊門鎖鑰總諸路兵紓籌畢智馳驚行間海鯨既沮胡馬不還帝釋內憂已乃東顧留都總憲惟公推轂歲在辛丑河決淮泗運道淤阻陵寢震驚覩此狂瀾盜壓上憂疇咨四岳咸以及公公于斯時旌已南指倏焉聞命危險弗辭方略既定兩載丕成誰謂顥星遽爾中殞嗚呼哀哉公何人斯繫世安危方時艱之可濟胡巷館而遂捐豈未熊之是踐抑亦虬之可馭將齊骨於鄭圃從委蛻於漆園嗟皖貧之既易步河洛而空懸歆象賢之有赫宜世胄之未央負國恥而將借持鵬翮以飛揚慨九京之難起廣二碣之淪下登用旄以何之問隮脊之不相咽涇流之永逝撫廢淵而疇將彼天道其奚以知之何弔而不傷哀哉尚饗

北京通政司右參議章尙學　禮科給事中蕭近高

工科給事中鍾兆斗　戶部河南司郎中張定徵

戶部貴州司郎中殷盤　戶部貴州司郎中嚴激

工部都水司郎中陳民志　戶部雲南司員外傅賓鳳

戶部貴州司員外徐正學　兵部職方司員外王應吉

兵部武選司員外柴大履　中書舍人呂胤基

高登明　尹重亮　余廷櫝　呂圖南　陳鳴春

畢懋康　胡應台　張養正　趙祖應　許志吉

宋鴻儒　沈從本　劉承誠　范濟世　彭惟成

吳亮　郭煒　吳宷　歸子顧　王湛初

祭文

嗚呼淛瀾名川繫維彭蠡川既名只山亦靈矣發祥鍾和喆人篤生學規無始業破鴻蒙處類異姿居群殊祉既直如弦亦平如底通籍金閨蜚聲鳳閣柱石惠文澄清海岳三吳兩浙藩臬是殊一時劉龍萬姓冠恂秦楚之墟福星熠燁下水湯湯維舟維楫載歷及茔旋登獨坐威歷九邊澤被三輔廿寢秉羽揮血披誠節罍司馬待俾次卿靈河汎濫匪賢弗克乃受專城總理四瀆張旂倚劍功配神禹心力殫瘁手足胼胝帝曰良哉實我股肱上下一德世篤忠貞擬錫康侯晝日三接綿燦黃敬序調青蹡胡乃一疾

萬緣遝空山丘華曼黯然消魂學等佮止前修寅恭協德
豈惟儀刑亦惟龜策儀刑既失龜策安求爰有令子玉瓚
黃琉如彼穮蓘豈茨是報公德愈彰公才愈耀道信遇窳
用厄名張千斯萬斯孰存孰亡溉澤開榮返公靈旐土聚
憑霄碑成有道伊余小子執紼莫從白揚悲風憂心忡忡
千里椷詞寫我心曲公靈有知享此椒蔌尚　饗

欽差鎮守淮安新建伯王承勳

祭文

惟公挺生瑞應長庚生而奇偉作帝股肱始仕犧掖遄陟
烏臺皂囊白簡時見風裁尋守澤國衆庶訢合群咏甘棠
勿剪勿伐奏績承明惟帝曰俞喬遷藩臬志節匪渝遠煩
迎乂無遐掣肘碧赤歡呼德垂不朽惟帝念功曰篤不忘
晋秩都憲服絳佩碧牝玆燕都實惟畿輔特命撫巡用免
西顧島夷犯順薤左兵連運籌帷幄公操其權亡何偃息
功在黙黙自北而南伊誰推轂時值河患憂壓廟堂寵膺
新命兼理漕艘公初弭節至忘寢食荒度土功罔遑栽息

少假時月當錫玄圭云胡厥世洞府是歸喆人既萎典型
頓失幽明路歧怦怦心惕勳烝漕役幸佐下風後先犇走
方喜追從言別無幾忽聞訃音撫時懷感能不傷心於焉
拊棺痛曷可已謹奠椒漿附陳蕪詞臨風躑躅有淚霑襟
靈其勿昧髣髴來歆尚　饗

南京爽城伯李承功　大理寺右評事熊鋏　馮文盛
吏部司務蕭瑞麟　吏部稽勳司郎中許汝魁
戸部司務王之機　四川司張舜命
禮部儀制司郎中李右諫　兵部司務簡而可
兵部職方司主事喻政　刑部司務文有恪
刑部陝西司郎中熊惟睿　刑部廣東司員外郎王承欽
刑部河南司主事湯之相　工部屯田司主事陳大殺
大理寺司務渠文燾　大理寺左寺正陳邦瞻
右府經歷王時文　後府經歷李九疇

祭文

嗚呼宜凌勁首以死集事踣然臣節千古泗泗求之轉近公也其人所獨者國追知有身惟我國家百工山澤併於司空職兼進益公自治邊內徙治河務藏已細供需則那惟河從決所闕最鉅膠則疏淪壯則捍禦豈徒運輸實廹陵寢勢若潑湛厥咎孰引公任焦勞公任胼胝積微成狄公遂昕起嗚呼策名于朝孰非王臣公死官次臣節獨伸公昔拔楚楚有倖相彼已子弟怙勢倔强折簡召公研研偕尊公折其項如嗤孤豚奐與之敗約束暴惡市懲欲羊斯惟徙鰥歲滿擢公蒞兵三與與二太史波臣放夫人所躁躪公特加禮所親者賢追恤我已叔心之胤提衿鷄懋公不謂貧以女字焉或較資斧或計門第擇婿如公詎不高誼叙公生平犖犖管與殫此數事者尤人所難公鎮薊門十年不調母襯未窆尋舉婧旌匪不懷歸王事孔棘卒以身殉天也罔極緬惟吾鄉名德代有爲忠爲賢死且不朽公生澤民歿風于鄉不愧往哲山高水長以此吾黨仰德滋甚公訃北聞相與泪迸孝廉衆賢世公家學鳳麟九苞麟振一角餘慶未艾嗣將取盈棄賢之後必有玄成公蜕南還羽翼先路竹馬無色父老縞素易仙之宮榭乎嶕嶢公驂斑麟絳節以朝秩宗議祭工父覗窆飾終之典朝世公惜功等猥聯桑梓竊挹風裁不腆蘋香聊以展哀公神洋洋何所不際尚念寓內罔赤思庇尚　饗

監察御史王藩臣　燕如松　朱吾弼

祭文

嗚呼天篤名世昴褎九霄威稜玉斧澤賁紫貉王事靡盬
恒廬忽摧昴宿韜芒天吳孔驕乃隕上臣羽儀飄飖悲增
率土痛甚中朝嗚呼公昔西華昌言指佞按楚不阿一塵
出守治擅吳興召南並茂蔭遍甘棠願言借冠歲滿擢公
蒞兵疆圉敭歷周秦譽冠朝宁授鉞建旄薊門鎖鑰十載
憂勤紆籌方略治邊既効乃移治河黃河爲割笈拜司空
經藏紬乏役夫疲癃惟公胼胝疏鑿聿通既愿陵寢又愿
滌艫百爾焦勞獨瘁厥躬謀身若拙謀國則忠卒以身殉
令名考終嗚呼哀哉所可幸者遺澤未孤哉哉孝廉洵美
且都麟趾鳳毛接踵天衢國有渥典家有名儒哀榮終始
寧不稱如藩臣等晚進執𨼆甫服德履風欽同情私淑知
㚔討間倏爾學典冊揫載塗烟雲倏族生芻一束用[illegible]
薦惟公不昧萬家尸祝尚　饗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崔邦亮　李思孝

祭文

嗚呼惟公鄒湖耀靈芝之山龍瑛鍾爲耆英產茲茂族鵬奮
南溟鳳鳴岐麓氣塞兩儀才收萬斛公齡甫壯運邁風雲
仙臺麗藻禁省揚芬寵承恩命望重惠文澄清秋肅愷悌
春溫熠熠虎符煌煌豸黼歷總風猷允惟肱股秩以藩垣
于城縣寓師中握樞用敦周祜主憂督亍洪濤肆侵駝顧
豐芑玄圭汝臨司空荒度澹災邏深靈瀆佇澈璧馬無沉
瑞衍宜房波翻狐子地軸可維天休游啓以平以成福星
千里禹甸永升堯庭嘉倚徐方會同百職科炅鸞和倏駕
豹尾遄頹春寒掩照奚井埋煙傷哉國楨云胡弗延有崇
者階大卿齊列有烨者勳太常森揭碩人其儀瞻佩咸切
王事瞿瞿委身靡楓公才未罄公神御天日篤不忘距海
距川馮夷默殄民命惓惓應知餘烈垂佑九泉亮等矩獲
在前承風共肅詎屬同舟欣依喬木溘止何榮宾遐何速
魂兮弗歸轉歌爲哭長淮夜雨西江灕流遥遥素紼淡淡
深愁我悲曷將惟醮及羞靈其幽鑒儼茲爲鑒尚　饗

兵部侍郎顧養謙

祭文

總治河漕御史大夫及泉李公卒於濟寧之官舍將履任甫兩月也蓋公以治遼積勞而復肩此重任所以憂瘁萬狀遂不勝彼至嘔血死先是友人顧養謙聞公抵任急趨廣陵將候公於淮陰聞公以病還濟上乃治書遣僮子爲候復聞公以病甚却一切公務私牘未即遣而余留廣陵日日偵探候公一有起色即發而公之凶問至矣上惜國楨下悼知己欷歔慷歎不能爲懷乃齎瓣香并所致書使之公之几筵而哭之以詞其言曰公昔備兵駐節婁淞意

氣風流亞於元美紀之詩歌再廣五子余時道吳始獲識荆一見評合傾若平生情誼遂篤不啻弟兄余督薊遼公滯填撫無間形骸益相爾汝有所不逮賴公匡扶余去公留積十餘歲拮据夷虜調劑礦稅厥力既殫而心亦瘁何以酧勲長憲留部以司風紀庶稍公乎改而河漕聞命自途蓋謂河漕其責甚大屢難其人獨公是賴急趨王程何敢自愛公也甫至督漕勘河心營目計憂勞孔多乃犯霜露遂成沉痾衆心惶惶日望公起天胡不弔公竟已矣朝野咸哀何況知己嗚呼哀哉方公南發于時夢綸乃能念我江海故人遺書見訊禮遇情真道改今官寺聞而悅稱擬候公申此契濶 乃聞公病稍書未發曾未踰月事不可期易賀而弔轉喜爲悲咄嗟異哉嗚呼噫嘻三事在望而竟止此百歲可必逾者而死悠悠蒼天孰測其旨以身殉國雖死不亡彪炳勲業勒之旂裳況有令子已舉於鄉公何所憾憾者我耳 昨失劉公痛猶未已兹復失公我復何恃臨風一奠中心若抽不腆些詞寫我心憂淚墮燈色彭蠡凋流嗚呼哀哉尚　饗

永平兵備山東右布政顧雲程
薊州兵備山西按察使杜　潛
密雲兵備山東右叅政邊有猷
昌平兵備山西副使曾代蕭

祭文

猗與聖世道化隆淳協氣橫溢鬱爲名臣華宗挺胄王國呈珍篤生李翁乃武乃文斐英妙歲入對紫宸鳳池視草豸冠披鏻矯矯栢臺以贊國均輪埋驄避千星同辰出守郡朝龔黃爲匹歷陟介藩仁風徧拂爰晉中丞股肱天室十禩薊門戴其宇謐森森壽戟肅肅戎行兆歡嚴翼勝筭縱橫孔固我圉以擁神京百仞湯池千里金城單于解辮肅慎受盟士藏餘勇民不知兵王三錫命丈人師貞聿府綸簡總憲留臺河渠告急作楫需材乃拜司空帝曰往哉伯禹懋勳咫尺九垓云胡一朝哲人其萎乘彼白雲還精太始天子怡懷國人罷市生榮死哀曷惟其已嗚呼翁之忠藎結於主知翁之威名震於四夷翁之勛勞勒于鼎彝百年且暮今古須臾嗚呼李翁伯陽眞氣元禮龍門合而成翁莫之與倫別彼郎君獻賦至尊華氏玄成千秋再有程等藐茲謭劣夙昔門牆側身東望雲涕霑裳何以楚些奠以椒漿執紼無階心焉盡傷嗚呼哀哉

遼寧兵備道柳希點

祭文

赫赫李公人倫之傑殉國忘身忠誠激烈伊昔秉考新樞英賢雲蒸龍變公得售焉秉憲內臺分符外郡自節承輪光啣令問崇階洊涉歷泉漭度貞彌堅積塁何宜惟帝念功寵之開府撫綏郊畿黔黎安堵逕催河患浮湍沸騰運道淤阻陵寢震驚憂在廟堂疇肩此役特以畀公俾展石畫間命遄往夙夜馳驅博採群議深懷永圖時事多艱工費難繼輾轉憂思血嘔身斃彌留長訣語不及私金鐵無措念念在茲嗚呼人孰不仕安享光榮公獨勞瘁竟殞厥躬人孰不死克終天年公以憂國身殲于官山崩棟摧百身莫贖功未告成齎志而歿公形則逝公神則存往愬河伯直叩帝閽默牖新臣贊紆籌策务底安流永護王國愍仰體公志不致私哀靈兮來格倘鑒予懷尚　饗

吏部文選司主事章嘉禎

祭文

吾師李及泉先生履總河任甫二日則手書遣使㧓鄆傳招不肖嘉禎往濟上謬欲有所諮議意甚懇切不肖辭之俟秋乃往未幾聞先生病促裝赴之至京口而凶問至矣猝爲位舟中哭之慟而反冬日炙絮走千越十一月八日始及師門拜靈牀前號曰門生章加禎在斯而爲文以祭之嗚呼吾師遂爾長逝也乎哉吾師瑰姿琦行嶔崎鶯鍔弱而英特壯而剛方艾服以後明作敦大屹乎重若泰山浩乎流若江海德彌劭而望彌崇天下方倚之爲長城也

而詎意其遂已哉歲己丑先生丁內艱不肖奠太夫人文覩縷先生歷歷而弗詳也甲午蒞湖有合祠先生錄不肖序之而弗備也嗣茲以來勳庸懋劭所至礎赫海內人人能頌之奚容小子之喋喋哉弟小子之所不能已於悲且號者爲國家多故惜一爲吾湖士女思二爲不肖知己感恩痛三今天下東西之事亟息萬後靡盬而遼近者於甘稅揭千變變遷防禦弛黔首騷心即河事然亦急矣濟因於黃之徙陵寢於淮之浸復阨於黃之衝評者聚訟行者狐猶朝廷方簡畀得人將盡先生之才副天下緩急而奚遽奪之速也哉百身而莫可贖也當萬曆丁丑庚辰間湖郡連中大水民困極而不思亂勢豪之家屏息州縣兢兢奉職以拊其民湖益大治此誰之力哉守之澂已峻而愛民真也德威足以惕奸讐惡而明燭隱也大公至正無私照嫗而湖人思之不忘比年水旱之餘一變於甲午之訐訟再變於辛丑之里甲大小俱痡日洶洶焉而益思師之惠願其長壽惠元元也而奈何其遽已哉不肖爲諸生時師屢拔而尤扳之遂成國士之知出乎文字之外釋褐以後披襟熒垂提誨其不逮獎掖其將來溉植尉爲扎論欣勤若骨肉然若忘年友然總河履任之日先遣使之不肖而次迎家眷不肖倘有所需而未即趨命謂侍顏正有日

耳而遂已乎噬臍何及天胡痛哉顧爲國家情則朝有貽議之典爰酬戎功爲吾湖思則民有畏壘之祠少展緬仰獨爲不肖之知已感恩痛而山頹梁絕么麼靡秉欲報之無從也嗚呼哀哉跋踄千里醇酒帷芳揮涕緻詞神之聽之世不能無悲於師之亡而師何歉於生之世烈矣有子承家報國不肖惟有矢心令子共相勗勉以無負吾師師其洋洋乎右之倘　饗

督理通惠河道工部都水司郎中顧兗

祭文

嗚呼翁維列星毓於芝城遇先皇帝龍飛綢爽歷試輒最繖至陰珉昔莅我浙截途頌聲歌撫漁陽功耀于旌河務孔亟掄賢助名偕請特俞朝野歡騰爵章懇上帝日倚卿福臨濟水爰謁祖陵四顧紆諸汪切平成黃南捍尼漳北曷傾陵何以奠漕何以行川何以瀦工何以興寸畟萬緒摧神竭精垂瞑之頃念費不羸誰哉者碩至死弗更口稱渡河張目嘯開山河氣壯星殞軍營誰令誰古史册同聲克偎司潞署仰荷權銜畟聽轅幄兩地亭亭茲距舟車一

水盈盈跋覩新政河伯效靈方欣澤洽倏轉濤鶩竊恨株守靡親絮型更悼邈逝未役蛟鼉嗚呼翁之生平如金如珩翁之事業已　已嵘焦勞盡瘁存順沒寧綢遡梗概何能爲情泰山作脊淮瀆作罍皆爲夢幻難挽仙軿惟陳蕪詞遥祈鍳誠尚　饗

南京戶部監督鳳陽等處糧儲山東司郎中呂昌期

祭文

嗚呼大江西來劈峽滔滔浴景雙輪衔雲萬艘滙精鄱陽是生人豪其豪於宦早踐華館鈇冠霜肅白簡星燦四岐所及百城屛翰其豪於政稱霹靂手尺檄銜飛片言立剖金紫矜息黃壘奔走其豪於文揮灑惟意長空摩鵬峻坂馳驥跌宕真宰鼓吹意氣其豪於兵十乘元戎荊蠻南播玁狁北空導伐所至轟電馳風帝念東南黃流橫注特簡宸衷倚公克濟千里金城百川砥柱越予小子斗仰有年節鉞載道晉謁臺端坐側威稜立吐肺肝方藉明訓典型

佩服曾幾何日報公不祿金隄潰流龍峰摧欲嗚呼哀哉社稷梁棟江海儲胥云何一旦身騎尾箕九重悼嘆四海含悲不弔昊天莫憫群黎天與令子公信有後人與令問公信不朽卿典且下上冢牛酒以此酹公當亦肯首倘

饗

本府知府葉雲初　同知蔡俊　通判張統

推官莊欽鄰

祭文

嗚呼大江西來彭蠡怒濤石虹崢嶸鍾爲人豪公之秩位
如嶽斯崇公之勛庸中外推高始司王綸六察鐵褒拔轡
泰中䎗鵰射鶩濟登潘臯晉長三臺越楚洛燕四履所開
豸冠雲聳鈇柱風裁文武爲憲帝曰良哉特擢司馬綰樞
中臺北門鎖鑰參謨本兵手撑天柱身作長城廟堂推轂
借重河洫玄圭爰錫百川是膺劬子謝歌負薪督成甫掩
巨鰲倏爾化鯨郡胥斗隕旅邸魂縈輟舂焚竹莫挽玉京

業視芳喆國罷挺英孝廉褒舉射策魁廷夙有鄉典玄宇
崢嶸隆章異數終始哀榮得全全歸夫又何嗚雲初輩不
佞祗役名邦典型倏失丰範猶傳緬想芳躅嗟嗟先賢白
雲在望素車已旋臨風嗚嗚束芻束箋神乎不爽鑒我摯
尚饗

直隷鎮江府知府許國誠

祭文

惟公匡廬挺秀翼軫降精龍光燁燁早對五雲入司蘭檢
出拜綸輪帝眷南顧特寄專城袞帷拂日露冕行春恩來
襃璽名重御屏三吳秉憲克詰戎兵歷風名臬楚越三秦
迷蹤方擭敉伯風稜嵩河伊洛具仰崢嶸帝嘉良翰巽命
惠中晉陟內臺入撫燕京開牙建纛總憲持衡尋陪司馬
曳履星辰兼承異命東郊是巡保釐懋績忠簡攸宸擬登
槐席論道啓心惟是河渠漕務孔殷計關陵寢既淪匪輕
天子曰吁命我重臣俾貳司空水土昇平兗東駐節總理

龍門山川對峙志決平成玄圭苧錫玉鉉邀膺方勤土
俄爲箕星燎祁抱疾有奏以聞溫言慰勞日爾毋忏爾惟
舟楫勉執爾勳一朝聞計能無震愕老成已矣碩畫曠懸
憂盼萬姓痛切一人誠舊遊淼水素荷培成茲役承乏隔
江望塵方賴陶鑄祗奉典型云胡其逝莫對河漕獨程
咸朝野悲辛所不朽者秉忠篤貞國有鄉典野有頌聲八
年未待百世永徵馳辭遐奠以寫哀忱臨風揮涕一水悽
情尚饗

南康府知府余姑

祭文

維公神降翼軫秀孕蠡廬志凌霄漢氣吐虹霓六籍沉酣百氏波吹茹今涵古握珠懷瑜文章宗匠道德醇儒蚤魁南浦首唱北畿中翰發軔玉署標奇高翔豸繡殿陛羽儀時巡兩浙嶺表霜飛旋簡吳越乘憲保釐晉秩三楚執法陣師戡歷臬藩望亞華夷帝念薊北咫尺邊郵中丞節鎮非公孰宜輕車就熟文經武緯犬羊落胆闔塞誰窺北門鎖鑰十年於茲忠貞精白恩寵疊垂留都亞地風紀總持形貌方發廷臣役推黃泥失道陵濟兩危帝咨爾願遄往

奠之加御八座北斗名齊方期宅揆曳履鳳池天胡不愁遄奪碩耆三蜚霧障五老雲迷九重惻念群衆惜悽徽謚龍光褒綸特追封榮泉室論奠桑門名垂麟閣勳勒鼎彝烈有哲胤惟嶷惟岐行古大魁拔武天墀綿綿龍從九京增輝姑昔叨治教久切瞻依遇守康郡循通州覲一旦訃聞拊劍徒悲延瞻不障式陳哀詞靈其如在鑒此片微尙饗

嶺南府知府陳九韶

祭文

嗚呼中丞公遽騎箕尾歸哉今天子緊精太平師天老而友地典綜肅吏治攬金鉞而思封疆詎不云乎宗子維城介人維藩公鎮淮陽赫赫大邦藹藹萋萋梧桐在岡我國家實式賴之以爲股肱心膂用宣力于四方其柰何遽騎箕尾歸哉我南服諸侯其奚所受成淇澳以紆俯顉之憂也胡天之不憖遺一老先是太湖諸郡瀕苦淫潦廬舍田塲實與蛟龍爭道飄泊於陽侯者蓋十室而九藉公剖竹而吳越諸郡遂不轉爲溝中瘠蓋迄今猶庚桑而尸祝之

未已也癸問中外擢陞紫薇朝廷之眷注方隆舉世之望澤日深曾几何時而公遂告訃耶將無茍月時艱而致然耶豈河陽不可問何彼蒼之不平雖然必徂者身不朽者業求鍾之春秋豈易香山之歲月百年之期頓寧加千秋之鴻烈嗚呼廬山壁立九老慈背公儀型也蠡水浮天稽江帶楚公贖浚也彷濱涼月流素千春玉帳白雲閒飛古今公沖澹也況乘青鳥以歸無極控日月而驂風霆皆冷冷然去而遊寥天一也又何羨于鷙振之脩翎而鶴馭江右叨處降封風承摶菲於下雅逢間易貧于厲終敬陳三酌以奠之曰一酌兮山之松天柱摧折玉芙蓉霜清露白

愁數峰再酌兮山之阿幽蘭殞花老薛蘿秋水澄澄空白
波三酌兮江之曲雖百其身人奚贖仰視浮雲白日速鳴
呼哀哉尙　饗

直隸永平府同知高位　順義縣知縣劉伯綬
河間府通判陸進階　密雲縣知縣王之都
平谷縣知縣趙永志　寶坻縣知縣李如檜
通州營參將潘廷試　三河縣知縣袁志夔
通津營遊擊臧光祖

祭文

惟靈鍾巨湖之秀氣孕石虹之元精圭璋粹德冰蘖懿行
逸足空群於北冀健翮高搏於南宮黃門侍直柏府馳聲
臥理晉川治躋神明三吳楚越秉憲持衡在在建乎偉績
萬口頌其鴻名功徹册陛建牙嶽東啟沃沛九重之德意

激揚兗億萬之生靈誠北門之鎖鑰標三輔之長城運籌
幾於九襖四鎮服其威稜晉秩留都江漢澄清岷川督漕
河嶽效靈戎賦正資其經濟南北總藉乎調停一時郵陽
人傑千載陶植遺風佇俟乎調燮卯施胡爲乎青鸞來迎
果造物之忌才抑館主於芙蓉吁嗟傷哉力能托重參贊
未終一開計至疇不哀惻雖公有德兮足以稀無疆之福
公有文兮足以垂不朽之辭公有助兮立九江之赤幟公
有風兮步歐蘇之芳踪於戲萬物有靈天地有終後先朔
擲奚死奚生伯等夙忝桃李情深義崇弔阻臨木遥展微
悰此哀難悉酒淚盈盈神其不昧敢冀來歆尙　饗

廣東廣州府同知湯埜

祭文

大臣誕生邦家之楨大臣壽考岡陵作朋大臣騎箕天未
治平大臣不憂身悴氣運永卜沉升黎苗害艱危之日坤
維岸凱而弗寧兗濟徐淮之滙翁河大逾紀經憂洊棘於
運紬祟且邇乎皇陵肆哀簡乎司空同氣化於地中之行
爰兼舍而莅事殫心力以經營縮領甫葦於餘月擬泳賴
以無頗續禹績而光辭堯軼千古以相賡會陟降之伊何
泰臣河蠡瘵其靈矧翼虎負哮於輿匡狐蜂蔽空以縱橫
疏淪兼驅其誰恃硎造物者竟忌乎厥成此中外悒悒蹙
額薦紳冠冕環侖涕零者也若乃乘化歸盡物有固然達
人大觀水閟成川回首遊化百福胥全曾孫岐嶷濟美鳳
鶩思綸三世大孝光前蔭裕蘭裔佑啟綿芊理無久視誰
別女達海邦退職誼忝篤雜初閱恙疏執議靡他意獄降
神如山如河論報載臻慘悒孔多海甸濟比樞訣奚過一
老不遺泰運轗軻炙絮爲辭悲薤露欷哀只天下倚不滂
沱神有湯而未究精黏盜而不磨神陰鳴乎九有將英旍
乎尚　饗

直隸滁州知州陳允升　和州知州沈國良

祭文

嗚呼大化無形默默茫茫惟天難諶命實靡常天乎痛哉
何我生之不辰遂不獲奉公之清塵而乃慟公之愫深耶
公之出也水静波澄龍翔雲起風標秀規清芬映芷博望
之苑龍樓之門翩翩秘書待漏天閶既乃妙簡柱史獻替
帷扆内司喉舌外宰群黎凜凜風裁恢恢露披春雲軒冕
秋月丰儀觀政藩維樹奇江漢允貽諸侯風流浩瀚感達
民祇可以期月豊澤霑吳湛恩而越既老安而少懷載里
歌而塗悅簡任遴才范陽秉鉞熊軾既臨狠星不張仁洽
三輔威震遐荒帝心特眷司空是章作鎮淮泗劍璽光芒
倬彼洪河遷徙靡寧遹迴運艘震驚陵寢軫九年之慮
以敷命禹忘八載之勞以經營行將媲美玄圭追勛成平
胡爲運籌甫始殫力馳精掮未竣而身已傾乃公之以死
勤事而不得覩永賴之烈以有成嗚呼公雖往矣鴻勳永
懋冊史垂青方且勒銘彝鼎崇祀千齡以揚公之明德又
奚患於世無典型允升等忝爲編氓久被棠陰今辱丁吏
仰荷澄清痛九原之不起悲至人之永逝雖百身其誰贖
徒臨風而涕泗嗚呼哀哉公其去而上仙瑞將爲光爲耀
以照臨耶將爲雨爲露以普潤耶幽明杳然宿草將列悵

不能排天而一問遡鳶飛觴而哽咽尚　饗

淮濟內典賓正璞煥

祭文

我翁簪纓世胄詩禮名家蜚聲甲第茂建勲華爰倚藎臣以肅風紀游登藩臬霈澤宸宇秉鉞薊服威震邊疆豸冠雲聳鈇柱風揚帝曰良哉文武吉甫侍晋司馬式遏胡虜豈功仰績振古絕倫北門鎖鑰中國長城廟堂推轂總督河漕恩隆任大拮据憂惶時甫經理忽遘沉痾職此國良天道謂何幸芳蒔胤家幹國珍孝萃哀舉射策魁甦有恤典賚及玄宇隆章異數哀榮終始煥以講劣繳惠於翁紫袍黃蓋遺贈何隆熙念明德瑜玖未酧泣然涕泗報德末繇白雲在望素旐非遐濁香來吊展此哀誄尚　饗

行人司行人陳嘉訓

祭文

惟公鍾東山之靈秀挹越水之澄清承仙李之奕葉應昌期而篤生領賢書以聯捷首應制于詞林凛風裁而肅霜操抜夔䢴以詰戎兵傳循良于吳郡覃威愛于吳興歷臬司而晋藩省秉節鉞而位中丞荒甸率俾而聲服薊遼憑倚以為長城駿聲藉甚于朝宁龍光簡在于帝心方拜留臺之新命隨移荒度于淮濆幸河伯潤浸乎千里于以利運艘而寧寢陵期殫精誠以盡粹遽殞一路之福星士民共相震疊邦家失一老成嗚呼哀哉公才兼文武望重縉

紳寵綸既紥于先世休光益被于後人令嗣策名于天府孫枝奮翮于滄溟推恩歷于同氣之子擇佳婿于名儒之孫考德論行孰與公倫訓生也晚獲步後塵追惟教益始自壬辰飛翰接踵惠貺靡㣲十年一日兩地彌深誰為先達而眷後生嗚呼公實已矣公神還真汗清竹帛不磨者存敬造公里式薦蘋芹拜瞻几筵聊達我情尚　饗

福建南寧道張維禎

祭文

甫聞扭鞠中心若失踰時計至涕泗横集悵怏不自得顧鞄繫在茲白馬空翔凌遲日月久而不弔何以見夫子於地下乎夫屈宋之誼賦在楚此千古有餘悲焉彼其哀悼慘感之施嗚其拂鬱困悴牢騷無聊之情而寄其不平在融顯當世可無憾也若我李夫子仕而歷貳卿至臺長所謂融顯當世者非耶而勛庸樹朝廷行誼表當代醇德高義好施善交而不能多歷年永於世嗟嗟罔不盡傷心不弔天降喪於國老殲我典型予小子追往懷來有不勝

其哀者矣夫夫子以醇德高義行之自然無所矯勉其秉節天植立巳務在敦厚有大臣體方其釋褐清朝起家中翰以繡衣按部清戎三楚不附時相一麾出郡郡至豪横難治夫子鋤强安善洞之人尸祝而社稷之以此立名高躐薦臬大夫不數載而躋膴仕建牙右輔行邊久虜不敢南牧馬始廝總一人大創之威行沙漠比倭犯朝鮮中尉將士七載奉命兵餉商辦薊門不乏絕將士感恩願出死力東倭平則功不在經理下而守正不阿無所比近幸十年不調請告不許臺遷南右臺欣得作歸計時河爲漕患治河使者迄無成功廟堂急樞南臺往問命即行不敢懈

踰單車至濟淮問當是時方倚爲重夫子亦以天下任爲
茲諸所謂議治汛閉汛章疏凡數上此然石畫前此未有
脩行河視漕席不暇暖挽天盤地之工經費不貲憂深慮
遠食少事繁嘔血不起此夫子以國事死也可謂鞠躬盡瘁
不有其身者與無祿夫子他無遺命第屢憂河費語畢而
溘逝奉國之忠死生以之千古而下聞斯言也猶爲哀悼
慘感列宇下被恩如禎者得此惡耗嘆惆愍憐掩九京之
傷憤淚相續而不可收也綱何言哉嗚呼造物忌盈太盛
必折以夫子之醇德高義融顯當世而叢猜未竟壽不及
悼耄雖令子成箕裘克續乎而天之摧折老成者無亦忌

其盛耳往者懸弧之辰公車甫還一介行李稱觴爲壽寄
報之詞期會梓里言猶在耳亡何卽世旋已溯貌不可復
覩安所問其哀思也過酎一觴薦茲芬苾竊自附于屬朱
之誼卽寘湞滬脉知夫子之精神猶皎皎往來也尚　饗

左都督劉綎

祭文

惟靈神由嶽降才挺國英伊周振烈孔孟橫襟早冠賢科
於江右榮登仕籍於明廷循良課最卓異流聲累陟華而
躋要爲耳目而股肱端揆穗憲風紀嚴凝提衡百辟左右
一人首帝京而綏撫舉燕薊而澄清天子憂壓乎溯漠恐
甘泉烽燧之時明忠良特簡俾作長城邦句奴於萬里固
鎖鑰於北門縉紳欽望屬使問名賢勞當列乎葉冊黃麻
寵錫於彤宸謂漕糧之務大關足國而裕民勅書鄭重付
托上卿公乃鞠躬盡瘁矢志摅誠皇皇夙夜疢疾遄嬰兩

楹夢奠泰山遂傾老成凋謝誰秉國均綎愧介胄之士木
連桑梓之陰溯邪久成振旅嚴程投歡傾蓋握手生平向
阻輪蹄之南北避鄉苦塊之悲辛思知莫報哀訃驚聞奉
郎君之後爾邈家學而傳心鳳毛麟趾振振繩才企
馬龍變雲蒸后先光裕生死哀榮公也達觀而物化知無
遺憾於冥冥生芻敬束絮酒聊陳緘辭致奠藉見交情未
躬親乎執紼遙灑淚而沾纓惟靈不昧歆予奠而鑒予忱
尚　饗

本縣知縣姜應麟

祭文

嗚呼德星名岳挺生哲人爲國上瑞作帝良臣揚休布澤司直秉鈞霖雨之望徧於黎民天意有禍哀眚丕殷棟橈榱折歲孽運屯淵要含恤既已愴神國士撫膺情難具陳於維我公敭歷中外黼斧風標龍門清派横俗氛消學吏色戒出守吳興以嚴慈汰翱翔蕃臬威惠並偕帝曰賢哉股肱是賴乃陟鎖鑰推轂薊門入恩加挾纊寒谷春溫驕休款段顏搏吐渾飛聲李廣坐嘯劉琨塞清海晏荒服知尊北拱戶庭南毅根本維公一身或遠或近出則干城入則

補袞朝賦遄歸押運水沴大何飛蒭更勞結鞫洪流朝既淒風夕緊羊山砰横犇擢星殞嗚呼哀哉麟也深憂邦瘁內哭吾私愧余謭劣謫宦量移司牧公土公實我師任棠徵言爲生婉詞左提右挈民用無啖待命京邸入行遠馳嗒然逸略高詠坦詩庭琳月滿謝奕甚進平生知過余肩堪之措別以來照然未已形骸雖潤神情伊邇曰遂歸鴻心懷遊鯉越在草莽國未吾以願公巖廊邦國倚毗道之可行何必由己昊天不慭復奪我公仟城雲隊淮泗煙空悲風西來吹入前衷問訃驚怛憂集春腸數陨隮風颸旭峙峒老成凋惜豈但余躬遙奠桂醑以寫幽悰靈其鑒之

盼鑒可通嗚呼哀哉伏惟　饗

本縣知縣楊紹中　縣丞許鎔　主簿李繼咸

典史俞論

祭文

嗚呼大臣一身殷邦靖裔文武通才九徵皆至克靖雍容
淮盧韜秘一遇梗衡頡頏隨試六龍擁曦瞶瞆雷厲百折
汪東旁午訌覘天挺我公應運而起秀發匡廬鑑鍾彭蠡
登掇巍科英名赫奕冠彼惠文有秋峻議始授中秘嫻焉
濡采黍畫機務迦及而解綬節西吳懷深畏壘鎖鑰北門
恩單邊圉勳業翊然中外推倚秉鉞留臺甫晉未抵會議
河漕廷臣孔棘惟公亭亭簡命復及僉日得人天子忻慰

公旋就道即忠身委日夜荒度既勞且瘁上遡河源直窮
海際若築若濬厥有成議指掌方略百不失一迴此狂瀾
何難一濟異哉神禹于今再覩天心未厭遽奪我公惟公
一身安危所繫否泰數也夫豈可逆嗚呼公其一代之申
呂而周召岳之靈異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者庶幾無
愧雖然彝鼎著勳重泉恩庇千齊儒臘象賢世濟荷茲百
祿振振麟趾德懋報豈誰與公比紹中等仰止高山覲德
莫由奠方祇瑕敬迷發勝志殷分進哀鳴報訃我心傷悲
指躬無地何以爲思生務雖絜公神在天飄然來至嗚呼
尚　饗

鄱陽知縣傾自植

祭文

惟公廬峯毓秀龍窩輸珍瑤枝絢藻玉樹振聲周涂命駕
魯澤疏津鵬翮凌烁杏苑飛香代綸東閣薛鋒嶸岣惠文
西臺風紀埋輪湖迎五馬棠陰廓垠吳鎮四隣節旄秉循
中書推擁時倚翰屏北薊旋撫此若湯金握銓罰胥樹標
臣儔薦秩總餉飛輓淮濱賦望維蔦龍賚方殷一時柱石
百祺甫申胡鼎留隕胡全遽沉牛西不返箕南覓淪自植
職牧隣封景行方新鸞馭云逝鴻範未親絜酒式奠實藉
鄱寅頎瞻麟趾胄虎振振更有鳳毛玉樹璘璘龍章赫奕

冤降茲辰精爽如存神游於母尚　饗

本縣儒學訓導任遵道　張株

祭文

嗚呼笈生賢佐翊贊聖明阿衡左右商祚維新蔦棐勛勲姬業永倩惟公天挺邦國之禎早發賢科蜚聲帝京始仕微郎壽擢百署郗列名郡歷任瀦勛爲屏爲翰旬宣來譽之緇之紀激揚肅貞宸褒眷注倚重獨殷北門鎖鑰薊野干城漁陽烽息遼海波澄六䄠樞府外撥內寧移鎮留都總督河運輓輸鱗集民居陸沉公及此時倉皇受命日夕勞神疏瀹方施公將就緒經營伊始績在垂成河洛保障功倍邊庭佛時仔肩頓揹萬鈞天道有知永錫元老以屆遐齡云何白虹貫日轅門星隕年不滿德位不竟勛一蹶不起理數難憑奪我蓍鑑失我典型名世勛猷誰與治平朝野聞訃於邑痛心嗚呼化而往者人所同也令而終者公所獨也衆賢有陟阿衡永保肖德如函蔦棐揚芬後先繼美遞作相承百千萬禩付與不朽者托在後胤即令瘞玉九原亦可色笑目瞑道等備員名庠司訓士類風沐德惠久仰台衡恨未㺯謁瑩端親承德範徒爾發堂展踏對越尊靈噫亦可哀也已條詞虔奠潸焉涕零仰祈如在鑒我來臨尙　饗

右都御史劉應麒　男師雍　姪師竹

祭文

賢先生之初服首賢科于戊辰對大廷者四百貫饒郡者五人五人之中予與公爲莊契後同事于京朝且朝朝而夕夕不膠漆而綢繆若草木之有臭味指襟抱以聯姻永此好于世世及政出柄臣威福在手人挿門其未遑公恰之而不就方埋輪于都亭遂一麾而出守歲歷藩臬鎮撫薊邊駸駸乎入座執掌者十年矛留臺之新命喜負擔之息肩方靡靡以甬邁詎握手其有日何河伯之不仁蹙王上以旰食進廷臣而嚌咨誰可爲予荒度屆推擇以及公疏朝上而夕下荷特達之知遇敢一前而一却於陵遲其安瀾會何愛于膚髮事雖經始言可底績天不憖遺溘爾一疾彌留之際神氣從容卷卷爲國蹇蹇匪躬以死勤事是爲死忠嗚呼哀哉訃聞上聞皇情悼念靈輀所過道路扳輿蹄里輟舂朋友側服人百其身其何能贖嗚呼哀哉公生平心事洞然表裏敦義樂施恕人厚已推貲同生移應爵于念先儒之後人至授室以愛女待舉火者三族霑河潤者九里爲民良牧名父柱母爲國勞臣方叔名虎堅一節以始終品端人而才文武公方出守予亦外補予撫陪京公亦畿輔何遭逢其偶同總乘除之常數或迴車九

折或叱馭長驅雖卷舒若殊異蓋殊塗而同歸平生之言猶然在耳矣服膺以終身或無愧于後死所介介于余懷則吾貲非已矣嗟嗟五人之中逝者四人公年差永花甲一巡登踐華要五人所同晚都膴仕厥秩獨崇人孰無子爾子式穀而孫而曾爲蘭爲玉同榜之中且稱完福嗟嗟及泉可以暝目酹酒陳詞寫我心曲尚　饗

指揮周之卿

祭文

卿以鉛槧末學勉躡贀蔭翁不鄙遺以冢孫擇配女孫戚屬葭莩親托肺附分御日之膏腴覆垂天之雲翼所爲哭吾私者也竊自文襄康僖以後晉亞卿登八座者點如晨星翁鈞衡在握澄瀾海瀕波濶桑梓方席洪庥造爾長逝所爲哭吾儕者也翁爲名臣諫爲良郡伯建節吳浙萑苻嘯海氛息歷藩臬長貞度肅紀懋乃攸績開府薊鎮虜威賓服櫜弓鞬矢刁斗不擊者甚而年雖周之翰殆不足過項總憲留臺廟堂恢陵寢之悍沉念漕輓之膠塞晉秩司空畀以重任長材鉅畫即敷土列木辨源會同無不效者乃竟以馳驅南北耗損神形蘇牙甫張大星告隕天子震悼耕耕傷嗟農哭于野戍嬬于伍翁係中外重輕非耶小夾此所爲爲天下哭者也崇助儲伐在朝廷前貢延及一家其推榮分恵沃恩戢德者徧宗黨逮郡邑矣翁之殁也復何遺憾第卿爲儻惜爲天下惜又安敢哭吾私也矧令嗣親家克承家學早對公車掞藻摛詞大魁儁拔行將歷踐清華紹纘鴻烈吾婿美姿雅抱駕家有將翁功施洊袞而未竟者可計日竢也卿方切倚喬之幸忽來撫木之悲悵高風之無從邈徐水以長吁敬寒沼沚用薦几筵陳辭

貢湖漬酒露裳惟靈鑒存憮焉何　饗

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徐夢暘

祭文

嗚呼太翁何適至是耶翁之名德如嶽方崇翁之福澤如川方至翁之位遇赫赫藎國翁之子姓昂昂與與政嘉祉之駢集寧耆壹之莫覬夫忌盈者固造化恒事而以翁之雅量宏津方優乎其有餘翁何遽至是耶翁成進士三十五年官二品惟當太夫人艱君里第三歲其餘非南走楚則東走粤焦勞耗瘁靡朝匪夕及開府薊門佐東事告急羽檄交馳彈畫調度即七著且未遑焉十載疆埸髮白齒落殆盡甫釋負趨留臺方謂刻日錫停未幾而總督河漕之命下矣聖天子若曰河臣失筴黃堌衝決運道艱阻祖陵且岌岌矣非若之優於望而熟於疇無以底厥績則柰何以燃眉之急艱巧婦以無米之炊也然則眷之者迺以艱之耶嗚呼謂天無意於翁耶胡畀之以全盛之福謂天有意於翁耶胡不臾百身之贖三十餘年馳驅之勞曾不能博一日林泉之樂天之意果不可測耶嗚呼此正天之所以成翁也今日河上之事難萬倍於往昔公帑空虛民力凋瘵獞當四出且駢駢肆掠掠之毒使神禹復生將難為力河臣變而死固無濟於事即變而不死徒碎心血於橫流湍激之中亦無濟於事翁之精誠雖能上達於天

天未必肯以神輸鬼設之器放於國是未定之日彼蒼者
者固以今日之事未必濟翁之完名必不可虧缺翁一逝
而蓋棺事定矣後死者方以死爲幸謂天無意於翁可乎
翁全生全歸而其未盡食之報留於子若孫且含笑於九
原也至於宦績卿行種種型跡作用而忤權相刀鋸在前
不動如山爲奇男子事太史氏將備書之矣 賜泰姻姪濟
與一觴不能必翁之必歆而知翁之不朽也尚 饗

葉蔘寬 同孫應科

祭文

鳴呼公之功業匡宗社而福蒼生公之德澤暨遐邇而淪
肌髓試覩域中之沾濡者誰非發庇豈不懷恩顧當患難
變故之秋骨肉各天生死異地公不忘而施之大恩天高
地厚令人死且不朽此又寬一人之所賴覆庇者甚重所
懷恩者更切也頃甲午令公子雄飛上國亡兒大成亦倖
傚桑梓之捷遭際甚奇良緣不偶盟于年譜若兄若弟潛
伯父母子孫無相斁也公實惠顧茲盟曰允茲世好無忌
婚媾施及弱孫得以分聯瓜葛榮逾倚玉寔天合哉則雖

是荷公之賜亡兒三上公車竊念不腆先世箕裘猶在毋
敢廢墜則亦毋敢即安用是不暇自計度識以危疑之躯
嘗試於叵測之鄉果而辛丑之役燕脣未暖會逢其厄當
時卒日天涯誰爲生死之托甫問公於薊則愀然而憂瞿
然而恐惕乎不自寧也燕薊距三百里而遙遣問之使日
絡繹踵至且傳令於都下者曰有能爲我起君人而措之
生全者吾無吝千金貲柰命緣慳薄無祇即世竟不能拱
墓木以慰公之殷勤維時屍殯令 玉之具無能供億公曰
此豈異人任捐作無慮百金爲之厚殮以歸工用舟車之
費纖悉具備死者獲窀穸之安生者亦藉此少紓骨肉之

痂無何公拜南臺旋有漕河之命方擬千里伏謁九頓叩
心而公訃音之聞也忽焉或者猥云公以王事為艱變疑
瘵瘁夫公之宏猷碩獲惠徽王上之靈翊志以股肱之力
將宇宙是幹旋何圖不給毋亦以勳功偉烈業已壯山河
而光日月珠蘭玉桂又具能紹世德而幹王家豈不亦了
悟乎區祿偃息笑傲而揭篆乎冊丘汲越水之仙流京東
出之霍若招侶遊瀛娛情風月駕白雲而往返所謂千百
年之大福也耶第令覓也戴公之恩不獲拜公之容則且
笑且痛矣嗟呼老天耄矣跽奠陳詞不足以發感戴萬一
惟是歲脩宗祏之事必以是事告之吾子若孫曰而忘李

公之厚而先[illegible]公家德業文章冠纓簪紱與世無
極是公固未嘗責報於人又天之所以不忘報於公也伏
惟尚　饗

章益亨　男宗祉　宗京　宗學　宗烈
姪國珙　幼學　國瑞

祭文

嗚呼公其沒矣余何得不哭且慟矣余之與公也外托師
生之誼內結骨肉之親道婉樂于塤篪之雅味擷郁於蘭
蕙之馨其相與砥礪也琢磨道德組織文章刺意奮于黃
卷素志烈于青霜經文緯武玉質金相孝友篤于家庭名
譽著于鄉邦余遂知其為明時之人瑞盛世之麟祥珠藏
澤而含其輝彩劍在匣而露其光鉦水化冰而寒洒青出
藍而色茁徵省薦英公乃飛黃余樂之而喜不能寐蓋深

慶吾道之將昌官清要於黃麻白簡草思澤於兩浙三湘
式徽顯而闡幽不茹柔而吐剛忠誠結于殿陛鎖鑰寄于
邊疆推東倭于拉朽逐北虜如驅羊念故人之泥途邇戀
戀之不忘雖睽違于千里實神來而意往嗣是有留臺之
命余竊幸其十年之契濶可以賭晝錦之煌煌奈何有河
漕之役以克勤之精神當無窮之巨浪竊又意其正氣乎
於河伯忠義格于穹蒼遇狂瀾于既倒障浩浩之陵襄胡
天不慭元老云亡訃聞之日既枯我淚復裂我腸痛公之
賢勞王事不能優游大林整保合其天和遂首丘之思依
風之想只公之忠孝廉節恭儉溫良宜其與安期齊算壽

考無疆胡為乎遽騎箕尾歸于帝鄉豈造物之無知抑生死之有常宜尼不能無兩楹之悲武侯不能無營中之愴弟積善者餘慶効忠者必彰公位極人臣名俱天壤不泯大椿之年宜靈之芳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而厥後之克昌鳳毛吐冊山之秀麟定應繩武之祥 益亨以生平之知厚結朱陳之世講痛幽冥兮永隔嘆生死兮參商望青牛兮渺漠瞻紫氣兮何方欲陶陶兮已矣惟蔞糲兮相將薄盤我殺薄奠我觴望尊靈而哽咽洒涕泗而徬徨牽鶴駿之少駐鼓洋洋乎尚 饗

方渭 方滋

祭文

嗚呼惟靈巨盧誕秀彭蠡鍾祥千尋楩梓五色珪璋高夾應世騰茂流光三十餘載鳳舉龍驤當為侍御斐判封章臺有鷹隼道無豺狼朱幡出守茗霅之傍循良第一名杜龔黃宦聲喬起藩臬歷歇勲昭岳牧譽溢嚴廊旋膺殊擢開府燕疆四門鎖鑰三輔金湯倭夷遠海虜遁沙場勒銘在國懸疏歸鄉璽書疊獎弁顧廓忘游加司馬晉領臺綱威生幾甸望聳冠裳身雖未起氣則已張僉期熙載社稷是匡詎因盡瘁諸葛同傷山頹梁壞渝爾云亡風雲黯慘神鬼淒涼九重褒卹百職悲惶辱叨世好感愴尤長眾惟先子蚤仕名方當年識寶手出千將文章道誼繾綣循徉死生存沒一念是常情殷徐墓惠腆陸庄藐諸荷庇渥洽雍豈通家孔禮文舉升堂愧玆乖隔弗獲趨蹌眷知世澤堂構未央顧彝遺迹僅指甘棠昔而憑藉今也渺茫江山悠邈歲月渺茫瞻風悵恨薦菊結芳詞不宣情聊副哀腸

嗚呼哀哉尚 饗

江樵行

祭文

惟公生而岐嶷抱技擅藝一試脫穎一舉即第疇似公才肖紫薇取璧上春光五花判事清切鶴班天子所禮閣文知静武未可施惟公兼才制曰可使念能釋疆要害之場罷冗宜汰命按戎行一洗宿蠹軍聲遐揚維時江陵方跳横岡觸忌濱危寧遘中傷偵公無瑕且辯公論移守浙湖欲多其辜公著恩威以振以撫鉏厥強禦歸其負逋已轉鎮憲疑衛吳會鐘門奇勳鴻勣金戴穩轉藩臬晉陟撫臺及少司馬食俸僕射漁陽重鎮北門鎖鑰邊塵肅清歸琛

相錫藉此元戎熙光懿鑠錫命治河公不可作嗚呼痛哉公為諸生鄉校機雲公為循良卓魯龔黃公為重臣方叔召虎公于族姻范公晏子譬之含光陸斷水截而馳靡弗效譬之川岳膏潤庇覆而澤靡弗到功勳勒于旂彝威名著于雕題士女罷于春杵悼史符其口碑且賜緋龍歷而鳳毛麟趾食報而方恒且至明哭冠忠懸于雷陽布誠枯竹乃裴晉公于綠野敢效生芻公其有知嗚呼尚　饗

孔道行

祭文

於惟我公道剖玄化精儲兩儀昴宿垂芒東維延祉璿源毓秀璚岫甄奇隴西古牒江南國輝桂下流派龍門世美茂齡豹蔚弱冠鳳舉遊及先驅書省硎試既欽臺史纂薛鳳紀連飭兵戎屢建節制藩臬遊疆文經武緯望重華夷績參天地漕淮督撫心膂重寄封誥頻仍孝以祿位垂訓一經作以述繼藝府珪璋詞林璉瑚南冥鵬翼北海鵬翅翰苑丰神玉堂韻宇螢螢蘭孫玄重豹斐鳳雛九苞龍駒千里義篤友于荊花長穗榮蔭恩承猶子先佩晏彰君賜

親友衣被范置義田族士沾惠節比陔公貴無妾姬人倫師表天下規矩翹跂台衡舟楫鹽梅亮工弘化調元燮理忽爐靈根箕尾東騎山崩川頹舟移谷徙學士廢弦都人罷市淮甸雲黯杞州霧迷南國鵑聲東山鶴唳嗚呼公生不偶公薨何悵鞠躬盡瘁斃而後已為國忠貞王事靡軀麟閣圖形青史垂譽奕葉珥貂金章濟美神超紫垣含飴仙逝獨悲天治孔鑄鳳進行叨煦沫鳳範芳規綢繆惆悵談洳音徽束芻薦奠泬酒承拜太胤來格神兮我知尚
饗

邑紳士江禮和　韓一龍　崔爲裘　姜大成

江之濱　李廷材　胡舜胤

祭文

嗚呼吾明之有公猶唐之郭李宋之韓范也吾餘之有公猶魯之孔夫子鄒之孟夫子也國詎可一日少公鄉亦詎可一日少公然公也有報國之志而不終有歸鄉之思而不遂中道而捐是皆理數之不可測而偶奪之公也始公以髫年登第歷官外郡𨕖丁內艱家居而諸生始得奉公顏聆公誨會公以開府鎭薊而生等後先燕京遣問之不足罷覘之罷覘之不足又接遇之慇懃懇惻逾丁𦙃月𢖍公之嘉惠諸生而諸生之仰庇於公者尤不啻國與鄉之托亟乃未幾而有南荼之命又未幾而有淸河之役竊謂不得朝夕侍左右亦庶幾假道之便親公之容而不意賀公無幾竟哭公也然則公之魂薊耶而長昇已內稚矣兼銜矣公之魂或者有東山月明之思不可知而諸生之想慕公似猶恍惚而目聞也嗟嗟公有不朽之身在其子孫有不朽之業在其天壤有不朽之名在其汗青公胎可炤公目可瞑而獨諸生之借庇者失其所在也不勝悵爲公飮血爲公灑矣公在國報公以鼎公在鄉報公以祠而

諸生其知所報僅僅羞澗之毛或亦冀公之右享萬一也哉尙　饗

岡邑紳士袁一鑑　舒致贇　吳思恩　吳身修
韓應斗　韓一龍　吳一夔　王全學　王良翰
吳兆禎　萬人傑　陳王道　吳志伊　舒邦保
詹天德　丘宗聖　江一綸　舒　敏　姜大成
舒邦儁　涂　相　彭　顯　朱孔昭　周孔從
吳邦材　劉仕唐　涂　琛　張洪蘊　楊　藻
甘宗孔　彭雲衢　彭雲路　吳兆元　李登坼
周之俊　吳克念　徐時達　萬人仰　陳心學
舒萬景　吳兆魁　朱繼祀　朱人龍　徐應魁
楊文燁　朱天性　范應時　胡　璉　吳兆登

甘應暘　汪其辰　楊文焯　蘇民仰　袁日初
沈文藻　李當時　萬年頌　黄夢龍　甘允明
夏一鵰　韓一騏　吳守一　朱宜萬　袁應龍
鄔大綸　蔣良俊　周孔徒　程其策　蔣良傑
朱耀斗　涂君爵　姜貞吉　劉胤昌　舒盛春
舒長春　吳昌太　王之屏　程其志　李國華
陳于殷　徐應聘　朱文炳　夏景光　余國賓
周之士　朱鳴珂　周之仁　周孔謨　萬化原
葉正春　朱有光　徐願臣　胡仕翹　李廷猷
姜廷表　張洪猷　胡士忠　洪　猷　程世績

姜夢禎　程其猷　藍尚錦　吳爲翰　楊必進
姜啟賢　鄧林儁　姜一清　姜時芳　舒邦鎮
舒良璧　朱永胤　張洪志　舒京春　舒明德
韓又明　毛星彩　齊云志　朱萬年　朱大順
李廷翰　詹啟祥　藍文華　彭繼賢　舒景辰
葉發先　蘇民化　韓天祐　王尚賢　熊廷佐
余之顯　張上應　韓彩都　胡來相　王復禮
胡昌祚

祭文

嗚呼惟翁之生肅皇壬寅河清之世鍾毓獨靈鴻勳峻業

邁類超倫闡揚理學宗主儒紳歷數中外在在崇陟薊門
十載爲國長城威暫行而德洽誅絕及而恩淪遐邇戴德
醜虜歎誠天子念勞留臺暫任復念河濟更難其人甫及
代竣旋焉借鎮十日經營一刻上陳二三元老嘖嘖嘆辟
僉云不盡河功再成胡翁之逝今上壬寅甲子一週忽覩
風雲嗚呼豈天縱翁之德故斬翁之年寧與物化而同塵
蓋將斂翁之精神還之寅賓鞭日月叱星辰驅河伯令水
若以救瀕危朔斯河以永清是翁之存世者六十一載不
死者不知幾千萬春豈徒令子賢孫承芳繼美而爲翁之
後身一鑑等叨聯姻婭忝與斯文仰止既久沐愛尤殷撫

人旣推後進靡烈攄嗚呼些之詞爲潤沼之尊尙　贊

邑紳士劉　貞　楊過春　程希傳　劉　湧

湯　暉　甘　完　萬邦保　周文炜　章　棶
胡一龍　徐艮佐　朱　焯　李　相　郁廷蘭
袁　藎　涂應麟　周文奎　朱應箕　彭　程
黄　泮　韓應兆　朱廷相　鄧應奎　袁　誠
甘鴻猷　劉　栢　張相周　韓應璽　朱廷試
程維善　韓應貞　曹國隆　周之仕　袁士極
張可舒　艾安邦　高應龍　胡文登　舒國華
吳一禎　舒崇文　王應亨　藍文綬　毛宗沐
范克諴　艾景新　劉　聰　李　華　楊廷瑞

范應璧　王家用　彭萬亮　余日升　涂期成
彭應兆　程光祚　韓文精　王時欽　陳希賢
袁應愷　韓一猷　范民表　韓天眷　夏景明
舒鴻猷　張繼遠　張應昌　盧逢太　萬應龍
李逢春　程大鵬　盧文焯　韓文忠　朱之英
舒國藎　李　芳　李應芳　吳民時　胡來貢
李　烜　趙師汻

祭文

嗚呼惟翁堅貞守道乘潔秉彝筮仕諫垣凝白簡之霜而
首清理學繼清戎政懸青囊之彩而宣暢武威剏郡衍而

稱羔羊者載道衆取事而誦魚頭者接閩兵焉吳門湖江寧謚總督全楚恩纏去思三湘嘆艱奪之速兩河興後我之悲然遂重鎮久借撫綏十載輕裘千年樂利留芷蔭轉既重根本之地濟淮借重復危河漕之危條條石畫言言便宜數載河功一舉於斯遽爾大還飄忽鯨鯢嗚呼哀哉臺星甫殞太岳早頹天子憑几而賜悼朝紳太息而唏噓嗚呼勳業在太常恩澤在人心以祀以誦寧有窮時列賢嗣發蹟蘭孫繼美且暨館甥皆金馬石渠之奇將以孝揚顯翁者蒸蒸未可悉計叙其以存殁稱聊遇乔等叨聯姻戚衆屬仕途或旅邸金臺叨庇仁宇或桑梓里巷風荷義

風旌旐搖拽條淡儀容酹酒陳詞瑤鬘哀悰尚 饗

翊天闓

祭文

天挺偉人毓秀名域早掇巍科有聲藉藉昔在紫薇先皇眷倚旋宮栢署霜嚴雪威惠暢中央俎豆在湖再飭海邊襄陵于蘊所歷多聲達於楓宸帝顧左輔拊髀俊英疇咨委公擁節盧龍先布威恩獵猶既同昔泥今李東西兼謚志在愛先仁不悲已帝曰長城寔惟女膺用嘉乃勳爰獻南卿於惟漕河湮流塞波積用弗効厥在番番誕降新命肆云其葥勤劬王事日夜兼程始于濟北達于淮澤遡流循湘廣思不索我壁未沉河神奉恍詎天不吊失我高深

苙造物忌亦大運非公為國逝國為公悲若尅予民兩世蒙庇計音一聞忘食忘寢匍匐往將竟成參商痛無所依頼有尚芳如公不朽更復何恨聊申薄奠願子之誓以歆以侑狀惟尚 饗

姪延春　富春　大芳　連芳　任郜陽鍾蒲

祭文

惟靈吾宗人瑞千里名駒克闡幻卜字譽衆奇商金東箭
梁棫績緜魏科早掇褐釋升墀歷官顯要譽播髹騶口碑
盈路棠蔭滿岐遂膺帝眷大用是斯北門鎖鑰屏翰京畿
勇鶴破貼萬里城峙黃河東徙魚鱉黔黎僉衆輿爲廻瀾
塞決惟靈是望功勒閈燹鴻鉅執掌力竭神疲勞于王事
遂殞厥軀九閽悼痛萬姓愴悽嗚呼宗英既逝芻藟與思
念前敦睦憶昔友于闈表獻猷五內崩歆尤天不吊奪我
自君闕摧梁棟家失鸑鷟雖然玉昆金季實桂兩枝香馥

科甲唾手摘髭家孫卓犖志奮雄飛乘風破浪封彼狠伐
嗚珂驤里彷彿烏衣吾族之華搏怨爲愉靈爲九京諒亦
抑揄春等宗祊誼重久鉄負儀茲爾奈誠撰以蕪詞淫殺
于俎灑酒于卮匐匍一奠靈其鑒之尚　饗

本族叔延芬　延位　延樟　延蓁　延傚　延俏
延熙　延勳
兄炳
弟昌選　昌烈　昌武　昌燮　昌順　昌逵
昌後　昌義　昌述　昌祚　昌朝　昌美
昌連　昌遴　昌明
姪維陞　應封　應坤　應奎　應聘　應第
維陞　維培　應唐　台臣　親臣　維基
維堂　應輝　髦臣　堯臣　維睦
重姪可棟　可權　褒　可大　如幾

祭文

嗚呼天生賢哲爲世鸞鳳上爲樹助宗社下爲霖雨入方
外爲威震夷裔內爲望重巖廊桑梓藉以增色族類亦藉
寵光如我及泉樞府天地間氣所當仁慈孝友成性剛柔
文武兼長髫年聲馳藝圃弱冠甲第飛黃筮仕薇郎畫職
簡授柔史聲揚崇儒從祀一疏俎豆百世有光正色立朝
凜凜清戎三典威張榮遷浙湖郡侶仰明仁愛無雙郡邑
士類飲德退僻黎庶懷棠湖民廟祀百世奚讓卓爲龔黃
尋握三吳兵柄海鯨不敢跳梁談笑擒波妖氛勘亂不我
斗量曾有權奸秉要茂績隱而未彰遂遷浙西藩伯保釐

勞郡安詳總推三楚總戀恩感並著洋洋慈幃祿養脩至
仁孝悅豫且康豈意覲年不待哀毀踰制彷徨免喪簡推
重望督理薊鎮烏防特建蓟邊數策安內攘外周詳文武
傾心受命僕房破胆就降十載衛邊安靜九重眷注彌長
卹典榮褒三代啟姪讓德異常屢承指倖忠族范氏文正
可方愛友擇役佳婿賢舉無忝東床所至引拔士類桃李
盈局門墻發植不忘故舊旅邸免巾婁糧吾祖始有忠武
佐唐啓土封王及泉今之名世勳册與之相當方忻南臺
命下晝錦榮歸故鄉相期歡迎道左旅屬聚樂一堂偶值
潞河鉅任聖明倚重励勤刻期便道趍任馳驅夙夜勤王

勞心焦思經略以致寢食俱忘忽焉精力竭矣遂爾乘龍
帝鄉嗚呼忠勤社稷恩被遐方威著疆圉助祀旂常澤延
來裔濟美肯英鳳毛麟趾世躋朝堂有何不足含笑泉壤
特以百碎哀失元老寄勿哀失杜房鄉邦哀先達之既隕
族屬哀門㴋之不長嗚呼哲人之萎光岳氣戕家門不幸
郡邑隕光仙舟既返泗洎泱泱音容永隔痛悼咲傷丞芹
致奠聊冩哀腸昭嵩赫赫陟降于堂知已痛哭來歆來嘗
尚 饗

兵部左侍郎許守謙輓詩四首

其一

直節英風重兩朝共推伯禹佐唐堯正勞胼胝逢妖腐萬
里忠魂不可招

其二

十載漁陽嘆積薪白頭不改舊時人倚留河上成功日
天子應憐社稷臣

其三

異典治化比文翁尸祝于今士庶同見說中丞天上去遥
瞻餘水泣西風

其四

平生意氣篤蘭金垂絕緘書感更深知已如公何以報幽
明相許只丹心

祭巽泉公文

維

萬曆二十三年歲在乙丑後月戊子朔越二日己巳後學

欽差總理永平等處地方糧儲戶部清吏司郎中李開芳

欽差總理山海關事務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張時顯等

謹以辰牲澗蘋致祭於

明崇祀山海衛名宦巽泉李先生之神位而薦詞曰嗟嗟

先生不可復起欲知先生曷觀太始厥初生民一性

而已果孰聖而孰凡孰通而孰否先生動以聖賢爲

必可師楓曰有爲者亦若是是故斯文爲己任而不

厭不倦以先覺乎人士方振鐸乎此邦儼拂衣如脫

屣及德酬其鄉人至化行於賊盜而頹風若洗是故

沒則祭於社爲名臣里復祀於官而人仰之山之李

世莫不曰理學如與胡元默如中山則列以爲先生

重曾孰知天挺之豪無文猶興先生果何所待而焉

有所倚文莫不曰前以後蓋傳武以文益光以推先

生之大孰知夫不由師傳不假券圭先生又樂乎尊

稱負篇比昔顏以一瓢而道同西傚孔以素王賢於

堯舜且遠矣今茲北海之鄉登東岱之平壤永毀京

觸於孔固曾孰知爲誰之所使先生素求天知不求

人知又惡知爲後世之崇祀然而詩有之曰君子有

穀貽孫子開芳等行役於此景行前修而快覩祖孫

繩繩以濟美則不敢徒摭諛言而直追先生心性學

脈之所以于以見先生爲世道永賴後學師楷而垂

宇宙以不死

維
萬曆二十四年歲在丙申四月丁酉朔
欽差福建提學副使前整飭永平兵備後學方應選謹以
牲醴致祭於
明崇祀名宦異泉李先生而告以文曰天佐斯文有開必
先猶日不信以觀李先生曰異泉嗟嗟先生孰使之
誨托此一穗又孰使之不朽於此地尸誦而家絃蓋
自夷風行盪而吾道不絕如綫先生以青牛之史提
白鹿之權教宗濂洛人樂孔顏謝碣石於雕龍炙轂
追昌黎於斷簡殘篇處則上嘉三五如胡徵君前輩
祭文　卷末　七十
倡道而盤旋出則雅化詣生令中山之烈賴詩書禮
樂以宜故生則在鄉在國今稱賢沒則祭於社祀於
瞽宗今俎豆綿綿即今奕葉相傳有憲邦之吉甫收
先生文武之全乃知先生之過齋于一時後於百年
先生之報不於其人而於其人之天而先生之學固
無爲而爲不知其然而然選生也晚景行於前採西
山之芝歌北海之篇庶其羨焉　尙饗

明邑春官郎中胡玄瓠先生佚塋上塋勅山叩學人正華
控告　道　府奉斷起墳鄉先生江之濱獅泂守奉
憲委監懸爲文祭墓曰
夫人三十七年暴棺外壟至孫男相繼朔素未敢寧寢仁
人孝子誰不測心爰今卜兆施氏之岡用慰幽冤之魄顧
先是　及泉李大司馬欽承　王命勅葬茲土考之會典
計墳高一丈六尺圍各八十大步壘土層石壓母塋後走
飛儀仗過母塋側矧大君嘗白雲之鄉不爵同穴之誓孤
魂褫施氏之壘似礙異域之規麥飯柸漿野靈傍竊孤魂
隻影落月幽棲冤既猶生憾應遺沒令孫初激孝心未遑
祭墓文　卷末　七十一
他慰封母痛九原之不作構一坯之未乾敗卜吉辰另勅
大事雖祭雀角實體烏慈鳴乎刦數未終辰猶避於午未
風絲有定地當會乎陰陽享茲微誠翻然長駕

撫院李公願新置學田記　兵部主事張時顯撰

粤自生民以來賢聖大作惟仲尼一人以道師萬世亦惟萬世師仲尼之道而廟祀因之有隆無替是或宦業著郡國或行誼表閭里古皆有祭於社者今得建祠於學宮而春秋以時歲祠至學田之置實肇自北魏有宋祥符元祐間盛饒其額然亦於闕里僅見之若徧郡邑有學學有田造入　國朝始然噫嚴禮備矣第今誇爲異數者首文廟從祀次即名宦鄉賢豈其偏重之試觀后王尊矣而七廟以改物隨遷本支親矣而王𠅘有時乎兆競尊而親者且不足恃如此乃若賢者一經崇祀升主於二祠雖漢唐宋

之仕者及里居其餘裔已不可詰而迄今日俎豆煒燁繼此者可推矣蓋不待尊而存不隨親而泯公論所稱百世以之故爲之言曰與天地相爲始終者文廟祀典是也與文廟相爲始終者名宦鄉賢祀典是也顧不重歟山海者北平撫土耳正統改元始設衛學而文廟諸祠以次建乃學一也設於郡邑則有司者設於邊衛武弁者壇墠祀之諸脩繕費需學田校內都尤亟惟是曠典也詎不待其人焉可乎迺者大中丞及泉李公撫北畿四稔揆文奮武威宣德揚漁陽以東競尸而祝之今衛學名宦祠有異泉先生者則公之王大父也先生以理學名儒與敬齋胡先生倡道餘干常教授山海去之日諸生欽其學行不忘也請祀於名宦專在嘉靖初詳見關志頃教授王世宗撰名宦碑以補遺公曰私也盍廣諸復請捐貲置田十畝以爲脩祠計公曰儉也盍盎諸余有志久矣公乃捐俸餘百金檄本學師生買田百餘畝地取附廓便徵輸也乩加丈量杜欺隱也册哉至止防乾没也復爲囷廩以貯謹蓋藏也公而溥廣而弗儉見爾不朽矣時庠生沈琇等將公命委記於小子顯竊惟古者卿以下有圭田迺世賢大夫多有義田圭田專祀其親義田僅及於族姓豈若中丞公捐田於學齎舉曠典用以事異泉先生是爲尊祖敬宗之孝而崇

德報功風厲來學是爲繼志述事之孝他田不必爲世業惟曰學田則有舉無敢廢與廟俱存可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公之謂乎是舉也議詳則王世宗暨司訓朱艮相集事則弟子員沈琇辛瀞何景啟諸人而王君之宣力尤多矧顯忝同里後學云乎斯記也曷敢不以文辭

名臣巽泉李先生碑　巡關都史蔣汝瑚撰

余奉

天子璽書巡關邊徼按節所至考核文武將吏外間從逢衣進冠之士暨三老五更採風詢俗及其里之名賢宦遊之功德綿亘不可磨滅者則勤稱巽泉李先生云先生吾梓里餘干人也餘干故多大儒如敬齋胡先生以布衣俎豆宮牆儼然位王文成上先生之學伯仲胡布衣詳於餘干山海志撫其要於王司冠傳余無容輒述獨奇其官山海以教授終耳鐸聲既遠湮沒無稱乃為祠祀之迄今百餘年所嘗嘅輓近郡邑吏以高等遷秩去諸民輒相與尸

祝之與他日宅尊膴于茲土得徼二天非其質也先生擁皋比臚傳性命與鍋壘殺不等業且解二疏之組他何所覬乃當時諸弟子員追送數百里外返而惆然若有所失因謀所以祀之志不亡即今如畏壘之庚桑子不啻也教授之祠祀自先生始而夾山海衛故中山武寧王置戍以絡佐輔功並熠爍蓋自開國初有專祀識者難之先生鄉壓介王侯其爵秩甚殷絕一旦南面祀無纖毫異議大都衛之青衿士先是業鉛槧率錄賢書十九以首功拜爵自先生課之以詩書禮樂彬彬向風庶幾樽俎折衝與武寧躍馬橫槊命為東北鎖鑰以一儒紳駢有元勳受春秋禋

祀又奇矣後若干歲先生之裔孫開府左輔捲節鉞巡關其所展錯即先生未抽意緒其所郡登即先生未竟勛猷其秉樞宅揆流耀鍾鼎者盡先生不盡休祉山海人士睹開府犢帷頻思先生箕裘千門化雨益光大而霑霈之殊世若新萬指共淡視昔並祀有加祖孫濟美政教暉映是亦一奇矣聞開府下車之初厥息孝廉夢先生褒衣博帶履舄美髯坐於邸舍名而詔之踰年果領順天鄉薦以是知先生精神耿耿在天壤間乘風對月跨鶴來臨茲夕可槩矣先生神依依山海山海又安能忘先生瑚生也晚仰止有年行部至關謁先生宇下焚香禮拜因念先生官

不滿其德而祀符之道未究於身而世衍之天之報施善人先後不爽乃度余故表其奇艷之貞珉俾世有景行者知所嚮往云

家世科第源流

先世祖諱寅字敬本行卓九吉水谷村人由宋元祐二年
爲餘干酒榷令酉陽院判趙必顯以女妻之遂家於東山
西麓龜山之陽傳四世生登字伯高號先勝中宋淳熙乙
未詹騤榜進士官煥章閣待制賜紫金緋魚袋慶元丙辰
致仕會讓基爲縣堂乃由龜山退居後街至今稱爲李家
先勝傳五世生鏞字金聲問祿問以父澤廕授信州鉛山
尉傳七世生恭生寬恭中咸熙庚午科楊璞榜進士授承
直郎官右文殿修撰寬中鄉試解元與兄恭同登咸熙庚
午科進士官道州通判傳十世生周以易經中元至正戊

子饒州路堂試鄉魁未仕傳十二世生麟字子厚號朴庵
周公孫也幼穎敏不群領洪武丙子鄉薦丁丑會副任四
川烏羅府教授課士稱職遷國子監助教成祖朝欽選入
文淵閣同大學士胡濙等典修三禮及本崇祀鄉賢俱詳
載通志傳十五世生緝字繼明號春江中弘治辛酉科鄉
試任福建泉州府同知陞會府長史十六世生初字元夫
號越派中嘉靖甲午科鄉試任山東濮州知州即緝之親
姪同建一坊曰伯姪大夫又緝公長子諱彥字秀夫號雲
湖次子諱祁字徵夫號弋溪俱授錦衣衛指揮幼子諱亨
號番東邑庠生博通書符才識超群邑人張世良修縣志

每任私刷改事蹟舛謬多端公乘正作辨志錄條分積晰
摘懲數弊酌古準今瞭如指掌隆慶四年戍刊閤邑傳誦
國朝邑侯江修志採錄甚多至今原本猶存傳十七世生
廷春字懋仁號習齋中嘉靖戊戌進士官刑部郎中廷言
字懋謹號石岑歲貢任袁州分宜縣教諭廷芬號蘭亭歲
貢任南安府南城縣訓導廷儀字懋术太學任縣丞廷勳
字懋佐號參暘行桐二爲邑名庠性嗜學訓教不少逢迎
動中禮義爲曆三十七年同正華公集各支再建東山祠
宇復首捐貲與當事諸公及通邑紳士重新聖廟稅蓮厥
工知州章世祿蒞記備紀其事所著有三餘野錄詩

稿行於世傳十八世生昌積字必大萬曆巳卯歲貢任南
安府訓導昌濯字必文改諱仁吏員任典史昌祚字必顯
號則可邑庠生才識敏練通經史尤邃於易精陰陽數學
及旁通軍旅陣伍之事吉水谷村三省公諱日用走札千
越索公指示兵法公卽間條答其略曰奇禽必平日精鍊
純熟方可急用然非星卜歷譚倘鍊之不精莫若擇華星
出入小奇更捷凡出師宜先審天時察地利詳技巧謹偵
候多方舉兆安營用六戊足矣不則祇用先天圖書之
秘亦爲便利衛陣無過蛾嵋鉤鐮抵鏡并備不外掛鐮欺
蘇公尤篤族誼嘗明季時歲歉兵荒族居星散世系幾不

可考公細加訪察得其源流隨繪圖捐貲請梓人如式刋
布世次井然國朝康熙五十五年一經等邀族重脩家譜
前派間多失序欲証無從李公男邑庠諱珍字性聊孫邑
庠諱祖昫字彩生重孫邑庠諱鍾覺字悟則皆屬肖子賢
孫克紹先緒相繼藏公原圖屢經兵燹不致遺失乃得焰
圖編系譜工獲竣公每念共祠各支盤出西平王正派一
脈傳流若無譜以紀之終成隔膜李四功程浩繁勤力者
寡寢未行然終不忍釋也後於原圖末詳載各支派行以
俟後之子孫有能統修宗譜者依類而推序次各有所本
矣如周橋號仰崖者係公叔祖輩鳴謙鳴道際春字褒元

必達字完初係公叔輩臣十先春字振鐸威賓道冊係公
兄弟輩兆一兆二係公姪輩用先字惟中侗鄉薦係公重
姪輩藥舖諱仕齡儲賢係公伯叔輩諱艮修光楚字若聞
係公兄弟輩諱鍾和字調元係公姪輩三塘港下行杞八
係公叔祖輩念溪等係公伯叔輩格三致七誠八正三係
公兄弟輩然二然三然六十四旭三係公姪輩石牛行九
八係公兄弟輩大毛等係公姪輩赤岡行祥四係公叔輩
顕吾細顕係公兄弟輩塘西朝五魁十等係公姪輩洪彖
華仁三義一係公姪輩古華中橋諱廷桂廷暢係公姪輩
若源再九井三係公伯叔輩長園菊三菊四彤十係公兄

弟輩塘灣春陽叔初係公姪輩以上派行皆公臚列於原
圖後者又祥七公係一源公第七子入贅鄱陽鍾嘴因家
焉距餘二百餘里音問疏濶幾成秦越公不忍忘徒步往
尋遇其孫於芝城旅舍公為設席叙離別景况感泣者累
日并代錄先代世系作序文冠其首及別賦詩以贈詩曰
西平蕃衍八黎傳唐宋於今子姓綿越水芝城寧異地滄
溟渤海本同源毋煩鄭璞哯周寶須認麟經非太玄先世
家襲遺赤胆繼繩漸着祖生鞭又後街族門首路徑甚窄
橋馬行走不便公一人具禀邑侯呂諱奇策委曲調停頗
公力擴闢數尺闔族稱羡十九世生紹春諱止炳字有孚

太學任東鄉縣訓導子甬岡祖諱鳳字舜祥麟公胤弟也
貢公十一世孫永樂四年由後街遷居甬隅鳳公傳三世
生異泉諱英字文華與理學胡居仁最相摩切同事崇仁
吳康齋盡得其傳因與敬齋合志同方講學辨難遠近宗
之一時並稱胡李二先生公行實詳載明獻徵錄時饋歲
薦任山海關教授祀名宦配享中山武寧王徐達廟本邑
祀鄉賢配享東山書院理學祠傳七世生及泉諱顒字惟
貞登明隆慶戊辰進士官至河漕總督卒于任贈兵部尚
書後督學使者姜檄府縣並祀鄉賢及配享東山書院及
泉公祖諱伯卿字汝祥號龍池以太學任四川達州同知

誥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父諱思字懋賢號屑齋太學誥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及泉公子諱正華字實甫號熙臺由北監中萬曆甲午科舉人孫諱若金字君礪號璡光以公河功入蔭官至雲南澂江府知府姪諱延敬號裕臺以公邊功入蔭官至廣西梧州府知府房弟諱大同以歲貢任廣信府玉山縣訓導又叔祖諱良弼號少滄伯卿公胞弟以太學任澧州判官親叔諱滄以太學任湖廣連城主簿房叔諱懋字懋業以太學任廣東韶州府經歷及泉公胞弟諱謙號企泉由太學任候門教授

及泉公四世孫邑庠一經識

先伯祖

及泉公賦性剛毅任事謹飭嘗宦遊蘄州時遺弟書曰兄居官三十年未嘗行一不義之事取一不義之財亦只爲上不敢爲祖宗之罪人下不可爲子孫作蛇蠍非無所爲而爲善乃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也即此數語亦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向刻有奏議十卷負經兵燹原板盡廢搜葺篋中僅存一二間復蠹爛無可考証就其中得全文者二十八篇猶恐其久而失也因謀之族人重加編校訂爲二卷壽諸梨棗而附錄誥命諭祭文於卷首其一時同官梓里祭文輓詩及家世科第源流錄則以次附於後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俾後之世世子孫知吉光片羽爲世所重云乾隆拾一年丙寅仲夏邑庠生四世姪孫循謹跋

跋

余以乙卯秋権篆餘邑閲縣志李及泉先生傳知其在神宗朝敭歷中外直聲亮節偉烈豐功洵爲一代偉人心嚮往之閲数月其裔孫茂才李熙載等呈送遺集僅存奏議二十餘篇且板已銷蝕再梓維艱而其中多家乘所不可校衆因於公餘詳加校正并捐廉付諸剞劂庶幾一編可守不至湮没非傳云

咸豐六年丙辰正月下浣

署餘干縣事陶慶濬謹跋

跋

憶乙巳歳族衆重理家乘校閲之下見鐫工頗善思欲檢刊及泉公奏議而力未逮也因嘆先賢去世垂三百年十卷之書僅存二十八篇及今不爲之整正將前有失者後無傳人析薪不克負荷出是耿耿于衷乙卯秋月 署縣陶父母來餘闡揚幽烈爰於收詞之日奉呈胡文敬公集併程叢録丞披閲数四即問叙曰給價乎叙對曰否有所求乎叙對以文敬公崇祀入廟乃九世祖所題奏今文敬公祀列兩廡而先祖手澤磨缺失次叙力薄又不能並梓而其書亦寥恐日就湮没公爲之欣然首肯越旬日叙即以公

奏議復呈公詢及剞劂面加奬慰時萬又東王講青陽謝見時禹及公允捐廉垂刻且告以謀諸宗人叙始偕文學兄熙載姪和豐等捐費若干開刻於咸豐六年二月閲五月告竣昔文敬公與更公 惠水利十二條當時行之有效今其書失傳又東在都中曾聞李小松先生云詹事府尚有此本惜不能傳抄遂至淪没今奏議一書可法可傳一經陶父母爲校定魯魚亥豕不復仍舊不但見公之虚心訪求捐廉助刊美意即公餘精心校對亦當世之所希有也叙爲公之子孫益荷先人之澤兼頌闡幽之盛舉云因誌其顛末于後

旨

皇清咸豐六年丙辰五月中浣

九世孫九叙敬識

奏議二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李頤撰頤字維貞號及泉餘干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總督河漕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侍郎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皆其歷官時所上奏疏與明史相合獻徵錄載頤行狀稱奏議十卷今止二卷乃

國朝段藻所重刊末附重建儒學祭器庫記一首而以誥傳行狀制誥及諭祭勅葬文冠於卷首